谨以《蒂博一家》献给

亲如手足的好友

彼埃尔·马尔加里迪

他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军事医院逝世，这使他纷扰而又纯净的心中已经孕育成熟的巨著未能问世

马丁·杜·加尔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法〕马丁·杜·加尔著

蒂博一家

中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次

第五部 索莱丽娜

一 蒂博先生的秘书夏斯勒先生在东家的床边——蒂博先生病情恶化。秘书心内不安，提醒主人在遗嘱中不要忘记他 …………（643）

二 蒂博先生本来以为已经毫无希望，听了安托万的话，完全放下心来，装作堪为楷模地去死 …………（653）

三 蒂博先生庄严郑重地向韦兹小姐及女仆们诀别 …………（667）

四 安托万根据雅里库尔的线索寻找雅克，雅里库尔给他一篇雅克在一家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索莱丽娜》 …………（671）

五 读《索莱丽娜》，安托万窥见雅克出走的各种原因 …………（687）

六 得到雅克在瑞士的住址，安托万决定亲自去找他 …………（718）

七 兄弟两人在洛桑会面 …………（724）

八 午饭——雅克与拉耶的谈话 …………（739）

九 关于雅克三年来生活的只言片语——范希德来访 …………（746）

一〇 雅克对哥哥述说他出逃的前夜到雅里库尔家的访问……(759)
一一 索菲亚的出现……(771)
一二 由洛桑出发——雅克半吐真情……(776)

第六部 父亲的死

一 蒂博先生面对死亡……(785)
二 韦卡尔神父使他平静下来，引导他接受死亡……(788)
三 两个儿子的归来……(804)
四 洗澡……(815)
五 吉丝的到来……(823)
六 结束……(829)
七 尸体……(841)
八 去世的第二天。吊唁：埃凯大夫，小罗贝尔，夏斯勒先生，安娜·德·巴丹库尔……(847)
九 雅克在吉丝的房间里……(856)
一〇 蒂博先生的手迹……(866)
一一 吉丝在雅克的房间里……(893)
一二 葬礼……(900)
一三 雅克到克鲁伊去谒墓……(909)
一四 葬礼后回巴黎时，安托万与韦卡尔神父的谈话；不可逾越的隔阂……(924)

第七部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

一 1914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在日内瓦；雅克在帕特逊的画室当模特儿……(949)

二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和范希德在寰球公寓……（955）
三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访问梅奈斯泰勒……（961）
四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所加入的国际性的和革命的团体……（974）
五　6月28日——在总部的聚会……（979）
六　（续）……（991）
七　（续）……（1002）
八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梅奈斯泰勒和米托尔格一起散步——关于暴力的争论……（1013）
九　（续）；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1027）
一〇　7月12日，星期日——在梅奈斯泰勒住所的会议；从维也纳来的奥地利人博姆和雅克一起报告欧洲局势……（1033）
一一　（续）……（1047）
一二　7月12日，星期日——梅奈斯泰勒和阿尔弗利达在战争威胁面前的反应……（1056）
一三　7月19日，星期日——安娜·德·巴丹库尔的下午……（1059）
一四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去看望哥哥；安托万向他介绍新翻修的住所……（1068）
一五　7月19日，星期日——兄弟两人关于国际局势的谈话……（1082）
一六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在哥哥那里吃晚饭；亲密的交谈……（1103）

一七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和安托万对于社会问题的不同态度——珍妮·德·丰塔南的突然到来…………(1108)
一八　7月19日，星期日——热罗姆在旅馆用手枪自杀，安托万和雅克陪珍妮去旅馆…………(1126)
一九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的晚上——政治新闻…………(1139)
二〇　7月19日，星期日——晚上，安托万与丰塔南夫人一起在诊疗所…………(1144)
二一　7月19日，星期日——丰塔南夫人在热罗姆床头守护…………(1149)
二二　7月19日，星期日——安托万对于雅克到来的想法…………(1154)
二三　7月19日，星期日——安托万遵从丰塔南夫人的请求，去找格雷戈里牧师…………(1157)
二四　7月20日，星期一——雅克在巴黎的一天——回日内瓦前，他去诊疗所看但以理…………(1163)
二五　7月20日，星期一——安托万和安娜到巴黎郊区吃晚饭…………(1178)
二六　7月21日，星期二——雅克回到日内瓦…………(1195)
二七　7月22日，星期三——雅克到安特卫普去执行任务…………(1213)
二八　7月23日，星期四及24日，星期五——雅克从比利时归来，又住在巴黎…………(1217)
二九　7月24日，星期五——丰塔南夫人在热罗姆棺材前的沉思…………(1224)

三〇　7月24日，星期五——珍妮独自在天文台大街住宅里度过的下午……(1233)
三一　7月24日，星期五——雅克访问但以理，但以理带他到画室去……(1237)
三二　7月24日，星期五——晚上，雅克在《人道报》社；悲观的浪潮……(1251)
三三　7月25日，星期六——丰塔南夫人和但以理在诊疗所的最后一个上午……(1256)
三四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参加热罗姆·德·丰塔南的葬礼……(1263)
三五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到安托万那里吃午饭；安托万和他的助手们……(1268)
三六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在东站与但以理告别……(1280)
三七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追赶珍妮……(1285)
三八　7月25日，星期六——晚上，雅克和珍妮在圣樊尚·德·保罗街心花园……(1291)
三九　7月26日，星期日——雅克的早晨——政治新闻；奥地利与塞尔维亚断交……(1302)
四〇　7月26日，星期日——安托万家里星期日的招待会；菲利普教授；外交官吕梅尔……(1314)
四一　7月26日，星期日——吕梅尔单独与安托万在一起，诉说他担心的事……(1333)
四二　7月26日，星期日——雅克第一次看望珍妮……(1341)
四三　7月27日，星期一——雅克奉命到柏林执行秘密任务……(1355)

第五部

索莱丽娜[1]

① 索莱丽娜(La Sorellina),意大利文,原意为小妹妹。

一

“回信说，不行！”蒂博先生闭着眼睛嚷道。他小声地干咳着，据说这就叫哮喘，深陷在枕头里的脑袋并没有怎么摇动。

夏斯勒先生坐在窗口折叠桌前，在拆阅上午的信件，虽然现在已经过两点了。

这一天，蒂博先生唯一的那个肾脏功能也已不行，而且浑身疼痛不断，整个上午就没有能接见他的秘书。最后到了中午，塞利纳修女下了决心，找个借口给他注射了通常要到晚上才打的镇痛剂。疼痛差不多立刻停止了。但是蒂博先生对于时间概念已经不太清楚，怒冲冲地等着夏斯勒先生吃饭回来，给他念信。

“下边的呢？”他问道。

夏斯勒匆匆看了一封信，说道：

“菲利西安·奥卜里，朱阿夫团① 士官……要求到克鲁伊教养院当一名看守。”

“教养院？为什么不说是监狱？……扔到字纸篓里去！下边的呢？”

“什么？为什么不说是监狱？”夏斯勒先生低声重复。他根本不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扶扶眼镜，急忙拆开另一封信。

“维也纳夫一汝班的本堂神父……深表谢意……替教养院的一个学童道谢……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念念，夏斯勒先生！"

"创始人先生：

"我的圣职使我有机会完成一项愉快的义务，我的堂区教民帕斯里耶夫人委托我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大声点！"蒂博先生命令道。

"……深切的谢意，因为克鲁伊的制度在教化小阿莱克西的天性方面得到了令人钦佩的效果。四年前奥斯卡—蒂博创建的教养院收容他时，唉！我们已经对这可怜的孩子绝望了。他天性恶劣，行为乖僻，暴戾成性，使人预见到最坏的结果。但是，三年之间，你们完成了一个奇迹。现在，我们的孩子回家已九月有余，他的母亲、姊妹、邻居、我本人以及孩子从之学手艺的木匠比诺（朱勒）先生一致称赞阿莱克西的温顺、勤勉以及完成宗教义务的热情。

"我祈求我主将他的恩惠给予这样一个能够振兴道德的机构，我尊敬地向创始人先生致敬，他再次体现了圣樊尚·德·保罗②的慈悲和无私的精神。

教士　汝·吕梅尔"

蒂博先生眼睛一直闭着，可是下颏底下那撮胡须微微抖动。这老头儿心肠软，一点好听的话就能左右他。

"写得好，夏斯勒先生，"他终于控制住了感情，说道。"这封信很可以登在明年的《会刊》上，您觉得怎么样？到时候请您提醒我一下。下边的呢？"

"内务部，教养事务管理总局的。"

"啊，啊……"

① 法国一种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后全改为法国人。

② 圣樊尚·德·保罗（1581—1660），以创办慈善团体著称的教士。

“不，这只是一份印刷品……表格……顺便寄来的。”

塞利纳修女把门推开一条缝，蒂博先生叫道：

“我们先念完信！”

那修女也不吭声，走过来，在火上加了一块柴。病人的房间里老生着火，她总是作着小小的鬼脸说，屋里有股“医院气味”，得一直生火，赶一赶。她添了火，就走了。

“夏斯勒先生，下边的呢？”

“法兰西研究院，二十七日举行会议……”

“大声点。下边的呢？”

“教区慈善事业董事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会议通知，十二月……”

“给博弗蒙神父写一张明信片，说我二十三日不能去，并致歉意……还有三十日的……”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十二月的会议，您记在记事本上……下边的呢？”

“就是这些了，先生，其余的都是……堂区募捐……还有些明信片……已经登录在昨天的日记上的：有尼赛神父的，有《两世界杂志》的秘书吕杜维·杜瓦耶先生的，克里刚将军的……今天早上，参议院副议长派人来问候……还有，一些通报……教区慈善事业的……还有报纸……”

门又威严地打开了，塞利纳走上前来，这次进来，托着个盘子，里面放了块热气腾腾的敷布。

夏斯勒先生赶紧垂下眼睛走开，踮着脚尖，免得皮鞋咯吱咯吱响。

修女把被子揭开。两天以来，塞利纳修女就喜欢给病人热敷。其实，即使热敷能减轻痛苦，对于衰退的器官机能，也起不

了修女所期望的效果。所以，尽管蒂博先生不情愿，还是迫切需要重新插管。

热敷过后，他感到松快。可是，这些治疗使他情绪很低沉。现在刚刚过三点半钟，傍晚决不会有什么好转。吗啡的作用已经减弱了。五点钟灌肠，还有一个多钟头哩。想让他分分心，修女就自作主张把夏斯勒又叫来了。

矮个儿秘书小心翼翼地走到窗口前，在老地方待着。

他显得忧心忡忡，刚才在走廊遇见了胖子克洛蒂尔德，女仆在他耳边悄悄说："东家这个星期变多了。"夏斯勒惊慌失措地瞧着她，女仆又用手按着他的胳臂说："您听我说吧，夏斯勒先生，病到这个程度，再不会好了！"

蒂博先生一动不动，习惯性地瞎哼哼，并不是觉得哪儿疼。相反，这样舒展着肢体躺着，他还觉得相当松快。不过，他怕疼痛再次发作，很想睡一会儿。秘书在跟前，妨碍他睡觉。

他抬起眼皮，朝窗口那边可怜巴巴地看了一眼：

"别再浪费时间等着啦，夏斯勒先生。今天下午不能再工作了。您瞧，"他试图抬起手臂："我已经完蛋啦！"

夏斯勒先生没有想到装假，惊慌地叫道：

"已经完蛋！"

蒂博先生吃了一惊，头又掉转过来，一抹嘲讽的光在眉目之间一闪。他叹了口气说：

"您不觉得我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吗？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如果要死的话，那就越快越好。"

"死？"夏斯勒先生把两只手攥在一起，重复说了一遍。

蒂博先生觉得挺好笑。

"对呀！死！"他用吓唬人的声调说，他忽然睁开双眼，立刻

又合上了。

夏斯勒先生目瞪口呆，打量着这张没有生命的发胖的脸——已经象死人的一样。莫非克洛蒂尔德说对了？那么，他怎么办呢？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老境：贫困潦倒……

每次鼓足勇气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浑身紧张得直打战，悄悄地从椅子上滑下来。

蒂博先生已经准备沉沉睡去，低声叨咕着：

“人总会到这样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想休息。我的朋友，死，不应当让一个基督的信徒感到恐惧。”

他闭上眼睛，话的回音还在他自己脑中嗡嗡地响。可是，他听到夏斯勒就在他身旁说起话来，吓了一跳。

“对呀！死，不应当使人感到恐惧！”这个矮个儿秘书为他自己这样大胆都觉得有些害怕。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也是这样，母亲的死……”他住了嘴，好象被哽住了。

他说话很费劲，因为不久之前才戴上一副假牙。这是他猜字谜得来的奖品。字谜比赛是南方的一个牙医研究所组织的。这个所专门用通信的办法给顾客治牙，并且按照顾客寄去的牙印配制牙套。夏斯勒先生吃饭或是长时间说话，要把假牙摘下来，就是这样，他对这副假牙也非常满意。他一下子就能把假牙卸下，吐在手绢里，动作十分熟练，好象打喷嚏一样。他现在就这样把假牙弄了下来。

去掉这个累赘，他说话方便多了。

“我也是这样，母亲要是死了，我不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呢？现在她在收容所，我们很放心，甚至她还有点老天真，就是这一点显得可爱……”

他又停了一会儿，设法转入正题。

"我刚才说'我们'，也许您也知道吧，先生？我不是一个人过日子的。阿丽娜跟我在一起，……阿丽娜，就是妈妈从前的女佣人……还有个小姑娘，她的侄女儿，德代特，就是安托方先生在那个难忘的晚上给她动过手术的……"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这种微笑突然表露出他心中细致温柔的感情，"她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个小姑娘，她甚至叫我朱尔叔叔，这是她的习惯……可是，我根本不是她的什么叔叔，真可笑……"

微笑消失了，阴影漫上了他的脸，他用生硬的调子说：

"三个人，真要命，花销可不小！"

他带着异乎寻常的亲昵的态度走近床前，好象有什么紧急事要说似的。但是，他尽量不去看蒂博先生。蒂博先生深感意外，没有完全闭上眼睛。他端详着夏斯勒先生。夏斯勒所说的，表面上似乎不相连贯，好象是围绕着某种秘密意图在兜圈子，他觉察到有种一反常态、使人不安的东西，这使他不想睡觉了。

夏斯勒先生突然退回去，在房里来来回回踱起来，鞋底咯吱咯吱地响着，但是他并不注意。

他又激动地说起来：

"另外，我自己的死也不会使我觉得害怕！归根结底，这就全看上帝的意志啦……但是，活着，唉！我怕的倒是活着。我现在老了！"他转了一个身，轻声说："您说对不对？"他的样子象在询问，又接着说："我从前有一万法郎的积蓄，有一天下午，我都交给'高年'养老院了。这是一万法郎和我的母亲，你们收下吧！这就是价钱。这样的事照说不该发生……我放心了，真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一万法郎呀！全都花了……德代特怎么办？再也借不到钱了，什么都没有了。（比没有还不如，因为阿丽娜从她自己的钱里借给了我两千法郎，作为日常开销……）真要命，我

们来算算看，我在这儿每月挣四百法郎，不是个很大的数目。人有三口，小姑娘该有的，都得有，她还在当学徒，不挣钱，还得花钱……说良心话，我在每件事上都精打细算，先生，甚至报纸的钱都省下不花，看别人扔掉的旧报纸……”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对您说到了旧报纸，先生，请您原谅我这样不顾面子。可是，基督教和所谓文明都有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了，这样的事照说是不该发生的……”

蒂博先生双手轻轻动了动。但是夏斯勒先生决定不朝床上看一眼，继续说下去：

“如果这四百法郎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他朝着窗户转过身去，仰起头，好象希望听见什么人说话似的。“除非得到一笔遗赠！”他好象有了个新发现似的喊着。可是他立刻皱起了眉头：“让上帝来评一评吧！一年四千八百法郎，三口之家不能再少了。有相当这个数目的一小笔本金就好了！如果仁慈的上帝愿意公平的话，他就会这样为我们安排。对了，先生，那仁慈的上帝，他会给我们一笔小小的本金……”

他抽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仿佛使出了超人的力量。

“要有信心，老生常谈罢了！比方说，圣罗克教堂的那些先生们总是说：‘要有信心，您看，您并不是没有保护人嘛……’没有保护人，不；我有，我承认，我不是没有保护人。至于信心，我倒是非常愿意有。可是，我得首先得一笔遗赠……有一笔小小的本金……”

他在蒂博先生身旁站定，但是还是不去看他。

“要有信心，”他低声说，“这太容易了，先生……如果我有了保证！”

他的目光象一只养驯了的小鸟，一点一点地凑近了老头儿，

甚至迅速地扇动翅膀，从他脸上掠了过去，回过来又盯着那闭着的眼睛和一动不动的前额，又移开去，又返回来，最后落了下来，完全不动，仿佛小鸟被胶粘住了。天色暗了下来，蒂博先生终于抬起了眼睑，在昏暗的光线中看见夏斯勒先生直视着他的眼睛。

这一下打击使蒂博先生从麻木中完全清醒了。很久以来，他就把保证他的秘书的前途看作自己的义务，给秘书的遗赠在他的后事安排中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但在遗嘱开启之前，绝不应该让当事人看出什么。蒂博先生自以为了解人，对谁也都不信任。他以为夏斯勒先生如果风闻会得到一笔赠与，他就不会再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办事员了，而蒂博先生却恰恰是以酬劳这样的人自诩的。

“我觉得我懂得了你的意思，夏斯勒先生，”他用柔和的声调说。

对方突然脸红了，把眼睛转开去。

蒂博先生想了一会儿。

“可是——我得怎么说呢？——在某些情况下，借口原则已经定好，拒绝您的这个暗示的要求，比出于惊异，出于盲目，出于虚伪的仁慈之心……出于软弱，而对它让步，不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吗？”

夏斯勒先生站着，点着头。这样讲话的确信的口气对他一向有极大的影响，而且他已经习惯于以主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所以，今天也不能用自己同意与否跟他讨价还价。他只是事后才发现，同意了这席话，也就是承认他经营的失败。他立刻就顺从了。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在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也常提出一些合情合理的期望，而这些期望都没有如愿吗？他并不因此而反对上帝。在他看来，蒂博先生也有这种捉摸不透、不容争议

的智慧，在这种智慧面前，他早就习惯于屈从了。

他决心全部赞同，并且不再说什么，于是，决定把假牙再套上。他伸手到衣袋里去，脸马上红起来。假牙不见了。

“夏斯勒先生，您大概会同意我这样的话，”蒂博先生没有提高嗓门，继续说道，“您甘心情愿让人家敲了竹杠，把通过劳动攒起来的积蓄给了一个养老院……非教会的、各方面都很可疑的养老院！我们本来可以很容易找到教区所属的机构，可以免费得到照顾，只要您没有财源，但是有一个有地位的人作为靠山……如果我按照您似乎提出的请求，在我的遗嘱规定中给您作出安排的话，我死后，您岂不是还会落到某个骗子手的圈套中去，他会把我给您的钱全都骗光，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夏斯勒先生根本没有听。他回想起他曾经抽出过手帕，说不定假牙是掉到地毯上了。他想象着，这件贴身应用的、能暴露隐秘的、说不定还发点臭味的东西会落到别人手中……他伸长脖子，睁大眼睛，在每件家具底下找，又在原地跳来跳去，象只受惊的家禽。

蒂博先生看出来了，这次不由得同情起来，心里想道：“我要不要把赠款的数目再增加一些？”

他想减轻一下他秘书的不安情绪，就用和缓的口气说道：

“另外，夏斯勒先生，把一无所有和贫穷时常混为一谈，岂不荒谬？一无所有当然很可怕，可以叫人作出许多坏事。但贫穷呢？贫穷难道不经常是上天恩惠的一种……掩盖着的……表现吗？”

夏斯勒先生象淹在水里一样，耳朵里嗡嗡直响，东家的话在他听起来，只是一阵模模糊糊的声音。他尽力恢复镇定；他又摸摸上衣、背心，绝望地把手伸进燕尾下面。忽然，他差一点高兴

地叫出声来。假牙找到了，钩在钥匙串上了！

“……贫穷，”蒂博先生继续说，“难道说与基督教徒的幸福从来不能相容吗？另一方面，尘世财富不均，难道不正是社会平衡的前提吗？”

“当然！”夏斯勒先生叫道。他胜利地轻声笑着，搓着两只手，随口低声说道：“就是这一点显得吸引人……”

蒂博先生气力逐渐不济，看了看他的秘书。他看到他的秘书表现出这样的感情，心里很感动，他的秘书赞同他的意见，他更是高兴。他竭力露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夏斯勒先生，我曾多次教过您一些良好的工作方法，而且，您这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想您总会找到服务的机会……”他停了一会儿，“……即使是我死在您前面……”

对于会在他死后还活着的人的贫困，蒂博先生这样泰然视之的态度有一种使人平静的效力。况且，夏斯勒先生大大放了心，也就暂时消除了对前途的忧虑，愉快的目光在他眼镜后面闪耀着。

他叫道：

“说到这个，先生，您可以放心地去死了。我总可以有办法，对！就象俗话说的，我有好多门路！我可以打打杂，搞些实用的发明创造……”他笑了：“我已经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啦，对……一整套买卖，只等去干了——一旦您不在……”

病人睁开一只眼，夏斯勒这句无心的话，正好击中了他。“一旦您不在……”这傻瓜蛋的意思是什么？

蒂博先生正要问问他，可是修女进来了，扭开了电灯开关。房子里突然亮起来。夏斯勒先生好象小学生听到放学铃似的，三把两把把纸张文件归在一起，行了几个礼，走掉了。

二

灌肠的时间到了。

修女早已揭开了被子，象举行什么仪式似的，围着床转来转去。蒂博先生思忖着，想起夏斯勒先生那句话，特别是说这句话的那口气："一旦您不在……"口气那么自然！在夏斯勒先生看来，他不久就会死，这已毫无疑义。"忘恩负义的东西！"蒂博先生愤愤地想道。他任着性子随心所欲地发脾气，为了摆脱纠缠在他心中的疑团。

"来呀，"修女高高兴兴地说。她早就把袖子挽了起来。

灌肠很费事，得在病人身子底下用毛巾铺成个真正的床垫。蒂博先生很重，自己又动不了。他象具尸首似的任人摆布。可是每一动弹，整个两条腿和肩膀就象针扎似的痛，精神上也烦恼不堪，更加深了痛苦。每天这种琐碎的折磨，使他的自尊心和羞耻心都感到极大的痛苦。

等待结束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这时，塞利纳修女总喜欢亲密地坐在床头，起初，在这种场合这样的亲近使病人感到十分着恼，现在，他也就忍受了。也许他更喜欢有人陪着。

蒂博先生皱起眉头，闭上眼睛。那个可怕的问题还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难道我真到了这个地步？"他睁开眼睛，凑巧看到看护放在五斗橱上的白瓷便盆，摆在很就手的地方，很可笑，很显眼，好象是倨傲地等待着。他掉过目光。

修女利用这短暂的间歇数起念珠来。

"为我祷告吧，姑姑，"蒂博先生忽然轻轻地说，他的声调一反常态，急切而又沉重。

修女念完了圣母经，回答说：

“先生，一天为您祷告好几次哩。”

静默了一会儿，蒂博先生突然又开了口：

“我病得很厉害，姑姑，您知道！非常……厉害！”他吞吞吐吐地说着，几乎要哭出来。

修女略略强笑一下，不同意地说道：

“嗳，都是您自己瞎想的！”

“大家都不愿意告诉我，”病人又说，“可是我自己感觉得到，我好不了啦！”她没有打断他的话，他带着挑战意味又说道：

“我知道，我不久于人世了。”

他偷眼看着她，她却摇摇头，继续祈祷。

蒂博先生心里怕起来。他用嘎哑的嗓子说：

“我得见见韦卡尔神父。”

修女直截了当地反对：

“您上星期已经领了圣体，对仁慈的上帝，可以说该做的都做了。”

蒂博先生没有说什么，汗珠从他的太阳穴渗出来，下巴战抖着。灌肠对他的身体起了作用，恐惧也起了作用。

“便盆，”他低声说。

一分钟以后，在两次厉害的腹痛和两次呻吟之间，他报复似的向修女看了一眼，结结巴巴地说：

“体力一天天不行啦……我要见神父！”

修女在烧盆里的水，没有发现他正急切地察看她的脸色。

“既然您想这样，”她含含胡胡地说。她放下汤婆子，用手指测测水温，然后，眼睛也不抬，好象嘟哝着什么。

蒂博先生竖起耳朵，听她说的是：“……小心一点，总不过

分……”

他把头低垂到胸口，咬紧了牙。

肠灌过了，不一会儿，衣服换了，睡在铺盖新换的床上，现在，除了忍受痛苦之外，再也不需要干什么了。

塞利纳修女坐着，继续数她的念珠。大吊灯熄灭了，一盏低处的灯照亮了房间。病人不仅烦恼不可排遣，他的神经痛也无法解除。他痛得越来越厉害，一阵阵的疼痛，顺着大腿下面突然发作，又向各个方向扩展开去，好象小刀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割似的，在腰间，在髋骨，在髁骨。平静下来的那一小会儿，疼痛也没有消除，只不过不那么尖锐罢了——褥疮的炎症不给他片刻真正的休息——蒂博先生睁开眼，朝前看着。他的思想十分清醒，还在原来的范围内转："他们都在想什么，这些人？人在危险中自己还不知道，这可能吗？怎样才能弄清楚呢？"

修女看他痛得越来越厉害，就决定提前给他打半剂吗啡，不等到晚上。

修女离开了房间，蒂博先生没有看见。当他发现只剩了他一个人，他被交给了回翔在这静悄悄，几乎是黑洞洞的房间里的恶势力的时候，他害怕极了。他想叫人，可是，疼痛又猛烈地发作起来。他抓过叫人铃，使劲按着。

跑进来的是阿德里安娜。

他说不出话，下巴在痉挛，嘴里呜噜呜噜地叫，挣扎着想挺起身来，反倒使胁下象撕裂了似的。他呻吟着，又倒在枕头上。

最后，他终于喊出了声："难道就让我这样死吗？叫姑姑来！去找神父！不，叫安托万来！快！"

姑娘吓得要命，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老头儿，这使他更恐

慌了。

“去！把安托万叫来！快！”

修女拿着灌上吗啡的注射器回来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女仆从房里跑出去。蒂博先生瘫在枕头上，折腾一阵以后，疼痛更厉害了。他的那个姿态正好打针。

“不要动，”修女说道，揭开他的衣服，露出肩膀，立刻给他打了一针。

安托万正要出门，在门廊上遇见了阿德里安娜。

他立刻上楼去。

他一进门，蒂博先生就转过脸来。安托万的到来，对他首先就是个安慰。他是在恐惧之中要他来的，并没有希望真能实现。他不由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啊！你来了？”

他感到打针以后舒服了一些。靠在两个枕头上撑起上身，张开双臂，他闻了一下修女给他倒在手绢上的几滴乙醚。安托万看到从他衬衣的领口里伸出来消瘦的脖子，喉结在两条筋之间凸出来，下巴抖个不住，前额更显得呆滞、阴沉。他那大脑袋，又宽又平的太阳穴和那对耳朵，这时候有点象一只厚皮兽。

“怎么啦，爸爸？”安托万问。

蒂博先生没有回答，他定睛注视着安托万，一会儿以后，才闭上了眼睛。他本来想对儿子说：“告诉我真话！是不是大家都在瞒着我？是不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你说呀！救救我吧，安托万！”但在儿子面前，他越来越胆怯，而且由于迷信，生怕说出自己的恐怖，反倒使恐惧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他就克制住不说了。

安托万看了那修女一眼，修女朝桌上使了个眼色。安托万看

见了体温计，走过去一看，三十八度九。体温突然增高，他大吃一惊。一直到这时，随着病情发展，体温差不多并没有增高。他又走到床边，拿起了病人的手腕，但是，这只不过是要病人放心而已。

“脉搏正常，”他立刻就说。“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难受得要命！”蒂博先生喊着。“整天难受！我……快死了，是不是？”他狠狠地朝修女瞪了一眼，接着，目光中又露出恐惧，换了个声调说：“不要离开我，安托万。你看，我害怕！我害怕……又发作起来。”

安托万满心怜悯，凑巧，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出门不可，就答应晚饭之前一直在家待着。

“我去打个电话，说我有事，”他说。

塞利纳修女跟着他走到放电话的书房。

“白天里怎么样？”

“平平常常，第一针只好在中午打，刚才又打了一针，半个剂量，”她补充说。“但是，问题在于他的精神状态，安托万先生！他自己总有些可怕的想法：‘大家都在骗我，我要见神父，我快死了，’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话。”

安托万不安的眼色象是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您看他是不是想到了？……”那修女点点头，她不敢回答说不是。

安托万考虑了一会儿，想道：“这还不足以解释体温突然增高的原因。”

他果断地挥了一下手说：“要紧的……是立刻把任何疑心的苗子铲除干净。”他心里马上有了个荒唐的打算，他沉住气，没说出来，只说：“首先，让他过一个安静的晚上。等我叫您的时候，您再给他注射半厘克……我来找您。”

“一直到七点钟，我都有空了，”当他回到父亲的房间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说。他的嗓音显得挺有精力，面容象在医院里那样，紧张而又坚决。然而他却露着笑容。

“并不只有我们家这样。刚才我给那个小病人的奶奶打过电话了，可怜的老太太伤心透顶，对着话筒喊叫：‘怎么？大夫，今天晚上不到我这里来了？’”他突然装出惊慌的样子：“‘对不起，夫人，我刚才给叫到我父亲那儿去了，他病得很重……’”（蒂博先生的脸色突然紧张起来。）“可是，跟女人打交道，总是没完没了！‘您的父亲？哎呀！上帝！他怎么啦？’”

安托万对自己的鲁莽的计划非常得意，在大胆说话之前，几乎连一秒钟也没有犹疑。

“我怎么答复的？……你猜猜！……我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就回答说：‘得癌了，夫人……前列腺……癌！’”他大笑起来：“有什么不可以呢？当时我已经到了这一步啦！”

他看到正往杯里倒水的修女蓦地住了手，他猛地意识到他耍的这花招太大胆。他有点害怕，可是要后退也来不及了。

他哈哈笑着又说：

“啊，爸爸，这全是谎话，我这么说对你有好处，你知道！”

蒂博先生挺直身子，全神贯注地听着，手在毯子上抖了起来。无论怎样明白的保证，也不会象这样的谎言迅速而又彻底地消除他的烦恼不安！安托万那不可思议的大胆当即把恐怖的幽灵推翻，病人一下子就恢复了希望。他睁开两只眼，看着儿子，迟疑着，眼皮没有再垂下来。他衰老的心中，燃烧着新的感情，慈爱的火焰。他想说点什么，但是，此刻仿佛又有点晕眩，只是微微一笑，又合上了眼睛。安托万正好瞧见他一闪而过的笑容。

要是别人的话，就会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说道：“好险

呀……"而安托万只是脸色比刚才略为苍白点，对自己相当满意，他想道："玩这类花招，关键就是要决心取得胜利。"

几分钟过去了。

安托万避开修女的目光。

蒂博先生动了动手臂，然后，象继续讨论似的，说道：

"那你们说说为什么我越来越难受？怎么你们打的血清没有起作用，反倒刺激得更痛了？……"

"当然了，血清加剧了疼痛，"安托万打断了他的话。"那就证明发生作用了！"

"哦？"

蒂博先生巴不得相信儿子的话，并且，老实说，今天下午也不象他自己说的那么难过。他简直有些遗憾，痛苦的时间倒是更长些才好哩。

"现在觉得怎么样？"安托万问道。父亲体温这样突然升高，他始终放心不下。

蒂博先生如果说真话，就会回答："很舒服。"可是他却叽叽咕咕地抱怨道：

"腿痛……腰部觉得很沉……"

"三点，插过一次导管，"塞利纳修女说。

"还有，这儿感到很重……压得慌……"

安托万点点头。

"奇怪，"他对修女说。（他就不知道这次该怎么想了。）"我想起，以前就观察过几次……交替使用药物的作用。交替使用药物对于皮肤病来说，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也许泰里韦和我不该连着开……那个……那个N.17新血清。"

“对啦，你们就是错了！”蒂博先生有了信心，肯定地说。

安托万情绪很好地打断他的话：

“可是，这也怪你，爸爸。你急着要病快点好，我们也就急促了一点。”

他严肃地问修女道：

“您把我前天带来的D.92针剂放在什么地方了？”

她笨拙地摆摆手。她并不是不乐意去哄骗一个病人，只不过她根本弄不清楚安托万根据需要而杜撰出来的那些血清是怎么回事。

“请您马上再给我打一针D.92。对，得趁着N.17作用还没有消失。我要观察一下这两种药在血液里混合的效果。”

蒂博先生早就看出那护士在犹豫。安托万注意到他父亲探测的目光，为了打消父亲的疑心，他马上又说：

“这一针你一定会觉得痛一点，爸爸，因为D.92这种药打起来不象别的那么顺溜。得过一会儿……我要是没有弄错的话，你一整晚就会觉得很松快！”

“我一天比一天更老练了，”安托万心中暗想。他相当满意地发现自己在业务上大有进步。另外，他玩的这种可悲的把戏，困难不断增长，有点冒险意味，安托万不由得感到有股吸引力。

修女又回来了。

蒂博先生忧心忡忡地准备打针，针头还没有触及他的胳臂，他就尖声叫了起来。

一打完针，他就咕咕哝哝地说：“哎呀！你这种血清，太浓了！打在皮肤里象火一样！还有一股味儿，你闻到了吗？另外那种，至少没有气味。”

安托万坐下来，什么也没有说。上一针和这一针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区别。两针药一模一样，用的同一针头，由同一个人注射，只不过硬说标签不同……只要是把病人的思想引到岔路上去，所有的感觉也就积极活动起来！感觉真是蹩脚的工具，我们对它却从来不怀疑！……一直到最后，还要满足我们的理智，这真是幼稚的需要！即使对一个病人来说，最大的不幸也在于不知底细。一旦我们能够给现象加个名目，给它找一个还说得通的原因，一旦我们的可怜的脑子能够用一种表面的逻辑把两种想法联系起来……"理智，理智，"安托万想道，"在这漩涡中，不管怎么说，理智还算是一个固定点。如果没有理智，还能剩下什么呢？"

蒂博先生眼睛又合上了。

安托万挥挥手，叫塞利纳走开。（他发现，要是他们俩一起待在床前，病人就更容易发脾气。）

年轻人虽然每天都看见他父亲，但今天却发现变化十分显著。肌肉透亮，发着琥珀色，又光又滑，预兆着不祥。浮肿得更厉害了，眼睛底下显出了松弛的泪囊，相反，鼻子上的肉都瘦干了，鼻梁显出瘦骨嶙峋的一条棱，连脸上的表情都变了模样，显得很古怪。

病人又动了一下。

他的表情慢慢活跃起来，不再那么愁眉苦脸，眼睛眨动得更频繁，透过一闪一合的睫毛，露出扩大了的瞳孔，闪闪发光。

"两次注射开始起作用，"安托万想道；"他马上就要话多了。"

的确，蒂博先生感到一阵轻松，他想舒舒服服地休息休息，因为伴随病痛而来的疲劳感觉都没有了。然而，死亡的念头总

是不断；不过，既然他不相信自己会死，谈谈死亡也就无妨了，甚至还觉得有趣哩。吗啡对他起了兴奋作用，他按捺不住想要为自己、也为儿子编排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结束一生的场面。

"你在听我说话吗？安托万？"他突然问道。他的声调庄严郑重，接着，他直截了当说道："在我死后你看到的遗嘱里……"（他几乎觉察不到地停顿了一下，仿佛演员在等人家接话似的。）

"可是，爸爸，"安托万从容地打断他的话，"我并不觉得你那么急着要死！"他笑了。"我甚至还要向你指出，刚才你还那么急不可耐地想快些恢复健康哩！"

老头儿非常满意，抬抬手说道：

"你让我说下去，亲爱的。也许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还不会一病不起，但是我呀，我感觉到……我已经……再说，死……我在这个世界上勉力为善，日子却不多了……"（他向安托万瞥了一眼，看到儿子那不相信的微笑并没有消失，就放了心。）"是的……如果到了那一天……嗯，你又能怎样呢？让我们保持信心吧……上帝的慈悲是无边无际的。"

安托万静静地听着。

"我倒不是要对你说这个，安托万。在我遗嘱细则的结尾部分，有一个遗赠名单……是给一些老仆人……我要你特别注意这个附加部分，亲爱的。这名单已经拟定好几年了。也许，我还不够……不够慷慨。我想到了夏斯勒先生。这个老好人欠我很多情分，这是无可争议的，他的一切全靠了我。尽管如此，他的这份忠心……难道不该得到一份报酬吗？……哪怕这种报酬是多余的？"

他的话不时被咳嗽打断，不得不时刻停停。安托万想："当然是病症迅速扩展到全身，咳嗽加重，呕吐也加重，赘生物一定

已经从下部蔓延到了上部……肺，胃……只要有一次并发症，就没有法子了。”

药中的鸦片刺激得蒂博先生脑子很清醒，但思想却不连贯，他又开口说道：“我一向……我一向自傲的是，身为富裕阶层的一员，而古往今来，宗教、国家总是在这个阶层上面……但是，富裕，就不得不负担某些义务，亲爱的……”他的思路又一次地转到别处去了，忽然说道：“你呀，你有一种讨厌的个人主义倾向！”他愤愤地向安托万看了一眼，又改了口：“等你大了以后，你一定会改变的……等你老了，等你也有一个家的时候……”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个家。”这三个字，他每次说出来口气总是很夸张，在他心中唤起了模糊的回响，不久以前说过的话的片段。思想的线索又断了。他提高嗓门说道：“说实话，亲爱的，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单位仍然是家庭，那么……那么，今后集聚着优秀分子的平民贵族阶层，它的构成单位，不也正是家庭吗？家庭，家庭……你说说看，我们不就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赖以运转的轴心？”

“我同意你的意见，爸爸，”安托万口气柔和地说。

老人好象没有听见，不知不觉说话不那么滔滔不绝，用意也比较容易抓住了：

“你会回头的，亲爱的！神父早就算定了，跟我一样。你会回头，打消某些妄想，我希望是在不久以后……我甚至希望已经实现了，安托万……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儿子要是……岂不叫我难过？以你那样的教养，生活在我这样的家庭，你难道不该……最后要有宗教热情！要有更坚强、更遵守教规的信仰！”

安托万心想：“如果他猜到我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状况，会

怎么说呢？”

“有谁知道，是不是上帝不会要我……是不是对我不肯宽容？……”蒂博先生叹了口气又说。“唉！要履行这种基督教的任务，你那神圣的母亲弃世……太早！”

眼皮下涌出了两滴眼泪，安托万看着那泪珠涨了出来，接着顺着脸颊向下流。这是安托万没有意料到的，他不能不觉得有些感动。听到父亲又说起话，用的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低沉、亲切、急迫的声调，安托万就更加感动了。

“我还有别的事要交代，就是雅克的死。可怜的孩子……我尽到了我的义务了么？我要坚决，做得却太严厉了。我的上帝，我要指责自己对我的孩子太严厉……我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过他的信任。你也不信任我，安托万……不，你不用辩白，这是事实。这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没有把孩子对我的信任赐予我……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尊敬我，他们怕我，可是从童年时代，他们就躲开我。自傲呀，自傲！我自傲，他们也自傲……但是，凡是我该做的，难道我没有做到？难道我没有把他们从小交托给教会？难道我没有关心他们的教养，他们的教育？忘恩负义……我的上帝，您来评断我吧！这是我的错吗？……雅克总是反对我，一直到他最后的那一天，一直到他死前！……可是，难道我能同意……同意那件事吗？不行……不行……”

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忽然喊起来：

“滚你的吧！逆子！”

安托万惊奇地看着他。父亲并不是在跟他说话，莫非在说胡话？他的下巴向前伸着，额头上满是汗，双臂上举，好象十分激动。

“滚你的吧！”他又说道。“你忘记了父亲对你的恩情，忘记

了门楣姓氏、身份地位对你的恩赐！灵魂的得救，家庭的荣誉，都置于不顾，干出……干出这样一些事情！辱没了我们的身份！破坏了一切传统道德！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滚你的吧！”

咳嗽使他说不下去了。他喘了半天，然后，声音轻了一些：“我的上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原谅我……你要把你的儿子怎么样呢？”

“爸爸，”安托万大着胆子叫道。

“我没有能把他保护好……受了影响！胡格诺派的阴谋诡计！”

“唉！又是胡格诺派，”安托万想。（这是老人的固定的想法，谁也不明白起因是什么。安托万这样猜测：大概雅克一出走之后，开始寻找他的时候，某种不慎使得蒂博先生得知雅克去年夏天在拉菲特庄与丰塔南家来往十分密切。从那时候起，老头儿出于对新教派的盲目憎恨，大概还因为不断想起雅克是跟但以理一起逃到马赛去的，也许把过去与现实混在一起了，就认定灾祸的一切责任全在于丰塔南一家，任何人也不能使他改变看法。）

“你到哪儿去？”他又喊道，同时，他想抬起身子。

他睁开眼睛，看见安托万还在，象是放了心，转过朦胧的泪眼看着他。

“可怜的孩子，”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些胡格诺派把他拉过去了，亲爱的……他们把他拐走了……就是他们！是他们把他推上了自杀的路……”

“可是，爸爸，不对，”安托万叫道。“你为什么总以为他是……”

“他是自杀了！他走了，他去自杀了！……”（安托万似乎听

到他低低地说道："……可诅咒的！"但他也许听错了。为什么说"可诅咒的"？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老人伤心绝望，几乎不出声地啜泣起来，下面的话就听不清了，又是一阵咳嗽，然后，很快安静下来。

安托万以为他父亲睡着了，尽量不动一动。

几分钟过去了。

"什么？"

安托万吓了一跳。

"姑妈的儿子……嗯……你知道吗？……对，吉耶波夫的玛丽姑妈的儿子……你不可能认识他。他也是……出事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是用枪自杀的，在一个去打猎的晚上。谁也搞不清楚……"

蒂博先生心神恍惚，精力充沛，充满了回忆，他微笑起来：

"……她总唱，总唱，惹得妈妈很不高兴，嗯……坐骑……小战马，怎么唱来着？……在吉耶波夫过假期的时候……你没有见过尼葛老爹的破车……哈，哈，哈！……那天，女仆的箱子倒了……哈，哈，哈！……"

安托万忽地站了起来，父亲这样突然发笑比哭泣更使他难以忍受。

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晚上打过针以后，老头儿时常回忆起一些毫无意义的往事，这些事情在他已经记事不多的脑子里，忽然扩大起来，就象在蚌壳的涡形空穴里听到的声音一样。随后几天，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说起这些事，还象个孩子似的，独自一个人笑着。

他高高兴兴地转向安托万，用年轻的嗓音低低唱起来：

我的坐骑捷如飞，

小马驹儿特里贝……

啦！啦！啦！风流事……

嗨哟……赴约会！

“下面的词儿我忘了，”他生气地说。“这个歌韦兹小姐也会唱。她总给小姑娘唱……”

他不再想他自己的死，也不再想雅克的自杀。一直到安托万走开之前，他都在不疲倦地回忆吉耶波夫的往事，捞取那首古老歌曲的残片。

三

只有塞利纳修女陪着他的时候，他才恢复了庄重态度。他叫人把汤端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让人喂他。然后，他和修女一起做晚祷，做完后，叫她把天花板上的灯关掉。

“姑姑，请您把韦兹小姐找来，把女仆们也叫来，我有话说。”

这样的时刻受到打扰，韦兹小姐很不高兴，她快步走来，迈过门坎，站住脚，直喘气。她想抬起眼睛来看看床，但背驼得太厉害，看不到，只能看到家具的腿和亮处地毯上的织补。修女想给她搬一把椅子过来，但韦兹小姐往后退了一步。她宁可象涉禽一样，单腿连站十个小时，也不愿让裙子挨着沾满微生物的椅子！

两个女仆神情紧张，紧紧靠在一起，缩成黑乎乎的一团。只有炉火间或把她们照亮。

蒂博先生静思片刻。刚才跟安托万谈话的那排场他还不够

满意，急不可待地想再增加个场面。

“我觉得，我的末日不远了……”他一边咳嗽，一边开始说道，“我想趁着我的痛苦中的平静时刻，来向你们告别……”

正在折餐巾的修女吃了一惊，住手不叠了。韦兹小姐和两个女仆十分惊愕，沉默着。蒂博先生这会儿感到，他说自己马上要死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意外，刹那间，他着急万分。幸亏修女胆子还大，喊道：

“可是，先生，您越来越好了，为什么还谈死呢？要是安托万大夫知道了！”

蒂博先生马上觉得自己精神上又坚强起来。他皱起眉头，麻木的手又挥动一下，叫这多嘴多舌的修女住口。

他象背书似的又说道：

“在即将去受最后审判的时候，我请求宽恕，请一切人宽恕。我时常对别人不够宽宏大量。由于我太严厉，也许损伤了我的……那些在我家生活的人对我的感情。我承认我欠你们的情分……欠你们全体的情分……欠你们的情分，克洛蒂尔德和阿德里安娜……特别是你们的母亲，她现在卧床不起，也象我这样有病在身卧床不起……二十五年以来，她给你们树立了一个忠心事主的卓越榜样……我还欠您，韦兹小姐的情分……”

这时候，阿德里安娜突然痛哭失声，蒂博先生也慌了神，差一点自己也哭出来，但他哽哽咽咽地强自支撑着，字斟句酌地接着说下去：

“那年我家正遭丧事，您作出牺牲，放弃自己简朴的生活，来到我家，使明灯……使我家的明灯继续照耀。对于孩子们，还能有谁比您更适合于代替您亲自教养大的那位死者的位置？”

他每说一句，就顿一顿，这当儿，就可以听见女人们在黑影

里哭泣。矮小的老小姐背驼得更厉害了，脑袋不停地晃动，嘴唇颤抖，在静寂之中发出轻微的吮吸声。

“多亏您，多亏您的精明细心，我们这个家庭，在上帝的注视之下才能继续它的路程……它的路程。我向您公开道谢；我也要向您，韦兹小姐，表明我最后一个请求。在大限到来的那个时刻……”他被自己说的话吓慌了，为了克制他的恐怖，不得不停了停，想了想目前情况，想了想打针以后他感觉到的舒服。他又接着说，“当大限到来的时刻，小姐，我请您亲自大声地念那篇生动的祈祷文，您知道的，那送终的……连祷文……就在这个房间里，就在这个基督受难十字架下面……在我可怜的妻子床头……我跟您……一起念过的……对不对？……”

他想看透这深深的黑暗。他的一生都是在这样摆着桃花心木家具、铺着蓝色棱纹平布的房间里度过的。从前，在鲁昂，也是在这样的房间里，他看到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中间只隔了几年……到了巴黎又是这样的一间。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房间，这是他新婚的洞房……在一个三月份的寒冷的夜里，安托万在这里诞生。差不多十年以后，也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他的妻子在这间房里生下雅克，自己却去世了。她的遗体，躺在撒满了堇菜花的大床中间，脸色苍白……

他的嗓子颤抖起来：

“……我希望，我们所爱的，那圣洁的人，在天上给我帮助……给我以勇气……忍从的力量……对……她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他合上眼睛，笨拙地合起掌。

他仿佛睡着了。

这时，塞利纳修女打招呼叫女仆们悄悄出去。

离开东家之前，她们仔细对他看了又看，仿佛这床已经成了

灵床。走廊里传来阿德里安娜的啜泣声和克洛蒂尔德哽咽着的叨唠声。克洛蒂尔德搀着老小姐。她们不知道到哪儿去才好，随意走进了厨房，团团围着坐下，又一起哭起来。克洛蒂尔德宣布说应该守夜，有什么动静好去叫一位神父，她自己马上抓紧时间磨起咖啡来。

只有修女知道这种事该怎么对待，她已经司空见惯。她知道，濒死的人安详平静，恰恰证明病人本能深处并不当真以为自己已经垂危——虽然他时常是想错了。因此，她把屋子拾掇好，把火封上以后，就打开折叠床，躺下休息。十分钟以后，在黑暗的房间里，修女没有跟病人说一句话，象每天晚上一样，安安静静地从祈祷进入了梦乡。

蒂博先生却没有睡着。打了两针之后，他舒服的感觉延长了，但也睡不着了。他一动不动，觉得很惬意。脑子里满是各式想法各种计划。他把恐惧撒给了周围的人，反倒把自己的烦恼驱除净尽。半睡的护士细微的鼻息有些使他心烦。可是，他喜欢设想，等他病好的那一天，向她道谢，然后辞退她，给她那个修会捐一大笔钱。捐多少呢？以后再看吧……用不了多少时间了。啊，他是多么不耐烦地等着恢复健康呀！如果没有他，他那些慈善事业可怎么办呢？

一块木柴塌落在火灰里。他微微睁开一只眼。一股重新燃起的火苗摇曳着，照得天花板上幢幢的黑影在跳动。他突然仿佛看到自己哆哆嗦嗦地拿着一枝燃着的蜡烛，站在吉耶波夫那老屋潮湿的走廊里，那走廊终年发着硝石和苹果的气味。又有些大的黑影，出现在他眼前，也到天花板上跳起舞来……这些在玛丽姑妈那儿间小房里晚上爬来爬去的可怕的黑蜘蛛！……（当

年的胆战心惊的小孩和今日的老头子已经浑然合成一体，必须振作一下精神，才能把两个人分开。）

挂钟打了十点，过了一会儿，又打了十点半。

吉耶波夫……破车……家禽饲养场……雷昂蒂娜……

偶然从心底搅起的这些记忆坚持要浮到水面上来，再也不肯沉下去。那古老的歌曲象是给儿时的回忆断断续续伴奏，歌词他差不多忘光了，只有开头几句，一点点重新拼凑起来，结尾的迭句却突然从黑暗中显现：

我的坐骑捷如飞，
小马驹儿特里贝，
你成全了我的风流事，
比一匹战马更可贵。
……
嗨！嗨！撒开腿！
快点去呀赴约会！

挂钟打了十一下。

我的坐骑捷如飞，
小马驹儿特里贝……

四

第二天，大约下午四时，安托万看完一个病人，正待去看另一个，走到自己家门口不远，他就偷空进去看看父亲怎样了。早

晨他就觉得蒂博先生已经相当衰弱，这时，高烧还是不退。是有了并发症呢？还是病情只是一般地恶化了？

安托万不愿意让病人看见他额外多来一次，怕引起病人的不安。他穿过走廊进到盥洗室。塞利纳修女正在那里，她轻声告诉安托万，叫他放心。一直到现在，这一天还可以。蒂博先生刚打过一针，镇痛剂在起作用。（他非不断地打吗啡不可，打了针才能使他抗得住疼痛。）

穿过没有关严的房门，传来唧唧哝哝的歌声。安托万竖起耳朵。修女耸耸肩说：

"他总让我把小姐叫来，给他唱一个什么歌谣。从今天早上，他就没有说过别的……"

安托万踮着脚尖走过去。静寂中，只听得老小姐那单薄无力的声音唱道：

我的坐骑捷如飞，
小马驹儿特里贝，
你成全了我的风流事，
比一匹战马更可贵。
我的罗西娜真正美，
一双眼睛俏又媚。
嗨！嗨！撒开腿！
快点去呀赴约会！

这时，安托万又听到他父亲的声音，象一只暗哑的熊蜂一样，气喘吁吁地唱那选句：

快点去呀赴约会！

然后，又是那颤抖着的尖声：

你看这朵小花儿，
草地边上吐芳菲，
我让我的小公主，
戴朵花儿更加美！
我摘花来你吃草，
各人各自的口味！

蒂博先生用胜利的口气打断歌声："对！就是这儿，玛丽姑妈总这样唱：

啦……啦……啦……你吃草！
啦……啦……啦……你吃草！"

两人一起唱道：

快上路呀快快跑，
快点去呀赴约会！

"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修女小声说道，"他才不喊痛。"
安托万心里很难过，走开去了。

经过门房的时候，管房子的人叫住了他，邮差刚给他送来了

几封信。安托万漫不经心地接过来。他心里还惦念着楼上：

我的坐骑捷如飞，

小马驹儿特里贝……

他对病人的感情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一年以前，他发现蒂博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就对他以前以为并不喜欢的父亲产生了一种使人困惑而又不能否认的感情，似乎是一种完全新鲜的感情，然而又是久已存在的柔情，由于快到无可挽回的时刻又重新炽热起来了。在这漫长的时日，医生对不可治的病人的关切更加强了这种感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病人必死无疑，他必须尽可能温柔地将他引导到结束的时刻。

安托万已经朝街上迈了几步，但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他拿着的一封信上。

他立刻站住了。

大学街四号乙

雅克·蒂博先生启

不时还有书店的书目或广告寄给雅克，可是这是一封信呀！信封是浅蓝色的，笔迹是男人的——也许是女人？——字写得很长，草体的，有些倨傲。——他顿时转回去，先得想一想。他回到自己的书房。不过，还没有坐下，他就果断地拆开了信封。

刚看头几行，[1] 他感到非常兴奋：

---

① 法文书信的格式，日期和发信人的地址放在前面。

先贤祠广场一号乙

1913 年 11 月 25 日

“亲爱的先生：

“我读了您的小说……”

“小说？雅克在写作？”他马上确信：“他活着！”信上的字都跳动起来。安托万浑身发烧，赶紧找寄信人的签名：“雅里库尔。”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您的小说，另外，您猜得到，象我这样一个大学教育界的老人可能有的保留态度……”

“啊，雅里库尔！瓦尔迪约·德·雅里库尔。大学教授，学院院士……”安托万对他闻名已久，他的藏书里甚至还有雅里库尔的两三部作品哩。

“另外，您猜得到，象我这样一个大学教育界的老人可能有的保留态度，这种浪漫风格与我传统式的教养和个人绝大部分的爱好都格格不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都不能真正首肯。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些篇章纵然十分夸张，正是诗人和心理分析家的作品。读您的作品时，我不止一次想到我朋友中一位音乐大师说过的一句话。一位革命派的年轻作曲家（也许就是你们自己人）请他看自己创作的大胆惊人的习作，大师说：‘赶快拿走吧，先生，不然的话，我就要对它们发生兴趣啦！’

雅里库尔”

安托万两腿抖个不停。他坐了下来，两眼始终盯着摊开在他面前书桌上的信纸。实际上，雅克还活着并不使他惊异，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理由设想雅克自杀了。刚一看到这封信，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猎人一样的警觉，那种猎犬似的本能刹那间又在他身上复活了，三年以前，就是这种本能使他一连几个月根据各种线索去搜寻出走的弟弟；接着，就在同时，心中又升起了对弟弟的爱怜温情，急切地想见着他，甚至都不知所措了。最近几天，他常常——甚至就在今天早上——看到在父亲的病榻之前，只有他独自一人，他不得不坚强起来，压下辛酸的心情；面对着的担子这样沉重，在这个时候，他对于弃家出走的弟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恼恨呢？可是，这封信！

心中涌起了希望：找到雅克，通知他，叫他回来！那他就不再是独自一人了！

他又拿起信：

先贤祠广场一号乙……

雅里库尔……

朝挂钟看了一眼，又向记事本望了一下。

"好，今天晚上还有三个病人要看。四点半，萨克森大街，急症，不能不去。然后，到阿尔杜亚街，猩红热初起，也非去不可，但没有约定时间。第三个，在康复期，这个可以推迟。"他站起身来。"马上去萨克森大街，紧跟着就去找雅里库尔。"

将近五点，安托万到了先贤祠广场。是一座老房子，没有电梯。（不过，他正在兴奋之中，即使有电梯他也不会乘。）他两步并作一步冲上楼去。

"雅里库尔先生出去了。今天星期三……五点到六点他在

高等师范学校讲课。”

安托万往下走，对自己叮嘱："镇静！恰好来得及先去看我的猩红热病人。”

不到六点，他在高等师范学校门前跳下出租汽车。

他想起，弟弟失踪之后，他曾来找过校长；他又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个夏日，他曾同雅克和但以理一起，到这阴暗的建筑物前面，等着入学考试发榜。

“还没有下课呢。您到二楼楼梯口去吧。学生出来的时候，您就看见了。”

天棚底下，楼梯上和走廊里，总吹着一股过堂风。精打细算的分布着的几盏电灯，发着油灯似的雾气腾腾的光。那石板地，拱廊，嘎嘎直响的门，黑暗破旧的大楼梯，楼梯旁龌龊的墙壁上，几幅在秋风里飘动的破了的布告牌，这一切是如此庄严，如此寂静和荒废，使人想起外省永远改了用途的主教府。

几分钟过去了。安托万呆呆地等在那儿。石板地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须发蓬乱、衣冠不整的学生，趿着双旧鞋，拎着个酒瓶子，看了看安托万，走过去了。

又是一阵寂静。突然，一阵喧哗，教室门开了，就在议会开会似的喧哗声中，学生们成群打伙，说说笑笑，互相打着招呼你推我挤，急急忙忙在几条冰冷的走廊里走散了。

安托万守候着。显然，教师最后出来。等到他觉得蜂窝空了，他走向前去。教室一端镶着细木护壁板，摆着几座半身塑像，光线并不太好。有个白发苍苍的大高个儿，弯腰站着，正在漫不经意地收拾桌子上的讲义。他当然是雅里库尔先生了。

雅里库尔以为只有自己一人，听见安托万的脚步声，他皱着

眉直起身子。这人个子很高，要向前看就几乎得把脸转过来，因为他只有一只眼还能看东西，戴着象透镜那么厚的单眼镜。他看到有人进来，就走下讲台，彬彬有礼地招呼客人走过去。

安托万本以为雅里库尔是个老教授，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位穿浅色衣裳的先生，象是从马上下来，不象是刚走下讲台的，他不禁感到惊奇。

安托万自我介绍：

"……我是奥斯卡·蒂博的儿子，家父是您在研究院的同事……雅克·蒂博是我弟弟，昨天，您有封信寄给他……"可是，那一位扬着眉毛，又和蔼又倨傲，不动声色。安托万也就不再兜圈子："先生，关于雅克，您知道什么情况？他在哪儿？"

雅里库尔的额头上疑心重重地抖动了一下。

"先生，您就会明白的，"安托万又说。"很冒昧，我拆看了您的来信。我弟弟早就失踪了。"

"怎么？失踪了？"

"三年前就失踪了！"

雅里库尔突然把头伸过来，穿过单眼镜，他那只敏锐的近视眼仔细打量着这个年轻人。安托万感到教授呼出的鼻息吹在他脸上。

"对，三年前就失踪了，"安托万又说。"他没有说为什么出走。对父亲，对我，从来没有音信说他还活着，对谁也没有，除了对您，先生。您现在明白了吧，所以我跑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活着？当然活着，既然他刚刚发表了这篇小说！"

"什么时候？在哪儿发表的？"

雅里库尔没有回答。他那尖尖的下巴刮得很光，有一道深

深的凹纹，相当高傲地在假领的领尖之上耸着。他用修长的手指抚弄着垂下来的长长的胡髭，那胡子很白，又柔软又光滑。他含胡地低声说：

“总之，我也不知道。小说的署名并不是‘蒂博’。是我自己推想，那个笔名就是……”

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

“是什么笔名呢？”他已经深感失望了。

雅里库尔一直看着他，受到了感动，说道：

“可是，先生，我想我没有弄错。”

他还是采取守势。倒不是他过于害怕担负责任，而是天生不愿多嘴多舌，唯恐搅到别人的私事中去。安托万明白必须打消教授这种顾虑。他解释说：

“更严重的是，一年来，我父亲一病不起，情况不断恶化，再过几个星期生命就会结束了。他只有我们两个孩子。您这就明白我为什么拆开您的信了吧？如果雅克还活着，如果我能找到他，把情况告诉他，我了解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雅里库尔考虑了一会儿，脸上抽搐了几下，然后主动伸出手。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说。“我当然愿意效劳。”他好象有点犹豫，环视一下教室：“在这里不可能说话，您愿意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吗？先生？”

他们一起很快地穿过冷冷清清的校园，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有北风在呼啸。

一走上安静的于尔姆街，雅里库尔就用表示友好的声调说道：

“我乐意效劳。笔名是杰克·博蒂，我觉得这已经很清楚，

对不对？况且，我还认出了他的笔迹。我曾经接到过令弟的一封信……我知道的不多，都告诉您吧。可是您得首先对我说清楚……他是为什么离家出走的？”

“啊！为什么？连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过说得通的原因。我弟弟性格好动、暴躁……我不敢说他是个幻想者。他作的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叫人捉摸不透。你以为了解他了，可是第二天，他又和第一天不一样了……我得告诉您，先生，雅克十四岁的时候，就逃走过一次。忽然有一天他就逃跑了，还带着个同伴，三天以后，在去土伦的路上找到了他们。我是个大夫，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病态的逃跑很早就有人描述过，并叙述了特征。雅克第一次逃跑，必要的话，也许说得上是种病态，可是这次连续三年无影无踪呢？……而且，在他的生活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出走的理由，他当时生活好象很幸福，他正在度假，安静地跟我们在一起。考取了高师，名列前茅，预定十一月初入学。他看来不是预谋逃走的，因为他没有带行李，甚至也没有带钱，只带了一些证明文件。他没有告诉任何朋友，只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这封信我看了，上面写的日期是他失踪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不在家，我出外两天……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雅克失踪的。”

“不过……令弟在是否入学这件事上很费踌躇，是吗？”雅里库尔插口问道。

“您这样想？”

雅里库尔不再说什么，安托万也住口了。

回想起那段悲惨的时期，他总是十分激动。他刚才说不在家，那正是到勒阿弗尔去了，拉歇尔，“罗马尼亚号”，那难舍难分

的离别……他激动得气都喘不出似的回到巴黎那天，发现家里闹翻了天：他弟弟前一天晚上失踪了。他爸爸气得发狂，又很固执，早已报告了警察局，大声叫嚷："他去自杀了！"从他的嘴里，问不出来别的什么。爱情的悲剧和家庭的悲剧明显地连接在一起。不过，现在他认为，这一场大变故对他倒有益。他集中全部精力去搜索那逃跑者的踪迹，把另一件烦心事排除掉了。医院的工作本来就很忙，全部空余时间还得去跑警察局各部门，去尸体认领所，找私家侦探。一切事都得由他来应付：他父亲生病当中讨厌的吵闹；吉丝伤心绝望，有一阵子，健康情况令人担忧。要应酬朋友来访，要回复日常书信，要派人到各处，甚至外国去调查，这些不断地给人一些空幻的希望。总之，那时候那种疲劳不堪的生活倒救了他。几个月之后，一切努力都归白费，他只好渐渐放弃了寻找，同时也就习惯了离开拉歇尔自己生活。

他们走得很快，但并不妨碍雅里库尔谈话。礼貌不容他一声不响，他带着点傲慢的亲切态度说这说那。可是，他越和蔼，就越使人觉得跟他有距离。

他们走到先贤祠广场。雅里库尔一口气爬上五楼，脚步都没有放慢一下。在五楼楼梯口上，这位老先生直起身子，摘下帽子，往旁边一闪，在安托万面前推开了门，仿佛这门是通向凡尔赛宫的明镜殿似的。

前厅里充满了菜汤的香味。雅里库尔并没有停留。他彬彬有礼地请客人穿过客厅，前往书房。他这套房间不大，摆满了镶嵌的家具、绒绣的椅子、小摆设和古老的画像。书房是个阴暗的房间，狭窄，显得很低，因为最里面的整个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豪华的壁毯，上面织着示巴女王到所罗门宫廷去的全幅仪仗排

场①，壁毯与墙的高度不成比例，不得不把边折起来。画中人比真人大得多，人物的膝弯给折断了，冠冕还顶着天花板。

雅里库尔先生请安托万坐下，自己坐在一张安乐椅的压扁了又褪了色的垫子上，就在一张乱七八糟摆满了东西的桃花心木写字台前面。他平常就是在这儿工作的。他的头仰在沙发椅两侧的靠枕之间，衬着绿色丝绒靠垫，显出他那瘦骨嶙峋的面孔，大鹰钩鼻子，头向后仰去，满头白发象扑了粉似的，很有特征。

"好，让我想一想……"他一面滑动着精瘦指头上的刻有姓名第一字母的戒指，一面说，"我跟令弟最初的接触是书信来往。那时候——大概五六年前吧，令弟也许正在准备考高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据我的回忆，信的内容有关我那时出的一部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安托万说，"是《世纪的黎明》。"

"我大概还留着他这封信哩，信中的口气打动了我，我给他回信了；我甚至约他来看我，但是他没有来——至少当时没有来。他当时是等着录取以后再来看我。这是我们交往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很短，我们只交谈过一个钟头。三年前，有一天晚上，令弟到我家来了，时间很晚，事先也没有打个招呼，是在开学前不久，也就是说十一月初。"

"正是他出走之前！"

"我接见了他。青年人来，我总是接见的。那天晚上，从他面容上看，生气勃勃，很热情，甚至说得上狂热，以后，我始终忘不了。"（他觉得雅克当时很激昂，相当自负。）"他犹豫不决，跑来

---

① 故事取自《圣经·列王纪上》第十章。

征求我的意见：是应该入学，乖乖地念到大学毕业呢？还是走另一条路？——不过，是什么路他自己好象也说不具体。我想，那就是放弃考试，自己去随意工作，写作。”

“我当时并不知道，”安托万轻声说。他想起，在拉歇尔上船之前的那一个月里自己的生活情况；他责备自己当时把雅克完全丢开，由他自己去了。

雅里库尔略略带点得体的殷勤神态，继续说道：“我承认，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对他提出了什么建议。自然了，我大概是劝他不要辍学……对于他那样刚强的人，总之，我们只能提出不痛不痒的劝导。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本能去选择。他们——怎么说呢？本性就是狂放不羁，不允许别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只有胆小鬼和谨小慎微的人才非上大学不可……况且，我觉得，令弟来征询我的意见，只是一种形式，他自己的主意早已拿定。这恰恰说明他的志趣，极强烈的志趣，对不对？他带着青年人的……那种激烈态度，向我谈到大学精神，谈到纪律，谈到某些教授；甚至，如果我的记忆力不差的话，他还谈到他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您觉得奇怪吗？我非常喜欢青年人，他们可以使我不致衰老得那么快。他们猜得到，在文学教授的外表底下，我仍然是一个积习难改的老诗人，他们可以大胆地对我倾诉。如果我记得不错，令弟也正是这样做了……我欣赏青年人不容异己的性格。这恰恰是一个青年发自天性反对一切的特征。我的学生中间，凡是稍有作为的人，都象我的老师雷南先生① 所讲的那样，是一些‘带着满嘴的骂人话’进入生活的桀骜不驯的人物……

“我们再来谈令弟的事。我现在记不太清楚我们是怎么分

① 雷南(1823—1892)，法国历史家及哲学家。

手的。不过，不几天之后，说不定就在第三天，我就收到他的一张便笺，我还留着。这是编纂者的一个老习惯……"

他站起来，打开一个壁橱，取出一个卷宗，走回来放在桌上。

"他写来的不是信，只是随手抄下的惠特曼的一首诗，没有任何签名。但是，你弟弟的笔迹一看就不会忘记，他的字写得很漂亮，对不对？"

他一面说着，一面看了看打开的那张便条，递给了安托万。安托万接过来一看，吃了一惊：那笔法表现出神经质，简化到了极点，却十分有规律，是圆体字，很厚实！正是雅克的笔迹……

"真不巧，"雅里库尔接着说道，"我大概把信封扔掉了。他是从什么地方给我写的呢？……不过，我今天才明白他引述惠特曼这首诗的真正含义。"

"我的英文不行，还看不懂，"安托万说。

雅里库尔拿起纸条，凑近单眼镜，翻译道：

"A foot and light-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迈开脚步，胸襟开敞，我走在宽阔的大路上，大路多么宽广，无拘无碍，身体健康，整个的世界在我前方！

"棕色的大路，在我前方，一直通到……wherever I choose……我愿意去的任何地方！

"如今，我不追求财富……我不寻求财富，我本身就是最大的宝藏！

"如今，我不再哭泣，我不……postepone no more……我不再彷徨，我什么也不需要！

"不要内心的抱怨，不要书本和激烈的争辩！

"朝气蓬勃，满心欢畅……I travel……我奔向……I travel the open road……我迈步在宽阔的大路上！"

安托万叹了一口气。

静默了一会儿，他才说：

“那么，那篇小说呢？”

雅里库尔从卷宗里拿出一本杂志。

“在这里，这篇小说登在九月份《卡利俄珀》① 杂志上。《卡利俄珀》是一份青年人的杂志，思想很活跃，是在日内瓦出版的。”

安托万抓过那本杂志，用发烧的手翻着。忽然，他又看到了弟弟的笔迹。在小说题目《索莱丽娜》上面，雅克写着这几行字：

“在那个难忘的十一月的晚上，您不是对我说过吗？‘一切事物都受着两个极的作用力。真理总有两面。’

“有时候，爱情也是如此。

杰克·博蒂”

安托万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以后再说吧！日内瓦出版的杂志，雅克莫非在瑞士？日内瓦，罗纳大街一六一号，《卡利俄珀》杂志社。

啊！如果在杂志社还找不到他的地址，那才是怪事！

他坐不住了，站了起来。

“我是在假期末尾接到这册杂志的，”雅里库尔解释道。“我当时没有回信，一直拖到昨天才写。我差一点把信寄到杂志社去，偶然改变了主意。在瑞士的杂志上写文章，不一定非离开巴黎不可……”（他没有说寄到瑞士去的邮费影响了他的决定。）

---

① 原是希腊神话中缪斯中的一位，司史诗和辩才。此处是一本杂志的名字。

安托万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他心急难熬，两颊发烧，这里或那里不时看到令人惶惑的谜也似的语句。他机械地翻阅着：那是弟弟的，是复活了的雅克写的小说。他想赶紧走开，一个人去待着，读一读这篇小说，想探出个究竟，就匆匆告辞了。

雅里库尔把他送到门口，想办法说了许多客气话。他的话和动作好象都是一种礼节。

到了前厅，雅里库尔停住脚，用手指着安托万挟在腋下的《索莱丽娜》说：

"您会发现的，会发现的……我深深感到，这篇小说才气横溢。但是我，我承认……不行！……我太老了。"安托万正想客气一番，他又说道："确实如此！太新的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总要给自己找个理由吧。是停滞了……比方，在音乐方面，我还有机会进展，我作了狂热的瓦格纳①信徒之后，却还能够了解德彪西②的作品。可是，他正当其时！您看我难道没有赶上德彪西的时代？……是的，现在，先生，我敢说，在文学方面，我会赶不上德彪西的时代了……"

他挺直了身子。安托万又好奇又佩服地看着他：真的，这位老人是能够很有气派的。他在吊灯底下站着，额角和头发闪闪发光，高高的眉棱下面，两个深深的眼窝，其中一个嵌着单镜片，不时闪出金光，象是对着夕阳的一扇窗户。

安托万想最后一次表示感谢，但雅里库尔好象把所有的客气话都垄断了，他打住话头，伸出手臂，粗鲁地张开一只大手，说道：

"请代我向蒂博先生致意，另外，亲爱的先生，有什么消息，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②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请别忘了通知我……”

五

风停了，细雨蒙蒙，路灯在雾气中变成了光晕。时间太晚，不能为这事奔走了。安托万只想快点回家去。

站上没有出租汽车，他得从苏福罗街步行回去。他紧紧挟着《索莱丽娜》，越走越急于看这篇小说，简直忍耐不住了。

在大街拐角，宏大啤酒店灯还亮着，尽管不会只有他一个人，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安托万接受的最近的落脚之处。

在入口的旋转门里，他遇到了两个还没有长胡子的年轻人，臂挽臂，又说又笑的。谈的大概是爱情吧？安托万听见说：“不对，老兄，如果人类的心灵能够设想这两个字眼之间有联系的话……”安托万觉得真是置身于拉丁区的中心了。

底楼，所有的桌子都有人，得穿过一团热烘烘的烟雾，才能走到楼梯旁边去。中二楼是玩台球的。围着一张张的台球桌，又喊又笑，又说又闹：“十三！十四！十五！”“倒霉！”“又一次失误！”“欧仁，来一杯啤酒！”“欧仁，一杯比尔酒①！”一片闹闹嚷嚷的欢笑声，台球清脆地砰砰响着，好象是莫尔斯发报机的的达达的响声。

每张脸上都露着青春朝气，刚刚长出来的小胡子遮着红扑扑的脸颊。夹鼻眼镜后面射出清澄的眼光，傻乎乎的，又充满着活力，微笑中透出抒情意味，表示着鲜花开放，对一切怀有希望和生活的欢乐。

安托万在玩台球的人之间穿来穿去，想找个僻静地方坐下。

① 比尔酒，含有金鸡纳的一种烈性开胃酒。

年轻人挤来挤去，使他暂时忘记了心头的忧虑，但也第一次感觉到三十多岁是上了点年纪了。

"一九一三年……"他心里想道，"这一代年轻人真不错……比十年前那一代，我那一代，更健康，或许也更活跃……"

他走过的地方不多，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但是今天晚上，对于法兰西，对于民族前途，他却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任和自豪的感情，忽然也加上了些忧郁：雅克本来可以是这些前途无量的青年中的一个……他在哪里呢？此时此刻，他在作什么呢？

在大厅的最里面，有几张桌子空着，临时用来堆放衣物。他想，坐到这一堆大衣后面，在壁灯底下，倒也不错。附近没有人，只有一对安安静静的男女。男的还完全是个孩子，嘴里叼着个烟斗，自顾自地看《人道报》，完全不管女伴；女的小口喝热牛奶，磨指甲，数钱，照着小镜子看自己的牙玩儿，还用眼角溜着新进来的人：这个老大学生，满腹心事，有一会儿很使她莫名其妙，他还没有叫饮料，就埋头看起书来了。

安托万开始看雅克的短篇小说，但是，注意力总是不能集中。他不由自主地按按自己的脉，跳得很快。这样不能控制自己，在他来说还是少有的。

小说的开头很使人摸不着头脑①：

灼热的天气。干燥的土地的气息，灰尘。路顺坡而上。马蹄下面从石头上发出火花。西比尔走在前面。圣保罗教堂的钟打了十点。疏松的海岸在碧蓝的海水上显现出来。蓝宝石镶在金

① 以下雅克的小说的文字和作者的文字交错穿插，请读时注意。

子里。右面，那不勒斯海湾一望无际。左边，象是凝固的金块浮现在熔化了的金水里，那是卡普里岛。

雅克在意大利?

安托万急不可耐地跳过几页。风格真是奇特……

他的爸爸。朱塞佩对于父亲的感情。他灵魂中不可进入的一角，一团荆棘，一块灼伤。一连几年，无意识的偶像崇拜，愤怒，倔强。一切自然的感情流露全被抛弃。在他死心塌地去憎恨之前，经过了二十年。在他终于明白，他必须仇恨、满怀仇恨之前，经过了二十年。

安托万不看了，心里很不安。这个朱塞佩?他又翻到头几页，尽量保持镇静。

首先描写两个青年骑着马去兜风，这个朱塞佩很象雅克，还有一位少女，西比尔，大概是英国人，因为她说：

在英国，只要需要，我们满足于采取临时措施。这样，便于我们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而你们意大利人，你们要的，首先是确定不移。她想道："但是，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已经是意大利人，只是没有必要让他知道这一点。"

上得坡去，两个年轻人下马休息：

她抢在朱塞佩前面跳下马来，用马鞭打一打晒焦了的草，好把蜥蜴赶走，然后，挺着身子，在滚烫的地上坐下来。

"西比尔,晒太阳?"

朱塞佩顺着墙,在狭窄的阴影中躺下,头靠着墙上的热灰泥层,注视着,心里想道:"她一心想使自己的动作优美风韵,但总是不能如愿。"

安托万心里着急,就一段段跳过去往下看,想先明白个大概,然后再细细阅读。他的眼睛忽然掠过这样一句话:

她是英国人,新教徒。

安托万看这一段:

对于他来说,她身上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又可爱又可恨。魅力;她的出生,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属于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西比尔的忧郁。她的纯洁。这种友爱情谊。她那微笑。不,她从来不用嘴唇来笑,而是用眼睛来笑的。他对她的感情很严厉,也十分激动,一触即怒。她总用话刺他。她好象希望他是低她一等的种族,但又因此而痛苦。她总说:"你们意大利人。你们南方人。"她是英国人,是新教徒……

这是雅克遇见的一个女人?他爱她?……也许跟她同居了?

他们顺着葡萄园和柠檬园往下走。海滩。一个小娃娃赶着一群牛,眼色阴郁,破衣烂衫,露着肩膀。他吹口哨招呼两条白狗紧跟着他。领头的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当直响。广阔无垠。太阳。脚在沙子上踩出了水坑。

这些描写使安托万心烦，他跳过了两页。

西比尔姑娘现在在她家里：

金月别墅。几栋破败的房子，周围种着玫瑰。有一个双层的花坛，栽满了多年生的花卉……

又是文学描写……安托万翻过一页，这时，他停住了一会儿：

玫瑰花坛，那是绛红色的一堆，一丛丛的花枝低垂，玫瑰的芬芳，太阳一晒，香气几乎使人受不了，沁入肌肤，钻进血管，模糊了视线，心脏的跳动一忽儿慢，一忽儿快。

这玫瑰花坛使他想起了什么？花坛通向一个大鸟笼，里面有几只白色的鸽子，又跳又蹦。拉非特庄？真的！新教徒！西比尔莫非就是她？……他又往下看：

西比尔穿着骑装，一下子坐到长凳上。摊开两只手臂，紧抿着嘴唇，眼睛呆瞪瞪的。一旦只有她一个人，一切都很清楚，她活着就是为了使朱塞佩幸福。可是，只有他不在的时候我才爱他。那几天我十分伤心绝望地等着他来，同时也一定惹得他很痛苦。多么残酷多么荒谬。可羞！那些能哭的女人真是幸运。而我呢，心已堵塞，已经硬化。

硬化？安托万微笑了，这是个医学用语，显然是从他这儿学

去的。

他能猜透我的心思吗？我多么想让他猜透我的心思啊。可是，只要他显出猜透我的心思，我就受不了，我就再也不能忍受，我就转过头去，我说谎，信口胡说，胡说，我一定要摆脱出来。

现在，描写她的母亲了：

鲍威尔夫人走下台阶。阳光照着她的白发。她用手护住眼睛，还没有看到西比尔，还没有说话，脸上就浮出了笑容。她说："威廉来了一封信。信写得真好。他已经开始两幅习作。他还要在佩斯坦待几个星期。"

西比尔咬咬嘴唇。心里很失望。她是不是等着哥哥回来，解开心中的谜，也了解一下自己？

毫无疑问了：丰塔南夫人，珍妮，但以理……一下子回忆起来一大堆往事。

安托万跳了过去。

他翻了翻底下的一章。想找到有关父亲赛雷尼奥那一节。

是这儿吧……不对，这儿写的是赛雷尼奥宫堡，是海湾边上的一所古老宅邸。

……拱顶长窗，四周框着彩绘的花叶图案……

下面又是一段段的描写：海湾，维苏威火山。

安托万跳过几页，东看一句，西看一句，想把情节弄清楚。

那个朱塞佩自己和仆人们住在这所消夏的别墅。他妹妹，安娜达在国外。母亲自然已经死了。父亲，参议员赛雷尼奥在那不勒斯担任着一个显赫的官职，只是在星期日才到别墅来一次，有时不是星期日，也来一晚上。安托万想："爸爸到拉菲特庄去也是这样。"

他下了船，到家来吃晚饭。饭后在消化。吸着烟，在列柱廊上闲走。一大清早就起床，去申斥马夫和花儿匠。一声不响，他登上了早上第一班船。

啊！是父亲的形象……安托万发着抖，赶紧看下去：

参议员赛雷尼奥。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他身上的一切，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家庭情况很好，殷实富裕，业务上精明强干，有组织才能。有权有势，受过祝圣，生性好斗。刻板刚直。最生硬的道德。形体外表上也是这样。很有自信，肩部很宽。在压力下透着强烈的意志，总是咄咄逼人，又总能自我克制。一幅庄严的漫画，使人又敬又怕。他是宗教的虔诚信徒，又是模范公民。无论在梵蒂冈还是在宫廷，在法院还是在他自己的部门，在家里，在饭桌上，他到处都显得极为清醒、能干、无可指摘、踌躇满志、始终不变。是一种力量。不止如此，还是一种压力。并不是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使人感到重量的静止的力量。是一个臻于完善的整体，一个总汇。一座丰碑。

啊！他那冷冷的、内在的微微一笑……

刹那间，在安托万眼前，一切都模糊了。他很奇怪雅克怎么

敢这样写。觉得这充满报复的篇章真是太无情了。他想起那奄奄一息的老人：

> 我的坐骑捷如飞，
> 小马驹儿特里贝……

他弟弟与他之间的距离忽然更为明显了。

啊！他那冷冷的、内在的微微一笑，笑里包含着一种侮辱人的沉默。一连二十年，朱塞佩忍受着这种沉默、这种笑声。心里反抗着。

对，仇恨和反抗，这就是朱塞佩全部的过去时光。他一想到他的青年时代，心里就升起一股复仇的欲望。从孩提时代起，随着本能逐渐成型，他就以全部本能反对他的父亲。全部。捣乱，不尊重人，懒惰，由于反作用而公开表示出来。他是个劣等生，他为此感到羞耻。但只有这样他才能最强烈地反抗可恶的规章纪律。对坏事不可抵御的兴趣。不听话就有一种报复的滋味。

别人说他是个硬心肠的孩子。但是，他只要听到受伤的动物发出叫声，乞丐拉小提琴的声音，或是在教堂门廊上遇到一位夫人对他笑笑，他晚上躺在床上就会哭起来。孤独，空虚，被唾弃的孩子。已经快到成人的年岁了，但除了他的妹妹之外，朱塞佩从来没有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句对他温存的话。

"那么，我呢？"安托万想道。

小说里谈到那个小妹妹，口气十分温柔：

安娜达，安娜达，小妹妹。只有她，能在这片干涸之中，开放出奇迹的花朵。

小妹妹。悲伤绝望的童年中的好妹妹，他反抗中的好妹妹。唯一的光明，清凉的泉水，黑暗荒漠中唯一的清泉。

“那么，我呢？”啊，在这儿，不远的地方谈到一个大哥哥，名叫安柏尔托：

有时候，朱塞佩在哥哥的目光里，看出他努力想表示出些同情……

努力？这忘恩负义的！

同情里还夹杂着些宽容态度。可是他俩年岁相差十年，这是一道鸿沟。安柏尔托总瞒着朱塞佩，而朱塞佩也不跟哥哥讲真话。

安托万停下来。起始的那种不舒服感觉消散了。尽管这几页写的都是雅克的个人感觉，也没有什么要紧。安托万自问：雅克的评断有什么意义？大体上说，他所说的，连有关安柏尔托的那些话，都是相当正确的。但有不少怨气！分别三年，独自过活，整整三年跟家里不通音信，雅克当然对过去怀有仇恨，才会使用这种口气描述！安托万很不安：即使找到了弟弟的踪迹，难道能找到通向弟弟心灵的道路吗？

他匆匆翻着小说后面那一部分，想看看安柏尔托后来是否……没有，这个名字简直没有提到。他心里不免失望……

可是他忽然看到了这样的段落，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没有朋友，到处飘泊，屈从于放荡的生活，经受打击……

朱塞佩独自在罗马生活，那么雅克也许是在某个外国城市吧？

有些晚上，房间里空气太沉闷。书掉到地上。他吹灭了灯，象只小狼似的，在夜里出了门。梅萨丽娜①的罗马，散布着陷阱和诱惑的肮脏地区。透过无耻地低垂着的窗帘，露出暧昧的灯光。人的阴影，呈现的人影，窥测的人影，淫荡。他沿着满布埋伏的墙垣信步而行。自我逃避？如何消止这样的干渴？几个钟头过去了，满脑子纠缠着那未曾实现的疯狂计划。他漂泊着，无知无觉，眼中冒火，两手发烧，嗓子又干又涩，好象肉体和灵魂都已出卖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焦虑的汗，肉欲的汗。他转来转去，在小巷中闲逛。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些捕鸟笼似的房子前经过。几个钟头。又是几个钟头。

太晚了。在那可疑的窗帘后面，灯火已经熄灭。街上已经空了。只有他自己，和他的魔鬼。他随时准备落入任何陷阱。太晚了。精疲力竭，脑子中过度的欲念耗干了他的身体。

夜将尽。静寂的纯洁姗姗来迟，那是破晓前虔诚的孤独。太晚了。

满心厌恶，精疲力竭，未得满足，却贬低了自己，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住房，钻到被子里去。没有悔恨。深感失望。因为没有胆量，心中悲伤。他咀嚼着这滋味，一直到东方泛白。

① 梅萨丽娜，公元一世纪时罗马皇帝喀劳狄一世的妻子，以放荡著名。

这几段为什么使安托万觉得有些难堪？他猜想弟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用很多这样的机遇来败坏自己的名誉；他想说："活该如此！"甚至："这太好了！"然而……

安托万赶紧翻过几页，他没法一页接一页依次往下读，只是大致上猜测情节的发展。

鲍威尔家的别墅在海湾旁边，离赛雷尼奥的宫堡不远。假日里，朱塞佩和西比尔住在近邻。骑马出游，夜间荡舟……

朱塞佩每天都到金月别墅去，西比尔每次会晤都不拒绝。西比尔是个谜。朱塞佩围着转，心里并不愉快。

满篇尽是朱塞佩的爱情，安托万真烦了。

不过，他还是勉强自己，部分地看了看相当长的一段，写的是两个青年似乎象破裂之后的事：

晚上六点钟。朱塞佩来到别墅。西比尔。充满香气的花园在消散一整天的烈日。象是传说中的王子，朱塞佩穿过两道火也似的墙垣：小径两旁开着石榴花，夕阳斜照，炎炎似火。西比尔，西比尔。没有人。窗户关着，窗帘也垂着。他停住脚。在他周围，可怕，燕子呼啸着的飞翔刺破空气。也许在房后的绿廊下？他克制着自己，才没有奔跑过去。

拐过别墅的角，一阵钢琴声扑面而来。西比尔。客厅的门开着。她弹的什么曲子？撕裂人心的叹息，哀怨的疑问在傍晚的温柔气氛中飘荡。这是人的心声，是说出的话语，却又捉摸不住，永远不能表达为明确的语言。他听着，他走过去，他迈上门

槛。西比尔什么也没有听见。脸上毫不羞涩地表露出内心的感情。睫毛在跳动，嘴向前伸着。这一切就是爱的表露。灵魂就在这张面具下面，而灵魂和爱情构成了这面容本身。是透明的孤独，被抓住的隐秘，是强暴的侵犯，是偷吻。她在弹奏。乐声的涡旋在这美好的时刻缭绕。呜咽急促压了下去，烦恼逐渐平息，然而，还在盘旋，停留在空中，然后，才在静寂中奇迹般的消溶，就象鸟儿飞过天空，消逝。

西比尔抬起双手，琴声还在颤动，要是把手心放上去，就可以感到一颗活动的心脏，在强烈地跳动。她以为没有别人在场。她回过头来。徐缓，婀娜的风韵他从未见过。突然……

文学描写，文学描写！决心用简练和粗犷的笔触，真是恼人。

雅克难道真的爱上了珍妮？

安托万的想象跑到书中叙述的前头去了。他又拿起书来看。

终于又看到了安柏尔托的名字。有一小段描写在赛雷尼奥宫堡发生的事。一天晚上，参议员由大儿子陪着，突然来家吃晚饭：

宽大的餐厅。三个拱形圆顶的窗户朝着玫瑰色的天空开着，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在冒烟。灰泥面的墙壁，绿色的壁柱支着画着逼真图画的屋顶。

饭前祈祷。参议员厚厚的嘴唇动着。他画十字的手势把饭厅都填满了。安柏尔托为求合乎礼仪，也划了十字。朱塞佩挺直身子站着，没有划十字。大家都坐了下来。洁白的大桌布，显得庄严朴素。三份餐具间隔很远。菲利珀穿着毡鞋，拿着银托

盘。

更远一些：

在父亲面前，从来不提鲍威尔家。他不愿意结识威廉。这个外国人是个画家。可怜的意大利，是十字街头，是流浪者猎取的对象。去年，为了干脆解决问题，我禁止你去看这些异教徒！

他莫非看出了别人不听他的话？

安托万不耐烦了，又翻过几页。

这里又出现了哥哥：

安柏尔托随意说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新闻。又是一阵静默。安柏尔托额头很美。眼光里露着沉思和自傲。此外，他显然年轻而热忱。他正在作研究工作。在他面前，有着锦绣前程。朱塞佩爱他的哥哥。不把他当作哥哥，而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成为朋友的长辈。如果他们两个能在一起很长时间的话，也许朱塞佩会说出来。可是兄弟俩密谈的机会太少，而且内容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可能跟安柏尔托进一步亲密起来。

安托万想起了一九一〇年的夏天，心里想道："显然，这是因为拉歇尔，是我的错。"

他又停了下来，思索着，懒懒地把头倚在靠背上。他很失望：这些罗罗唆唆的文学描写什么也没有说清，完全没有揭露出来他为什么出走的秘密。

乐队奏起了一段维也纳轻歌剧的迭句，人人都轻声和着，大

厅里还有几处，不知是谁吹起口哨来伴奏。那一对安静的男女还没有挪动。女的喝完了牛奶，她在抽烟，显得有些无聊，不时把赤裸的手臂放到男友的肩上，心不在焉地摸着他的耳垂，一面象猫似的打着哈欠。而那个男的打开了一份《人权报》。

安托万注意到："这里女人很少，不过，差不多个个都鲜艳……但是，都居于陪衬地位……只是游玩的伴侣而已。"

两张桌子周围坐满了大学生，他们争论起来，象连珠炮似的说着贝玑[1] 和饶勒斯[2] 的名字。

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下巴刮得发青，走过来，坐在《人权报》和那只母猫中间，母猫不再感到无聊了。

安托万很想再读下去。刚才看的地方他找不到了。他翻着杂志，眼光落在《索莱丽娜》的最后几行上：

……在这里不能生活，也不可能有爱情。再见吧！

……未知的境地在诱惑，新的、迷人的明天在诱惑，陶醉。忘掉过去，一切重新开始。

……坐第一班火车去罗马。罗马，坐第一班火车去热那亚。热那亚，坐第一班邮船……

为了提起安托万的兴趣，用不着再多了。耐心一点，雅克的秘密就在这里，在那字里行间！必须平静地，一页一页地看完。

他又翻到前面去，两手支着头，专心一意地看起来。

---

① 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

②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人道报》的创始人。

小妹妹，安娜达来了，她是从瑞士一个女子寄宿学校回来的，毕业了。

她有点变了，安娜达。从前，家里的女佣人以她为骄傲。她是个真正的那不勒斯人①。那不勒斯小姑娘。肩膀很厚实。皮肤有些黑。厚嘴唇。眼睛无论是看到什么，哪怕是一点小事，都会露出笑意。

为什么把吉丝也搀和到这故事中来了？为什么把她写成了朱塞佩的亲妹妹？……另外，刚看到兄妹俩在一起的第一个场面，安托万就觉得不舒服。

朱塞佩去接安娜达，两人坐着车回赛雷尼奥宫堡。

太阳隐没在山脊后面。马车里阳伞摇晃，旧马车也摇晃。天色暗了下来。忽然凉气沁人。

安娜达喋喋不休。她挽着朱塞佩的胳臂说个不停。他笑着。因为他直到昨晚都感到孤独。西比尔并不能消除他的孤独。西比尔，西比尔，一潭永远清澈的深色的水，纯洁得令人昏乱，西比尔。

马车周围的景色越来越小。黄昏已去，夜色渐浓。

安娜达象以前一样，蜷成一团。急速的吻，嘴唇热烘烘的，很有弹性，沾着尘土，因而又有些粗糙。这也跟以前一样。在女子寄宿学校她也是那样，说，笑，接吻。象以前一样，是亲兄妹。朱塞佩爱恋着西比尔，觉得小妹妹对他的爱抚是那样温柔热情。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E una vera napoletana。

他也回报她的吻，到处吻，吻眼睛，吻头发。那是兄妹间的吻，吻得很响。车夫笑了起来。她一说就没完，说到学校，不是吗，考试。朱塞佩也零零碎碎地谈爸爸，谈今年秋天，谈将来。他克制自己，从来不提鲍威尔的名字。安娜达是个虔诚的信徒。在她的卧房里，圣母的祭坛上总点着六根蓝色的小蜡烛。犹太人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他们不知道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异教徒却知道，不过由于他们骄傲，否认真理。

父亲不在家，兄妹俩在赛留尼奥宫堡住下来。

有几页，安托万觉得从头到尾都叫他不高兴。

第二天，朱塞佩还躺在床上，安娜达就进来了。她到底还是变了一点。安娜达。目光还是那么开朗纯净，微微露着点惊奇，但十分热情，只要有一点小事，就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刚下床，身上还又软又温。头发散乱，一点也没有刻意打扮，是个孩子。跟以前一样。她已经从箱子里拿出了瑞士纪念品，瞧，有些画片。她的嘴唇一开一合，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牙齿。她滑雪摔过一跤。雪地上有块尖石头。膝盖上还留下一块伤疤，你看看。从晨衣底下露出来她的腿肚、小腿。她赤裸的大腿。她摸着那块疤，在棕色皮肤上好象一粒白色的扣子。漫不经心。她喜欢抚摸自己的肌肤。每天早晨和晚上，她喜欢照镜子，看着自己的身体微笑。她的话很多。她脑子里想的事说不完。练习骑马。我只喜欢跟你一起骑马，或者骑小型马。穿上女骑手的服装，在沙滩上奔驰。她一直摸着。她光溜溜的膝盖一会儿屈曲，一会儿伸展。朱塞佩眨着眼睛，摊开四肢，躺在床上。晨衣终于滑落了。她跑到窗前去。海湾上，霞光万道。懒鬼，都九点了，

咱们去游泳。

这样的亲密关系持续了好几天。朱塞佩有时跟他的小妹妹，有时跟谜一样的英国姑娘一起玩。

安托万一口气翻阅了好几页。

有一天，朱塞佩去找西比尔，一起到海湾去散步，发生了一个似乎带决定性的场面。虽然有些令人难以容忍的“铺张的细节”，安托万还是全看完了：

西比尔站在绿廊下，在太阳地的边上。在思索。她的手支着白色的柱子，被太阳照着。她在窥伺吗？——昨天，我等您了。——我跟安娜达在一起哩！——您为什么不把她带来？说话的口气使朱塞佩有些不快。

安托万又跳过了几段。

……朱塞佩止住了桨。他们周围的空气凝固了。静默在飞翔。整个海湾象是水银的。壮丽辉煌。轻柔的水波拍击着小船。——您在想什么？——您呢？静默。——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西比尔。静默。他们的声音交替回响。——我在想您，西比尔。静默，长时间的静默。——我也是，我在想您。他战栗起来。——一辈子想吗，西比尔？啊，她仰起了头。他看见她的嘴唇痛苦地咧开，手抓住木头船帮。沉默的、几乎是悲伤的许诺。烈日炎炎，直射下来，海湾里波光粼粼。反光四射，炫人眼目。炎热。静止。时间，生活，都停顿了。气闷得难以忍受。幸亏一群海鸥飞来，使他们周围恢复了一点生气。海鸥上下翻飞，掠过

水面，把喙伸进水中，又重新飞起。翅膀迎着阳光，闪闪发亮，击剑的叮当声。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西比尔。

的确，那年夏天，雅克经常到丰塔南家里去。雅克对珍妮的爱情可能没有成功，也许是这个促使他出走的？

又跳过了几页，情节发展好象突然加快了。

日常生活的这些描述，使安托万想起雅克和吉丝在拉菲特庄的情况。他注视着兄妹之间令人不安的亲密关系怎样发展。他们意识到这种亲昵的性质了吗？对于安娜达来说，她很清楚，她的生活被鼓动起来接近朱塞佩的生活。她是真诚的，既然她的坦率是那样真实，她就给自己的热诚蒙上一层自然的、可以允许的感情的外衣。对于朱塞佩来说，他对西比尔明白表达的爱情最初好象是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使他盲目了，看不见他妹妹对他肉体的诱惑力。但是，对于这种眷恋的性质，他还能受骗到几时呢？

一天傍晚，朱塞佩向小妹妹提议：

咱们去散步，凉快凉快，找个小饭馆吃晚饭，在外边一直跑到深夜，你愿意吗？她拍起手来，我爱你，佩皮诺①，只要你高兴。

朱塞佩预先盘算过他要作出什么事来吗？

在一个渔村吃了点临时作的饭菜之后，他就带着小姑娘向她不认识的路走去。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Beppino，是朱塞佩的昵称。

他走得很快。穿过柠檬园，穿过他和西比尔曾走过二十次的石块小径。安娜达很奇怪。你认准了路吗？他向左拐了一个弯。一个斜坡。一道古老的围墙，一个矮矮的圆形门。朱塞佩停住脚，笑了。你来看呀。她放心地走过去。他推开门，一个铃铛响了。你真疯了。他笑着把她拉到枞树底下。园子里很黑。她有点害怕，她不明白，朱塞佩。

她是进了金月别墅。

低矮的圆形门，铃铛，枞树林。一切细节这一次是这样的忠实……

鲍威尔夫人和西比尔都在绿廊下，我向您介绍我的小妹妹。人家请她坐下，问她话，殷勤招待她。安娜达觉得自己是在作梦。安娜达坐在两个异教徒中间。那位妈妈待她那么好。她那白发，她那微笑。跟我来，我送您玫瑰花，我的孩子。玫瑰花坛，黑色的拱顶，向四周发出沁人的浓烈香气。

只剩下了西比尔和朱塞佩。拉住她的手吗？她会闪开的。她的这种严格的含蓄态度比她的意志更强，比她的爱情更强。他想道："她很不容易让人爱她。"

鲍威尔夫人给安娜达摘了很多玫瑰，绛红色的，小小的，紧紧含着苞儿，没有刺。绛红色的花瓣里是黑色的花心。亲爱的①，您可得再来玩，西比尔生活得这样孤独，安娜达觉得自己是在作梦。那个所谓可诅咒的教派，难道就是这些人？她怎么可能象害怕妖术一样害怕这些人呢？

---

① 原文为英文 My dear。

安托万跳过一页。

以下是写安娜达和朱塞佩在回家的路上。

月亮隐到云后。夜色更深了。安娜达觉得非常轻快，心里乐滋滋的。鲍威尔这一家。安娜达把自己整个年轻的身体的重量倚在朱塞佩的手臂上。朱塞佩仰着头，拉着她走，心在远方，在他自己的梦境中。说出自己的心事吗？他憋不住了，俯过身来。你知道吗？我到这家来不单单是来找威廉的。

她看不清他的脸，只有嗓音中的隐隐约约的激情。不单单是来找威廉的？血在血管中奔流起来。她以前什么都没有猜到。西比尔？西比尔和朱塞佩？她透不出气来了，她挣脱开去，她想逃跑，心里受了伤，一支利箭射在胸侧。没有力气了。她的牙齿直打战。又走了几步。她全身发软，摇摇晃晃，头一仰，仰面跌倒在高高的橡树下的草地上。

他跪下来，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了？可是她把触手似的手臂伸过来。啊，这下子他明白过来了。她紧紧抓住他，抬起了身子，向他身上紧贴过去，啜泣着。朱塞佩，朱塞佩。

爱情的呼唤。这种声音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西比尔，封闭在她的谜中。西比尔，是个陌生人。而安娜达，这么伤心，紧紧贴着他。她那年轻的身体，那么肉感，丰满，自然。千思万绪一齐涌上心头，他们相爱的童年，是那样互相信任，是那样温存体贴，他满可以爱她，她正是跟他在同一的环境，他要安慰她，治疗她。紧贴着他的那个动物似的温暖的身体，缠住了他，忽然，她的两腿。猝然涌起的浪潮席卷了一切，淹没了良知。在他的鼻孔底下，是熟悉而又新鲜的头发香气，嘴唇

底下触到流着汗的脸，乱动的嘴唇。夜色、芬芳、血液在同谋。不可抗拒的冲动。他伸出情人的嘴，贴上那湿濡濡的、半张着的嘴唇，那期待着、却不知期待什么的嘴唇。她接受了他的吻，没有还他一吻，可是，她仿佛已经献出自己了，她仿佛振作起来了。这两对嘴唇紧接起来，迸发出双方狂暴的热情。悲剧的庄严。温柔。鼻息交融，肢体扭结，欲望交织。在他们头上，树在旋转，星星隐退了。衣服掀起，散乱，不可抗拒的、暴露出来的吸引力，不曾领略的彼此肉体的接触，紧紧压上，接触，有力地紧压上去，卑顺狂乱的允诺，抓住，抓住，痛苦的、新婚的迷醉。

啊！只有单一的呼吸，时间停滞了。

静寂之中，响着回声，耳朵里鸣响，焦急不安已经消散，一切静止不动了。男人的脸，喘息着，紧紧贴在柔软的胸脯上，两颗心扑腾扑腾的响声，他们各自两颗未能合在一起的心压制着的跳动声。

突然，一道明亮的月光，象粗鲁冒失的目光，如同挥了一下鞭子，使他们分开了。

他们急急忙忙站起来。精神恍惚，嘴唇扭曲。他们颤抖。这不是羞耻。是欢乐。欢乐而且意外。欢乐，还有欲望。

在青草地的凹处，在月光下，那束玫瑰都萎谢了。这时，一个浪漫的动作。安娜达抓住花束，摇晃。花瓣纷纷落下，盖上留着一个身子痕迹的被压倒的青草。

安托万不看下去了，浑身发抖，很是气愤。

愚蠢！吉丝？难道真有这事？

然而，整个这一段充满真实的气味。不仅古老的围墙、铃铛、玫瑰花坛非常真实，而且，当他们搂抱在一起打滚的时候，一

点虚构的成分都没有。不是在意大利那多石的小路上，也不是在柠檬树的树荫下，安托万想象得很清楚：那是在拉菲特庄那茂密的草地上，大道旁数百年的老椴树底下。对，雅克确实把吉丝领到丰塔南家去过，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夏天的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真是太天真了！离他们这么近，就在吉丝旁边生活，竟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吉丝？她那纯真的、封闭的小身体里，竟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不对，不对……

安托万在心灵深处，还抵拒着，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那么多的细节！玫瑰花……红玫瑰花！啊，现在他才明白，当吉丝收到从伦敦一个花店给她寄来的匿名包裹时，为什么那么激动，为什么只有这样一个看来没有太大意义的线索，吉丝就非要别人马上到伦敦去调查不可！倒在椴树底下之后，整整一年，日复一日，显然只有她一个人懂得那绛红色玫瑰花所包含的信息。

这么说，雅克也许在伦敦住过？还有意大利？还有瑞士？……也许他现在还在英国？……在英国完全可以向日内瓦的这家杂志投稿……

忽然，好象在一个模糊的光点周围，宽的暗带一点点消失，其余的部分也就逐渐明朗了。吉丝不愿在家待着，非要去进这所英国的寄宿女子学校不可！当然了，是为了亲自去找雅克！（安托万现在很责备自己，遇到头一次失败之后，马上就放弃了伦敦花店这条线索。）

他想思考得连贯一些，但是，太多的假设，太多的回忆，也一起涌入了他的脑子。今天晚上，整个的过去在一种新的光线下呈现在他面前。他现在才知道雅克失踪后，吉丝为什么那么伤心！他当时完全没有猜到她这么伤心的原因，只是极力去安慰

她。他回忆起他跟吉丝的关系，他对吉丝的同情。而且，不就是从这怜悯之心出发，他对吉丝才慢慢产生了感情吗？在那个时候，他爸爸认为雅克自杀了，老小姐整天作祈祷，念九日经，跟他们根本没法谈雅克的事。而吉丝却跟他们不一样，他觉得她那么亲近，那么热情！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她都下楼来探听消息。他也愿意把他抱的希望，怎样奔走找寻的事告诉她。不是在这些亲密相处的晚上，他才对这个怀着秘密爱情的、激动的人儿发生兴趣的？说不定他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了这已经献身给别人的、这年轻的身体醉人的吸引力。他回忆起小姑娘那感情真挚的举止，在痛苦中的孩子似的温存表情。安娜达……她可把他骗苦了！而他那时因为拉歇尔的离去，他感情上感到完全空虚，于是他很快地想象……真糟糕！他耸耸肩。他对吉丝倾心，只是因为他满腔的热情没有用场。他以为吉丝也倾心于他，因为她的爱情遭到夭折，心神不安，要依恋着这个唯一能给她把她的爱人找回来的人！

安托万想把这些想法都排开。他想道："一直到现在，雅克为什么突然出走，还找不出一点原因。"

他竭力再看下去。

哥哥和妹妹让玫瑰花洒在草地上，回赛雷尼奥宫堡。

回家的路。朱塞佩扶着安娜达走。他们走到哪儿去？这短暂的搂抱只不过是个序幕。他们正向着漫长的夜走去，在今夜，他们的卧室里，将要发生什么事？

第一行就叫安托万看不下去，又一股血涌到脸上。

说真的，他心中的感受并不象是责难。在已经确定的爱情

面前，他的判断很快地给解除了武装。但是他控制不住气愤的惊诧，还夹着一些怨气。他没有忘记那一天，对于他胆怯的接近，吉丝那么粗暴地发了脾气。读到这一段，几乎激起了他对她的欲念，一种完全肉体上的欲念，一种放纵的欲念。以至于要再专心读下去，就必须努力驱散眼前那柔软的、暗色皮肤的、年轻的肉体的幻影。

……他们正向着漫长的夜走去，在今夜，他们的卧室里，将要发生什么事？

爱情的呼吸使他们屈从。他们向前走，静默无言，好象中了魔法，被妖术弄麻木了。时隐时现的月亮伴送着他们。月光照着整个赛雷尼奥宫堡，在黑暗中显出涂了灰泥的柱廊。他们穿过了头一个高台，一边走，一边偎依着脸庞。安娜达的脸颊火烫。在这小女孩的身体里，已经对罪恶有了那么大的出自本性的胆量。

他们突然分开了。在那廊柱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那是爸爸。

爸爸在等着他们。他突然在这里下了船。孩子们呢？他们在哪儿？他独自一个在大厅里吃了晚饭，以后就一直在列柱廊的大理石地面上踱来踱去。孩子们还不回来。

他在静寂里高声问道：

“你们从哪儿来？”

朱塞佩来不及编谎，突然反抗起来，大声说道：

“从鲍威尔夫人家。”

安托万吓了一跳：蒂博先生难道……

朱塞佩喊道：

"从鲍威尔夫人家。"

安娜达在柱子中间溜走了，她穿过前厅，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她拔开门闩，在黑暗之中扑到她的处女的窄小的床上。

在楼下，儿子第一次当面顶撞父亲。更奇怪的是，他觉得这样挑战很有乐趣，他说出了他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另一个苍白的爱情——我把安娜达领到鲍威尔夫人家去了。他歇了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我跟西比尔订了婚。"

父亲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很吓人。他站着，挺着胸脯，黑影把他的身材加长了，显得更为高大，巨大而且夸张。戴着月亮光轮的泰坦①。他在笑。朱塞佩搓着两手。笑声停止了。一阵静默——你们俩明天跟我回那不勒斯。——不去。——明天就走。——不去。——朱塞佩。——我不属于您。我是西比尔·鲍威尔的未婚夫。

父亲从来没有碰到过他压不服的反抗。他装作平静的样子。——您闭嘴吧。他们来这里吃我的面包，买我的土地。还要带走我的儿子，太过分了。你想让一个异教女人来姓我们的姓！——那是我的姓！——傻瓜。你休想。这都是胡格诺派的圈套。这事有关灵魂的得救，有关赛雷尼奥家的荣誉。他们没有考虑到我。我看得清清楚楚。——爸爸。——我要粉碎您的意志。我要断绝您的生活来源。我要送您到彼埃蒙的兵团去当兵。——爸爸。——我要粉碎您的意志。回您自己的房间去。明

---

① 泰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天就离开这个地方。

朱塞佩捏紧拳头，他真希望……

安托万屏住气：

……他真希望……父亲死！

为了表示最大的轻蔑，他找到力气笑起来。他说了出来：“你真滑稽。”

他从他父亲面前走过，他扬着头，紧抿着嘴，冷笑着，走下台阶。

“上哪儿去？”

孩子站住。他在出走之前射出了多么厉害的毒箭啊？本能使他说出了最狠毒的话：“我去自杀。”

他一下子跳下台阶。父亲扬起了手，“滚吧！小畜生！”朱塞佩头也不回。父亲最后一次又说：“可诅咒的。”

朱塞佩跑过高台，消失在黑夜中。

安托万又想停下来，考虑一会儿，但只剩四页了，他急不可耐。

朱塞佩漫无目标地朝前奔跑。他站住了，喘着粗气，感到惊奇，茫然自失。在远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有几把曼陀铃，一起奏着一支做作的忧伤的曲调。使人反感的懈怠。在洗澡的舒适之中舒展开血管。

西比尔不喜欢那不勒斯的曼陀铃。西比尔是外国人。西比尔是个虚无飘渺的人物，就象他所爱的、一本书里的女主人公。

安娜达。只能回忆起在他手掌下她那赤裸的臂膀。耳朵里嗡嗡地响。很渴。

朱塞佩有自己的计划。天破晓时，返回宫堡，拐走安娜达，一起跑掉。他溜进房间，她会光着两条腿，跳下床来迎接他。他又会摸到她，她那光滑温热的肌肤，她那热烘烘的香气。安娜达。他仿佛已经觉得她扑在胸前。她的微微张着的嘴，她的湿润的嘴，她的嘴。

朱塞佩走上了一条近路。他的血管在跳。一口气爬上一个岩石的陡坡。在月光底下，乡下的空气使人神清气爽。

仰面躺在山坡边上，交叉起手臂。敞开衬衣，他慢慢地抚摸着自己那充满生命力的胸膛。在他的头顶上，是奶油色的、缀满繁星的天空。和平，纯净。

纯洁。西比尔。西比尔，灵魂，冷冽和深邃的泉水，冷冽和纯净的北方之夜。

西比尔？

朱塞佩站起来。他大步走下山坡。西比尔。再看最后一次，在天明之前最后一次。

金月别墅。这就是围墙，圆门。那灰泥墙上吻过的地方。他第一次表达了爱情。就是在这儿。也就是在这样的晚上，有月亮的晚上。西比尔出门送他。她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印在白粉墙上。他壮起胆子，他突然俯下身去，他吻了墙上的侧影，她赶紧逃跑了。也是这样的晚上。

安娜达，我为什么又回到这小门跟前来？西比尔那苍白的脸，意志坚强的脸。西比尔，近在咫尺，就在身旁，这么真实，然而又这么陌生。放弃西比尔？啊，不行，而是要用温情去解开，去解开这个结。打开这封闭着的灵魂。如此封闭着的是什么秘

密呢？纯真的梦，发自本能，那是真正的爱情。爱西比尔。爱。

安娜达，为什么她那目光这样赞许？为什么嘴唇这么顺服？在那奉献出来的肉体里，包含着那么炽热的火。欲念，过于短暂的欲念。没有隐私、没有厚度、没有界限爱情。没有明天。

安娜达，安娜达，忘掉轻易的爱抚，回到过去，再变成孩子。安娜达，娇柔的小姑娘，被人爱的小妹妹。可是，是妹妹，妹妹，小妹妹。

顺从的嘴唇，确实，那微微张开的嘴，湿润的、融化的、同谋的嘴。啊！那乱伦的欲望，致人死命的欲望，谁来解救我们？

安娜达，西比尔。从这个到那个，两处为难。哪一个呢？为什么要选择呢？我本来不愿作坏事。两种吸引力，本质上的、神圣的平衡。两股孪生的冲动，同样合情合理，因为不都是从我心底发出的吗？为什么在实际上不能协调？既然一切将是纯洁的，显得可以容许。既然在我心中一切和谐相处，为什么禁止？

只有一条出路，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多余的。谁呢？

西比尔？啊，西比尔受到伤害，不可忍受的景象，不能是西比尔。那么是安娜达。

安娜达，小妹妹，对不起，我吻你的眼睛，你的眼皮，对不起。

既然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好吧，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撒开手，忘掉，去死。不，不是去死，而是已经死了。失踪。这里，是魔法，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是禁令。

这里，生活和爱情都不再可能。

再见。

未知的境地在诱惑，新的、迷人的明天在诱惑，陶醉。忘掉过去，一切重新开始。

转过身去。一直跑到车站。坐第一班火车去罗马。罗马，

坐第一班火车去热那亚。热那亚，坐第一艘邮船。去美洲。或者去澳大利亚。

忽然，他笑了。

爱情？不，我爱的是生活。

向前走。

杰克·博蒂

安托万猛地合上书，塞到衣袋里去。他茫茫然立起身来。他站了一会儿，在光线底下眨一眨眼睛，发觉自己心不在焉，就又坐下来。

在他看书的时候，中二楼的人差不多走光了。玩台球的人也吃过了晚饭，乐队一声不响。只有坐在角落的那个犹太人和看《人权报》的人还要把一局掷骰子跳棋玩完。那只母猫快活地看着他们。那男的叼着他那熄灭了的烟斗。他每掷一下骰子，那只母猫就依在犹太人的肩膀上，象串通一气似地小声笑着。

安托万伸开两腿，点着一支烟，想把思想集中起来。但几分钟过去了，杂乱的思想跟眼光一样游移不定。最后，他总算驱走了雅克和吉丝的幻影，稍稍安静了一些。

重要的应该是把真情实况与虚构的浪漫情节区别开来。真实的，毫无疑义，就是爸爸跟儿子间那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参议员赛雷尼奥说的话里，有一些富于特色的词句，不可否认，也是正确的："一个异教女人来姓我的姓？……"还有："这都是胡格诺派的圈套！我要粉碎你的意志！我要断绝你的生活来源！我把你送去当兵！"安托万仿佛听见他父亲那狂怒的嗓音。父亲站着，挺着胸，朝着夜色大声咒骂。朱塞佩的喊声肯定也是千真万确

的："我去自杀！"因此，蒂博先生才产生了那确定不移的想法。从找寻雅克的头一天起，老蒂博从来不愿意假设他还活着。他一天之内就亲自给尸体认领处打了四次电话。这喊声也说明了他含含胡胡表露出的悔恨，因为是他逼得雅克出走的。也许，这默默无语的悔恨，与他犯蛋白尿症，并非完全没有关系，那次发病使老头儿在手术之前身体衰弱了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三年的很多事都有了一种新的面貌。

他又拿出了那册杂志，找到那几行手写的题词：

"在那个难忘的十一月的晚上，您不是对我说过吗？'一切事物都受着两个极的作用力，真理总有两面。'

"有时候，爱情也是如此。"

"显然，"安托万想道，"同时有两个爱情……显然……如果吉丝已经是雅克的情妇，而另一方面雅克又感到对珍妮极端倾心，那么，生活对他就确实太困难了。不过……"

安托万继续碰到一些并不明确的事。无论如何，他并不觉得他刚才知道的雅克感情生活是他出走的全部原因。一定还有其他无法估计到的，仓促之间积累起的因素，使他作出如此荒诞的决定。但那是些什么呢？

他忽然觉察到，这些事情并不急着要考虑。最紧迫的是，好好利用这题词，尽早地找到弟弟的踪迹。

直接去找杂志的负责人太不慎重。既然以前雅克从来没有透露信息说他还活着，那他当然是坚持不肯露面。万一雅克发现他的隐身之地已经被发现，就等于促使他逃到更远的地方，把他丢掉，毫无办法了。可以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出其不意地采

取行动——而且要亲自去做。(安托万从来就只信得过自己。)他马上就想到日内瓦去。可是，到那里去干什么？如果雅克住在伦敦呢？不行，最妥当的办法是先派一个懂行的人到瑞士去，他会搞到雅克的地址。“只要我能突然抓住他，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能逃得了！”

当天晚上，他向一个私家侦探交代了任务。

三天以后，他收到第一批情报。

(机密)

“杰克·博蒂先生的确寓居瑞士，不在日内瓦，而在洛桑。据探明，他在这个城市，曾住过好几处地方。自今年四月起，他住在市场楼梯街十号，卡麦尔辛公寓。

“尚无条件探知他进入瑞士国土的日期，但已调查清楚他的兵役情况。

“据自法国领事馆获得的秘密情况，博蒂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携身份证及其他证件到该领事馆武官处办理手续，证件署名为雅克-让-保罗·奥斯卡-蒂博；国籍，法兰西，一八九〇年生于巴黎，等等。文件所载的面貌特征我们未能抄录(面貌特征与我们从别处得知的相符)，上面载明，一九〇一年，他因二尖瓣关闭不全，经巴黎第七区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批准，第一次延期入伍服役。一九一一年，又将一份医疗报告呈交(奥地利)维也纳法国领事馆，获准第二次延期。一九二一年二月，复于洛桑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检查结果经由行政途径送往塞纳省兵役局，该局批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延期，因此次延期，他可以与本国有关当局办理因健康关系免服兵役的手续。

“博蒂先生好象过着相当值得称道的生活，所交往的多是大学生和新闻记者。他已参加瑞士新闻联谊会为正式会员。据说给若干报纸期刊撰稿，兼作其他工作，这使他足以维持中等的生活。我们查明，博蒂先生曾用许多化名写文章，如日后接到关于这方面的指令，可将这些名字核实。”

这个文件在星期日晚上十点，是由侦探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刻不容缓送来的。

星期一早上不可能动身，然而蒂博先生的情况又不允许再拖。

安托万看了看记事本，又查一下火车时刻表，决定第二天晚上乘特快列车到洛桑去。一整夜，他都不能合眼。

六

第二天一整天，事情非常多，因为要走，安托万不得不额外多看了几个病人。他提早去医院，整天在巴黎市内跑，连午饭都没有回家去吃。直到晚上七点钟以后，他才回到家。火车八点三十分开。

雷昂给他预备一个旅行包时，他很快上楼去看了看父亲，从昨晚以来还没有看过！

总的情况一定更为严重。蒂博先生已经不能吃东西，身体非常衰弱，疼痛不止。

安托万得鼓足勇气，才能象平常一样，向父亲说一句：“你好，爸爸。”这是对病人每天必说的亲切问候。他坐在平常习惯坐的地方，用专心的模样，开始每天的问话，尽量避免静下来，就

象避开一个陷阱似的。他微笑着看着父亲，虽然今天晚上，他没有办法驱除这种固定的想法："他很快就要死了。"

有好几次，他发现父亲用全神贯注的目光看着他。这种眼光象是向他提出问题。

"他对自己的病况到底担心到什么程度呢？"安托万心里想道。蒂博先生经常用一种忍从而庄重的口气谈到他的死，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想的？

几分钟的时间里，父亲和儿子各自隐藏着心事——说不定两人想的完全相同。他们只谈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谈病况，谈最近用的药。然后，安托万站起来，借口说有一个急症，晚饭前非去看一下不可。蒂博先生正在难受，并没有试图把他留下来。

安托万要走的事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本想只告诉修女一个人，说他要离家三十六个钟头。可是不巧，他离开屋子的时候，修女正忙着照顾病人。

时间紧迫，他在走廊里等了几分钟，修女还不出来，他就找韦兹小姐，她正在房里写信。

韦兹小姐说："哎呀，安托万，来帮忙吧；有一包蔬菜，邮局给寄丢了……"

他费了好大劲，才让她明白：今天晚上，他被召唤到外省去看一个重病人，明天也许不在家，不过不用着急，泰里韦大夫知道他不在。一个招呼，他就会来的。

八点已经过了，安托万刚来得及赶上火车。

出租汽车快速向车站驶去；已经行人稀少的沿河大道，黑色发亮的桥，卡鲁塞尔广场，就象惊险影片中的快镜头，飞速向后闪去。对于不常旅行的安托万来说，夜里这样兴奋地奔跑，对时

间的担心，困扰他的千万个思绪，以及他要冒的风险，所有这一切在英勇无畏、勇猛大胆的气氛中使他激动不安。

有他的座位的那个车厢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他想睡觉，但睡不着。他全身软弱无力，数着停车的次数。快天亮，他正似睡非睡的时候，机车的汽笛凄厉地叫起来，列车慢慢进入瓦罗尔伯车站。办完验关手续，冰冷的大厅里人来人往，送来了瑞士的牛奶咖啡。怎么还睡得着呢？

在十二月姗姗来迟的黎明里，外面的世界渐渐轮廓分明。铁路沿着一条山谷向前伸展，可以看得清两旁的丘陵。没有颜色：在犹犹疑疑而又突然而来的晨光中，只是黑白两种色调组成的炭笔风景画。

安托万的眼睛被动地接受着呈现到眼前的景物。雪覆盖着山丘，一半融化的雪片流到烧灼过的土壤的坑洼里。在灰蒙蒙的底景衬托下，一棵棵枞树突然凸现。然后，这一切急闪而过。列车在云雾中滚滚向前。农村又出现了，晨雾中闪出点点昏黄的灯火，在这人烟稠密的地带到处显示出大清早已经开始的生活。一簇簇的房屋看得更加分明。建筑物不象刚才那样暗淡，里面的昏暗灯光也渐次稀少。原来漆黑的土地不知不觉地转为青翠颜色。不一会儿，平原上展现出一大片肥沃的牧场。一行行积雪标示出一道道折皱，一条条水沟，最细小的耕垅。低矮的农舍蹲伏着，好象孵卵的母鸡，与自己范围以内的土地连接成广阔的一片，现在小小的窗子上所有的百叶窗都已打开。天已大亮。

心不在焉地把头贴在车窗上，这异国的凄凉景色使他受到了感染，安托万感到四肢无力。在他要作的事中，有很多困难摆在面前，使他难以忍受。不眠之夜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又使他很不安。

这时，列车驶近洛桑。铁路已穿过郊区。他看到那些方形的房屋仍然关着门窗，房子两面都有晒台，一座座不相连接，就象小型的摩天楼似的。这时，说不定雅克就在黄杉木的百叶窗后面，谁知道他是不是醒了呢？

火车停了。寒风扫过站台。安托万打一个寒战。人流涌过地道。他浑身发烧，四肢麻木，破天荒第一遭竟会对思想和意志放弃控制。他提着旅行包，跟着人流，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盥洗室，浴池，淋浴。"是洗个热水澡消消乏呢，还是用冷水冲一冲，提提神？刮刮脸，换换内衣？只有用这个方法让自己恢复活力了。

的确是个好主意。浴池象仙泉似的，他洗完澡出来，完全焕然一新。跑到行李寄存处，把旅行包放在那里，摆脱了累赘，然后，他就坚决地冲上前去，迎接命运的挑战。

急雨刷刷地下，他跳上一辆有轨电车，进城去。虽然最多不过八点，店铺都开门了。忙忙碌碌的人们一声不响，穿着雨衣胶鞋，已经走来走去，挤满了人行道，很注意不往马路上走，虽然车辆还不多。安托万很快地归纳道："这是一座勤劳的城市，没有虚幻的空想。"按照交通图的指引，他找到了通往洛桑市政厅小广场的路。钟楼上正打八点半，他抬头望了一下。雅克住的那条街就在广场的那一端。

这条市场楼梯街大概是洛桑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其实不能算是街，只能算一段小胡同。街道是一级一级的，左边才有房子。房子前面，这条"街"顺坡上行，形成一层层梯面；正对着房子是一堵墙，顺墙上去有一道木头楼梯，上面覆盖着一个中世纪式的木棚，漆成葡萄酒似的红色。这带盖的楼梯是个意想不到

的观察哨。安托万走了进去。这条小街上，不多几幢房子都破旧狭小，排列也不整齐。它们的底楼，大概从十六世纪起就充作铺子门面了。十号门很矮，上面压着一个刻有线脚的横梁。开着的门扇上，字迹已很难辨识。安托万好容易才认出来：伊赫·卡麦尔辛公寓。就是这儿。

整整熬了三年，没有音信，觉得弟弟与他隔着整整一个世界；现在离雅克只有几尺远了，再过几分钟他就要又看见他了……可是安托万却完全控制得住内心的激动。他的职业早就使他受到了训练：越是集中毅力，就越能不动感情，头脑清醒。他心想："八点半，他应该在家，也许还没有起床，这是传统的逮人的时间。如果他在家，我就借口已经约好了，不要通报，直接进去。"他用雨伞遮着，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马路，又迈过两道石阶。

经过一段石板走廊，然后又是一个带栏杆的旧楼梯，楼梯很宽，维护得很好，只是很黑。没有门。安托万开始上楼，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话。他从楼梯口探出头来，透过餐厅的玻璃门，看见一张桌子上摆着十来副餐具。他刚有时间想："幸亏楼梯上很黑，他们看不见我，"然后："大家在一起吃早饭，他不在，他马上就要来了。"突然……雅克……雅克的声音！……雅克在讲话！雅克在这儿，还活着，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安托万动摇了，顷刻间，屈服于一阵恐慌，他赶紧快步走下几蹬楼梯。他觉得呼吸困难。一股柔情从心底深处升起，突然在胸膛中膨胀起来，使他觉得窒息。这些人都不认识……怎么办呢？走吗？他又打起精神，对斗争的渴望又促使他向前。不要迟疑，要行动。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他看到了雅克的侧影，但不时又被他的左右邻座掩住。有一位白胡子的小老头儿，

坐在上席，同桌是几个年龄不等的男子。老头对面，是一个岁数不大的美丽金发女人，坐在两个小姑娘中间。雅克朝前俯着身子，他说得很快，语气热烈，没有拘束。安托万的出现就象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盘旋在他弟弟头上。对于他来说，看到一个人，在决定命运的时候，还觉得非常安全，对即将到来的时刻毫无觉察，真是十分惊奇。不过，全桌子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参与争论。那老头儿在笑。雅克好象是在跟坐在他对面的两个青年辩论，他一下也没有向安托万这边扭过头来。接连两次，他用安托万早已忘记了的那种决断手势挥动右手，加重他的语气，双方的言词更为激烈，忽然，他微微一笑。正是雅克的微笑！

于是，安托万不再多考虑，登上阶梯，走到玻璃门旁，轻轻推开，摘下了帽子。

十几张脸向他转了过来，可是他全都没有看见，也没有发现那小老头儿离开座位向他问了一句什么。他那大胆的、愉快的眼睛只是盯着雅克。而雅克睁大了眼，张开了嘴，也看着他哥哥。他在一句话中间猛然停住，发愣的脸上还保留着愉快的表情，但只剩了一副怪样儿。这只持续了一刹那。雅克已经站了起来，心里只有一个考虑：无论如何，要瞒着别人，不要惹人议论。

雅克显出笨拙的亲切模样，急忙僵硬地跨出一步，向安托万冲过去，别人还会以为他就等着这个客人哩。安托万也顺从了他的装假，退到楼梯口。雅克走过去，随手在身后关上了玻璃门扇。兄弟俩好象是握了一下手，这个机械动作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从他们的嘴里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雅克似乎有点犹疑，然后惊慌地挥挥手，好象是要安托万跟着他走，接着，就走上楼梯。

七

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

雅克脚步沉重地上楼，抓着扶手，头也不回。安托万跟在后面，重新控制了自己。在这样的时刻竟会不太激动，连他自己都有些惊奇。好几次，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询问自己："这么容易保持镇定，这说明什么呢？是果断，——还是没有感情，冷漠？"

到了第三个楼梯口，只有一道门，雅克推开了。两人刚一进屋，他就把门反锁上，然后抬眼望着哥哥。

他用沙哑的嗓子轻声说："你要我怎样？"

他那咄咄逼人的眼光遇到的是哥哥满怀柔情的微笑。不过，安托万尽管面容慈爱，还是小心戒备着，决定要等待时机，同时准备好对付一切。

雅克低下头，又说了一遍：

"怎么？你们要我怎样？"语调可怜巴巴的，但满含着怨气，焦急得发着抖。安托万虽然心里冷静得奇怪，却不能不装作十分激动的模样。

"雅克，"安托万又走近几步，低声叫道。他一边扮演着他的角色，一边用敏锐清醒的眼光观察着弟弟。他吃惊地发现，雅克那宽宽的肩膀，他那面容和眼神，都跟从前不一样，跟他想象中的雅克也不一样。

雅克皱紧眉头，想板起面孔，但是没有结果。他撇着嘴，使劲憋住不哭出声，接着，随着一声叹息，怒气消散了。忽然，好象为他的软弱而丧失了勇气，他把头倚在安托万的肩膀上，咬着牙又说：

“可是，你们要我怎样？你们要我怎样？”

安托万直觉到他必须马上回答，而且要直接打动他：

“爸爸病危。爸爸要死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来找你，我的小弟！”

雅克还是不动声色。他的爸爸？难道他们以为爸爸的死还能感动已经自己安排下新生活的雅克？能够把他从这个藏身之地拽回去？能够使逼他非出走不可的那些事有丝毫改变？在安托万的话里，唯一使他心里深受感动的是最后那个称呼：“我的小弟！”他有好几年没有听到了。

静默是那样难堪，安托万赶紧说：

“我身旁一个人都没有……”他灵机一动，解释道：“韦兹小姐没有什么用，吉丝在英国。”

雅克抬起头来：

“在英国？”

“对了，她在伦敦附近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里，正准备学位考试，不能回家。只有我一个人，我需要你。”

雅克的执拗，不知不觉有了一些动摇；他自己虽然还不太清楚，但回家这个想法不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了。他挣脱身子，犹犹疑疑地走了两步，然后，仿佛索性浸沉在痛苦的底层似的，坐倒在书桌前的一张椅子里。安托万把手放在他肩上，他也没有感觉到，只是双手抱着脑袋，哭泣起来。他仿佛看到，三年来，自己在痛苦、高傲和孤独之中一砖一石亲手建造的这栖身之地土崩瓦解了。不过，即使烦恼万分，他还保持着相当的明智，能够正视这必不可免的命运，知道无论怎样反抗，到头来终归无济于事，别人或早或晚，总会使他同意回去。他也知道，即使不说是自由，这美妙的孤独生活也算是结束了，既然无可挽回，就不如

迁就了事。可是，就这样听任摆布，又使他痛苦得透不过气。

安托万站着，不停地观察，考虑，仿佛心中的柔情暂时深藏起来了。他看着那哭得不住抽动的后脖颈，想起雅克小时候伤心绝望的样子。同时，他镇静地估量着他的运气。雅克这场感情爆发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有把握弟弟终于会顺从。

他把手缩回来，四处张望，迅速地想着许多事。这个房间不但干净，还很舒适。天花板很低，这间房大概是从顶楼一层隔出来的，但很宽敞，明亮。屋里有一股可爱的金黄色调。镶木地板是黄蜡颜色，闪闪发亮，有时自己发出劈啪的响声，显然是由于那小小的白陶土火炉的热气。炉子里木柴烧得呼呼响。两张扶手椅，蒙着印花布。几张桌子，堆放着报刊纸张。书籍不多，也许才五十来本，放在床上面的书架上，床还没有收拾。一张像片也没有，没有任何对过去的回忆。自由、孤独，连回忆都没有！——安托万心里有些责怪，但也有些羡慕。

他看到雅克渐渐平静下来。这件事难道已经胜利了？要带着弟弟回巴黎了？在他心里，对这次成功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这时，好象堤防被冲破了，柔情的急流卷裹着他，这是爱的洪流，他真想把这可怜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他向弟弟顺从的后脖颈俯下身去，轻声叫道：

"雅克……"

可是，雅克一挺腰站了起来，愤愤地擦擦眼睛，打量着哥哥。

"你生我的气，"安托万说。

没有回答。

"爸爸要死了，"他作为借口，又说一句。

雅克把头转过去，一会儿才问道：

"什么时候？"脸上显出痛苦模样，声调漫不经心，又很突然。

他看到安托万的眼睛，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便低下头，改口道：

“什么时候……动身？”

“越早越好。什么意外都会发生……”

“明天？”

安托万犹豫一下。

“如果可能，今晚就走。”

他们对看了一眼。雅克微微耸一下肩。今晚也好，明天也好，现在又有什么关系？

“坐夜间的特快列车，”他闷声闷气地说。

安托万明白，他们俩一起走，刚才已经说定了。但是他极力企求的结果已在意料之中，所以，他既不惊奇，也不高兴。

他俩还在房间中央站着。从街上没有任何声响传上来，简直就跟乡下似的。水轻轻地在房顶的斜面上流动，间或有一阵呼呼的风声，钻进阁楼屋瓦底下。两人都越来越觉得拘束。

安托万以为雅克也许想一个人待着，就说：

“你一定还有事要办，我走了。”

雅克忽然脸红了：

“我吗？不，不，怎么能呢？”他赶忙坐下来。

“真的？”

雅克点点头。

“那么，”安托万说，他努力作出恳切的样子，显得有点做作，“我就坐一会儿……我们有多少话要说呀！”

其实，他非常想问问雅克，但是他不敢。为了争取时间，他就详详细细的说了说父亲的病况，每个阶段都说了，还不由自主地用了许多医学术语。讲着这些细节，他不仅想着父亲的病已

毫无希望，还想起那间屋子，那张病床，苍白浮肿、痛苦不堪的身体，抽搐的脸，那叫声和没有办法止住的疼痛。现在是他的声音发抖了，而雅克，缩在扶手椅里，恼火的脸伸向炉子，仿佛是说："父亲要死了，你来把我从这儿叫回去，好，我走。可是除此之外，别再向我要求别的。"只有一次，安托万觉得打动了这颗冷漠的心，就是他说到那天经过房门口，听见韦兹小姐跟病人结结巴巴地一起唱那首古老的歌曲。雅克还记得歌曲的迭句，眼睛虽然盯着炉火，他也慢慢地微笑了。这种痛苦的微笑，蒙着一层迷雾似的……这正是小雅克的微笑！

但是安托万差不多立刻下了结论："他这么受罪，死倒是个解脱。"雅克本来一直没有说话，这时生硬地提高了声音，说道：

"对于我们，当然是这样。"

安托万又惊又恼，不言语了。在这种不顾羞耻的态度里，他当然考虑到了挑战的成分，他也看出雅克心中仍然愤愤不平。对于他的病人，一个要死的人，怀着这么大的仇恨，他真受不了。他觉得这种仇恨不公正。至少得说，这怨气已经落后于事实。他想起那天晚上，蒂博先生哭着认罪，说他是儿子自杀的原因。他也不能忘记，雅克失踪对父亲的健康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悲伤、后悔对于引起神经性的抑郁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而抑郁引起了机能紊乱。若不是这样，也许目前的症状不会发展得这样快。

这时候，雅克仿佛不耐烦地等着哥哥把话说完，猛地站起来，问道：

"你怎么发现我在这儿的？"

没法子闪避。

"由于……雅里库尔。"

"雅里库尔？"再也没有别的名字能使他这么吃惊的了，他又

一字一字地重复道："雅——里——库——尔？"

安托万拿出钱夹，掏出他不久以前拆开的雅里库尔那封信，递给雅克。这就再简单不过，再也不用多作解释。

雅克接过信，匆匆看了一遍，然后走到窗子跟前，读起来，态度从从容容，眼皮低垂着，抿着嘴，脸上的表情使人捉摸不透。

安托万观察着他。在这张脸上，三年前，还有年轻人犹疑不决的神气，现在，即使胡子刮得溜光，也不该显得如此异样，这吸引了他的注意。但他又不能确定在那张脸上发现了什么新东西，是更有魄力了，傲气和急躁少了些，也许不象以前那样固执，意志却更加坚强了些？雅克显然失掉了他的魅力，但是，他却获得了力量。他现在是个矮墩墩的汉子。头比以前大了些，架在宽宽的肩膀上，有些不太相称。雅克的习惯姿势是把头向后仰，有点倨傲，至少，显出好斗的神气。下巴使人望而生畏，嘴坚强壮实，但轮廓线条却是悲伤的。嘴部的表情变化很大。皮肤倒还是那么白，颧颊上有几粒雀斑。可是浓密的头发不象以前那么发红，变成了栗色，乱蓬蓬的一大堆，围着精力充沛的脸，使脸显得更大了。一绺暗色的头发，反射着金光，搭在太阳穴上，遮住了一部分额角，他不时用手不耐烦地掠上去。

安托万看着这微微颤动的额头和双眉之间两道深深的纹路。他猜测着雅克读完了这封信，脑子里会有什么反应。雅克拿着信的手垂了下来，向他转过身，听到雅克的话他并不意外。

"那么，你，你……你也看过我的小说了？"

安托万只是把眼睛低了一下，又抬起来，眼睛里比嘴唇上有更多的笑意。他热情的眼光使他弟弟发不得脾气。雅克的口气不那么咄咄逼人了，只是又问一句：

"还有……谁看过？"

"没有别人。"

雅克的眼光象是不信。

"我说的是真话，"安托万说。

雅克把手揣进裤兜，默不作声。其实，他很快就习惯了哥哥已经看过他的《索莱丽娜》这想法，甚至还很想问问他的意见。至于他自己，对于这样一部怀着极大的激情但却是在一年半以前写出来的作品，是很严格的，他自以为，从那时以来，自己已经大有进步，今天看来，这种青年人的探索、诗意和夸大其辞都已经不可容忍了。最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再去想到那小说的主题，以及这个主题与他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自从他把一种艺术的生命给了这一段往事之后，他觉得已经把这些事与自己扯开了；即使他偶尔想起这段痛苦经历，也是为了马上肯定："我已经从这一切病态中治愈了。"所以，当安托万刚才对他说"我来找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治愈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况且，吉丝在英国。"(必要的时候，提起吉丝，叫她的名字，他可以忍受；但是对于珍妮，他绝不容许稍稍一点提示。)

他站在窗前，一动不动，眼睛看着远处，静默了片刻之后，又转过身来，问道：

"有谁知道你到这儿来？"

"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次，他又追问：

"爸爸呢？"

"不知道。"

"吉丝呢？"

"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安托万犹豫了一下，为了使弟弟完

全放心，就说："发生过这些事，况且她还在英国，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让她知道。"

雅克看着他哥哥，眼神里有点疑问，但是一闪即过。

又是一阵静默。

安托万害怕这种静默，但是，他越想打破静默，越找不到机会。脑子里当然问题很多，可就是不敢冒险提出来。他想找个简单的、没有危险的话题，可以使他们俩更亲密起来，但这样的题目却找不到。

气氛越来越紧张。雅克忽然打开窗子，又退到屋子中间。一只好看的暹罗雄猫，一身灰毛，嘴鼻却是黑色的，轻轻跳到地板上。

"一个客人？"扭转一下话头，安托万很高兴。

雅克微笑着说：

"是一个朋友，一个名贵的品种，一个不常来的朋友。"

"它是从哪儿来的？"

"谁也没法告诉我。一定是很远的地方。在这一带，谁也不认识它。"

那只好看的大雄猫庄重地在屋子里绕了一圈，同时，象只空心陀螺似的，直打呼噜。

"你的朋友全身都淋湿了，"安托万说着，他感到静默的气氛也跟猫一样，在他们周围徘徊。

"它总是下雨的时候才到我这儿来，"雅克说。"有时候来得很晚，半夜来。它用爪子抓窗户玻璃。进来之后，就在炉子前自己舔毛，烤干了，就要走。我从来也不能摸它一下，也从来没法叫它在这儿吃点什么。"

那猫东看西看，看完以后，又回到打开的窗户前。

“你看，”雅克象是高兴地说，“它没有想到有你在这儿，它要走了。”果然，那猫跳到白铁皮窗槛上，头也没回，又跳上房顶。

“它不留情地使我感到我是个不速之客，”安托万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雅克利用关窗户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是他一转过身，脸却涨得通红。他轻轻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静默压得人喘不出气。

这时，安托万也想不出别的好话题，当然，他也想改变一下雅克的感情，而且他一直惦念着病人，就又谈起了父亲。特别说到父亲动手术以后，性格变了，甚至试探着说：

“你如果象我一样，看到他在这三年之内越来越老，你对他的看法就会跟以前不一样了。”

“也许吧，”雅克躲闪地说。

安托万却不轻易灰心，又说：

“另外，有时候，我想，要是我们认识到他以前的实际情况，其实……”他紧紧抓住这个话题，甚至想把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对雅克说一说。“你记得佛布瓦，那个理发师吗？在我们家对门，细木工家旁边，布雷-奥-克莱克大街前面的……”

雅克低着头走来走去，突然停住了脚步。“佛布瓦……布雷-奥-克莱克大街……”他本来以为忘却了的世界，又从他隐居生活故意制造的昏暗中显现出来。他又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最微末的细节，人行道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个铺面，那棕黄色手指的老细木工，面色苍白的古董商和他的女儿。接着，他又想起了“家”，他过去的生活环境，“家”和那半开的大门，那门房，他们在底楼那套小小的房间，还有利斯拜茨；更远些，抛在脑后的整个童年……利斯拜茨，他的第一次经历……在维也纳，

他曾经结识过另外一个利斯拜茨，她的丈夫嫉妒心很重，自杀了……他突然想到得把要走的事告诉卡麦尔辛老爹的女儿索菲亚……

安托万接着往下说。

有一天，他很忙，走进佛布瓦的理发店，雅克和他通常不让这个人理发，因为二十年来，这个佛布瓦每星期六给他们的父亲刮胡子。这老头儿跟安托万面熟，马上就跟他谈起了蒂博先生。渐渐地，安托万不那么着急了，让毛巾围到了脖子上，他非常惊异地发现，那理发师的叙述，给父亲画出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料到过的慈祥形象。他解释道："原来，爸爸总对佛布瓦谈到我们，特别是谈到你……佛布瓦能很清楚地回忆起，在夏天的某一天，'蒂博先生的小子'——就是你——中学会考通过了，又有一天，爸爸推开理发店的门，只是为了告诉他一声：'佛布瓦先生，小家伙录取了。'佛布瓦说：'这位好爸爸神气十足，看起来真够有意思的！'你没有料到吧，是吗？……可是，我最迷惑不解的是……是这三年发生的事……"

雅克的脸微微抽搐一下，安托万考虑继续说下去会不会走错路。

但他还是说了：

"对，你离家之后，我后来才明白，关于真实经过爸爸一点也没有透露过，他甚至还编出个故事来瞒过街坊邻舍。比方说，佛布瓦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旅行是最好不过的事，既然你们的爸爸付得起儿子在国外的学费，还是送他出去好。另外，现在有邮局，从哪儿都能互相通信，你爸爸对我说了，你们每隔不到一个星期，就要收到小儿子的信……'"

安托万没有看雅克，为了避开一些太敏感的话题，就说：

"爸爸也对他谈到了我：'我的大儿子，终有一天会当上医学院的教授。'他还谈到韦兹小姐，谈到女佣人。我们全家的人，佛布瓦都认识。还有吉丝。你看，真奇怪，爸爸好象经常对他谈到吉丝！（佛布瓦大概有过一个女儿，跟吉丝同岁，我好象听说，这个女孩已经死了。）他对爸爸说：'我的女孩干这个。'爸爸就对他说：'我的女孩干那个。'你相信吗？佛布瓦跟我提起一大堆小孩子干的调皮事和说的孩子话，这都是爸爸告诉他的，但我都忘了。有谁能够相信，在那个时候，爸爸能注意到那些孩子气的事儿？嗯，佛布瓦对我说过，原话是这样的：'你爸爸遗憾的就是他没有女儿，但是他经常对我说："佛布瓦先生，我家有这个小姑娘，等于是我有一个女儿啦！"'原话就是这么说的。说实话，我感到很惊奇。他的感情总的来说很阴郁，也许很怯懦，还十分痛苦，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

雅克一句话也不说，头也不抬，还是走来走去。虽然他差不多一眼也不看他的哥哥，可是，安托万的每一个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并不激动，他只是感到一阵阵强烈而又矛盾的冲动。最使他——在很多方面——感到难堪的是，自愿也好，被迫也好，他觉得往事侵入了他的生活。

雅克一直保持沉默，安托万也泄气了。根本不可能挑起他的话头。安托万目不转睛地看着弟弟，试图在那张表现着无动于衷的沉闷决定的脸上找出某些表达思想的迹象。然而，他又没法埋怨弟弟，他爱这失而复得的脸，即使表情僵硬，又不管理他，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人的脸对他有这么珍贵。安托万心里又涌起一股爱怜之情，但他不敢说一句话，作一个动作，表达出来。

又是一片静寂——胜利的，心甘情愿的，使人气闷的静寂。

只能听到雨水在承溜里哗哗地流，炉火呼呼地响，有时候，雅克的脚底下踩响一块地板。

一会儿，他走近炉子，打开炉门，往里扔两块木柴。这时，他半跪着，向一直看着他的哥哥转过脸，用傲慢的声调嘟囔着：

“你尽管对我下很厉害的断语吧。我不在乎。这种评断对我根本不合适。”

“不会的，”安托万连忙更正。

“我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幸福，”雅克又说。他猛地站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咬着牙说：“在这儿，我一直感到完全幸福。”

安托万俯过身来问：

“真的？”

“完全幸福！”

他们每交谈一句，就面对面地打量一会儿，两人的神情极为好奇，又有些公开的和沉思的保留。

“我相信你的话，”安托万说。“可是，关于你离开家……我还有好多事……弄不清楚……”他又慎重地说，“嗳！我到这儿来，不是来责备你的，一点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我的小弟……”

只是在这样的时候，雅克才注意到他哥哥的笑容。在他记忆中，安托万一向绷着脸，刚强得厉害，现在面露微笑，对他来说很新奇。他莫非是忽然怕会心软吗？他攥紧拳头，挥着手臂说：

“别说了，安托万，这些都不要提了……”接着，他又象缓和语气似地说道：“现在先不要说了。”一种真诚的痛苦表情掠过他的脸。他把头转向暗处，低下眼睛，结结巴巴地说：“你不可能了解的。”

说完之后，又静默起来，然而气氛能让人喘得出气了。

安托万站起身来，毫不做作地说：

“你不吸烟吗？我很想吸一支烟，可以吗？”他觉得，最主要的是不要夸大其辞，要尽量诚挚和自然，逐渐驯服他那种野性子。

他吸了几口烟，然后，向窗子走过去。整个洛桑市的老房顶，鳞次栉比，越到湖边越低，成了黑黝黝的一片，雾气罩着，轮廓不甚分明。长上了地衣的屋瓦，象是一片片被水浸透的毛毡。一列山峦，背着光，遮住远处的地平线。一座座积雪的、白皑皑的山巅，高高耸入十分均匀的灰蒙蒙的天空。沿着山坡，白雪在青灰色的地面上流成亮晶晶的一片，真好象阴沉的奶的火山，吐着奶酪。

雅克走到旁边来。

“那是奥士山脉，”他伸出手说。

从湖岸起，阶梯形的城区盖满了最近的湖岸；湖的对岸背着光，是一片雨帘隔着的悬崖峭壁。

“你的这个美丽的湖，今天泡沫翻滚，真象发怒的大海一样，”安托万说。

雅克凑趣地笑笑。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不能使眼光离开湖岸。他仿佛在梦中似的，看到了岸上一丛丛树木，一座座村落，一只只在浮桥旁系着缆绳的小船，条条小径曲折蜿蜒，通往山中几家旅店……这一切正是流浪和冒险的背景。可是，他不得不离开了——离开多久呢？

安托万想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就说：

“我可以断定，你今天早上有事要办，特别是……”他想说：“特别是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雅克不高兴了，摇摇头：

“我对你说，没有事。我不依靠任何人。当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最简单不过了……当一个人保持着……自由的时候。”自由，这个词在静寂中震荡着。接着，他用另一种悲伤的语调，带着深沉的目光，叹了一口气又说：“你不可能明白。”

“他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安托万想着。“他有工作，是的……可是他靠什么生活呢？”他作了各种假设，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终于放低了声音说：

“自从你成年之后，你本来完全可以继承母亲遗产中你的那一份……”

雅克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愉快的光。他差一点要问一下。他心里觉得有点遗憾，他想，在某些日子，他本来可以不作某些工作的……在突尼斯的码头……在的里雅斯特的阿蒂亚第加煤矿……在丹斯布吕克的托斯·布杜克莱印刷厂……然而，这样的念头也只是一闪即过，甚至完全没有想到父亲死了之后，他会最终地富裕起来。不！不要他们的钱！不要他们！自己来干！

“你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安托万大胆地问道。“你挣饭吃还容易吗？”

雅克朝周围看了一眼：

“你都清楚地看到了。”

安托万克制不住，又追问道：

“看到什么？你在作什么呢？”

雅克脸上又显出那种又含蓄又固执的神气，额头上出现了一道纹，一闪又不见了。

“我问你不是要干涉你的事，”安托万赶紧解释。“我只有一个愿望，我的小弟，就是你能很好地安排你的生活，就是你能幸

福！”

雅克用低沉的嗓音脱口说道：“那……”声调明明是：“那……要我幸福——那是不可能的！”他又耸耸肩，用疲惫的声音说：“算了，安托万，算了……你完全不理解我。”他勉强笑了笑。迟迟疑疑地踱了几步，他又到了窗前，再说了一句：“我在这里，完全幸福……完全……”他的眼睛茫茫然，好象并没有觉得自己说话矛盾。

他看了看表，朝安托万转过身来，没等哥哥接过话头，就赶紧说：

“我得把你介绍给卡麦尔辛老爹，还有他的女儿，如果她在的话。然后，我们去吃午饭。不在这儿吃，到外面吃去。”他又打开炉子，添了些木柴，一边说着：“……他以前是裁缝……现在是市参议员……还是个热心的工团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差不多只他一个人在上面撰稿……你会看到，他是个很好的人。”

老卡麦尔辛只穿着衬衫，正在热得要命的办公室里校对校样。他戴着一副奇怪的长方形眼镜，金丝的镜腿象头发那么软，围绕着肥厚的小耳朵。表面上幼稚，实际上人很狡猾，话里总带着说教，但态度又很调皮。他随时都在笑，从眼镜上面直瞪瞪地看人。他叫人拿来了啤酒。他把安托万叫做：“我亲爱的先生”，过了一会儿，又叫做：“我亲爱的孩子”。

雅克冷冷地告诉他说由于父亲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今天晚上就动身。可是他的房间还留着，这月的房租预先付清，“他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在房里。安托万不动声色地听着。

那小老头儿挥动着摆在他面前的纸张，忽然滔滔不绝地说起为“党”报兴办一个合作社性质的印刷所计划。雅克仿佛很感兴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安托万听着。雅克好象不急于再找到单独聚首的机会。他莫非等着什么没有出现的人吗？

终于，他打招呼离开这里。

八

外面，起了一阵刺骨的北风，吹动着融化了的积雪。

“成了一片绒，”雅克说。

他尽量不再沉默寡言。在走下一座公共建筑物旁宽大的石台阶时，他主动介绍说这是大学。声调里表露出对他选定的城市的某些骄傲。安托万赞美了两句。但是，雨夹雪一阵阵袭来，他们不得不赶快找个躲避的地方。

在两条窄街交接的拐角处，骑车的人和步行的人留下条条的沟。雅克向一家装有玻璃门的底楼铺面走去：也没有招牌，只是在玻璃门上用白色的大写字母写着：

卡斯托罗诺米加①

大厅里，镶着老橡木护壁板，地板上全部打蜡。饭店老板是个胖胖的活跃的人，气色很好，呼呼哧哧地直喘气。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健康，对他饭店的伙计，对他的菜单，都很满意。他围着顾客忙来忙去，就象接待不期而至的贵宾似的。墙上，这儿

---

① 意为“美食”。

那儿，都有哥特字体写的一些字句："在卡斯托诺米加，烹调并非化学！"还有："在卡斯托诺米加，芥末罐边上没有干芥末！"

雅克见过卡麦尔辛，又在雨地里走过之后，不象以前那么紧张了，他看着哥哥兴致勃勃的样子，高兴地微笑着。安托万对外部世界这样好奇，真是出人意料。他贪婪地向四处看，象是要顺便把四周每一件有意思的事物都抓住，品一品滋味似的。以前，兄弟俩也曾在拉丁区廉价饭店里一起吃过饭。安托万什么也不看，只把带来的几本医学杂志放下来，靠在面前的长颈瓶上。

安托万感到雅克在观察他。

"你觉得我变了吗？"他问。

弟弟含含胡胡地摆了摆手。对，他觉得安托万变了，变得很多。但什么地方变了呢？莫非首先是因为雅克在这三年里，把哥哥的很多特点都忘了吗？这些特点他又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有的时候，安托万的那样的动作——那样晃动肩膀，眨动眼睛，伸开手解释什么——突然打动了雅克，就象重新见到了从前十分熟悉，后来又完全从记忆中消失的面容。但现在安托万还有些特点，他觉得迷惑不解，想不起来哥哥从前是不是这样的。那就是，面貌和姿态上总的表情，那种自然宁静，那种和蔼可亲，那种既不生硬、也不严厉的目光。这一切都十分新鲜。他用了几句含胡的话，想把这个说出来。安托万笑了笑。他知道，这些都是拉歇尔留下的痕迹。一连几个月，在他那一直到那时不愿承认幸福的脸上，胜利的热情印上了一种乐观的自信，也许甚至是享有特权的情人的一种满足——这个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

饭菜可口，啤酒也清凉冷爽，餐厅又是那样舒适宜人。安托万的心情十分愉快，对本地特殊风味的菜肴赞不绝口。他还发

现弟弟在这样的地方不那么故意保持沉默。（虽然雅克一开口，总象怀着悲痛绝望来谈话似的，他的话犹犹疑疑，时而中断，有时又无缘无故地变成了高谈阔论，又时而戛然中断。他一面说，一面用深沉的目光直视着哥哥的眼睛。）

"不对，安托万！"安托万说了一句俏皮话，雅克反驳道。"你要是这样想，那就错了……我们不能说瑞士是……反正，我见过好多别的国家，好，我对你说吧……"

他发现安托万脸上不觉流露出好奇的神情，他顿时不说了。但是他又好象后悔不该有这样多疑的脾气，立刻就又自动接下去说：

"你看，那个人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就是跟老板说话的那个单身顾客，在我们右边的，他就是瑞士人的一个普通典型。面貌，举止……语音……"

"他那种齉鼻子的语音吗？"

雅克微微皱起眉，更正道："不是，是这种重读的声调，有点拖长尾音，这表示说话的人深思熟虑。不过，特别是，你看他那内观自省的神情，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漠不关心，这就是瑞士人的特点。还有他那种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感到安全的态度……"

"眼睛倒聪明，"安托万同意了，说道。"但缺乏生气，简直到了叫人很难相信的程度。"

"是呀，在洛桑，他们都是这样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他们从早到晚，从来不慌不忙，也从来不浪费一分钟，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跟别人的生活交错而过，但从来互不干预。从不越过自己的范围。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现在正在作的事，或者过一会儿要做的事，完完全全占据了他们的整个身心。"

安托万听着，没有打断他的话。哥哥这样凝神专注，倒使雅

克有些不安，但是，也支持着他，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种重要的秘密感情，使他更为健谈。

“你刚才说到生气……”他又说。“有人认为瑞士人粗笨。这种判断过于轻率，不正确。他们的气质……跟你不同……也许更为缜密。一旦需要，他们也很灵活……不是粗笨，不是，而是稳重，这完全不是一码事。”

“我觉得惊奇的就是，”安托万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说道，“看到你在这个蚂蚁窝里，生活得还很如意……”

“正是这样！”雅克说道。他把差一点碰翻的空杯子挪开。“我到处都待过，在意大利，在德国，在奥地利……”

安托万眼睛看着火柴，没有抬起脸，试探着说道：

“还在英国……”

“在英国？没去过，为什么你说英国呢？”

沉默了一会儿。两人都在琢磨对方是在想什么。安托万没有抬头。雅克很尴尬，不过，还是继续说下去：

“……是的，我觉得，在这些国家里，无论哪一个，我都不能定居。人们无法工作！总是心慌意乱！只有在这儿我才能获得平衡……”

确实，就在这个时候，他真象是得到了某种平衡。他用他的仿佛已成习惯的姿势，斜着身子坐着，头往那绺不驯服的头发那边偏过去，就象是头发的重量压的。右肩倾向前方，整个上身弓着，支在右臂上，右手张开，牢牢地撑着大腿。左臂肘反侧轻轻放在桌子上，左手的手指玩弄着撒在桌布上的面包屑。那双手已经变成了成年人的手，有些神经质，又很有表现力。

他在考虑着他刚才说的话。

“这里的人使人得到安静，”他怀着某种感激的心情说道。

"显然，缺乏热情只是表面现象……在这里，象别的地方一样，热情是在空气里。只不过，你知道，这种热情每天都控制着，没有什么大危险……也不太富于传染性……"他又住了口，忽然脸红了，然后放低声音说：

"这个，三年来，你知道！……"

他没有看安托万，用手背猛然掠起那绺头发，换了一个姿势，不响了。

这莫非是向吐露心事迈出的第一步？安托万一动不动地等着，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弟弟。

可是，雅克断然改变了话题。

"雨还在下，"他站起身来说道。"最好还是回去，对吗？"

当他们从饭店出来的时候，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们面前经过，跳下车来，跑到雅克身旁。

他连"你好"都没有说一声，就气喘吁吁地问道："你看到那边什么人了吗？"这人穿着山里人的披风，全被雨淋透了。他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护着，不让风吹开衣服。

"没有看见，"雅克回答道，并不显得惊奇。他看到有一家的大门没有关，就说："我们到那边去吧。"安托万小心地站到一旁，雅克转过身来叫他也过去。但是，三个人到了避雨的地方，他又不作任何介绍。

新来的人头一动，把遮着眼睛的风帽甩到肩膀上。这个人已年过三十，虽然这样生硬地一开始就谈到本题，但目光还很柔和，甚至象爱抚似的。被风吹红的脸膛上留着一道伤疤，苍白的疤痕使右眼微微小了些，斜着劈开眉毛，消失在帽子底下。

"他们对我大加斥责，"那个人激动地说，他好象并不顾及安托万在场。"可是，我完全不该受斥责，对不对？"他好象特别重

视雅克的评断。雅克息事宁人地摆摆手。“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说那些人都是花钱雇来的。这难道是我的错？现在他们远走高飞了，他们知道别人不会揭发他们。”

“他们的花招不会成功，”雅克考虑了一下后说。“有两件事，一件……”

那人不等他说完，就怀着感激和突如其来的热情叫道：“对，就是应该这么说！可是，千万不要让政治报刊把我们煽动得跳到前面去。”

“萨巴金一听见什么风声，就会无影无踪，”雅克放低声音，轻轻地说。“比松也一样，你看着吧。”

“比松吗？也许。”

“那些手枪呢？”

“这事不行，很容易证明，那是她从前的情夫在一个军火商死后拍卖的时候，在巴塞尔买的。”

“听我说，拉耶，”雅克说，“今后几天，不要指望我了。相当时间以内，我什么都不能写。不过，您可以找里查德利，让他给您一些证件。您就对他说，是我用的。如果他需要签名的话，让他打电话给马克·拉埃。好吗？”

拉耶拉住雅克的手，握了一下，没有回答。

“露特怎么样？”雅克拉着拉耶的手问道。

那个人低下头去。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胆怯地笑一下，又抬起头来，怒气冲冲地重复一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爱她。”

雅克松开了拉耶的手，停了一会儿，喃喃地说道：

“这样下去，你们两人会落个什么下场哟！”

拉耶叹了口气。

“她难产过几次，永远也不会恢复健康了。反正，永远也不能工作了……”

雅克打断他的话：

“她对我说过：‘如果我有勇气的话，就会有办法一了百了。’”

“您是这样看的？那么，您要我怎么样呢？”

“施奈巴赫怎么样？”

那人恫吓似地挥挥手，仇恨的火花在他眼里燃烧。

雅克伸出手来，放在拉耶的手臂上，这是友好的，然而也是坚决、几乎是命令似的压力。

“拉耶，这样下去，你们两人会落个什么下场哟！”他很严肃地重复说。

那个人愤怒地耸耸肩，雅克抽回手来。静默一会儿之后，拉耶扬起手臂，很郑重地说：

“我们跟他们一样，下场不就是死吗？只能这么说，”他小声地下着结论，静静地笑了一下，仿佛他说的这些都是明显不过的事：“不然的话，活着还不是跟死了一样，死了也象活着一样……”

他抓住自行车的坐垫，一只手把车提了起来。伤疤涨得紫红。接着，他放下了外衣上象蒙脸的风雪帽似的帽子，伸出手来说：

“谢谢您，我去找里查德利，您是个了不起的、真正慷慨的朋友。”他的口气又变得十分信任愉快。“只要一见着您，博蒂，我就差不多跟整个的世界——对人，对文学……甚至对报刊，又合得来了，真的……再见吧！”

安托万完全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的每句话、每个手

势都没有逃出他的注意。刚一开始，他就注意到显然比雅克岁数大的那个人的态度，并且，他的态度表现出只有对某些著名的年长的人才有的热情敬重。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使他最为惊异，始终困惑不解的，是雅克的热情的脸，他那放松的、思索着的前额，他那成熟的目光，整个身上显出的那种出乎意料的威望。这是安托万的一个新发现。这几分钟之内，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雅克。在这以前他完全无法设想会有这样一个雅克存在，但毫无疑问，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雅克，今日的雅克。

拉耶跨上车子，也没有想到跟安托万打招呼，就骑着车在两边飞溅的泥水之间跑远了。

九

兄弟俩继续往前走。关于这次相逢，雅克没有作任何说明。况且，风灌进他们的衣服，又好象特意吹得安托万的雨伞左右摇晃，谈起话来很困难。

他们走到黎波纳广场——四处天空吹的风仿佛都汇集到这个空地上来互相对抗。而雅克不管鞭打着他的雨点，突然放慢了脚步，问道：

“刚才在饭桌上，你为什么……说到英国？”

安托万察觉到他有意进逼，不知所措，说了几个含胡不清的字来对付，但全给风吹散了。

“你说什么？”雅克什么也没有听见，问道。他紧贴过来，用肩膀顶着风，斜着身子往前走，疑问的眼光盯着他哥哥，一副追问到底的神气。安托万被逼得没有办法，不敢再撒谎了。

“这个……是因为……红玫瑰！”他说。

声调里流露出他完全不想有的粗暴味道。他蓦地又想起朱塞佩和安娜达两人之间乱伦的情欲，他们倒在草地上，一串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十分熟悉的幻象，不断地使他十分难堪。他满心不高兴，神经质地招架着那骚扰他的狂风，轻声咒骂了一句，然后，生气地合上了雨伞。

雅克在原地停了一会儿，目瞪口呆。显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回答。他咬咬嘴唇，走了几步，一声不出。（以前，他已经有很多次为这片刻不合时宜的软弱感到后悔，不该托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买一篮玫瑰——连累人的消息：他正希望家里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死了的时候，这消息却宣布：“我活着，我想你！”但是至少在这以前，他以为这件冒失举动还没有被人察觉。吉丝的泄露秘密他没有料到，也很不理解，使他非常生气。）他压制不住内心的辛酸。

“你把你的行当搞错了，”他冷笑着说。“你生来就是个干侦探的！”

这腔调使安托万按捺不住怒火，他反唇相讥：

“老弟，谁要是一定要掩盖自己的私生活，就不要把它拿到杂志上去在光天化日下展览！”

雅克被刺痛了，对着他的脸喊道：

“啊！那么，也许是我的小说让你知道送花的事的？”

安托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强作镇定地用尖酸刻薄的声调一字一顿地说：

“不是，不过，你的小说起码让我体味到送花的全部含义！”射出了这支箭之后，他就顶着风冲向前去，加快了脚步。

但是，他顿时就十分明显地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

错误，简直连呼吸都停止了。话稍稍过了头，全盘事情就受了连累。现在，雅克就要从他身边逃走了……他为什么突然间迷失了方向呢？为什么一时控制不住，发了脾气？难道是因为吉丝的缘故？现在怎么办呢？解释一番？去道歉？还来得及吗？嗳，只要能补救过来，干什么他都愿意！……

他正准备向弟弟转过身去，用最大的温情承认错误，却突然觉得雅克拉住了他的胳臂，使劲靠着他。这热情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依靠，兄弟之间的使劲的拥抱，刹那间，不仅消除了那一场激烈的争论，也消除了分别三年里的整个沉默。雅克用颤抖的嘴在他耳旁断断续续地说：

"安托万，怎么？你可能估计了些什么呢？你难道以为吉丝……和我？……你说这可能吗？……你真疯了！"

他们的目光交会到一起。雅克的目光是痛苦的，但很纯净，恢复了青春，在他脸上，受到损伤的羞恶之心混杂着对于痛苦的愤慨。对于安托万来说，这是一线有益的光明。他满心喜悦，使劲抓住弟弟的手臂。他当真怀疑过这两个孩子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怀着强烈的激动心情想着吉丝。他感到轻松了，放心了，忽然觉得非常幸福。他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

雅克默不作声。眼前只是闪过一幕幕令人难堪的回忆；在拉非特庄的那天晚上，他发现了吉丝的爱情，同时也发现了吉丝在他身上引起的那种不可克制的肉体欲望，在黑夜之中，椴树下那混乱急促的一吻，接着是吉丝那浪漫意味的动作，把玫瑰花瓣撒在他们互相做出小心翼翼的爱情的保证的地方……

安托万也默不作声。他很想打破沉默，可是他心里害怕，说不出话。然而，他紧挽着弟弟的手臂，象是对他说："对，我真疯了，我现在相信你的话，我多么幸福！"弟弟也紧紧地挽住他，他

们比借助言词互相了解得更深。

他们继续冒雨往前走，两人紧靠着，这样热情，时间又这样长，两人心里都有些慌乱，但无论是谁都不敢第一个撒开手。他们沿着一堵挡风的墙走的时候，安托万张开了伞，他们仿佛是这样靠在一起躲雨似的。

他们一直走到公寓，没有再说一句话。到了门口，安托万停住脚步，抽出胳臂，很自然地说：

“看，你在晚上之前一定有事要办吧？我还是走吧！我去游览一下城市……”

“天气这样，还去游览？”雅克说。他笑笑，但是安托万却听出来了一丝犹豫。（实际上，他们都怕整个下午相对枯坐那么久。）“不，”雅克又说：“我只要写两三封信，二十分钟就够了。也许五点钟之前，还要出去一趟。”想到这个安排，他的脸色似乎阴暗了些。然而，他又挺起了身：“在这以前，我没事，一同上楼去吧！”

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房间都收拾好了。炉子里加了许多木柴，呼呼地响着，他们把湿透的外衣摊在炉子前，怀着一种全新的情谊彼此帮忙。

有一扇窗子还开着。安托万走到窗前去。在向着湖岸顺坡而下的密密层层的房顶当中，有座高塔，高高耸起，顶上是钟楼，灰绿色的塔尖在雨里闪闪发光。雅克用手指着钟楼说：

“那是圣佛朗索瓦教堂。几点了？你看得清吗？”

楼的一侧，有一面漆成红色和金色的大钟。

“两点一刻。”

“你运气好。我的视力可大大降低了，戴眼镜又不习惯，因

为我偏头痛。”

“偏头痛？”安托万叫道。他关上了窗户，赶紧转过身来，满脸讯问的神气使雅克笑了起来。

“对，大夫。我曾经头痛得很厉害，现在还没有全好。”

“什么样的痛？”

“这儿痛。”

“总是在左边吗？”

“不……”

“头晕不？视力模糊吗？”

这种谈话使雅克有些发窘，他说：“你放心吧，现在好多了。”

“唉呀呀！”安托万叫道，他可不是在开玩笑。“得认真给你检查一下，还要研究一下你的消化现象……”

虽然他根本没有开始检查的意思，还是下意识地向雅克迈了一步。雅克禁不住要向后躲开。他已经不习惯受人照顾了，稍微受到关怀，仿佛就侵犯了他的独立性。可是他马上又清醒过来。甚至，事过之后，这样的关心使他感到温暖，好象在他心灵深处拂过一阵和煦的清风，滋润着每根久已麻木的神经。

“你以前没有相似的情况，”安托万又说。“是怎么得的？”

雅克后悔刚才不该向后退，他想回答，想说清楚。可是他能说实话吗？

“是病了一场以后得的……好象是休克……流感，我弄不清楚，也许是疟疾……我在医院里住了几乎一个月。”

“住院？在哪儿？”

“在……加贝斯。”

“加贝斯？在突尼斯？”

"对，据说，最初是昏迷说胡话，以后就头痛得厉害，一连几个月。"

安托万什么也不说，但他显然是在想："在巴黎有个舒服的家，哥哥当大夫，却跑到非洲住院，险些送命……"

"是恐惧把我救了，"雅克想谈谈别的，说道。"我很怕会死在那个火炉似的地带，我很想意大利，就象在木筏上飘流的海上遇难者，向往陆地和甘泉一样……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死也好，活也好，反正要乘船去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安托万想起了金月别墅，西比尔，以及朱塞佩在海湾散步的情景。他大胆地问道：

"为什么偏偏到那不勒斯？"

雅克的脸一下子通红，内心里好象斗争了一会儿，要不要解释解释呢？接着，他蓝色的眼睛定住了。

安托万连忙打破了沉默：

"我觉得你当时需要的是休息，可是，在那种炎热的气候里……"

雅克显然没有听，自己接下去说：

"首先，我弄到一封介绍信，去找那不勒斯领事馆的一个人。在外国，延长居留期很方便。我宁愿一切都合乎手续。"他耸耸肩，又说："另外，我情愿被看作是逃兵，也不愿回法国被关在兵营里！"

安托万神色不动，换了个话题：

"可是，要作这些旅行，你……你有钱吗？"

"这叫什么问题？真是只有你才问得出！"他手插在衣袋里，走来走去。"长久缺钱——必需的钱，从来没有过。刚一开始，在那边，当然，必须什么都干……"他的脸又红了，眼光象在躲

闪，“唉，有几天……很快就能对付，你知道。”

“你干些什么活儿呢？”

“这个……比方说……到艺工学校去教法语……晚上，在《突尼斯信使报》或《巴黎突尼斯报》去校对……这些工作锻炼得我用意大利文写文章跟用法文一样流利……不久，我就可以给他们写文章了。我给一家周刊编写报刊摘要，以后搞社会新闻栏，搞杂务……一旦有可能，就去采访！”他的眼睛发着光：“啊！如果我身体好的话，我还会留在那儿！……那种生活真有意思！记得在维代尔伯①……（你坐下吧，我不坐，我愿意走动走动）……他们派我到维代尔伯去，采访那个不平常的卡穆拉案件②，谁也不敢去。你还记得那个案件吗？一九一一年三月……真是一场冒险！我那时候住在那不勒斯人的家里，这真是个土匪窝。三月三日半夜里，警察赶到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溜了。我当时一个人，我在睡觉，我不得不……”他忽然停住嘴，安托万还注意听着，大概就是因为安托万太注意了，他才不说的。怎样才能通过这些话，使人窥见这几个月内所过的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呢？虽然哥哥期待的眼光十分恳切，他却转过身去，说道：“这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算了……别再想它了。”

为了驱走这些回忆的幽灵，他必须继续说话，而且要平静：

“你刚才提到……我头痛？是呀！你看，我至今还适应不了意大利的春天。一旦我可能，一旦我不受拘束，”他皱起眉头，显然，又是碰上了难堪的回忆。“一旦我能摆脱一切，”他猛然挥了

---

① 维代尔伯是意大利一个城市。

② 卡穆拉是那不勒斯一个黑社会组织。

一下手说，“我就马上回到了北方。”

他又住了嘴，站在那里，两手插在衣袋里，垂下眼睛，看着火炉。

安托万问道：

“意大利的北方？”

“不是！”雅克打了一个寒战，叫道。“是维也纳，佩斯……还有萨克森，德累斯顿。然后，到慕尼黑。”他的脸色忽然阴暗下来，锐利的目光这一次向哥哥看了一眼，确实显出犹豫的样子；嘴唇微微有些颤抖。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嘴一撇，只是低低地说：“啊！慕尼黑……慕尼黑也是一个可怕的城市。”他咬紧牙，最后一个字几乎听不清。

安托万连忙打断他的话：

“不管怎么样，只要原因还没有查清，你还应该……偏头痛不是一种病，只是一个症状……”

雅克根本没有听哥哥讲话，安托万也就不再说了。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他以为雅克突然感觉到需要把某些使人精疲力竭的秘密说出来，他的嘴唇动着，仿佛就要说；接着，突然好象话又堵在喉咙里，他又停住了嘴。而每次，安托万由于荒谬的顾虑而不知所措，没有帮助他的弟弟越过障碍，反倒自己生起气来，躲闪开去，冒失地闯到不一定哪条岔路上。

他思索着怎样将雅克引入正题，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有人敲门。门马上被推开了一条缝，安托万看到一张头发蓬乱的孩子气的脸。

“啊！对不起，我打搅你们了吧？”

“进来，”雅克走过去，说道。

其实，根本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说不清年纪的矮个子男人，下巴刮得很光，皮肤白得象奶，蓬乱的头发显出干亚麻色。他站在门槛上犹豫一下，不安地向安托万看一眼。但是他的眼睛象缀着穗子似的，满覆着浅色浓密的睫毛，使人看不清眸子的转动。

"你到火炉旁边来吧，"雅克帮着来客脱掉湿淋淋的大衣，说。

好象这次他还是决定不给哥哥介绍。不过，他微笑着，不显得拘束，看来，安托万在场并不碍事。

"我来告诉您，米托尔格到了，带来一封信。"新来的人说。他说话带着嘘声，说得很快，不过压低了嗓门，象是害怕似的。

"一封信？"

"符拉迪米尔·克尼亚勃劳夫斯基写的。"

"克尼亚勃劳夫斯基？"雅克忽然露出喜色，叫道。"你坐下，你好象累了。你要喝点啤酒吗？要茶吗？"

"不，谢谢，什么都不要。米托尔格是昨天晚上到的，是从那边来的。那么，我怎么办呢？您对我说说看，该试试看吗？"

雅克想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回答说：

"试试吧！目前，这是唯一知道的办法。"

那个人激动起来。

"太好了！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伊尼亚斯给我泼冷水，还有什纳冯。可是您，您呀，太好了，太好了！"

他转身向着雅克，小小的脸上闪着信赖的光辉。

"只是……"雅克举起手指，严肃地说。

那个患白化病的人同意地点点头。

"慢慢来吧，慢慢来吧，"他郑重地说。可以感觉到，在他这个

脆弱的身体上，有铁一样的韧性。

雅克看着他说：

“你没有受苦吧！范希德？”

“没有，没有……只是有点累。”他含着怨气微笑一下，又说：“你知道，我在他们那个大板房里，觉得很不舒服。”

“普雷泽尔还在那儿吗？”

“还在。”

“基约夫呢？你替我去告诉基约夫，说他的话太多了。对不对？他会明白的。”

“啊，基约夫，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过：‘你们这么干，就好象都是些卑鄙的人似的！’他根本就没有读罗桑加尔宣言①，就把它撕毁了！这件事全盘都弄糟了。”他用低沉气愤的声音重复一句：“全盘都弄糟了。”但是，同时，他那小姑娘一般的嘴唇上，却闪出一丝天使般的温柔而宽容的笑意。

他又用尖细的声音轻轻地说：

“萨夫里奥！透西！帕特逊！所有的人！甚至还有苏珊！都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

雅克摇摇头说：

“约瑟发也许是的，但苏珊还不至于。你看吧，约瑟发是个不值一提的人，她能把你们的事搅个乱七八糟。”

范希德静静地看着他，玩偶一样的小手在小小的膝盖上挪动，人们觉得那手腕出奇地娇嫩苍白。

“我知道，可是又能怎样呢？现在能把她扔到水沟里去吗？能这么办吗？能算理由吗？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个人，还不是下

---

① 宣言的内容不详。

流到底的人，不……并且总的来说还在我们的监视之下。那么？……慢慢来吧，也许，慢慢来吧……”他叹了一口气，“象她这样的人，我见过的多啦！……全盘都弄糟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用觉察不出的眼光瞄了安托万一眼，然后站起身来，走近雅克，突然极其热情地说：

“符拉迪米尔·克尼亚勃劳夫斯基的信写得真好，您知道……”

“那么，”雅克问道，“他现在打算干什么？”

“他在休养。他又找到了他的妻子、母亲和孩子们。他准备重新安排生活。”

范希德走到火炉前，不时兴奋地握起两手，象自言自语似的，带着沉思的表情说：

“克尼亚勃劳夫斯基，他的心非常纯洁。”

“非常纯洁，”雅克马上用同样的语调说。

静默了一会儿，雅克又问：

“他打算什么时候出版他的书？”

“他没有说。”

“罗斯季诺夫认为，出版这部书是件震动人心的事，你知道。”

“怎么不能呢？这本书全是他在狱中写的！”他走了几步，又说。“今天，我没有把信给你带来，我借给奥尔加了，让她拿到总部去，今天晚上就能还给我。”他没有看雅克，象磷火般轻忽飘浮地走来走去。仰着头，好象在睡梦中似的微笑着。“符拉迪米尔说，他从来没有象在这座监狱里这样真正孤独过。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孤独。”他的声调越来越悦耳，但也越来越阴沉：“他说他的囚房很美，很亮，是在楼房的最高一层。他爬到床板上，额头

才够得到装有铁条的窗子底部。他说他就这么趴着窗子，一连待好几个钟头，思索着，看着天上回旋的雪花。他说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一个房顶、一个树梢，什么都看不见。可是春天一到，还有整个夏天，傍晚时分，有一个钟头有一点阳光照着他的脸。他说他一整天都等着这个时候。您看看他的信吧。他说有一次，他听到远处有一个小孩在哭……又有一次，他听到了一声爆炸……"范希德向安托万看了一眼，安托万在听他讲，禁不住好奇地看着他。他又走回来坐下说："我明天把信给您带来。"

"不用明天带来，"雅克说。"我明天不在家。"

范希德丝毫也不惊奇。但是他又向安托万看了一眼，停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说：

"对不起，我一定打搅你们了。我原来想马上把符拉迪米尔的消息告诉您。"

雅克也站了起来。

"这样的时候，你工作太辛苦了，范希德，你应当保重身体。"

"不要紧。"

"还是在申贝格与莉特公司吗？"

他调皮地笑了一下，说：

"还在那儿，从早到晚打字，还说：'是，先生。'这有什么用？到了晚上，我才喘一口气。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能自由地想：'不，先生！'"

矮小的范希德高高地仰起他的小脑袋，他那一绺亚麻色的乱发更使他象是挺着身子。他转了一下身，这样，这一次象是对着安托万似的说：

"我挨了十年的饿，先生们，就是为了这些想法：我要坚持

到底。"

然后，他又转身向雅克伸出了手，突然，尖细的声音变得不安了：

"你们也许要走了吧？……真不巧。这次来对我很有好处，是吗？"

雅克感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亲热地把手放在那患白化病的人的手臂上。安托万想起了那个带伤疤的人。雅克曾经作过这样的动作，友好，使人鼓舞，有点象个保护人。在这些奇怪的组织里，雅克的确好象真占着个独特的地位。人们来向他求教，寻求他的赞同，害怕他责备，而且，很明显，也到他身旁来寻求心灵上的温暖。

安托万满意地想到："真不愧是蒂博家的人……"但他马上又觉得很忧郁，他想："雅克是不会留在巴黎的。毫无疑问，他还要回瑞士生活。"他徒然想道："我们可以通信，我可以来看他，现在，跟以前的三年不同了……"但是，这样想并没有用，他还是感到一阵刺心的忧虑："以后，他跟这些人在一起干什么呢？他要过怎样的生活？他要用他的力量作什么？难道这就是我为他想象的美好前途？"

雅克拉着他朋友的手臂，迈着小步，把他送到门口。范希德在门旁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向安托万点头致意，然后，走下楼梯，雅克跟在他身后。

安托万又一次听到那带着嘘音的小嗓子说：

"……全盘都弄糟了……他们只能容许卑躬屈节的人，巴儿狗一样的人留在他们周围……"

一〇

雅克回来了，就象跟那位穿披风骑自行车的人相遇一样，对这次来访，他也不作任何解释。他倒了一杯水，小口喝起来。

为了显得从容，安托万点起了一支烟，站起来，把火柴扔到炉子里，又走过去，向窗外看了一眼，然后又回来坐下。

静默了几分钟，雅克又重新在屋里踱起步来。

他连脚步都没有停，突然说道："有什么法子呢？你一定得了解我，安托万！你看，我怎么肯在他们那学校里耗费三年，耗费我三年的生命呢？"

安托万一愣，显出注意听并且预先就很通融的模样。

"这是中学变相的延长！"雅克又接着说。"那些课程，那些课文，没完没了的注释！对一切都顶礼膜拜！……还有，那种混杂！各种思想揉在一起，象被一群牲畜践踏过一样，在那些狭小气闷的房子里，他们那些'破房子'！对，只是'文科预备班学生'说的那些词汇！还有那'大锅菜'，那些'辅导教师'！不，我永远也受不了！

"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安托万……我并不是说……自然，我尊重他们……教师的职业，只能是正大光明，凭着诚心来干的。他们使人感动，当然，因为他们有自尊心，有精神上的力量，有受到很少报偿的忠诚精神。对，但是……"

"不，你不会明白我的意思，"他停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我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入学，也不只是因为我厌恶那种教育机构，不……而是因为那种乏味的生活，安托万！"他停了一会儿，用固执的眼光盯着地板，又重复道："乏味！"

"你去看雅里库尔的时候，"安托万问道，"就已经打定主意要……"

"完全不是！"雅克还站着，一动不动，扬着眉毛，眼睛看着地面，诚心诚意地把过去的情景一一回忆起来。"啊！是十月间！我回到拉菲特庄，处在……处在可悲的状态中！"他的肩膀仿佛压着重担似的垂了下来，他喃喃地说："矛盾的事情太多……"

"对，是十月间，"安托万说着，想起了拉歇尔。

"当时，正是开学的前夕，多了一个入学的威胁——我当时有这样一种恐慌心理，……你看，这多么奇怪！今天，我才明白了，一直到我去看雅里库尔之前，我只有一种巨大的恐慌心理，没有其他。显然，即使撇开这些，我也早想过许多次要放弃入学，甚至想离家出走……对……但那只是个模糊的、不能实现的梦想。只是在那天晚上，到雅里库尔家去过之后，我才下了决心——你觉得奇怪吗？"他终于抬起了眼睛，看着他哥哥那发呆的脸。"好吧，我将来给你看看我那天晚上回家以后写的感想；前几天正好又找到了。"

他又脸色阴沉地蹙起来。隔了这么长时间，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他心绪还很纷乱。

"我一想起来……"他摇着头说。"可是你，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们通过信吗？你也许去看过他？你的印象如何？"

安托万只是含混地摆摆手。

"对，"雅克想到他哥哥的看法也许不太好，就说："你大概难以理解他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代表着什么。"雅克改变了姿势，走过来，坐在安托万对面，火炉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这个雅里库尔！"他突然微笑起来，声音也变得柔和了，舒舒服服地把脚伸到火炉旁。"安托万，很多年来，我们这些人就常说：'等我

当上雅里库尔的学生……'我们甚至想说：'他的弟子。'我每次在入学不入学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就想道：'对，那里有雅里库尔。'在我们看来，他是唯一值得我们去学的人，你明白吗？我们牢记他的诗，到处讲他的长相，引述他说过的话。有人说他的同事妒忌他。他却有办法在大学里站住脚，不仅因为他讲课就象即席赋就的抒情长诗，充满了大胆的看法，离题的发挥，突然的倾吐隐秘，露骨的用词，还因为他风趣，俏皮，再加上他那种优雅的老绅士风度，他那单片眼镜，一直到他那高傲的呢帽！这是个热情的人，脾气古怪，不同凡俗，但是高尚，慷慨，体现了伟大的现代意识。在我们看来，他就是那种能用手指头触到痛处的人！我给他写过信。我还留着他给我的五封信，是我的骄傲，我的珍宝。其中有三封，甚至四封，我今天还觉得是值得赞叹的。

"有一个春天的上午，快到十一点，我和一个朋友碰见他。怎么忘得了呢？他迈着轻快的大步，朝苏弗洛街走去。我记得他的礼服迎风飘动，护腿套闪亮，宽宽的帽檐底下，露出白发，身体挺得笔直，架着单眼镜，鹰钩鼻子象船头，雪白的胡须修成高卢式……从侧面看，好象一只准备啄食的老鹰，象一头与涉禽杂交生出的猛禽。也象一位英国老勋爵。真是令人难忘！"

"我仿佛看见他的样子，"安托万说。

"我们一直跟着他走到他家门口，象被迷住了一样。我们跑了十家铺子去找他的相片！"雅克突然把腿缩了回来。"啊！我一想起来，我就恨他！"他身子向前倾，两手伸向火炉，带着深思的神情说："然而，我有勇气离家出走，也全是亏了他。"

"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安托万说道。

雅克根本没有听。他把身子转向火炉，嘴唇上浮起不在意的微笑，用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

“你愿意我对你说吗？……那是一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我突然决定去找他，向他解释……一切！我没有多作考虑，马上出了门。九点钟，我到了先贤祠广场，按了他家的门铃。你记得吗？黑黝黝的门厅，一个呆头呆脑的布列塔尼女仆，饭厅里闪过一个穿裙子的身影。桌上的餐具都已撤走，但还留着一个针线筐，几件要补的衣服。一股食物和烟斗的味道，一股沉闷的热气。门打开，雅里库尔出来了，完全不象苏弗洛街上那只老鹰。完全不象是写那些信的人。完全不象一位诗人。跟伟大的意识，跟我们熟知的雅里库尔毫无关系。什么也不是。是一个驼背的雅里库尔，没有戴单眼镜，穿着一件沾满头皮屑的短罩衣，叼着一个灭了的烟斗，嘴唇搭拉着。他在消化肚子里的白菜的时候，他的大鼻子大概在蝶螈炉① 上打过呼噜！要不是女佣人开了门，他一定不会接见我……可是既然被抓住了，措手不及，他只好让我进了他的书房。

“我一开始就非常激动：‘我来找您……’他挺起身，振作了一下，我看到那只苍鹰的轮廓逐渐显现。他又戴上了单眼镜，让我坐下，我又看到那位英国老勋爵逐渐显现。他象是吃了一惊，对我说：‘给您出主意？’言外之意是：‘您就没有别人可以请教了吗？’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呢，安托万？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听你的话……也不听任何人的话……凡事，我都自己拿主意，我生来就是这个脾气。我就是这样回答雅里库尔的。他很注意听我讲，我得到了鼓励，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我要当一个小说家，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我本来一开始就该这么说的。他不动声色。我继续尽情

① 蝾螈炉，燃烧缓慢的取暖炉。

倾诉，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终于，一切！我说，我感到在我心中有股力量，一种深刻的，中心的东西，这是我所特有的，确实存在的！很多年来，各种文明的力量几乎总是在损伤这种深刻的价值！我讨厌学习，讨厌学校，讨厌学识渊博，讨厌评论，讨厌废话，这种厌恶有发自保存和自卫本能的强烈性！我摆脱了一切拘束！我对他说：'先生，这一切压在我身上，这一切令我窒息，这一切扼杀了我真正的冲动。'"

雅克盯着安托万，眼神变化不定，在同一瞬间，显得严峻，狂热，忽而又变得痛苦、温柔，几乎充满了感情。他说：

"这是真的，你知道吗，安托万？"

"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的小弟。"

"啊，这的确不是高傲自负，"雅克接着说。"我一点也不想突出自己，我一点也没有人们常说的野心。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证明！然而，我向你发誓，安托万：在这里，我感到完全幸福！"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安托万插口说：

"接着往下讲。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等一等。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对了，是这样的：最后，我把一首《泉水》掏了出来……那是我早就开始写的散文诗之类的东西。那真愚蠢。"他的脸红了："终于能俯视着自己的内心，好象在岸上观看一汪泉水……拨开青草，显露出一杯纯净，水从深处向外飞溅……就在这儿他打断了我的话：'您描绘的形象很美……'这就是他感到的全部东西！这个老螃蟹[1]！我想看看他的眼睛，可是他的眼光总避开我。他玩弄着他的戒指。"

---

[1]. 螃蟹，喻顽固而又可笑的人。

“我仿佛看见他的样子，”安托万说。

“……他开始演说了：‘不可以过于轻视常规老路……遵守纪律会使人温顺，有益，等等。’啊，他也跟别人一样，他也完全、完全没有了解！他能告诉我的不过是别人又咀嚼过的想法！我真生气上这儿来，说了这些话！他用同样的声调又说了一会儿。他的那副样子好象只关心一件事，就是给我这个人下个定义。他对我说：‘您是属于那么一种……象您这样年纪的青年人是……可以把您划入……’这时，我生气了：‘我最讨厌分类法！最讨厌分类学家！借口把您分个类，他们把您框起来，把您的棱角磨尽。从他们的铁掌下出来，您就变小，残缺不全，带着残肢！’他微笑着，大概打定了主意把一切都忍受下来！就在这时，我对他大叫起来：‘我恨那些教授，先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找您的！’他还在微笑，装出高兴的神态。为了显得和蔼可亲，他就问我一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更气人！‘您以前做过些什么事？’‘什么也没有做过！’‘您以后打算做什么呢？’‘什么都想做！’他连冷笑都不敢了，这个老书呆子，他当然很怕青年人议论他！因为他整天只想着这一件事：青年人会怎样看呢？从我一进门起，他心里就只想着一件事，其实就是他正在写的那本书：《我的经验》。（大概后来出版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去看它！）一想起这本破书可能失败，他就吓得冷汗直流。失败的想法纠缠着他，每逢见到一个青年人，他就想：‘这个人对我的书会有什么看法呢？’”

“可怜的人！”安托万说。

“对，我知道，也许很可悲！只是，我到那儿去不是要看他发抖的。我还在希望，我还在期望我心目中的雅里库尔，我的一个雅里库尔，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是我心目中的他的一个方面：诗人也好，哲学家也好，不论什么样的男子汉，而不是这个人！到

最后，我站了起来。这个时候很引人发笑。他还说着连吹带哄的话，送我往外走：'给年轻人提出劝告和建议真不容易……对每人都适用的真理是没有的，人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路，等等。'我走在前面，一言不发，紧绷着脸，你可以想象那样子！穿过客厅、饭厅、穿堂，我自己在黑暗中开了门，在那些老式家具中间磕磕绊绊。他几乎来不及摸到电灯的开关！"

安托万微笑了，他回忆起了那里的布置，细木镶嵌的家具，绒绣的椅子和零碎小古玩。但是雅克显出惊愕的神情，继续说道：

"好……你等一等……我已经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了。莫非他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从他这里跑掉？我忽然听到他在我身后用嘶哑的声音说：'您还希望我做什么呢？您难道还看不出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完结了！'这时，我们站在穿堂里。我大吃一惊，转过身去。他那副脸相多么可怜呀！他又说：'筋疲力尽了！完了！而且，什么都没有做！'这时，我就说并不是这样。是的。我说得很诚恳，我一点也不怨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笨拙地坚持，他就发火了：'是什么东西使你们这帮人产生幻想的？是我写的书吗？等于零！我在书里什么都没有说，我本来能说的，都没有说！那么是什么呢？您说！难道是我的头衔？我讲的课？学院的地位？到底是什么？难道是这个？'他抓住衣服的翻领，摇晃着，那上面挂着玫瑰花形徽章，激动地说：'难道是这个？您说呀！难道是这个？'"

（雅克说得入神，站了起来，怀着高涨的激情模拟当时的情景。安托万也回忆起他在那同一地方所窥见的雅里库尔，挺着身，被吊灯照耀得很亮。）

“他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雅克又继续说。“我想，他大概是怕人听见。他开了一扇门，把我推到一个小配膳室似的屋子里，那儿发着一股桔子和蜡的气味。他象冷笑的人那样咧着嘴，可是眼光非常严峻，单眼镜后面的眼睛涨得通红。他把肘弯支在一块木板上，木板上放着玻璃杯和一只高脚盘，不知怎的，他没有把那些东西打翻到地上。三年之后的今天，我耳朵里还响着他的声音和他的话。他开始说，开始说，声调十分低沉：‘好啦，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也许比你还大一点，我从高师出来，我也是一样，感到有当小说家的志向。我也是一样，有那种需要自由发挥才能的力量！我也是一样，本能地感到从前走的路都错了。你等一等。我也是一样，想向人请教。只是我找的是一个小说家，你猜是谁？不，你们不会明白，你们现在无法想象在一八八〇年他在青年人中代表着什么！我到了他家，他让我说明来意，他用他那灵活的眼睛观察着我，一边捋着胡子。他急急忙忙的，还没有等我说完就站了起来。啊，他毫不犹豫地开了口！他那种说话嘘嘘的口音，把“s”都发成了“f”，他对我说：“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种学习方法，那就是去当新闻记者！”对！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那时二十三岁。哼，我就象我来的时候那样走掉了，先生，就象个傻瓜一样！我面前依然是我的那些旧书，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相互竞争，先锋派的杂志，那些闲聊——真是个美好的前程，美好的前程啊！’砰！雅里库尔的手一下拍在我的肩上。我永远忘不掉他的那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的那只独眼。他直挺挺地站着，唾沫直溅到我的脸上：‘您要我怎样呢，先生？给您出个主意吗？注意，我的主意就在这儿！丢下您的书本，听从您的本能！去学会一点东西，先生。如果您还有一点天赋的话，您只能从内部，在您自

己力量的推动下成长！……也许您还来得及？赶快去做吧！去生活吧！无论用什么方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你才二十岁，眼睛好使，腿也好使吧？您要听雅里库尔的话，到一家报馆里去，去采访社会新闻。您清楚吗？我说的不是疯话，社会新闻！要深入到公共生活的深沟中！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使您受到教育。您要从早到晚，东奔西跑，不放过任何事故，不放过任何一宗自杀案，不放过任何一场官司，不放过社交界的任何事件，不放过妓院里的任何罪行！睁开您的眼睛，看看文明带来的一切现象，不论是好事，坏事，估计不到的事，想都想不出的事，都要看看！也许，这样作了之后，对于人类，对于社会，甚至对于您自己，您才可能有资格发表一点意见！'

"我的老兄，我不是看着他，我把他吞下去了。我整个身心都感到振奋。但是，忽然一下子，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他一声不响地打开门，他简直是赶着我穿过前厅，一直到楼梯口。我到现在，对这点还一直不清楚，莫非他又清醒过来，悔不该这样感情冲动？……他怕我去向别人说？……我仿佛还能看见他那长长的下巴在抖动。他的嗓音哽咽，含胡不清地说：'走吧……走吧……走吧！……回到您的书房去吧，先生！'

"门砰地一响，我什么也不顾了，从五楼冲到底层，上了大街，就象放到牧场去的小马驹一样，在黑夜里飞跑起来。"

雅克兴奋得说不下去了，又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喝光。他的手在抖，放下杯子，碰得玻璃水瓶丁当响。在静寂中，只有这清脆的声音响了很久。

安托万仍然很激动，他想把雅克从家里逃走之前的种种事件串联起来，但是还有许多环节不清楚。他很想提起某些有关

朱塞佩那三角恋爱的事。但是关于这个，刚才雅克只叹着气说了一句：“矛盾的事情太多。”别的都没有说。这愤怒的沉默恰恰证明这些情感纠纷对他决定出走起了怎样的作用。安托万自思自忖：“现在，她们在他的心中占着什么位置呢？”

他努力把这些事件简单归纳一下。十月间，雅克从拉菲特庄回来。那时他跟吉丝是什么关系？遇见珍妮又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试图跟她们断绝关系？还是把一些无法履行的义务承担下来？安托万想象着弟弟在巴黎的情况：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独自一人，非常自由，在他心里反复掂量着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一定生活在极度的激奋之中，而各种烦恼却无法忍受。摆在他面前的唯一的前景只是入学学习，到高师去住校，这些使雅克非常嫌恶。就在这时候，他去拜访雅里库尔。突然有了一条出路，地平线出现了一个广阔缺口。挣脱出去，抛弃一切不可能的出路，随便到哪儿去！去生活！“对，”安托万想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雅克不仅离家出走，并且一连三年，销声匿迹，死一般的沉寂。一切从头开始！为了能从头开始，就得忘记一切——也要让一切人把他忘记！”

“不管怎么说，”安托万继续想道，“他竟然趁我出门到勒阿弗尔去的时候，连一天也没有等，不等再见着我，也不等再跟我说点什么！”心中的怨气又要发作，但他极力忍住，排开了埋怨情绪，想继续谈下去，了解以后的事，他说道：

“那么……这天晚上之后，第二天呢？……”

雅克又回到炉子旁边坐下来，手肘支着膝盖，垂着肩膀，低着头，轻轻吹口哨。

他抬起眼睛。

"第二天，对啦。"他用迟疑不决的口气接着说："就在跟……"

跟爸爸吵架之后，在赛雷尼奥别墅吵了一架之后！安托万把这个倒忘了。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急忙说。

雅克好象很惊奇，然而，他扭过脸去，摆了摆手，仿佛是说："唉，管它……我现在没有心思再谈这个。"

"就是因为这，他才没有等我从勒阿弗尔回来！"安托万想道。这样一来，反倒有些高兴了。

雅克又显出思索的样子，轻轻吹起口哨来，一道神经质的纹路扭歪了眉毛的线条。刹那间，他不由自主地又经历了那悲剧性的时刻：父子俩单独在饭厅里；刚吃过午饭，蒂博先生提了一个关于开学的问题，雅克突然说他要放弃入学；争论就开始了，越来越刺人；父亲的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雅克被逼急了，莫名其妙地失去控制，象挑衅似的，说出珍妮的名字；然后，不顾父亲的威胁，自己也说了许多威胁的话，忘乎所以，一句接一句都是无可挽回的话，一直到自断退路，再退回来也不可能，反抗和绝望使他发了狂，一边向外跑一边喊道："我去自杀！"

清清楚楚地回忆起这种情景，感到十分痛心，他好象被刺了一下似的跳了起来。安托万正好有时间瞥见弟弟眼睛里有一种迷惘神色。但是雅克转眼之间又振作起精神，他说道：

"已经过四点了，我如果还要出去一趟的话……"他仿佛急于逃走似的，已经披上了大衣。"你留在这儿，是吗？我五点以前就回来。我的箱子很快就收拾好，然后，我们一起到车站的餐厅去吃饭，这样最好。"他把好几个装旧稿的卷宗封套放到桌子上，又说："喏，如果你感兴趣……一些文章，一些短篇小说……

我近几年来写的东西中不算太坏的……"

说着，他已经迈过了门槛，但又笨拙地转过身来，轻轻地说：

"真的，你还没有谈起……但以理。"

安托万觉得他本来想说："丰塔南一家人。"

"但以理吗？你想想吧！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啦！你走后，他对我十分忠诚热情……"

雅克为了掩饰他自己的慌乱，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安托万假装被他瞒过了。

"你觉得奇怪吗？"安托万笑着说。"他和我，我们俩确实不同，但我后来还是接受了他的人生观。人家是艺术家，那样的人生观是会合情合理的。你知道吗？他的成就简直叫人意料不到！一九一一年，在路德维格森公司开了他的个人作品展览会，他就出了名。如果他高兴的话，本来可以卖出去许多作品，但他不常画……我们俩不同。特别是从前很不一样。"他详细地说道。他很高兴终于找到机会谈谈自己，同时告诉雅克，他早已不是安柏尔托那个形象了。"我现在并不完全保持以前的方向，你知道！我不再觉得那么必要……"

"他在巴黎吗？"雅克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问道。"他是不是知道……"

安托万要克制一下他的脾气，说道：

"不在巴黎，他在服兵役，在吕内维尔当中士。还有十来个月才期满，要到十月十四日。这一年我都很少见到他。"

他不说了。弟弟那样阴沉而又失神地盯着他看，他感到不知所措。

当雅克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再显出内心的慌乱时，他才说道：

“不要让炉子灭掉，安托万。”

然后，他走出门去。

一一

留下安托万一个人。他走到桌子跟前，好奇地打开那些卷宗封套。

里面塞着各式各样的文件，放得乱七八糟。首先是些时论性文章的剪报，署名是宿命论者雅克①；然后是歌颂山峦的一组诗，好象是发表在一家比利时杂志上，笔名是雅·米伦伯格。最后是一组短篇小说，题目是《黑皮本上的篇章》，显然是当记者闲暇时写的速写，署名为杰克·博蒂。安托万读了其中的几篇，《八十高龄》、《少年的自杀》、《盲目的忌妒》、《愤怒》。人物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的，用单线条画出，由于形象突出，可以感动一切读者。风格粗略，若断若续，很象《索莱丽娜》，但这一次却失去了抒情意味。这风格给这些速写一种真实的性质，使人发生兴趣。

但是，纵然这些文章都很有趣，安托万的注意力却不驯服。今天早上以来，遇到的意外事件太多。特别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他昨天离开的那间病房。在那儿，很可能已经开始了可怕的事。也许他不该离开家？不，既然他就要把雅克领回去……

有人谨慎而又坚决地敲了一下门，分散了他的注意。

“进来，”他说。

① 法国十八世纪作家狄德罗写有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在楼梯黑暗的背景衬托下，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安托万吃了一惊。他似乎想起，早晨在饭桌上看见过这个年轻的女人。她抱着一筐子劈柴。他急忙帮她把筐子放下。

“我弟弟刚刚出去了，”他说。

她点了点头，仿佛是说：“我知道。”也许甚至是说：“就是因为他出去了，我才上来的。”她仔细打量着安托万，毫不掩饰她的好奇心，但是态度上一点也没有难以捉摸的地方。她仿佛是由于什么重大的原因，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了这大胆的行动。安托万仿佛觉得那双眼睛刚刚哭过。忽然，睫毛动了一下，她用责怪的、激动的语气，直截了当地问道：

“您要把他带走？”

“对……我父亲病得厉害。”

她仿佛没有听见。

“为什么把他带走？”她用脚跺着地板，气愤地说。“我不愿意！”

安托万又重复地说：

“我父亲快死了。”

可是这解释对她没有用，她的眼睛里慢慢噙满了泪，把身子转向窗户，交叉起双手扭动着，然后又把手臂放了下来。

“他不会再回来了！”她低沉地说。

她个儿很高，宽宽的肩膀，微微有些胖，动作中表现出急躁不安，然而姿态上又有些冷漠。两条粗重光滑的灰黄色的辫子盘在低低的前额上，在脑后系成螺旋形的发髻。在这辫子的冠冕底下，她的端正而又显得呆板的相貌显出庄重的神情，古代风格的、弯曲然而刚毅的嘴唇的线条更加突出了这种神情，嘴旁还有两道肉感的纹路。

她转身对着安托万说：

"您对我发誓，指着耶稣对我发誓：您不要阻拦他回来！"

"我不阻拦他，为什么要阻拦他呢？"安托万平心静气地微笑着说。

对于安托万的微笑，她毫无反应。透过晶莹的泪水，她直盯盯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她的衣服紧裹在身上，胸部在急促地呼吸。她毫不羞涩地任凭别人观察。她从胸脯当中掏出一块卷成一团的小手绢，擦擦眼睛，又擦擦鼻子，一面用鼻子吸气。闲下来的眼珠，在上下睫毛之间转来转去，给人一种温柔舒适的感觉。眼睛象一潭死水，使人捉摸不透的思绪在那里不时打着旋涡。每当这时，她马上低下头，或把头转向别处。

"他跟您说过我吗？我叫索菲亚。"

"没有说过。"

睫毛之间的蓝眼珠一闪：

"您不要告诉他说我都对您讲了。"

安托万又微笑了一下：

"但是，女士，您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呀！"

"啊，不对，"她一面说着，一面把头向后仰，半眯起眼睛。

她找了一张折叠椅，搬到安托万附近，急急忙忙坐下，仿佛她忙得只可以耽搁一分钟。

"您，"她说道，"您大概是一位戏剧界人士。"安托万摇摇头。"对，您很象我一张明信片上的……巴黎一位有名的悲剧演员。"这时，她微笑了，是充满倦怠的微笑。

"您喜欢看戏吗？"他不愿意耗费时间向她辩解，就问道。

"电影，戏，都喜欢！"

有时，一种出人意料的放荡的神情损坏了这张没有表情的

脸；这时候，每说一句话就咧得很开的嘴就显得更大了，露出一口白牙和珊瑚红的牙龈。

他保持慎重的态度：

“你们这儿有很好的剧团吧？”

她俯过身来说：

“您以前到过洛桑吗？”（当她这样向前弯着身子的时候，话说得很快，又压低了声音，好象是要求人家亲切，又好象自己也愿意对人亲切似的。）

“从来没有来过，”他说。

“您以后还会来吗？”

“当然！”

突然间，她用严峻的眼光盯住安托万的眼睛，摇了几下头，说道：

“您不会来了。”

接着，她打开炉门，往里加柴。

“啊，”安托万想拦住她，“已经很热了……”

“的确很热，”她用手背摸着脸说。然而，她仍然拿了一块柴，扔进炉膛，接着又添了第二块和第三块。她用虚张声势的调子说：“杰克喜欢这样。”

她蹲在炉前，背转着身，眼睛看着烤热她脸的火苗。天黑了下来。安托万爱抚地注视着那健壮的肩膀，那被火光映着的脖子和头发。她在等什么呢？显然，她感觉得到安托万在看她。从那模糊的侧面，安托万似乎看出她在微笑。可是，她上身一个波动，又站了起来，用脚踢上炉门，在房里走了几步，看到桌上的糖罐，用贪婪的动作拿了一块糖，嚼了起来，接着又拿一块，远远地向安托万递过来。

"我不吃，谢谢，"安托万笑着说。

"您不吃会倒霉的，"她一面说一面把糖扔了过来，他接住了。

他们的眼光遇到一起，索菲亚的眼色象是在问："您是什么人？"甚至："在您和我之间将会怎么样？"她的倦怠然而贪婪的眼珠，由于睫毛的透明变成了金黄色，使人想起夏天下雨以前的沙滩。然而，那眼睛中的烦闷似乎比欲望更多，安托万想道："她是这样的一种女人，只要别人稍一撩拨……不过同时，她也会咬你一口，事后会恨你，而且用最卑劣的报复手段一直跟你纠缠不休……"

她仿佛猜到了他的思想，转过身去，走到窗前。又下雨了，天黑得更快了。

静默了相当长的时间，安托万不知所措，问道：

"您在想什么？"

"噢！我不常想事情，"她一动不动地回答道。

他坚持地问：

"那么，您想事情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

听到安托万在笑，她离开窗口，也温柔地笑起来。她一点也不象忙着要走的样子，晃着胳臂漫无目的地踱了几步，正好走到门口，漫不经心地用手摸摸锁。

安托万以为她要把门锁起来，血涌上了他的脸。

然而，她垂着眼皮，轻声说道："再见！"

她打开了门。

安托万很惊奇，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些失望。他把身子俯向前去，想抓住她的目光。同时，象回声似的，也有点开玩笑，他

用爱抚的声调象发出一个召唤似的轻声说：

"再见……"

但是，门关上了，她已经走了，没有转过身来。

他听到裙子擦过楼梯栏杆的声音，和她一边下楼，一边故意轻轻哼着的歌声。

一二

屋里的夜色越来越浓。

安托万浸沉在遐想之中，没有力气离开座位去开灯。雅克已经走了至少一个半钟头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疑心占据了他的思想，他极力把这疑心驱散。一刻不停地在增长的不安的感觉紧紧压在他的心上。忽然听出弟弟在楼梯口的脚步声，这种心情一下子消失了。

雅克进来了，什么话也不说，甚至没有注意到屋子里黑洞洞的，没有开灯。他一下子坐在门旁边的椅子上，借着炉火的光勉强看得出他的脸。他的帽子掩着前额，短大衣还搭在手臂上。

他呻吟了一声，突然说：

"让我还待在这儿吧！安托万，你自己走吧！让我待下来！我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但是，安托万还没有能开口，他又大声说："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什么也不要说。我跟你走就是。"

然后，他站起来，开了灯。

安托万尽量不看他。为了不显得尴尬，他装作继续在看东西。

雅克迈着疲倦的步伐在屋里走来走去，把几件东西扔到床

上，打开一口箱子，往箱子里装了几件衣服和杂物。他不时地吹起口哨，吹的总是那一个曲子。安托万看到他把一叠信扔到火里，然后把摊开的稿件放进壁橱，上了锁。然后，他坐到一个角落，把头垂到肩膀上，全身缩了起来。他神经质地甩了一下头发，在膝盖上很快地写了几张邮简。

安托万心绪不宁，如果雅克这时对他说："我恳求你，你自己走吧！"那么他一定会一句话也不说，紧紧拥抱一下弟弟，立刻一个人走掉。

还是雅克打破了沉默。他换好鞋，锁好箱子，走到哥哥跟前。

"你知道，七点了。该下楼了。"

安托万没有说什么，开始准备起程。一切准备好了，他问：

"要我帮你拿东西吗？"

"谢谢！"

他说话的声音不象白天那么高了。

"把你的箱子给我。"

"它不重……走吧！"

他们悄悄穿过房间，安托万第一个出了门，听见雅克在他身后关上了电灯，又轻轻地关好门。

在车站的餐厅很快吃了晚饭。雅克什么也不说，几乎没有怎么吃东西。安托万也象弟弟一样心事重重，不去打破这静默，不想装假。

列车进站了。他们在站台上散步，等着开车的时刻。从地道里不断涌出大群的旅客。

“车厢要满了，”安托万说。

雅克先没有回答。可是突然他说道：

“我在这个地方两年半了。”

“在洛桑吗？”

“不……我是说在瑞士。”又走了几步，他轻轻说道：“一九一一年我的那个美丽的春天……”

他们一声不响地又沿着列车散步，走到了尽头。雅克仍然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中，因为，他自动地解释道：

“我在德国偏头痛很厉害，就想尽办法节省钱，好走掉，到瑞士来，到新鲜空气中来。我是五月末到瑞士的，正是大好春光。我到了卢塞恩州的米伦伯格山区。”

“对了，米伦伯格……”

“对，差不多所有署名为米伦伯格的诗，都是在那个地方写的。我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东西。”

“你在那儿住了很久吗？”

“六个月，住在农民家里。两个老人，没有孩子。六个月过得好极了。春天和夏天多么美呀！在我到达的那天，从窗口向外望去，多么迷人！一片开阔的景色，起伏不平，线条都很简朴——高雅！我从早到晚都在外面。绿草如茵，开满鲜花，野蜂在飞舞，山坡上是广阔的牧场，牧放着母牛。小溪上架着木桥……我走着，一面走，一面构思。我整天在外面漫步，有时候晚上也出去，在那些夜里……那些夜里……”他慢慢地举起手臂，划了个曲线，又放下了。

“那么，你的偏头痛好了吗？”

“刚在那儿住下，我就觉得好多了！是米伦伯格把我治好的。甚至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脑子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向他

的回忆微笑着。“轻松，但是涌现出各种思想，各种计划，各种狂妄的设想……我觉得，我今生如果能写出什么，那都是在那个夏天，在那纯净的空气中孕育出来的。我还记得，有时候，我是那么兴奋……在那些日子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幸福得发狂！……有的时候——我简直都不敢告诉你——有的时候，我无缘无故地跑呀跳呀，然后一头扑倒在草地上，为了哭，痛快地哭。你以为我夸大了吗？这些都是真事！我还记得，有几天，我哭得太厉害了，我绕一个大圈子，到我在山里发现的一股泉水里去洗洗眼睛……”他低下头，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然后，还是低着头重复说：“对，已经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

他沉默着，一直到火车开动。

火车没有响汽笛，带着那种坚定的自信，那种时刻表发动的机器的被动的动力开动了。雅克用干涩的眼睛看着空空的站台消逝。点点灯火的郊区用越来越快的速度闪到后面。接着是漆黑一片，他觉得自己毫无反抗地被带到无边的黑夜中去了。

雅克在挤着他的那些陌生人中间找安托万。安托万站在走廊里，离他有几米远，半转着身子，仿佛也在眺望那黑沉沉的原野。雅克很想走到他身旁，并且，他又一次感到了承认一切的那不可克制的需要。

他终于挤到哥哥旁边，很快地触了一下他的肩膀。

安托万夹在旅客和堆满在过道上的行李中间，动弹不得。他以为雅克只不过要对他说一句话，就没有转过身，只把脖子扭过来，把脑袋低了低。他们象牲口一样被圈在这个走廊里，在火车的晃动和噪音的当中，雅克把嘴凑近安托万的耳朵，轻轻说道：

“安托万，你听我说，你必须知道……在开始的时候，我过的生活……我过的生活……”

他本想大叫出来："我过的生活是说不出口的……下贱的生活……我当过翻译……作过导游……我靠着不得已的弄钱的办法凑合……老天……还要更坏，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犹太街……交往的人都是无赖，克吕格老爹啦，斯拉多尼奥啦，卡洛尼纳啦……一天夜里，在码头上，他们用棍子把我打了一顿，以后，住医院。我头疼就是这么得下的……在那不勒斯……后来在德国，禄珀尔和小罗莎这一对……在慕尼黑，因为维尔弗里德的缘故，我还被……我还被拘留在监狱里……"但是，众多和杂乱的回忆涌到嘴边，越是急着要承认，他就越觉得那说不出口的过去，真正是说不出口——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

于是，他泄了气，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我以前的生活说不出口，安托万……说不出口……说……不出口！"(他给这个词加上了人间一切耻辱的含义，它沉重而又含胡。他绝望地重复着，就象作了忏悔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安托万完全转过身来，相当不安，觉得非常尴尬，因为四周有那么多人，他生怕雅克提高声音。他为雅克将要说出的话而发抖，但是他尽量装出亲切的模样。

可是，雅克把肩膀往车厢的隔板上一靠，好象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旅客们从过道走散，拥进车厢里去。不一会儿，安托万和雅克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谈话不怕别人听见了。

雅克刚才已经不做声，象是不太急于再说下去，这时却忽然向哥哥俯过身：

"你说是不是，安托万。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正

常的……不，不能说正常。这个词太可笑……怎么说呢？……不知道自己的感情……或者说本能是否……你是个大夫，你一定知道，你……”他皱着眉，眼睛眺望着车外的黑夜。他语调低沉，结结巴巴地说：“你听我说：有时，我们有了某些感受……会对这种或那种东西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是从我们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是不是？……可是我们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或者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魔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安托万？你，你见过那么多的人，知道那么多的病例，你一定知道，你，什么是……姑且说……什么是通常情况，什么是……超乎常情的。可是，我们是不明白这种事情的，这真是非常烦恼，可不是……举一个例子吧：一个人十三、四岁的时候，忽然好象一阵阵的产生了前所不知的欲望，忽然有了无可抵御的种种纷乱思绪，为这个感到羞耻，把这当成污点，痛苦地加以掩盖……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甚至是再美丽不过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象我们这种人都是这样的……你明白吗？……好吧，这样，还有一些东西，模模糊糊的……有些本能冲动……涌上来……对于这些，甚至到了我这个年龄，安托万，甚至到了我这个年龄……人们探索……人们还弄不明白……”

他的脸忽然抽搐一下，另外一个思想又出其不意地控制了他，他发现，他是多么迅速地不由自主地又依附于他的哥哥，依附于这个永久的朋友，并且通过这个哥哥，又跟他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了。而在昨天，还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仅仅半天的时间，就……他握紧拳头，低下头，不声不响了。

几分钟之后，牙齿仍然咬得紧紧的，垂着眼皮，他走到车厢

坐位上去。

雅克突然跑开，安托万很奇怪，他也想过去，却看见他在半明半暗的车厢里，一动不动，固执地闭着眼皮，含着泪水，雅克在那里装睡。

第 六 部

父 亲 的 死



二

那天晚上，安托万坐火车去瑞士以前，告诉过韦兹小姐，说他要一天一夜不在家。老小姐先是并不怎么在意。一个钟头以来，她坐在小书桌前，费劲地写信向邮局查询。从拉菲特庄向巴黎寄了一筐蔬菜，没有收到，她气得不得了，没法去想别的事。到了很晚，她好歹总算把查询的信写完。等到穿上睡衣，开始晚祷，她这才突然想起了安托万说的一句话："您去告诉塞利纳姑姑，说已经通知了泰里韦大夫，一喊他就会来。"于是，她也不管时间有多么晚，甚至连祷告都没有作完，就忙着在今天晚上履行这个任务。她穿过房间，去找修女。

这时，将近十点钟了。

蒂博先生的房间里，电灯已经熄灭，只有壁炉里柴火的亮光照着屋子。房里炉火不灭，是为了驱除屋里的恶浊空气，这个措施一天比一天不可少，可是还不能驱走热敷时发出的酸溜溜的水汽，乙醚、碘酒或石炭酸的气息，不能驱走止痛软膏的薄荷味，尤其是那已经衰败的躯体发出的臭气。

有时候，病人暂时不痛苦，打着鼾，还呻吟着，似睡非睡。几个月以来，他就没有真正睡过觉，没有真正轻松地休息过。对他来说，睡觉已经不是失去知觉，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一时不再感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罢了；只让他的肢体进入半麻

木状态，而脑子里还一刻不停地闪过各种幻象，仿佛在放映着不连贯的电影，在影片上，他过去生活的片段，乱七八糟地，一段接一段地接下去。这些场景象一串串的回忆，引人注意，也象恶梦一样，使人疲劳。

这天晚上，打了一个盹，片刻的昏沉未能解除压在心头的惶惑不安，其中还夹杂着越来越多的幻觉。好象有人在中学的校舍里追他，他在逃，穿过宿舍，前院，小教堂，一直跑到操场……就在那里，在圣约瑟塑像前面，在健身房门口，他两手抱着头，摔了一交。这时，几天以来就在他头上盘旋的，难以言状的可怕的东西，从黑暗深处猛扑过来，好象要把他碾碎，他猛然吓醒了。

在屏风后面，有一支奇特的残烛，照亮了平时总是黑暗的屋角。两条黑影拉长了，一直伸展到墙上的突饰。他听见一阵耳语。是老小姐的声音。以前就有过一次，也是在这样的夜里，老小姐来叫他……雅克，抽风了……莫非哪个孩子又病了？……现在几点钟了？……

塞利纳修女的声音又使蒂博先生意识到了时间。说的什么听不清楚。他屏住呼吸，竖起那只好使的耳朵。

几个稍微清楚一点的音节传到他这里："……安托万说通知了大夫……马上就来……"

不对了，病人，就是他！要大夫来干什么？

那可怕的东西又翱翔起来。莫非他的病情恶化了？发生了什么事？他睡着了吗？他自己怎么没有看出情况变坏了呢？深更半夜，大夫都给叫来了。他完了！他要死了！

这时，他自己说过的，郑重宣布自己马上要死的那些话（当时，他自己并不相信），又浮现在他脑子里，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他要喊："来呀！救命呀！安托万！"可是，从他喉咙里，勉勉

强强才吐出来几个声音，然而却那么凄惨，使得修女推开屏风，跑了过来，开亮了电灯。

她立即以为他又发作了。老人平常那蜡黄的脸，现在涨得通红，眼睛瞪得滚圆，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

不过，蒂博先生并不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脑子只有一个想法，在转动，清晰到了无情的程度。几秒钟之间，他就从头至尾回顾了一遍他的整个病历：动了手术之后，有几个月平静时期，又复发了，接着病情逐渐严重，疼痛越来越剧烈，药物也控制不住了。各种细枝末节都连接起来，都有了一定的意义。这一次，这一次，再也不容怀疑！几分钟之前，他还觉得十分安全，现在却觉得一片空虚。丧失了安全感，就不可能再活下去。空虚突如其来，一切平衡都失去了，甚至原来的明智也消失了：完全不能考虑问题。人的聪慧主要是靠对未来的信心滋养着，而现在，未来的一切可能性都已消失，思想的每一冲动，都模模糊糊地碰到死亡，就再也不可能思想了。

病人的手痉挛地抓住被单，恐惧在他身上奔驰。他想喊，但喊不出来。他觉得自己象一根稻草，被雪崩冲了下去，抓不住任何救命的东西。一切都在崩陷，都跟他一起沉沦……终于，喉咙放松了一些，恐惧在嗓子里开出一条通路，迸出一声惊骇的叫喊，但马上又哽住了。

老小姐拱着腰，直不起背，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她尖叫起来：

“仁慈的上帝，怎么啦？怎么啦，我的姑姑？”

修女没有回答，老小姐就逃走了。

怎么办呢？去找谁呢？安托万不在家。去找神父！韦卡尔神父！

女仆还在厨房里。她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听到老小姐告诉她们的事，阿德里安娜就划十字；而克洛蒂尔德别好披巾，抓起钱包和钥匙，跑出去了。

二

韦卡尔神父住在格雷纳莱大街，就在总主教府附近，他现在领导着教区的慈善事业。这时候他还在办公桌前工作。

几分钟之后，克洛蒂尔德叫的出租汽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大学街。

韦兹小姐高高地坐在前厅的一张椅子上等着他。神父最初没有认出她来。她额上没有系发带，头发梳在脑后，垂在短睡衣上。

她小声叫着："哎呀！快来，神父先生……好让他不要这样害怕……"

神父没有停步，向她打了个招呼，就走进了内室。

蒂博先生掀开了被子，想从床上起来，从这间屋子逃走，逃到黑夜中去，逃开这凶暴的威胁。他的嗓音又恢复了，正在大声骂着一些粗话：

"混蛋！母狗！婊子！……哎呀，这些母牛，娼妇！"

忽然，他看到神父就站在打开的门口，正被灯光照着。病人没有露出一点惊奇的样子，只是停住嘴不骂，喊了起来：

"不要您！……要安托万！……安托万在哪儿？"

神父把帽子扔到一张椅子上，快步走向前去。他的脸象平常一样凝滞，一点也没有露出来心里是多么激动，只微微举起胳

臂，稍稍张开两只手，表示他是来帮助他的。他径直走到床边，一句话也不说，直截了当为定睛看着他的蒂博先生祝福。

静寂中响起高声祈祷的声音：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道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①

蒂博先生不动了，眼睛看看神父，又看看修女，嘴唇松开，脸蹙到一起，就象小孩子要哭的样子。他的头左右摇晃，接着倒到枕头上，抽泣起来，听起来就象冷笑一样。慢慢地，哭声时断时续，终于，他不响了。

神父走到修女身旁问道：

“他现在疼吗？”他没有提高声音。

“不太疼。我刚给他打过针。一般疼痛要到半夜以后才发作。”

“好的，您请便吧，让我们俩在一起待一会儿……但是，”他又说了一句，“给大夫打个电话。”他摆了一下手，仿佛是说：“我并不是万能的。”

塞利纳修女和阿德里安娜悄悄地走开了。

蒂博先生象已蒙眬入睡。韦卡尔神父来到以前，他已经有好几次好象失去了知觉。但是暂时的昏迷为时很短，他好象一下子又浮到水面上，又惧怕起来，又开始用一种新的力量挣扎。

神父直觉地感到眼前暂歇的时间不会长，应该赶紧利用。他的脸忽地热了起来：在他行使圣职的责任中，最怕的就是陪伴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将死的人。

他走到床边。

“您在受苦，我的朋友……您在经历一个可怕的时刻……不要独自一人，把您的心向上帝打开吧……”

蒂博先生转过了身，用焦虑的眼光盯着他的忏悔师，神父不禁眨了眨眼。可是，病人的眼睛里满含着愤怒、仇恨和轻蔑。刹那之间，恐惧又在眼里露了出来。这次，他那烦恼的样子使人无法忍受，神父只得低下眼睛，稍稍转了一下身子。

将死的人上下牙直打战，结结巴巴地说：

“哎哟……哎哟……我害怕……”

神父恢复了镇定。

“我是来帮助您的，”他温柔地说……“我们先来祷告吧，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一起祷告吧，我的朋友。”

蒂博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您看呀！我……我已经……我要……”（他没有勇气用明确的语言说到死。）

他用异乎寻常的眼光看着黑黝黝的屋角，到哪儿去寻求援助呢？越来越浓密的黑暗包围着他。他在静寂之中爆发出一声呼喊，神父几乎反倒放心了。接着，蒂博先生竭尽全力叫道：

“安托万，安托万在哪儿？”因为神父的两手动了一下，他又喊：“您放开我！……我要安托万！”

神父改变了策略。他站起身来，痛苦地看看他的忏悔人，然后高高扬起手臂，好象是给着魔的人驱邪似的，又给他祝福了一次。

神父这样镇静，蒂博先生更是火冒三丈。他用臂肘支撑着，抬起身子，不管腰部撕裂似的疼痛，挥起拳头说：

“这些混蛋！贱种！……还有您，您的那些胡说八道！……够了！”又绝望地说：“我要……死了，我告诉您！救命呀！”

神父站着，注视着他，没有反驳他的话。这一回，老头儿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到了头，神父一言不发，又给了他最后的打击。他浑身发抖，觉得力气迅速衰减下去，甚至不能控制住口水，流了一下巴。他恳求似的重复着一句话，好象怕神父听不见或不明白似的：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神父叹了口气，但是并没有作一个否认的动作。他觉得真正的慈悲，并不在于给临死的人毫无价值的幻想。那最后一刻当真来临时，唯一救助人间恐惧的良药并不是否认将要来临的死亡，人体在死亡之前早已在暗中有了预感，起来抵制了；而是相反，要正视死亡，甘愿接受它。

他待了一会儿，接着，他鼓起勇气，清清楚楚地说：

“即使如此，我的朋友，难道就应该这么胆战心惊吗？”

老头儿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跌落在枕头上，呻吟道：

“哎哟……哎哟……”

完蛋了，被漩涡卷了去，毫无怜悯地把他裹挟而去，他仿佛跌入了无底深渊，最后的一点理智之光只不过使他更清楚地衡量出虚无！对于别人来说，死亡是随时可有的念头，不属于哪个人的，是许许多多字眼中的一个罢了；而对于他，就是整个的现实，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就是他自己！他用在深渊之上的、由于昏眩而睁大的眼，远远地看见了与他隔着一道鸿沟的神父的脸，那活生生的脸——陌生的脸。他感到孤独，被整个宇宙排除在外，只剩下了他自己和他的恐惧。他落入绝对孤寂的深渊之底！

在静寂之中，响起神父的声音：

"您看，上帝不愿意让死亡在暗中① 偷袭您，象小偷一样。那么，您应当不辜负这个恩典，因为这是上帝能够给我们这些罪人的最大的一个恩典：在进入永生之门的时候，他预先告诉了我们……"

蒂博先生听着，这些远远传来的毫无用处的话，好象波浪拍击岩石一样，拍击着他那吓木了的脑子。也有一瞬间，按照习惯，他的思想试图回忆起上帝，从中找到庇佑，但是，这种冲动刚一开始就破碎了。永生，神恩，上帝——这些语言已经不可理解：是些空话，与可怕的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感谢上帝吧，"神父继续说。"那些摆脱了自己的意志，为了依附于上帝的意志的人有福了。祷告吧。一起祷告吧，我的朋友……用我们整个的灵魂来祷告，上帝会来帮助您的。"

蒂博先生扭过头去。在他恐惧的深处，残存的暴烈脾气又翻腾起来。如果他能够的话，真想把神父宰掉。渎神的话脱口而出：

"什么？上帝？什么帮助？咳，真可笑！不正是他吗？不正是他才让……"他哽住了。"那么，什么？什么帮助？"他愤怒地喊。

争论的嗜好控制住了他，他甚至忘记了一分钟之前他烦恼不堪的时候曾否认过上帝。他呻吟着说：

"嗳，上帝为什么会要我这样呢？"

神父摇着头说：

"《基督言行录》② 说，'当你们以为远离我的时候，往往是我

① 原文为拉丁文 sicut latro。

② 成书于十四到十五世纪的一部拉丁文的宗教著作，作者佚名。

离你们最近的时候……’”

蒂博先生在听着，他静默了片刻，然后，转身对着他的忏悔师，然而，这一次却作出了苦恼的姿态：

“神父，神父，”他哀求道，“作点好事，您祷告吧！……这不可能，您说是吗？不要让我死！”

神父拿过来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拉过了蒂博先生一只肿胀的手。只要一按，那手上就会留下一个苍白的印子。

“唉，”那老人说，“神父，如果您到了这时候，您就会知道，您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神父叹了口气。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诱惑不会落到我头上’……但我祈求仁慈的上帝，在我将死的时刻，派遣一位朋友到我身边，帮我及时振作起来。”

蒂博先生闭上了眼。刚才一动，引起肩胛骨之间的褥疮，象烧红的铁烫他一样痛起来。他躺平了身子，一动也不敢动，咬紧牙关，断断续续地反复哼道：“哎哟……哎哟……”

“您看，您是一个基督教徒，”神父用谨慎而又沉重的声调继续说道：“您明知道地上的生命本来就该结束。您只不过是尘土①……尘世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您忘了吗？您这样极力反抗，就象要把您挣来的财产抢走一样！可是您明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是仁慈的上帝借给我们的。我的朋友，您本来应该偿还债务的时候，反倒去讨价还价，这是多么忘恩负义……”

蒂博先生两眼微睁，满含怨恨地向神父望了一眼。然后，他

① 原文为拉丁文 Pulvis es。

缓缓环视这房间，一样样地看着那些即使在黑暗中他也分辨得很清楚的东西，这些都是他的财产，多少年来，他每天都看见，每天都占有着。

“丢弃这些！”他轻轻地说。“我不愿意！”忽然打一个寒噤，他又说：“我害怕！”

神父不由得可怜起他来，身子俯得更低，说道：

“神圣的主他也曾受过临终的痛苦，也曾流过血。他也曾在刹那间，极短的刹那间，怀疑过他的父的慈心。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①……您想想吧，我的朋友：在您的苦难与我主基督的苦难之间，难道没有令人感动的一致之处？然而，耶稣，他马上又专心祈祷，他以强烈的爱心喊道：‘父啊，我在这里！父啊，我相信您！父啊，我要舍弃我自己！愿您的意志实现，而不是我的！’”

神父感到在手指下那胖胖的手在颤抖。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但并没有提高声音：

“您想过吗？多少世纪以来，千百个世纪以来，我们可怜的人类在地上完成他们的命运……”他知道这些泛泛的论证不能切中要害，就又说得明确些：“想一想您的家吧，想一想您的父亲，您的祖父，您的列祖列宗，一切跟您一样的人，您的先辈，象您一样，生活过，斗争过，受过苦，也有过希望的人。这一切人，一批又一批，无可变更，在一开始就已注定的时刻，又回到他们起始的地点去……回到起始的地点，有何烦恼可言？②……我的朋友，宇宙万物都要回到我们万能的父的怀抱中。我们这样想，

① 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里说的是耶稣临终的场面。

② 原文为拉丁文 Reverti unde veneris, quid grave est?

难道还不能得到慰藉?"

"对……但是……不要在现在!"蒂博先生叹息说。

"您还抱怨! 可是在这些人中,有多少还不如您哩! 多少人没有活到您这年纪,您比他们优越得多。您深受上帝的恩宠,他给了您很长的寿命,来拯救您的灵魂。"

蒂博先生一阵哆嗦,结结巴巴地说:

"神父,这实在可怕……"

"可怕,对。但是,比起别人,您更没有权利害怕……"

病人突然把手抽回去,说:

"不行!"

"是这样,是这样,"神父和蔼地坚持道。"我曾眼见您行功德,您一向尽力把您的宗旨放在世俗的利益之上。您用对于邻人的爱,来向贫穷作斗争,向道德沦丧作斗争。象您这样的一生,我的朋友,是善人的一生。过了这样的一生,在死的时候,就应当满怀信念。"

"不行!"病人又阴沉地重复说。神父想再拉住他的手,他愤愤地甩开了。

这些话刺到了他的疼处。不,他不是超脱于世俗利益之上的人! 在这一点,他瞒过了所有的人。甚至连神父,甚至连他自己也几乎一向被瞒过了。其实,他的任何牺牲无非是为了博得别人的尊重。他的情操其实卑劣,卑劣不堪,只不过以前被他掩盖起来了。自私,虚荣! 追逐财富,追逐权力! 吹嘘自己的善行,为了换取名声,成为头面人物! 毫不纯洁,制造假象,说谎——说谎!……他多么想把这一切统统抹去,一切重新开始! 唉! 他作为善人的一生,多么使他觉得羞愧! 他终于看清了,知道了自己一生的真象。太晚了! 清算的日子来到了。

“象您这样的基督教徒……”

蒂博先生发火了：

“您闭嘴吧！基督教徒？不！我不是基督教徒。我的一生，我……我就是要……对邻人的爱？算了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没有爱过任何人，从来没有！”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神父叫道。

他以为蒂博先生又要说到悔不该逼得雅克去自杀，但是蒂博先生没有提起这件事，最近这几天，一次都没有提到，父亲并没有想到那失踪的儿子。现在他想得起来的，只是过去时代非常遥远的阶段，那被野心吞噬的青年时代，他初入社会，最初的奋斗，初露头角；有时候，想到他成年时期的荣誉。可是这最近十年，都隐没在昏暗的黑影之中了。

蒂博先生忍着痛，扬起手臂，忽然喊道：

“都是您的错！为什么在来得及的时候，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悲伤马上又压倒了恼怒，他泪流满面，痛哭起来，哭得全身不住抖动，就象笑得不停似的。

神父弯下身子说：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那么一天，一个时刻，一刹那，上帝突然十分明显地显现出来，向我们伸出手。有时，正是在您不信神的一生之后；有时是在您被认为是基督徒的漫长的一生之后……有谁说得准呢，我的朋友？也许，当真就在今天晚上，上帝的手第一次向您伸出来？”

蒂博先生睁开眼睛，在他疲乏的脑子里，把上帝的手与就在他近旁活生生的神父的手混为一体。他抬起手臂，抓住那只手，用焦灼的声调说：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他的声调变了，不再是在死亡面前的惊恐；而是一种能够得到答案的疑问，是一种已经含有忏悔的畏惧，是神的宽恕能够驱散的。

上帝的时刻临近了。

但是，对于神父来说，这是最困难的时刻。他象在讲道台上开始讲道一样，先屏息默思了一会儿。蒂博先生对他的责难给他的震动很大，虽然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对这个刚愎自用的人施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效力呢？而多年以来，这个人就信赖他了。他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职责的？忏悔人和忏悔师双方都有亏职守，但都还来得及弥补。应该把今天这个战栗着的灵魂抓住，送回到基督的脚下去。

这时，他一向为人的习惯，使他产生了一种虔诚的技巧。

"应该悲叹的，并不是尘世的生命将要结束，"他说，"而是没有表现出本来应该表现出的样子……但是，如果您的一生没有成为上帝感化的对象，那么，至少，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生该在您身后留下好榜样！您面临死亡的态度，对于所有认识您的人，都应当是个楷模，是个教育。"

病人惊动了一下，撒开了手。这些想法打动了他。对！让大家说："奥斯卡·蒂博死得象个圣者。"他总算把双手合拢，闭上眼睛。神父看到他的嘴在动，是在祈求上帝给他恩惠，使他的死能感化人。

这时，他的感觉已经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沮丧。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切终将死亡的东西中的一个，是可怜的草芥。在一阵惊骇之后，感受到对自己的怜悯，这也是慰藉。

神父抬起了头：

"圣保罗曾经说过：'不要象那些无所希望的人那样伤心痛苦吧！'您就是那样的人，我可怜的朋友。在如此严重的时刻，我发觉您完全失去了希望！您忘了上帝首先是您的父，其次才是您的审判者，而您却不公正地否认上帝的慈悲。"

病人向神父惶惑地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那么，镇定下来吧！"神父又说。"要相信上天的宽宏大度。您要这样想：只要真心实意，完全彻底地忏悔，那么，最后一瞬间的宽恕就足以消除您整个一生的罪孽。您是上帝创造的，他还不比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泥做的吗？他爱我们，是爱我们的本来面目。这种确信应该是我们勇气和信心的基本原则。对了，信心，美妙的死亡的全部秘密，我的朋友，就在于这句话：我主，我把我的灵魂交到您的手中①……要信赖上帝，信赖他的善心，信赖他无限的慈悲！"

神父讲话有他自己的风度，沉着安静，在某些词上特别着重。这时，他稍稍举起手，样子坚决，很有说服力。不过，在这单调的说教中，他那长着大鼻子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很多热情。只是因为这些圣洁的话本身就是有效的，经过几世纪的实践之后，这些话恰恰适应临死的人的恐怖心理，所以能在这恐惧慌乱、桀骜不驯的人身上，迅速地、直接地发生作用。

蒂博先生低下了头，胡须触到了胸脯。在他心里，悄悄渗进了一种新的情感，不象自怜自悯、痛苦失望那样消极无用了。泪水又从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内心的冲动使他已经憧憬着那至高无上的安慰。他只希望舍弃自己，把自己交托给……

突然，他又咬紧牙关，腿上又感觉到了那熟悉的疼痛，从腰

---

① 原为拉丁文 In te, Domine, speravi。

一直窜到腿肚。他不再听神父讲了，把身子绷直。过了一会儿，疼痛才减轻。

神父继续说：

“……就好象旅客爬山一样，到了山顶，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人的一生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在狭隘到了可笑的程度的活动领域之内，永远重复同样的努力！虚妄的不安，庸俗的欢乐，对幸福的追求徒然地周而复始，永远不得满足！我夸大其词了吗？您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我还要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如此。这样的生活难道能够满足上帝的一个创造物吗？这样的生活哪有丝毫值得留恋的呢？有什么使您会这样难以割舍呢？您说！难道是您那痛苦的、不断衰弱的、可怜可叹的躯壳？这个躯壳总在规避自己应尽的责任，但任何东西也不能保护它，使它不受痛苦，免于枯萎。您应当承认，躯壳是要灭亡的，这是一大幸事！我们很久以来是躯壳的奴隶，为它所囚禁，现在终于能弃绝它，把它卸掉，逃出去，把它丢弃在路旁，就好象丢弃一件破衣一样，这真是一大幸事！”

对于一个将死的人，这些话有了直接的现实意义。这种解脱的想法忽然在向他微笑，仿佛对他有所许诺……然而，那已经渗入他心中的舒适感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在另一种外表掩盖下的生的希望，那唯一的、固执的对于生的希望？神父也觉察了这一点。对于彼世的希望，在上帝的永恒之中生活的希望，在死亡的时刻也必不可少，正象他活着的时候希望生活于下一分钟一样……

神父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的朋友，现在，把您的眼睛转向上帝吧！您已经掂掇清楚了：将要离开的微不足道，现在，您看一看等待着您的是什

么。渺小卑下，不平等，不公正，不复存在！考验和责任，不复存在！每天的错误和必定相随的悔恨，不复存在！罪人在善和恶之间的无所适从，不复存在！您这时即将找到安详、稳定和至高无上的秩序，那上帝的国度！您就要抛弃脆弱的、瞬息即逝的东西，从而进入持续和永恒！您明白吗，我的朋友？舍弃往者，追求永恒①……刚才死亡使您恐惧，您的想象向您表现了不知什么可怕的、黑暗的东西。其实正相反，一个基督教徒的死亡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死就是宁静，休息中的宁静，永恒休息中的宁静。叫我怎么说呢？远远不止于此！是生命之花怒放，是享有最大的和谐！我就是复苏，我就是生命②……死亡不仅是解脱、沉睡和遗忘，而且是苏醒，而且是花朵开放！死亡是重生！死亡是新生命的开始，是上帝的选民在充分的意识中，在真福中的更生。我的朋友，死亡并不仅是劳碌一天之后晚上的报偿，而是飞升到达光明，到达永恒的黎明！”

蒂博先生低眉垂目，好几次点头表示同意。他脸上掠过微笑。昔日一些特别光明的时刻，十分鲜明地浮在眼前。他仿佛看到自己还很幼小，跪在母亲的床脚——就是这张床，他现在就是直挺挺躺在这里，快要咽气了——那时，他合上小小的手，让母亲攥着，在一个灿烂的夏日的早晨，背诵着为他开启了上天的最初祈祷："善良的耶稣，永在天国……"他仿佛看见自己在小教堂里，初领圣体，圣体饼第一次到他身旁时，激动得直抖……他又仿佛看见自己订婚以后，在一个圣灵降临节的早上，弥撒之后，走在达尔纳塔花园开着芍药花的小径上……他向这些新鲜

---

① 原文为拉丁文Dimitte transitoria, et quaere aeterna。

② 原文为拉丁文 Ego sum resurrectio et vita。

的花朵微笑。他忘记了自己的形骸。

这时，他不但不再惧怕死亡，反倒因为他还活着而不安了，尽管这不安还很微弱。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令人窒息。只要再忍耐一会儿，一切就都结束了。他仿佛找到了真正的重心，现在又占据了他自己心灵的中心，终于回到他本身的位置。这样，他尝到了从未有过的舒适。然而，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在分离消散，可以说流到他身体四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东西跟他再也不相干，它们只不过是行星人的残片，他觉得自己已经跟这些东西最终分离，而不久之后，更为彻底的分离引起了他唯一的还能够接受的欢乐。

圣灵在他头上盘旋。神父直起身来。他要感谢上帝。在他祝福的动作中，流露出尘世间的骄傲，象一个打赢了官司的律师那样沾沾自喜。他自己同时感到了这一点，也就有些后悔了。不过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工夫想他自己，有一个罪人要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了。

神父低下了头，双手合在下巴底下，用他整个的灵魂高声祈祷起来：

"啊，我的上帝，时间到了！我俯伏在您的面前，主啊，仁慈的上帝，慈悲的父，我向您要求最后的恩典。啊，我的上帝，时间到了！请答应我在您的爱中死去。

"从地狱的深处……从黑暗的深渊，在使我恐怖得发抖的深渊之底，我向您呼唤，我的主我呼唤，我向您叫喊！……时间到了！……我已经在您永恒的边缘，我将要面对面地仰望您，万能的上帝！垂鉴我的忏悔，接收我的祈祷，不要将我抛弃在耻辱之中！您的慧眼将我观看，如同宽恕了我的罪！我将灵魂交付到您手中，我将自己付托给您……时间到了！……我的父，我的父，不

要遗弃我……"①

那临死的人象回声一样重复道：

"不要遗弃我！"

静默了很长时间，神父向床俯下身子说：

"明天早晨，我给您带来圣油……今天晚上，我的朋友，您要忏悔，好让我给您赦罪……"

蒂博先生翕动着他肿胀的嘴唇，怀着他从来没有过的虔诚心情，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但是，他那迷乱的悔罪表情比他承认错误更为重要。神父向他弯着腰，举起手，低低地说了几句话，蒂博先生根本没有听见。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我恕免你的罪……"②

病人不作一声，眼睛仍然睁着——仿佛一直必须这样睁着——那眼睛里若有若无带着点询问或者不如说是惊奇，十分坦率，使这个临终的老人突然之间很象挂在灯上面墙上那幅粉画里的小雅克。

他感到，连系着他的灵魂与这世界的最后纽带已经松散了，但是他十分快意地品味着生命耗尽顷刻消逝的滋味。只剩下一丝鼻息，在消失之前摇曳不定。没有他，生活照常进行，正象洗澡的人上岸之后，河水还要继续奔流一样。他觉得自己不但已在生命之外，甚至已经在死亡之外：他觉得在上升，向天空升去，好象是夏天的苍穹，闪耀着神奇的光辉。

有人敲门。

正在祈祷的神父划了个十字，向门口走去。

---

① 本段中夹有少数拉丁文，系重复法文的意思，不另一一再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

是塞利纳修女，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刚到的大夫。

泰里韦大夫看见神父，就说：

“请便，请便，神父先生。”

神父看看塞利纳修女，闪开身子，低声说：

“请进来，大夫，我已经祷告完了。”

泰里韦向病人走去。他觉得自己应该象往常一样，表现出自信，声调也应该亲切：

“怎么样？今天晚上哪儿不舒服？……有点发烧吗？这是那种新血清的反应，就是嘛！……”他搓着手，捋着胡子，拉着修女来给他的话作证。“安托万马上就回来，您就放心吧！我来给您减轻痛苦……这种血清呀，您看……”

蒂博先生静静地定睛看着这个人在撒谎。

以前有很多次，他甘心情愿地被这种幼稚的解释欺哄，现在，这种若无其事、装模作样的表演都瞒不过他了。他用手指触着那假面，终于戳破了几个月以来向他扮演的那出不祥的滑稽戏。安托万真的要回来吗？什么话也不可相信！……可是，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都一样，真是完全一样。看透了这些人的内心，他甚至都不感到惊奇。宇宙现在合成一个整体，陌生而又神秘，而他一个将死的人，在那里面已经没有位置了。他孑然一身。他独自包裹着一团疑云，独自与上帝同在。他是这样孤单，甚至上帝亲临都无法克服这样的孤寂！

他不知不觉垂下眼皮。他已经无心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梦境。他沐浴在音乐般的宁静之中，任凭别人检查、抚摸，连一点儿不耐烦都没有。他完全淡漠，平静，神不守舍——他已经神游物外。

三

在返回巴黎的列车上，兄弟俩很长时间以来就不再想睡了。不过，他们还蜷缩在角落里。黑漆漆的车厢里的气氛使他们都麻木了，他们却仍然固执地装出睡觉的模样，维护着、延长着各自的孤寂。

安托万一直无法合眼，一旦觉得确实踏上了归途，就想起撇下了病危的父亲，心里又感到十分不安。几个小时以来，在黑夜里，列车轧轧地响着，他又累又睡不着，不由自主地总想象出一些最坏的事。不过，离他的病人越来越近，他的紧张心情也就越来越减轻了，因为不久以后，到了现场，他就又可以想办法，又可以行动了。这时候，另外的困难又明显起来。怎样把逃亡者回来的事告诉蒂博先生呢？怎样告诉吉丝呢？他想今天就给伦敦发一封信，但这封信很不好写。得告诉吉丝：雅克还活着，又找到了，甚至已经回到巴黎，可是还要让姑娘不要赶回来。

旅客们动弹动弹，把灯上的罩布取下。他们的动作使兄弟俩都睁开了眼睛。他们的视线相遇了。雅克的脸抽搐着，显得那样甘愿顺从，那样不安，安托万可怜起他来。

"睡得不好，是吗？"他摸了一下弟弟的膝盖说。

雅克甚至不想笑一笑，只漠然耸耸肩；然后，把脸转向车窗，他逃避到似睡非睡的静默之中，似乎立刻象是不愿、也不能从那里出来。当列车穿过仍然笼罩着黑暗的广大郊区的时候，他们在餐车上用早点。车停了，在将尽的寒夜中，下车走上月台。在车站外面，他跟在安托万身后走了几步。安托万在找出租汽车。

所有这些动作，很难说是真实的，都浸在茫茫夜雾之中，前后相连。雅克并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只觉得都非作不可。

安托万的话很少，正好能够避开难堪而已，而且，好象并不是特别对雅克说的，雅克也就不必回答。安托万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引导着，这样，雅克的归来也就再自然不过了。雅克发现已经到了大学街的人行道，接着，走进了一层楼的穿堂。他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感觉，连自己的迟钝淡漠都没有意识到。雷昂听到声音，跑来打开厨房的门，安托万自然镇定地避开仆人的眼光，俯身看着堆满信件的桌子，同时用毫不在意的声调说：

"你好，雷昂，雅克先生跟我一起回来了，你去……"

但是雷昂打断了他的话：

"先生还不知道吗？先生还没有上楼吗？……"

安托万直起身来，脸顿时变得苍白。

"……蒂博先生情况很不好……泰里韦大夫在这里过的夜……女仆们说……"

安托万已经跨过了门槛。雅克还在穿堂中间站着，强烈地感到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是在作恶梦。他犹豫了一会儿，急忙跟在哥哥后面走过去。

楼梯上很黑。

安托万把雅克推到电梯里，一边轻轻说：

"快！"

铁栅门的咯咯吱吱声，玻璃门扇的砰砰叭叭声，电梯开动时的嗡嗡声，这些声音都那么熟悉——它们一向以同样的次序先后相随，经过一个世纪的遗忘之后，又一一进入雅克的心里，将他推到遥远的过去。忽然一个清晰的回忆，刺痛了他的心：跟但以理逃亡以后，从马赛回来，也曾由安托万陪着，被囚禁在这个

玻璃笼子里，这个静悄悄的囚笼里！

“在楼梯口等我一下，”安托万小声说。

他小心翼翼的安排却被偶然事件打乱了。韦兹小姐正不停地满屋子乱窜，听到电梯停下，以为是安托万终于回来了。她尽管弯腰驼背，还尽力快步跑过来。看到四条腿，她惊呆了，直到雅克俯身拥抱她时，她才认出原来是雅克。

“上帝呀！”她叫了一声，声音很含胡。（她从前天开始，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再添上一份意外，也不能使她增加惊骇了。）

整个住宅到处通明，房门也都大开着。在书房门口，出现了夏斯勒先生那慌乱的脸，他好奇地打量着雅克，眨了眨眼，用一成不变的声调说：

“噢，是您？”

“这一次，情况该严重了，”安托万不由自主地想道。他不再照看弟弟，径自快步朝父亲的卧房走去。

那里面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他推开微微打开的门。起初，除了一盏小灯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接着，在枕头上，看见了他父亲的脸，虽然眼睛闭着，一动不动，但毫无疑问，还活着。

他进去了。

刚在房里迈了一步，就看见床周围站着泰里韦，塞利纳修女，阿德里安娜，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来的年纪大的修女，仿佛刚发生了什么事似的。

泰里韦从黑影里走出来，到了安托万旁边，把他拉到盥洗室去，匆匆地说：

“我还怕你回来赶不上哩！肾脏已经堵塞，老兄，不起过滤作用，完全不起作用了……不幸的是，尿毒症抽搐性发作。我在这里过的夜，不能只让女人们守着。如果你还不到的话，我准备

派人去找个男护士。今天晚上已经发作过三次了，最后一次很厉害。”

“从什么时候起肾脏机能停止的？”

“已经二十四个钟头，至少，修女是在昨天早上发现的。她当然停止了打针。”

“对……”安托万点着头说道。

他们对视一下。安托万的想法泰里韦看得很清楚：“我们曾经同意一连两个月对一个只剩下一个肾的病人灌一些有毒素的药品，现在小心一点也许晚了，但总比……”泰里韦伸出头，摊开双手。

“不管怎么样，老兄，我们不是杀人犯……正在尿毒症发作的时候，绝对不能继续用吗啡！”

安托万没有说什么，显然同意了。

“我走了，”这时，泰里韦说：“中午我打电话来。”然后，又突然问：“你弟弟到底怎么样了？”

安托万那金黄的眼珠燃起了光辉。他低下眼睛，然后又抬起来。

“找到了，”说着，他很快地笑一下。“我甚至把他带了回来。他就在这里。”

泰里韦胖胖的手指捋捋胡子，明亮愉快的眼光看着安托万；但是，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地方都不便追根问底。何况，修女塞利纳刚进来，给安托万送来一件白罩衣。泰里韦看看修女，又看看他的朋友，然后不加考虑地说：

“好吧，我走了，今天够你受的。”

安托万皱起眉头，向修女问道：

“不打吗啡，想必痛得很厉害吧？”

“我给他敷上很热的纱布……加上芥子泥……”安托万显出怀疑的神色，修女马上又说：“无论如何，这总能减轻些痛苦。”

“您至少该在敷布上加些阿片酊，没有加吧？”他知道，不打吗啡……但是，他从来不承认自己会束手无策。他对修女说：“要用的东西楼下都有，我马上就来。”然后，把泰里韦推向门口，说：“走吧！”

穿过房间，他想道：“雅克怎么样了？”但是他现在没有时间去照管弟弟了。

两位大夫一言不发，急速下了楼。到最后一级，泰里韦转过身子，伸出了手。安托万握住那手，突然问道：

“泰里韦……你坦白地告诉我……你觉得以后会怎样？……大概是快了吧，现在？”

“当然，如果尿毒症继续的话！”

安托万紧紧握了一下朋友的手，作为回答。对，他觉得自己很有耐心，有胆量。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何况雅克已经找到了。

在楼上，卧房里，只有阿德里安娜和老修女还在蒂博先生床前。她们没有注意到疼痛又要发作。等到病人的喘息声引起她们的注意时，蒂博先生已经攥紧两手，脖颈强直，头仰到后面。

阿德里安娜跑到走廊里喊：

“姑姑！”

没有人回答，她又跑到前厅：

“塞利纳姑姑！安托万先生！快！”

雅克跟夏斯勒先生正在书房里，听到这喊声，不假思索，立即赶到卧房里来。

门敞着，雅克给一张椅子绊了一下。他什么也看不见。灯影下有几个人在动。终于他看清了床上斜卧着一堆什么东西。两只胳臂在空中乱舞。病人已滑到褥子边上来。阿德里安娜和看护费尽气力想把他放好，可是抬也抬不动。雅克跑了过去，一条腿跪在毯子上，拦腰抱住了他的父亲，终于把病人的上身抬起来，把他放到枕头上。他感到一个身体的温热，感到他在呼呼地喘气。他看到父亲仰面倒在他的怀中，在脸上，两眼翻白，黑眼珠完全看不到了。他挨近去看父亲的脸，一点儿认不出昔日的模样。他在那里弯着腰，两只胳臂紧紧搂住不断抽搐的身体。

神经质的抽动逐渐减弱；血液又开始循环。失去控制飘移开的眼珠显露了出来，又直又呆。慢慢地，眼睛里又恢复了一点生气，病人这才发现了俯在他头上的那年轻人的脸。他认出了他那失去了的儿子吗？即使他有这片时的清醒，他能不能分辨清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在谵妄之中的不连贯的幻象呢？他的嘴唇在动，瞳孔越来越大。突然，在他那失神的眼睛里，雅克发现他确实在回忆：以前，每当父亲回想一个忘掉的日期或人名，他的眼睛里就有这种专注而又茫然的表情，这种将眼珠偏向一边的样子。

雅克用手腕撑着，直起上身，喉咙里堵得难受。他下意识地口吃着说：

"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爸爸？"

蒂博先生的眼皮慢慢垂下，下嘴唇和胡须几乎觉察不出地抖动着。接着，脸、肩膀以及整个上身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他在抽泣。从衰弱无力的嘴里发出空瓶子浸到水里去的声音：扑噜……扑噜……扑噜……老修女伸过手来，用一点棉花给他擦下巴。

雅克一动也不敢动，饱含泪水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弯着

身子，听着父亲在哭，一边用傻呵呵的声音不停地问：

“爸爸，你觉得怎么样？……嗯？你怎么了？爸爸……”

安托万进了门，后面跟着塞利纳修女。看到弟弟，他站住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也不想弄明白。他手里拿着一个量杯，装着半杯液体。修女拿着个消毒皿和几条毛巾。

雅克直起身子，人们把他推开，围住病人，掀开被子。

他退到屋角去，谁也不注意他。留在这儿，看着父亲受苦，听着他叫喊吗？不……他向门口走去，他一跨过门槛，就觉得轻松了。

走廊里很黑，到哪儿去呢？到书房去吗？他已经尝到跟夏斯勒在一起的滋味了。夏斯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垂着肩膀，手扶着膝盖，仿佛在睡梦中似的微笑着，仿佛等待着一个恩赐。老小姐的样子更叫人受不了，她弯腰驼背，脸对着地，留神地听着每一个声音，象丧家犬似的各个房间乱窜。谁要是从她身边一过，她就跟着走。她那小小的身子似乎把这冷清的大宅子填满了。

只有一个房间关着门，是个藏身之所：吉丝的房间。有什么关系呢？吉丝在英国！……

雅克踮着脚，跑了进去，插上门闩。

他马上感到松快。经过一天一夜连续不断的拘束之后，终于可以一个人待着了！屋子里有些冷，电灯也没有打开。可以猜测到在百叶窗的缝儿里依稀有一点十二月份迟迟未亮的天光。雅克并没有马上把关于吉丝的回忆同这个幽暗的隐蔽场所联系起来……他碰到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怕冷似的抱紧手臂，呆呆地坐在那里，缩作一团，什么都不想。

他恢复神志的时候，透过窗帘已显露出亮光。他突然又认出了帘子上那蓝色的花枝图案。巴黎……吉丝……在他打盹的时候，他周围，一个早已忘却的场景又出现了。他看了看。这里的每一件东西，他过去都抚摸过——昔日的生活……他的像片现在怎么样了？在墙上，有个颜色比较浅的长方形白框，正好与安托万的像片对称，莫非吉丝取下了？是赌气吧？不会！是随身带走了！自然是带到英国去了！嗳，难道这一切非要重新开始不可？……他耸耸肩膀。他象被网套住的野兽，越挣扎就越套得紧。吉丝在英国。再好不过！忽然，他恨起她来。一想到她，他就立刻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

他极想摆脱这些回忆，真想跳起来逃出这间屋子。但是他忘记了他的父亲，那个将死的人……在这间房里，至少，他只能碰到一个影子，在这里差不多可以说是孤独的。他又走到房间中间，在桌旁坐下来。吸墨水的纸上还留着吉丝的笔迹，那紫色的墨水……他心烦意乱，刹那间，想辨识那反转的字迹写的是什么。接着，他推开了桌上的垫板。眼里又充满了泪水。唉，忘却吧，睡觉吧！他把手盘在桌上，头埋了下去。洛桑，他的那些朋友，他的孤独生活……趁早走吧！走吧，走吧……

他正昏昏迷迷半醒半睡的时候，有人来开门，把他惊醒了。

是安托万来找他。十二点早已敲过很久，得趁着暂时平静无事，赶紧吃点东西。

餐厅里已摆好了两副餐具，韦兹小姐已经打发夏斯勒先生回家吃饭去了。她自己呢，上帝呀！她“要想的事太多”，吃不下饭。

雅克不怎么饿。安托万可是一句话也不说，大口吃着。他俩

谁也不看谁。有多少时间他们没有这样面对面吃饭了？事情变化得太快，他们连表示惊讶都来不及。

“他认出你来了吗？”安托万问道。

“不知道。”

又沉默了一会儿，雅克推开盘子，抬起了头：

“安托万，你告诉我……你能有什么预见？会发生什么事？”

“嗯……肾的过滤功能已经停止三十六个钟头，懂吗？”

“懂，那怎么样呢？”

“那就是说，如果尿毒症不能控制的话……就很难说了，不过我想，明天……也许就在今天夜里……”

雅克本想叹息一声，松口气，但又忍住了，只是问道：

“他痛得厉害吗？”

“当然啦！”安托万说着，前额变得阴暗起来。

韦兹小姐进来，安托万就不再说了。她亲自送来了咖啡。她走到雅克身旁想给他倒咖啡，双手哆嗦得厉害，雅克想从老小姐手里把咖啡壶接过来。她那瘦小发黄的手指，能够引起多少儿时的回忆，雅克看了心里很难过。他想向矮小的老小姐笑笑，可是即使弯下腰，也看不到她的眼睛。自从她的小雅克回来之后，她还没有问过他一句话，然而整整三年，她为他的“死”流了多少眼泪。他回家以后，她还没有决心痛痛快快抬起眼睛，看看这个幽灵。

“疼痛，”又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安托万马上又说，“应该预见到还会越来越严重。一般来说，尿毒症会引起身体逐渐麻木，死的时候不太痛苦。但是，象他那样突然抽起风来……”

“那么，为什么停止用吗啡呢？”雅克问道。

“因为，他既然什么也排泄不出来，一用吗啡，就肯定会使他

死去。”

门猛然被推开。女仆惊惶不安的脸露了一下，又不见了。她使劲要喊，但是从她嘴里没有吐出来一个声音。

安托万急忙跟在后面跑了出去，心里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希望，他自己很清楚这希望是什么。

雅克也离开了坐位，心里也闪过那同样的希望。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跟着哥哥去了。

不对，还没有完结，只是抽风又发作了，来得突然，也很猛烈。

牙床咬得很紧，雅克在门口就听到咬牙的格格声。脸涨得通红，眼睛乱转，呼吸哽塞了，中止了，仿佛再也不会恢复过来。这时，雅克转身对着哥哥，仿佛自己的生命也停止了，喘不出气来了。病人的四肢拼命抽搐，连僵直的身体也挺了起来，只有脚后跟和枕骨挨着褥子，身子弯得象把弓，而且越弯越厉害，肌肉抽搐到极点的时候，他在一种颤抖着的平衡中，倒不再动了，片刻间，真的表现出了抽搐的最大力量。

“拿点乙醚来，”安托万说道。雅克听起来，哥哥的声音异常镇定。

病情还在发展，低吼的声音越来越大，从扭歪的嘴中阵阵涌出。头左右乱摇，四肢不由自主地乱动。

“拉住胳臂，”安托万小声说。他自己抓着另一个手腕，两个修女试着按住他乱蹬乱踹、把被子也踢开了的两腿。

又这样挣扎了一会儿，痉挛逐渐减轻，抽风渐渐间歇。头不摇晃了；膝弯松弛了；精力耗尽，身子又躺平了。

这时，病人又呻吟起来：

"哎哟……哎哟……"

雅克把自己握着的那只手臂放到床上，他看见手臂上显出他的指头印。衬衫袖口撕开了，领扣也挣脱了。雅克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又软又湿的嘴，从那里固执地发出同样的叫喊："哎哟……哎哟……"他午饭没有吃好，闻着乙醚气味，心里又激动，突然几乎要吐出来。他想振作一下，挺直身子：他觉得自己一定是脸色发青。他好不容易勉强挣扎着，踉踉跄跄，走到门口。

塞利纳修女由那个老修女帮助，动手整理床铺。她突然转身，向安托万举起了床单。在病人翻滚过的地方，有一大片尿渍，微微显出血的颜色。

安托万不动声色。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从床跟前走开，过去靠在壁炉旁。肾脏又恢复了机能，暂时停止了毒化作用——能维持多久呢？显然，大限无可逃避，但是，已经推迟了，也许可以推迟好几天……安托万挺了一下身子，他不愿意对这种使人泄气的发现多加考虑。好吧，挣扎的时间会超出他的预料。又有什么办法呢？拖的时间越长，就越应该好好安排。首先，要爱惜可以使用的力量，在垂危的病人身旁，建立起两组轮流值班和休息的制度。把雷昂叫上来，作为增援。安托万自己两组都参加，他不愿意从这房间走远。幸好，在去瑞士以前，他还有几天空闲时间。如果有什么紧急的病人，可以让泰里韦去。——还有什么事呢？——通知菲利普。还得打电话给医院。——还有呢？——他觉得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疲劳的征象；要叫人准备凉茶。）啊，吉丝，真是的！不迟于今晚，给吉丝写信。幸亏老小姐还没有提起要她侄女回来！

他在壁炉前站着，手摸着那大理石的炉台，下意识地把一只脚接着又一只脚伸向火。组织人力，已经是行动了。他又恢复

了平衡。

在房间那一边，蒂博先生痛苦不堪，喊痛的声音越来越大。两个修女已经坐了下来。倒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去打电话……他正要出门，忽然改了主意，走到近处去看病人。蒂博先生喘得很急，脸越来越红……莫非又发作了？雅克在哪儿？

差不多就在这时，走廊上有人小声说话。门开了，韦卡尔神父由雅克陪着走了进来。安托万看到他的弟弟满脸执拗的神气，而在神父那不露声色的脸上，眼睛在闪光。蒂博先生呻吟得越来越急，突然将手臂伸出，手指抽搐，指节直响，就象砸核桃的声音。

“雅克，”安托万叫了一声，同时伸手去拿乙醚瓶。

神父有点犹豫，小心翼翼划了个十字，悄悄走掉了。

四

整个晚上，整个夜里，第二天上午，安托万编的两个组轮流到蒂博先生床边来守护，一班三个小时，没有间歇。第一组有雅克，有女仆和老修女；第二组有塞利纳修女，以及雷昂和女厨子克洛蒂尔德。安托万还一直没有休息过。

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很猛烈。每次发作以后，看守病人的人坐下来，跟病人一样精疲力竭，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受苦，毫无办法。在抽搐的间歇，神经又痛得更厉害。身体的每一个点差不多都痛，从一次发作到下次发作，一直在叫唤。他的脑子衰弱已极，对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意识。有时，他干脆尽说胡话；但他的感觉还很敏锐，他不断地用一些动作，指出疼痛的地方。安托万很惊奇，卧床已经有好几个月的老人，还这样有劲。

两位修女伺候的病人很多，富有经验，这时，也糊涂了。她们认为只有尿毒症才能压倒这超乎寻常的体力，一个钟头里，她们有好几次去摸床，发现床是干的，二十四小时以来，肾脏的机能没有再恢复。

从第一天起，门房就来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把窗户关好，而且再把百叶窗也合上，为了减轻声音，因为整个一栋楼和满院子都听得见喊叫声，大家都很害怕。四层楼的房客是一位怀孕的少妇，正好住在垂危的病人上面，被这叫声吓得要死，深更半夜不得不躲到娘家去。于是，屋子里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照明的只有病人床头的一盏灯。屋子里的气味经久不散，憋得人呼吸都费劲。虽然整天烧着木柴，不断拨旺，让空气流通一些，但也无济于事。雅克在污浊的空气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变得麻木了，三天以来的激动使他气喘吁吁，疲乏不堪，有时候，站着，手举着，就睡着了，睡了几秒钟，又突然惊醒，继续去做刚才的事。

他可以出去的那几个钟头，他就下楼到安托万那套房间去。房间的钥匙他已经拿过来。在这儿，他肯定只有他一个人。他进去躲到自己以前那间房里，和衣倒在沙发床上，但是在这儿也休息不好。透过窗纱，他看到密密的雪花在飞舞，看不清对面的房子，也使街上的声音都减弱了。这时，他仿佛看到了洛桑，楼梯街，卡麦尔辛公寓，索菲亚，那些朋友。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现实和回忆，巴黎的雪和那边的冬天；这房里的热气和他的瑞士小火炉的热气，他衣服上发出的乙醚气味和他房间里黄色杉木地板树脂的香气……他站起身来想换个地方躲避，就拖着脚步，走进安托万的书房，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张扶手椅上。仿佛等着一件将要发生的事，等了好久，也毫无结果，他心烦意乱，觉得徒有

多少欲望，但不得满足，感到处处事事对他来说都无法补救地陌生。

从中午开始，病接连发作，似乎没有间断，显著恶化了。当雅克带着他那组人接班护理时，从早晨以来突然发生的变化使他很吃惊：那张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特别是尿中毒引起了浮肿，改变了临死的人的相貌，变得几乎认不出了。

雅克想问问哥哥，但事情接连不断，完全占据了两人的注意力，何况雅克自己已经累得迟钝麻木，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述为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得费很大气力。有时候，在两次发作之间，他看到病人不断地受着痛苦的折磨，心里怜悯极了，抬头望着哥哥，眼光里充满询问，可是安托万咬着牙，把目光转开了。

不停止的惊厥越来越严重。雅克满头大汗，精疲力竭，克制不住一股怒气，径直走到哥哥身旁，把他拉到房间的另一端。

“安托万！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的声音里满含着责难。安托万转过头去，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得想想办法！”雅克摇着哥哥的手臂，说道。“必须减轻他的痛苦！应该想个主意！必须这样！”

安托万轻蔑地挑起眉毛，又看了看不断长声喊叫的病人。想个什么主意呢？给他洗个澡？显然，这个主意他已经想过好多次了。行得通行不通呢？洗澡间在这套房间的另一端，厨房跟前，狭窄走廊的尽头，走廊拐了一个直角。这件事不好办……然而……

几秒钟之间，他掂量了一下作还是不作，他打定了主意，脑

子里大致有了个计划。要利用每次发作后总会有的三四分钟体力衰弱的时间。一切都必须在事先组织好。

他抬起了头：

"姑姑，您先别管这里的事儿，去把雷昂叫上来，还有塞利纳姑姑，您叫她给我拿两条床单来，要两条。阿德里安娜，您去在澡盆里放满热水，三十八度，明白吗？你就留在洗澡间，让水保持三十八度，一直到我们到的时候。再去告诉克洛蒂尔德，把几条毛巾烘在火炉上，把暖床炉里装满木炭。快去！"

正在休息的塞利纳修女和雷昂来了，正好接替了床边阿德里安娜的位置。发作又开始了，很厉害，但时间不长。

发作刚停，病人呼吸急促，然而平静了，接着，喉头咯咯作响，手脚也不停地乱动。安托万扫了一眼自己的这几个助手，说道：

"是时候了，"又对雅克说："不要慌张，我们一秒钟都不能耽误。"

两位修女拉出了压在床褥下的床单边，床单上升起一股粉尘，烂肉的气味飘散在屋里。

"快给他脱衣服，"安托万说。"雷昂，往火里加两块柴，为了等一会儿要用。"

病人呻吟道："哎哟……哎哟……"他的褥疮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加深；肩胛、臀部、脚跟都成了黑色的疮口，尽管洒上滑石粉，包上绷带，还是粘在内衣上。

"等一等，"安托万说。他拿出小刀，直着划开了衬衣。听到刀刃割布的声音，雅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整个的身体露了出来。

身体很大，肌肉松软，颜色发白，一眼看去，很瘦，又浮肿着。

两只手象拳击手套，吊在瘦骨嶙峋的手臂上。腿长得过分，象毛茸茸的两根骨头。两乳之间有一撮灰色的硬毛，还有一撮毛，半掩着阴部。

雅克转过眼睛，生平第一次看到他从之所生的这个男人的裸体，有一种异样的想法。以后，他大概会有很多次回忆起这种想法。刹时间，他仿佛觉得是在突尼斯城，拿着记者的速记本，站在另外一个躯体的前面；也象这样一丝不挂，也象这样发肿发灰。那是一个意大利老头儿，一个淫秽的大个子，上了吊刚被解下来，在太阳地里平躺着。附近街上杂七杂八的孩子都叽叽喳喳地跑拢来。雅克看到那自杀者的女儿，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哭着穿过院子，用脚踢开那些孩子，把一抱干草撒在尸首上。也许是为了遮羞，也许是为了防苍蝇。

安托万小声说：

"雅克你来。"

是叫他把手伸到病人身子底下，拽住安托万和修女从腰下递过来的床单。

雅克按照他的话作。接触到这潮湿的肉体，他忽然惊慌起来，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激动，赤裸裸的感情，远远超过怜悯和同情，是人对人出于利己本能的情感。

"放到床单中间，"安托万命令道。"好了。不要这么重。雷昂，拉住这一头，现在把枕头拿走。姑姑，您把他的腿抬起来，再抬起一点，注意褥疮。雅克，抓住床单角，在前面走；我抓住另一角，塞利纳姑姑和雷昂抓腿那边的床单。准备好了吗？好，先试试看。一，二！"

四只角使劲拽着，床单绷得紧紧的，他们慢慢地提着病人的身体离开褥子。

安托万相当高兴地说："可以。"大家也同样感到高兴。

安托万又对老修女说：

"姑姑，给他身上盖床毛毯，然后，您在头里走，给我们开门。准备好了吗？好啦！"

这一小队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起来，走进狭窄的走廊。病人在呻吟。夏斯勒的脸在食具室的门框里露了一下。

"低一点，顺着脚，"安托万压着嗓子说。"要在这儿休息一下吗？不要？好，前进……注意，你要钩住壁橱的钥匙了……加油，快到了。注意拐弯。"远远地看到韦兹小姐和两个女仆站在洗澡间里堵着，他喊道："走开，走开，五个人就够了。阿德里安娜和克洛蒂尔德，你们俩用这个时间去整理床铺，把床弄暖和……现在我们走。斜着身子好进门。好……不要把他放在地上，见鬼！抬高！抬高！再抬！要抬到比澡盆高。然后，慢慢地把他浸到水里去。当然，连床单一起。拉好。慢慢地。放下一点。再放下一点。好……啧，水放得太多了，都要漫得到处都是了。放下去……"

沉重的身体，在床单中间，慢慢沉到水里。把相当于他体积的水排到澡盆外面，溅得四处都是，把抬他的人都溅湿了，流了一地，一直流到走廊上。

安托万一面甩水，一面说："现在好啦，有十分钟可以喘喘气。"

蒂博先生显然是被热水一惊，有一阵子停住嘴不叫了，但是隔了一会儿，倒叫得越发厉害。他想挣扎，幸亏手和脚都裹在床单里，没法动弹。

逐渐，他不动了，也不喊了，他只呻吟道："哎哟……哎哟……"不一会儿，连呻吟也停止了。显然，他感到很舒服。他那

“哎哟”声也象是满意的低叹。

五个人围着澡盆站着，脚踩在水里，焦急地想着下一步怎么办。

突然，蒂博先生睁开了眼睛，提高了声音：

“啊！是你！……怎么今天才……”他的眼睛四处转，但是显然在周围的人中间他谁也没有认出来。他又说：“放开我。”（这是两天以来他说的唯一能听懂的话。）他不响了，不过嘴唇动着，象是在祈祷，只能听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安托万竖起耳朵，才听清了几个字：

“圣约瑟……垂死者的主保圣者……”过了一会儿，又说：“可怜的罪人……”

眼皮又慢慢垂下，面容安详，呼吸短促，但有规律。听不到他的喊叫声，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好象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休息。

突然，老头儿笑了一声，出奇地清晰，稚气。安托万和雅克互相看了一眼。他在想什么？他的眼睛还合着，但是，用呻吟得嘶哑了的嗓子清清楚楚地又唱起了儿时的歌曲，就是老小姐又教会了他的那段：

> 嗨，嗨，快点跑，
> 快点去呀，赴约会！

他又重复了一句：“嗨……嗨……”然后，不响了。

安托万很窘，不敢把眼睛抬起来。“赴约会……”他想。“这可怜的嗜好……雅克会怎么想呢？”

雅克正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并不是因为听到的歌发窘，是

因为听到的不只他一个人。他们俩都是因为有对方所以才感到尴尬。

十分钟过去了。

安托万一直看着澡盆，早想好了怎么往回走。

他低声说："抬他回去不能用这条湿床单了。雷昂，把那张折叠床上的垫子拿来。去向克洛蒂尔德要烘好的干毛巾。

把垫子放在浸湿的石板上，然后，由安托万指挥着，抬着床单四只角，好不容易才把病人从澡盆里抬起来，湿淋淋地放在垫子上。

"快给他擦干……"安托万说。"好。现在给他裹好毛毯，身子底下垫上干床单，快点，不要让他受凉。"

他马上又想道："受了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到处都在滴水。垫子、床单泡在水里。一把椅子在墙角翻倒了，洗澡间里象是刚刚演出了闹水灾时的一出武打戏。

"现在，各就各位，走，"他命令。

干床单绷紧了，病人的身子有一会儿好象在吊床里，摇摇晃晃。一小队人踉踉跄跄，踩着水，从走廊的拐角出现，走了过去，身后留下一道水迹。

几分钟之后，蒂博先生重新躺在整理好的床上，头搁在枕头中间，手臂无力地搭在被子上。他一动不动，面色苍白。好多天来，第一次没有显出痛苦的样子。

轻松的时间并不长。

响过四点，雅克刚刚离开房间，准备到底楼去休息一下，才

走到前厅，安托万又追上了他：

“快点！他窒息了！打电话给科特罗。弗露吕 54—02，科特罗，塞弗尔街。叫他们马上送三四只氧气袋来……弗露吕 54—02。”

“要不要我坐出租汽车去一趟？”

“不要。他们有一辆小三轮卡。快点，这儿还需要你。”

电话在蒂博先生的书房里。

雅克冲了进去，那么突然，吓得夏斯勒先生从椅子上直跳起来。

雅克拿起电话，向夏斯勒喊道：“爸爸窒息了。”

“喂……科特罗急救站吗？……不是？……那么您不是弗露吕 54—02 号？

“喂……小姐，有病人，请您接弗露吕 54—02！”

“喂……科特罗急救站？好……这儿是蒂博大夫……对……请你们……”

雅克深深弯着腰，手肘撑着放电话的小几，背朝着门。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漫不经心地抬起眼睛，对着他面前的镜子看，他从镜子里看到门开了，门口出现了吉丝，发愣地站着，定睛看着他。

五

安托万去洛桑的那天，克洛蒂尔德提出该给吉丝打个电报，老小姐表示赞同。吉丝在伦敦前天接到了这份电报，一个钟头之内就登上归程，到达巴黎，谁也没有通知，坐车径自回到大学街，没敢向门房打听，心跳着，直接上楼到了家。

雷昂给她开的门，看见雷昂上了这层楼，她很不安，结结巴巴问道：

“先生怎么样？”

“还没有，小姐。”

“那么……”有一个人在隔壁房间喊，“您不是弗露吕 54—02？”

吉丝一惊，莫非是幻觉？

“喂……小姐，有病人，请您接……”

吉丝的手提箱掉到地上，两腿直抖。她也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穿过前厅，两手推开书房半掩着的房门。

他在那儿，背转着身，手撑着小几。从发绿的镜子里，远远地、模模糊糊地映出他那额头微微后倾的面部侧影，低垂着眼睛。她从来就不相信雅克真死了。现在他被找到了，他回到父亲的床头了……

“喂……这儿是蒂博大夫……对……请你们……”

他们的眼光慢慢遇到一起。雅克突然回过身来，手里还拿着听筒，里面在嗡嗡地讲着话。

“请你们……”他又重复一句。喉咙哽住了，用力咽了一口唾液，用哽住的嗓音说：“喂……”他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打电话。他得努力振作起精神：安托万，临终的父亲，氧气……他想道：“爸爸窒息了。”震耳欲聋的声音震得他脑袋嗡嗡响。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说：“喂，我听着呢！”雅克突然怒气上冲，对闯进来的姑娘很生气。她来干什么？她要他做什么？为什么她还存在？一切不是都已经完了，完了吗？

吉丝一动也不动。她那棕色的脸上，那双又黑又圆的大眼

睛，忠实而美丽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情意，那惊呆的表情使这温柔更突出了。她瘦了许多。雅克没有明确地想到她更漂亮了，但是，这想法在脑子里闪了一下。

在寂静中，夏斯勒先生的声音响了起来，就象定时炸弹似的。

"啊，是您？"他的脸上浮着傻呵呵的笑容。

雅克使劲地把话筒贴近脸颊，心不在焉的目光还直瞪瞪地盯着那刚出现的美丽身影。眼神里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恼怒。他结结巴巴地说：

"请你们……立刻，用三轮卡……给我送来氧气……什么？袋装的，当然了……有个病人窒息了……"

吉丝一动不动，好象在原地钉住了，一直打量着雅克，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她曾经千百次地想象他又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刹那，等待了那么多年之后，扑倒在他胸口上的那个时候。现在，她正在经历那个时刻。他就在那儿，离她只有几步远，但是，她无权接触，是属于别人的——是个陌生人。从雅克的眼睛里，她的目光碰到了某种生硬的东西，仿佛是拒绝。这时，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在这个与她的梦想完全不同的现实面前，她本能地感到她还要受痛苦。

他一面说话，一面也不停地打量她。他们俩的目光就这样交织着。然而，雅克挺了挺身子，声音又变得很有力，甚至过于有力：

"对……三四只氧气袋……马上送来。"

他现在说话的声调比平时高得多，微微发颤，带着点鼻音和强装出来的满不在乎的腔调："啊，对不起，地址吗……大学街四号乙，蒂博大夫……不对，我说的是四号乙……直接送到三

楼……先生，请您快一点，情况很紧急！”

他不慌不忙地挂上听筒，手却不大稳。

两人都迟疑着没有动一动。

“你好！”他终于说。

她浑身一阵哆嗦，嘴唇微微张开想笑，想回答。可是，雅克好象忽然意识到现实情况似的，想赶紧从这个地方脱身。

“安托万在等我，”他解释道，同时急忙穿过房间。“夏斯勒先生会告诉你一切……他窒息了……你正赶上最危急的时候……”

“对，”他经过她身旁，她振作起精神说道，“你快去吧，快去吧！”

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也不感到后悔，只是觉得难受，惊愕，然而无能为力。她眼看着雅克走进了前厅。她一看见他走路，就更觉得他活着，更加肯定他终于被找回来了。等到他看不见了，她才使劲握紧双手，低声叫了一声：

“雅克……”

夏斯勒先生看着这个场面，象一段木头似的，什么也不说。到屋里只剩他和吉丝两人，他马上感觉到为了礼貌应当先开口。

“吉丝小姐，我，您看得到，我在这儿，”他说着，摸摸他坐在上面的那把椅子。吉丝赶紧把头扭过去，免得让他看到自己的眼泪。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们等着能够开始作……”

他的声调是那样推心置腹，使吉丝愣了一下，她问道：

“开始作什么？”

小老头儿在眼镜片后面眨眨眼，抿起嘴，很遑慎地说：

“开始祈祷，吉丝小姐。”

这一次，雅克急忙跑进父亲的房间，就象寻求庇护似的。

吊灯亮了。蒂博先生由人扶着，直直地坐起来，模样很吓人：头向后仰，嘴张着，好象完全不省人事，眼珠凸出来，直瞪瞪地始终睁着，但完全没有神。安托万向床弯下身子，双手扶着父亲。塞利纳修女用老修女递给她的垫子，给蒂博先生垫好上身。

安托万一见弟弟进来，就叫道："打开窗子！"

一股风从房间吹过，掠过那木然的脸。鼻翅开始翕动，新鲜空气多少进入了肺部。病人的呼吸十分微弱，时断时续，很短促。这样的呼吸，无休无止，但是每一次，这样缓慢的气息都仿佛是最后一次。

雅克走到安托万身边，小声对他说：

"吉丝刚才到了。"

安托万没有动一下，只是扬了扬眉毛。但是他正紧张地与死亡作斗争，不愿有一刻分心。只要有一点大意，那游丝似的鼻息就会消散。好象正在较量的拳击手一样，盯着对手，头脑紧张，全身的肌肉准备招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病人。他没有一刻不想到，两天以来，他一直把父亲的死看作一种解脱，而现在，他却在跟这个死亡作激烈的战斗。他甚至几乎忘了这个系于一发的生命是属于他父亲的。

"氧气马上就到，"他想道。"还可以坚持五分钟，也许十分钟。一旦有了氧气袋……可是我必须腾出手来。还有修女，也……"

"雅克，去给我再找个人来，阿德里安娜，克洛蒂尔德，随便谁都成，跟你两个人一起扶着他。"

配膳室没有人，雅克跑到衣物间去，只有吉丝跟她的姑母

在那儿。他犹豫了一下。时间很紧迫……

"好，就是你，来吧，" 他说。同时把老小姐推到前厅："您站在楼梯口，一会儿有人送氧气袋来，您就立刻给我们拿进去。"

他和吉丝走到床边，蒂博先生已经晕厥过去。脸涨成紫色，嘴张得很大，大得惊人。嘴角里流出一道棕黑色的东西。

安托万小声说："快站到这儿来……"

雅克站到他哥哥原来的位置上，吉丝把塞利纳修女替换下来。

安托万对塞利纳修女说："拉他的舌头，用一块手巾……用一块手巾……"

吉丝一向都表现出了护士的才能，她在伦敦上过护理课。她扶着病人，不让他歪到一边去，同时抓住了病人的手腕，在用目光征求安托万赞同的表示以后，她就和着修女拉舌头的节拍，开始让手臂活动。雅克拉着另一只手腕，做着同样的动作。但是蒂博先生的脸仍然肿胀充血，好象被人掐着脖子似的。

"一，二……一，二……"安托万喊着。

门开了。

阿德里安娜拿着一只氧气袋跑过来。

安托万接过氧气袋，片刻也没有耽搁，扭开塞子就把喷头塞进病人的嘴里。

这一分钟显得特别长，时间仿佛停止了。然而情况显著好转，呼吸慢慢地一下一下恢复，不久脸上的充血也明显消退。血液循环重新正常了。

安托万一直盯着病人，轻轻地用胳膊肘压挤氧气袋。他一挥手，雅克和吉丝立刻停止了两臂一抬一放的动作。

对于吉丝来说，停得正是时候：她已经累得够呛。她觉得周

围的东西都在摇晃。床上发出的气味也叫她无法忍受。她向后退了一步，紧紧抓住椅子背，免得晕倒。

兄弟俩仍然对着床弯着腰。

蒂博先生四周用靠垫护着，坐在床上。嘴里还插着氧气袋喷头。他在休息，神色安详。还得有人扶着他，并且仔细观察呼吸的情况，不过眼前的危险算是过去了。

安托万把氧气袋递给修女，坐在床沿上，腾出手来摸脉。他也突然感到疲乏不堪。脉搏很不规律，很慢。安托万想道："如果他能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去了……"他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愿望跟他刚才与窒息作斗争的那种热诚之间是矛盾的。他抬起头来，遇到吉丝的目光，就向吉丝笑了一下。刚才把她当工具一样呼来喝去，根本没有想到那是她。现在忽然发现她就在身旁，他感到一阵欢喜。他的眼光又转向病危的人。这一次他不禁想道：

"如果氧气再晚到五分钟，现在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六

洗澡刚使蒂博先生稍稍缓和了些，这一窒息，一切又都白费。不多一会儿，抽搐又重新发作了。在短暂的半睡半醒中积聚的一点力量，好象只是为了再来受苦似的。

两次抽搐之间，有半个多钟头的间隙。可是在这个时候，内脏疼痛和神经痛又剧烈发作起来，因为在这个间歇里，病人不断呻吟，四肢乱伸。一刻钟以后，开始了第三次发作。以后，就连续不断，剧烈的程度稍有差异，相距只有几分钟。

泰里韦大夫早上曾经来过，下午又打来过几次电话，晚上还不到九点钟，自己就来了。当他进屋的时候，蒂博先生正在猛烈地挣扎，眼看扶持的人力气不支，医生赶快过来帮忙。他要抓住的那条腿滑脱了，他给狠狠地踢了一下，几乎被摔在地上。不知为什么，这个老人竟还留着那么大的力气。

一阵忙乱过去以后，安托万把他的朋友拉到房间另一端，想跟他说话，甚至说了几个字。(满屋子都是病人的叫喊声，泰里韦根本没有听清。)安托万忽然住嘴不说了，嘴唇在抖动着。泰里韦看到他神色大变，吃了一惊。安托万抖擞起精神，俯在泰里韦耳朵边，结结巴巴地说：

"老兄……你看……你看……真受不了，说真的……"

他激情地凝神打量着年轻人，仿佛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援救。

泰里韦垂下眼睛说道：

"镇静些，镇静些！"停了一会儿，又说："你想想……脉搏微弱，三十个钟头没有排尿，尿毒症继续发展，癫痫显然连续发作……我明白你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耐心些吧，快结束了。"

安托万搭拉着肩膀，茫然地看着床，没有答话。他的脸相完全变了，显得很麻木。"快结束了……"也许是真的？

雅克走进来，身后跟着阿德里安娜和老修女，是换班的时候了。

"我跟您一起守夜，让您哥哥休息一会儿。"

安托万听见了。他真想走出这间屋子，安静一会儿——能躺一躺，也许还睡一觉，把一切忘掉——这诱惑真是强烈。刹那间，他想接受泰里韦的建议，但几乎又马上很坚决地说：

"不行，老兄，谢谢，不行！"他说不清为什么，但深切地感到不能同意。他要一个人担当起他的责任，一个人面对命运。泰里

韦举起手想说什么，安托万连忙说："不用坚持了，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今天晚上我们人手多，力量还强，你不用来了。"

泰里韦耸耸肩，但是他想也许还得拖个几天，况且，他早已习惯于屈从安托万的意志，就只好说：

"好吧。但是明天晚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安托万不动声色。明天晚上？明天还要这样抽风？还要这样喊叫？显然，很有可能，甚至，肯定如此。说不定后天也一样。谁能说得准呢？……他跟雅克对视了一下。只有雅克才猜得出这种苦恼，并且跟他一起分担它。

病人又吼叫起来，又要发作了。他得到床边的岗位上去。安托万把手伸给泰里韦。泰里韦握了一会儿，真想说："挺住……"但他没敢说出口，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开了。安托万看着他走远。曾经有多少次，安托万自己离开临危病人的床头，跟丈夫握手，强作笑容，回避母亲的目光！曾经有多少次，刚一转过身去，他也有过使泰里韦此刻轻快地走开的那种解脱感！

晚上十点钟，接连不断的抽搐好象达到了高潮。

安托万觉得周围的人勇气衰退，毅力消失，照料得越来越迟缓，也不象先前那样小心在意。平常，最能激发他干劲的莫过于别人的懈怠。可是现在，他精神上的力量已经再也抵御不住体力上的衰竭。从他去洛桑的那天起，已经第四天没有睡觉了。他不再吃得进东西，今天喝了一点牛奶，那也是很勉强的。就只靠凉茶支持着，不时去倒一满杯。神经越来越紧张，他表面上显得精力充沛，其实是装出来的。实际上，目前情况所要求他的耐心，韧性，被完全无力的感情削弱了的虚假的活跃，都根本违反他的气质，需要他花费无法忍受的努力。然而，他必须不惜一

切代价，坚持下去，并且，把力气耗费在同样的斗争中，因为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快到十一点，一次发作刚过，四个人都弯着腰，看着病人还在抽搐。安托万忽然直起身子，不由得满心怨恨地甩甩手：床单上又出现了一片湿迹，肾脏的机能又一次恢复了，而且尿量很多。

雅克也不禁恼了，放开了父亲的手臂。真是太过分了。本来，只是想到尿中毒不断发展，很快就会结束，他才坚持下来的。而现在，怎么搞的？真不清楚了。两天以来，仿佛是眼看着死神耐心地努力布好罗网，可是每逢弹簧拉得不可再紧，却咔啦一声，又滑脱到制动扣上，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这时候，他甚至不想掩饰他这种沮丧心情。病人两次抽搐之间，他就扑倒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又疲惫又烦恼。他用臂肘拄着膝盖，拳头揉着眼，睡个三四分钟。下次再发作，得去叫他，推他的肩膀，使他猛然惊醒。

在午夜以前，看来已经非常危急，抢救快要不可能了。

接连发作三次，都极其猛烈，而第四次抽搐又紧接着发生。

来势凶猛，比往常的一切现象激烈了十倍。呼吸中断，脸涨得血红，眼珠从眼眶里凸出了一半，前臂抽缩，弯转，甚至连手也看不见了，只在胡须底下看到扭曲的手腕，象两只断肢似的。四肢抽搐得直抖，肌肉绷得太紧，仿佛快要断裂了。这种僵硬的状态从来没有持续得这样长，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丝毫未见缓和。脸开始发黑，安托万确实以为他马上要死了。

接着，上下唇之间，发出呼噜噜的声音，流出一些口涎，手臂突然松开，又乱动起来。

狂乱的动作不一会儿就达到了极其剧烈的程度，简直得给他穿上疯子穿的紧身衣才能止住他的疯狂。安托万和雅克由老修女和阿德里安娜帮着，紧紧拉着那疯子的四肢。他们给摇来晃去，扭成一团，你碰我，我撞你，就好象足球场上的一场混战一样。阿德里安娜第一个不得不松开她按着的那条腿，再要抓就抓不住了。老修女也给撞得几乎栽倒，失掉了平衡，另一条小腿也滑脱出来。两条腿自由了，乱蹬乱踹，表皮已经烂掉的脚跟碰着床栏，鲜血淋漓。安托万和雅克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弓着腰，尽力拦住这个惊跳起来的活的庞大躯体，不让他扑到褥子外面去。

强烈的疯劲平静下来(停止得跟发作同样突然)，病人終于又给按倒在床中央。安托万向后退了几步，神经紧张，牙咬得格格响。他怕冷似地走到壁炉旁。他抬起眼睛，向炉火照亮的镜子里一看，只见自己面孔变了形，头发蓬乱，日露凶光。他一转身，颓然坐在椅子里，两手抱着头痛哭起来。他真够了，够了……身上残存的一点有反应的力气集中成一个茫然的希望："快完结吧！"怎样都成，只求不要再这样无可奈何地熬过一夜，然后，又是新的一天，也许再接着一夜，一直目睹着这地狱里的景象！

雅克走了过来。若是在别的时候，他早已投向哥哥的怀抱，可是现在，他力气耗尽，感情也迟钝了。看到哥哥这样苦恼，不但没有引起他自己的烦躁，反倒使他麻木。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惊奇地看着那张泪痕纵横、沮丧而扭曲的脸。忽然，他在那里发见了一副昔日里的容貌，他以前不熟悉的一张挂着眼泪的孩子的脸。

接着，他有了一种设想，过去，他也这样反复想到过许多次：

"不管怎样，安托万……你去找个人来会诊怎么样？"

安托万耸耸肩。只要有一点有待解决的困难，他不是第一个把所有的同事找来会诊的吗？他回答了两句生硬的话，雅克根本听不清。病人痛苦的喊叫又响起来了，这表示着新的发作之前短暂的间歇。

雅克发怒了：

"安托万，总得想个法子！"他喊。"不可能毫无办法！"

安托万咬紧牙关，眼睛里没有泪水。他抬起了头，粗暴地打量着弟弟，小声说：

"办法倒有，总是有一个办法好用的。"

雅克明白了。他没有低下眼睛，也没有动弹。

安托万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讷讷地问道：

"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你？"

雅克很快点点头，表示他想到过。他看着哥哥，一直看到瞳仁里面。一闪之间，他发现：在这一刹那，他们俩极其相似：双眉之间有一道同样的皱纹，脸上有同样又悲痛、又坚毅的表情，露着同样"不顾一切"的神气。

他们站在壁炉旁的阴影里，安托万坐着，雅克站着。病人的吼叫声很大。跪在床边的两个女人累得似乎快死过去了，什么也不可能听见。

过了一会儿，依旧是安托万先开口：

"要是你，你干吗？"

问题粗鲁直率，但声音里有些察觉不出的异样。这一次，雅克避开了哥哥的眼睛。最后，他低声回答道：

"我不知道……也许不行。"

"那好，我，我干！"安托万马上说。

他猛地站起来，但没有动，只是呆站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

向雅克摆了摆手，弯下腰来问道：

"你会责备我吗？"

雅克毫不犹豫地柔声回答道：

"不会，安托万。"

他们又对视了一会儿。从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第一次有了近似愉快的感情。

这时，安托万已经走到壁炉跟前，伸出手臂，抓住大理石炉台，弯下身子，注视着壁炉里的火。

主意已经拿定，只等着干了。什么时候干？怎么干？只能让雅克一个人在场。马上就半夜十二点了。一点钟，塞利纳修女和雷昂一组要来换班。一点以前就该做完。其实再简单不过。首先，放一次血，使他体力衰弱，昏睡过去，这样就好吩咐老修女和阿德里安娜不到换班的时候早早去休息。一旦只剩下他和雅克……他摸摸前胸，手指下面就是那早已装在衣袋里的吗啡瓶……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是他到家的那天早上，当他跟泰里韦一起下楼来找阿片酊的时候。他还记得，当时是不经意地把这浓缩的水剂装进了罩衫的口袋……但是这个注射器呢？……难道也是偶然的？……怎么这么巧？……这简直象主意早就在脑中形成，现在只要执行早就拟定好的计划上的细节了。

但是病人好象又要发作，总要等这次发作过去吧。雅克的热情又来了，已经站在他的岗位上。"这是最后一次了，"安托万想道。他一面走到床跟前。雅克直盯着他看，他觉得弟弟也有同样的意思。

凑巧，这次发作的时间比上次短，但抽搐的程度是同样激烈。

当这不幸的病人满嘴白沫拚命挣扎的时候，安托万对修女

说：

“也许，放点血能使他缓和些。等他一安静下来，您就把我的诊疗箱拿来。”

真是马上见效，失血之后，体力衰弱了，蒂博先生仿佛睡着了。

两个女人疲惫不堪，没有坚持要等到换班，安托万一请她们走，她们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去休息了。

只剩了安托万和雅克两个人。

两个人都不在床跟前。安托万去关上阿德里安娜没有掩好的门；雅克不知为什么，退到壁炉旁边。

安托万避开弟弟的眼睛，这时候，他再也不感到身边需要有一个感情上的支持，他不需要有个同谋。

他在口袋里摸摸那镀镍的小盒儿，又给自己留了两秒钟的间歇，并不是他要再一次估量一下干还是不干。他自己立下的规矩：行动的时候，对于已经作的决定决不再来争论。只不过，当他从远处端详那在白床单上的、由于他日夜侍候感到如此亲切的病人的脸时，刹那间他心里油然升起由极度的怜悯而产生的悲伤。

又过了两秒钟。

“要是正在发作的过程中，就不会这样难以下手了，”他想道，同时快步向前走去。

他从衣袋里把小瓶拿出来，摇一摇，在注射器上装上针头，停住脚步，四周看看要找个什么东西，又很快地耸耸肩：他下意识地要找个酒精灯来烧烧白金针头……

雅克什么都看不见：哥哥弓着背挡住了床。这样倒更好。

但是他决心向旁边迈了一步。爸爸好象睡着了。安托万解开衣袖上的扣子，把袖子卷了起来。

"刚才是在左臂上放的血，"安托万想道。"那就在右臂上打针吧！"

他捏起一块皮肤，拾起了注射器。

雅克用手使劲堵着自己的嘴。

针头一下子扎进去。

睡着的病人轻轻呻吟一声，肩膀抖动一下。静寂之中响起安托万的声音：

"不要动……爸爸，这是让你不再痛苦的……"

"这是最后一次向他说话了，"雅克想。

玻璃注射器里的液体下去得并不快……万一有人进来……完了吗？……没有。安托万让针头插在皮肤里，轻轻拔出注射管，又加了一次注射液。液体下去得越来越慢……万一有人进来……还得打一毫升……多慢呀！……再来几滴……

安托万快速拔出针来，擦了擦肿起的注射口，针眼里沁出粉红色的血珠。接着，他扣上衬衣的扣子，把被子拉了上去。如果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会弯下身去，吻那苍白的前额。二十年来，这是第一次他想拥抱他的父亲……他挺直身子，退后一步，把注射用具装到衣袋里，向周围看看是否一切都正常。最后，他向弟弟扭过脸来，目光冷淡，又很严肃，仿佛只是说：

"好了。"

雅克想走过去，拉住他的手，紧紧抱住他，来表示……但是安托万已经转过身去，搬过塞利纳修女的小椅子，坐在床头。

垂死的人的手臂搭在被上。手几乎跟被单一样白，在颤抖，轻微地几乎觉察不到，就象磁针在不停抖动一样。然而，麻醉药

起了作用，纵然受了那么长久的折磨，他的脸相已经舒展，这临终的麻木好象有睡眠中的恢复元气的安适。

安托万任何确切的事也不能考虑。他用手摸着脉，脉搏又快又弱。他集中注意力，下意识地数着：46，47，48……

对于刚才干了些什么，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世界的概念变得模糊了……59，60，61……按脉的手指松开。他懒洋洋地，舒舒服服地滑进无知觉的状态中。遗忘象波浪一样，淹没了一切。

雅克不敢坐下，唯恐惊醒了哥哥。他站着，浑身都累得麻木了，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垂死的人的嘴唇，它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现在，呼吸的气息几乎不再碰到它了。

雅克有些怕，决心要动一动身子。

安托万打个寒噤，醒了过来，看见了床，看见了父亲，再次轻轻抓住他的手腕。

静默了一会儿以后，他说："去叫塞利纳姑姑来。"

当雅克带着修女和厨娘回来的时候，病人的呼吸仿佛有了些力气，节奏也明显些了，但喉咙却异样地响起来。

安托万站着，两条胳臂交叉在胸前。他早把吊灯打开了。

塞利纳修女走到他身旁，他说："脉搏摸不到了。"

但是修女以为，病人怎样咽气，大夫是不懂得的，对于这样的事，非要有经验不可。她什么也不说，自己坐到小椅子上，按住了脉，又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脸，这才向房间另一边回过脸来，点了点头。克洛蒂尔德马上就出去了。

喘息的声音越来越急，听起来难受极了。安托万发现雅克的脸痛苦地紧蹙起来。他走到弟弟身边，说道："别害怕，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门又打开，听到嘁嘁喳喳的耳语。韦兹小姐，弓

腰驼背，穿着紧身衣，由克洛蒂尔德搀着；阿德里安娜跟在后面；踮着脚尖，走在最后的是夏斯勒先生。

安托万很恼火，示意要他们留在门口，但是他们四人已经在门口跪下。静寂之中，突然响起了韦兹小姐的尖声叫喊，掩过临终的喘息。

“啊！仁慈的耶稣……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你面前……”

雅克浑身哆嗦，向哥哥跳过去，说道：

“喂！拦住她！”

可是安托万阴沉的眼光一下子止住了他。

“由她吧，”他轻轻地说，然后又弯下腰向雅克说：“差不多完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他想起那天晚上，蒂博先生郑重地嘱托韦兹小姐，在他临死的时候，到床前来念这送终的祷文。安托万很感动。

两个修女也在床的两边跪下来，塞利纳修女的手还按着那将死的人的手腕。

“……当我灰白冰冷的嘴唇，颤抖着，最后一次呼叫你崇高的名字的时候，慈悲的耶稣，请怜悯我！”

（做了三十年的牛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晚，可怜的老小姐集中起剩下的一点意志力，终于履行了她的诺言。）

“当我苍白凹陷的双颊，使送终的亲友同情而又恐怖的时候，慈悲的耶稣，请怜悯我！……

“当我的头发，浸透了弥留时的汗水……”

安托万和雅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父亲。他下巴拖下来，眼皮无力地半睁着，眼神已经定住。是完了吗？塞利纳修女一直按住那手腕，一动不动地看着濒死者的面孔。韦兹小姐那机

械的声音，喘吁吁的，就象一架漏气的手风琴，又无情地响起来：

“当我眼前鬼影幢幢，浸入极度的苦恼中，慈悲的耶稣，请怜悯我！

“当我衰弱的心……”

那嘴一直张着，一颗金牙在闪光。半分钟过去了，塞利纳修女还没有动，最后，终于放开了他的手腕，抬头望了一下安托万。那嘴还张着。安托万马上弯下腰去：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他把手掌放到那一动不动的额头上，然后，用大拇指一个又一个抹下那顺从的眼皮。他没有把手抽回来，仿佛这温情的抚摸能陪着死者一直走到那安息之门。他向修女转过身去，几乎是高声地说：

“拿手帕来，姑姑……”

两个女仆哭了起来。

在跪着的夏斯勒先生旁边，老小姐四肢着地，匍匐着，耗子尾巴似的头发拖到白色细毛紧身衣上，完全不管别人在作什么，自顾自地继续哀号：

“当我的灵魂在唇上逗留，即将永远离开尘世的时候……”

不得不把她扶起来，搀着她走开。直到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房间，她才仿佛明白过来，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夏斯勒先生也哭了，他紧紧抓住雅克的手臂，象猴子似的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说：

“雅克先生，这样的事真不该发生……”

安托万一面把这些人都推出房去，一面想道：“吉丝在哪儿呢？”

安托万也要离开房间，他回过身来，又看了最后一眼。经过

了好几星期之后，这房间现在终于又安静了。

蒂博先生高枕着枕头，被灯光照着，突然显得高大了，又加上帽带上两个可笑的蝴蝶结的环扣，象犄角一样竖在头上，他的模样就象传说中的人物，夸张而又神秘。

七

安托万和雅克并没有预先约定，可是在楼梯口碰了面。整个宅子都已入睡，楼梯上铺着地毯，脚踩上去没有声音。他们一先一后地下了楼，什么话都没有说。脑子里空空的，心里却感到轻松，抵御不住侵入他们全身的动物本能似的舒适感。

在楼下，先下楼的雷昂早已点亮了灯，自作主张在安托万的书房里准备好了冷食夜宵，然后，悄悄避开了。

在枝形吊灯下面，这张小桌子，这块白台布，这两份餐具，都象临时凑起的节日筵席。然而，他们都不承认看出了这种气氛，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桌旁吃了起来。这样狼吞虎咽，他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做出忧虑的模样。白葡萄酒很爽口。面包、凉肉、黄油眼看着吃完了。他们同时向干酪碟子伸出了手。

“你吃吧。”

“不，你先吃。”

安托万把剩下的瑞士干酪分成两份，给了雅克一块。

“这干酪很油，很好吃，”他小声说着，好象为自己辩解似的。

这几句话是他们初次交谈，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

“现在去收拾吗?”雅克举起手，指着楼上蒂博先生的房间说。

“不，”安托万回答道。“现在，我们去睡觉，在明天以前，上面的事什么都不作。”

他们在雅克的房门口分手的时候，雅克忽然思索着小声说：

“你看见了，安托万，到最后，那嘴总张着，张着……”

他们沉默着对视一下：两人眼里都涌上了泪水。

六点钟，安托万似乎休息过来了，刮了胡子，又登上三楼。

“所有要通知的地址，全都告诉过夏斯勒先生，”他一边想着一边走上楼去，为的是活动一下腿。“到区政府去申报死亡，用不着九点以前去……要通知的人……好在家里的人不多：让内罗一家就把母亲一方包下了；剩下的就是卡齐米尔姑妈。还要给鲁昂的表兄弟拍个电报。至于朋友，在明天的报纸上登个讣告。给杜普雷老爹发个通知，还有若望。但以理·德·丰塔南在吕内维尔，我今天晚上给他写封信，他的母亲和妹妹还在南方。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另外，雅克愿意帮忙吗？……至于慈善机构，雷昂可以打电话去，我给他开个单子。我呢，我到医院去一趟……菲利普……啊！糟了……可不要忘记研究院的人！”

“殡仪馆有两位先生已经来过了，”阿德里安娜对他说道。“他们七点钟还要来……还有，”她有些为难似地又说，“安托万先生，您知道吗？吉丝小姐不舒服……”

他们一起去敲吉丝的门。

姑娘已经躺下。她眼睛象是在发烧，颧骨发红，不过并不严重。接到克洛蒂尔德的电报的时候，她的精神正十分颓丧，这对她是第一个打击；然后又匆匆忙忙赶回来，特别是遇到雅克，年轻的身体受到极大震动。头天晚上，离开垂危的病人的床头，她突然痉挛起来，十分痛苦，不得不躺到床上，一整夜都很难受。她倾听着每个声音，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却不能起床。

安托万问她什么，她都不肯多说，安托万也就不再问下去了。

“泰里韦今天早上来，我叫他来看看你。”

吉丝把头朝蒂博先生的房间点了一下，她心里本来不太悲伤，不知说什么好。

“那么……完了吗？”她怯生生地问道。

他低下头来，作为回答。忽然他很清楚地想道：“是我一手结束的。”

他对阿德里安娜说：“在泰里韦大夫诊疗之前，用汤壶焐，作作热敷。”他向吉丝笑了笑，离开了房间。

“是我一手结束的，”他又想道。隔着时间上的距离，他这个行动第一次浮现在他眼前，他立刻想道：“我作得对。”然而，他马上又很清醒地继续思索，“不要自欺：这里还是有些卑怯的成分：由于在肉体上需要从恶梦中解脱出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束牵涉我个人的利害，我就必须克制着不干吗？算了吧！”他一点也不回避那可怕的责任。“显然，给医生这个权力是危险的……盲目遵从规定，哪怕是荒唐并违反人情的规定，从原则来讲，也是必要的……”他越是承认规章制度的力量和合法性，就越觉得自己有意违反它是合理的。“这是个良心问题，估价的问题，”他又想。“我并不说普遍的情况。我只是说：在眼前这个事例中，我做的是应该的。”

他走到病人去世的房间，小心翼翼地开了门，就象平常一样，生怕惊醒了病人。看到尸体，他突然吃了一惊。把父亲的形象与这每日都会想到的尸体联系起来，这在他是件新奇的事，使他不知所措了。他在门口屏住呼吸，站着。父亲就是这丧失生气的一堆……手臂稍稍伸开，双手微微合着。显得高贵了，又那样安详！……灵床周围，一切东西都搬开了；椅子都推到了墙边。

两个修女在打瞌睡，她们象是两个身穿黑衣的寓意人物，一边一个，侍奉着静躺在那里的死者；他一动不动使整个的景象显出真正的庄严。奥斯卡·蒂博……曾经那么声势赫赫，那么盛气凌人，只落得这样无声无息，无能为力！……安托万迟疑着，不敢动一动，生怕搅乱了这种静穆。接着，他又想到这种静穆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他用眼光爱抚着这张熟识的脸，是他把这张脸与周围的静寂平和融合起来的。他险些儿微笑起来。

走进屋去，他发现雅克躲在这儿和夏斯勒先生坐在一边，不禁吃了一惊，他以为雅克还在睡觉哩。

夏斯勒先生一看见安托万，就从椅子上跳下来，走到他的身旁。他的眼睛在闪着泪光的镜片后面眨动。他两手握住安托万的手，找不出话来表达自己对死者的眷恋之情，只是吸着鼻子叹气，说道："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人……"说一句就用下巴向床那边指一指。

"早就应该认识他，"接着，他又低声说，口气十分肯定，好象有一个想象中的对手辩驳了他，因而生起气来。"对，他生前有些刻苦自己……可是，那样公正！"他伸出一只手臂，仿佛在宣誓。"真是个伸张正义的人！"说完，他又回去坐下。

安托万也坐了下来。

房间里的气味搅起了他过去积沉的许多回忆。在昨晚平淡的药品的气味中，在现在新点起的蜡烛气味中，他闻得出蒂博家老辈们留下来的家具上被尘土蚀透的蓝色旧蒙布的古老气味，那是干燥的羊毛味，又夹着五十年来在红木家具上不断打蜡的模模糊糊的树脂气。他知道，如果打开玻璃镜面的大衣柜，会发出怎样的干净内衣气味；打开五屉橱的抽屉，又会发出怎

样的漆过的木头气、旧报纸气和浓烈的樟脑味。他也熟悉积满尘土的祈祷凳的气味，因为他从小就闻惯了。小时候只有这个才是适合他身材的坐位。那上面的布，经过两代人膝盖的摩擦，只剩得底布了。

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丝气息吹动蜡烛的火焰。

跟所有到这儿来的人一样，安托万开始直瞪瞪地观察那尸体，露出一种惊愕的模样。在他疲惫的脑子中，种种思想的胚胎好象在努力发展成形。

“使父亲成为象我一样一个活人的那种力量，昨天还在他身上存在的那种生命，怎么样了？……变成什么样子了？……是消失了吗？它还在别的地方继续存在吗？那么，以什么形式存在呢？”他茫然打断自己的思路：“竟然思考起蠢事来了！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死人……我知道，再也没有比‘虚无’这个字眼更不确切的了，因为这是‘生命的积聚’，就是说，是‘向无限的发展’……”

“对……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在这具尸体面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死亡就是化为虚无这看法，而且几乎认为这种看法是合情合理的……归根结底，存在的只有死亡，死亡驳倒一切，死亡超越一切……荒谬！”

“不，”他耸耸肩，又想道。“想这些不好，这……一些暗示，一旦它们在你眼前，你就会听任它们摆布……这不应该重视！这无关紧要！”

他竭力镇定下来，腰一挺，站起身来，顿时，感到一阵亲切、急迫、热烈的激动。

他招呼弟弟跟他来，走出房门，到了走廊里。

“在作出决定之前，先要知道父亲有什么遗愿。跟我来。”

他们一起走进蒂博先生的工作室。安托万打开了吊灯，又打开了壁灯。明亮的灯光，象亵渎圣地似的，照亮整个屋子，这里一向只点着一盏带绿灯罩的台灯。安托万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在静寂里，钥匙欢快地丁丁响着。

雅克避在一旁。他发觉他又走到了放电话的小几跟前，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地方……是昨天晚上吗？吉丝在这个门口出现以来，只过了十五个钟头……

他用敌意的眼光环视着这间屋子。以往，他曾长期把这里看成最不可侵犯的殿堂，而突然之间，现在谁都可以闯进来了。看到哥哥跪在打开的抽屉前，翻弄着，象小偷似的，他感到很尴尬。父亲的遗愿，这些乱七八糟的纸头，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一言不发，走掉了。

他回到停放遗体的房间，这里对他有一种使他怀旧的吸引力，就是在这里他平平静静地过了一夜的大部分时间，又象是现实生活，又象是在梦境中。他预见到，这里马上就要有一些讨厌的人闯进来，进进出出，他将不得不走开。在他激动地回忆少年时代的时候，他不愿意丢掉一分钟。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全能的人物的遗骸更悲剧地代表过去。这个人一向横挡在他的路上，但是，忽然间，却整个的沉没在空幻之中了。

他踮着脚，轻轻推开房门，进去坐下。寂静稍稍被扰乱，但是马上又恢复了。雅克带着快乐的感觉，又去仔细端详那死人。

丝毫不动。

将近四分之三世纪里，就是这个脑子，朝朝暮暮，不停地思索筹划，而现在永远停止活动了。他的心脏也是如此。然而，停

止思想对于雅克来说更为触目惊心，因为他自己就抱怨过很多次，说他自己的脑子不停的活动，真是叫人痛苦！（甚至在夜里，已经睡着了，他还觉得这个脑子象个疯狂的发动机，在头颅里转动，转动，如同万花筒似的不停地拼凑着支离破碎的幻象，他间或还能记住些片段，他把这个叫做“梦”。）终有一天，幸运临头，这种耗干精力的热情会一下子中止；终有一天，他自己也会摆脱这不断思想的烦扰。寂静终会来临，在寂静之中永息！……他回忆起在慕尼黑的沿河大道上，怀着迷惑人的自杀的意念，彻夜踟蹰……忽然，记忆里唱出一句歌词，就象模糊记住的音乐片段："我们将要安息……”这是他在日内瓦看的一出俄国剧的结尾①。那女演员的声音仿佛仍在耳边缭绕。那是个斯拉夫女人，孩子似的面容，纯真而又热情的眼睛，她摇晃着那娇小的头，重复道："我们将要安息……”她的声调象在梦幻中似的，流水似的嗓音象是一串谐音，然而，目光中露着疲惫，那里面听天由命的神情显然比希望要多："你在生活中没有过欢乐……但是耐心些吧，万尼亚舅舅，耐心些……我们将要安息……我们将要安息……”②

八

还没有到中午，客人就开始来了。有这栋房子里的住户，还有这一带受过蒂博先生好处的人。赶在第一批亲戚来到之前，雅克就溜掉了，安托万也因为有急诊，给叫走了。蒂博先生参加

① 这里指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

② 《万尼亚舅舅》中的一段台词。

的每个慈善事业的委员会里都有他的私交。客人络绎不绝，直到晚上。

夏斯勒先生把他的椅子已经搬到放遗体的房间，他把这张椅子叫做他的“坐席”，多年以来，他就是坐着它工作的。这一整天，他都不愿意离开“去世的人”。终于，他与枝形大烛台、黄杨树枝以及祈祷的修女们取得了一样的名分，成了丧仪中的一件摆设。每逢客人进来，他就从椅子上溜下来，悲戚地向新来的人鞠躬，然后，又坐到椅子上去。

有好几次，韦兹小姐想让他走开。大概是出于嫉妒吧：看他这样忠心，这样虔诚，老小姐当然生气。她跟夏斯勒先生相反，在一个地方待不住。她痛苦。（毫无疑问，在这所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痛苦。）可怜的老小姐一辈子都寄人篱下，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她自己的，也许这是第一次，她有了非常强烈的占有感：蒂博先生的遗体是属于她的。她不时走近停尸的床。因为脊椎变形，她看不着床的全貌。她拉拉被单，抹平一道褶子，低声念一段祷文，摇着头，合起瘦骨嶙峋的十指，不断地说：

“他走在我前面，去安息了……”好象这是一件无法相信的事。

不论是雅克回家，还是吉丝来到，都没有触及她那已经衰退、反应迟钝的神经。在家庭生活中，两个孩子都已消失了好些个月，她已经失去想念他们的习惯。只有安托万还算家里人，还有女佣人。可是她今天忽然很生安托万的气，简直令人奇怪。确定入殓的日子和时辰的时候，她跟安托万大吵了一通。安托万主张快点入殓，让大家都得到安宁，她硬不肯答应，因为一经入殓，连尸体也没有了，只看见一口棺木了。安托万简直要把这唯一属于她的权利夺走：对主人遗体的瞻仰，以肉体形式存在

的最后时刻。她似乎以为，蒂博先生的逝世只有对死者本人和她才是一个终结。而对别人，尤其是对于安托万，这个结束只不过是另一件事的开始，是一个新时期的起点。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过去时代的瓦解就等于整个都崩溃了。

将近傍晚，安托万徒步走回家来。他神态轻松，饱吸着刺眼但是使精神振奋的冷空气。他在门房的门口遇见了穿着重丧服的费利克斯·埃凯。

"我不进去了，"这位外科大夫说："我只是想今天来跟您握握手。"

图里埃，诺朗，比卡尔都留下了名片。卢瓦西耶打来了电话。医学界人士的慰问表示特别使安托万感动，所以早晨看见医学教授菲利普亲自到大学街来吊唁，安托万意识到这不是因为蒂博先生死了，而是因为他，安托万·蒂博大夫刚遭父丧。

"向您表示哀悼，我的朋友，"埃凯用慎重的声调叹着气说。"对于我们来说，死亡是个老相识。尽管如此，当死亡到了我们身旁，来到我们家里，嗯？我们也仿佛从来没有跟它打过交道似的。"他又说道："我了解这种事。"说完，他挺了挺身，伸出了戴黑手套的手。

安托万一直把他送上了汽车。

他心里是第一次进行对比……一直到现在，他还来不及考虑"整个事件"；然而，他隐隐约约觉察到，"整个事件"归根到底比他最初所估量的更为严重。他明白，昨天晚上他那么冷酷地完成了那个决定性的行动（他一直对这抱完全赞同的态度），而现在，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必须把这件事归在他的名下，让这件事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好象带着对一个人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的

主要经历一样。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沉重的负担注定使他不得不改变他的重心。

他思索着，回到家里。

在前厅，有个男孩，光着头，围着围巾，耳朵冻得通红，正在等他。看见安托万来了，那男孩站起来，脸涨得绯红。安托万认出是事务所的小办事员。他感到内疚，没有再去看过那两个孩子。

“你好，罗贝尔，进来吧！什么地方不舒服？”

孩子用力动了动嘴唇，可是他太胆怯，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着，他大着胆子从外衣底下掏出一束三色堇。安托万一下子明白了，走向前去，接过了那束花。

“谢谢，孩子，我就把你的花送到楼上去。你能想到这个，真是太好了。”

“啊，这是路路出的主意，”孩子赶紧更正。

安托万微笑起来：

“路路？他身体怎么样？你呢？还是那么机伶吗？”

“说到这个呀！……”罗贝尔很爽朗地说。

他完全没有料到，在这样的日子安托万还能微笑。他的不安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不得闲扯一番。可是今天晚上，安托万还有别的事要办，不能听他聊天。

“最近几天，你和路路一起再来。跟我讲讲你们在干什么。找个星期日，好吗？”他忽然感到，对于这两个他了解得很少的孩子，有一股真正的爱怜之情。他又说了一句：“说定了吧？”

罗贝尔的脸忽然严肃起来：

“说定了，先生。”

安托万把孩子送到前厅去的时候，又听出了夏斯勒先生的声音，他正在厨房里跟雷昂说话。

"又是一个要找我的人，"他烦躁地想着。"算了，索性办完吧。"他让那人进了他的工作室。

夏斯勒先生一蹿一蹿地穿过屋子，然后高高地坐到一张最远的椅子上，虽然眼睛里露着无限悲痛的表情，脸上却狡狯地微笑着。

"您要对我说什么，夏斯勒先生？"安托万问道。他的声调很友善，但是他却一直站着，拆他的信件。

"我吗？"夏斯勒先生扬起眉毛，说道。

安托万看了一封信，把它折起来，心里想道：

"好吧，我想办法明天早晨从医院回来之后，到这家去一趟。"

夏斯勒先生看着自己那双摇晃着的脚，郑重地宣布：

"这些事情，安托万先生，真不应该发生！"

"什么事情？"安托万问道。他又拆开了一封信。

可是那人象回声似的重复道：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不应该发生？"安托万又问，他已经恼火了。

"死亡。"

安托万真没有料到这个回答，有些莫名其妙，抬起了头。夏斯勒的眼睛蒙着泪水。他摘下眼镜，打开手绢，擦起眼睛来。

"我去找过圣罗克教堂的先生们，"夏斯勒先生又断断续续地接着说，还不断叹息。"我在他们那儿定了几场弥撒。安托万先生，是为了尽尽人事，没有别的。因为，对我来说，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前……"他的眼泪还在继续流，象小小的暴雨似的。每

次擦完眼睛，他就把手绢在膝盖上摊平，然后，按原来的印子折起来，装进口袋，平平整整，象个钱夹似的。

“我以前有一万法郎的存款，”他突如其来地说道。

安托万想道：“啊！”马上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知道我父亲关于您是不是来得及作什么安排，夏斯勒先生，但是您放心，我的弟弟和我，在您有生之年，保证让您支取您一直在这里领的月薪。”

从蒂博先生死后，这是他第一次处理钱财，行使继承人的权利。安托万想：象这样承担义务直至夏斯勒先生去世，总算相当慷慨了。自己能够漂亮大方地办事，那是很愉快的。然后，他又不由自主地岔开思路，想估量一下父亲财产的数目，归他名下能有多少。不过，在这方面，他一点确实的情况都不知道。

夏斯勒先生脸涨得通红，显然是为了掩饰窘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装作剔指甲的样子。

“不要终身年金！”他使劲说了出来，但是没有抬起头。他又用同样的口气说：“我要一笔本金，对了，可是不要终身年金！”接着，满怀柔情地说：“为了德代特，安托万先生，您给动过手术的那个小女孩。您还记得吗？……实际上，她就象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终身年金，唉，我留给那小鸟儿什么呢？”

德代特，手术，拉歇尔，阳光灿烂的房间，凹室的阴影里的肉体，龙涎香项链上的香气……安托万嘴上浮起模糊的微笑，把信放下，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下意识地看着那小老头儿的动作。忽然，他猛地转过身：削指甲的老头儿，把刀刃深深切入了大拇指指甲，他从容不迫，一直向下切，就好象切一个瓶塞子似的，手一弯，削下了一块指甲。

“哎呀，够了，夏斯勒先生！”安托万咬着牙说。

夏斯勒先生从椅子上跳下来，吞吞吐吐地说："对，对，我耽误了……"

但是对于他来说，关系是太重大了，他得来一次最后攻势。

"给我一笔小小的本金，安托万先生，这样最好。我需要的是本钱，我早就有那么个小算盘，我对您说……"他象做梦似的低声咕噜着；"等将来……"然后，忽然改变了声调，用毫无表情的眼神盯着房门：

"如果您愿意，可以请人做弥撒，但是依我看，去世的主人什么也不需要。他那样的人，是不会顺水漂走的。对我来说，事已至此，安托万先生，在目前……"他已经一蹦一跳地走到前厅，一边摇晃着灰发斑斑的脑袋，一边用确定的语气重复道："目前……目前，他已经到了天堂了！"

夏斯勒先生刚一走，安托万就得接待裁缝，试穿他的丧服。本来就已经很累，再枯燥乏味地在镜子前站着，简直要他的命。

他决定在上楼前先睡一个钟头。可是，他送走裁缝时，却迎面碰上了刚要按铃的巴丹库尔夫人。她方才打了电话，预约看病时间，人家把"噩耗"告诉了她，于是，她改变了这天的安排，马上来了。

安托万很有礼貌地接待她，不过，始终站在门口。她跟他握了手，大声说着话，说是对于这样的丧事，她非常同情，带着明显的巴结模样。

她既然没有走的意思，很难再让她这样在门口站着。特别是她逼得那年轻人向后退了一步，已经占好了地盘。雅克一下午都没有出房门，他的房间离这儿很近。安托万想到弟弟就要听见这女人的声音，一定会认出她来。不知为什么，这种想法使

他好生不快。他作出从容不迫的样子，推开诊室的门，并且赶快穿上外衣。(他当时正好没有穿外衣，这时受到打扰，更使他又恼又恨。)

最近几星期以来，情况使他跟这位美丽的女主顾之间的关系有些改变。她来得更勤，借口说要把女儿的消息告诉他。那位小病人跟她的丈夫和英国女教师一起到加来海峡省去过冬了。(西蒙·德·巴丹库尔毫不犹豫地离开他的住宅，放弃了打猎，住到贝尔克去，以便就近照顾他妻子带来的女孩。而巴丹库尔夫人则往返于巴黎和贝尔克之间，每星期总能找到一个什么理由，到巴黎来过几天。)

她不愿意坐下，只等机会再握住安托万的手。她向安托万俯过身去，眼睛眯缝着，胸部随着叹气一起一伏。她看男人的时候，总喜欢看嘴唇。现在，透过睫毛，她看到安托万也总是把眼光落到她的嘴上。她被搅得心里乱极了。她觉得安托万今天晚上很漂亮，觉得这面孔比平时更有丈夫气概，仿佛他心里打定了什么主意，所以脸上清楚地表现出了果敢坚毅的样子。

她用同情的眼光望着安托万：

"您大概很痛苦吧?"

安托万找不出话来回答。自从她进来以后，他稍许摆出了庄重的样子，这使他不至于窘困，但也使他很不舒服。他继续不露声色地偷眼看着她。看到她的胸脯在衣衫下面有力地跳动，一阵热潮涌上他的脸。他抬起头来，蓦地看到美丽的安娜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今晚，在她身上，好象有一种欲望，一个计划，一个有点疯狂的念头，只是她努力克制着，不露出来罢了。

"最难受的是事过之后，"她抑郁地说，"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可是到处都遇到空虚……您答应我来看看您吗?"

安托万打量着她，心里忽然起了一股仇恨。他挖苦地微笑一下，生硬地说：

"您放心吧，夫人。我并不爱我的父亲。"

他马上咬住自己的嘴唇。这样想比说出来更使他惶惑。"这也许是这个娘儿们引我说的一句真诚的话。"他心里想。

她目瞪口呆。使她惊愕的倒不是这话的意思，而是那口气很伤她的面子。她退后一步，又镇定下来。

"那好吧！"她说。这样矫揉造作一番之后，她尖声笑了起来，显得很爽朗。

当她终于戴起手套的时候，嘴唇上时隐时现地露出不明确的纹路，象是要作鬼脸，又象要微笑。而咄咄逼人的安托万，仍然用惊异的眼光凝视着她嘴唇上令人迷惑的颤动，那嘴角上抹着刺眼的胭脂，象抓伤了似的。这个时候，如果她真的恬不知耻地微笑起来，说不定安托万会控制不住自己，把她轰出去。

然而，他也不由自主地闻着渗透在她衣服里的那股香气。他又看到上衣下面那沉重的胸部在跳动，他蓦地在想象中看见那光裸的胸脯，感到自己的心翻腾起来。

她把皮大衣的扣子扣好，站得更远了些，扬着脸儿，满不在乎地瞧着他，那模样仿佛是问："你害怕吗？"

他们彼此打量着，心里都怀有同样冷酷的恼怒，甚至怨恨。还不止于此，也许还有同样的失望，甚至为错过机会感到同样的惶惑。他还是不说话，她就转过身去，自己开了门，不再理他，径自出去了。

门在她身后砰然一响。

他转过身来，但他没有回自己的诊室，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手心发潮，脑子里很乱，血涌到太阳穴上，跳得震耳。他心烦意

乱地吸着那具有劝诱力的香气。香气滞留在屋里，好象那人仍在这里一样。他发疯似的向后转过身。脑中几乎不可觉察地闪过一个念头，仿佛挨了一鞭子似的，把这个性情暴烈的人物得罪到如此地步，又要把她再弄到手，那会是很危险的。他的眼光落到在墙上挂着的帽子和大衣上，一把拿了下来，迷惘地看了一下雅克的房门，然后冲了出去。

九

吉丝还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浑身不得劲，一动就难受。她模模糊糊地听到头后面的墙外，客人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一个思想在迷雾里浮现出来："他回来了……他在那儿，在家里……他随时都会来……他就要来了……"她倾听着，期待他的脚步声。但是，星期五一天过去了，星期六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

说真的，他在想着她，甚至这想法纠缠得他恼火。但是，他害怕与她会面，不能下决心找会面的机会，只是不慌不忙地等着。另外，从昨晚起，他担心会被吉丝遇见，被她认出来，所以干脆没有离开底楼，到了晚上，才上楼去，轻手轻脚穿过房间，在停放遗体的屋子里一个角落上坐了下来，直到大清早才从这儿出去。

然而，到了星期六晚上，安托万偶然问到又看到吉丝没有，他就在吃完晚饭以后，决定去敲她的房门了。

吉丝好了一些，差不多已经退烧，泰里韦大夫说她第二天就可以起床了。她昏昏迷迷，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等着睡眠时刻

的到来。

“怎么样？”雅克用愉快的声调问道。“嗯，你的脸色很好！”在金黄色灯罩的阴影里，她睁得大大的眼睛闪闪发光。说真的，她的外貌很健康。

他没有走到床边来。她不知所措地过了一会儿之后，才伸出了手。他看到她的手从稍许有些肥大的袖子里伸出，露出肘弯以下光裸的前臂。他捏住那手，没有去握，倒象大夫一样，摸了摸，皮肤还是滚烫的。

“还有点发烧吧！”

“不，不烧了。”

她向房门看了一眼。他有意没有把门关上，好象是表示只在这里呆一会儿，马上就走。

“你冷吗？我去关上门好不好？”他说道。

“不冷……你愿意关就关上吧！”

他很乐意照做，去把门关上，免得有人来打搅。

她微笑了一下，表示感谢，然后，又把头放到枕头上，她的头发成了暗黑的一大片。从衬衣凹下的领子里，露出了脖根，她用手按住，想把领口合上。雅克看到手腕上优美的曲线和那深色的皮肤，皮肤被白被单衬着，显出湿沙子的色调。

“你整天都在干什么？”她问道。

“我吗？什么都没有干。我躲在屋里，不愿意看见来的这些人。”

这时候，她才想起来蒂博先生死了，注意到雅克在服丧。她对自己并不感到十分悲伤有些内疚。但是，雅克伤心吗？她找不出什么她也许应当向他说的亲热的话。她只想道：父亲死了，儿子就完全自由了，甚至想道：“那么，他也许就再也不用离

家出走了？”

“你该出来走走……”她说。

“对，正好我今天觉得头有些发沉，我出去遛了遛……”他犹豫了一下，又说，“是去买报纸……”

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下午四点钟，整天这样毫无目的地等着，心里很烦，又有一种当时他说不清楚后来才明白的意图，他走出了门，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的确去买了几份瑞士报纸……

“你在那边，总在户外，是吗？”又静默了一会儿，她问。

“对。”

这样突然问起“那边”的事，他倒有些意外，回答她的问话，也就不知不觉地口气十分笨拙，甚至极为生硬。但他马上又很后悔，心里想道：“从我踏进这座房子以后，我做的、说的、想的，都使人觉得虚假！”

雅克不时不由自主地瞟一眼灯光不怀好意地集中照射的床，看着那白羊毛毯子，它非常薄，她那青春的身体从毛毯下清清楚楚地凸现着，就象浮雕似的：腰侧的轮廓、修长的腿和微微分开的凸出的膝盖。他徒然装出自然的神色，从容的声调，却越来越觉得不自在。

她本来想说：“你坐下吧！”但是，因为这时候，她遇不到雅克的眼光，她不敢说。

为了保持镇静，他一一看着屋里的家具，小摆设，还有那小小的祭台，上面摆着闪闪发光的镀金圣器。他想起刚到家的那天早上，逃到这屋里来躲着的情景。

“你的屋子很美，”他和蔼地说。“你以前没有这张靠椅，对吧？”

"这是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你爸爸送给我的。你认不出来了吗？就是原来摆在拉菲特庄别墅里楼上楼梯口的挂钟下面的。"

别墅……他仿佛看见了三楼的那个楼梯口，沐浴着大玻璃窗射进来的天光。整个夏天，满是苍蝇，在夕阳里嗡嗡飞着，象是闹嚷嚷的蜂群。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带链子的挂钟，仿佛听到在楼梯的静寂之中，每个钟头有四次，钟里面的木制布谷鸟儿发出可笑的叫声……这就是说，在他离家远去的这段时光，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还照旧，而他自己，他不是又发现自己仍旧跟以前一样，或者差不多一样吗？自从他回家之后，他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他反射性的行动中突然发现往日十分熟悉的一个动作？他下楼去，在门口的垫子上擦擦脚，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开亮电灯之前把大衣挂在原来那两个钩子上，都是他原来的习惯……还有，当他在自己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不也只是变成了行动的无意识的回忆？

吉丝在灯影里偷偷打量着这不安的面容，这下巴，这脖子，这双手。

"你长得多么结实了啊，"她小声说。

他转过身，微笑起来。他内心是把自己的健壮引为骄傲的，因为幼年时代身体一直瘦弱，吃了不少苦。忽然，他连思索一下都没有——也是反射吧——自己都奇怪怎么会无意识地记下了这些东西，他大声说道：

"范德克伊少校有非凡的体力……"

吉丝的脸欢快地活跃起来。这是当初他们喜爱的一本书里插图下面的标题。他俩一起看过不下二十次：故事发生在苏门答腊的森林里，一个荷兰少校象是闹着玩儿似的，把一只可怕的

大猩猩打翻在地。

“范德克伊少校在一棵猴面包树下，冒冒失失地睡着了，”她愉快地接着说，把头仰到后面，闭上眼，张开嘴，学那少校打呼噜。

他们彼此看着，大笑起来，把别的事都忘了。他们快活地在他们儿童时代的那些有趣的财宝中搜寻着，它们只属于他们俩。

“还有老虎的插图，”她又说，“有一天你发脾气，给我撕掉了！”

“是的。不过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在韦卡尔神父面前象疯子似的大笑！”

“你的记性真好，吉丝！”

“到后来，”她又说，“我也愿意养一只小老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象抱着一只虎娃儿，哄它睡觉……”

静默了一会儿。他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微笑着。吉丝第一个显出思索模样。

“尽管如此……”她说。“我一想起那个时候，就只觉得日子长得没有头，无聊乏味……你呢？……”

发烧，疲倦，这往日的回忆，使她的神情显得有点悲哀，这种倦怠懒散的样子很适合她平躺着的姿势、温柔的眼神和热带国度的肤色。

“真的，”看到雅克只皱了一下眉，没有回答，她继续说道，“真可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么无聊乏味！后来，到了十四、五岁，无聊的感觉才消失。我也不知是为什么。是心里的感觉。现在，我不感到无聊了，甚至……”（她想：“甚至在我由于你而痛苦的时候。”然而，她只是说：）“甚至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雅克低着头，两手深深地插在衣袋里，沉默着。回忆过去，使他内心产生一阵阵怨恨情绪。在他过去的日子里，找不到任何亲切的温情。在他的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从来没有象安托万那样，在自己的位置上感到很平稳，找到自己真正的土壤。他到处都有在异乡漂流的感觉。在非洲、在意大利、在德国都是这样。甚至在洛桑也差不多跟别的地方相似……不仅是流落异乡，而且是受到追逐。被自己的朋友、被社会、被生活环境追逐……被一种似乎来自他本身的无以言状的力量追逐。

“范德克伊少校……”吉丝又说。她继续浸沉在儿时的往事里，因为不断纠缠她脑海的更近一些的回忆，她只字也不能透露。不过，她马上闭住了嘴，感觉到在这一堆死灰里，她再也扇不出火苗了。

她继续沉默地观察着雅克，解不开这个谜：既然他们之间发生了那些事，他为什么还要走呢？安托万吞吞吐吐说出的几句含义不清的话，丝毫没有使她明白，反而让她心烦意乱。雅克这三年变成怎样的人了？他从伦敦花店寄来的红玫瑰是什么意思？

她突然想道：“有人让他变了！”

这次，她再也掩饰不住激动，低声说道：

“你变多了，雅克！”

看到雅克目光一闪，含蓄地笑笑，她明白这种激动他不喜欢。她马上改变了神情和声调，高高兴兴地说起她在英国女子寄宿学校里的生活。

“那种有规律的生活真太好了……清早，在露天作过操，吃过早饭之后，大家的工作劲头可足啦！”

（她没有说的是：在伦敦的日子，找到雅克的想法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也没有说，那时候，早晨的那点勇气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消失，到了晚上，躺在宿舍的小床上，悲伤的浪潮向她一阵阵袭来。）

"英国人的生活跟我们大不一样，十分有意思！"找到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她松了一口气，她紧紧抓住，为了驱除再次沉默的威胁。"在英国，人人都在欢笑，是故意的，而且总是为了一点小事。他们绝不愿意愁眉苦脸地过日子。你明白吗，他们尽量不去思虑；他们游玩。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游戏，首先，就从生活本身开始。"

雅克静听着她絮叨，没有打断她的话。他将来也要到英国去，还要到俄国去，到美国去。在他的面前，还有无限的前途，可以到别处去，可以去探索……他赞同地微笑着，点着头。她并不傻。况且，在这三年中，她好象成熟多了，也长好看了，有风度了……他又一次凝视那优美的身材，好象被她自已的体温熔软了似的，在毯子底下浮现出来。忽然，他被过去重新控制住，他仿佛又经历了那一切：他突然而来的欲望，他们在别墅大树底下紧紧的拥抱。那是纯洁的拥抱，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有了各式各样的遭遇之后，他在怀里好象还感觉到那柔软的身体；嘴下，仍然感觉到那毫无经验的嘴唇！刹那间，理性，意志，一切都崩溃了。为什么不呢？……他甚至象在最倒霉的日子里似的会想到："要她成为我的，跟她结婚。"但是，这个想法马上在内心碰到了一个自己也辨别不清楚的模糊的东西。在他心底深处有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矗立着。

他的目光又一次审视那伸展在床上的、柔软而富有活力的肢体，在他那已经充满回忆的想象里，突然出现了另一张床，也

是从毯子底下凸现出一样窄窄的、浑圆的腰身。于是，他那刚刚涌起的欲望化作了怜悯。他又仿佛看到躺在铁床上的那个十七岁的莱兴哈尔[1]的小妓女。她一定要偷偷地寻短见，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地上死了，脖子上套着活结，绳子系在壁橱的插销上。雅克是第一批进房去的一个。他想起那房里弥漫着烧糊了的油脂臭味，特别想起来一个还算年轻的女人，面孔扁平，神情暧昧，在房子最里面，正在一个滋滋作响的锅里打鸡蛋。给了她一点钱后，她就乐意说了，甚至说了女孩自杀的许多希奇的详情。雅克问她以前是不是认识那死了的小姑娘，她露出令人难忘的明确的态度大声说："怎么不认识！我是她的妈！"[2]

雅克差一点想把这事告诉吉丝，可是，一谈到"那边"，不小心就会触动很多问题。

她躺在床上，透过半合起的睫毛，用眼睛注视着他。她再也忍不住了，随时都不能不克制着，否则就会喊了出来："你说，现在，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难道把一切都忘了？"

他走来走去，一踮一踮地摇晃着，脸上露出忧虑、漠然的神色。每当他的眼睛遇到吉丝热烈的目光，他就感到两人之间那么不可忍受地不协调，他就立刻故意装出极其冷漠的模样；他没有露出任何迹象，使人猜到吉丝那孩子气的样儿，自被单中显出来的天真无邪的态度，还有她的光脖子，这些使他多么心荡神移。对于这个痛苦的女孩，他怀着大哥哥似的温存。但在两人之间，偏偏不断出现那么多不纯洁的回忆！他十分辛酸地感到

---

① 莱兴哈尔，城市名，现在联邦德国。

② 原文为德文 Ach nein! Ich bin die Mutter!

自己已经老了——精力衰竭了，变肮脏了！

“你大概成了打网球的好手吧？”他含含胡胡地问，因为他刚看到衣柜上面有一把球拍。

她经常很快地由一种感情跳到另一种感情，不禁天真而自豪地微笑起来：

“你以后看吧！”

她马上感到惶惑，刚才随口说出了这句：“你以后看吧……”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呢？……多么笨拙啊！……

可是雅克却好象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他在想别的事，离吉丝很远。网球，拉菲特庄，白色的连衣裙……在俱乐部门口，她是那么利落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为什么天文台大街丰塔南家的百叶窗都关着呢？（今天下午，他出门在街上漫步，信步走到卢森堡公园，接着一直走到天文台大街。天色渐晚，他把领子竖了起来，走得很快。他总是急急忙忙屈从于诱惑，好快些从这诱惑中摆脱。终于，他停住脚步，匆匆地看了一眼：所有的窗户都关着。安托万说过，但以理在吕内维尔服兵役，但是别的人呢？天还不算晚，不到关百叶窗的时候……其实，这有什么相干。有什么相干！……于是，他转过身，抄近路回到家里。）

吉丝是不是意识到雅克的思想离她很远很远呢？她不知不觉伸出手臂，好象要够着他，抓回他来，把他拉过来。

“这风！”他用愉快的声音说着，并没有显出看出了她的这个动作。“这壁炉的挡板总在晃动，你不讨厌吗？等一等。”

他跪下去，在两块铁板之间塞上一张旧报纸，垫紧了。吉丝看着他，心里的感情使她精疲力竭，但什么也没有显露出来。

“塞好了，”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他叹了口气。这一回，他没有好好掂量他说的话的分量，说道：“对，这风……真希望

冬天快过去，春天快回来……”

显然，他又回忆起在遥远的地方过的那些春天。她也感到他在想：“到五月，我会这样做，我回到那边去。”

“在这样的春天，”她自己想道，“他会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地位呢？”

挂钟敲响了。

“九点了，”雅克说着，仿佛准备要走。

吉丝也听到敲九点。她想道：“有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晚上，我在这儿，在这盏灯底下，等待着，希望着，挂钟也象今天一样在响；雅克那时失踪了。现在，他就在这儿，在这间房子里，在我身旁。他就在这儿。跟我同时听着钟响……”

雅克又走到床边，说道：

“好了，我得让你睡觉了……”

她还在想：“他就在这儿，”她眯起眼睛，好把他看得更清楚些。“他就在这儿！然而，生活，世界，我们周围的一切还是老样子，跟我们毫不相干，没有任何改变……”她感觉到——仿佛是使人难堪的遗憾的感觉——不管怎样，她也没有变成别的样子，没有完全变成别的样子。

他不愿意表现出急着要走。他还靠床站着，抚摸着搭在被单上的那棕色的小手，心里没有一点慌乱的感觉。他闻得出那印花布窗帘的味道，今天晚上，还有些酸味。他本来以为这是因为吉丝发烧的缘故，感到不太舒服，然而一看到床头柜上的一个碟子里，放着一个切开的柠檬，他马上就觉得呼吸通畅了。

吉丝一动也不动。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噙满了透明的泪水。

雅克却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

“好吧，晚安！明天你就好了……”

"唉，我并不太希望，"吉丝叹着气，勉强微笑着说。

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自己也不清楚。她并不急于复元，这表明了她的倦怠，在明天的生活面前已失掉了勇气，特别说明了她的忧伤心情。因为她日夜盼望的这聚首的时刻，这样甜美，然而又是这样不圆满地结束了。她抖擞精神，勉强张开了由于激动而发僵了的嘴唇，用愉快的声调说：

"谢谢你来看我，雅克！"

她再一次想向雅克伸出手去，可是雅克已经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点点头，出去了。

她把所有的灯都熄灭，钻进被窝。她的心怦怦跳着。她把手交叉在胸前，紧紧搂抱着自己也说不清的恋恋不舍的感觉，就象当初想象着搂着一个养驯了的虎娃子一样。她机械地低声祷告："圣母玛丽亚，我的向导，我的主人……我把我的一切希望和安慰……我的一切痛苦和悲伤，都交付到你的手中……"她怀着急切的虔诚，向圣母祈祷，设法在祈祷的歌词中平息她的思绪。她从来也没有在她祈祷的这些时刻里那样感到幸福。只是祈祷，祈祷，什么都不想。她的手臂紧紧搂住前胸。眼前的景物在晃动，仿佛沉入朦胧的梦境。她觉得在床上的热气中，紧抱在胸前的，是她的一个小孩，只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孩子。她弓着背，给孩子留出一个藏身的窝儿。她弯着身子，更好地用双臂护住她用泪水洗涤的这个爱情的梦，她睡着了。

一〇

安托万等着弟弟从吉丝房里出来，下楼去睡觉。今天晚上，

他要把蒂博先生可能留下的私人的文稿信件很快地清理一下，这个初步清查他要一个人来作。并不是不愿意让雅克接触父亲的那些东西，而是因为父亲死的第二天，他去了解父亲有什么遗嘱的时候，无意中见到一张纸，标题为《雅克》。他来不及浏览，但是却明白当事人如果读到这文件是会很难堪的。很可能还有同样性质的札记之类，没有必要让雅克看到；至少，在目前不要给他看。

到书房去之前，安托万穿过饭厅，看看夏斯勒先生的工作是不是有进展。

在拉板长桌上，堆着几千个信封和通知，刚送来的。可是夏斯勒先生没有继续登记地址，却忙着打开一捆捆的通知单，清点份数。

安托万感到奇怪，走到他身旁。

"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靠，"小老头抬起脸，说道。"每捆本来应该有五百份，可是这一捆五百零三份，那一捆是五百零一份。"他一边说一边把多出来的纸单子撕掉，又很宽宏地说："关系倒不大，可是，倘若留着，这些多出来的单子就没有地方放了。"

"多出来……什么？"安托万莫名其妙，问道。

那个人举起一个手指头，狡黠地微微一笑，说：

"嘿，一定的！"

安托万没有再多问，转身就走。"毫无疑问，"他独自微笑着想，"跟这个家伙哪怕只待一小会儿，就会觉得自己比他还要蠢！"

在书房里，他打开所有的灯，拉上窗帘，关好门。

帝博先生的文件书札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慈善事业》单独放在一个柜子里。保险箱里装着票据，特别是旧的帐簿和有关财产管理的文契。书桌的抽屉，左面的装着文告契约，以及正在作的买卖上的文书；右面的，今晚使安托万唯一感兴趣的，那里面更好象是放着与私人事务有关的东西。遗嘱就是在这儿找到的。在同一份卷宗中，还有关于雅克的记录。

安托万知道他把这一份又放到了什么地方。开头是《圣经》的一段引文：

《申命记》第二十一章　18—21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这页的上面写着：《雅克》，副标题是《顽梗悖逆》。

安托万激动地看着。看来，是最近几年写下的，抄录的引文字迹端正，每段最后一个字母都是坚劲的圆体。这份文件，显出老头儿道德上的自信、思虑和意志。然而，这份文件跟他的遗嘱放在一个封套里，看来并非无意，单单这一事实，岂不正好说明他的良心还是有些不安，还需要证明自己做得对？

安托万再次拿起父亲的遗嘱。

这是一篇洋洋巨著，编着页码，分为几章，每章又分为几节，好象一篇报告一样。最后附有一张表格，整个文件由一个硬纸

套夹着。日期是一九一二年七月。这就是说，蒂博先生是在头一次发病，动手术前几个月写的。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雅克。只说："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①。

安托万又读了一遍他昨晚才匆匆看过的那一章，标题为《葬礼》。

"我希望，在我的堂区教堂圣托玛达甘做小弥撒，然后，将我的遗体运往克鲁伊。我希望在教养院的小教堂举行葬礼，由全体教养生参加。与圣托玛达甘的仪式相反，我希望在克鲁伊的葬礼以院务委员会认为适于对我的遗骸表示敬意的全部庄严仪式举行。我希望我的遗体由多年以来我忠心耿耿贡献毕生的慈善事业以及我有幸被接纳为院士的法兰西研究院的代表执绋送往墓穴。我还希望，如果合于规定，按我在荣誉勋团的品级，向我致荣誉勋团的军礼。我毕生以自己的言论、文字以及公民选举权利捍卫军队的利益。我还希望，凡想在我墓前致词道别的人，都能获准，不受任何限制。

"在写本遗嘱时，我并不是幻想名誉和死后的哀荣。想到终有一天我们要接受最后审判，我早就为此深深惶恐。然而，在受到默思和祈祷的启迪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仿佛觉得真正的义务在于阻塞谦卑克让无所作为的感情，在我弃世之日，如蒙上帝俯允，努力使我的一生最后一次成为榜样，用以激励法兰西伟大资产阶级中其他基督教徒，使之献身于我们的信仰和天主教的仁慈。"

下面一章是《丧事细则》。安托万完全不必发挥什么创造精神。蒂博先生已经不厌其烦规定了丧事的所有细节。直到最后

① 这里的"儿子"、"继承人"都是单数。

一刻，这位家长还要发号施令。他要贯彻始终的坚强意志与他的为人是很一致的，这在安托万看来，也不无伟大之处。

蒂博先生甚至预先写好了讣告，安托万就原样不动地交给了殡仪馆。蒂博先生开列了所有的头衔，顺序排列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全部列举长达十二行。“研究院院士”几个字是大写的，还可以看到，不仅有法学博士，厄尔省前议员，以及巴黎教区天主教慈善事业委员会名誉主席，社会防罪协会主席及创始人，儿童保护协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天主教互助总会法兰西支会司库；而且还有些名号使安托万百思不得其解，例如：拉特朗教堂圣约翰善会通讯会员，或者圣托玛达甘教区虔信协会积极会员及本堂理事会主席。这显赫的官衔后面是受勋受奖的名号，其中有荣誉勋团勋位，排在圣葛雷哥里勋位及圣伊沙贝尔勋位甚至南方十字架勋位后面。所有的勋章都要钉在棺材上。

遗嘱主要部分是一长串名单，开列着接受遗赠的人和机构，其中很多是安托万没有听说过的。

吉丝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蒂博先生写道：他“赠给”由他“抚养并视如己出的吉赛尔·德·韦兹小姐”一笔不小的资财“作为嫁妆”，吉丝“必须赡养姑母，终其天年”。这样，吉丝的前途就有了舒适的保证了。

安托万中止阅读，高兴得脸红起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自私的老头儿竟能这样关心人，这样大方，忽然对父亲又感激又尊敬。读了下面的章节，这样的看法就更加有理由了。蒂博先生真好象一心一意使人幸福：女仆，门房，拉菲特庄别墅的园丁，没有一个人被遗忘。

册子的最后部分是设立各类基金的计划。所有这些基金都

要冠以奥斯卡·蒂博的名字。这突然激起安托万的好奇。奥斯卡·蒂博遗赠给法兰西学院，作为道德奖金之用——自然，名称就叫奥斯卡·蒂博奖金，每五年由道德科学协会颁发一次，奖给“有助于赞助向卖淫现象进行斗争并促使……”——当然了，“法兰西共和国不再容忍此类现象的”最佳著作。安托万微笑了。给吉丝的那笔遗赠使他倾向于宽宏。另一方面，在立遗嘱人不断表示的为精神事业服务的愿望下面，他到处可以发现一种秘密的愿望，那就是念念不忘要仍旧活在世俗世界上，对于这一点，安托万自己虽然年岁不大，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使他很有感触。

这些基金中最天真最出乎意料的是拨给博维主教大人的一笔巨款，用以每年出版一种奥斯卡·蒂博年历，“份数多多益善”，要“以低价在本教区各文具店、各集市出售”，名义上叫“实用农业日历”，目的“在于使一册有趣而益人心智的轶事汇集传入每个天主教家庭，以备星期日或冬夜入睡之前消遣之用”。

安托万合起遗嘱。他要赶快将所有的东西清点一下。于是，他把这一大本笔记放回文件夹，颇为高兴地想道：“既然如此慷慨大度，那么他应该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对这个想法，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第一个抽屉里，还放着一个用带子捆好的大皮包，上面写着《吕西》（这是蒂博夫人的名字）。

安托万怀着微微不安的心情，解开带扣，然而他还是打开了皮包。

首先有些零碎杂物。一块绣花手帕，一个首饰盒，两个小姑娘戴的耳环；在一个镶着白缎子暗折的象牙钱包里，放着一张叠成四折的忏悔书，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了。有几张安托万从

来没有看见过的褪了色的照片，是母亲小时候的，母亲十八、九岁时候的。他很奇怪：他父亲是个感情那么少的人，竟然保留着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并且特意放在手边最近的抽屉里。对于自己的生母，照片上这个年轻愉快的姑娘，他产生了一种亲热的感情。不过，看着这久已遗忘的面容，他想的还是自己。蒂博夫人生下雅克，去世的时候，他才九岁。那时候，他是个执拗、用功、只顾自己的小孩子，可以说"不太懂感情"。他没有多看这些不愉快的东西，又去翻皮包里的另一个口袋。

他从里面掏出两捆信，差不多一样厚：

吕西的信

奥斯卡的信

第二捆信用一条丝带捆着，封皮上的字迹是女寄宿生那种斜写的字体。显然，蒂博先生在亡妻的书桌里找到时就是这个样子，他虔诚地收藏起来。

安托万迟疑着，没有立刻打开这捆信，他以后还有时间来看的。不过，当他把这捆信推开的时候，丝带松开了，他的眼光落在几个段落上，虽然零散，却充满真实的生活。他从来未曾窥见、甚至未曾猜到过的过去岁月突然从阴影中显现。

"……在大会开始之前，我从奥尔良给你写信。亲爱的，我愿今晚就把我心房的每一次跳动都递送给你，鼓励起你的耐心，帮助你度过我们别离一星期的最初一天。很快就要到星期六了。晚安，我的爱。你可将孩子带到你的房间睡，这样你就不会太寂寞了。"

安托万接着读下去，但是先去把门关上，还锁了起来。

"我用我整个的灵魂爱你，我亲爱的。离别比这异乡的冰雪和冬天还要冷，冻住了我的心。我不在布鲁塞尔等邮车。星期日以前我就可以又拥抱你。亲爱的吕吕，别人不会猜到我们的秘密：没有一个人能象我们这样相爱……"

看到这样的文字竟会是他父亲的手笔，安托万惊奇极了。于是，他决定不再把信捆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话都这样热情：

"我得说，来信所说的一件事情使我不高兴，我请求你，吕西，不要趁我不在家，浪费时间去学弹钢琴。相信我的话吧，音乐激起的那种热情对于一个仍然年轻的人的感情，会起不良影响，音乐使人习惯于无所事事和奇想，甚至可能使一个女人偏离合乎她身分的真正的职责……"

有时，甚至口气很严厉：

"……你不了解我，我看你从来都不了解我。你说我自私，而我，我一生都奉献给了别人！你如果有胆量的话，去问问努瓦耶神父，看看他是什么意见。你应该感谢上帝，并以我忠诚献身的生活为荣，如果你能了解其中的意义、道德的崇高和精神上的目标的话！你不但不这样作，反而卑劣地心怀忌妒，只想为了一己私利，使极需我领导的慈善事业受损失！……"

不过，大多数的信还是反映出深刻的情意：

"……昨天没有你的消息，今天也没有。我需要你，所以异常珍视每天早上的来信。如果我醒来时，没有这份精神食粮，我一天的工作就会无精打采。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你星期四的那样温情的来信再看一遍。它多么直率，纯洁，而又情意绵绵。啊，上帝安排在我身旁的天使！我责备自己没有象你应得的那样爱你。我的爱，我知道你一点也不抱怨。不过，倘若我好象忘记了自己的过错，对你隐瞒我后悔的心情，那么，我该是多么的卑劣啊！

"代表团很受欢迎。人们对我极为尊重。昨天，参加了三十人出席的晚宴，有祝酒等等。我觉得我致的答辞很有分量。但这荣誉并没有使我忘乎所以，会议之间，我想的只有你，亲爱的，还有孩子……"

安托万十分感动，当他把这捆信放回原处的时候，双手有些打颤。蒂博先生生前在饭桌上，每次回忆起与妻子有关的往事，总是特别叹一口气，并且向大吊灯斜瞟一眼，说道："你们神圣的母亲。"在这个从未意想到的领域，匆匆游览一遍，安托万对父母的青年时代更了解了，比二十年来通过父亲的暗示了解的多得多。

第二个抽屉里装满另外一捆捆信。

孩子的信。教养生和暂押犯

“这是他家庭的另一部分，”安托万想道。

接触到这一部分的过去，他觉得更为自在些，但是仍然很感惊奇。有谁能想到呢？蒂博先生竟保留着安托万和雅克的全部信件，甚至吉丝的不多的几封信。他都放在一起，写着个共同的标题：《孩子们的信》。

带子底下露出来第一张纸，没有日期。是小孩子由母亲的手把着划出的笨拙的笔迹：

“亲爱的爸爸，我拥抱你，祝你圣诞节快乐。

安托万”

面对着这史前时期的遗物，他感慨了一会儿，才翻过去。

《教养生和暂押犯》的信，好象一点意思都没有。

“主席先生：

“今晚我们上船到雷岛去，在离开监狱之前，如不向您表示我十分感谢您所有的恩情，我将十分遗憾……”

“先生和亲爱的恩人：

“在此署名给您写信的，是一个改过自新的人，因而特恳予保荐。附上一封家父的信，此信文理不通，词不达意，请不要见怪……我的两个女儿每天晚上都为您祷告，她们称您为‘爸爸的教父’……”

“主席先生：

"入狱已经二十六天，我伤心绝望的是：二十六天以来，我记得很清楚，我总共只见过审判官一次……"

信纸已经弄脏了，盖着新喀里多尼亚岛，蒙特拉维尔苦役营的戳记。在信末尾，用一种发黄的墨水写着这样的话：

"……我在等待好日子的时候，请您接受我的尊敬和感谢。

4843号流放犯"

看到这些信赖和感谢的话，这些伸向他父亲的呼求援助的可怜的手臂，安托万不能不感动。

"雅克应该来看看这些东西，"他心里想。

在抽屉的最里面，有一个没有标签的纸夹。里面有三张摄影爱好者照的相片，相角都已卷起。最大的一张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妇人，背后的景致是山，旁边有一丛枞树。安托万凑近灯光细看，也认不出来这女人是谁。另外，有带子的女帽，带领饰的长裙，球形的大袖子，都是很老的式样。第二张相片小一些，还是那个女人。这一张是坐着，没有戴帽子，是在街心公园或者旅馆的花园里照的。在那妇人的脚下，凳子底下，有一条白色的鬈毛狗，象狮身人面像似的蹲着。第三张相片只是那条狗，在花园的一张桌子上站着，仰着头，头上系一条丝带。在纸夹里，还有个信封，装着有山间风景的那张大相片的底片。没有名字，没有日期。仔细看来，虽然那身影还算苗条，可是那妇人总该有四十岁了，甚至还要多。虽然嘴上挂着微笑，但是热情的眼光里还透着严肃；一副吸引人的容貌。安托万有些困惑地看着，不想把纸

夹合起来。有什么暗示吗？他现在不敢肯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第三个抽屉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旧帐本。安托万差一点没有翻开看。这是一个旧的摩洛哥皮面本子，封皮上烫着蒂博先生姓名的首字，实际上从来没有用来记过帐。

在衬页上，安托万看到：

“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二日，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吕西所赠。”

在下面一页的中间，蒂博先生用与上页同样的红墨水写道：

笔　记

用以逐年记录

为父尊严的历史

但是，这题目又被涂掉。原来的计划大概放弃了。安托万想道：“对于一个才结婚一年，第一个孩子还没有出世的人来说，预先考虑这事真是太奇怪了！”

他一翻开记录，好奇心油然而生。本子上空白的纸页不多，墨水的颜色改变了很多次，说明本子用了许多年。这并不象安托万原来所想、也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本日记，而似乎是读书随手摘抄下来的一册语录。

所选的词句可能很有寓意，安托万用审查的眼光仔细看头几页：

"很少有比对既定秩序稍作改革更为可怕的事。"(柏拉图)

大智(布封)①

安分守己,安于守成,生活毋逸常规,自给自足,无求于人,等等。

有些语录相当出人意表:

"有些人的心天生尖刻,辛辣,严酷,也使它们所接受的一切尖刻,辛辣,严酷。(圣弗朗索瓦·德·萨)②

世上再没有任何人的灵魂象我这样诚挚,温情,怀有如此热烈的爱,我甚至有点富于慈爱了。(圣弗朗索瓦·德·萨)

"上天把祷告赐予人,大概就是为了让他每天发出爱的呼喊,而不必因此脸红。"

最后这段话未说明出处,写的是草体字。安托万估计作者就是他父亲。

从这里开始,蒂博先生似乎有了个习惯,在抄录的文句中间,加上自己思考的结果。安托万翻过几页,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到,这个本子好象很快地改变了最初的用途,几乎专门用来作为

① 布封(1707--1788),法国作家,博物家,著有《自然史》等。

② 系指圣弗朗索瓦·德·萨勒(1567—1622),日内瓦主教,著有多种宗教作品。

自己思想的摘记簿了。

最初，大部分的格言都具有政治性或社会性。显然，蒂博先生把他日常的想法记在这里，准备写演说稿的时候，能方便地再找到。在这里，安托万经常遇到这样的反诘句，“难道不是吗？……”“岂不应该吗？……”这是父亲讲话和思想的特点。

“雇主的权威是一种权力，仅凭他的权限即可使之合理。但是，难道不可以更进一步吗？为了繁荣生产，难道不需要在生产中合作的双方之间，建立一种道德上的一致关系吗？如今的雇主不就是工人们道德一致性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机体吗？”

“无产阶级起来反对条件的不平等，把上帝安排的可赞颂的多样化称为不公。

“当今之世，不是有一种倾向，即忘记了一个善人命中注定、或几乎是命中注定也是个有财产的人吗？”

安托万跳过笔记中的两三年。对于普遍规律的注意似乎逐渐减少，内心思考的话语则越来越多。

“使觉得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深感安全的，难道不正是教会也是尘世的一个权势？”

安托万微笑了，心里想道：“这些正人君子，只要稍有热情和勇气，就往往比那些流氓还要危险！……他们把自己强加于一切人，特别是那些优秀人物。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所以，为了使他们的信念占压倒优势，他们在任何事物面前……任何事

物面前都不会后退……我见过我的父亲，为了他那个派别的利益，为了他某一个事业的成功，甚至干某些卑鄙的事他也甘愿……如果只为了他自己，为了获得某种荣耀，或为了挣钱，这些事本来他是不干的！”

他一页一页地浏览，突然看到了这一段：

“利己主义难道没有一种合法的、有益的形式吗？换句话说，难道没有一种办法，将利己主义用于虔诚的目的，例如，使之为基督教活动，甚至为我们的信仰服务？”

有些论断，那些不了解蒂博先生为人和生活的人可能会认为是厚颜无耻的。

“事业。我们的天主教慈善事业（慈善团，圣樊尚修女会等等）的伟大之处和无可比拟的社会效能，实际上就是在于：分发一些物质援助。仅仅施惠于那些甘心认命者，心怀善意者；决不冒险去鼓励那些不满足者，叛逆者，那些不甘于自己低下的条件，口口声声抱怨不公平，提出种种要求的人们。”

“真正的慈悲心并不在于要使别人幸福。

“我的上帝，请给我们向要拯救的人施行暴力的力量。”

几个月之后，他好象还时常有这种思想：

“对自己严厉，以便取得对别人严酷的权利。”

“在别人不了解的一切德行中，对于所要求的严峻的学徒阶段来说，难道不应该把我在祈祷中早就称做的僵硬古板，列在首位吗？”

下面这一段，单独地写在一张空白纸上，发出可怕的声音：

“厉行美德，借以迫使别人尊重。”

“僵硬古板！”安托万想道。他发觉，父亲不仅严酷，而且僵化——故意僵化。另一方面，纵然发展到了不合人情，然而，在这种强行克制之中，安托万还是愿意认为包含着一些阴暗的美。他想道：“故意损伤的敏感？”有时看来，蒂博先生也为他自己，为他艰辛得来的品德而痛苦。

“尊重并不一定排除友谊，然而，由于尊重而产生友谊却似乎罕见。景仰并非友爱；道德虽然可以得到别人的敬重，却不常打开别人的心扉。”

这种隐秘的辛酸，在几页之后，甚至使他这样写道：

“善人没有朋友。上帝给他一些受惠者，作为给他的安慰。”

有几处，一声人性的叫喊，的确很罕见，然而不时发出不调和的声音，使安托万惊异不置：

"如果不是出于天性而作善事，那你就出于绝望而行善吧；或者，至少为了不去作坏事。"

"在这里，有雅克的某些特点，"安托万想道。这很难说清楚。父子俩都有同样紧张的敏感，同样出于本能的暗中的暴烈脾气，同样粗暴生硬……他甚至揣摸：莫非正是因为父子俩气质上隐约相似，所以更增加了蒂博先生对于雅克那冒险性格的厌恶？

下面记的很多想法都是以"魔鬼的陷阱"五个大字开头的：

"魔鬼的陷阱：倾向于真理。通过忠实于自己的方法坚持已被动摇的信念，岂不时常比冒着摧毁整个建筑的风险，去自命不凡地摇晃廊柱更为困难，需要更多的勇气？

"首尾一贯，这种精神岂不比坚持真理更有价值？"

"魔鬼的陷阱。把高傲伪装起来，并不就是谦虚。不如暴露自己某些不能克制的缺点，把它变成一种力量。这比为了隐瞒这些缺点而去撒谎，并且削弱自己要好得多。"

（高傲，虚荣，谦虚，这些字眼每页都反复出现。）

"魔鬼的陷阱。谦虚地谈到自己从而降低对自己的估价，这不就是高傲的一种伪装吗？应该绝口不谈自己。但是，能够作到的人，只是他至少确实知道别人会怎样谈论自己。"

安托万又微笑起来。不过讥讽的笑容很快地在他的嘴唇上

凝住了。

在蒂博先生笔下，发现了下面这种陈词滥调，该是多么悲哀啊：

"世上有没有一种生活，即使是圣人的生活，不是每天必须撒谎？"

另外，与安托万根据对衰老的父亲的回忆所设想的相反，宁静仿佛一年比一年更远地避开了这个由于自信而僵硬的心灵。

"人一生的贡献，所作所为的意义和价值，比人们的预料更多地取决于心灵的生活。有些人的一生，如果要遗留下名实相副的事业，所缺乏的只是被爱者的热情。"

有时，人们甚至会猜测到有一种秘密的罪过：

"未犯的错误，难道不是与已经犯罪一样，能在人的性格中造成歪曲，在他的内心生活中引起破坏吗？样样俱备，甚至连后悔的伤痕都不缺少。"

"魔鬼的陷阱。不要把对邻人的爱同我们接近、接触别人时激发的热情混淆起来……"

这一段没有完，下面的半行虽然抹去了，安托万拿起来对着光一照，还是看得出来：

"……年轻的人们……哪怕是孩子。"

在空白处，有铅笔写的：

“七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六日，八月八日，八月九日。”

几页之后，口气又变了：

“啊，上帝，您了解我的贫乏和低贱。我不配接受您的饶恕，因为我没有解脱、没有除净我的罪孽。请你增强我的意志，使我避开魔鬼的陷阱。”

安托万忽然回想起，在他父亲说胡话的时候，有两次，说了些颇不文雅的话。

这样扪心自问，不断搀杂着对上帝的呼吁：

“我主，您所爱的人生病了！”

“我主，提防我呀！您如果让我放任自己，我就要背叛您了！”

安托万又翻过几页。

有一页边上，用铅笔加了一个日期：一八九五年八月，吸引住他的眼光：

"恋人的关切。桌子上放着朋友的一本书，那一页夹着一条报纸作为记号。今天清早，谁能来得这么早呢？一朵矢车菊，就跟昨天晚上在她胸襟上插着的那几朵一样，现在代替了书签。"

一八九五年八月？安托万惊呆了，浸沉在回忆中。九五年，他十四岁。那一年，蒂博先生把全家带到夏穆尼①附近去。莫非是旅馆里的相逢？他马上就想到照片上带着鬈毛狗的那位夫人。下面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没有，再也没有提起这位"恋人"。

然而，翻过几页，发现了一朵花——也许就是那朵矢车菊？——压平了，干了，紧挨着这句经典作家的名言：

"她身上有可以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友的特质，也有可以使你超出友谊的特质。"（拉·布②）

下面仍是同一年，日期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好象结论一样，写着这样的句子，使人感到正是耶稣会老门徒的口吻：

"姗姗来迟的爱情，往往十分猛烈地控制住你。"③

安托万无论怎样回忆九五年假期的情况，也想不起来球形的袖子和白色的鬈毛狗。

---

① 夏穆尼在上萨瓦省，位于勃朗峰的山脚下，是旅游和休养的中心。

② 指让·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

③ 原文为拉丁文 Saepe venit magno foenore tardus amor。

今天晚上，不可能都看完了。

况且，蒂博先生自从成为慈善界的知名人士，独揽了许多职务，最近十一、二年来，这种记录似乎渐渐停顿了。他差不多只在假期里写几句。宗教性质的字句又多起来。最后的日期是“一九〇九年九月”。雅克出走之后，一句话也没有，生病期间也没有。

最后，有一页上，不太坚定有劲的字迹反映出这样一种醒悟的感情：

“一个人，已经得到了荣誉，也就已经配不上荣誉了。然而，仁慈的上帝不是还在慷慨地施舍给他荣誉吗？这无非是为了帮助他忍受住对自己的蔑视，这种蔑视毒化了他的生活，使欢乐的泉源干涸，使慈善精神的泉源干涸。”

本子的最后几页是白纸。

最后，在皱纹皮面里边，装订工安上了一个小口袋。里面留着几张旧纸片。安托万从里面抽出两张吉丝小时候很招人喜欢的照像，一张一九〇二年的年历，上面的星期日都划了钩，还有一封信，信纸是淡紫色的：

“亲爱的W·X·99　　　　1906年4月7日

“您向我介绍了您的情况，我倘若向您介绍我自己，情况可能也差不多一样。不，我不明白是什么让我作出了这样的事。象我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居然登出这样的启事，今天，我自己也象您一样，感到惊奇。您在报纸上看到那则征婚启事，您就情不自禁，给这个充满神秘的，只写了姓名首字的陌生人写信。因

为我本人也是个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尊奉教会信条，没有一天玩忽。这个机会很有浪漫性，您不觉得吗？至少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让我们一时脆弱，这时，我登了征婚启事，也在这时，您看到了，并且剪下来。我必须向您说，我寡居七年以来，生活中缺少温情，越来越感觉到痛苦。尤其是我没有孩子，没有这种补偿。然而，这也不能算得补偿，因为您，虽然有两个长大的儿子，也就是有个家，据我猜测，您的地位是忙于事业的人，但是，您也苦于生活乏味和寂寞。对，我和您一样，我也觉得，是上帝给了我们爱的需要。在我每早每晚的祈祷中，我祈求上帝，通过为他所祝福的婚姻，使我重新与一个慷慨地给予我热情和忠实的男人亲密相处，而对于这上帝遣来的男人，我将献出我火热的灵魂和爱情的青春，这是幸福的神圣保证。尽管给您带来不便我很遗憾，我还是不能将您索取的东西寄给您，虽然我完全理解您的要求。您并不了解象我这样的女人，不了解我的父母，他们虽已亡故，但在我的祈祷中，对于我来说仍然活着。您也不理解我现在生活的环境。我再说一句，当我登征婚广告时，我是在爱情的苦恼中一时脆弱，请不要以此对我加以评断。请您了解，以我这样的天性，是不能把照片寄给您的，即使我内心觉得欣喜。我能够非常乐意做的，只是请求我的神师（圣诞节以来，他被任命为巴黎某教区的首席助理神父）去看望您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韦神父，他会介绍一下我的全部情况。至于要了解我的外貌，我甚至可以亲身去拜访这位韦神父，他深受您信任，他可随后……”

第四页最后一句就是这样。安托万翻翻口袋，没有找到下面一页信纸。

这只是他父亲的事？毫无疑问——两个儿子，韦神父……去问问韦卡尔？即使他也参预了这件谋求婚配的事，他也什么都不会透露的。

是那位带鬈毛狗的夫人吗？不对；这信的日期——一九○六，那就是不久以前，是安托万在菲利普的医院里当住院实习大夫的时候，雅克待在克鲁伊教养院的那一年。这个比较近的时期与女帽、紧腰身和球状大袖子连不起来。只好满足于一些假说了。

安托万把本子放回原处，关上抽屉，看了看时间：十二点半。

"只好满足于一些假说了，"他一面站起来，一面小声说。

"一个人身后的遗物……"他想。"无论如何，他的一生还是丰富的！任何人的一生总比别人知道的要丰富得多！"

他看了看他刚才离开的那个桃花心木的皮面椅子，仿佛要从上面看出什么秘密似的。就在这把椅子上，多少年以来，蒂博先生稳稳当当地坐着，上身俯在前面，脸上时而表现出讽刺，时而表现出庄重，一面说着他那些警句。

"我了解他一些什么呢？"他想。"只不过是个职责，父亲的职责。一连三十年，对我，对我们，行使上天的权力，而且是自觉地行使，所以既暴烈又生硬，但是动机却是好的。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他与应尽义务的联系……我还了解他什么呢？一个受人敬畏的社会权威。但是他自己，他自己孤居独处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当着我的面，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思想、一点感情，能够让我窥见丝毫内在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他身上的深刻的、揭去一切假面具的东西！"

安托万接触了这些手迹，掀开了一角面纱，猜到了一些事情。现在他怀着某些苦恼的心情，发现在那冠冕堂皇的外表底

下，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还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个人刚刚死了，这个人是他的父亲，而他对这个人以前却完全不了解。

他忽然想到：

“我呢？他了解我什么？了解得更少！毫无所知！同班的任何一个同学，即使十五年未见面，对我的了解也要比他多！这怪他吗？这怪我吗？那么多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这位有学问的老人谨慎持重，经验丰富，是一位杰出的顾问，然而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即使向他请教，也只不过是个形式，其实早跟别人商量过，在他之前作出决定了。我们父子相对，是两个同一血统、同一天性的人在一起，然而这两个人之间，却没有互相沟通的语言，无法交流思想，是两个陌生人！”

“然而，”他在屋里踱了几步之后，又想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彼此并不是陌生人。这就更可怕了。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无可否认。对，父亲与儿子，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时，只要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尽管如此，这种唯一的联系，不可比拟的关系，在他和我两人的心灵深处都确确实实存在！甚至，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我此刻才十分震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感觉到在这完全的不可解底下，有一种秘密的、掩盖起来的某种东西，是可以互相了解，甚至特别可以互相了解的。我现在才确确实实感觉到：无论如何——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出我们之间稍微有一点感情交流——尽管如此，然而，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也再不会有任何别的人（甚至连雅克也在内）比父亲更可以被我了解其深刻的本质，更可以一眼就了解我的深刻的本质……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这时，他已经走到前厅的门口，“还是睡觉去吧！”他心里想

着，一面转动锁孔里的钥匙。但在关灯之前，他又回过身来，看了一遍这好象空了的蜂房似的书房。

“太晚了，”他下着结论，“完了，永远完了。”

餐室的门缝底下透出一线灯光。

安托万推开了门，大声说道：“夏斯勒先生，您该赶快回家了！”

夏斯勒先生埋头在两叠讣告里，忙着写信封。

“哦，是您？正好……可以占您一分钟的时间吗？”他说着，头也不抬。

安托万以为他要核对一个地址，就毫不疑心地走了过来。

“一分钟可以吗？”小老头一面写着，一面又说。“怎么？……我要跟您说说我向您提过的……那笔小小的本金的事。”

还没等安托万回答，他就放下了笔，藏起了他的假牙，露出快活的神气，看着他的对话者。他让人没法生他的气。

“您不困吗，夏斯勒先生？”

“啊，不困！有很多事要想，就不困了……”安托万站着，夏斯勒先生小小的上身俯向前来。“我在写地址，我写……但是这会儿，安托万先生……”（他象老实的魔术师，要揭开他变戏法的盖布似的，狡黠地微笑着）“但是，这会儿，这个在转动，这个在转动，随心所欲①！”

安托万还没有找到脱身之计，他又说道：

“对啦，安托万先生，我用您向我提起过的那一笔资本，就能够实现我的一个想法。对，我的一个想法：柜台。这算是个简称

① 原文为拉丁文 ad libitum。

吧。一个柜台，也可以说是一个营业所，总之是小铺子。对，首先，开个小铺子。在本地热闹的街上开个商店。但是小铺子，这只是个外表。想法呢，还在里面。”

每逢他心里有事，就象现在这样，他就气喘吁吁，话也断断续续，两手握在一起，又伸出来，身体一忽儿偏向右，一忽儿倒向左。每说一句话，就停一忽儿，好让脑子里组织下一句。好象有一个开关，使他的上身摇晃，把预备好的话抛将出去，然后他又停下来，仿佛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只能分泌出一个思想似的。

安托万想，夏斯勒先生也许比平时更为精神失常。最近这些事，加上好几夜没有睡觉……

“拉托什能比我说得更清楚，”小老头儿又说。“我认识他，认识这个拉托什已经很久了。关于他的过去，我所知道的，他的个人历史很好，是个优秀人才。总有很多主意。象我一样。我们俩，就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就是那个了不起的柜台，现代机巧技艺服务柜台……您明白吗？”

“不完全明白。”

“瞧，反正，搞一点小小的发明创造，很实用的小发明！……所有想得出小花样却不知道怎么来利用的小小工程师，我们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就是说拉托什和我。我们在地方报纸上登广告……”

“什么地方？”

夏斯勒先生仿佛听不懂这个问题似的，打量着安托万。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死者生前，我不好意思提起这类事，但是现在……我盘算这个已经十三年了，安托万先生。就是从开万国博览会的那年开始的。甚至我自己，我独自一人，还想出了一大堆出点小风头的主意。对，比方说，一种会记数的鞋

跟，可以计算走了多少步子。一种自动而且持久的邮票濡湿器……"他从椅子上跳下来，走到安托万跟前。"可是，最重要的，是鸡蛋。方形的鸡蛋。就只剩找出一种液体了。为了这事，我在跟很多研究人员通讯。他们都是一些乡村的本堂神父，将来会成为行家。冬天，三钟经之后，他们有的是时间干杂活儿，对不对？我让他们都来研究我的液体。一旦有了我的这种液体……不过，液体，没有什么要紧。难就难在要有个想法。"

安托万睁大眼睛问：

"一旦有了液体就怎样呢？……"

"对了，我就把鸡蛋泡进去……刚能把蛋壳泡软，不伤鸡蛋……您明白吗？"

"不明白。"

"再把鸡蛋放在模子里晾干。"

"成方形了？"

"那自然！"

夏斯勒先生象被砍了一刀的虫儿似的，身子弯来弯去。安托万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副模样。

"往里泡成百、成千的鸡蛋！开一个工厂！方形的鸡蛋！吃饭的时候，用不着蛋杯！方形的鸡蛋自己就站得住！蛋壳还可以家常使用！可以做火柴盒，可以作芥末罐！方形的鸡蛋能排起来放在箱子里，就象一块块肥皂一样！还可以托运，您明白了吗？"

他想再爬到他的"坐席"上面去，但忽然象针扎了一下似的，跳下地来。他满脸变得通红。

"对不起，我马上回来，"他一面走到门口，一面低声说。"膀胱……真是发神经……我一说起鸡蛋就……"

一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吉丝醒来，不疲倦了——好象终于不发烧了——然而心里却反而很烦躁，不过很坚定。身子发软，还不能去教堂，她就一整上午留在屋里祈祷，默想。她很生气，竟不能有效地考虑一下雅克回来以后自己的处境。只觉得眼前什么都不清楚。甚至到了今天早上，天已大亮，她还没有弄明白雅克昨夜来探望，是什么给她留下这种失望的、以至心灰意懒的回味。得好好解释，消除误会，然后，一切就会明朗了。

但是，整个上午，雅克都没有来。安托万自从父亲入殓之后，简直没有上过楼。姑妈和侄女两个人面对面吃了午饭，然后，吉丝又回到自己的卧房。

下午的时间过得真慢，天气又冷，雾气沉沉，显得凄惨。

吉丝一个人，无事可做，一些固定的想法使她烦恼不堪。将近四点钟，她姑妈还在参加宗教仪式，她实在按捺不住，就裹上了一件大衣，一口气跑到底楼，让雷昂把她领进雅克的房间。

雅克正在窗前，坐在椅子上看报纸。

他背着光的侧影印在青灰色的玻璃上，这样壮实，吉丝吃了一惊。只要她不在雅克身旁，她就忘了雅克已变成了成年人，她只能回忆起那满脸稚气的少年，三年之前，曾在别墅的大树底下，紧紧地拥抱过她。

她看了一眼，并没有仔细分析她的印象，只见雅克斜着身子坐在一张折椅上，房间里乱七八糟，衣箱放在地上，敞着盖，帽子扣在已经停摆的座钟上，书桌上堆着杂物，两双鞋摆在书橱前面，显得这里只是临时落脚之地，偶然一过的旅店，用不着恢复

习惯的生活。

他起身来迎她。当她在他身旁，从他那露出一点惊奇的蓝眼睛里接受爱抚时，她是那么慌乱，连早先想好到这里来的托词都忘了，脑子里只有一个现实的念头：急于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于是，她不愿再兜什么圈子，她面色苍白，鼓起勇气，站在房间正中说道：

"雅克，我们得谈谈。"

她恰好看到，在雅克刚才迎接她的温情脉脉的目光里，闪过一丝生硬的神色，然而雅克眨眨眼，几乎又立刻把它遮住了。

他笑了，嗓音稍稍有点做作：

"上帝，多么严肃呀！"

听到这讽刺的声调，她心里透凉。然而，她笑了笑。这是颤抖的微笑，终于成了辛酸的抽搐，眼泪涌了上来。她掉过脸去，走了几步，坐在沙发床上。但是泪水滚滚流下脸颊，她不得不擦去。她说话的声调里含着责难，不过，自己觉得已经加上了些高兴的意味：

"看，你把我逗哭了……多傻……"

雅克感到心中产生了厌恶。他总是这样，从童年起，在内心深处，就怀着一种愤怒。他常想，有点象地球有个熔岩的地心一样。这种无声的愤怒，这怨气，随时都会象燃烧的岩浆一样喷射出来，什么也阻挡不住。

"好吧，对，不管怎样，你说吧！"他露出敌意的愤怒说道。"我也一样，我也愿意了却一下！"

她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粗暴的态度，她到这儿来要提的那个问题在他愤怒的样子中已经得到了明显不过的答复，她不由得往椅背上一靠，微微张开惨白的嘴唇，真好象挨了当头一棒。她

无力抵御，只伸出一只手来，低声说道："雅克……"听到这样撕裂人心的声音，雅克猛然转过身来。

他心慌意乱，什么都忘了，他一下子就从恶意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转到不由自主的、出自幻觉的热情冲动。他跑到长沙发旁边，突然坐到吉丝身旁，把呜咽着的吉丝搂在怀里，喃喃说道："可怜的小东西……可怜的小东西……"他贴近她，瞧着她那皮肤上暗色的颗粒，眼眶周围那透明的黑眼圈，使那望着他的泪眼更显出悲哀和痛苦的样子。但是，他很快地清醒了，完全清醒了，甚至更加清醒了。他俯身于吉丝头上，鼻孔埋在她头发中嗅着，好象置身局外似的，他很清楚地觉察到这肉体的隐约的吸引力。行了！上一次，在这充满怜悯之情的滑溜的路上，为了两个人都得拯救，他已经不得不悬崖勒马，赶快脱身。（况且，就在此时此刻，他能够清楚地掂量、推断、辨明他们所冒的无价值的危险，这不足以证明，这种冲动毫无意义吗？不正表现出这是一种不牢靠的欺骗，而他们险些成为牺牲品吗？）

立刻，自己用不着取得什么英雄般的胜利，他没有甜蜜地去吻嘴唇已经碰到的太阳穴，只把姑娘的头温存地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用指尖慢慢抚摸那温暖的、绸缎一样滑腻的、仍然沾满泪水的脸。

吉丝蜷缩在他身旁，心跳着，伸出她的脸、脖子和后颈窝由他抚摸。她一动不动，但真想滑到地上去，滑到雅克的脚下，抱住他的膝盖。

而他却相反，越来越觉得心跳得不象刚才那么快，几乎是出奇地平静起来。有时他甚至埋怨吉丝时常引他产生庸俗的欲望，以至于对吉丝有些轻蔑。珍妮的形象象一道光似的掠过他活跃起来的脑海，又很快熄灭了。接着，他把这一切都推翻，转

回了头：他感到羞愧。吉丝比他好得多。她那忠实的家畜恋主似的炽烈的爱情，在他离家三年之后，他发现完整无损。她用这样盲目的方式将自己交付给爱情的命运，付托给她所接受的悲惨的命运，不顾一切，毫不动摇。这显然比他以为自己所能有的感情更为强烈、更为纯洁。他用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掂量着这些，其实是一种彻底的冷酷，这样，他才能在此时没有任何危险地对吉丝表现得如此温柔……

他就是这样，由一个思想跳到另一个，而她却固执地只想着一件事，只有那一件事……那么深沉地倾向于她那唯一的关于爱情的想法，她对来自他的一切那么领悟，那么敏感，所以，虽然雅克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的姿态，还在不停地抚摸紧贴在他胸前的小脸，她却只从他那手指由嘴唇到太阳穴，心不在焉然而却十分温存的抚摸中，突然直觉地明白了一切：她明白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永远断裂。对于他来说，她已经不算什么了。

就象要确实地证明一个已经极为明显的事情似的，虽然不存任何指望，但是再以不容怀疑的方式确定一下：她突然挣脱开去，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来不及掩饰他那冷淡的目光。这一次她绝对深信不疑：一切尽成过去，再也不能挽回了。

然而同时，她又有一种幼稚的恐惧，生怕两人把话挑明，唯恐把可怖的真实情况用明确的语言固定下来，使他们两人日后无可避免地保持着回忆。她由软弱变得坚强，好使雅克不致看出她的慌乱。她鼓起勇气，再离他远一些，微笑着，说起话来。

她含含胡胡地对着屋子划了个圈。

“有多少日子不到这间房间来了啊！”

其实正相反，她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坐在这里的情景，也是

在这张长沙发上，坐在安托万的旁边。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很痛苦。她当时觉得雅克不在，她所感受的精神上的不安，都是可怖的折磨。然而，比起她今天的痛苦来，那又算得上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她只要闭上眼，雅克立刻就在近旁，一声呼唤，他就会顺从地走过来，正象她所希望的那样。然而现在！现在她重新找到了他，她反倒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生活！她想道："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她觉得痛苦得刺心，有一会儿，不得不闭上眼睛。

他站起来去开灯，然后走到窗户旁，拉上窗帘，但没有回来坐下。

"你受凉了？"看到她在发抖，他问道。

"你的房间没有生火，"吉丝赶紧抓住借口，说。"我看我还是上楼去好。"

她说得很响，打破了沉寂，使她自己受到一些震动，也使她坚强了一些。从故作镇静中汲取的力量转瞬即逝，然而她又迫切需要说谎。于是她就继续说了一会儿违心的话，断断续续，把一些字句抛了出来，就好象墨鱼在吐墨汁一样。而他站在那里，将计就计，面露表示赞许的笑容，说不定心里不自觉地庆幸：今晚可以不用解释了。

这时，她终于站起来。他们对视了一下。两人差不多一样高。她想道："我永远，永远也少不了他！"她这样想，只不过是不去正面接触另一个更为残酷的想法："而他是强者，他完全可以不要我！"她忽然清楚地意识到，雅克有那种男人的冷酷，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她，她对自己的命运却毫无选择的可能，甚至不能为她的命运哪怕是稍稍定一下方向。

于是，她直截了当地问：

“你什么时候走?”

她觉得自己的声调很冷淡。

他很自持，漫不经心地走了两三步，转过身子说：

“你呢?”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承认了：他的确还要走，并且不认为吉丝可能留在法国。

她犹豫不决地耸耸肩，竭力想最后笑一笑——终于显出了可以说很从容的笑容——然后，推开门，走掉了。

他没有留她，只是怀着突然而来的纯洁的温情目送她离去，如果没有危险的话，他真想把她抱在怀里，爱抚她，保护她……保护她不受什么侵害呢?防备着她自己，防备着他，防备着他给她造成的损害(然而，对于这损害，他只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防备他可能还对她造成的损害：他是不可能不对她造成损害的……

他两手插在衣袋里，两腿分开，在零乱不堪的房子中间站着。在他脚下，衣箱张着口放着，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海关标签。他仿佛觉得自己在安科纳①，也许是在的里雅斯特②，在一艘邮船半明半暗的统舱里，周围是一帮用听不懂的语言骂人的移民。剧烈的轰隆声震得船帮直抖，接着，铁器的撞击声压过了吵架声；起锚了，船身摆动得更厉害，到处是一片突然而来的寂静。邮船启航，向黑夜中驶去!

雅克的胸膛鼓胀起来。对于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斗争、创造、充实的生活的病态的向往，总是迎面碰到这所房子，死去的父

---

① 安科纳，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岸的港口。

②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岸的港口。

亲，吉丝，还有那尽是陷阱和锁链的往昔。

“滚吧!”他咬紧牙关吼道。“滚吧!”

吉丝瘫在电梯里的长凳上，她还有力气走回卧室吗?

解释就这样完了，她毕竟热烈希望过的解释，就这样完了，枯竭了。四句话就已足够:“雅克，我们得谈谈!”他马上顶了回来:“我也一样，我也愿意了却一下!”接着还有两句问话，彼此都没有回答:“你什么时候走?”“你呢?”她惊愕地反复念叨这四句话。

现在，怎么办?

回到静寂宽敞的住宅，顶里面的房间，有两个修女，看守着一具棺材。在这里，半小时前，她留下的那点希望，已无影无踪了。她心里非常痛苦，虽然软弱无力，需要休息，但她更怕一个人待着。她没有急忙回自己的卧房，走进了姑妈的居室。

老小姐已经回来了，正象往常一样，坐在堆满发票、货样、说明书和药品的书桌前。她听出了吉丝的脚步，把佝偻着的身子转了过来。

“哦，是你?……正好……”

吉丝踉踉跄跄地跑过来，吻着她那白头带系着的象牙色的前额。吉丝现在身材已高，不能蜷在老小姐怀中，就象一个小孩似的扑到她的膝盖上。

“正好，我要问问你，吉丝……关于怎么打扫住宅的事，他们没有说什么吗?……要消毒吗?……关于这些事，总有些规定吧?你去问问克洛蒂尔德。你自己该去跟安托万谈谈……首先由市政局来高温消毒;然后，要更保险的话，用药剂师的烟熏剂。克洛蒂尔德知道。所有门窗的缝都要塞起来。那天，你得来帮忙……”

"可是，姑妈，"吉丝低声说，眼睛里又涌上了泪，"我得走了……在那边……我还有事……"

"那边？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你还要回去？把我一个人丢下？"老小姐神经质地摇晃着脑袋，说话也断断续续了。"在我这样的情况，我已经七十八岁了……"

"我要走，"吉丝想道。"雅克也要走。一切还同以往一样，但希望已经破灭了……一点，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觉得太阳穴疼痛，脑子里一团混乱。现在，她觉得雅克是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人，这尤其使她痛苦。以前，他尽管远在天涯，吉丝一直以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而现在，忽然完全不可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寻思："进修道院去？"得到永远的宁静，耶稣的和平……但是，要舍弃一切！舍弃……她能舍弃吗？

她再也按捺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接着微微抬起身子，突然紧紧抱住姑母。

"啊！"她呻吟道，"姑妈，这不公平！这一切不公平！"

"什么？什么事不公平？你说什么？"老小姐嘟囔着，心里不高兴，又有些不安。

吉丝精疲力竭地跪在地上。她不时要找个什么支持，找个什么存在，她用脸擦着老小姐膝盖上凸出的粗毛裙子。老小姐摇着头，用吵架似的口气咕噜着：

"我七十八岁了，一个人留下，在我这样的情况……"

一二

在克鲁伊，教养院的小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虽然天气寒

冷，两扇门却大开着。院里的积雪已经被人群踏成稀泥浆。就在这院子里，一个钟头以来，教养院的二百八十六名教养生都排好了队。他们一动不动，头上没有戴帽子，新的粗麻布服上，系着带铜牌的腰带。四周站着看守，穿着制服，腰里挎着手枪套。

弥撒由韦卡尔神父主持，但是由博维的主教来做追思祷告。他的嗓子低沉，瓮声瓮气的。

赞美诗唱了一首又一首，歌声在教堂的小殿的静穆气氛中飘荡。

“我们的父……”

“愿主赐他安息……”

“安息吧……”①

“阿们。”

接着，坐在廊台上的六重奏乐队奏最后一首乐曲。

安托万从早晨以来，脑子就在东想西想，眼前的景象也使他心不在焉。他想道：“总是有这种癖好，要在葬礼上奏肖邦这支进行曲，但这支曲子算不上悲伤！其中哀思并没有持续很久，紧接着又快乐起来，这种幻觉的需要……一个那样的结核病人，想到自己的死，并不那样忧心忡忡！”他又想到小代尔尼临死那几天的情景，那也是个音乐家，在医院里住院。“听到这支乐曲，我们总很感动，以为它表现了一个临死的人发现天堂时心醉神迷的状态……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只是疾病的征兆，几乎就是病变的征象，——就跟体温一样！”

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场合，倘若表现出悲痛欲绝，也不合时宜：任何葬礼也从来没有这么官气十足的排场。不算

---

① 三句原文都为拉丁文。

夏斯勒先生——他刚一到就混到人群中去了，安托万是唯一的亲属。表兄弟，远房亲戚，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仪式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大冷天到克鲁伊来。在这里参加仪式的，仅仅是死者的同事和各慈善事业的代表。安托万轻松愉快地想道："都是'代表'，我自己'代表'家属。"然而他又有点伤心，接着想："没有一个朋友。"他的意思是说："谁都不是我的朋友，而这是有原因的。"（自从父亲死后，他逐渐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个人朋友。也许除了但以理之外，他有的只是同事。这只能怪他自己。很久以来，他从来不关心别人！甚至直到最近几年，从这孤独中他几乎还汲取了些虚荣。现在，他开始感到痛苦了。）

他好奇地瞧着主祭走来走去。看到教士们走进圣器室，心里想道："现在要干什么了？"

人们等着殡仪馆的雇工把棺材抬起来，放到教堂门口的灵柩台上。这时，司仪又走了过来，象个蹩脚的芭蕾舞教师似的，姿态十分呆板。他向安托万鞠一躬，黑木手杖敲打在地板上，发出凄惨的声音。接着，送葬的人们拥到门廊底下，去听悼词。安托万觉得自己是众目所视的中心，所以站得笔直，仪态得宜，准备顺从地遵照礼仪行事。旁观的人形成了人墙，拥挤着来看出殡行列。在小蒂博后面，是专区区长，贡比涅市长，要塞司令，种马场的经理，都穿着大礼服的克鲁伊市全体议员，一位未授职的年轻主教"代表"巴黎总教区红衣主教大人。人们悄悄地互相耳语其他显要人物的姓名，其中就有几位是道德协会的会员，以朋友身分来向他们这位同道的遗体告别。

一个响亮的嗓音说道：

"诸位先生，我代表法兰西研究院，首先悲痛地……"

这是法学家，鲁丹—科斯塔尔，秃头的大胖子，皮领毛皮大

衣紧紧绷在身上。他的任务是追溯死者的生平事迹。

"……他年轻的时候，在离他父亲的工厂不远的鲁昂中学读书，是一个热诚的用功的学生……"

安托万想起一张中学生的照片，手肘支着一摞奖给他的书籍。"父亲的青年时代……"他想着。"当时，又有谁能预见呢？……一个人，只有死后我们对他才能有所了解，"他下着结论。"一个人只要还活着，所有那些他以后还可能完成的，而人们还不知道的东西，组成了会使计算发生偏差的未知因素。只有死，才钩定了轮廓，仿佛这个人，从他的一切可能之中凸现出来，成了孤立的个体，这样，别人就可以围着他转一圈，终于看到他的背后，得以进行全面的评价了……"他暗笑着想："我一向这样认为：在作尸体解剖之前，不会有确定不移的诊断！"

他很清楚地感觉到，他对生活，对他父亲性格的考虑还没有完，很久以后，他还会从这种思考中找到机会，回过来考虑自己，这很有教益，也很有趣。

"……他接受了邀请，到这光荣的机构中与我们共事。我们之所以发出邀请，不仅由于他无私的精神和他的毅力，他对人类的热爱，也不仅由于他那崇高的、无可争议的威望，这使他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也是个'代表'，"安托万想。

听着这些冗长的颂词，他也不能无动于衷。他甚至觉得，他一向对父亲评价不足。

“……诸位先生，让我们向这位高贵的心致敬，直到最后一刻，它都在为仁慈和正义的事业而跳动……”

院士念完悼词，折好稿子，连忙把手揣进皮大衣的口袋，然后，谦恭地走回同事们的队伍。

那位芭蕾舞教师又郑重地喊道：“巴黎教区天主教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讲话。”

一位可敬的高龄老人，戴着个助听器，由一个跟他主人同样老态龙钟的仆人扶着，走近了灵柩台。他不仅接替蒂博先生，任巴黎教区委员会主席，而且是死者私人的朋友。当年跟蒂博先生一起由鲁昂到巴黎学法律的那帮年轻人中间，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他已经完全聋了，很久以前，安托万和雅克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他“罐子”①。

“把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感情，诸位先生，不应该仅仅是惋惜……”老人大声嚷着。这尖锐的、颤抖的声音使安托万想到前天晚上，“罐子”走进停放遗体的屋子，也是由这个仆人那把握不定的手扶着。刚到门口，就尖声喊道：“俄瑞斯忒斯要向皮拉德斯最后一次表示朋友的情谊②！”他被扶到遗体旁，他那四周肿胀的眼睛长久注视着，然后抬起身子，仿佛他们相隔有三十米远似的。他一面啜泣一面喊道：“二十岁的时候，他是多么英俊哪！”（今天，回想起来，安托万还觉得好笑。他想：“事情变化得多么

① 法语中有这样的比喻：聋得象罐子，形容聋得厉害。

② 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儿子，皮拉德斯是他患难与共的朋友。

快！”他想起两天前，在灵床旁边，他曾着实感动。

那老人叫道：

“……他的力量的奥秘何在呢？奥斯卡·蒂博是从什么泉源汲取了那种永不衰退的镇定，那种明朗的乐观精神，那种蔑视一切阻碍、保证在最困难的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巨大自信呢？

“诸位先生，造就了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一生的，难道不是天主教的永恒荣耀吗？”

“这是不能否认的，”安托万同意了。“父亲在他的信仰中找到了无可比拟的支持。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向不顾任何阻碍：无论是心中的顾虑，过分的责任感，还是对自己的怀疑，诸如此类。一个有信仰的人，只要行动就是了。”他甚至想，象父亲和老“罐子”这样的人，归根到底，莫不是找到了引导人从生到死始终如一的一条最平静的道路。安托万自思自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属于那类把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结合得最好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遵守蚂蚁和蜜蜂得以结成群体的那种本能的人类形式。这绝不是无足轻重的……甚至于我所责备的父亲的重大缺点：傲慢自大，沽名钓誉，独断专行，必须承认，就是因为有这些，所以他从而得到的，也远比如果他柔顺，随和，谦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所能给予的要多得多……”

“诸位先生，我们没有实效的敬意对于这位伟大的斗士现在已毫无用处了，”那个聋子还在喊，声音也嘶哑了。“这个时刻无比庄严！让我们毫不延缓，立即埋葬死者，同时，在同一神圣的源泉中汲取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赶快，赶快……”他又诚挚又激

动，想向前迈一步，又不得不靠在那仆人的无力的肩膀上。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嚷道："诸位先生，让我们，赶快……投入善良的斗争！"

"道德防护团主席讲话，"那位芭蕾舞教师宣布。

白胡子小老头儿，步履维艰地走上前来，真好象是连关节都冻僵了。他的上下牙直打战，头顶没有血色，非常难看，因为，他好象在严寒中冻坏了，缩小了。

"我感到……感到……"（为了让他冻僵了的上下颚分开，他简直作了超人的努力。）"……感到悲不自胜……"

安托万不耐烦了，低声埋怨道："那边的孩子们，只穿着粗麻布的衣服，快要冻死了！"他自己也感到寒气侵入他的大腿，又钻进他的外套，冻得他的衬衫硬胸都结了冰。

"……他在我们中间，以行善度过一生。'终身为善'① 将是他光荣的墓志铭。

"他离开我们了，诸位先生，带着我们对他一致的崇敬……"

"崇敬！……说对了，"安托万想道。"崇敬谁呢？"他宽容地扫视一遍站在那里的衰老的、冻僵的老先生们，一个个冻得泪眼模糊，流着鼻涕，都竖起比较不聋的那个耳朵，静听着，点头表示赞许每一句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想到自己的葬礼，没有一个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Pertransiit benefaciendo。

不羡慕他们对这位已故的杰出的同事慷慨表示的崇敬。

小胡子上气不接下气，不一会儿就让出了讲话的位子。

接着讲话的是一位漂亮老头儿，浅色的眼睛，目光锐利，神情冷漠。这是一位退休的海军少将，专心致力于慈善事业。安托万听了头两句话，颇不赞同。

“奥斯卡·蒂博的智慧，广博而又明晰，在我们动乱时代的各种不幸的争执中，他一向能够识别出有益的事业，并为创造未来而努力工作……”

“不，这不对，”安托万在内心深处反驳道。“父亲戴着眼罩，他走过这个世界，除了他所选择的那条窄路两旁的东西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简直可以说是偏见的典型。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完全不探索自己，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去发现和认识。他只知道走前人走过的道路，他给自己套上了号衣……”

海军少将接着说：

“……难道还有比他的一生更值得羡慕的吗？这样的一生，诸位先生，岂不正是一个榜样……”

“一件号衣，”安托万想道。他又环视一次专心的听众。“确实，他们都一模一样，都可以互换。只要描写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人都勾划出来了：怕冷，眯缝着眼，近视，什么都怕，害怕思想，害怕社会变革，害怕一切向他们的堡垒冲击的力量！……注意，我太热中于雄辩了……”他想。“但是，说‘堡垒’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就象被围攻的人，不停地计算着自己的人数，人数很多，

又有城墙保护着，这才放了心！”

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耳朵不去听了；但是结束语的夸张手势把他的视线吸引过去。

“永别了，亲爱的主席，永别了！只要与您共过事的人还活着……”

教养院的院长走出演说家的行列。他是最后一个发言人。至少，他认为自己与死者关系密切，应该来致悼词。

“……我们亲爱的创始人不会用平易和善的面貌来掩饰思想，他总是立刻采取行动，他有足够的勇气，不屑于讲求无用的礼貌……”

安托万觉得很有意思，竖起了耳朵。

“……他的仁慈之心隐藏在刚强粗犷之中，也许唯其如此，行善才更为有效。他在院务委员会上从不迁就，这正表明他刚直的毅力，表明他尊重法规，表明他对于自己做为领导的职责，有高度自觉……

“在他，一切皆是斗争，几乎是立刻得到胜利！他的言词总是直截了当，本身就是武器，就是大棒……”

“对，不管怎么说，父亲是一种力量，”安托万忽然想。他很吃惊地发现自己有这种信念，而且这种信念已经很巩固：“父亲本来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父亲是可以成为伟大人物的……”

但是，院长伸出胳膊，指着由看守押着的那一排排教养生。所有的人都掉转头去看那些一动不动，冻得脸发青的小罪犯。

"……奥斯卡·蒂博伸手援救过这些犯罪少年，从摇篮时期起就倾向罪恶的人，这些很不完美的社会秩序的可悲牺牲者，他们现在就在这里，诸位先生，在这里表示他们永恒的感激，同我们一起，为他们失去的恩人哭泣！"

"对，父亲有能力……对，父亲是可以……"安托万心里不断重复着，在固执中搀杂着模糊的希望。他忽然想到，这一次，也许会使一个创造者从蒂博家这强壮的树根上迸发出来……

他感到振奋，前景展现在眼前……

这时，脚夫抓住了灵柩，人人都想早点结束。司仪又来鞠了一躬，手杖敲得教堂前的空场上的石板丁冬响。安托万没有戴帽子，无动于衷地、轻快地走在行列的最前面，终于将奥斯卡·蒂博的遗体送归大地。

"因为你是尘埃，你将复归于尘埃① ……"

一三

这天，一上午，雅克都在自己房间里，虽然底楼只有他一个人，他还是把门紧紧地上了锁。(雷昂自然愿意去送殡。)为了谨慎起见，他不想在送殡的人群走过时看见熟人，他把百叶窗也紧紧关上了。他在床上躺着，手插在衣袋里，目光茫然消失在吊灯

① 原文为拉丁文 Quia pulvis es, et in pulverem reverteris。

的光芒中，嘴里轻轻地吹着口哨。

将近一点钟，又烦躁又饿，他只好起身。在教养院的小教堂里，庄严的葬仪大概进行到高潮了吧。楼上，韦兹小姐和吉丝早已从圣托玛达甘教堂望弥撒回来，一定没有等他就吃饭了。反正，他决心今天一整天谁也不见，可以在食橱里找点吃的。

他穿过前厅往厨房走去，大门门缝里塞进来的信件和报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突然弯下腰去，觉得一阵目眩：是但以理的笔迹！

雅克·蒂博先生收

他双手直抖，简直拆不开信封了。

"亲爱的雅克，亲爱的好朋友，老伙计！我昨天晚上接到了安托万的信……"

他正当心情抑郁的时候，这召唤剧烈地刺痛了他的心，他顿时把信合上，折成四叠，又折成八叠，折得很小很小，紧紧攥在拳头里，愤愤地回到卧室，又把门锁上，完全忘了刚才为什么出去。他胡乱走了几步，又突然停在灯光底下，打开弄皱的信纸，看得那么快，根本没有留心意思，一直往下看，他要找的名字终于跳入眼帘：

"……珍妮这几年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一个月以前，她们俩到普罗旺斯去了……"

他再次猛地把信揉成一团，塞进了衣袋。

他首先感到震惊，慌乱，然后，又突然觉得松快了。

过了一分钟，仿佛信中这两句话使他改变了主意，他跑到安托万的书房，打开火车时刻表。从他醒来之后，脑子里一直想的是克鲁伊。现在立刻就走，可以赶得上十四点钟的快车，天还亮的时候就赶到克鲁伊。那时，仪式早已结束，甚至返回来的火车都开了很久了。在那里一定一个人都遇不到，他可以径直到公墓去，然后马上回来。"她们俩到普罗旺斯去了……"

不过，他没有预见到，这次旅行更增加了他的烦躁。他在坐位上待不住。幸亏火车很空，不仅他这个隔间里没有人，整个车厢都是空的。只有一位旅客，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太太。雅克没有理会她，到走廊里来回踱步，好象笼中的困兽。他并没有立刻发现，这样无规则地走来走去引起了那位女客的注意——甚至使她有些不安。他偷偷地打量她一下，遇见这样一个在态度上稍稍特殊的人，他不能不停下一会儿，来观察这个偶然在路上遇到的人类的标本。的确，这妇人的面貌很引人注目。美丽的面孔带着饱经沧桑的痕迹，面色苍白，刻上时光的印记。眼神又痛苦又热情，无疑是因为有沉重的往事。一头白发，整个的人又平静又纯洁。她穿着丧服，衣着整洁。她独身生活大约已经很久，规矩得体地过着孤独的日子。老太太也许是回贡比涅，也许是到圣冈丹去的。看来是外省中产阶级的妇人。没有行李。在她身旁的车座上，有一大束帕尔玛①的三色堇，松松地裹着一块薄纸。

---

① 帕尔玛是意大利一城市。

车到克鲁伊站，雅克的心直跳着，跳下车厢。

站台上没有一个人。

空气透明，寒气逼人。

一出车站，看到四周的景物，他一阵难过。他不愿抄近路，也不愿走大路，向左面通卡尔韦尔的大道走去，宁愿多绕三公里。

大风阵阵呼啸，不时改变方向，扫遍白皑皑的、孤寂的原野。太阳大概已经西沉，落入棉絮般云层以外的某个所在。雅克快步前行。从早晨起，他就没有吃东西，现在，他并不觉得饿。寒冷使他陶醉。周围的一切他都回忆起来了：每一处拐弯，每一个路旁斜坡，每一丛灌木，都想起来了。在三岔路口，在光秃秃的树丛后面，卡尔韦尔已经远远在望。那边有一条路是通往沃梅斯尼的。这边有一座养路工的小茅屋。当初，他跟着看守每天散步，有多少次在这里避过雨啊！跟莱昂老爹来过两三次，跟阿瑟至少来过一次。阿瑟，那老实的洛林人的扁平脸，浅色的眼睛，突然又好象听见他那莫名其妙的冷笑……

凛冽的寒风刺得脸上生疼，冻得指头发麻，但这些回忆比那寒风更厉害地鞭笞着他，他现在完全不想他父亲了。

冬天天短，黑得很快。光线已经迷迷茫茫，不过天还亮着。

到克鲁伊，得拐一个弯，象往年一样，从校舍后面的胡同里穿过去，好象他还害怕被街上的孩子们指点一样。八年过去了，谁还能认得出他呢？何况，街上没有人，门都关着，严寒仿佛把村子里的生活封冻住了。只是家家户户的烟囱上，炊烟袅袅，飘向灰色的天空。看到小客栈了，它那拐角上的台阶，它那迎风作响的招牌。什么都没有变！甚至，在白垩质土地上融化了的雪和

那发白的浓泥浆也跟以前一样。他还以为是穿着教养院规定的半统靴子在泥泞中行走哩。这个小客栈，莱昂老爹为了缩短散步时间，就是把他关在这里的一个空洗衣房里，自己去小咖啡馆玩牌。一个围着头巾的姑娘从小巷里走来，套鞋踩着台阶上的石头，格格地响。是新来的女仆吧？或者是店老板的孩子？就是当年一看到“囚犯”就吓得直跑的小姑娘？她在回屋里去以前，偷偷看了一眼这过路的年轻陌生人。雅克加快了脚步。

他已经走到了村子尽头。一走过最后一排房子，就望见了那座大楼；屋顶上盖着雪，排排窗户装着铁条，四周有高墙围着，耸立在平原中央。他的两腿哆嗦起来。什么都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小径两旁没有植树，一直通到大门，现在只是一条泥水河。要是陌生人，在这冬季的暮色中，一定难以分辨二楼上面刻写的金字。雅克却看得很清楚。他久久注视着这傲气十足的几个大字：

奥斯卡·蒂博创建

只在这时候，他才记起，创始人先生死了，这车辙是送殡的四轮马车刚刚轧出来的，而他是为了父亲，才到这里来的。能够避开这悲戚的装饰，他突然松了一口气。他折向左面，对着墓地门口一边一棵的崖柏走去。

通常关着的栅栏门现在敞着，车轮的痕迹正好标示出去路。雅克机械地向一堆花圈走去。鲜花都冻得凋谢了，不象一座开满鲜花的小丘，倒象一堆垃圾。

走到墓前，他发现有一大束帕尔玛的三色堇，花茎上还裹着一张薄纸，好象是在大家举行过葬礼以后才放在那儿的，孤零零

地在雪地上躺着。

"哦!"他心里想了一下,不过没有太注意这个巧合。

在新翻过的泥土面前,他突然想象着,泥泞下面埋着的尸体就是他最后一次在那又悲惨又可笑的时刻看到的一样。就在那一时刻,殡仪馆的人员向家属作了一个礼貌的手势以后,在已经变相的脸上,永远蒙上了尸布。

"快点去呀,赴约会!"他十分悲痛地回忆着。突然,一阵啜泣使他透不过气来。

从洛桑那时起,他有一半是不自觉地一小时又一小时被事件推着。可是现在,在这儿,那很久以前的、稚气的强烈柔情却突然在他身上苏醒了。这种感情虽不合逻辑,却又不可争辩;惶恐懊恼,使这种感情更加炽烈。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回忆起他的愤怒,蔑视和仇恨的思想,报复的愿望,就是这些,慢慢毒化了他的少年时代。几十桩早已忘却的往事,今天又记了起来,强烈地击中了他,就象反跳的子弹一样。就在这几分钟之内,抛掉了他所有的怨气,本着子女的天性,他痛哭他的父亲。在这几分钟之内,只有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今天要避开正式的仪式,到这座墓前以他们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激情,而他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两个人,才是在今天真正为蒂博先生痛哭的。

但是他太习惯于正面看事物,所以并没有马上看出来他的悲伤、他的后悔都是荒谬的。他确切地知道,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他还会恨他,还要逃跑。然而,这时,他在墓前站着,非常沮丧,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温情。他觉得惋惜,可是为什么,他又说不清……是为那本来可以实现的事情而惋惜吧。这时候,他甚至在一刹那间愿意想象着,有一个慈爱、大度、能体谅人的父亲,

这样，他就可以为自己未能成为这么个好父亲的无可指责的儿子而感到悔恨了。

最后，他耸耸肩，转过身，走出了墓地。

村子里稍稍活跃了一些。耕种的人结束了一天的劳动。窗子都亮了。

他不愿靠近房子，就没有直接向车站走。他走上通往新磨房的大路，几乎是立刻就走到田野上。

不过，他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死亡的感觉象一股香味一样沁人肺腑，而又附着不去，一直跟随着他，紧贴在他身上，浸入他一个一个的思想。在这静寂的原野上，在雪地上颤动的斜照的光线下，在这因风暂停而稍稍转暖的空气中，这死亡的感觉一直走在他身边。他不再挣扎，任凭这死亡的感觉压着他。这时，他强烈地意识到，人生虚无，一切努力全属空幻，这种感觉如此强烈，甚至引起了他一阵快慰的兴奋。何必有愿望？又能希望什么？任何生命皆无价值。一旦明白什么叫做死亡，一切，一切力气都不值得再费了！这一次，他感到内心最深处受到了打击，不再有野心，不再有支配的欲望，不再有要实现什么事业的念头。他觉得自己永远不能从这种苦恼中解脱出来，永远也不会恢复任何内心的平静。他甚至不愿相信，即使生命短促，人有时也还来得及让自己的某些东西避开毁灭的命运，有时还可以把梦幻举在卷走他的水流上面，在人直沉水底之后，还会剩下些东西，继续漂浮。

他一直往前走，步子急促而不规则，身子挺直，好象胸前抱着个易碎的物件逃跑一样。逃脱一切！不仅要逃脱社会和它的獠牙；不仅要逃脱家庭，友谊，爱情；不仅要逃脱自己，逃脱遗传

与习惯的暴虐统治，还要逃脱他自己最隐秘的本质，逃脱那荒诞可笑的生的本能，就是这种本能，把人类最可怜的残骸紧紧地与生命联系着。于是，在抽象的形式下，他又合乎逻辑地想到自杀，想到自愿地彻底灭绝，最终达到无知无觉的境界。他忽然又看到死去的父亲和他那好看而平静的面庞。

"我们将要休息，万尼亚舅舅……我们将要休息……"

几辆大车迎面驶来，经过车辙在摇晃，雅克已经望见了车灯，还听到车夫的喊声和笑声。车声辚辚，他不由自主地分了心神。绝不愿意碰上人，他就毫不犹豫地跳过路旁积雪的壕沟，踉踉跄跄穿过冻硬了的耕地，走到小树林边上，钻进了树丛。

冰冻的树叶在他脚下嘎嘎直响，树枝寻衅似的，拍打着他的脸。他故意将两手深深地插入衣袋，很高兴地逃进这密林深处，即使树枝打脸也觉得快活。他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不过决心要躲开大路，躲开人，躲开一切！

这只不过是狭窄的林带，很快就穿出来了。从树干之间望去，在阴沉沉的天穹底下，又看到了白皑皑的原野，一条大路把它切成两半。就在他对面，教养院高高耸立在地平线上，有一排窗户透出灯光，那是车间和自修室。这时，他突然起了一个疯狂的想象，象电影似的在脑中闪过：爬过库房的矮墙，登上屋顶，一直爬到仓库的窗前，打碎玻璃，然后划一根火柴，点着一把稻草，从窗子的铁条间扔进去。这样，储放卧床的仓库就会象个大火把似的，熊熊燃烧起来，火焰漫上院长的那栋房。大火吞掉他以前的囚室，他的桌椅，他的黑板和他的床……大火把一切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他用手摸摸擦伤的脸，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并且这样可笑，而感到难受。

他毅然决然从教养院，从墓地，从整个的过去转过身来，大踏步地朝车站走去。

只差几分钟，没有赶上十七点四十分的火车。必须耐心等待，乘十九点的慢车。

候车室象个大冰窖，发着一股霉味。

他在空荡荡的站台上走来走去，走了很久，两颊火烫，在衣兜里揉搓着但以理那封信。他发过誓不再打开它。

最后，他走近照亮大钟的灯光，靠墙站着，从口袋里掏出信，看起来：

"亲爱的雅克，亲爱的好朋友，老伙计！我昨天晚上接到了安托万的信，整夜未能合眼。如果我能够在昨夜和今天早上之间，马上去找你，看到你还活着，看个五分钟，我会毫不犹豫地跳过墙去，对，不管有什么危险，就是要看看你，我的老伙计，我的朋友，我要亲眼看看你，雅克，还活着！在这座士官宿舍里，我跟另外两个打呼噜的人同住一房。一整夜，在被月光照亮的石灰天花板下，我回顾了我们整个的童年时代，我们的共同生活，以后，上中学，以及一切，一切。我的朋友，我的老朋友，我的兄弟！这些年来，没有你，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你听着，我从来没有一分钟怀疑过你的友谊。你看，我今天早晨刚刚接到安托万的一封短信，出完操，就给你写信了。什么具体情况都不知道，我甚至毫不考虑你会怎样看待我这封信。我至今不理解，你为什么和怎样整整三年对我保持使我难以忍受的沉默。我是多么想念你呀，甚至在今天，我也多么想念你！特别是在我入伍以前，当老百姓的时候，我更觉得缺少你。你想象得到吗？是你给

了我力量，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于我身上，是你使它们发挥出来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的友谊，从来……”

雅克双手颤抖，把揉皱了的信凑到眼睛跟前，在这昏暗的灯光下，透过眼泪费力地辨识字迹。就在他头顶上，尖锐的、象钻子一样刺心的铃声，不断地抖动着。

“……我想，你也从来没有想到，因为当时，我过于自尊，不愿承认这个，特别是对你。后来，你失踪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丝毫不理解。我是多么痛苦啊！特别是由于失踪得这样神秘！也许，我有朝一日会理解。但是，即使在充满不安甚至怨恨的那些最坏的日子里，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只要你还活着）对我的感情会有变化。你看，一直到今天，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

“讨厌的值勤打断了我。

“我躲到饭厅的一个角落来写信，虽然这时候是不准进饭厅的。你大约不了解军营的生活，不了解十三个月以来缠住了我，至今抓住我不放的这个环境。不过，我给你写信不是为了要描写营房。

“真可怕，你看，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怎么说才好。你可以猜测得到，在我笔下，有成千上万的问题，但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我只要你肯回答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个问题最使我不安：我会再看到你吗？这场恶梦是不是完全结束了？你又给我回来了？还是……还是，你还要逃走？听着，雅克，既然我几乎可以

肯定，你至少要看一看这封信，既然我也许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跟你说点什么，那就让我大声告诉你：我能够完全理解你，赞同你的一切，但是，我请求你，不管你还有什么样的计划，不要再在我生活中完全消失！我需要你，（你知道我是多么为你骄傲，我是多么希望你作出伟大事业，又是多么珍视这种骄傲！）我准备接受你的一切条件。如果你不愿给我留地址，要求我们之间不要通信，我不再给你写信，甚至你要求我不把你的消息告诉任何人，甚至不告诉那可怜的安托万，我都答应。对，我接受一切条件，我在事先就承担起一切责任。但是，你要让我不时得知你的音信，说你还活着，始终想念着我！最后这句，我悔不该说出，我要把它涂掉，因为我知道，我敢肯定你在想念我。（这一点，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还活着却不想我，不想我们的友谊。）

"我写呀写呀，无法好好考虑考虑，我觉得说不清楚我的意思。不过这也没关系，在致人死命的沉默之后，这也是美妙的。

"我得向你谈谈我自己，使你想到我的时候，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不完全是你离开的时候的样子了。安托万以后也许会跟你说起，他很了解我。从你走后，我们时常见面。但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过去了那么多的时间，你看，我都没有勇气说了！况且，我这个人你也了解，我在生活，我在向前走，我完全面对现实，我不能回到过去。正当我觉得略略窥见关于我自己、关于艺术以及我一向模模糊糊追求的那些东西的本质的时候，兵役打断了我的工作。不过今天再提这个未免荒诞可笑。然而，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军队生活对我来说是新鲜而又强烈的事，是一场重大的考验，也是一段重要的经历，特别是我还要去指挥别人。然而，今天再提这个未免荒诞可笑。

“我唯一最大的遗憾就是离开妈妈有一年了，特别是我知道她们两人都为这次离别十分痛苦。我要告诉你，珍妮的健康情况不太好，我们有好几次非常担心。我说我们，其实就是我，因为你知道，妈妈从来不往坏处想。但是妈妈看出了珍妮这几年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一个月以前，她们俩到普罗旺斯去了，住在一个疗养院里。如果可能的话，珍妮要在那里一直休养到来年春天。她们俩有那么多烦心的事，要发愁的事。我的爸爸还是老样子，不去谈了。他在奥地利，可是他的风流事总没完没了。

“亲爱的老友，我忽然想到你的父亲刚刚去世。我本来想开始写信的时候就谈这件事的，对不起。还有，我很为难，不知该怎样谈你这次的丧事。你一定非常难过，我想起来就很感动。可以肯定，这一事件给了你一个意外的、残酷的打击。

“由于时间和军邮的关系，我就写到这里。希望你能尽早地收到这封信。

“老伙计，管它的，还有一件事我想索性告诉你。我不能到巴黎去，我被关在这里了，我没有办法去看你。但是吕内维尔离巴黎只有五个钟头的路，我在这里颇受重视。（当然，上校曾要我布置会议大厅。）我的空闲也不少，工作日请个假不会不准。如果你……但是不，我甚至不敢痴心妄想！我再向你说一遍：我准备接受一切条件，准备了解一切，同时依旧永远爱你，我唯一的、永远的朋友。

但以理”

雅克一口气看完了这八页信。他还在浑身发抖，又感动又慌乱。他心中的感觉还不仅是友谊觉醒了——这友情是那样的强烈，他差一点当天晚上就跳上火车到吕内维尔去，——他还感

到一种苦恼，它深刻地折磨着心房的另一个角落，一个痛苦的，黑暗的角落，他不能也不愿让光明照射的角落。

他走了几步，发着抖，因为冷，更因为激动。他手里始终捏着信，又靠在墙上，在折磨人的铃声下面，尽量镇静地，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当他走出巴黎北站的时候，已经过八点半。夜色美丽清新，路边的水都冻住了，人行道是干的。

他饿得要死。在拉斐特街上，他看到一家啤酒店，走了进去，一下子坐在长凳上，帽子也没有摘，甚至大衣领子都来不及放下来，他吃了三个煮鸡蛋、一份酸菜和半斤面包。

他吃饱了，又一连喝了两杯啤酒，然后，向前看了看。店里差不多空了，就在对面，在另一排凳子上，有一个女人，对着桌子上的空酒杯坐着，在打量他。她棕色的头发，宽宽的肩膀，还很年轻。雅克发觉她谨慎地同情地看了他一眼，他心里一动。对于游荡在车站附近操这种职业的女人来说，她穿戴得很寒伧。莫非是个新手？……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掉过头去。只要有一点表示，她就会过来坐到他桌上来的。她的表情很天真，同时又有饱经沧桑的忧郁，不失为仍有风趣，能吸引人。他犹豫了几秒钟，心动了，倒不失为今晚的一副清凉剂。这个女人那么天真无邪，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她直率无隐地打量着他，象是猜到了他在犹豫。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她的眼光。

他终于镇静下来，向堂倌付了帐，很快走了出去，没有回过头来看她。

在屋外，寒气袭人。步行回去吗？太累了。他走到人行道边上，找车子，一看见有一辆出租汽车没人，就打了个招呼。

车刚在他面前停下，有一个人碰了他一下：原来是那女人跟着他来了。她碰了碰他的肘弯，笨拙地说：

“您如果愿意的话，到我家去吧！拉马丁街。”

他友善地播播头，拉开了车门。

“那么至少，送我到拉马丁街 97 号下车……”那女人恳求道，仿佛打定主意不离开他了。

司机微笑着看雅克：

“那么，老板，到拉马丁街 97 号？”

她以为，或者假装以为雅克同意了，就跳到打开车门的车子里去。

“好吧，拉马丁街，”雅克让步了。

汽车开动了。

“你为什么跟我充好汉呢？”她立刻问道，她那热情的声音把言外之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然后，她俯下身，用甜甜蜜蜜的声音补充说道：“你以为我没有看出来吗？你的心都乱了！”

她用两只胳臂温存地搂住他。这种爱抚，这种温暖，使雅克的心软了。

禁不住想要个人来安慰他，他压下一声叹息，没有回答。仿佛通过叹息和静默，他已经束手就擒。她把他搂得更紧，给他摘掉帽子，把他的头拥在胸前。他由她摆布，忽然忍不住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

她在他耳边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你干坏事了，是吗？”

他愣住了，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他突然明白，巴黎这儿结着冰，很干燥，而他的裤子上一直到大腿尽是泥，脸上还有树枝划破的伤痕，这副模样，很可能象个干坏事的。他闭上眼睛：被

这个妓女看作强盗，他感到一种惬意的陶醉。

他不吭气，她又以为是默认了，充满热情地把他的脑袋抱在胸前。

她换了种语气，坚定而又跟他同谋似的向他建议：

“你要我把你藏在我家里吗？”

“不用，”他一动不动地回答。

她好象已经习惯了接受她不明白的事，犹豫了一会儿，又说：

“至少，要一点儿钱吧？”

这一次，他睁开眼睛，抬起了身子：

“什么？”

“我这里有三百四十个法郎，你要吗？”她拎起小手提包说。在她那下等人的语气中，有一种略带怒意的、大姐姐似的粗率的温情。

他感动得一时答不出话来。

“谢谢……不需要，”他摇摇头低声说。

汽车放慢速度，在一幢大门很矮的房屋前停了下来。人行道上灯光暗淡，没有行人。

雅克以为这女人会要求他到她家去，怎么办呢？

但是他用不着犹豫，那女人已经站起来，一条腿跪在车垫上，在黑暗中又最后拥抱他一次。

“可怜的孩子，”她叹息着说。

她寻找雅克的嘴唇，使劲吻了一下，好象要从那儿揭开一个秘密，闻到一点犯罪的味道，然后，立刻离开了。

“至少，我不会让人家逮住你，傻瓜！”

她已经跳下了车，砰地一下关上车门，付给车夫一百个苏。

"开到圣拉撒路街去吧，到地方先生会叫你停车。"

汽车又开了，雅克刚刚来得及看到那不知名的女人头都没有回，消失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

他用手摸摸额头，觉得惊异。

汽车还在开。

他摇下车窗，脸上接受了清爽空气的洗礼。他大吸一口气，微笑起来，然后俯下身子，对司机愉快地说：

"开到大学街四号乙！"

一四

墓地上的队伍刚散，安托万就坐着汽车到贡比涅去，借口说要对刻碑的石匠嘱咐一些话。其实，他不愿在回去的火车上跟那些人混在一起。有一趟十七点三十分的快车，到巴黎正好吃晚饭。他希望一个人旅行。

不过，他并没有考虑到意外事件。

到了车站，离开车还有几分钟，他迎面遇到了韦卡尔神父，吃了一惊，不得不克制住不发脾气。

"主教大人刚才好意叫我搭他的车，跟他一起谈谈……"神父解释道。

他注意到安托万那阴沉而又疲倦的面容。

"可怜的朋友，您大概累坏了吧……那么多人……那么多讲话……将来，这一天对于您来说，将要被记在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之中……我很遗憾雅克没有来参加这个……"

安托万正想说，象今天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弟弟不来是理所当然的，神父拦住了他：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明白您的意思……他还是不来的好。您会告诉他，这个葬礼是多么……有教益。对吗？"

安托万禁不住抓住这个字眼：

"有教益？"他抱怨道，"对别人也许是吧，可不是对我。我承认，那种隆重的气氛，那种官样的辞令……"

他碰到了神父的目光，觉得在那里面有一点狡黠的意味。对于今天下午的演说，神父跟安托万的看法一样。

火车进站了。

他们看到有一辆不太明亮的车厢空着，就在那里坐下来。

"您不抽烟，神父先生？"

神父郑重地把食指举到嘴唇上。

"您引诱我！"说着，他伸手拿了一支，眯缝着眼睛点着了，然后，又从嘴唇上取下来，满意地看看香烟，鼻孔里喷出烟来。

"这类仪式，"他善意地说道，"不可避免有这样一个方面——用你们的朋友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世俗……过于世俗……尽管如此，类似这样的宗教感情，或者是道德感情的集体表现，还是十分感人的。谁也不能无动于衷。对吗？"

"我不知道，"停了一会儿，安托万委婉地说。他转过身，静静地看了神父一会儿。

那平静沉着的脸，锐利而又温和的目光，推心置腹的声调，把头歪向左侧的姿态，使神父总仿佛是在沉思默想，还有他懒洋洋地把手抬到胸口上的姿势，这一切，二十年来安托万都非常熟悉。但是今天晚上，安托万发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在此以前，他都是从蒂博先生的角度去看待韦卡尔神父的；这位神父只不过是他父亲的神师。现在，死亡抹去了这个中间人，不久以前促使他对神父所持的审慎保留态度的根源今

天也就消失了。他和神父成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况且，经过这折磨人的一天之后，他更难以缓和他的表现思想的方式，毫不转弯抹角地说出内心的思想能使他轻松一些。

“我承认，那些感情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神父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人类的各种感情中，宗教感情好象在人们中间是相当一般常见的……您以为如何？我亲爱的朋友？”

安托万不想说笑话：

“我始终记得，我在学哲学的那年，学校的校长勒克莱尔神父有一天对我说的一句话：‘有人极为聪明，却毫无艺术感。也许您，您就没有宗教感。’这个正直的人只要有机会就说俏皮话，但是我总觉得，那天，他看得太透彻了。”

“果真如此的话，可怜的朋友，”神父说着，他那友善的讽刺声调并没有改变，“那您可该叫苦不迭了，因为有一半的世界对您是关闭着的！……对，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人们都可以说，倘若不以宗教感情来看待它们，就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宗教的美正是在这里……您为什么笑？”

安托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了起来。也许经过了一星期的激动，过了这不耐烦的一天以后，这只是一种神经性的反应。

神父也笑了起来：

“怎么？您否认我们的宗教是美的吗？”

“不，不，”安托万立即以玩笑的口吻反驳道。“我倒愿意它是美的……”他用戏弄的口气补充道：“既然使您高兴……可是，反正……”

“怎么样？”

“反正，美是美，不见得合乎理性！”

神父双手轻轻在他眼前摇晃。“合乎理性！”他喃喃地说，仿佛这话提出了他目前还不能谈论却掌握着答案的许多问题。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挑战似地说：

“也许，您也是那种人：以为宗教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经没有地盘了？”

“我也说不准，”安托万说，他的这种缓和态度倒使神父吃了一惊。“也许不是。现代精神，我说的是离一点不差的信仰很远的那种精神，很可能隐隐约约地致力于这样一种趋向，就是把一个宗教的各个因素聚集起来，把大体上说与许多信徒心目中的上帝差不多的概念凑合到一起……”

神父表示赞同：

“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应该想想人的处境。人在自己的本能中，所有的卑下的东西，只有宗教才能予以补偿。宗教是人唯一的尊严，也是人的痛苦的唯一安慰，是使人甘愿安命的唯一源泉。”

“对，是这样，”安托万挖苦地说，“重视真理甚于重视安乐的人毕竟太少！而宗教就是精神安乐的顶峰！……不过，神父先生，您不见怪的话，也有一些人，他们寻求理解事物的要求比相信某种信条更为强烈，这些人……”

“这些人？”神父立刻反驳。“他们在智慧和推理上的立足点一向非常狭窄，非常不牢靠。并且，他们不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提高。我们应当可怜他们。而我们的信仰是永生的，并且朝着另外一个如此广阔的境界，意志和感情的境界发展……您说对吗？”

安托万模棱两可地笑了笑，不过光线不太好，神父没有看

见。他继续说下去；这种坚持的态度好象证明他并没有完全受他刚说的那个“我们”的欺骗。

“目前，人总觉得自己很强，因为他要‘理解’事物。然而，信仰就是理解，而理解也就是信仰。说得更确切些，也就是说，‘理解’和‘信仰’不能以同一尺度来衡量。如今有一些人，确实不承认他们那些由偏颇的教育而准备得不充分，或者歪曲了的理性并不能证明事物。这只不过因为他们还不够深入。确定不疑地认识上帝，并且用理性证明他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从亚理士多德起（别忘了，他是圣多马[1]的老师），理性就确切地表明了……”

安托万让神父说下去，没有插嘴，只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这种静默使神父有些发窘，但他继续说道：

“……我们的宗教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最严密的推理，同时也最……”

“神父先生，”安托万愉快地打断了他的话，“您难道有权利说：宗教的推理……宗教的哲学？”

“权利？”神父瞠目不知所对。

“算了吧！严格地说，所谓宗教思想，几乎不存在，因为思想首先就是怀疑！”

“唉，唉，年轻的朋友，我们说到哪儿去了？”神父喊道。

“我知道，教会是不会为区区小事为难的……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宗教千方百计地想把哲学或是现代科学与信仰联系起来，这几乎都是欺骗——请原谅我这样说，因为支持信仰，作为

---

① 圣多马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对耶稣的复活表示怀疑，说一定要看到手上的钉痕才能相信。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信仰的目的，并且强烈吸引宗教气质的，恰恰就是哲学和科学所否认的那个超自然的东西！”

神父坐在座位上扭动，他开始感觉到这不是闹着玩。他声音里多少有些不高兴：

“您仿佛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大多数年轻人，正是由于他们聪明，他们进行了哲学推理，今天才终于有了信仰……”

“哦，哦……”安托万说。

“怎么样？”

“我向您承认，我不能设想信仰不是直观和盲目的。信仰一旦要求以理性为基础……”

“那么，您以为科学和哲学否认超自然的东西了？您错了，年轻的朋友，大错特错！科学忽略了这一点，但是这不是一码事。至于哲学，任何名符其实的哲学……”

“名符其实……好哇！这才是藏在暗地里的危险的敌人！”

“……任何名符其实的哲学必不可免地要导致超自然的东西，”神父继续说，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但是，让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吧：即使你们那些现代科学家论证出他们发现的本质与教会的教导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其实，按照我们护教论的现况来看，这真是一种无信义的、一种荒诞的假说——即便如此，又能证明什么呢？请问！”

“哈，有意思！”安托万微笑着说。

“什么也不能证明！”神父十分激动地接着说。“这只能证明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把自己的知识统一起来，人类的智慧是在摇摇晃晃地前进，”他友善地微笑着补充道，“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算个新发现……

“注意，安托万，我们现在不是伏尔泰的时代了！难道还用

得着提醒您，你们那些无神论的哲学家所鼓吹的'理性'对于宗教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虚妄的，转瞬即逝的吗？在信仰中，教会有哪一点已经被非逻辑推论说服了？"

"一点也没有，这我可以同意！"安托万笑着打断他的话。"教会一向善于及时镇定起来，你们那些神学家是制造巧妙的、表面合乎逻辑的推论的大师，在逻辑学家的攻击下从来不会长久处于狼狈的境地。我承认，特别是近来，他们在这种把戏里，表现得更精明……真是叫人无法招架！可是，这只能使那些事先就愿意幻想的人产生幻觉。"

"不，我的朋友，相反，您要相信，教会的逻辑在争论中永远获胜，因为它是更……"

"更灵活，更顽固……"

"比你们的逻辑更深刻。也许，您会同意我的意见，承认我们的理性如果仅仅委之于它唯一的源泉，它就只能堆砌一些词句，我们的心从这些词句中，得不到好处。为什么？并不仅仅因为存在某种似乎摆脱了通常逻辑的真理秩序，也不是因为上帝这个概念好象超出了通常智力可能理解的范围；这主要是因为，请您好好理解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只凭它自己，在这类微妙的问题上，没有力量，没有支撑点。换句话说，真正的信仰，强烈的信仰，有权要求充分满足理性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理性本身，应该让自己受神恩的启迪教化。是神恩照亮着我们的理解力。真正的信徒并不仅仅以自己的全部睿智去追寻上帝，他还应该把自己谦卑地奉献给上帝，献给那寻求他的上帝。在他通过理性的思维使自己上升到上帝身边时，他应该使自己空虚并且开放，使自己成为……凹形的，这样才可以接受，才可以容纳作为自己的报偿的上帝！"

“您这就等于说，思维不足以接触真理，还需要您所说的神恩……这其实就是一种招供，而且还很严重，”在阴沉的静默之后，安托万说。

他的声调使神父立刻反驳：

“啊，可怜的朋友，您是您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您是个理性主义者！”

“我是……给一个人下定义总是困难的！但我承认，我坚持满足理性的要求。”

神父双手挥舞，说道：

“也坚持满足怀疑的诱惑……因为这是浪漫主义的残迹，是从昏乱中得到一点虚荣，是自诩为经受非凡的苦难……”

“根本不是，神父先生，”安托万叫道。“我没有感受到什么昏乱，什么苦难，以及您所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精神状态。再也没有人比我更不浪漫的了。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安。”

（这样说着，他却发觉，这个论断已经不正确了。固然，他没有韦卡尔神父心目中可能认为的那种宗教的不安，但是，三、四年来，他自己也十分苦恼地感到了人在宇宙面前那种困惑。）

“另外，”他又说，“既然我没有信仰，说我把信仰失掉了是不合适的，我觉得不如说我从来就没有信仰。”

“等一等，等一等！”神父叫道。“您小时候可是十分虔诚的呀，安托万，难道您忘了？”

“虔诚？不对，只不过是顺从罢了！专注，顺从，仅此而已。我从小就天生地守规矩，我作为好学生完成宗教课业，不过如此！”

“您这样随便贬低您小时候的信仰！”

“不是信仰，是宗教教育。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安托万只想实话实说，并不想叫神父惊奇。疲劳之后，他有些兴奋，使他想争辩下去。他大声地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番探究，这对他来说是相当新鲜的事。他又说：

“对，教育……神父先生，请您稍稍看看事情是怎样一环扣一环的。从四岁起，母亲，保姆，凡是孩子所依附的大人，一有机会就向他灌输：‘好上帝在天上，好上帝认识你，就是他创造了你；好上帝爱你，他看见你，评断你；好上帝要责罚你，好上帝要奖赏你……’请您等一等！……到了八岁，人们把孩子带去望大弥撒，去参加宗教仪式，夹在跪着的大人们中间，有人指给他看，鲜花和光辉之中，香烟缭绕和音乐声里，有一个镀金的圣体显供台，还是那个好上帝，他就在那儿，在那个白色的圣体饼里。好！……到了十一岁，别人就从高高的讲道台上，用突出阐明的腔调，无比权威地给他讲解三位一体，圣子化身为基督，为世人赎罪，基督复活，无玷始胎，如此这般……他听着，他都接受了。他怎么能不接受呢？他怎么能对他的父母、同伴、老师和那些挤满教堂的信徒对他揭示的那种信仰发生丝毫怀疑呢？他那么小，怎么能对这种种神秘现象有所犹疑呢？既然他已经被这个世界淹没，从他降生开始，就觉得被种种神秘现象包围着？……您想想吧，神父先生，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对，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对于孩子来说，一切都不可理解：大地，在他面前那么平，它却是圆的；它好象不动，其实却象个陀螺一样在太空旋转……太阳使种子萌发。鸡蛋里孵出活的小鸡……上帝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为了赎我们的罪，他被钉上十字架……为什么不行呢？……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1]……谁爱怎么理解就怎么

---

[1] 这两句话出自《约翰福音》第一章。

理解……有什么关系：玩笑就是这样开的！”

火车刚停下来。在黑夜中，有人尖声报了个站名。一位旅客，以为这个隔间是空的，突然推开门，低低抱怨一声，又关上了。一阵冷风吹到脸上。

安托万转身向着神父，因为车顶的灯光已经暗下来，他看不清神父的脸。

神父默不作声。

于是，安托万更为镇静地说：

“那么，孩子天真地相信这些，能叫做‘信仰’吗？当然不能。信仰是以后产生的。信仰有另外的根源。我就可以说我从来没有信仰。”

“倒不如说，您在准备得那么好的灵魂中，没有让信仰开出花朵，”神父说着，他的嗓音忽然愤怒地颤抖起来。“信仰是上帝给予的一种禀赋，就象记忆一样。信仰也象记忆和上帝给予的其他禀赋一样，需要培育……但是您……您！……您跟很多别的人一样，抵御不住骄傲，受到矛盾精神的控制，抵制不了自由思想的虚荣，试图反抗既定秩序……”

他表现出这种神圣的愤怒，立刻又后悔了。况且，他早就下定决心，决不让自己卷入宗教问题的争论。

另外，神父也误会了安托万的声调，那样挖苦，那样冲动，在攻击中几乎表现得轻松愉快，这些都使这年轻人在冷讽热嘲中的那无畏的口气，显得仿佛有点是装出来的，他倒乐于怀疑安托万的话未必那么绝对真诚。他对安托万仍然很器重，在器重之中就有一种希望——甚至不止是希望，而是确信：蒂博先生的长子决不会长期坚持这样糟糕、这样站不住脚的立场。

安托万还在考虑。

“不，神父先生，”他从容地辩驳道。“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没有什么骄傲，也没有打定主意要反叛。这些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就我回忆所及，早在我第一次领圣体的时候，我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在人们教给我们的有关宗教的那些事情中，有某种使人难受、使人不安的东西，有某种不清楚的东西，不仅对于我们孩子，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不清楚……对，也对于大人。甚至对于教士本身。”

神父不禁摇摇手。

“嗳！”安托万又说，“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从来不怀疑我所认识的教士都很真挚，很虔诚，或者是说需要虔诚……可是他们自己，也象是在这一片黑暗之中难受地躁动着，盲目地向前走，无意识中难受地围着这些无法理解的教条转圈子。他们不断肯定，肯定什么呢？只不过是以前别人向他们肯定过的东西。当然，他们不怀疑他们所传播的真理。不过，他们内在的附着力也象他们的肯定那么坚决，那么牢靠吗？而我，我就不能信服……我让您生气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非教会的教师们。我承认，在他们的专业方面，他们要镇定得多，‘扎实’得多！他们向我们讲语法，历史，几何，他们显得完全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能够比较的事才可以加以比较，”神父撇着嘴说。

“但是，我想的并不是他们的教学内容，我想的只是那些非教会人员，在他们所教的学问面前那种态度。甚至，当他们的科学发生了错误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也不慌乱，他们的犹疑，他们的无知，都公开表示出来。这就赢得了信任，我对您说实话。这就不可能使别人私下里想……有弄虚作假的地方。不，我想说

的不是'弄虚作假'。然而，神父先生，我对您老实说，我越是升到高年级，学校里的神父就越使我感到不安全，而我在大学的教师身旁，却觉得很安全。"

"如果教育您的神父是真正的神学家，"神父反驳道，"您就会在跟他们的交往中，保留一个绝对安全的印象。"（他想起了自己那勤勉、信从的青年时代和神学院的那些教授。）

可是安托万继续说：

"您想想看！人们逐渐引导孩子学数学，物理，化学！他突然发觉在他面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以使自己得到发展！于是，他会觉得宗教狭隘、虚伪、不合理性……他就不信任了……"

这次，神父身子向后一仰，伸出手说：

"不合理性，您难道可以严肃地说'不合理性'？"

"对，"安托万有力地说道。"并且，我现在还看出了一些我从前没有想到的事，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的出发点是坚强的信仰，为了维护这种信仰，才去求助于推理；而我们，象我这样的人，我们是从怀疑出发，从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出发，任凭理性来引导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

"神父先生，"他微笑着又马上接下去，不让教士有时间来反驳，"如果您以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您会很快向我证明，我对这些完全一窍不通。这我预先就同意。这些问题我是不大考虑的，也许我从来没有象今天晚上考虑得这么多。您可以看出，我不想装出一副自由思想者的模样。我只是想向您解释，我所受的天主教教育，并不能阻碍我发展到目前的状态，发展到完全不信宗教。"

"您的犬儒主义态度并不使我惊恐，亲爱的朋友，"神父说道，努力显得十分善良。"我认为您比您自己所知道的要好得多！

您接着讲吧，我听着。”

“好吧，其实，我继续——或者说，长期以来我一直继续跟别人一样奉行宗教仪式，不过却怀着一种我自己当时也不承认的漠然态度……一种合乎礼仪的漠然态度。甚至到了以后，我也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探索，去更改。也许说到底，我并不以为这是十分要紧的……（我跟我的一个准备上工艺美术学院的同学的精神状态很不一样。他发生了怀疑的危机，有一天给我写信说：‘我对整个的装配检查了一番，老朋友，你不要相信了。它缺的螺钉太多，支撑不住了……’）当时，我正接触到医学，这样，决裂，或者说脱离，就完成了。我还没有等到读完理科预备课程一年级，就看出来，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相信……”

“没有证据！”

“……并且，还应当抛弃真理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观念，因为，在提出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有条件地认为某种事物是真的……是的，我又惹您生气了。不过神父先生，您不要不高兴。我要向您说的就是这些。我是一个情况，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是个可怕的情况——天生的、出自本能的不信神的情况。这是事实。我身体健壮，我觉得自己相当沉着。我有十分活跃的气质，我一直完全抛开了那些神秘的东西。从我知道的，从我观察到的，没有任何东西使我相信我儿童时代的那个上帝当真存在。并且，我承认，直到现在，我完全抛开了他。我的无神论是跟我的思想意识同时形成的，我一向没有什么要否认。您绝不要以为我是一个被逐出教的信徒，还在心里呼唤上帝；也不要以为我是个惶惑不安的人，悲观失望地向他认为是空虚的上天举起双臂。不，不，我这个人从来不举臂呼援。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我来说毫无妨碍，您可以看出，我在这个世界上很是自

在。”

神父对他摇摇手，表示不同意。

安托万坚持说下去。

“自在极了。这种情况至少已经有十五年。”

他以为神父会马上表现出愤慨，然而，神父默不作声，只是轻轻地摇着头。

“这纯粹是唯物主义的学说，可怜的朋友，”他终于说了话。“您还会这样下去吗？照您的话听起来，好象您只相信自己的肉体。这就等于是相信自己的一半，而且是怎样的一半啊！……幸亏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也可以说都是表皮。您自己并不知道您真正的泉源，并不知道基督教育在您内心留下了什么力量。您虽然否认这种力量，但它还是在引导着您，我可怜的朋友！”

“我怎么回答您呢？我要向您肯定，我没有任何东西得之于教会。我的智慧，我的意志，我的性格，都是在宗教以外发展起来的。我甚至还可以说，是与宗教相对而形成的。我觉得我摆脱了天主教的神话，与我摆脱异教的神话并无二致。宗教和迷信我觉得是一回事……不，没有偏见地说，基督教教育在我身上残留的痕迹等于零！”

“盲目的人呀！”神父突然举起了手，叫道。“您没有看到，您由工作、责任以及对别人的忠诚所组成的日常生活，都无可争辩地推翻了您那唯物主义吗！很少有谁的生活比您更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了！再也没有人比您更有一种要完成任务的感觉了！再也没有人比您更富于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感了！是吗？这难道不是暗中承认有上天的委托？如果不对上帝负责，您对谁负责呢？”

安托万没有立刻回答，神父这时以为击中要害了。其实，安

托万觉得神父的反驳毫无根据：在工作中小心谨慎与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神学的价值以及任何形而上学的确实性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他自己不就是证明吗？但是，他也又一次深切地感觉到，他生活上缺乏精神信仰，生活中又极为自觉，在这中间，有一种不可理解的不相容的性质。人必须爱他所做的工作，但为什么必须这样呢？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应该以自己的力量促进社会良好发展、进步……很多毫无根据的论断，可笑的假设……都是凭什么提出的？永远是这个问题，他永远没有找到过真正的答案。

"呸……"他终于轻声说。"这种自觉？莫非就是十九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的陈迹……我刚才把我受的教育、或者说我继承的遗产的系数估价为零，这也许说得太仓促了……"

"不，我的朋友，在您身上留下的东西，这就是我以前暗示的那种圣酵。有一天，这酵素会再起作用，使整个面团发酵！现在，您的精神生活不管好歹地随意发展，不受控制，可是到了那一天，就会找到轴心，找到真正的方向。人们在推开上帝，甚至找寻上帝的时候都不能理解上帝……但是，看吧，终有一天，您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港口。到了那一天，您就会明白，只要是相信上帝，一切都明朗、和谐。"

"但是，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接受，"安托万微笑着说。"另外，我还知道，我们的需要，往往自己造出满足需要的东西。我愿意同意，大多数人急迫地、发自本能地需要有信仰，以致无暇顾及他们所信的是不是真值得信。信仰的需要将他们推向什么，他们就将什么叫做真理……"接着，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另外，这样一个想法，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大多数有见识的天主教徒，

特别是许多有教养的教士，多多少少都是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在教义中间我认为不可接受的东西，有现代文化思想的人也必然同样不能接受。只是，信教的人要坚持他们的信仰，为了不动摇信仰，他们就避免思考过多，而去紧紧地抓住宗教的感情和精神。况且，有人一贯十分细心地对他们说，教会早已把一切反对意见都成功地加以驳斥了，于是他们就从来没有想到去考察一下……不过，对不起，这只是附带说说的。我的意思是：无论信仰的需要多么普遍，都不足以证明充满蒙昧和古老神话的基督教是正确的……"

"当人们感觉到上帝的时候，就用不着为它辩解了，"神父说，他第一次在声调中没有带出辩论的口气。

他立即亲切地俯过身来说道：

"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您，安托万·蒂博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唉！在我们很多基督教徒家庭中，孩子们看见他们的父母所过的生活、每天过的日子，就仿佛别人告诉他们的那个上帝并不存在似的。然而您！从您儿童时代起，您就应该时时刻刻看得见，上帝就在你们家里！您应该看到，您那可怜的父亲每一个行动都是受了上帝的启示……"

静默了一会儿，安托万盯着神父，好象克制自己不回答似的。

"对，"他抿紧了嘴唇，终于说。"正是如此，唉，我一向只是通过我的父亲，才看见上帝的。"他的姿态和语气把他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今天不是进一步谈论这个的时候，"他加上一句，就打断了话头，把脸转向车窗。

"到克莱耶了，"他说。

火车减慢速度，停住了。车厢顶上的灯亮了起来，光线强烈了一些。安托万希望进来几个旅客，可以中止谈话。但是车站上好象没有人。

列车又开动了。

静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各自想心事。安托万又把身子向神父偏过去，说道：

“神父先生，您看，至少有两件事，使我永远不能返归天主教教义。首先，是罪孽的问题。我觉得，我不能感到罪孽的可怕。其次，就是上帝的问题：我永远不能接受有人称的上帝这样一种思想。”

神父沉默着。

“对，”安托万又继续说。“你们天主教徒称为罪孽的，在我看来，相反，正是充满生气、强而有力的东西：是本能——是有教益的！就是它——怎么说呢？——使我们能够触到事物，使我们得以前进。任何进步……唉，我没有也不应该上‘进步’这个词的当，但是，这样说毕竟很方便！……如果人总是乖乖的不去犯所谓罪孽，那么任何进步就都不可能了……但是，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就扯得太远了。”他又加了一句。神父微微耸耸肩，他报以讽刺的一笑，又说：“至于上帝的假说，好吧，不！如果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无可争辩地强加给我，那就是整个的宇宙是冷漠的！”

神父惊得一跳：

“但是，你们的科学本身，不管愿意与否，不就是去证实最高秩序而别无其他吗？（我有意避而不用更精确的词：上天的安排……）但是，可怜的朋友，如果有人竟敢否认这个主宰着一切现象、下界一切都有其痕迹的最高智慧，如果不承认在自然界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一切都是为着和谐而创造出来的，人就任何

事物都不能理解了！”

“嗯……算了吧！宇宙对于我们是不可理解的，我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不可理解的，我的朋友，就是上帝！”

“这不是对我而言，我还没有向这种倾向让步：把所有我不理解的东西都称之谓‘上帝’。”

他微笑着，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神父看着他，准备防御。

“何况，”安托万又接着说，仍然面带笑容，“对于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来说，神明这一观念已经缩小为‘好上帝’这样一个幼稚的概念，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有人称的上帝。他的眼睛盯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温存而关切地注视着我们意识的原子的最微小的颤动，而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祈祷，不知疲倦地向他请教：‘我的上帝，启发我吧……我的上帝，请让我……’等等……

“神父先生，您要明白我的意思。我一点也不想用轻率的讽刺嘲笑来伤害你，但我就是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假设，我们每个人，也就是说宇宙生活中最微末的偶然，甚至是尘埃中的尘埃的地球，与那伟大的无所不包的一切，那宇宙的本原之间，会有一点点心理联系，能够交流问题和答案！怎么能给‘他’一种同于人类的感情，一种父亲般的慈爱，一种同情心？什么圣事，数念珠的祈祷，——还有什么？为某人的意图而出钱举行的弥撒，为暂时被逐入炼狱的灵魂举行的弥撒，我们怎么能够认真看待它们的效果呢？崇拜天主的宗教仪式和信仰同任何一种原始宗教、异教徒的献祭、野蛮人在他们的偶像前的供祭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神父差一点回答说，实际上有一种自然宗教，为一切人所共

有，而这正是一种信条。但是，他再次克制住了，没有说话。他缩在角落里，盘着两条胳臂，手指头尖放在袖口里。他的态度又耐心，又象甘愿忍受，还带着点讽刺的表情。他好象是在等着这一次即兴辩论结束。

这趟旅行也快结束了。列车已经在巴黎郊区的道岔上颠簸。透过车窗上的水汽，万家灯火在黑夜中闪烁。

"另外，神父先生，您不要因为我刚才用过的这些词发生误会。我知道，虽然谁也没有允许我贸然进入这个哲学的领域，但我愿意坦率到底。我刚才说到秩序和宇宙本原……不过是说说大家都说的话罢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这种秩序，相信的理由和怀疑的理由都同样充分。我作为人这种动物，从所处的地位出发，看到的是各种狂暴的力量形成了大规模的混乱。可是，这些力量是服从于这些力量之外、与之有别的一个总规律呢？还是服从于——怎么说呢？内在的、存在于每个原子之中、迫使这些力量完成一种'个体'命运的那些规律？还是服从于不从这些力量外部支配它们，却与这些力量混同，仅仅用某种方式使它们有生命的那些规律？……还有，这些现象的发展变化，又是在什么程度上彼此不相连系？我也愿意承认，从一些原因产生出另一些原因，无限发展。既然每一原因是另一原因的结果；而每一结果又是另一结果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想象出一个最高秩序呢？这是我们逻辑精神的一种愿望。事件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以至无穷，那么，又为什么要给它们找出一个共同的方向？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常常对自己说：一切的发展似乎是从乌有到乌有，就象是一切皆无意义……"

神父默默地凝视着安托万，然后低下脸，冷冷一笑，说道：

"既然说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很难再降落得更低了……"

然后，他站起来，扣上他的棉大衣。

"很抱歉向您说了这样的话，神父先生，"安托万很诚挚地表示歉意。"这样的谈话总是没有结果，只能得罪人。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了。"

他们先后站了起来。神父伤感地看看年轻人，说道：

"您对我象对朋友一样，畅所欲言，至少，我要为这个感谢您。"

他好象还犹豫着，是不是还说些别的，但是，列车已经靠站台停下了。

"我雇车送您回家好吗？"安托万换了个声调，这样提议。

"太好了，太好了……"

在出租汽车上，安托万心事重重，一句话也不说，心里已经想着等待他的那复杂的生活。他的同伴也跟他一样沉默着，好象是在思索。但是，等到他们过了塞纳河，神父向安托万俯过身来，问道：

"您多大……岁数？有三十吗？"

"马上就三十二了。"

"您还年轻……您看着吧。要是别人的话，到最后都会明白的！终有一天，您也会这样。在生活中，有些时刻，人们不能不要上帝。尤其是有一个时刻是最可怕的，那就是最后一刻……"

"对，"安托万想着。"这种对死的恐惧……它那么沉重地压迫着每个文明的欧洲人，甚至或多或少地败坏了他们生活的乐趣……"

神父正想稍稍提及蒂博先生的死，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只是说：

"您是不是可以想一想，这会是怎样的情景：到了永恒的边缘，还不相信上帝，还没有看到万能而慈悲的父在彼岸向我们伸出了手？要死在毫无希望之光的完全黑暗之中？"

"啊！要说这个，神父先生，我象您一样明白，"安托万赶紧接嘴。（刚才，他也想到父亲的死。）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我的职业跟您的一样，要目睹别人临死的场面。我甚至比您看过更多的非教徒死去。我记得我是那样痛苦，恨不得给他们注射一针最终的信仰剂……我不是那种对于临终的痛苦感到神秘崇敬的人。对于我来说，我毫无顾忌地希望，在那一时刻，我能够接受给人以安慰的确信。我很怕毫无希望地死去，就象我怕临终的时候不打吗啡一样……"

他感到神父的手颤抖着，按在他的手上，毫无疑问，神父极力想把这意料不到的承认真情的话当作个好兆头。

"对，对，"他又说，抓住安托万的胳臂，热情得简直象表示感激了。"那么，相信我的话吧：不要对你自己封闭住企求那位安慰者的任何途径，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您终有一天也会需要他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放弃祈祷。"

"祈祷？"安托万摇着头反驳道。"这种狂乱的呼喊……向什么呢？向那种成问题的秩序吗？向那又瞎又哑、无动于衷的秩序吗？"

"那都没关系，没关系……对，正是'狂乱的呼喊'。相信我的话吧！无论您的思想暂时会走到哪步田地，无论在现象的另一边，您在刹那间隐约看见的秩序或法则表现为什么，亲爱的孩子，您要转脸向着它，不顾一切，您要祈祷！嗳，我要为您禳除灾祸，而不愿让您淹没在孤独之中！您要与永恒保持交往，保持着与永恒可能用的语言！纵然眼下还没有交流，纵然眼下您好象

还在独白！……深不可测的黑夜，没有人格的存在，解不开的谜，都没有关系，您就对这个谜祈祷！向这不可知祈祷。就是要祈祷。不要拒绝作这种'狂乱的呼喊'。因为，您终有一天会知道，有一种内在的寂静，一种抚慰的奇迹，忽然来响应您的呼喊……"

安托万不回答，心里想道："不可逾越的隔阂……"然而，他觉得神父激动已极，决定不再说什么使神父更不痛快的话。

另外，他们也到了格雷纳街。

汽车停了。

韦卡尔神父抓住安托万的手，握了一下，然后，在下车之前，在车里的黑暗中弯下腰，用与平时不同的嗓音低低地说道：

"天主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朋友。相信我的话吧，它比您至今所能隐约感到的，要多，要多得多……"

第　七　部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



一

雅克很疲劳，为保持姿势不变，把脖子挺得笔直。他只敢动一动眼珠。他用怨恨的眼光凝视着这个刽子手。

帕特逊向后跳了两步，就退到墙边。一只手握着调色板，另一只手举着画笔，左右摇晃着脑袋，专心致志地看那三米以外画架子上的画布。雅克想道："他能画画儿，真是运气！"垂下眼，看了看手表："我今天天黑以前得把文章写完。他倒满不在乎，这混蛋！"

天气闷热。无情的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来。这间屋子原来是厨房，在楼房的顶层，旁边就是一座大教堂，虽然可以俯视全城，从这里却看不到日内瓦湖，也看不见阿尔卑斯山，只对着一片蓝得耀眼的六月的天空。

房间尽头，一抹斜坡的天花板下面，就在方块石板地上，并排铺着两个草垫子。墙上有几颗钉子，挂着破衣服；生锈的炉子上，通风橱的框子上，洗碗槽里，乱七八糟地堆着些杂物：一个搪瓷盆，一双鞋，一个香烟盒子，里面放满空的颜料管，一把带着干苔藓的、发硬的刷子，盆盘碟碗，一只玻璃杯里插着的两朵枯萎的玫瑰，一个烟斗。地上有卷着的画布，靠墙放着。

那个英国人光着上身，紧闭着嘴，使劲用鼻子吸气，象刚刚跑过似的。

"不容易……"他小声说着，连头也没有回。

他那北欧人的白皙上身闪着亮晶晶的汗珠，细腻的皮肤底下，肌肉在跳动。胸廓下面瘦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黑坑。他穿的旧长裤，布都磨薄了，过于紧张专注，小腿的肌腱都在抖动。

"一丝烟叶都没有了，"他小声叹息道。

雅克来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来三支香烟，画家一开始画画儿，就一支接一支地大口抽完了。从昨天晚上起，画家就肌肠辘辘，很不好受，不过，他早就饿惯了。"额头多亮啊！"他想着。"白颜料会不会不够？"他向地上那管铅白看了一眼，管子已经挤得又扁又平，象一段铅皮。他已经欠卖颜料的葛兰一百来法郎了。幸亏从前是无政府主义者、最近又改信社会主义的葛兰是个好同志。

帕特逊眼睛盯着画布，做了个鬼脸儿，好象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举起画笔，在空中画了个阿拉伯式的花纹，蓝色的眼睛忽然转向雅克，对准这位同伴的额头，看了几眼，目光急切，倒象只偷食的喜鹊。

"他那样看我，就跟看果盘里的苹果似的，"雅克觉得有趣，心想。"要不是我必须写完这篇文章……"

当初，帕特逊怯生生地提议给雅克画像，雅克真不敢拒绝。几个月以来，这位画家穷得雇不起模特儿，又不能二十四个小时让画笔闲放着，就把他的才能用来画些讨人喜欢的静物。可是他本来说："顶多画四五次就行……"而今天，星期日，已经画了九天了。雅克强忍着不耐烦的心情，只好每天将近中午时分，照老规矩跑到老城，摆好姿势，不满两个钟头休想罢休！

帕特逊很兴奋，在调色板上把画笔抹来抹去，调了一会儿，屈下膝弯，就象跳水员试验跳板的弹力，一动不动地瞪着眼睛看雅克。突然，他伸直胳臂，好似击剑手似的向前冲刺，对准画布

上某一个点，戳上去，点出一个亮点，只点一下。然后，他又退到墙边，眯起眼睛，把头摆来摆去端详着，喘着粗气，活象一只生了气的猫。接着，他把脸转向那受刑的人，终于微笑着说：

“你这眉毛，这额角，一直长到额头的头发，可真有力量！亲爱的，不容易……”

他把调色板和画笔都搁在洗碗槽上，一个大转身，直挺挺地躺倒在一个草垫子上：

“今天上午这就够了！”

雅克解放了，长吁出一口气：

“我可以看看吗？……啊！你今天画得不少！”

这是雅克坐着的大半身画像，直到膝盖，左肩后仰，右肩、右臂和右肘弯有力地倾向前方，筋骨健壮的一只手摊开，放在腿上，在画布下方，形成一个生动的亮斑。头部虽然扬起，承着光亮，但稍稍偏向左肩，象是被额头和一大堆头发拉过去似的。光线从左面射过来，半个脸在阴影中，但是，因为头稍稍有些偏，整个的前额就都在亮处了。一缕深色的头发，反射着棕红色的光线，从左向右横过去，衬托得皮肤更加明亮。帕特逊特别画了头发的特点：长得很低，乱草似的，又硬又密。坚强的下颚贴着敞开的白领子。一道愁苦的纹使脸相变得粗犷，严峻，使那大嘴和轮廓不甚突出的嘴唇显出高贵的特色。在紧蹙的双眉底下，深陷在阴暗对比中的目光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坦率和坚毅，但神色间似乎过于泼辣，毫无顾忌。这一点并不象雅克，帕特逊刚才也看出来了。不过，总的来说，他很好地表现了从额头、肩膀和颌骨中发出的强大的力量。但是，他未能捕捉到从顾视流盼中时时浮现出来的沉思、忧伤和果敢的神情，所以很失望。

“你明天还来，行吗？”

"要来就来吧！"雅克说，然而毫不起劲。

帕特逊站起身，去搜索在床上方挂着的一件雨衣口袋。他爽朗地大笑，说道：

"米托尔格存有戒心了：他口袋里再也不放烟。"

帕特逊只要一笑，就露出五六年前他这顽皮孩子大概具有的模样。那时候，他跟清教徒的家庭断绝了关系，从牛津逃出来，到瑞士生活。

"真遗憾，"他幽默地小声说，"为了让你过星期日，我本来想敬你一支烟的，亲爱的……"

他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吸烟，可以不吸烟，但不能没有绘画颜料。不过，无论是颜料，烟草，还是食物，他都没有长久缺少过。

在日内瓦，有一大群没有经济来源的青年革命者，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当时存在的一些组织。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反正他们活着。有一些象雅克这样有幸运的知识分子，为报刊撰稿。还有一些从世界各地来的专业工人，如排字工，绘图工，钟表匠，好歹有办法混饭吃，随时都可以周济失业的同志。这些人大多数没有固定职业，他们碰上什么就干什么，往往工作下贱，报酬菲薄，口袋里挣得几个钱之后，马上就丢开不干了。在这些人中间，有很多衣衫褴褛的大学生，他们靠教课，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或在实验室打零工糊口。好在他们并不同时穷得精光，只要有一个人囊中充实，就能给那些当天一文莫名，浪荡街头的同伙几片面包、一点猪肉食品、一杯热咖啡和一包香烟。互相帮助是自然而然的事。已经习惯了一天只吃一顿，吃什么都行。反正他们年轻，况且过着集体生活，同样好奇，同样自信，有同样的社会热情，怀有同样的希望。有些人象帕特逊这样，开玩笑说：空着

肚子，很不好受，但是，这能使脑子飘飘然，很有益处。这并不完全是句俏皮话。菲薄的饮食使他们精神极为兴奋活跃，所以才在街心花园，在咖啡店，在他们那带家具租来的房间里没早没晚地举行秘密会议。尤其是在总部所在地，会议更多。他们在那里交换由国外革命者带来的新闻，交流经验，探讨他们的看法。大家在一起，抱着同样的狂热为建立未来的社会而工作。

雅克站在刮胡子用的镜子前，整理领子和领带。

"你不用忙，亲爱的……你这么急着到哪儿去呢？"帕特逊小声说。

他半裸着身子躺在床上，两臂摊开着。他手腕细弱，象个少女，手却是男人的。髁骨很细，长着纯粹英国式的脚，头很小，灰黄色的头发被汗水粘在一起，在玻璃窗下，发出暗暗的朱红色的光。眼睛太亮了，反倒显不出生动的表情，目光中天真无邪的神情总与苦恼相冲突。

"我本来想跟你说好多事情的，"他懒洋洋地说道。"首先，昨天晚上你离开总部太早了……"

"因为我太累……他们总说些车轱辘话，翻来复去总是那么几句……"

"也是……不过，讨论到最后，确实使人兴奋起来，亲爱的……我真为你惋惜。'飞行家'最后回答了布瓦索尼斯的问题。嘿，只有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怎么说呢？——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声调里泄露出他暗中的反感。雅克已经有好多次发现，这个英国人对大家称呼飞行家的梅奈斯泰勒又赞许又憎恨。在这一点上，他还从来没有向画家表明过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对梅奈斯泰勒很有好感，不单单把他当作朋友来爱，还把他当做大师

来尊敬。

他迅速转过身来：

“哪儿句话？他说什么了？”

帕特逊没有马上回答，他异样地微笑着，端详着天花板。

“到最后，忽然……好多人象你一样，都走了……他让布瓦索尼斯讲话，你知道，他脸上带着那种并不听的样子……忽然，他向总是坐在他脚下的阿尔弗利达弯下身来，不看任何人，只顾说话，说得很快……你等等，让我好好想一想……他说的大概是这样：‘尼采，他取消了上帝的概念，代之以人的概念。这倒不算什么，这还只是第一步，而无神论，现在应该再向前发展，应该把人的概念也取消。’”

“那又怎样呢？”雅克微微耸耸肩，问道。

“等一等……于是，布瓦索尼斯就问他：‘用什么来代替呢？’飞行家就微笑了，你知道，他的那副模样，笑得很可怕……他大声说道：‘乌有！’”

雅克也微笑起来，免得再回答什么。天很热，坐着让人画像也累得很，还急于回去工作，尤其不想跟这位老好人帕特逊空谈，他收住笑容，只说：

“帕特，他很高尚，没说的。”

英国人用手肘支起身子，直看着雅克的脸说：

“乌有！但是，乌有也还是个东西吧……纯粹莫明其妙！……你不这样想吗？①”

因为雅克不做声，他就又在床上躺下了。

“这个飞行家以前过的是什么生活，亲爱的？我总在考虑这

① 这两句原文为英文。

个问题。他变得这样……这样枯竭，我想一定是经历过艰难困苦，呼吸过有毒的空气……”他又向雅克转过身来，连口气都没有改变，就接下去说，“你告诉我，蒂博，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他们俩你都认识，你认为，阿尔弗利达跟她的飞行家在一起，觉得满意吗？”

雅克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整个来看，这个问题并非很不近情理，不过相当微妙，不便回答。出于模模糊糊的本能，雅克感到，最好不要跟英国人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冒险试探。他赶紧系好领带，耸耸肩，谨慎地避而不答。

不过，帕特逊似乎并没有因这沉默而生气，他重新伸直了身体，问道：

“你今天晚上去听雅诺特的讲座吗？”雅克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转换话题：

“还不一定……我要先给《明灯报》赶写一篇文章……如果写得完，大概六点到总部去。”他戴上了帽子。“也许，今天晚上见吧，帕特！”

“关于阿尔弗利达的事，你还没有回答我呢，”这时，帕特逊坐起来，说道。

雅克已经打开了门，又回过身来说：

“我不知道，”他很难察觉地犹豫了一下，又说。“她怎么会不高兴呢？”

二

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日内瓦全城还没有把星期日的午饭吃完。太阳直射着福尔堡广场，建筑物脚下的影子微微发紫，缩成

一条窄带。

雅克斜穿过不见人影的广场。只有饮水龙头汩汩的水声扰乱寂静。他低着头，快步急行。太阳照着后脖颈，柏油路的反光照得他眼睛发花。日内瓦夏天里的热气，灼热烤人，但有益于健康，从来不又潮又闷，也不常酷热难忍，雅克并不特别害怕，但是，这次看见狭窄的拉封丹街棚铺一带有一点阴凉，他还是感到惊喜快意。

他考虑着手头的文章。这一篇评论，篇幅不大，论述弗利茨的近著，是为瑞士《明灯报》书刊栏撰写的。已经写出三分之二，但开始部分必须全部重写，也许要引述拉马丁①的一段话作为引子。前天晚上他在图书馆把这一段抄录下来了：

“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仇恨、偏见和粗俗的憎恶组成。政府热衷于分裂人民，使人民变得愚昧无知，他们培养了这种感情来彼此攻击……另一种爱国主义相反，包含着各族人民共同具有的真理和权利……”这种思想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也高尚大度，但是，表达形式……他微笑着想道：“嘿，也许只是四八年那种空话而已②……但是，这不是很近似我们的语言吗？……当然也有例外，”他马上想道。“例如，这完全不是飞行家的语言……”想到梅奈斯泰勒，他立刻联想到帕特提的那个问题。阿尔弗利达高兴不高兴呢？他不敢回答是，也不敢回答不是。女人……女人的事谁能说得准呢？……他又回忆起与索菲亚·卡麦尔辛的那段经历。离开洛桑，离开卡麦尔辛老爹的公寓之后，他很少想起过她。最初，她为他到日内瓦来了好多次，

---

① 拉马丁，法国十九世纪诗人，历史学家。

② 指1848年二月革命时有关各个社会问题及社会革命的论点，主要是指的一些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1914年的雅克将这些东西看作“空话”。

以后才不来看望了。然而，雅克接待她的时候，总是高高兴兴的。也许她终于明白过来，雅克对她不那么恋恋了吧？他稍稍有点遗憾……真是个奇怪的女人……至今，他还没有人代替她。

他加快了脚步，得走到罗纳河岸。他住在河对面，格莱努广场。这是个贫穷的地区，全是些狭小的胡同和简陋的房屋。广场中间有个公共便池。寰球公寓——一座四层楼的房子就在广场角上。斑斑点点的门面隐在暗处，很不显眼。低矮的大门上端挂着一个玻璃地球仪，晚上亮起来，作为招牌。跟本街区其他的旅馆不一样，寰球公寓不租房给妓女住。这店是两个单身汉韦尔塞利尼兄弟开设的。两兄弟加入社会党已经几年了。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都租给革命的活动分子。这些人只在能付得起房租时，才付少量房钱。韦尔塞利尼兄弟从来没有因为房客没有钱就把他们轰出门去，可是有过把形迹可疑的人赶出门去的事。因为抗命者的渊薮吸引着好人，也同样吸引坏人。

雅克的房间在公寓的最高一层。房间狭小，但很干净。糟糕的是只有一扇窗，朝楼梯口开着，从楼梯间传过来的种种声音、气味毫无顾忌地充塞整个房间。要想安安静静工作，必须把窗子关上，打开吊灯。房里家具还够用，一张窄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边有个洗脸池。桌子很小，上面总堆满了东西。雅克写文章的时候通常坐在床上，膝盖上放一册地图集，当书桌用。

他工作了半小时，有人在门上间歇敲了三下。

"进来！"他说。

房门微微推开，露出来一个头发蓬松的娃娃脸，这是患了白化病的矮个子范希德。他去年跟雅克同时离开洛桑到日内瓦来，也住在寰球公寓。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博蒂。”虽然自从父亲死后，雅克在文章上总署真名，但范希德和其他一些人仍旧用他以前用过的笔名来称呼雅克。

“我在朗多尔咖啡店看到了莫尼埃，飞行家叫他告诉您两件事：第一件，飞行家要见您，五点钟以前在家等您；第二件是这个星期的《明灯报》不登您的文章，今晚您用不着交出来了。”

雅克把两只手放在面前散乱的纸张上，头靠着墙。

“好事！”他松了一口气，说。但他马上想到：“二十五个法郎这个星期拿不到了……”他手头的钱已经不多了。

范希德微笑着走到床边说：

“进行得不顺利？您的文章是写什么的？”

“关于弗利茨的书《国际主义》。”

“怎么样？”

“其实，你看，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想……”

“关于这本书吗？”

“关于这本书……关于国际主义。”

范希德额头上那几乎看不清的眉毛皱了起来。

“弗利茨是个宗派主义者，”雅克又说。“另外，我觉得他混淆了许多意义非常不同的东西，例如，民族的概念、国家的概念以及祖国的概念，因此，我才觉得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他说的话表面上很有道理。”

范希德听着，眼睛眯起。没有颜色的睫毛遮蔽着他的目光，努起嘴，嘴角挂下来。他退到桌子旁边，把卷宗、梳洗用具和书稍稍推开，坐了下来。

雅克继续用犹疑的口气说下去：

“对于弗利茨和象他这类的人来说，国际主义的理想首先就

意味着取消祖国这个概念。有必要吗？难道这是必不可免的吗？……不要这么肯定！”

范希德举起他那玩偶似的小手说道：

“无论如何，得取消爱国主义！在国家这样狭小的范围里，怎么能想象进行革命呢？革命，真正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的事业！应该由世界各国大多数工人在各地同时进行。”

“对，不过你看，你自己就把爱国主义同祖国概念区分开了。”

范希德固执地摇着他那小脑袋，头上顶着一丛几乎是全白的鬈发。

“这本是一码事，博蒂。您看看十九世纪的情况，那时，到处鼓吹爱国主义，宣扬对祖国的感情，这种感情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原则，在人民中间散布仇恨，酝酿新的战争！”

“我同意，然而，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在每个国家歪曲了祖国的概念。他们用一种具有侵略性的、狂热的崇拜，取代了那种对人无害的、合情合理的感情上的依恋。对，毫无疑问，应该谴责这种民族主义。然而，象弗利茨那样，也同时抛弃对祖国的感情，难道是应该的吗？对祖国的感情是一种真实的人之常情，可以说是出自生理和肉体的感情。”

“对！但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首先就应该斩断一切羁绊，连根铲除……”

“注意，”雅克打断他的话，“你想到革命者，你所向往的那种典型革命者，你却没有看到人，一般的人，为自然、真实、生活所塑造出的那样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说的感情方面的爱国主义，难道真能取消吗？我就不敢肯定。这样作是白费力气：爱

国主义是从风土人情来的，有其血统上的素质，有其种族特性。它珍视风俗习惯，珍视造就了它的那种文明的特殊形式。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祖国的问题也许归根到底只是个语言的问题！不论住在哪儿，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总是用他本国的词汇和句法在思维……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吧！我们在日内瓦的朋友，所有这些自愿流亡国外，自以为甘心抛弃故土，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主义居留地的人们，你看看他们，他们出于本能，互相寻觅，结合，聚集成了意大利的、奥地利的或是俄罗斯的小集体……分成当地的、手足同胞的、爱国主义的小集体。你自己，范希德，跟你们那些比利时人……"

这个患白化病的人颤抖起来，夜鸟似的瞳仁盯着雅克，发出责备的光芒，然后又消失在丝缕似的睫毛后面。他面貌的丑陋更加重了举止的谦逊。然而，他却以默不作声来保护他的信念，比思想更为坚决的信念。虽然貌似怯弱，这信念却出奇地根深蒂固。任何人，甚至雅克和飞行员都不能真正影响范希德。

"不，不，"雅克又说，"一个人可以离开故国，但不能没有祖国。而这种爱国主义同我们的国际主义革命理想之间，并没有任何根本不相容的地方！……所以，我怀疑，象弗利茨那样，攻击人类本性固有的这种因素，代表着力量的这种因素，是不是太不慎重。我甚至要问，使明天的人丧失这种因素会不会是有害的。"他稍停了一会儿，接着，改变了声调，迟迟疑疑，仿佛充满顾虑："我虽然这么想，却不敢这么写，特别是在这只有几页的一篇文章中。得写一本书才说得清楚，免得发生误会。"又停了一忽儿，他忽然说道："不过，我也不会去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没有任何把握！谁能说得准呢？没有祖国的人也

不是不可想象的。人很能适应，也许最终会习惯于割弃祖国……”

范希德从桌旁站起来，本能地向雅克迈了一步，在他那嗜子似的脸上，浮出天使般愉快的表情。

“人类会在舍弃之中找到补偿的！”

雅克微笑了，他喜欢矮个子范希德，就是因为范希德有这样的热情。

“现在，我走了，”患白化病的人说。

雅克还在微笑，他看着范希德一蹦一跳地走到门口，点头告别，悄悄地离开了屋子。

虽然雅克用不着把文章赶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却劲头十足地又写起来。

他一直写到听见走廊里打了四点。梅奈斯泰勒在等他。他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刚站起身，他就发觉自己饿了。可是他在城里没有充裕的时间停留。抽屉里还有两袋巧克力粉，可以用热水马上冲开。正好，他的酒精灯昨天晚上刚灌满。当他洗脸洗手的时候，小锅里的水就开了。他喝了一碗滚烫的巧克力，就匆匆忙忙出了门。

三

梅奈斯泰勒住在卡鲁日区，离格莱努广场很远。这里曾经住过许多革命者，主要是逃亡的俄国人。这是个没有什么特色的郊区，座落在阿尔弗河岸，布兰巴莱开阔地的那一边。需要地皮的承包商、卖木头的、卖煤的、铁匠、车匠、地板匠和装饰工都

在这儿盖起了作坊，沿着宽阔空旷的街道，他们的工棚就夹杂在孤零零的老房子、破败的花园、分段出售的地皮中间。

飞行家住的公寓在查理—巴热沿河路和卡鲁日街交叉的拐角上，就在通往新桥的路口。那是一长条四层楼平顶黄色的简陋楼房，没有阳台，但是，在夏日的阳光下，意大利灰泥的色调十分悦目。一群群海鸥在窗前掠过，又飞到阿尔弗河滩上嬉戏。阿尔弗河水急遽流过，水倒不深，象一般湍流一样，把泡沫漫过平齐水面的岩石河岸。

梅奈斯泰勒和阿尔弗利达住在走廊的尽头，一套两间，中间隔着一道很窄的入口。一间房小一点，用来作厨房，另一间作卧室兼工作间。

百叶窗都关着，在阳光照耀的窗子旁边，梅奈斯泰勒伏在一张小小的轻便桌子上，一边工作，一边等着雅克到来。他的字迹细小，狂乱，尽是缩写字，他正在一叠薄纸上作简注。阿尔弗利达负责辨识这些简注，然后用一架旧打字机打出来。

这时候，房间里只有飞行员一个人，阿尔弗利达刚离开她通常坐的那张椅子，那是一张矮椅子，紧挨着梅奈斯泰勒的椅子放着。阿尔弗利达趁她主人工作暂停的当儿，到厨房去拧开水龙头，装满一瓶清水。煤气灶上，文火煮着糖渍桃子，发出酸溜溜的味儿，在热气里飘浮。他们俩的吃食，几乎只限于奶品、蔬菜和煮水果。

“弗利达！”

她把手里拿着的咖啡过滤器洗完，放在那里沥水，然后赶快擦手。

“弗利达！”

“来了……”

她赶忙回到他身边，又在矮椅子上坐下来。

“你上哪儿去了，小姑娘?”梅奈斯泰勒一面低声问着，一面用手抚摸她那低垂的棕色的脖颈。这个问题并不要求回答，只不过用梦幻般的声音问一问，并没有中断工作。

她仰着脸儿微笑着，目光热烈、忠实而又安详。睁得很大的两只眼睛显出要看见一切、了解一切、爱一切的愿望，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追根问底和好奇的光辉。她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静观和等待的。只要梅奈斯泰勒自言自语(他经常这样)，她就转过脸去向着他，好象在用眼睛听着。有时他的思想十分微妙，她就睒睒眼睛表示赞同。有这样一个极其亲近、沉默寡言而又总是很专心的人在眼前，就是梅奈斯泰勒所需要的一切，只不过，如今他的这种需要，已经象活着就需要空气一样了。

她只有二十二岁，比他小十五岁。谁也没法说清楚他们俩是怎样相遇的，不知道在表面共同生活底下，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联系起来。去年，他们一起到日内瓦来。梅奈斯泰勒是瑞士人，她呢？大家都知道她是南美血统，虽然她从来不提到她的家，也不提她的童年。

梅奈斯泰勒继续振笔疾书。纤秀的脸，下巴底下留着短短尖尖的黑胡子，更显得瘦长。头向前俯着，窄窄的前额好象压在太阳穴上似的，突出在光线之中。他的左手还抚摸着阿尔弗利达的脖子。那年轻女人一动不动，弯着脊背，任他抚摸，她象一只蜷伏不动，微微颤抖的小猫。

梅奈斯泰勒的手并没有挪动位置，停笔不写了，茫然凝望着，摇摇头说：

“丹东曾说：‘我们要把下面的翻到上面，把上面的翻到下面去。’小姑娘，这只是政客的语言，不是革命的社会党人的语

言。路易·勃朗[①]、普鲁东[②]、傅立叶[③]、马克思都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

她转过眼去看他，但他并不看她，他抬头看了看从百叶窗缝里透过一丝阳光的窗口，脸上毫无表情。他的面容端正，但奇怪的是毫无生气，并非病容，但是肤色灰白，好象皮肤下面的血都褪了颜色。在齐根剪短的黑胡髭底下，嘴唇竟与脸上的皮肤一样白。他所有的活力似乎都集中在两只眼睛里。眼睛很小，距离又近，显得有些奇怪。眼珠很黑，占满了上下眼睑之间的空隙，几乎没有给眼白留下一点地方。锐利的眼光几乎使人难以承受，然而，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热情。这种毫无感情色彩、只是警觉的目光，仿佛总是紧张到了注意力的极限，完全不象人的眼睛了；它能够制服别人，也能够激怒别人，使人联想起某些野兽、某些猿猴那神秘粗野的锐利眼光。

“……个人主义思想的三段论，”他一口气也不歇地嘟哝，仿佛要把心里的想法说完似的。

他的嗓音平板无力，又总说些晦涩难懂的短句，说出来话气息很弱，却又没有穷尽。“个人主义思想的三段论”这样一连串滑动的声音，他一口气说了出来，却又把每个音节断开，就好象一个小提琴手的精湛技艺，一弓拉出了一串十六分音符似的。

“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继续说道。“颠倒阶级秩序，这只不过是以一种恶代替另一种恶，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现存的一切阶级都在受苦。利润制度，残酷的竞争，激

---

①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② 普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宣扬无政府主义。

③ 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怒的个人主义，这些也在奴役着雇主，只是他们不理解罢了。”有两次，他轻轻咳嗽，摸摸胸口，然后又很快地说下去，“通过新的劳动组织，将一切健康因素，不加任何区别地广泛融为一体，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小姑娘……”

他又写了起来。

梅奈斯泰勒的名字是与开创航空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是飞机驾驶员，又是机械工程师。瑞士航空公司在苏黎世建立工厂时，他是第一批受招聘的。直到现在还使用的许多设备，都冠以他的名字。那时候，他接二连三地试验飞越阿尔卑斯山，引起广大公众的注意。可是在一次事故中伤了腿，使他从苏黎世到都灵的飞行没有成功。(这次飞行中，他差一点送了命。)从此以后，他不再驾驶飞机了。后来，瑞士航空公司爆发了罢工。罢工过程中，他断然脱离了技术办公室，参加了工人运动。接着，他突然离开了瑞士。后来怎样了？那几年莫非是在东欧过的？他非常熟悉俄国问题。他有过多次机会表现出，他能够对付斯拉夫各种语言，同时也了解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情况。他肯定与欧洲各国大多数有影响的革命家有个人交往，甚至与其中不少人保持通信。但是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抱着什么意图与这些人接近起来的？他谈起这些革命家来，口气总是既确定又含胡，使人莫明其妙，所谈的总是不相干的事，好象只是给某种一般性的辩论补充一些情况。当他提起他仿佛听说过的典型的话，或是他似乎目睹的事件时，从来不肯说明他与这事的关系。他提出的事情总是次要的。而且，每逢涉及事实，学说，人物，那口气就很严肃，引经据典；但一触及他自己，就闪烁其词，甚至开个玩笑。

尽管如此，他还是使人觉得，凡是发生了什么事的地方，他都在场，至少，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某日某地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且对那件事有特殊的看法，可以作出出人意料而又不容辩驳的结论。

他为什么到日内瓦来呢？有一天他曾说过："为求安静。"最初几个月，他不与任何人来往，躲开外国流亡者，也避开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天天跟阿尔弗利达待在图书馆里，读大革命时期空论家的书籍，作评注。好象除了完善他的政治理论修养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后来有一天，一位日内瓦的青年活动分子，里查德利，终于把他领到总部去，每天晚上那里都聚集着瑞士的或外国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者。这个地方使他喜欢吗？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是第二天，他自己又来了。不久，他那坚强的个性取得了大家的敬重。在这一群暂时不得不无所事事，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中间，他却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永不失误的见识，而且他的见识好象都是经验的结晶，而不是从阅读或抄袭中得来的。他那种本能就善于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具体的东西，总是企图给革命思想加上实际目的。他还有一种本领，能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迅速找出本质的东西，用使人折服的几个公式加以概括。这些，都使他对所有的人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几个月的工夫，他就成了这群人的核心和灵魂，某些人也许会说就是"领袖"。他每天必到，但没有揭开包着他自己的那团迷雾，这是因为他有意保持一段距离，保存力量，"准备出击"。

"到这里来，"阿尔弗利达说着，把雅克让进了厨房，"他在工作。"

雅克擦擦额头。

"你想喝水吗?"她指着碗槽里用冷水冲着的凉水瓶说。

"当然。"

杯子一倒满,马上罩上一层雾气。她站在他面前,手里端着凉水瓶,态度谦和殷勤,这是她的习惯。她的脸没有光泽,微微搽着些粉,鼻子扁平,稚气的嘴鼓着,抿嘴的时候,就象一颗熟透的草莓,眼角微微向太阳穴挑起,又硬又亮的黑发遮住前额,直搭到眉毛上,模样很象在欧洲制造的日本玩偶。雅克想道:"大概是因为她穿着蓝色和服式宽袖睡衣的缘故。"他喝着水,帕特提的问题又回到脑际:"阿尔弗利达跟她的飞行家在一起,觉得满意吗?"他不能不承认并不了解她,虽然他只要与梅奈斯泰勒谈话,她总是在一旁坐着。他习惯于不大把她当作个活人看待,只把她看作家里的一个小摆设——说得更确切些,是梅奈斯泰勒身上的一个附属品。他单独与阿尔弗利达在一起时,第一次微微有些发窘。

"再来一杯?"

"好吧!"

刚才喝巧克力,使他有些渴。他想到自己还没有吃中饭,觉得在饮食方面太马虎。忽然他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我把酒精灯熄灭了吗?"他极力回想,怎么也记不清楚了。

从隔板那边传来飞行家的声音:

"弗利达!"

"来了……"

她笑了笑,调皮地,串通一气似的向雅克睐睐眼,仿佛是说:"我跟一个多么任性的大孩子在一起呀!"

"来吧!"她说。

梅奈斯泰勒站起身来,背着光靠窗站着,他刚把百叶窗打开

了一点。一道阳光射进了屋子，照亮了低矮的大床，光秃秃的墙壁，桌子上除了钢笔和一叠纸之外，什么都没有。

梅奈斯泰勒穿着灰棉布睡衣站着，身材显得高大，身段细长，上身狭窄，肩膀却象有些下垂。他向雅克伸出手来，锐利的目光直视着雅克的双眼。

"我打搅你了，不过，在这里比开会的地方清静……喂，小姑娘，给你的工作。"

他说着，递给阿尔弗利达一本书，里面夹着书签。

她乖乖地搬过打字机来，蹲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开始打字。

梅奈斯泰勒和雅克坐在桌子旁边。飞行家的面容显出了不安。他往椅背上一靠，把腿伸直。（那次事故使他的右腿膝盖僵硬，有时候，走路微微有些跛。）

"有件讨厌的事，"作为开场白，他说。"有人给我来信。好象是我们应该提防两个人，第一个是吉特伯格。"

"吉特伯格！"雅克喊了出来。

"第二个是托布莱。"

雅克沉默了。

"你吃惊吗？"

"吉特伯格？"雅克重复一句。

"信在这儿，"梅奈斯泰勒继续说着，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你看吧！"

"是呀，"雅克沉着地看完了信，小声说了一声。信中是一大篇冷冰冰的控告，没有署名。

"你知道吉特伯格和托布莱在克罗地亚运动[1]中所占的地

---

[1] 这里指的是克罗地亚反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

位。他们就要到维也纳参加代表大会，因此，重要的是弄清楚对他们能信任到什么程度。事关重大，在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不想惊动任何人。”

“是呀，”雅克又说了一句。他差一点追问：“那你打算怎么办？”但是他忍住了。虽然他跟梅奈斯泰勒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同志情谊，但也本能地保持着一段距离。

梅奈斯泰勒好象看出了雅克要提什么问题，说道：

“第一点……”（他很注意把话说明白，甚至发展成了一种毛病，一开口往往清楚明白斩钉截铁地先说个“第一点”，接下去却不一定有“第二点”。）“第一点，为了可靠起见，只有一个办法，去实地调查。到维也纳，悄悄地进行调查，由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去。这个人最好是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不过，”他继续说，盯着雅克，“得是一个可靠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判断力能够提出保证。”

“是呀！”雅克说着，有些感到意外，同时，又隐隐觉得得意。他又马上相当高兴地想道：“画不成像了……帕特活该倒霉。”然后，忽而他又想起他的酒精灯。

静默了一会儿。这时候，只听得打字机在滴滴打打地响，还有远处洗碗槽上轻轻的流水声。

“你同意？”梅奈斯泰勒问道。

雅克略一点头表示同意。

“两天之后就得动身，”梅奈斯泰勒说。“先去搜集材料。在维也纳待的时间看情况的需要，必要的话，就两星期。”

阿尔弗利达抬头看了雅克一会儿，雅克默不作声，又把头低了下去，接着，她继续工作。

梅奈斯泰勒继续说道：

“在维也纳，有霍斯梅尔帮助你。”

他不说了，有人在敲大门。

“去看看，小姑娘……如果托布莱真的得了钱，”他转过身对雅克说，“霍斯梅尔会知道的。”

霍斯梅尔是梅奈斯泰勒的朋友，是奥地利人，住在维也纳。雅克去年在洛桑见过他。那时，霍斯梅尔到洛桑住了几天。那次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第一次跟这种公然无忌的机会主义革命者接触。这种人，只有最后目的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则在所不计，可以随时披上任何临时的外衣，并不以为耻，只要这种妥协哪怕对革命事业只有一点好处就行。

阿尔弗利达回来说：

“是米托尔格。”

梅奈斯泰勒转身对雅克低声说：

“一会儿我们到会场上再说……”接着提高声音：“进来，米托尔格。”

米托尔格的眉毛弯得象圆弧，戴着一副溜圆的大眼镜，这样，他的模样总象是慌慌张张似的。脸胖乎乎，线条很软，有些浮肿，好象是个梦游的人，没有睡足觉。

梅奈斯泰勒站了起来。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米托尔格？”

米托尔格的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先看看飞行家和雅克，又看看阿尔弗利达。

“是因为雅诺特刚到支部来，”他解释道。

“不对，”雅克想道，“我不敢肯定灯芯是吹灭了。我倒了一碗巧克力之后，很可能又把小锅放到酒精灯上了，没有把它吹

灭……我喝了那碗巧克力，就出了门……当时，灯芯恐怕还是燃着的！……"他瞪着眼，默不作声。

"雅诺特今晚讲演之前很想见见您，"米托尔格继续说道。"可是，他路上累了……也受不住热……"

"头发太密……"阿尔弗利达小声说。

"所以他去睡一会儿……可是，他要我来问候您。"

"好极了，好极了……"梅奈斯泰勒用完全出人意料的尖嗓门说。"我的小米托尔格，我们说不出地瞧不起这个雅诺特……对吗，小姑娘？……"他一面说，一面把手臂放在阿尔弗利达那丰满的肩膀上，他的手抚摸着年轻女人的头发。

"你认识他吗？"阿尔弗利达调皮地向雅克瞅了一眼，问道。

雅克根本没有听，他还枉然地在记忆中搜索，想记起什么确实的细节，能使他放下心来。他觉得确实是把锅放到地上了，那么，大概也吹灭了灯，盖上了灯罩？然而……

"他一头乱发，象一只白了毛的老狮子，"阿尔弗利达笑着说。"这位反教权主义战士却让自己的头发长得象主教座堂的管风琴师。"

"啧！小姑娘……"梅奈斯泰勒温厚地斥责她。

米托尔格局促不安，苦笑着。他那竖起的头发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他很快就要发火了。况且，他也经常发脾气。

米托尔格是奥地利人。原来在萨尔斯堡学药剂学。五年以前，为了逃避兵役，离开了那里，住到瑞士来。起初在洛桑，后来到了日内瓦。他在日内瓦完成了专业学习，就在一家实验室里定期工作，每星期干四天。不过，他对社会学比对化学更有兴趣。他的记忆力非凡，什么书都读，都记得住，都有条不紊地装

在他那个方方正正的脑袋里①。别人请教他就象翻阅教科书。他的同志们，尤其是梅奈斯泰勒，在这方面屡试不爽。他是一个鼓吹暴力的理论家。总之，人很敏感，爱动感情，胆怯而又阴郁。

他若无其事地接下去说："这个雅诺特，他差不多在各处都发表过演说。他对欧洲的情况很熟悉。他从米兰来，在奥地利还跟托洛茨基待了两天。他讲的都很有趣。我们有个计划，等他作了报告之后，把他带到朗多尔咖啡馆去，让他说点什么。你们来吗？"他看看梅奈斯泰勒，又看看阿尔弗利达。然后，他转身对雅克说："你呢？"

"去朗多尔咖啡馆，也许去吧，"雅克说，"可是他的讲话我不听！"他心里一直挂念酒精灯，神经很紧张。另外，虽然很久以前他就摆脱了宗教信仰，别人的反教权主义几乎总使他觉得恼火。"单是那个题目，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幼稚的挑衅：'上帝不存在的证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商品广告单似的绿纸。"还有他的纲领宣言！"雅克一面说，一面耸肩膀，又夸张地念道，"我愿向诸位推荐一个宇宙系统，它乞灵于灵性本原的假说因而完全无用……"

"嘲笑人家的文风那很容易，"米托尔格瞪着两眼，打断了他的话。（他一激动，唾液腺就大量分泌涎水，讲话的时候也就飞沫四溅。）"我同意那些东西，可能是很好的理性哲学，可是我并不认为反复说明就毫无用处。多少世纪以来，教士确实就是通过迷信来统治人的。没有宗教的话，人就不会那么长久地安于贫困了，他们早就会起来反抗，早已得到了自由！"

"可能吧，"雅克表示让步，把那个纲领揉成一团，象要孩子

---

① 法国人常常用方方正正的脑袋来善意地形容日耳曼人那种严密的科学头脑。

脾气似的从微微打开的百叶窗扔了出去。"很有可能，今晚他那种演说也会象在维也纳和米兰那样博得喝采……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几百个男女听众，就是需要了解，需要解脱，才不顾天气炎热，聚集在烟雾腾腾，令人窒息的地方，这真是令人感动。其实，他们坐在湖边欣赏夜景，观看繁星，岂不更好……要我花一晚上的时间去听这种玩意，我才不哩。我受不了！"

说最后一句话时，雅克的嗓音忽然软了下来。他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房间里火苗烧着了乱放在桌上的纸，烧着了窗帘。他的嗓子一下子堵住了。梅奈斯泰勒、阿尔弗利达，甚至不特别善于观察的米托尔格都吃了一惊，瞧着他。

"现在，再见吧，"雅克简短地说。

"你不跟我们一起到总部去吗？"梅奈斯泰勒问道。

雅克已经握住了门把手。

"我得先回去一趟，"他说一句。

一到卡鲁日街，他就跑了起来。看到潘巴莱广场上有辆有轨电车正要开动，雅克跳上了车后的平台。车到站，他就急不可待地跳下车，小跑步上了桥。

一直走出埃杜维街，看见了格莱努广场上那熟识的景物，那座便池，还有寰球公寓那安然无事的大门，才象中了魔法似的，惊慌情绪顿时消散。

"我多么蠢，"他心中暗想。

他这才想起他在灯芯上盖上了铜帽，当时甚至还把手指尖烫了一下，到现在大拇指还在痛。他看看自己的手指头，想寻找烫伤的痕迹。这时候，他的回忆清清楚楚，毫无疑问了，甚至不想爬到四楼去看个究竟。他回转身，又向罗纳河走去。

从桥上，看到整个的老城，十分和谐地一层层延伸开去。从倒映在水里的草木的底座，到圣彼得教堂的钟楼，衬着郁郁苍苍的阿尔卑斯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眼前。他心里重复道："真蠢！……"

事情的微不足道，与他心中引起的慌乱是这样不相称，他觉得真象谜一样不可解。他又想起来别的一些例子。这不是第一次被自己的幻觉捉弄。他自己想："遇到这样的场合，我怎么会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呢？我是多么奇怪，多么病态，不能克制不安的心情！何止是惴惴不安，简直是疑虑重重了……"

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迈着小步，不觉顺着这些熟悉的小巷向上走。这些小巷阴凉，清爽，时而出现一段平台，几级台阶，一直通到市区，两旁的古老房屋前面搭着棚铺。

他没有看路，信步走到加尔文街。这条街沿着全城的脊线伸展，庄严而凄惨，跟加尔文这个名字很相称①。没有店铺，沿街一色是庄严肃穆的灰色石墙。可以想见，在那高高的窗户后面，有些刻苦修行的人在生活，唤醒人们要过富裕的清教徒生活的思想。这条街的尽头，仿佛给这里的悲凉景色作个补偿似的，出现了阳光灿烂的圣彼得广场，四周的那些三角楣、廊柱和古老的椴树。

四

"今天是星期日，"雅克看到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拥挤着许

---

① 加尔文（1509－1564），法国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宗的创始者，曾在日内瓦建立新教教会。

多女人和孩子，心里想："星期日，已经是六月二十八日了……尽管到奥地利调查只要十天到半个月……代表大会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

正象所有的同志一样，在一九一四年的夏天，雅克也期待着定于八月二十三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各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党国际的重大问题作出许多决定。

对于飞行家刚交给他的任务，他并不是不高兴。他喜欢活动，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觉得合意而无需后悔。况且，走开几天，逃离那些无止无休的会议，避开与外界隔绝的争论，他并不感到遗憾。

在日内瓦，他不能不每天，或者几乎是每天都要来总部消磨整个晚上。有时候，他晚上进来一下，只是跟几个人握握手，就出去了。又有的时候，他在各个小组蹓过一遍之后，就跟梅奈斯泰勒躲到顶里面的一个房间去，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这样亲密相处的珍贵时刻，引起不少人的嫉妒，因为，那些多年以来过着战斗生活，进行过"革命行动"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比起他们来，飞行家竟然更喜欢跟雅克在一起。）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还是逗留在同志们中间。他一言不发，保持着一点距离，通常不介入争论。一旦他参加了讨论，就表现出宽阔的视野，愿意了解别人，愿意与别人和解，这种精神品质往往立即使讨论出现不寻常的形势。

在这种小小的国际性聚会里，也跟在其他类似的集会中一样，他往往发现有两种类型的革命者：宣教家和实干家。

他发自本性的同情，倾向于那些宣教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跟这些豪爽的神秘主义者在一起心情舒畅。这些人的反叛跟他有同样

的根源：天生对不平非常敏感。这些人都象他一样，梦想着在现今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在细微之处也许不同，而希望却是一样的：一个和平与博爱的新秩序。也象雅克一样——正因为这样，雅克感到与他们十分亲近——他们十分珍惜自己内心的高贵。有一种隐秘的本能，伟大崇高的意识，推动着他们超乎自己之上，作出比平时更好的成绩。归根结底，使他们归附于革命理想的，正如他一样，是因为在革命理想中找到了鼓舞自己生活的推动力量。唯其如此，这些宣教家不由自主地仍旧是个人主义者：虽然他们献出终生去争取集体事业的胜利，但是，在战斗和希望的使人陶醉的气氛中，他们不由自主地特别欣赏的，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自己有所作为的可能性增长了十倍，是把自己贡献给远非个人所能企及的宏伟事业，从而使自己的个性获得解放。

尽管雅克对那些理想主义者有所偏爱，但是还是不能不承认，这些人，仅仅任凭狂热的信念支配，尽管他们活动不已，也许只会徒劳无益。真正的酵素，使革命面团发酵的酵母，却是由少数人分泌出来的，那就是那些实干家。他们提出具体的要求，为现实的目标作着准备。他们的革命修养异常广博，而且不断充实新的因素。他们的狂热给自己规定了有限的、按照其重要性划分了次序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在革命的宣教家所激起的昂扬的意识形态气氛中，实干家代表着行动的信心。

雅克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归入哪一类。显然，他与宣教家的区别较小一些。但是，他的思想清楚，至少有清晰的分辨能力，天生倾向于既定的目标，对于局势、个人、各方面的关系又有正确的意识，这些品质是可能使他成为一个相当优秀的实干家的。谁能说得准呢？时机凑巧，甚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领袖。领

袖区别于常人的，不就是他们把宣教家那神秘的热情与实干家的政治素质集于一身吗？他接近过的少数革命领袖都具有这双重特点：一是才干（更正确地说，是观察现实的眼光，既广泛，又敏锐，能够在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中立即指明应如何行动，才能适应事态发展，调整事件的进程）；二是威望（是一种吸引力，使他们一下子就能直接控制住人，并且，好象也能控制事件本身及事实）。而雅克，既不缺少远见，也不是没有权威。他甚至天生能引起别人的好感，有能力驱遣别人，这是相当特殊的；如果说他从来没有试图发扬这些固有的特质，那是因为，除了极少的特殊情况之外，一想到要去影响别人的发展，左右人们的行动方式，他就本能地感到厌恶。

他时常考虑自己处在这群日内瓦人中间的奇特地位。而这种地位从集体的关系来看或者从个人的关系来看，是极不相同的。

从团体来看，他的态度通常是消极的。是说他没有什么影响吗？当然不是。也就是这一点使人最为惊奇。势所必然，他恰巧承担了某个职责，起着相当不讨人喜欢的作用：对于某些价值，对于某些人道主义的成就，对于某些艺术与生活的方式，他予以阐明，证明其合理，而他的看法却被周围所有的人叫做“资产阶级的”，而粗率地统统加以谴责。他，他不能——虽然他也象他的同志们一样，认为在文明的领域中，资产阶级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他却不能同意从体系上整个铲除他觉得自己被浸透了的资产阶级文化。他以一种非常法国式的、精神贵族的方式，为资产阶级文化中优秀的、永恒的东西辩护。这深深激怒了与他交谈的人。但是，有时候，即使不能使对方修改他们的观点，至少也迫使他们缓和了在裁决中的专断方式。这样一个

叛逆者投入他们的阵营，也许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暗自得意，因为他们知道从根本上说这个人已经皈依了他们自己的那种社会理想，而他出现于他们中间正是说明这个世界已经认可革命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他们就正在致力于砸碎这个世界。

从个人关系看——在促膝相对的时候，他个人的影响显出另外一种广度。最初，他引起过别人的一些疑虑，但紧接着，他就对——自然，是对那些优秀分子，有一种明显的、道德上的巨大影响。他表面上拘谨，对各个人的感情和方式不尽相同，然而他们都觉得雅克有一股人道的热力，熔化了他们的生硬，温暖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对待雅克并不象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一样：是同组的伙伴。他们对雅克的关系中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色彩，有什么迟疑，有什么顾虑都告诉雅克。有的晚上，他们甚至把内心中最隐蔽、对任何人都隐瞒着的东西也告诉他，比如他们自私的打算、毛病，作为人的缺点。在他身旁，他们更有自我意识，能重新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们向雅克求教，仿佛在内在生活方面，他已经掌握了他们自己很久以来就在为自己到处寻觅的真理。这样，他们自己虽然并未料到，却使雅克受了极大的拘束：他们对雅克这个人和他的话都添加了他自己并没有的含义，使他无时无刻不小心提防，保持沉默，注意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失望、犹豫和灰心；他们使雅克承担了一种责任，以至在他周围有了一个隔离带，无情地将他投入孤独之中。他为此有时痛苦到了绝望的地步。他自问：“这种名实不副的威望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他想起了安托万的口头禅：“我们是蒂博家的人……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不知为什么促使人尊重的东西……”但是，他立即逃脱了这骄傲的陷阱：唉！他对自己的弱点认识得太清楚了，不容许那种神秘的力量从他身上发挥出来。

五

总部谨慎地选在上城[1]中心，座落在古老的栅栏街，紧挨着一座大教堂。梅奈斯泰勒的亲近伙伴总把这个地方叫作会场。

从外面望去，这座房子似乎改变了用途。这是一栋在这体面的市区内还残存着的那种老式破旧房屋。正面有四层，涂着暗红色的灰泥，可是已经泛出硝粉，剥蚀龟裂了。窗子是上下拉动的，没有百叶窗，玻璃上一层灰尘，象是长久无人居住的公寓。房屋和街道之间有一个窄小的院子，四面围墙，里面尽是垃圾、破铜烂铁、断瓦残砖。在这一堆垃圾中，长出了一棵粗大的接骨木。门口的栅栏门已经没有了，在两个石柱之间，横悬着一块白铁皮，作为招牌，上面字迹尚存："铜匠作坊"。作坊早已迁走了，还留着这所房子堆放成品。

总部就隐蔽在这所没有人住的房子后面，在后院，占着一座两层的楼房，从街上看不见。穿过从前的作坊，经过一个拱顶的走道，才能走到那里。楼房的底层是从前放工具杂物的地方，由杂役莫尼埃住着。楼上有四间相连的屋子，由一条黑暗的走廊把房间连在一起。最里面的房子是一个狭小的单间，经阿尔弗利达安排，改为好象飞行家的私人办公室。另外三间相当宽敞，用来作会议室。每间房里排着十二把椅子、几条板凳、几张桌子。桌上摆着报章杂志，可以翻阅。在总部，不仅可以看到全欧的社会主义报纸，还有大多数不定期的革命刊物。这些刊物有时一连出版数期宣传文章，接着不得不停刊半年甚至两年，因

---

[1] 上城，指日内瓦旧城，地势较高。现在已无这种称呼。

为财源枯竭，或是编辑入狱了。

雅克一穿过拱顶走道进了后院，从二楼开着的窗里传出的争论声，就告诉他，今天会场里有人。

楼梯底下，有三个人正在热烈谈话，用的语言既非西班牙语，又非意大利语。这是三位世界语的信奉者。其中一位是洛桑的夏庞蒂埃教授，今天专来听雅诺特演说的。他领导一份在革命者中流传很广的刊物：《莱芒的世界语者》。他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宣传：国际社会最紧迫的需要就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采用世界语作为一切民族语言的共同辅助手段，将使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和物质交流更为方便。他喜欢以笛卡尔的无上权威作为依据，笛卡尔曾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明确地表达他的愿望："有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容易学、容易说、容易写，最重要的就是有助于判断……"

雅克跟那三个人握了手，走上楼去。

莫尼埃正四脚着地，爬在楼梯口，整理一套《前进报》。这人的职业是咖啡店的跑堂。说真的，虽然他一年四季无论何时都在赛璐珞的护胸上穿着一件中间瘪下去的背心，却不干跑堂的活，每个月他只在一家啤酒店干一星期的临时工，这就使他有足够的闲功夫，专门"投身革命"。他无论作什么，热情都一样高：打扫，跑腿，油印或整理期刊。

第一间房子的门朝楼梯大开着。只有阿尔弗利达和帕特逊在里面，站在窗口说话。雅克早已发觉：跟这个英国人在一起，这个年轻女人就自动抛弃了她那默默旁观的态度，仿佛在他身边才找回了自己的人格，而在别处也许是因为胆怯，她把这种人格隐藏了起来。阿尔弗利达还在胳臂底下挟着梅奈斯泰勒的公事包，手里拿着一个小册子，轻声给帕特逊读一段文章。帕特逊

嘴里叼着烟斗，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看着那低垂的脸，黑黑的头发，长睫毛掩到脸颊的阴影，暗色皮肤上异样的光辉，或许在想："把这肌肉画下来……"他们两人都没有看见雅克走过去。

第二间屋子里，尽是平素常来走动的人。布瓦索尼斯老头靠门坐着，肚子挺在大腿上。在他周围站着米托尔格、葛兰和旧书商夏尔肖夫斯基。

布瓦索尼斯握握雅克的手，不停嘴地说下去：

"可是……可是……这证明什么呢？……还是一点：暴动的动力不足……为什么呢？缺乏思想！"他把上身向后一靠，笑了笑，两手放在两个膝盖上。

每天，他是第一批到的。他喜欢辩论，是个法国人，以前在波尔多学院教自然科学。最初研究人类学，以后又转入人类社会学领域。教学中的大胆言论使他在大学里成了可疑分子，于是，他就到日内瓦来定居了。他相貌出奇：脑袋极大，脸却极小，前额宽阔，已经秃顶，脸颊肥厚，多层的下巴颏儿，围着脸庞垂下一大堆多余的肉。在这堆肉中央有限的地方，眉眼仿佛都攒到了一起。闪闪发光的眼睛充满调皮和善良。鼻子很短，鼻孔张开，贪婪地闻着。嘴唇肥大，总象要笑。这个胖子整个的生命好象都集中在这小小的活的面具上，象是一块绿洲藏在这油肥脂厚的失血的沙漠中。

"我以前曾说过，现在还要说，"他一面贪馋似的舔着嘴唇，一面继续说："斗争，首先应该在哲学战线上进行！"

米托尔格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转动，表示不赞成。他摇晃着头发直立的脑袋说：

"行动和思想应当紧密结合！"

"看看德国十九世纪的情况吧，那时候……"夏尔肖夫斯基

说道。

布瓦索尼斯老头轻轻拍着大腿。

“正是如此……”他占了理，高兴得笑起来：“我们就以德国作例子吧……”

他们下面要说什么，雅克预先都知道，变化的无非是辩驳和推论的安排次序，就象棋盘上的棋子儿。

在房间中央，站着兹拉夫斯基、佩里内、萨夫里奥和斯卡达，组成了活跃的四重唱。雅克向他们走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都彼此制约，一切都紧密联系！”兹拉夫斯基大声宣布。他是俄国人，蓄着黄麻色的长髭。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只要等待就行了，亲爱的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犹太人斯卡达小声说，每吐一个字，声调都十分柔和。“资产阶级的世界将自然而然地崩溃……”

斯卡达是小亚细亚的以色列人，五十来岁，眼睛近视得厉害。在暗绿色的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厚得象是显微镜的镜头。他长相丑陋，卷曲成一个个小圈的短发贴在蛋形的脑壳上，耳朵很大，但是目光里表现出热情沉思和永不枯竭的温柔。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梅奈斯泰勒把斯卡达叫作：“沉思的亚洲人”。

“怎么样？”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在说话，同时，一只搬运夫的大手拍在雅克的肩膀上。“热吗，嗯？”

基约夫刚刚进来，他围着各群人转了一圈，把每个人的肩膀拍遍，也握了每个人的手：“怎么样？”他从来不等着习惯使用的问候：“你呢？”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总是预先回答：“热吗，嗯？”（至少要到街上盖满了雪，他才想得到换个寒暄的方式。）

“崩溃的日子也许还远，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斯卡达重复说。“时间对我们有利。正因为这样，我们死的时候，可以

毫无遗憾……”他那松弛的眼皮低垂下来，微微笑一下，这并不是对任何人笑的，只不过反映了他心中的确信，使他那阔嘴上，两片嘴唇水蛇似的缓缓波动了一下。

若望·佩里内略略点点头，表示赞同。

“对，时间对我们有利！……到处皆然！甚至在法国也是如此。”

他说话快，声音很高，嗓子清脆。脑子里闪过什么念头就直率地说出来。在这类国际性集会中，他那巴黎口音显得很有趣。他大约有二十八岁或三十岁，是典型的法兰西岛①上的青年工人。警觉的眼光，一抹小胡子，有才气的鼻子，神态又直率又纯洁。他是圣安托万郊区一个家具制造商的儿子。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因为与女人的纠葛离开了家庭，尝到贫苦的滋味，与无政府主义团体来往，还坐过牢。有一次发生斗殴，里昂的警察局要抓他，他就越过了边境。雅克很喜欢这个人。外国人却对他保持距离，因为他开玩笑太随便，俏皮话又多，叫人受不了，尤其是他那讨厌的说话习惯，更是伤人。谈到外国人，他总说，“英国佬……”，“意大利通心粉……”，“腌酸菜德国佬……”。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他不是也自称“巴黎佬”吗？

佩里内向雅克转过身来，好象要他来作证：

“在法国，甚至在工业家和老板们中间，新的一代已经嗅到了风声。他们其实已经感觉到好景不长，他们的黄油碟子不能无尽无休地捧下去。土地，矿山，工厂，大公司，交通工具，总之，所有的一切，很快必不可免要回到群众手中，归劳动者的共同体

① 法兰西岛，是以巴黎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于十五世纪建为行省，包括现在的埃纳、瓦兹、塞纳和塞纳瓦兹等地区。

所有……年轻人都明白这一点。对不对，蒂博？”

兹拉夫斯基和斯卡达立刻把询问的目光转向雅克，仿佛这个问题十万火急，他们就是等着雅克的意见，好采取一个意义最为重大的决定。雅克笑了笑。当然，并不是雅克不如他们重视社会变革的迹象，他只是不象他们那样认为这种谈话有什么用处。

“确实，”他迁就地说。“我觉得，法国的资产阶级青年中有许多人，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信心已经暗中动摇了。可是，他们还在利用这个制度，甚至希望，自己活多久，这个制度也存在多久，只是他们已经不象过去那样‘问心无愧’了……仅此而已。我们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说他们已经准备解除武装。我倒觉得相反，他们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他们的特权。首先，他们从一件讨厌的事得到了好处：他们所剥削的人大多数采取默许的态度！”

“况且，”佩里内说，“所有的指挥机构还抓在他们手里。”

“事实上，不仅抓在手里，”雅克又说。“而且，目前，他们几乎有某种权利一直霸占下去……因为，我们到哪儿去找……”

“《一个无产者的回忆》！”基约夫忽然大吼一声。他站在房子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前面。旧书商夏尔肖夫斯基充任图书管理员，每天晚上都在桌子上摆出新近出版的报纸、期刊和书籍。只能看到他低下去的后颈窝和他冷笑时耸一耸的宽厚的肩膀。

雅克继续说他的话：

“……在一夜之间，到哪儿去找足够数量学有专长的人能去代替他们的位置呢？你笑什么，谢尔盖？”

兹拉夫斯基有好一阵子用饶有兴趣和深情的目光看着雅克。

“每个法国人，”他轻轻摇动着头说，“都是怀疑论者，从来都是闭半只眼睛睡觉的……”

基约夫一扭腰转过身子，看了看各个圈子，然后一直走向雅克，挥动着一本崭新的平装书，说道：

“爱弥儿·布萨的《一个无产者的童年回忆》……这是什么东西，嗯？”

他瞪起两眼笑着，撅起他那乐天派的鼻子尖，用滑稽可笑的愤慨表情依次直视别人的脸，好来打趣。

“又有一个同志出毛病了，嗯？……一个‘成问题的’窝囊废？……一个不入流的作家顺着无产阶级的路子来耍笔杆了？”

别人有时把基约夫叫做“演说家”；有时叫做“鞋匠”。他生在普罗旺斯，有好几年随商船航海，又在地中海各港口干过二十来种职业，终于在日内瓦落脚。他那鞋匠铺里总挤满了无职业的革命家。总部关门的时候，他们冬天可以在鞋匠铺取暖，夏天可以喝到新鲜椰子汁，而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在那儿有烟抽，有演说听。

他那歌唱般的南方口音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他总是本能地发挥这个长处。举行公众集会的时候，他在板凳上不耐烦地扭动两个钟头，等到会议快结束，他忽然跳到台上去，虽然说不出什么新东西，只是给别人的思想加上些粗话的魅力，然而在某些场合，倒也博得普遍的赞赏，使最出色的演说家也拉不到多数选票的议案得以通过。他一没完没了地饶起舌来，很难把他拦住，因为每当他大发激情，用洪亮的声音说个不休，他觉得从他身上发出的辞令的洪流充溢满堂的时候，他自己感到一种肉体上的享受，这是他永远不能餍足的强烈欲望。

这时，他翻动着那本平装书，匆匆瞥过每一章的标题，用粗

大的食指指着一行行的字，好象小学生在拼读。

“‘家—庭—的—欢—乐……家—庭—的—温—暖……’啊，他妈的！”

他合上书，象玩滚球似的，一屈膝，甩起手臂，把书扔到桌子上。

“好哇！”他又对雅克说，“我也要写个回忆录，有什么不行？我也有家庭的欢乐，我也有我儿时的回忆！可以提供给那些没有的人！”

其他围成堆的人，听到这洪亮的噪音，都走了过来。在这种闭门讨论的气氛中，演说家的调侃打趣，可以起换换空气的作用。

他眯起眼睛，看着他的听众，压低嗓门，十分巧妙地推心置腹地说：

“在马赛，爱斯达克区①，大家伙儿都知道，对不对？嘿！我们一家六口，住在爱斯达克一条小街的最里面。两间房一共才有这间房的一半大。有一间房没有窗子……大清早天气凉，我爸爸就点着蜡烛起床，把我也从破布团子里我弟弟身边拉起来。为什么他一起床就不让别人睡觉呢？晚上很晚，他才回家来，喝得半醉，精疲力竭，可怜的人，在港口码头上滚了一天酒桶。我母亲老生病，每个小钱都数着花。她也象我们一样，一见父亲就发抖。她也是整天在外头，不知干什么，大概是在城里当老妈子吧……我呢？我算走运，第一个出娘胎，得照管三个小家伙。我揍他们。真得瞧一瞧，他们为什么总哭哭啼啼，鼻子上挂着鼻涕，争吵不休，惹我生气？……我们这些人每天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一小

① 马赛的近郊区，因爱斯达克山而得名。

块面包，一只葱头，十来个橄榄，有时有一块猪油。没有一顿好饭，没有一句好话，没有一点消遣，什么都没有。从早到晚在街上逛，为了从水沟里捡的一个烂桔子，打成一团……运气好的，捡到海胆，就到人行道上，用白铁缸子美餐一顿，别人跑去嗅他们扔下的壳……到了十三岁，就已经追小姑娘，在野地的树丛后头……啊，他妈的！我的家庭欢乐！……只有寒冷，饥饿，不公平，欲望，反抗……他们送我到铁匠铺去学手艺，老板踢我的屁股，就算给工钱。手上总有烫伤，头上给铁匠炉的炭火烧过，胳臂拉风箱都快拉断了……”他提高了声音，嗓子因痛快和挑战而颤抖起来。他向他的听众迅速地瞥了一眼：“我呀，我也有好多儿时的回忆要说哩！”

兹拉夫斯基觉得有意思，与雅克交换了一下眼光。俄国人向基约夫微微扬扬手，问道：

“那你是怎么到党里来的？”

“这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基约夫说。“服兵役的时候，我当水兵。算我运气，同舱房里有两个人，很有学问，常对我作宣传。我就开始读书，开始明白道理。别人也是这样。互相借书看，一起讨论，争得不可开交……六个月之后，就成立了团体……经过了这些，我也懂事了，成了一个人……”

他停住了嘴，茫然向前看着。

“尽管成立了团体，个个都是硬汉，可是这些人后来怎样了呢？我们并不去写回忆录，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我的美人儿？”他忽然大声喊叫，殷勤地转向走近身边的两个年轻女人：“热吗，嗯？”

圈子扩大了一些，给新来的这两个女人让出地方。这是两位瑞士女同志，一个名叫阿纳依·朱利安；另一个叫爱弥莉·卡

蒂埃。前者是小学教员，后者是红十字会的护士。两人住在一起，通常，两人一起来开会。小学教员阿纳依会好几种外语，在报纸上发表从外文翻译的革命文章。

两人相貌很不同。岁数小点的爱弥莉是个小个儿，棕色头发，身段丰腴。她头上围着一块蓝纱巾，同她的脸十分相称，所以她总不解下来，脸上象英国娃娃那样白里泛红。总是那么活泼，也有点爱俏，动作灵活，嘴头很快但并不伤人。她的病人很喜欢她，基约夫也一样，总装出半个长辈的模样撩拨她。他摆出无法模仿的严肃样子解释说："并不是因为她漂亮，咦！是因为她打扮得好。"

另一个，阿纳依，也是棕色头发，面色红润，高颧骨，马脸，比较难接近。但是这两个女性都给人以沉着的印象，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她们的思想、现状和行为之间完全和谐，所以给人一种高贵感。

谈话又活跃起来。

爱沉思的斯卡达谈到了正义：

"……应该使自己周围正义的成分不断增多，"他用他那招人喜欢的温柔语气宣称。"为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就是这一点，这一点极为重要！"

"呸！"基约夫喊起来。"你的正义，我一百个赞成！这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为了使世界安宁，不能太指望这个玩意儿。因为，最爱找岔寻事、最爱打架的，莫过于死抱住正义不放的家伙了！"

"没有爱，什么也不能持久，"小个子范希德说。他刚在雅克身旁站下。"安宁，是信心的产物……是信心和仁慈的产物……"他站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嘴上泛出谜一般的微笑。

雅克看到帕特逊和阿尔弗利达穿过房间，继续细声细语谈着。他们漫不经心地向另一间屋子走去，大概是梅奈斯泰勒在那里。在这个英国人身旁，那年轻女人格外显得娇小，而帕特逊又高又大，身体灵活，嘴上叼着烟斗，一边走一边向她弯着腰。他面貌清秀，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著虽然破旧但剪裁得总使他比他的同志们显得更精心打扮。阿尔弗利达从雅克那堆人身旁走过，抬起头来，用她那深沉的目光朝他们看了一下。她那双眼睛，时常象此刻这样，发射出意想不到的光，一股神秘的火，好象使她注定了要去完成某种英雄伟业。

帕特逊向雅克笑一下。他容光焕发，很幸福，显得年轻了。

“里查德利都给我了，”他顽皮地贼，递给雅克半包香烟。“来一支吧，蒂博！……不要？……这就不对了……”他猛吸一口，舒舒服服从鼻孔里缓缓喷出来：“我向你保证，亲爱的，香烟这东西，真正妙不可言！……”

雅克微笑着，看着他们走开。接着，他也不知不觉地向他们进去的那扇门走去。但是走到门口，他却站住了，一手把住门框。

梅奈斯泰勒那又生硬又武断的声音传到他耳边，每句话末尾还嘲讽地停顿一下。

“自然，我原则上并不反对‘改良’！争取改良的斗争在某些国家里也许是个战斗纲领。无产阶级得到物质利益，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但是，你们那些改良主义者，以为改良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其实，改良只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你们那些改良主义者，以为社会法律，经济利益，必然在增加无产者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这可要再研究！他们以为，

只要改良，就终会有一日，无产阶级一打招呼，政权就会自行落到手中。这可要再研究！……不经过巨大的阵痛，就不能生出孩子来！……”

“没有暴烈危机，没有旋风①，也就没有革命！”有一个声音说。(雅克听出那是米托尔格的日耳曼口音。)

“你们那些改良主义者完全错了！”梅奈斯泰勒接着说。“双重的错误，第一，他们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第二，他们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达到他们想象的那样成熟程度。无产阶级不够团结，也没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也不够……诸如此类。所以还不能采取攻势去夺取政权！至于资产阶级，你们那些改良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让出地盘，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改良，就会让无产阶级不断蚕食，直至灭亡。这岂非荒谬绝伦！资本家反革命的意志，他们反抗的力量，还依然如故，他们不断玩弄权术，准备反攻。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们接受那些使党的上层人物与他们一致的改良，在劳动者中造成分化从而分裂工人阶级的改良。如此等等……当然，我知道，资产阶级内部也是深刻分化的；我知道，不管某些表面现象如何，资本主义的各种对抗日益加剧！这更使我们想到：资本家在被剥夺之前，要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所有的牌！不管对还是错，他们最指望的一张牌就是战争！战争可以一下子把他们由于社会福利而丧失的地盘全部还给他们！战争可以使他们分裂、甚至消灭无产阶级！……第一点，分裂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还未能个个都对爱国感情无动于衷；一场战争就会使无产阶级中人数很多的民族主义分子与另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战士对立起来……第二

① 原文为德文Wirbelsturm。

点，消灭无产阶级，因为在战线两边，大部分劳动者将在战场上遭到屠杀，而剩下来的，在战败国，则心灰意懒；在战胜国，也非常容易麻痹而去睡大觉……”

六

谢尔盖·兹拉夫斯基在雅克身旁说：“这个基约夫！”

他看见雅克离开人群，就去找雅克。

“我们还这样，真可笑，都是些孩子时候的玩意儿……对吗？”他比平常更显得心不在焉。“你呢，蒂博，”他问道，“你是怎样变成一个……”他正要给雅克一个“革命者”的称号，但又犹豫一下说，“你是怎么跟我们到一起来的？”

“噢，我吗！”雅克说着，习惯性地浅笑一下，上身微微一闪，避而不答。

“我呢，”兹拉夫斯基马上就接着说，急匆匆地，就象一个胆小的人，一旦抵御不住谈论自己的诱惑，就特别高兴，“我，我记得很清楚，事情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相继发生的，我从中学逃出来之后……不过，我想，在那以前，我早就准备好了，很早很早，就采取了第一个冲击行动……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他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手，一面说话一面把双手握起又伸开，那双白手有些胖，手指头短粗，指尖是方的。从近处看，他脸上的皮肤在眼睛周围和太阳穴有些细细的皱纹，长长的鹰钩鼻子，鼻孔斜着陷下去，眉毛的斜线和向后抹去的前额衬得那鼻子更弯了。金黄色的上髭，浓密得很不寻常，象是粗丝线，玻璃丝或是什么不知其名、捉摸不透的东西作成的；风一吹，就象一块丝巾似的飘拂起来，柔软得如同远东的某些鱼类那虚飘的细须。

他轻轻地把雅克推到房间的最里面，堆放着杂志的桌子后面。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没有看雅克，就接着说："我爸爸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厂房就建在我家的地产上，离戈罗尼亚①有六俄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可是我从来不想，你知道吗？"他一面说，一面抬起头来，把爱抚的目光投向雅克，"可是今晚，不知为什么……"

雅克听人讲话的时候，耐心、严肃，也很谨慎，这使别人总愿意对他说知心话。兹拉夫斯基的笑容更深了：

"这些事很有意思，对吗？我还记得那栋大房子，园丁叫福玛。在树林入口处，是一个工人居住的小村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小的时候，跟母亲一起，每年要举行一个仪式，也许是为了庆祝父亲的生日吧！就在工厂的院子里，我父亲一个人站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一个托盘里有一大堆卢布。所有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地从他面前走过，弯着腰，一言不发。我父亲给每人一个硬币。那些工人一个接一个拉住他的手，吻一下……对，那个时候，在我们俄国就是这样的。我肯定，如今一九一四年，是的，在某些省里也还照旧……我的父亲身材高大，肩膀很宽，腰杆总是挺得笔直。我怕他，也许工人们也怕他……我还记得，十点钟吃饭以后，父亲离开我们到工厂去，在前厅穿上皮大衣，戴上帽子。我看见他总是从抽屉里拿出手枪。他一下子装进口袋，就这样！他出门总带着手杖，一根很粗的铅手杖，非常重，我几乎举不起来。但是他！嘿！一边吹口哨，一边用两个手指夹着抡起来……"想起这些细节，他很高兴，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

---

① 乌克兰的一个小城。

又说："我父亲很有力气，就因为这个，所以我怕他；但是也是因为这，我爱他。所有的工人也都跟我一样。他们怕他，因为他心狠、专制，必要的时候甚至很残忍；但是，他们也爱他，因为他是强者，而且，他能伸张正义，毫无怜悯之心，可是能伸张正义！"

他又停住口，好象话说出口，又有些顾虑了。可是看见雅克听得很专心，他又放下心来，继续说下去：

"后来，有一天，家里一切都乱了，有一些穿着制服的人出出进进。我父亲没有回家跟我们一起吃饭，我母亲也没有心思上桌子。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仆人们在走廊里来回跑。我母亲一直倚在二楼窗口前……我听见人们说：罢工，打架，警察冲锋……忽然，楼下有人喊叫。于是，我从楼梯的栏杆里探出头去，看见一个很长的担架，尽是泥，还盖上了雪，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什么？是我的父亲在躺着，皮大衣被撕破了，光着脑袋……我的父亲缩成一团，显得很小，一只手臂搭拉下来。我大叫起来。他们往我脑袋上扔了一块毛巾，把我推到房子的另一边去，跟女仆们待在一起。她们在圣像前祈祷，象喜鹊叽叽喳喳，说个不休……最后，我也明白了……就是那些工人，我以前看见他们从父亲面前走过，弓背弯腰，吻他的手，就是那些工人，这一天，好哇，不再吻父亲的手，不再接受卢布了，他们够了，他们砸碎了机器，他们变成了强者！对，工人！工人比我的父亲还要强！"

他不再微笑，用指头捋着胡子尖，偷眼严肃地看着雅克。

"那一天，亲爱的，对我来说，一切都变了。我再也不拥护父亲，我转而拥护工人。对，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明白，弯腰曲背的人民终于挺起了腰杆，这该多么伟大，多么壮丽！"

"他们把你的父亲杀了？"雅克问道。

兹拉夫斯基象孩子似的笑起来：

"没有，没有……不过打青了几处，你知道，不算什么……几乎不算什么……只是，从此以后，我父亲不当厂主了，他从来没有再去过工厂。他待在家里，天天喝伏特加，不断折磨我母亲、仆人和农民……家里把我送进城里的中学，我再也不回家了……两三年后，有一天，接到母亲的信，说我应当伤心地祈祷，因为父亲死了。"他又严肃起来，很快地说下去，仿佛在自言自语："但是，我那时已经不祈祷了，不久之后，我就逃了出来……"

两个人都静默了一会儿。

雅克垂着眼睛，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仿佛又看到大学街那宅子，又闻到晚上放学回家闻到的那地毯、帏幔的气味和父亲书房那热烘烘的特殊气息……仿佛又看到了年迈的韦兹小姐，在过廊里一跳一跳地走来走去，还有吉丝，小姑娘吉丝，圆圆的脸蛋，美丽而忠实的眼睛……他又想起了教室，功课，课间休息……想起了与但以理的友谊，老师的怀疑，他们鲁莽轻率地跑到马赛，然后跟安托万一起回家，父亲等着他，穿着大礼服，站在前厅的枝形吊灯下……以后，就是可诅咒的时候了，教养院，他的囚室，每天，在看守的监视下放风……脊梁上不自觉地打个寒噤。他抬起眼，深深吸一口气，向四周看了一眼。

"好了，"他从两人待着的那个角落走开，象狗刚从水里爬出来一样，抖抖身子，说，"普雷泽尔来了！"

路德维希·普雷泽尔和他的妹妹戈西莉亚刚刚进来。他们好象新来乍到，对这地方不熟悉，要在人群里辨别一下方向。看见了雅克，他俩同时扬起了手，沉静地朝他走来。

兄妹俩个子一般高，都是棕色头发，出奇地相象。两个人都脖子浑圆，脑袋是古典式的，稍嫌大了一点儿。脸上的线条静止不动，却非常鲜明突出，头似乎经过勾勒装饰，不象自然生成，倒

象是按着某个规格捏出来的。笔直的鼻梁直通到垂直的额头上，即使在眉棱之间也没有弯下来。他们的眼光也没有使塑像似的脸稍带生气，妹妹的眼睛里永远反映不出丝毫人的感情；而路德维希在顾盼之间还闪出一点生动的光芒。

“我们是昨天回来的，”戈西莉亚解释说。

“从慕尼黑？”雅克一面问，一面握住他们伸出来的手。

“从慕尼黑、汉堡和柏林。”

“上个月，我们在意大利的米兰，”普雷泽尔补充说。

一个棕色头发的小个子，肩膀一高一低，正好走过来，停住了脚，容光焕发地问：“在米兰吗？”他满面堆笑，露出一口马似的漂亮白牙。“你看到《先锋报》的那些同志们了？”

“当然……”

戈西莉亚转过头来：

“你是那边的人？”

意大利人笑着接连点头。

雅克介绍道：

“这位是萨夫里奥同志。”

萨夫里奥至少有四十岁，个子矮小，很壮实，稍微有些畸形。两只美丽的黑眼睛，柔软温和，炯炯有光，使整个的脸都生动起来。

“我在一九一〇年以前就结识了你们意大利党，”普雷泽尔说。“当时，可以说还是微不足道。而现在呢，我们看到了，流血一周的罢工①。进步真是不可思议！”

“对呀！多么有力量，多么有勇气！”萨夫里奥喊道。

① 指1914年6月7日到13日由意大利的安科纳城发起，蔓延到很多城市的工人骚动和示威游行。

"意大利，"普雷泽尔用教训人似的口吻说，"意大利肯定在很多方面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方法作为榜样。因此，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今天已经团结起来，甚至很有纪律，真是在准备向前发展。特别是那里的农村无产者，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强大。"

萨夫里奥开心地笑起来：

"在议院，我们有五十九个席位！我们的机关报！我们的《先锋报》！每期印四万五千多份！……你是什么时候到意大利的？"

"四月到五月，是去参加安科纳的代表大会。"

"你认识塞拉蒂和维拉？"

"塞拉蒂，维拉，巴奇，莫斯卡莱格罗，马拉代斯塔……"

"还有我们那个大个子屠拉蒂。"

"啊！屠拉蒂是个改良主义者。"

"墨索里尼呢？他不是改良主义者，他才真是好样的！你认识他吗？"

"认识，"普雷泽尔不愿多说，微微撇了撇嘴，萨夫里奥并没有发觉。

意大利人又说：

"在洛桑，贝尼托① 和我住在一起。他那时在等大赦，好回意大利……每次他到瑞士来，都来看我。去年冬天他还……"

"一个冒险家②，"戈西莉亚小声说。

"他象我一样，也是罗马尼省人，"萨夫里奥又接着说，他看看每一个人，笑盈盈的目光里微微透露出自豪。"他是罗马尼人，我小时候的朋友，象亲兄弟一样……他父亲是酒店老板，酒店离

① 墨索里尼的全名是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早年曾标榜信奉社会主义，后来成为法西斯头子。

② 原文为德文 Ein Abenteurer。

我家只有六公里……我跟他父亲很熟……他是罗马尼最早的国际主义者中的一个！你真应该到他的酒店中去，听听他斥责那些教权派和爱国者！他为他的儿子多么自豪呀！他常说：'贝尼托和我，如果有一天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那些旧制度的坏蛋都捏碎！'他的眼睛发光，跟贝尼托一式一样……贝尼托的眼睛里包含着多么强的力量啊！可对？"

戈西莉亚向微笑着的雅克转过脸去，轻声说：

"Ja，aber er gibt ein wenig an。"

萨夫里奥的脸变得阴沉了：

"她说贝尼托什么？"

"她说：Er gibt an……他有点儿装腔作势，好出风头……"雅克解释道。

"墨索里尼吗？"萨夫里奥叫了起来，恼怒地瞥了那姑娘一眼。"不对，墨索里尼是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一向反对保皇派，反对爱国派，反对教权派。简直是一位领袖！……真正的革命导师！……永远积极，现实……首先是行动，然后才是理论。在福尔利罢工的时候，在街上，在集会上，他到处大显身手！他很会讲演，讲的不是空话！'你们去干这个，干那个！'嗨！大家把道钉扭开、拦住火车的时候，他该多么高兴啊！正是因为有他的报纸，因为有他，才干出了那么多坚强有力的业绩，阻止向的黎波里① 进军。在意大利，他是我们斗争的灵魂！是他通过《先锋报》每天向群众灌输革命热情。王国政府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更

① 的黎波里，利比亚首都，是地中海上的港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附属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911 年意大利为了掠夺殖民地，向的黎波里举行军事进攻，当时意大利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曾举行反战的总罢工，但斗争并不坚决，意大利终于将的黎波里变成意属利比亚殖民地。

大的敌手了。社会主义之所以在意大利一下子变得如此强大，说不定主要是因为贝尼托的活动。对，在那个月……在流血的一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是多么能够抓住机会！……嗨，他妈的①！如果人们听他报纸上的话，顶多几天，整个意大利就会燃烧起来！如果总工会不是吓破了胆，不停止罢工的话，内战就会爆发，君主政体就会崩溃！意大利的革命就会爆发！……蒂博，在罗马尼，我们那儿，有一天晚上，同志们都写好了共和国的宣言。对！对！"他故意把背转向戈西莉亚和普雷泽尔，只对雅克一人说话，又微笑起来，声调中露出爱抚似的严肃意味："蒂博，听来的话你不要贸然都相信！"

接着，他微微耸耸肩，走开了，没有向两个德国人打招呼。

静默了一会儿。

阿尔弗利达和帕特逊刚才把大厅的门打开没关。梅奈斯泰勒就在里面。人们看不见他，虽然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不时听到他的声音。

"在你们的国家呢？"兹拉夫斯基问普雷泽尔，"事情进行的顺利吗？"

"在德国？一直越来越好！"

"在我们国家，"戈西莉亚说，"二十五年前，只有一百万社会党人，十年以前两百万，今天有四百万了！"

她不慌不忙地说着，几乎连嘴唇都不动，但声调里有挑衅意味，咄咄逼人的目光一会儿看看雅克，一会儿看看那个俄国人。雅克瞧着她的时候，总是想到荷马诗里的朱诺女神，那牛眼的赫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Per Bacco。

拉天后①。

"这是毋庸置疑的，"雅克用调合的声调说。"二十五年来，社会民主运动作出了建设性的巨大努力，领袖人物表现出了惊人的组织天才……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也许是在德国党内，革命的精神是否正在……怎么说呢？……是否正在逐渐减弱……正是这样，按照他们的努力单纯为了组织来看……"

普雷泽尔说：

"革命精神吗？……不对，不对。在这方面，你就放心吧！首先要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我们德国，不仅有意识形态，还有求实精神，这就最好不过……如果说近年来，我是说尤其是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欧洲能维持和平，那是靠谁的力量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希望欧洲大战能够长期避免，那是靠着谁呢？全靠德国的无产阶级！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你刚才说到社会民主运动建设性的努力。其实还超过了你所想象的。这种建设是纪念碑式的。简直形成了国中之国。这是怎么来的？大部分得力于我们在议会中的活动。我们在国会中的影响不断增长②。如果泛日耳曼主义分子明天胆敢再来一次象阿加迪尔那样的冲击的话③，那就不再仅仅是特布托夫公园④的二十万游行者起来抗议，而是全体社会党议员！以及我国的整个左派力量！"

---

① 罗马神话中的朱诺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是天神朱庇特（希腊人叫宙斯）的配偶，她的相貌端庄严肃，眼睛很大。

② 当时，德国的首相是比特曼—霍尔维格，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了国会。

③ 1911年德国派巡洋舰到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引起了法德之间的冲突。

④ 特布托夫公园，柏林市内的一个公园，大型的群众集会通常在这里举行。阿加迪尔危机时，工人曾在这里集会，反对政府的武力政策。

谢尔盖·兹拉夫斯基专心地听着。

“但是，你们的议员，在新近通过的军备法案的时候，却投了赞成票。”

戈西莉亚举起一个手指头说：“对不起，请听我说。”

她哥哥打断了她的话。

“嗳，应该懂得策略，兹拉夫斯基！”他一边说，一面高傲地笑着。“在这件事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你刚才说 Militärvorlage，这是军备法，还有 Wehrsteuer，这是实现军备提案的预算拨款案。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反对军备案，但尽管他们反对，军备案在议会里还是通过了；于是，他们就投票赞成军备拨款案。这是个很好的策略，为什么呢？因为在帝国，这条法案中，有一条非常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向富豪征收帝国直接税。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对于无产者来说，这是一个新获得的社会福利！……现在你明白了吧？有一点证明我们的议员始终坚定反对军备①，那就是，每当他们能够反对首相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他们总是一致反对的。”

“这倒是真的，”雅克让步地说。“然而……”

他又有些犹豫。

“然而？”兹拉夫斯基很感兴趣地问。

“然而？”戈西莉亚也说。

“哦……有什么法子呢？在柏林，我曾经有机会接近你们的社会党议员，我感到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大体上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当然，我指的不是李卜克内西，而是别的人。大多数人显然不愿意从根本上反对恶势力，不愿意公开地反对德国

① 原文为德文 militarismus。

公众在军事力量面前那种卑顺的精神状态……我有一种感觉，怎么说呢？他们总是满身的德国气……他们相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尤其相信的是德国无产者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国际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程度远没有达到法国所达到的那种程度。"

"那自然了，"戈西莉亚说。她的眼皮把目光挡住了一会儿。

"那自然了，"普雷泽尔用一种咄咄逼人的高傲语气重复一句。

兹拉夫斯基赶紧插话，他微妙地微笑着，指出："你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接受了社会党人进议会，正是因为它明白，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永远不再是真正危险的社会主义者了……"

房间的另一边，米托尔格、夏尔肖夫斯基和布瓦索尼斯老头，站起身，走过来。

普雷泽尔和戈西莉亚跟他们握手。

兹拉夫斯基仍然微笑着，轻轻地摇摇头，又说：

"你知道我的想法吗？"这次，他向雅克转过身。"我觉得，如果要把群众变成奴隶，你们那些民主制度、共和制度以及议会君主制也许跟我们那可耻的沙皇制度一样，都是可怕的工具，说不定还更狡猾一些，只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

"因此，"一直在旁边听着的米托尔格插嘴说，"飞行家有一天晚上说得很对，对民主进行浴血斗争，是革命行动的当务之急！"

"对不起，"雅克反驳说。"首先，飞行家只指俄国而言，说的是俄国革命。他的意思是说，俄国革命不应该从资产阶级民主开始，而应该一上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次，我们不要夸大其辞，无论如何，在民主制度的内部，也还是可以作些有益的工

作……象饶勒斯①这样的人……在法国，还有，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已经取得了成就……”

“不对，”米托尔格说。“革命，然后才是民主制度范围内的解放，这是两回事！在法国，领袖们已经半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已经失掉了纯粹革命者的真正意识。”

“我们去听听隔壁房间里在说什么，”布瓦索尼斯打断了他们的话，一面向开着的房门调皮地眏眏眼。

“梅奈斯泰勒在那里吗？”普雷泽尔问道。

“你没有听见他在说话吗？”米托尔格说。

他们都静下来，侧耳细听。梅奈斯泰勒那单调而清晰的嗓音响起来。

兹拉夫斯基挽起了雅克的手臂：

“走，我们也去听听……”

七

雅克站在范希德的身旁。范希德两手握在一起，眯着眼，靠着一个盖满灰尘的书架。莫尼埃在书架上堆着旧传单。

特劳吞巴赫正在说话：“我就不相信你们通过合法手段能够干出任何好事！这只不过是理智主义者们的胆怯手法！”他是个德国籍的犹太人，长着黄褐色的鬈发，平常住在柏林，不时到日内瓦来。

他向梅奈斯泰勒转过身去，希望看到赞同的眼色。可是飞

① 饶勒斯，参见本书第700页注。他是法国议员。关于他的活动，本书有详细的描写。

行家坐在这群人中间，阿尔弗利达的身旁，在椅子上晃动，目光茫然呆板。

“让我们分辨清楚吧！”里查德利说。这是个大个子青年，黑色的头发，刷子似的剪得很短。（三年前，这个国际性团体就是围绕着他形成的，一直到梅奈斯泰勒来到以前，他一直是中心人物。然而，在飞行家的优势面前，他自动让出了位置。尔后，就聪明而忠诚地担任配角。）“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答案……在某些民主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可以承认，革命运动正在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进展……但这只是暂时的！”他说话时，总把下巴伸出来，尖尖的下巴显得很有毅力，脸刮得很光，白净的额头上覆盖着漆黑的头发，乍一看很悦目。然而，乌黑发亮的眼珠却缺乏温柔，嘴唇也太薄，而且嘴角的线条很尖，象个切口似的，干涩的嗓音很不悦耳。

夏尔肖夫斯基说：“困难在于确定什么时候应当从合法行动转到暴力行动或起义。”

斯卡达扬起了他那鹰钩鼻子：

“蒸汽的劲太足时，茶炊的盖子自己就会跳起来！”

一阵哄堂大笑，是粗犷的笑声；范希德把这叫作：“吃人肉者的哄笑”。

“好呀！亚洲人！”基约夫喊道。

“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掌握着政权，”布瓦索尼斯一面说，一面用小小的舌头舔着玫瑰色的嘴唇，“人民只要求民主自由还不能真正使革命向前发展……”

“当然啦！”梅奈斯泰勒说道，对这位老教授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静默了一会儿。

布瓦索尼斯想接上话头：

“历史俱在……看一看事实吧！在……”

这一次是里查德利打断了他的话：

“嘿，对！历史！历史难道让我们有理由自信有预见？能够让我们事先规定什么时候爆发革命吗？不能！到了某一天，茶炊的盖就会跳起来……人民的革命活力一下子爆发，谁也来不及预报。”

“这要再研究！”梅奈斯泰勒的口气里并没有反驳的意思。

他又不说了，但所有了解他习惯的人都知道，他在准备发言。

在集会的时候，他总静静地顺着自己的思路思考，沉默很久，不介入争论。只是不时用含义不清的话打断别人，“这要再研究！”或者闪灼其词，使人无法生气：“那当然了！”这话如果别人说出来，是会产生喜剧效果的，但是，他那锐利的目光、坚定的声音以及别人在他身上可以觉察到的坚强意志和深谋远虑，不容许别人笑出来，甚至迫使讨厌他那专断态度的人也都注意听他讲。

“不应该混同……”他忽然明确说道。“预见！难道能预见革命吗？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听着。他伸出了他那条病腿，轻轻咳嗽起来。他的手象鹰爪似的，手指常常半屈着，好象拿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这时，他抬起手来，捋了一下胡子，然后，用手捂住胸口。

“不应该混同革命和暴动，也不应该混同革命和革命形势……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形势都必然产生革命，即使能够导致暴动……例如一九〇五年在俄国，当时，首先有革命形势，接着发生了起义，但并没有爆发革命。”他默想了片刻，又说：“里查德

利刚才说到'预报'。这是什么意思呢？准确地预见一种形势在什么时候产生革命，这是困难的。尽管如此，无产阶级的行动，对革命前夕形势施加影响，就能够促进或者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然而，使得革命爆发的，差不多总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或多或少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我的意思是说，它的日期无法预先规定。"

他一只手倚在阿尔弗利达坐的椅背上，用拳头支着脸。这一刹那，他那明智的幻想家的眼光紧张地盯着远处。

"必须按照现实，按照实际，以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观察事物。（他说"实际"这个字眼，声音很是特殊，又尖又细，就象铙钹的撞击声。）例如，在俄国……我们总要用例子，用事实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事物稍有了解。我们不是在演算数学。说到革命，就象行医一样，有理论还有实践，甚至也有另外一样东西：艺术……"（他继续说下去之前，先向阿尔弗利达笑了一下，仿佛他认为只有她才能欣赏这题外的发挥。）"再来说一九〇四年，在俄国，满洲里战争① 以前，有过革命前夕的形势，能够，也应该导致革命形势的前夕的形势。但它会如何发展呢？能够预见到它如何发展吗？不能。多处的脓肿都可能破裂。有土地问题，有犹太人问题，有芬兰纠纷还有波兰纠纷，还有日俄在东方的对抗。完全不可能猜测是哪个出乎意料的因素会把革命前夕形势转化成革命形势……突然，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冒险家帮派，瞒着外交部长，违反既定的外交政策，对沙皇施行了足够的影响，使他投入远东的战争。当时，有谁能够预料呢？"

"当时已经可以预料，日俄在满洲的角逐，必不可免将引起一场冲突，"兹拉夫斯基很温和地指出。

① 即1904年的日俄战争。

"但是当时有谁能够肯定这场冲突在一九〇五年发生呢？谁能够肯定，它不由满洲问题引起，而由朝鲜引起呢？……这个例子正好说明：新的因素，把革命前夕形势转化为革命形势……在俄国，必须有这场战争，以及它的失败，才……只有这时，人们才会看到形势转化为革命的形势，并且逐渐发展为暴动……暴动……但是不是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呢？因为，由革命形势发展到暴动，这是一回事，由暴动发展到革命，却又是一回事……对不对，小姑娘？"他轻轻又说一句。

说话的过程中，他有好多次把头迅速向前伸去，看那年轻女人脸上有什么反应。这时，他住了嘴，没有看任何人，好象没有太考虑刚才说的话，而更多是在孤立地考虑他所喜爱的、理论的全貌，同时又从不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革命理想与各个特定形势之间的联系。他的目光凝住。这时，他全部的生命力好象确实都集中在他眼里那阴暗的火焰中。这种目光异乎常人，使人想起一股暗火，在他体内不断燃烧，以他整个的生命作为燃料，要把他整个的人烧毁。

布瓦索尼斯老头对革命理论比对革命更感兴趣。他打破了沉默：

"对，说得好，同意！很难预见什么时候由革命前夕形势转变到革命形势……但是，但是……如果创造出这种革命形势，那么预见革命不就成为可能了吗？"

"预见！预见！"梅奈斯泰勒愤然打断了他的话。"要紧的不是预见，要紧的是加速准备，促使革命形势过渡到革命！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主观因素，即革命阶级领袖人物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而我们全体先锋组织正应该千方百计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最高限度。当这种能力足够的时候就可以加速向革命的转化；那

时候就可以引导事态发展！那时候，对，如果你们要这样说，就能够预见！”

他压低嗓门，一口气说完最后几句话，那样滔滔不绝，这里的许多外国人甚至很难听懂。他闭住嘴，微微向后仰着头，笑了一下，合上了眼睛。

雅克本来一直站着，看到窗子前有一张空椅子，就走过去坐下。（只有这样，既不与大家断绝联系，又不至太亲密，在一旁保持着自我独立，他才是最密切地投入了集体生活，只有在这时，他才并非仅仅与他们团结一致，而且还与他们亲如手足。）他在椅子上坐稳，盘起双臂，头靠着墙，环视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稍稍活动了一下，又重新围住梅奈斯泰勒。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都专心而热切。他是多么喜欢这些人，这些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革命理想的人们！雅克对他们被人不断追捕的战斗生活了解得极为详细。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他跟其中几个人处于对立地位；有几个人不了解他，态度粗暴，使他感到痛苦。但是，这些人他都喜爱，因为这里的人都“纯洁”。他以被他们所爱而自豪，因为虽然他们之间有差异，但他们爱雅克，他们明显地感觉到，雅克也是“纯洁”的……忽然，一阵激动，他眼睛模糊了。他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他们互相的区别。刹那间，在他看来，这从全欧各个角落汇集起来的非法之徒的团体，就是那受虐待的人类的缩影。人类意识到了自己所受的奴役，终于起来反抗了，聚集起一切精力，去重建一个新世界。

在静默中又响起了飞行家的声音：

“再拿俄国作例子：说说它那伟大的经验。应当时时回顾……一九〇四年，人们能够预见远东失败后的第二年革命前夕形势会转化为革命形势吗？不能！……到了一九〇五年，一

旦时势创造出了革命形势，人们是否能够知道革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发生呢？不能！更不要谈革命能否成功了……客观因素很好，很有特点；但主观因素不充分……你们回想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吧！客观条件的确很好：军事失利，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供应危机，物资匮乏……等等……热度迅速上升：总罢工，农民暴动，叛乱，'波将金号'起义，莫斯科十二月起义……然而，为什么在这种革命形势中，没有爆发出来革命呢？因为主观条件不充分。布瓦索尼斯！因为一切都没有到火候！还没有真正的革命意志！在领袖人物的思想中，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彼此之间没有谅解！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纪律！领袖和群众之间没有足够的联系！特别是，没有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农民中间没有任何坚实的革命准备。"

"可是，俄国的农民……"兹拉夫斯基大着胆子说。

"俄国的农民？他们的确在自己的村子里闹点小乱子，侵占了领主庄园，零零散散地烧了老爷的宅邸。确实！但是，是谁偏要跟工人作对的？是俄国的农民！在莫斯科街道，野蛮地枪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是谁组成的？是农民，还是农民！……缺乏主观因素！"他又狠狠地重复一句。"知道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想一想社会民主党内部，空谈理论，浪费了多少时间，那些领袖人物甚至对于要达到的目的，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甚至对于整体策略都没有一致的见解，以至于正当莫斯科开始起义时，彼得堡的罢工却愚蠢地停止了，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也在十二月间停止了罢工，而在当时，通信交通中断，本来可以使得政府陷于瘫痪状态，不能把军队调到莫斯科去镇压起义。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他犹豫了一会儿，向阿尔弗利达低下头，很快地轻声说："预先就已注

定要失败。”

里查德利本来坐着，臂肘拄着膝盖，上身前倾，转动着手指头，这时突然惊奇地抬起眼睛：

“预先就注定要失败？”

“当然！”梅奈斯泰勒说。

静默了一会儿。

雅克坐在椅子上，试探着说：

“但是，当时与其把事情推至极端，倒不如……”

梅奈斯泰勒看着阿尔弗利达。他微笑着，并没有把眼睛转向雅克。斯卡达、布瓦索尼斯、特劳吞巴赫、兹拉夫斯基和普雷泽尔却点头赞同。

雅克继续说道：

“既然沙皇批准了宪法，那么，不如……”

“……与资产阶级政党暂时协调，”布瓦索尼斯说得更确定。

“利用机会更好地、有条不紊地组织俄国的社会民主派，”普雷泽尔补充说。

“不，我不这样想，”兹拉夫斯基温和地说。“俄国跟德国不一样，我觉得列宁对！”

“根本不对！”雅克喊道。“普列汉诺夫才对！现在，有了十月宪章之后，不应该拿起武器……应该停止运动，巩固成果！”

“他们已经使群众灰心了，”斯卡达说。“他们无缘无故地杀人。”

“的确是如此，”雅克激动地接着说。“他们本来应该免掉许多痛苦……很多血都白流了！……”

“这要再研究！”梅奈斯泰勒粗暴地说。

他现在不笑了。

大家很注意地静听。

“是不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行动呢？”停了一会儿，他自己又接着说下去：“是的，从十月起！……然而，血是白流的吗？当然不是！……”

他站起身来——他开始说话以后，几乎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走到窗子旁边，心不在焉地向外看了一眼，又很快地回到阿尔弗利达身旁。

“十二月起义不能取得政权，这且不论，但是，难道就因为这个，就不象可能取得政权那样去行动吗？肯定不能！首先，只有在革命进程中受到考验的时候，才能知道革命力量的大小。普列汉诺夫错了！十月以后，应该拿起武器。应该流血！……一九〇五年是一个阶段，一个必然的阶段，历史必然的阶段。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第二次，也是更大规模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社会革命的尝试。流了的血绝不是白流的！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俄国人民，人民——甚至连无产阶级也在内，还相信沙皇，划十字的时候喊着他的名字。可是自从沙皇下令叫军队向人民开枪之后，无产阶级、甚至很多农民都开始明白，不可再对沙皇抱任何幻想，正如不该对统治阶级有任何指望。在一个那样神秘、那样落后的国家里，为了提高阶级觉悟，流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还不仅如此，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从技巧的观点、从革命技巧的观点来看，以往的经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领袖人物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这一点说不定明天就会觉察出来！”

他一直站着，目光炯炯。每说一句话就打一个手势。他的手腕象女人那样柔软，那手势，扭动手指的样子，使人会想到东方的国家，想到柬埔寨舞女，印度的弄蛇人。

他摸摸阿尔弗利达的肩膀，又坐了下来。

“说不定明天就会觉察出来，”他又重复一句。“今天的欧洲，就好象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显然处于革命前夕形势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使全欧动荡不安。繁荣只不过是幻象……但是，什么时候，怎样产生新的现实？它是什么样子的？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构成革命形势？……能预见这些，那可太机灵了！……不过，倒也不妨！新的因素会出现，要紧的是到了那一天，必须有所准备！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好准备，所以全盘失败了。欧洲的无产阶级准备好了吗？他们的领袖准备好了吗？……没有！国际各派之间的团结够坚强吗？不够！无产阶级各个领袖之间的团结足够坚强而有效吗？不够！……难道我们以为，各国革命力量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革命就可能成功吗？……确实，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局，但这是什么机构呢？大致上只是情报机构罢了，甚至连无产阶级中央政权的雏形都谈不到，而没有这个中心，就不可能同时进行决定性的行动！……国际？它就是无产阶级精神统一的一种表现。而这，并非小事……可是它真正的组织尚有待创建。一切有待缔造！它的活动如何表现呢？通过代表大会！……我不说代表大会不好，八月二十三日我也要到维也纳去……但是，事实上，对大会不能抱任何希望！……例如一九一二年在巴塞尔开的大会，当然了，是反对巴尔干战争的伟大示威！可是，我们来看看结果吧！他们满怀热情通过了一些美妙的决议。确实美妙，尤其是极其高明地回避了问题！甚至在决议中还有‘总罢工’字样！你们想一想讨论的情况吧！对于罢工，他们当作一个实际问题，随着情况和国家的不同提出的方式也就不同的实际问题，考察过吗？彻底考察过吗？万一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战争，这一国或那一国的无产阶级

应当采取什么积极态度呢？……战争是什么？是一个实体；无产阶级呢？是另一个实体。我们的领袖们就在这些实体上说过来说过去，好象牧师在讲坛上谈论善恶一般。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国际还停留在不熟练的感情的阶段。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是自觉性，力量，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两方面的结合甚至还没有开始哩！”

他停了一会儿。

“一切有待缔造！”他思索着小声说。“一切！需要巨大的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而这种努力直到现在还几乎未见端倪。在维也纳，我要谈谈这一点。一切有待缔造，”他又低声重复一句。“是不是，小姑娘？”

他脸上闪过一丝笑意，然后看了看围着他的听众，皱起了眉头。

“例如，国际没有一个月刊，甚至周刊，这是怎么搞的？应该办一个《全欧简报》，用各国文字出版，为各国一切工人团体所共有。我在大会上要讲一下这个问题……各国千千万万无产者，提出的问题大体一样。对于领袖来说，办这样一个刊物是最好的办法，可以一并给他们一个统一的答复，也可以使所有的劳动者，不论是不是活动分子，得到全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准确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之一，能够在工人当中扩大‘国际’的影响。必须让穆塔拉[①]的冶金工人或利物浦的码头工人大致上了解在汉堡、旧金山或梯夫里斯[②]发生的罢工，就象自己的事情一样！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星期六工作完了，

---

① 穆塔拉，瑞典城市，冶金中心。

② 梯夫里斯，在苏联格鲁吉亚，今称第比利斯。

回到家里，在饭桌上都能看到，拿到这样的一份报纸，他知道，与此同时，全世界一切无产者也都拿到了它；每个工人，每个农民都能够在上面看到新闻，统计表，指示，议事日程，而他知道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一切与他一样认识到群众权利的人也都在读。单单这一事实，就有不一可一估一量的教育力量，还不算上对于政府来说……那效果……”

最后几句他说得太快，难以听清。看到来作报告的雅诺特，他就一下子停住了嘴。雅诺特由几个朋友围着，这时走了进来。

常来总部的人都明白，飞行家今晚再也不会说什么了。

八

雅克不认识雅诺特。他正象阿尔弗利达所形容的那样。矮墩墩的，穿着式样陈旧的黑衣服，显得有些做作，他踮着脚尖穿过房间。他弓腰曲背的样子，和圣器室管理人似的动作，与他那纹章上的狮子鬃毛似的白得吓人的长发底下庄严的脸相很不相称。

雅克早已站起身来，此刻趁着介绍时的混乱，溜到后面的小办公室里，等着梅奈斯泰勒。

梅奈斯泰勒没有耽搁很久，就来了。象平常一样，阿尔弗利达陪着他。

谈话很短，梅奈斯泰勒只用几分钟工夫，就从吉特伯格和托布来的档案中把别人对他们攻击所根据的五六份文件做了摘要。他把那几份文件交给雅克，又在里面附上一封带给霍斯梅尔的信。接着，他对如何开始调查的具体方式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建议。

"现在，小姑娘，去吃晚饭吧！"

阿尔弗利达赶忙把散乱的纸张收拢，装进公文包里。

梅奈斯泰勒走近雅克，定睛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用与他刚才说话完全不同的友爱声调轻声问道：

"你今天晚上哪儿不舒服了？"

雅克有些窘，惊奇地笑了一下：

"我很好啊！"

"你到维也纳去，不觉得无聊吧？"

"正相反，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我仿佛觉得你心里有事……"

"没有……"

"好象……被放逐了……"

雅克的笑容更深了：

"放逐，"他重复一句，肩膀疲乏地动了一下，笑容收敛了。"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特别感到……被放逐了……你当然很了解这种情绪，对吗，飞行家？"

梅奈斯泰勒没有回答，跨了两步，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看看那年轻女人是不是准备好了，然后，打开门让阿尔弗利达先走。

"当然了，"这时，他才很快地说，一面向雅克笑了一下。"我了解……我了解……"

总部里人已经走空了。莫尼埃把椅子放好，收拾屋子。每星期六和星期日，聚会一般都延长到半夜一点，但是今天晚上，大部分常来的人晚饭以后都相约到菲雷咖啡厅去听雅诺特的讲演了。

梅奈斯泰勒让那年轻女人稍稍走到前头，他自己挽住雅克的手，走下楼去，略微拖着腿。

“人是孤独的，我的孩子……必须永远接受这个事实。”他说得很快，声音也很低，停顿了一下，眼睛朝阿尔弗利达那边一瞥，又用更低的声音说：“永远是孤独的。”完全是客观陈述的语气，不带一点悲哀和遗憾。雅克却确信，今晚，飞行家想到了一些个人的事情。

“对，我很明白，”雅克叹了口气，放慢脚步，渐渐完全站了下来，仿佛背着思想混乱的包袱，走不动了似的。“就好象在建造巴别塔时受到的诅咒①！他们年龄相同，生活相同，信念也相同，可以整天在一起，游玩，谈话，还谈得极为真诚，无拘无束，可是，一分钟也没有互相了解，甚至，连一秒钟也没有彼此沟通！……我们就这样，凑在一起，却互不理解。挤在一块就象湖边的卵石一样……真不知道，语言是不是只给我们互相一致的幻觉，其实，既没有使我们更疏远，也没有使我们彼此更接近！”

他抬起眼睛。梅奈斯泰勒也在台阶下面站住了，静静地听着在石头砌的前厅里响起的这个悲凉的声音。

“唉！你可知道，有时候，这些空话我真听够了！”雅克突然激动地接着说。“我们这样扯淡，我真听够了！这些……思想意识……我真听够了！”

听到最后一句话，梅奈斯泰勒很快地摆摆手。

“显然，说话应该只是行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只要还不能有所行动，说说话总算是干了一点事情……”

---

① 据《圣经·创世记》第一章，挪亚的后代在示那的一片平原上造城和塔。上帝耶和华怕他们成功，便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城和塔造不成。此后，这个地方就叫作巴别。

他朝院子里看了一眼，在那里，帕特逊和米托尔格一面打手势一面踱来踱去，大概是在继续讨论楼上开始的那些“扯淡”。接着，他把锐利的目光转向雅克：

“耐心些！……思想意识的阶段……只是一个阶段……必要的准备阶段！争论可以加强理论的严格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先锋队，就没有领袖……你厌烦我们的‘意识形态’……的确，对于我们的后人来说，这简直是在可笑地浪费精力……可是，这难道是我们的错？”他急速地低语道：“行动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雅克注意地听着，仿佛在说：“请你说清楚一些！”

梅奈斯泰勒接着说：

“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机器已经显出耗损的迹象，但是好歹还在转动。无产者在受痛苦，焦躁不安，但总的来说还没有饿死。在这个一瘸一拐、上气不接下气、苟延残喘的世界里，等待着行动时刻的先驱者们，你要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只能说说话！只能陶醉在意识形态中！他们除了思想之外，没有其他自由活动的天地。我们还没有能力影响事态发展。”

“哦！”雅克说，“影响事态发展！”

“耐心些，我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加剧。各国之间的争夺层出不穷，争夺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这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整个的体系组织起来就是为了不断扩大的市场，仿佛市场能够无限扩大似的！……发展到了头，就会摔跟头了！世界一直奔向危机，奔向不可避免的灾祸，而这灾祸将是全球性的……等着好了！等着世界经济生活完全紊乱，机器使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破产和毁灭加速，到处没有工作，资本主义经济就好象一个保险公司，所有的投保者在同

一天都遭了灾祸……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要摆脱意识形态的争论！那时候，扯淡的时刻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卷起袖子来干了，因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终于有能力影响事态发展。”一丝光辉在他脸上闪过，随即熄灭。他重复道：“耐心些……耐心些！”然后他转过头去用眼睛寻找阿尔弗利达，虽然她离得很远，根本听不见，他还是机械地说：“对不对，小姑娘？……”

阿尔弗利达走到帕特逊和米托尔格身旁。

“跟我们到‘地下室’去吃点东西吧！”她向米托尔格建议，并没有看帕特逊。“对不对，飞行家？”她高兴地对梅奈斯泰勒说。（对于帕特逊和米托尔格来说，这意思很明显：飞行家替大家会钞……）

梅奈斯泰勒垂了一下眼睛，表示同意。她又说：

“然后，我们一起到菲雷咖啡厅去。”

“我不去，”雅克说。“我不去！”

“地下室”是一个素食的小酒吧，座落在圣乌斯街的一个地下室里，就在大学区，巴松公园的后面，主要的顾客是社会党的大学生。飞行家和阿尔弗利达晚上只要不回卡鲁日街工作，经常到那里去吃晚饭。

梅奈斯泰勒和雅克走在前面，阿尔弗利达和那两个年轻人在几米以外跟着。

飞行家又用他特有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方式说起话来：

“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阶段，生在即将发生某种重大事件的前夕，还算很运气哩……你对同志们太苛刻

了！我却原谅他们的一切，甚至连扯淡也在内，因为他们有朝气，因为……他们年轻。”

声调中有点儿忧郁，显露在他的脸上，却未为他的同伴觉察。飞行家转过身去，看看阿尔弗利达是不是跟在他们后面。

倔强的雅克还固执地摇着头。当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时常对他周围的年轻人抱着非常严厉的看法。他觉得大多数年轻人思想简单，狭隘，沾沾自喜于排斥异己，还怀有仇恨心理。他们的才智没有不断扩大、更新，偏偏用来加强他们的固有观念。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只是造反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爱自己的造反更甚于爱全人类。

然而，在飞行家面前，他克制着，不去批评他的同志们，只说：

“原谅他们年轻？可是我正嫌他们……不够年轻！”

“还不够？”

“不够！他们的仇恨，恰恰是年老的反映。小范希德说得对，真正的青春不是恨，而是爱。”

“梦想家！”米托尔格走到他们身旁，严肃地说。他透过眼镜，向梅奈斯泰勒斜着瞥了一眼，又说：“要真正达到目的，就必须恨。”他停了一会儿，直视着远方，几乎立刻又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同样，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屠杀。事情就是这样！”

“不对，”雅克镇静地说：“不要仇恨，不要暴力。不对！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绝不能使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米托尔格毫不宽容地看着他。

雅克微微偏着身子，看看梅奈斯泰勒，在说下去之前，先等了一会儿。但是，梅奈斯泰勒并不插嘴，雅克就几乎是有点粗暴地决定说下去：

“应该仇恨！应该屠杀！应该！应该！……你知道什么，米托尔格？只要有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不用屠杀，只凭精神的力量去战胜敌人，你的那些关于暴力革命的概念就会改变了！”

奥地利人稍稍拉开了距离，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面容严峻，并不答话。

“的确，整个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流了太多的血，”雅克又向梅奈斯泰勒看了一眼，接着说，“也许是因为进行这些革命的人准备得不充分，想得不周到。那些革命，或多或少好象是由我们这样把暴力当作教条的宗派分子在张皇失措之中一天天凑合起来的。他们以为是在革命，其实只是满足于打内战……仓促起事，暴力是必要的，这我同意；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设想另一种类型的革命，我看不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缓慢进行的革命，由具有饶勒斯那样精神的人耐心地带领，就是说，由人道主义思潮培养起来的人。他们将有时间使自己的学说成熟，制定一个渐进的行动计划。就是说，是机会主义者，按这个词的褒义来说，他们通过一系列有条不紊的活动去取得政权，在一切方面都同时活动：议会，市政会议，工会，工人运动，罢工；他们是革命者，但是同时也是政治家，他们计划的实行将有广泛的规模，有权威，有明晰的思想所提供的沉静的毅力，依靠时间的协助，而且必须秩序井然！一刻也不丧失对于事态发展的主宰！”

“主宰事态发展！”米托尔格双臂乱舞，嘟哝道。“愚蠢[1]！建立一种新制度，这只有在灾祸的威胁下，在集体性痉挛[2]，群情激愤十分可怕的时候，才能想象……”（他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但还

---

① 原文为德文 Dummkopf。

② 原文为德文 Krampf。

是有日耳曼口音，重浊而且粗糙。）"如果没有仇恨给予的冲动，什么真正新的事情都干不成！要建设，必须先来一阵旋风① ，一阵混乱，破坏一切，铲平一切，彻底化为一片废墟！"他低着头，满不在乎地说出这些话，样子显得十分可怕。他又扬起脸说："消灭干净！消灭干净！② "一只手使劲乱挥，仿佛在摧毁障碍，把面前夷为平地。

雅克默默地走了几步，才回答他的话。

"是的，"他叹息一声，极力保持镇静。"你——还有我们，在生活中都信奉这样一条公理：就是革命的想法和秩序的想法是决不相容的。那种嗜血的英雄浪漫主义毒害了我们大家……但是，请听我说好不好，米托尔格？有时，我自己也想，自己也扪心自问，普遍信奉暴力学说的真实原因何在呢？难道只是因为想行动有效，暴力就必不可少？不是……还是因为这种理论迎合了在我们身上那种深深埋藏在人心之中最卑下、最原始的本能……让我们照照镜子吧！我们大家作出认为这种暴力必不可少的模样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多么凶狠，我们咧着嘴的脸相多么野蛮，我们的快意是多么残酷和粗野！其实，我们之所以坚持暴力，在动机中，振振有辞的成分少，而个人的原因多，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什么仇要报，都有一股怨气要发泄……要品尝报仇的滋味而不悔恨，就把复仇归之于注定的法则，从而证明复仇合情合理。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办法更好呢？"

米托尔格被触怒了，猛然转过身来：

"我，"他反驳道，"我……"

---

① 原文为德文 Wirbelsturm。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Tabula rasa! Tabula rasa!

雅克不容他打断自己的话：

“你等一等……我不是指责任何人，我说的是‘我们’。我指出事实。破坏的需要比建设的希望还要强烈……在我们中间，该有多少人，首先并不认为革命是改造社会的一种事业，反倒觉得革命是满足报仇欲望的一个机会，从斗殴、暴乱、内战和突然夺得政权中得到陶醉的满足。一旦通过血腥的胜利，我们也可以来施行我们的暴政，就是所谓我们的正义暴政，那时我们该多么狂热地进行报复！……米托尔格，任何革命者，除了其他的一切，归根结底，正是动乱的炮制者！你不要否认……在我们中间，有谁敢自称丝毫没有染上这种醉心于破坏的传染病？最优秀、最宽厚、最能够自我牺牲的人中间，有时候我也看到出现这种着了魔的醉鬼……”

“当然！”梅奈斯泰勒打断了他的话。“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吗？”

雅克赶紧回过头来，想看看他的眼睛，可是没有看到。他感到梅奈斯泰勒似乎笑了一笑，但又不能确定。他自己倒微笑起来，但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回想起了几分钟前自己刚说过的话：“这些扯淡，我听够了！”

米托尔格把双眉扬在眼镜上面，显得不屑于回答。

这时，他们走到了福尔堡广场，静静地穿了过去。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古老的屋顶。狭窄的圣雷热街好象是一条阴暗的走廊了。在他们后面，帕特逊和那年轻的女人在高声谈着什么，只听见他们在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梅奈斯泰勒好几次掉过头去，向身后他们那个方向看了看。

雅克没有说明他思想之间的联系，只低声说道：

“……一个人如果不放弃他的价值，好象就不能加入，不能

参加一个团体，一个集体的力量似的……"

"什么价值？"那奥地利人问，他学着雅克的话，表明他当真看不出雅克的这句话与以前的争论之间有什么关系。

雅克犹豫了一下：

"作为人的价值，"他终于低低地、含胡不清地说了一句，仿佛是害怕争论又在这个新问题上重新展开。

静默了一小会儿，忽然响起了梅奈斯泰勒那刺耳的声音：

"人的价值吗？"

询问的语气近乎逗趣，又显得神秘莫测。雅克似乎觉察到那里面有点激动。有好几次，他好象发现梅奈斯泰勒的生硬态度下面掩盖着一种情绪，使人觉得他这种生硬是后天获得的，在无情之中隐藏着一颗敏感的心的忧伤，那是他对人的本性已经看透，幻想全然破灭，内心深处再也不能得到任何慰藉。

米托尔格却只觉得飞行家是在逗趣，就大笑起来，用拇指的指甲扣着牙说道：

"你呀，蒂博，不要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啦！"他这样说，仿佛给争执作结论似的。

雅克却不禁恼火起来，说道：

"如果这就叫做政治意义……"

这一次，梅奈斯泰勒又打断了他们的话：

"政治意义，这是什么意思，米托尔格？……就是在社会斗争里，能够同意使用那些在个人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厌恶的不正派手段或罪恶手段吗？……是不是？"

他开始时，好象是说俏皮话，但是到后来，虽然话很激烈，口气却严肃而又克制。这时，他又静静地笑起来，抿着嘴，鼻子里轻轻喘着气。

雅克差一点对梅奈斯泰勒反驳一句，但是，他始终敬重飞行家，所以只向米托尔格说：

"一场真正的革命……"

"一场真正的革命，"米托尔格吼道，"拯救人民的革命，不管它多么暴烈，是用不着有人来证明它有理的！"

"是这样吗？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关紧要？"

"完全正确！"米托尔格不让他说完，更提高嗓门说。"行动的道路跟你想象中思辨的道路毫不相干！行动，我的同志，就是掐住人的喉咙。在行动中，对，没有别的，只有一件事：战胜！……对于我来说，不管你怎么想，目的并不是报仇！不是，目的在于解放人，必要的话，他自己不愿意也解放他！必要的话，就用枪击！就用断头台！你跳进河里去救一个快淹死的人，一开始就要劈头给他一下子，为了使他让你安安稳稳地把他救出来。决战真正开始的那一天，对于我，就只有一个目的：把资本主义暴政驱除，扫荡干净。这个歌利亚①似的庞然大物，他要奴役人民的时候，认为一切手段都可以用；要打倒他，我才不会那么天真，在选择手段的时候挑挑剔剔。为了砸碎愚昧和罪恶，凡是能砸碎的方法都是好的，甚至这手段本身就是愚昧和罪恶也在所不惜！如果需要不公正的话，如果需要凶残的话，好吧，我就不公正，我就凶残！任何武器对我来说都是好的，只要它能使我强大得足以取得胜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我要说，任何事都可以干！一切，绝对的一切！——只要不被打败！"

"不对！"雅克愤然反驳。"不对！"

---

① 歌利亚是身体高大的非利士人，被大卫打死。见《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他寻找梅奈斯泰勒的目光，但是，飞行家双手背在身后，垂着肩膀，在稍远的地方顺着房子向前走，对周围一眼也不看。

"不对！"雅克又说。他本想说："这种革命我不感兴趣。人如果能接受这种血腥的暴力，并且以正义的名义来美化它，这个人即使得到胜利，也永远不会恢复纯洁、尊严、对于人的尊重、公正的热情和思想的自由，我并不是要把这种狂热分子抬上执政地位才向往革命的……"然而，他只是说：

"不对！因为你们所宣扬的这种暴力，我非常清楚地觉得它同时威胁着精神领域。"

"由它去！我们不应该由于知识分子的顾虑而陷于瘫痪。如果五十年内，你说的那个精神领域注定要消灭，精神上的生命力应该扼杀，那也只好由它去！我象你一样感到遗憾，但是我说，由它去！如果为了真能起到作用，有必要让我变成一个瞎子，我会说：'把我的眼珠挖掉！'"

雅克愤慨地一挺身：

"嗳，不对，不能说由它去，你要明白我的意思，米托尔格……"（他对奥地利人说话，但实际上是竭力把自己的想法向梅奈斯泰勒讲清楚。）"比起你来，我也并不忽视最终目的的重要性。正是为了有利于这个最终目的，我才起来造反的。在不公正、谎言、残暴之中所完成的革命，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只是一个虚假的成功。这种革命在胚胎之中就孕育着腐败的萌芽。革命以这类手段取得的成果也不能持久，或早或晚，它也注定要垮台……暴力，这是压迫者的武器，它永远不能带给人民真正的解放，它只能让一种新的压迫取得胜利……"看到米托尔格想打断他的话，他突然恼怒地喊道："你让我说！你们这些人从那种厚颜无耻的理论中汲取的力量，我完全看到了。如果我相信确有

功效的话，也许我能够不重视我个人的厌恶，同意你们的恬不知耻。但我恰恰并不相信！我确信，没有任何真正的进步是通过卑劣的手段而实现的。鼓动暴力和仇恨，以求建立公正而又博爱的王国，这简直是荒谬。这是从一开始就背叛了我们希望用以统治世界的正义和博爱……不对！考虑一下你的想法吧！不过，依我看，真正的革命，值得我们贡献出全部力量的革命，否认道德价值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米托尔格刚要反驳，梅奈斯泰勒就说了话：

"不可救药的小雅克！"他的声调是他有时用的那种总使人慌乱的假嗓子。

在这场争论中，他虽然一直旁观，但是，两种不同气质的冲突始终使他感兴趣。在他看来，精神和物质之间、暴力本身和非暴力本身之间派别的区分既荒谬又无益，是典型的错误问题，提法不对的问题。但是，说又何益呢？

雅克和米托尔格都很尴尬，沉默着。

奥地利人向飞行家转过身去，端详了一会儿他那捉摸不透的脸，他正准备好的会意的笑容却突然在嘴唇上凝住了，他的脸阴沉下来。他不满意雅克使争论发生了这种转折，生雅克的气，生飞行家的气，也生自己的气。

沉默了片刻之后，他故意放慢脚步，与他们两人拉开距离，走到帕特逊和阿尔弗利达一起去了。

梅奈斯泰勒趁米托尔格不在，挨近雅克说：

"你是希望在革命发生之前，就预先使革命纯洁化。过早了，这会阻止它诞生的。"

他顿了一顿，仿佛在猜测他的话触动雅克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他深沉地瞥了雅克一眼，赶紧补充道：

“不过……我非常了解你。”

他们继续走下去，都不说话。

雅克保持着镇静，尽力回溯往事。他想到自己所受的教育。“传统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教养……给我的精神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长期以来，我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小说家，不久以前我才不这样想了。我一向宁愿观察，记录，不去评断、下结论……显然，对于一个革命者，这是个弱点！”他相当苦恼地思索着。他从不自欺，至少，决不有意自欺。他并不觉得自己不如同志们，也不觉得比他们优越，可是，总觉得跟他们不一样。总而言之，不象他们那样是“革命的驯服工具”。难道他会象他们一样，放弃个人意识，把自己的思想、意志融化到一个党的抽象学说和共同行动中去吗？

他突然小声说：

“保持和捍卫自己精神的独立性，难道必定与共同行动格格不入吗？你们是怎么做的呢，飞行家？”

梅奈斯泰勒好象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他却小声说：

“个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你觉得这两个词的意义一样吗？”

雅克始终面向着他，沉默着，仿佛在询问，象是请飞行家进一步说明。

梅奈斯泰勒好象不情愿似的，接下去说：

“同我们一起出现的人性，正在开始一个非凡的纠正过程，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之内，它将不仅改变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条件，同时还以一种现在还无法思议的方式改变人本身——以至于改变人自己所认为的本性！”

然后，他又默不作声，好象浸入沉思之中。

九

在后面几米远的地方，米托尔格走在帕特逊和阿尔弗利达旁边，并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

那个年轻女人跟英国人并肩走着，她跑着小碎步，英国人的大长腿迈一步，等于她的两步。她无拘无束地在闲扯，紧挨着她的同伴。帕特逊的肘弯不时碰到她的肩膀。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她说，“正在罢工。几个苏黎士朋友把我拉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我们就在第一排，我看着他，他的眼睛、手……大会结束以后，打起来了。我丢下了我的朋友，跑到了他身边……”（她好象自己对这段回忆也很惊奇。）“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离开过他，一天都没有；我想，甚至一连两个钟头都没有……”

帕特逊向米托尔格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用奇特的声调小声说：

“你就是他的福星……”

她笑了：

“飞行家比你可爱，帕特……他不说福星，他说我是他的守护天使。”

米托尔格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还在想刚才跟雅克的争论。他肯定自己是对的。他很重视跟雅克的同志关系，甚至想跟他做好朋友。可是，他是用一种严肃的态度看待革命的信徒的。这时，他觉得对雅克十分憎恶：“我本来应该一下子当面对他说出真话！……就是当着飞行家的面！”米托尔格是对雅克和梅奈斯泰勒的亲密关系最感到困惑的一个。并不是他狭隘，心怀忌妒，

他苦恼的是觉得不公平。他肯定飞行家刚才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赞成他的意见。飞行家模棱两可地保持沉默，使他很生气。他希望找个机会说清楚，当然并不是不想报复一下。

走在前面的雅克和梅奈斯泰勒在巴松公园门口停住脚。（一穿过公园，就直接到圣乌斯街了。）

太阳已经西沉，栅栏后面，金色的烟霭在一块块草坪上飘浮。夏天的星期日的傍晚吸引着许多游人到这公园来。这儿也就相当日内瓦大学的卢森堡公园了。所有的凳子上都有人，还有一群群活泼的大学生在几条笔直的小径上闲逛。高大的树木洒下浓荫，小径上微微有些凉意。

米托尔格加快了脚步，把阿尔弗利达和英国人丢在后面，赶上了前面的两个人。

"……对于生活的见解还是有些粗鄙，"雅克正在说，"对物质繁荣的拜物教！……"

米托尔格打量他一下，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毫无顾忌地插了进来：

"现在，又怎么啦？你看，我敢肯定，他现在又指责革命者的'物质欲望'了！"他一面低声抱怨，一面微微地冷笑，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雅克吃了一惊，亲热地看了他一下。这奥地利人每次发脾气，雅克总是宽容地对待他。他觉得米托尔格是个受过考验但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同志，然而在友谊上却异常忠诚。他明白，米托尔格的粗鲁是因为他太寂寞，童年的生活很不幸，过于自尊而易受刺激，米托尔格也许恰恰在这里隐藏着某种内心的斗争或者某种弱点。（雅克没有弄错，这个易动感情的日耳曼人心中有

一种苦恼：他知道自己很丑，而且病态地加以夸大，以至于有时候对一切都失望了。）

雅克善意地解释道：

"我刚才是对飞行家说，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思想、感情和向往幸福的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的形式……你说是吗？做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是首先有个人的、内在的革命态度，如果不是首先自我革命，清除旧的秩序留在身上的习惯思想，那还意味着什么呢？"

梅奈斯泰勒很快向他瞥了一眼，觉得有趣，想道："清除……奇怪的小雅克……象这样非资产阶级化，确实……在精神上清除一切习惯思想，对！……最根本的资产阶级习惯却不在内：那就是把精神当作一切的基础。"

雅克继续说：

"我常常感到奇怪，大多数人还是那样不自觉地注重和尊重物质利益……"

米托尔格固执地打断了他的话：

"责备那些饿得要死，造反首先是为了吃饭的人，说他们崇尚物质，这真是有点太容易了！"

"那是自然，"梅奈斯泰勒插嘴说。

雅克马上让步：

"这种造反最合情合理不过了，米托尔格……只不过，我们中间许多人好象觉得，到了那一天，资本主义被剥夺，无产阶级取代了它的位置，那就算是革命成功了……把旧的非法牟利者赶走，换上新的非法牟利者，这并不是摧毁资本主义，只是调换了一下阶级地位而已。但革命不应该只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尽管这个阶级的人数最多，尽管这个阶级受剥削最重。我希望革命是一种普遍秩序的胜利，广泛的人道秩序的胜利，到了那时，一

切人，将没有区别地……”

“那是自然，”梅奈斯泰勒说。

米托尔格嘟囔道：

“祸害就在于利益！……今天，它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唯一动力！只要我们还没有从世界上根除这个东西！……”

“这正是我要说的，”雅克接着说，“根除……你以为容易吗？我们发现，甚至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能从身上根除这种概念，甚至我们这样的革命者！……”

米托尔格心里或许也是这样想，可是他不肯承认，他再也不能抵御刺他朋友一下的这种诱惑。他撇开正题，冷笑说：

“我们这样的革命者？可是你，你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这种人身攻击使雅克不知所措，本能地向梅奈斯泰勒转过身去，但飞行家只是微笑着，这微笑中一点儿也没有雅克所寻求的安慰。

“你被什么蜂子螫了？”他含含胡胡地说。

“一个革命者，”米托尔格接着说，带着再也不肯掩饰的挖苦口吻，“革命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正是这样！可你，你今天这样考虑，明天又那样考虑……你是一个有你自己看法的人，却不是一个具有信仰的人！……信仰，这是一种美德，这美德却不是为你准备的，同志！你现在没有信仰，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不会，不会！我对你是太了解了！你乐意的是先倒在这一边，再倒在那一边……就象资产阶级分子，叼着烟斗，坐在沙发上，心安理得地玩着要还是不要的游戏，还对自己的高雅非常满意，坐在沙发上摇来晃去！你就跟这种人一模一样，同志！你追求，你怀疑，你推理。对着你那些从早到晚自己不断制造出来的矛盾，一会儿把鼻子扭到左边，一会儿又扭到右边！你欣赏你自己的这

份细致！……可是你没有信仰！……"他喊着，走到梅奈斯泰勒跟前："对不对，飞行家？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说：'我们这样的革命者！'"

梅奈斯泰勒脸上又闪过一丝捉摸不透的笑容。

"怎么？你指责我什么，米托尔格？"雅克越来越失去自制，愤然说。"你是说我不做宗派主义者？不。"（他的窘困渐渐变成了愤怒，他也完全感到了这种转变给他引起的痛快。）他又冷冷地说："我很遗憾，我刚才对飞行家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我向你直说吧，我不想再说一遍。"

"你就是个玩票的，同志！"米托尔格又狠狠地嚷。（就象通常一样，他一激动就不合时宜地唾沫四溅，话也说不清了。）"你是个玩票的理性主义者！我想，你就象个新教徒，完全象个新教徒①！自由观察的精神啦，对良心的自由判断啦，等等……你是因为同情心才跟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对，决不是因为有同样的目标才跟我们站在一边！我觉得，党就是被你们这些人败坏了！被你们这些总在犹豫、妄想评论革命理论的胆小鬼败坏了！竟然让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看这是办了一件错事！你们对所有的事都要从理性上争论一番，这种癖好就象疾病在传染，不用多久，所有的人就会开始怀疑一切，左右摇摆起来，不再勇往直前去革命！……你们也许在某一次能够作出个人的英雄行为。但是，个人的行动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真正的革命者，他必须承认自己不是英雄。他必须承认自己只是融合在整体中的一员。他必须承认自己微不足道！他必须耐心地等待着向一切人发出的信号，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站起来，跟大家一起前进……唉！你

---

① 这里，米托尔格使用的是法语"新教徒"一词的本意：抗议者。

呀！是个哲学家，对你这样的脑袋来说，你可以认为这样驯服是太可鄙。但是我告诉你，为了得到这种驯服，必须有一个比玩玩票的理性主义者更坚强、更忠诚、更高贵的灵魂！只有信仰才能产生这种力量！真正的革命者就有这种力量，因为他有信仰，因为他本人就是无需争辩的信仰！……对，我的同志！你可以看看飞行家，他虽然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知道，他的想法跟我一样……”

这时，帕特逊象箭一样冲到米托尔格和雅克中间：

“你们听，他们在喊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梅奈斯泰勒向阿尔弗利达转过身。

他们穿过了公园，已经走到冈都尔街。三个卖报的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来回跑，向他们这个方向走来，扯开嗓子喊：

“刚出版的报纸！奥地利的政治谋杀！”

米托尔格吓了一跳：

“在奥地利？”

帕特逊冒冒失失地冲向最近的那个报童，可是一转身又回来了，象是不经心地把手插在口袋里，可怜巴巴地说：

“我的钱不够……”这样说明身无分文的委婉措词使他自己也觉得好笑。

这个时候，米托尔格早把报纸买来，急忙看了一遍，大家都围着他。

“真难以置信①！”他目瞪口呆地嘟哝一声。

他把报纸递给飞行家。

梅奈斯泰勒接过来，用他那丝毫不流露出激动的声音先念

① 原文为德文 Unglaublich。

大标题：

"今晨，于最近被奥地利并为行省之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王储，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及大公夫人于官方仪式中双双中弹身亡。刺客乃波斯尼亚一革命青年……"

"真难以置信[1]！……"米托尔格又重复一句。

一〇

十五天以后，雅克由一个名叫博姆的奥地利人陪着，从维也纳坐白天的特快列车回来。

昨天晚上，霍斯梅尔私下告诉他的消息很严重，令人不安，雅克决计中断他的调查，赶快回瑞士，向梅奈斯泰勒报告。

这个星期日是七月十二日。雅克怕应付同志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就只通知了米托尔格。米托尔格晚上六点钟到达总部。他急忙爬上楼梯，朋友们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匆匆微笑一下，穿过拥挤在头两间屋子的人群，径向第三间房走去。他知道，在那里能找到飞行家。

果然，梅奈斯泰勒靠着阿尔弗利达，坐在他往常的位子上，面前有十二、三个人，专心听他说话。他好象只是对站在头排的普雷泽尔说：

"反教权主义吗？"他说。"可怜的策略！看看你们的俾斯麦

---

[1] 原文为德文 Unglaublich。

和他那有名的'文化斗争'①吧。他施行迫害，只不过加强了德国的教权主义……"

米托尔格满脸忧思，急切地等着阿尔弗利达看他，终于向她打了一个招呼，然后离开人群，退到窗子旁边来。

普雷泽尔说了一句什么表示反对的话，米托尔格没有听见。许多人七嘴八舌地插话，有几个人争论起来，人群中你来我往。阿尔弗利达趁此机会站起身来，去找奥地利人。

梅奈斯泰勒那干涩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觉得，十九世纪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所珍视的那种愚蠢的反教权主义，并不能把民众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这方面，问题是社会性质的，宗教的基础是社会性的。任何时代的宗教都是从被奴役人们的痛苦中汲取最主要的力量。宗教一贯利用贫困。一旦失掉了这个支点，宗教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日后的人类较为幸福了，目前的宗教对他们也就没有控制力量了……"

"发生了什么事，米托尔格？"阿尔弗利达低声问。

"蒂博回来了……他要见飞行家。"

"他为什么不来这里？"

"好象那边的事情很糟，"米托尔格说着，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事情很糟？"

她探询地望着奥地利人的脸，想起了雅克去维也纳的任务。

米托尔格摊开两手，表示他并不知道什么确实的情况，他站

① 原文为德文 Kulturkampf，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将俾斯麦反对天主教教权主义的斗争称为文化斗争。

在那儿，眉毛扬起，在眼镜后面睁圆了两眼，上身摇晃着，象一只小熊一样。

“蒂博跟博姆一起。博姆是我的一个同胞，他明天还要动身去巴黎，飞行家今天晚上一定要见见他们。”

“今天晚上？……”阿尔弗利达考虑了一会儿，“好吧，到家里来吧！这样最好。”

“好……叫一下里查德利！”

“还有帕特，”她赶紧接着说。

米托尔格不喜欢那英国人，正想说：“为什么叫帕特？”然而，他还是眨眨眼睛表示同意。

“九点钟？”

“九点钟。”

年轻女人默默地又坐上了她的椅子。

梅奈斯泰勒刚才说了一句：“当然了！”打断了普雷泽尔的话，未见辩驳，他又接着说：

“变革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新的人将找到一种消遣品，来满足宗教方面的需要，是一种社会消遣品。社会的神秘主义将代替职业宗教的神秘主义。问题是属于社会性质的。”

米托尔格和阿尔弗利达又互相看了一眼，接着，米托尔格就走掉了。

三个钟头以后，雅克由博姆和米托尔格陪着，下了去卡鲁日的有轨电车，走进梅奈斯泰勒的家。

天色已晚，窄小的楼梯上黑洞洞的。

阿尔弗利达来开门。

在点着灯的屋子门口，映出了梅奈斯泰勒的黑影，好象皮影戏似的。他快步走近雅克，低声问道：

"有消息？"

"有。"

"那些指控属实吗？"

"很严重，"雅克小声说，"特别是关于托布莱的事……我等一会儿向您说明……现在，我先跟您谈别的……马上就要发生严重事件了……"他向他带来的那个奥地利人转过身去，介绍说："这位是博姆同志。"

梅奈斯泰勒伸出了手。

"那么，同志，"他声调中有些怀疑的意味，"真的，你给我们带来了消息？"

博姆镇定地看着他说：

"是的。"

他是个第罗尔地方① 身材矮小的山地人，一副精力充沛的脸，三十岁光景，戴着一顶鸭舌帽，虽然天气很热，还把一件黄色的旧雨衣披在结实的肩膀上。

"请进，"梅奈斯泰勒说着，把客人们让到屋里。房间里面，帕特逊和里查德利已经在等着。

梅奈斯泰勒把这两个人介绍给博姆。博姆发觉自己还戴着帽子，慌乱了一阵子，摘了下来。他穿着带钉子的大皮鞋，在打蜡的地板上一走一滑。

阿尔弗利达由帕特帮着，去厨房找椅子。她把座位围着床摆成一圈，自己在床上坐下来，拍纸簿和铅笔整整齐齐放在腿间

---

① 第罗尔是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接壤地方的山区。

的裙子上。

帕特逊坐在她旁边，稍稍挺着上身，一个肘弯撑在长枕头上。他向那年轻女人弯过身来问道：

"你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吗？"

阿尔弗利达含含胡胡地摆摆手。根据经验，她对这种密谋的气氛不太信任。对于这些注定了无所作为的行动家，这样的策划只是表明了他们念念不忘一显身手，却又千百次地落了空。

里查德利亲昵地说："挤一挤！"过来坐在那个年轻女人身旁。一种愉快的，甚至是好斗的光辉永远在他眼睛里闪耀，不过，在这种自信之中，也有某些做作的成分，仿佛早经盘算好，依据原则，为了保持健康的气氛，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得坚强，心满意足。

雅克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封好的信封，一大一小，都递给了梅奈斯泰勒。

"这是材料的抄本，这是霍斯梅尔的信。"

仅有的一盏灯放在桌子上，微弱的光线照着屋子。飞行家走到灯前，拆开了封，看过之后，机械地用眼睛找寻阿尔弗利达，然后用锐利、询问的眼光看着雅克，把两个信封放在桌上，好象作个表率似的坐了下来。

七个人都坐好之后，梅奈斯泰勒转身问雅克：

"怎么样？"

雅克看看博姆，用手猛地把头发一掠，对飞行家说：

"您已经看了霍斯梅尔的信……在萨拉热窝，奥国大公的被暗杀……整整在半个月以前……唉，这半个月，在欧洲，尤其在奥地利，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活动……意义非常重大，霍斯梅尔认为必须紧急通知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中心。他已经派同志去彼

得堡、罗马……布尔曼到柏林去了……莫莱里去找普列汉诺夫……还有列宁……”

“列宁是个分裂分子，”里査德利嘀咕。

“博姆明天去巴黎，”雅克没有理他，继续说道。“他星期三去布鲁塞尔，星期五到伦敦。我负责通知你们……因为，的确，局势好象发展很快……霍斯梅尔离开我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去对他们说清楚，如果听任事态发展，不出两三个月，整个欧洲就会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就因为暗杀了一个大公？”里査德利又问。

“因为大公是被塞尔维亚人……被斯拉夫人杀的……”雅克向他转过脸去，继续说。“我以前跟你一样，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到了那边，我就明白了……至少，我隐隐约约看出了问题……事情错综复杂……”

他停住口，眼光向周围一扫，然后注视着梅奈斯泰勒，犹犹疑疑地问道：

“我是不是要从头到尾，象霍斯梅尔告诉我的那样重说一遍？”

“那是当然。”

雅克马上开始说：

“你们都知道奥地利人千方百计要建立一个新的巴尔干联盟？……”看到博姆在他的椅子上摇晃，立刻问道：“什么？”

“我觉得，”博姆说，“要把事情的原因说清楚，最好的办法是从更早的事情说起。”

雅克听到“办法”这个词，笑了一下，用目光征询飞行家的意见。

梅奈斯泰勒说：“我们有整整一晚上的时间。”他微微一笑，

把那条关节僵硬的腿在面前伸开。

“好吧，”雅克又对博姆说，“你来说吧……说历史背景，你肯定比我说得清楚。”

“好，”博姆答应了，一本正经的模样。（阿尔弗利达见了，眼里闪过一丝调皮的光。）

他把披在肩上的雨衣取下，仔细地放在地上，帽子旁边，往前挪挪身子坐在椅子边上，把前胸挺直，膝盖收拢。他的头发剃成平顶，脑袋显得圆溜溜。

“对不起，”他说。“开始的时候，我得采取帝国主义的思想观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我们奥地利政策的内幕……”他在心里稍稍准备了一下，说道，“第一点，必须了解南方斯拉夫人的意图……”

“南方的斯拉夫人，”米托尔格打断他的话，“也就是说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匈牙利的斯拉夫人。”

梅奈斯泰勒专心听着，点头表示赞同。

博姆接着说：

“这些南方的斯拉夫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试图集合起来反对我们。核心是塞尔维亚人。他们想围绕着塞尔维亚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人的自治国家。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从一八七八年柏林大会以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奥匈帝国之间就结了仇恨，就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的领导层中势力很大。但是，关于俄国在马上要发生的复杂局势中秘密筹划了什么，该负什么责任，我了解得不详细，不敢妄言。我只说我的国家——奥地利。在这里，我按照帝国政府的观点来说：南方斯拉夫人的结盟，这的确是个生死

攸关的问题，这样说得十分正确。假如在我们的边界上，结成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话，那么奥地利就会失去对于目前组成帝国一部分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的统治。"

"那是当然，"梅奈斯泰勒机械地低语。

他又好象是后悔这样不由自主地打断了别人的话，轻轻咳起嗽来。

"直到一九〇三年，"博姆接着说，"塞尔维亚一直受奥地利的统治。但是一九〇三年塞尔维亚进行了一次民族革命，把卡拉诺尔维奇[①]立为国王，并宣布独立。奥地利就等待机会来报复。到了一九〇八年，我们利用日本打击俄国的时机，突然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区成了附属我们的行省。德国和意大利表示同意，塞尔维亚十分愤怒，但是欧洲不敢挑起纠纷。奥地利靠着大胆放肆获得了成功……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奥地利又要大胆放肆，又一次以其大胆放肆获得了成功。奥地利阻止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获得一个港口，在塞尔维亚和亚得里亚海之间，设了一个自治区，就是阿尔巴尼亚，用来堵塞塞尔维亚到亚得里亚海的通路。因此，塞尔维亚就更加愤怒……于是，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你们还记得吗？去年，塞尔维亚又收复了在马其顿的一些地区，奥地利想不承认，它已经两次靠着大胆放肆得到成功了，但这一次，德国和意大利不赞成，于是，塞尔维亚得以坚持，保住了自己取得的领土……只不过，奥地利为此受了屈辱，等待报复机会。在我们的国家，民族自尊心很强，我们的参谋部

---

① 这里指的是卡拉诺尔维奇家族中的彼得一世，1903—1921年塞尔维亚的国王。

就一直在筹划报复，外交界也为此工作……蒂博刚才提到新巴尔干联盟。这正是今年我国的一个庞大计划。这就是设想在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之间结成联盟，即新巴尔干联盟，对付斯拉夫人，不只是我们南方的斯拉夫人，是对付所有的斯拉夫人……你们明白吗？这也就是说，针对俄国！"

他思索了一会儿，看看是否遗漏了什么主要的东西，然后，他询问地把身子俯向雅克。

阿尔弗利达靠着帕特逊的肩膀，低下头来克制着不打哈欠。她觉得这个奥地利人太认真，一大堆历史叙述平淡无味。

"自然了，"雅克接着说，"一想到奥地利，就不能不想到奥德集团……德国以及它针对英国的'海上的远景'……德国在贸易上处于被包围状态，极力寻找新的扩张……德国的'东进'①……德国以及它对土耳其的图谋……要切断俄国各个海峡的通路……巴格达铁路，波斯湾，英国的石油，通向印度的道路，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有联系……在背景上，起支配作用的，应该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列强的两大集团在互相对峙……"

"那是当然，"梅奈斯泰勒说。

博姆点点头。

静默了一会儿。

奥地利人向飞行家转过身去，郑重地问道：

"可以吗？"

"非常清楚！"梅奈斯泰勒毫不含胡地说。

飞行家不常称赞人，除了博姆自己以外，大家都很惊奇。阿尔弗利达马上改变了看法，比较注意地打量奥地利人。

---

① 原文为德文 Drang nach Osten。

梅奈斯泰勒看着雅克，身子略向后仰，说道："现在，我们来听听霍斯梅尔是怎样说的，看看有什么新的情况。"

"新的情况？"雅克说。"说真的，没有……还没有……只有些迹象……"

他很快地挺起上身，迅速地挪动一下，使额头隐在阴影中，黄色的灯光只照着他脸的下部、突出的下巴和带有忧虑线条的大嘴。

"严重的迹象，使人预见到，也许在短期之内，就会出现新的情况……我简单地说一下：在塞尔维亚方面，由于民族愿望接二连三受到轻侮，人民群众愤怒已极……俄国方面，明显倾向于支持斯拉夫人的要求；——这是事实，因此，奥地利大公被暗杀以后，完全受参谋部和民族主义集团的影响所控制的俄国政府，通过驻各国大使，声称俄国坚决保护塞尔维亚。霍斯梅尔是通过来自伦敦的情报知道这事的……奥地利方面，由于最近一次遭到失败，政府人士感到奇耻大辱，同时，对于前途忧心忡忡。正如霍斯梅尔所说，我们就是带着仇恨、怨愤和贪欲这爆炸性的负担，滑向不可知的深渊……不可知，这是从六月二十八日那惊人的事件开始的：在萨拉热窝的伏击……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的城市……萨拉热窝并归奥地利已经六年了，居民仍忠于塞尔维亚……霍斯梅尔本人大概就认为塞尔维亚的某些官方领导人多多少少直接参预了这次行刺的准备。不过很难拿出证据……对于奥地利的政府来说，这次谋杀引起欧洲舆论的愤慨，立刻成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好机会。抓住塞尔维亚的错，一次算总帐！提高奥地利的威望，同时，立即完成新巴尔干联盟，保证奥地利在中欧的称霸！应该承认，这对于某些政治家是太有诱惑力了！因此，在维也纳，首脑人物毫不迟疑，马上就制定了行动计划。

"第一点，就是证实塞尔维亚伙同谋杀的共谋罪。维也纳立即命令在贝尔格莱德以及整个塞尔维亚王国进行正式调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证据。然而，直到目前，计划中的第一点看来已遭惨败。简直无法找到塞尔维亚的某些官方人员参预波斯尼亚的反奥运动。尽管调查人员得到的命令急如星火，还是不能得出塞尔维亚政府有罪的结论。自然了，他们的报告不得公布，当局非常小心地瞒过了新闻界。霍斯梅尔却设法把这个结论弄到了手，就在这儿，"他说着，用手按住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大信封，灯光照亮了那上面红色的火漆封印。

梅奈斯泰勒用思索的眼光看了看信封，然后，又瞧着雅克的脸。雅克接着说：

"奥地利政府怎么办呢？它继续干它的，这就足以证明它在追求某种秘密目标。它让人相信，又通过报刊宣扬，塞尔维亚参与暗杀已是既成事实。官方报刊不断把舆论搅浑，暗杀这类事情，也比较容易利用。米托尔格和博姆可以告诉你们，在那边人民的心目中，皇太子的地位已经神圣化。目前，没有一个奥地利人，没有一个匈牙利人，不一口咬定在萨拉热窝的暗杀是为了反对吞并波斯尼亚，在塞尔维亚政府、甚至是俄国政府的鼓动下一个密谋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觉得受到了欺侮，渴望报仇雪恨。这正是上层人物所期望的。暗杀的第二天，人们就千方百计地去刺激民族自尊心！"

"人们，是谁？"梅奈斯泰勒问道。

"就是当权的那些人，主要的是外交部长贝赫托德。"

博姆插进来说：

"贝赫托德！"他意味深长地做了个鬼脸。"要了解局势就必须象我们一样，了解这位野心勃勃的先生！你们想想，把塞尔维

亚粉碎了，他就会成为奥地利①的俾斯麦！有两次他以为要成功了，但两次机会都从他手里滑掉。这一次，他又觉得碰到了好运气，再也不能错过了！"

"不过，贝赫托德，毕竟并不是奥地利！"里查德利反驳。

他向博姆伸着尖鼻子，微笑着。从他细微的声调中，别人可以觉察到那种掌握了严密学说、充满自信的青年人内心特有的完全的安心。

"嗳！"博姆争辩道，"他把整个奥地利都装在口袋里了！首先，是参谋部，还有皇帝……"

里查德利摇摇头说：

"弗朗索瓦-约瑟夫②吗？很难相信……他多大岁数了？"

"八十四了，"博姆说。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家伙！已经担负了两次不幸的战争！在统治的末期，难道还会甘心情愿……"

"但是，"米托尔格说，"他很清楚地感到，君主制在受着致命的威胁！尽管他年纪老，这位皇帝还不敢真正断定自己进棺材的时候，王冠还在不在头上。"

雅克站了起来：

"里查德利，奥地利内部困难重重，很难应付……不要忘记这一点……它是由八九个分散的和敌对的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中央当局日益衰落。可以说必不可免要分崩离析。一重又一重的沉重负担：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都是被迫并入帝国的，他们在动荡不安，只等有利时机砸碎镣铐！……

---

① 原文为德文 Oesterreich。

② 弗朗索瓦-约瑟夫(1830—1916)，奥地利皇帝及匈牙利国王。

我是从那边来的。在政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大家经常说要避免解体，只有一个方法：战争！这是贝赫托德和他那一帮人的看法，当然也是将军们的看法！”

“八年以来，”博姆说，“参谋总长就是孔拉德·冯·霍岑道夫将军……他是军事集团的死硬分子……斯拉夫人最凶恶的敌人……八年以来，他一直公开推动战争！”

里查德利好象还没有被说服，他盘着手臂，眼睛发着光——非常明亮，对先后说话的两个人他都以同样锐利和洋洋自得的怀疑态度凝视着。

雅克不再对他说什么，又坐下来，转身对梅奈斯泰勒说：

“就这样，对那边的首脑人物来说，预防性的战争就能拯救帝国。政党之间的分裂就此结束！民族分裂分子的抱怨就此完结！战争可以使奥地利恢复经济繁荣，可以向它提供斯拉夫人企图独占的巴尔干市场……而且，既然他们自以为不出两三个星期就能够以军事手段迫使塞尔维亚投降，他们还有什么风险可担呢？”

“这要再研究！”梅奈斯泰勒打断了他的话。

大家的眼睛都转向他。他用茫然的眼光凝视着阿尔弗利达那边，样子又冷漠又庄重。

“等一等！”雅克说道。

“还有俄国哩！”里查德利打断他的话。“况且，还有德国哩！暂时假设奥地利向塞尔维亚进攻，再假设——这都不肯定，只不过有可能——俄国进行干涉。俄国动员之后，德国接着就会动员，紧接着法国也自然动员。所有的联盟系统会自动地起作用……这就等于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有可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他看看雅克，微笑着说：“不过，这一点，老朋友，

德国比我们知道得清楚。那么，德国难道听任奥地利为所欲为，甘冒欧洲大战的危险吗？不会！你们考虑考虑吧！……风险这样大，德国会阻止奥地利行动的。"

雅克把脸绷得紧紧的。

"你等一等！"他又说。"这恰好证明霍斯梅尔提出的警告完全正确。有足够的推测使我们可以感觉到，德国已经支持奥地利了。"

梅奈斯泰勒一惊，目不转睛地看着雅克。

"是这样的，"雅克继续说，"照霍斯梅尔看来，事态也许是这样发展的……看来，暗杀发生之后，首先在维也纳头几次政府会议上，贝赫托德遇到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蒂萨，匈牙利的部长，这是个谨慎的人，反对用强硬手段；另一方面就是皇帝。是的，好象是弗朗索瓦-约瑟夫犹豫着不肯同意，他要首先了解威廉二世的意见。德皇正要去游历，为了找到他，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贝赫托德大概是在七月四日到七日之间，设法与德皇和他的首相协商，于是得到德国方面的同意。"

"都是些假设……"里査德利指出。

"那是自然，"雅克接口说。"不过，最近五天，维也纳的情况正好使这些假设增加了份量。你们想想吧。上星期一，贝赫托德左右的人还显得犹豫不决，他们并不掩饰，皇帝、甚至贝赫托德本人都害怕德国断然反对。突然，本月七日，一切都变了。那一天（就是上星期二）仓促召开了一次大规模政府会议，这是一次真正的作战会议。好象一下子人们的束缚都解脱了……关于会议内容，在四十八个小时里保持着沉默。但是，从前天开始，不断有消息泄露出来，会议之后发布了许多指令，于是很多人都知道了机密。另外，霍斯梅尔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很高明的情

报网，到最后，他总是什么都知道了！……这个会议上，贝赫托德采取了一个新的态度：就好象他口袋里已经装着德国的正式保证，出兵讨伐塞尔维亚德国将支持到底。他不动声色地把一份真正的战争计划的文件提交给他的同事们。只有蒂萨反对。有一件事证明贝赫托德这个计划完全是战争计划，那就是蒂萨想使他的同事们同意只羞辱一下塞尔维亚，觉得取得一个辉煌的外交胜利就很好了。可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反对他，最后他让了步，赞成了大家的意见……不仅如此，霍斯梅尔说，当天早上，那些部长们还恬不知耻地考虑能不能找个理由立即发布动员令。终于没有这样干，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考虑到其他强国，比较聪明的办法是非至最后一分钟，绝不暴露出真面目……肯定无疑，贝赫托德和参谋部的计划是通过了……计划的详细内容？显然，不容易打听到……不过，多少了解一些，例如，已经下达命令开始进行不太引人注意的军事准备；在奥塞边界上，掩护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便有任何一个借口，他们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占领贝尔格莱德！”他急速地搔搔头发。“最后，参谋部的头子，那有名的霍岑道夫的一个同事说过这样的话，也许这只不过是个老丘八在信口开河，但是，这句话也把奥地利领导们的精神状态说得一清二楚。据传，他在亲密的小圈子里曾说过：‘就在这几天的一天早上，欧洲一觉醒来，会发现面对着既成事实！’”

一 一

雅克停住嘴。所有的视线立刻集中在飞行家身上。

他一动不动，盘着胳臂，明亮的眼睛谁也不瞧。

半晌，谁都不言语，一个个的脸上却显出同样的焦急神色，

甚至有些慌乱。

米托尔格终于突然打破了沉默：

“真难以置信①！”

大家还是不说话。

接着里查德利嘀咕道：

“德国如果当真在后面……”

飞行家锐利的目光转向他，但好象是视而不见。接着，他把嘴唇收紧，发出没有人懂得的一个声音。只有一直看着他的阿尔弗利达才听明白了：

“来得过早！”

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本能地靠在帕特逊的肩膀上。

英国人急忙瞥了那年轻女人一眼。但她已经低下头去，避开了任何询问。

如果帕特问她为什么发抖，她会很不自在。显然，今天晚上，这是第一次她觉得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突然出现在她想象里的血淋淋的现实。然而，使她不寒而栗的，还不是雅克揭发的事实，而是梅奈斯泰勒说的那句话：“来得过早！”为什么呢？他的思想一点也不使她奇怪。她了解飞行家的意思：“革命只能在强烈的危机中爆发，从欧洲目前的状态来说，战争是最可能使危机爆发的时机；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无产阶级还没有准备好，是没有能力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化成为革命的。”她想到，如果社会党人果真还没有作好准备，那么，战争岂不是毫无意义的大屠杀？莫非正是这样一想才使她慌乱不安的？或者是因为说“来得过早”的那种声调？可是，从这声调

---

① 原文为德文Unglaublich。

里她又能听出来什么呢？她不是早就习惯了她的飞行家那无动于衷的态度吗？（有一天，她不禁吃惊地对他说："你面对战争就好象基督徒面对死亡一样，凝视着死亡以后的东西，以致于忘掉了弥留之际的一切恐怖……"他笑了："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小姑娘，分娩的阵痛正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次序。"）虽然她有时因此而痛苦，却也赞佩这种顽强的超脱态度，那是一个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而她却比谁都了解这个人有跟一般人一样的某些弱点。这仿佛增添了他的优越性。她时常想：这样令人骇异的"不通人情"，总的来看，却包含着高度人性的动机：那就是要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彻底地致力于摧毁现世界，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每一次想到这些，她就万分激动……刚才她为什么打战？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抬起修长的睫毛，目光越过帕特逊，满怀信任地落到梅奈斯泰勒身上，心里想道："耐心些，他还什么也没有说呢！他就要发言了，那么一切就又都清楚了，就又正确又恰当了！"

"我相信奥地利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分子①的确是渴求战争。"米托尔格一面摇着他那头发鬈髻的脑袋，一面接着说："许许多多日耳曼的领导人物支持军国主义，有大工业集团，克虏伯之流，还有东进②的赞同者。对！这些我也可以承认。但要说是全体有产阶级，我就不同意！他们会害怕的，而他们恰恰势力很大，不会任凭事态发展，他们会对政府说：'住手！你们疯了！如果点着这炸药，你们自己也会给炸飞的！'"

"不过，米托尔格，"雅克说，"如果政府领导人与他们的军人

---

① 原文为德文 militarismus。

② 原文为德文 Drang nach Osten。

集团确实已经沆瀣一气，你的那些有产阶级的反对又能奈何呢？而根据霍斯梅尔的情报，他们的勾结是……”

“谁也没有怀疑这些情报，”里查德利打断了他的话。“但是，目前所能说的，只是存在着战争的威胁……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在这种威胁之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确确实实要打仗，还是经由日耳曼使馆进行什么新的讨价还价的交易？”

“我不相信打得起来，”帕特逊冷静地说。“你们没有考虑到我那古老的英国！英国决不会让三国同盟①在欧洲称霸……”他微笑着说：“我那古老的英国，始终不声不响，于是，大家都把她给遗忘了。可是，她在看着，听着，警惕着。万一对她有什么不利，她就会一跃而起！……她还相当有力气哩，你们知道！她每天早上还要洗个澡，这位可爱的老家伙……”

雅克不耐烦地激动起来：

“事实俱在！不管是坚决要打，还是意欲恫吓，明天欧洲就会面对可怕的威胁！那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我的看法跟霍斯梅尔一样，在这种挑衅面前，我们应当表明态度，应该尽早地准备好反击！”

“对，对，我赞成！”米托尔格喊道。

雅克向梅奈斯泰勒转过脸去，但是看不到他的眼睛，又用询问的眼光看看里查德利，里查德利点点头：

“同意。”

里查德利不愿相信真有战争的危险，不过，他也不否认欧洲被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搅得乱七八糟。他还立刻觉察出，“国际”应

---

① 德、奥为对抗俄国，于1879年订立盟约，后又联合意大利于1882年签定盟约，共同对抗英、法、俄，史称三国同盟。

当利用这场混乱，团结一切反战力量，推进革命思想。

雅克又说：

“我把霍斯梅尔的话重复一遍：全欧冲突的威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明确的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提出两年以前就针对巴尔干战争制定的纲领，并且还要加强这个纲领。首先，看看能不能把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日期提前……还有，就从现在开始，在各国同时展开公开的、正式的和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德国的议会、法国的议会和俄国的杜马进行调解！……向各国外交部长同时施加压力！……动员舆论力量！……号召人民！……群众示威！……”

“用罢工去威胁各国政府！”里查德利说。

“……在军火工厂进行破坏！”米托尔格大声嚷道。“就象意大利那样，炸坏火车头，拔掉铁轨上的道钉！”

他们交换一下激动的眼光。行动的时刻莫非终于来到了？

雅克又向飞行家转过身。梅奈斯泰勒脸上有一闪即逝的、冷冷的笑容，象探照灯的光一样，闪了一下，又马上消失了。雅克认为这是同意的表示，他受到鼓舞，又热烈地说下去：

“罢工，对！同时总罢工！这是我们最好的武器！……霍斯梅尔害怕在维也纳大会上，问题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应该把问题重新提出，充分讨论！突破理论的范围！按照各别具体的情况给每个国家确定要采取的态度。不要再重复巴塞尔大会那一套！要达成具体的、实际的决议。对不对，飞行家？……霍斯梅尔甚至想在大会之前让一些领袖先举行几次预备会议。为了扫清障碍，也是为了立即向各国政府证明，这一次，无产阶级已经下定决心，要团结一致，起来反对它们的侵略政策！”

米托尔格冷笑说：

"哈！你的那些领袖！那些领袖，你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谈论罢工谈了多少年了？你以为这一次在维也纳，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作出什么决定了？"

"发生了新的情况，"雅克说，"有全欧大动乱的危险！"

"不行，不要你的那些领袖！不用你的那些演说！要群众的行动！对，群众的行动，我的同志！"

"那自然了，要群众的行动！"雅克说。"只是，为了让群众行动起来，最要紧的事难道不是那些领袖先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你考虑一下，米托尔格，对于群众，那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啊！飞行家，只要我们有一份统一的、国际性的报纸，就好了！"

"做梦①！"米托尔格叫道。"我告诉你，抛开你的那些领袖，去鼓动群众吧！你以为，比方说德国的那些领袖会同意罢工吗？不会！他们只会把巴塞尔大会上那些话再说一遍：'由于俄国，罢工不可能！'"

"这就严重了，"里查德利指出。"非常严重……归根到底，一切取决于德国，取决于社会民主党……"

"无论如何，"雅克说，"两年前，他们已经清楚地证明，情况需要的话，他们是能够起来反对战争的！如果没有他们，巴尔干事件就会在全欧点起战火！"

"不是'如果没有他们'，"米托尔格嘟哝说，"而是'如果没有群众！'……至于他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过是跟着群众走走而已！"

"但是群众示威谁来组织呢？还是领袖！"雅克辩驳。

---

① 原文为德文Traümerei。

博姆摇着头说：

"只要俄国的无产者还不满两百万，而农民却占千百万，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不足以对付他们的政府，而且沙皇的军国主义对德国却是真实的威胁，那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同意罢工！……米托尔格说得对，将来在维也纳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会象在巴塞尔大会上一样，只在理论上同意！"

"唉！别提你们的那次大会了！"米托尔格怒冲冲地说。"我告诉你们，这一次，还是群众的行动决定一切！领袖会跟着走……要在奥地利、德国、法国和其他各个地方把无产者鼓动起来，不要等待领袖下命令！要在每一个角落，组织起一切有头脑的人，在铁路，军火制造厂，兵工厂，到处制造混乱！到处！用这样的方法强迫领袖和工会行动。同时，还要使欧洲所有的革命组织统统振作起来！我敢肯定，飞行家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要到处闹事！在奥地利，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对吗，博姆[①]？还要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一起煽动起来：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还有罗马尼亚人！……在各处进行诸如此类的活动！……我们能够在意大利掀起罢工！在俄国也能够……如果群众到处都起来了，领袖能不向前走吗？"他转身向梅奈斯泰勒问道："对吗？飞行家？"

梅奈斯泰勒听到问他，抬起了头，尖锐的眼光盯着米托尔格，又看看雅克，然后又把目光移开，茫然转向床那边。在床上，阿尔弗利达正坐在里查德利和帕特逊中间。

"嗨，飞行家，"雅克说道，"如果我们这次成功的话，那么，'国际'的力量会得到多么惊人的发展啊！"

---

① 原文为德文 Nicht wahr Bœhm。

“那是自然！”梅奈斯泰勒说。

在他嘴角上，掠过一丝嘲讽的笑意，一闪即逝，只有非常了解他的阿尔弗利达才看得出来。

在霍斯梅尔揭露的事实面前，在使人估计到德国在支持奥地利的企图的种种有力的推论面前，梅奈斯泰勒立刻思忖道：“他们当真要打仗了！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期望取得政权。那么，怎么办？……”他马上打定了主意：“关于要采取的策略，毫无疑问：充分利用群众的和平主义。目前，这是我们的掌握群众的最好办法。以战争对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就让尽可能最大多数的士兵出征时，怀有固定的信念：战争是资本家挑起来的，是违反无产者的意志和利益的，是别人为了罪恶的目的强行把他们投入一场兄弟相残的斗争。无论发生什么事，这粒种子决不会虚抛！……绝妙的一手，这就是把毁灭帝国主义的幼芽引进帝国主义内部去！也是极好的机会，把我们那些官员暴露出来，强迫他们彻底卷入，从而败坏他们在当权派心目中的信誉……好哇，干吧，孩子们！吹响你们的和平主义号角！……况且，你们要的就是这个。只要放手让你们去干就是了……”他心里暗暗发笑，他预先想象着和平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慷慨热情的拥抱，仿佛已经听到官方讲坛上用颤音发出的响亮的号召……“至于我们……”他又想。“至于我自己……”他没有再想下去，留待以后进一步考虑。

他小声嘟哝一句：

“这要再研究。”

他看到阿尔弗利达那追根问底的眼光，发觉大家都不声不响，转身向着他，期待他最终说点什么。他机械地高声重复一

句：

"这要再研究。"

然后，他神经质地把腿缩到椅子下面，轻轻咳嗽起来：

"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再要说……我的想法跟霍斯梅尔一样……跟蒂博，跟米托尔格一样，跟你们大家都一样……"

他用手抹抹湿津津的前额，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

房间很矮，又挤满了椅子，他就显得更高了。他随意走了几步，在桌子、床和来客的腿之间的空隙里绕了一个圈。他的目光掠过每一个人，却又不象是专门瞧着某一个人。

他静静地来回走了一会儿，停住了脚步。他的思路好象从遥远的地方给拉回来了。大家都以为他要再坐下来，阐述行动计划，开始发表他们听惯了的那种命令式又有点儿象预言的即席演说。但是，他只又一次嘟哝了一句：

"这要再研究……"他低下眼睛，微笑一下，又赶快补充道："反正，距离目标更近了一些。"

然后，他挤到桌子后面，走到窗子跟前，一下子推开两扇百叶窗。窗外正是黑夜。这时，他稍稍斜过头来，换了个声调，越过肩膀向身后说道：

"你给我们点什么凉东西喝好吗，小姑娘？"

阿尔弗利达顺从地走到厨房去了。

大家都有点发窘。

帕特逊和里查德利坐在床上，低声交谈。

在房间中间，吊灯底下，两个奥地利人站着，用他们的语言在争论。博姆从衣袋里掏出半截雪茄烟，点着了。他那红红的湿润的下唇突出来，使他的扁平的脸显得善良，可是，这种肉感也微微有些俗气，这一点跟别人很不同。

梅奈斯泰勒站在那里，两手撑着桌子，把霍斯梅尔的信放在他面前的灯光底下，又读了一遍。从灯罩上面透出来的光正照着他，短短的胡须显得更黑，脸显得更白，额头皱起来，眼皮几乎把眼睛全遮住了。

雅克碰碰他的胳臂：

"飞行家，掌握局势的时刻也许终于到来了，而且比你预料的还要早！"

梅奈斯泰勒点点头。他并没有看雅克，也没有改变他那无动于衷的态度，只用沉浊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声调表示同意：

"那是当然。"

然后，他又不声不响地继续看信。

雅克忽然觉得有些难受：今晚，他觉得好象发生了什么变化。不仅飞行家的想法变了，连他那原有的态度也变了。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赶火车，博姆第一个提出要走了。

大家也跟着他告辞，隐隐约约感到松了一口气。

梅奈斯泰勒送客人下楼，给他们开开临街的大门。

一二

阿尔弗利达倚在楼梯的栏杆上，等到听不见了客人们的谈话声，才回到屋里。想收拾收拾，但是，她感到心情沉重……她逃到漆黑的厨房里，凭着窗户，一动不动，眼睛在黑暗里睁得大得出奇。

"你在想，小姑娘？"

梅奈斯泰勒那滚烫的、粗糙的手抚摸着她的肩膀。她打了

个寒噤，叹一口气，忽然用孩子似的声调问道：

"你当真以为，要打仗了？"

他笑了，阿尔弗利达感到希望动摇了。

"可是我们……"

"我们？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她误解了。今天晚上她想的只是阻止战争爆发："你真以为，没有办法阻止……"

他打断了她的话：

"没有，那是当然！"现在的无产阶级能阻止战争爆发，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完全是荒谬的。

她在黑暗中猜到飞行家的微笑，眼睛在闪光。她不禁又战栗起来。他们静静地靠在一起，待了一会儿。

"但是，"她说。"帕特也许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无能为力的话，英国……"

"你们那个英国能够干的，最多不过是推迟时间罢了——恐怕连这样也作不到！"

在她身上这种不同寻常的抵触，飞行家是不是感觉到了？他的语调更加生硬：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阻止战争爆发！"

她微微挺直身子：

"那么，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因为，目前，这跟谁都不相干，小姑娘！同时因为，今天，从实际出发，必须装出认真的样子！"

她一声不响。今晚，她感到受到了伤害，从来没有这么深刻地受他伤害过，不知为什么，对他产生了一种反感。她回想起他们同居的初期，有一天，他耸着肩膀很快地说："爱情吗？对于我

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什么对他重要呢？"她想。"什么也不重要！什么也不重要，——除了革命！"她第一次想到："革命——他的固定的观念……对其他一切都不重视！……包括我！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一切对于他都不重要！甚至不象他本来的身分，完全不象个男人！……"这是第一次，她不再以为："优越于一般的男人"，想的却是："完全不象个男人……"

梅奈斯泰勒用挖苦的声调继续说：

"以战争反对战争，小姑娘！让他们去干吧！示威，暴动，罢工，他们爱怎么干都行！奏着军乐前进！吹着喇叭前进！他们有能耐的话，去把耶利哥的城墙震塌①！"

他突然离开了阿尔弗利达，转了一个身，咬着牙说：

"但是这城墙，不是他们的号角能震塌的，小姑娘，得用我们的炸弹！"

当他微微跛着腿回到卧室去的时候，阿尔弗利达听到了那种总使她的心冻得冰凉的喘吁吁的笑声。

她把臂肘支在窗台上，站了许久，一动不动，呆呆地望着茫茫夜色。

沿着杳无人迹的滨河大街，阿尔夫河的微波轻轻拍击着岩石河岸，岸上的房子里，最后的几盏灯光一一熄灭了。

她还是不动，在想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想。"也许她会这样回答。眼皮间出现了两滴泪水，挂在睫毛上。

---

① 《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和华教约书亚攻耶利哥城，方法是用七个祭司各执羊角，一至六日每日吹角绕城一次，第七日绕城七次，同时吹角，百姓跟着大声呼喊，耶利哥城便倒塌了。

一三

司机穿过残老军人院广场，把车开到大学街。汽车悄悄的疾驶，但是，在这炎热的星期天下午，在这阒无人迹，一切都昏昏欲睡的广场上，连车轮在干燥的柏油路上轻轻滑动的声音，过十字路口轻轻按出的喇叭声都显得冒失，不合时宜。

车子刚刚走完巴克街，安娜·德·巴丹库尔就抱过了在座椅上蜷成一团睡着的金毛哈巴狗，俯下身去，用小阳伞尖戳戳那个穿着白色防尘外衣漠然坐在司机席上的混血儿。

"停在这儿，约①……我走着去。"

汽车靠上人行道的边沿停了下来，约打开车门。帽舌底下，他那比漆皮还要亮的眼珠左右滚动着，就象个眼睛活动的玩偶。

安娜犹豫了一会儿。在这死寂的地区，她一会儿是不是一定能找到出租汽车呢？安托万在父亲死后，没有听她的劝告，在布洛涅森林附近找一个住宅，真是错了！……她把狗夹在胳臂底下，轻快地跳下车。她多么想摆脱一切约束：

"今天下午我不用您了，约……回去吧！"

甚至在树荫下面，地面也把鞋底烫热了。一丝风也没有。房顶上面，泛起一层水汽，凝滞不动，遮蔽了天空。安娜顺着死气沉沉的铺面和牢房似的大门往前走，强烈的反光照得眼睛眯了起来。哈巴狗费洛懒洋洋地紧跟在她后面快步走着。一个人也没有。平常星期日天气好的话，可以看见一些扎辫子的小姑娘，小腿又细又长，独自在她们那囚笼似的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跳

① 约瑟夫的昵称。

跳蹦蹦。安娜突然想，把她们收养三个星期，带到多维尔去，尽给她们吃奶油蛋糕，吸新鲜空气。而今天，连这些小女孩也没有。看门的人也象看家狗似的，睡在窝里，一直到傍晚才出来坐在门口，骑着把椅子乘凉。这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巴黎人刚刚过国庆，闹了一个星期，都累了，好象都成群结队地丢开了首都。

蒂博家的房子已经远远在望，屋顶上的脚手架还在。临街的那面老墙已用铅白涂得斑斑驳驳，只要再一刷浆，就焕然一新了。一排排的栅栏，上面胡乱贴着些广告，遮挡着最下一层楼，这里的人行道也显得窄了。

安娜把薄绸裙子的边饰撩起，按在腿上，在迎门堆放的口袋、厚木板和石灰渣堆之间穿过去，身后跟着小狗。在门洞里弥漫着一股地窖和新刷灰泥的潮湿味，就象冰凉的湿海绵似的，贴在后颈窝上。费洛扬起它小小的黑色的鼻子尖，站住了，嗅着这不寻常的气味。安娜微笑了，把这热乎乎的丝球儿托在手里，抱在胸前。

一走过前厅的玻璃门，里面的工程好象已经完了。红色地毯铺成一条路，直通到电梯间。上次安娜来时还没有。

在三楼的楼梯口，她停下脚步。明知道安托万不在家，她还是习惯地先在脸上扑了点粉，再去按门铃。

门好象不情愿似的打开了，雷昂迟疑半天才露面。他穿得很少，只穿了一件有条纹的背心，光净的脸儿拉得很长。头上有一层小鸡绒毛似的头发。这一副没有个性的模样显得又呆笨又狡黠。眉毛弯成弓形，下唇松软，眼皮沉重，鼻子下垂——这已经成了他保持戒备的反射。他乜斜着眼，瞅着安娜，瞥一下她那插着花儿的帽子和淡紫色的衣裳。那目光就象一张网，浑身上下打量个遍，才闪身让她进去。

"大夫不在……"

"我知道,"她说着,把狗放在地上。

"他大概还在下面,陪着那些先生……"

安娜咬咬嘴唇。星期二她去贝尔克的时候,安托万送她去车站,对她说过,星期日整个下午他不在家,要到外地去给人看病。他们交往六个月以来,她总象这样不时发现安托万有点小小的秘密,围绕着他构成了无法越过的一条保护地带。

"不用费事了,"她说着,把小阳伞递了过去。"我来写个条儿,你交给大夫。"

她在仆人前面进了屋,在淡褐色的地毯上向前走去。现在,这种色调统一的、柔软的地毯铺满了已故蒂博先生的整个住宅。哈巴狗毫不犹豫地在安托万的书房前停下了脚。安娜走了进去,把狗也招进来,在身后关上门。

窗帘垂下来,窗子也关着。有一股新地毯、新鲜的油漆、混杂着凝滞的陈旧涂料的香味。她很快地走近写字台,把手放在转椅背上,站在那里,眼睛严厉起来,用贪婪狐疑的目光四处张望,张开鼻孔嗅着——连面孔也变丑了——想辨认出一些迹象,得以知悉一些她不太了解的、在远离她的地方安托万所过的生活。

但是,这豪华而空洞的书房一点也不带有他个人的特点。安托万从来不在这儿工作,只是有客人来时,才使用一下。四周的书橱遮着半截墙,可以猜到在中国丝绸遮挡的玻璃橱门后面,有很多格子是空的。房子正中摆着华丽的写字台,台面是一块没有涂锡的玻璃。在毫无好客表示的桌面上,排着一套摩洛哥皮面子的文具,——文件夹,垫板,吸墨纸,都标着蒂博家姓氏的缩写字母图案。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信,只有一本电话簿。在一个从来没有装过墨水的水晶墨水缸旁边,摆着一个硬胶的听诊

器，象是一件玩具摆设一样。只有这个小东西使人想起主人的职业。但是，即使是它，也不象是安托万自己放在那里看病用的，而是不知名的室内装饰家的手，为了好看放在那儿的。

费洛刚一进门，就卧了下来，伸开四只爪子，金黄色丝绸子似的长毛跟地毯糅合在一起。安娜漫不经心地、爱抚地瞥了它一眼。接着，她偏着身子坐在转椅的扶手上。每个星期有三天，安托万就坐在这张转椅上看病。刹那间她想象着自己就是他，感觉到微妙的乐趣：安托万在自己的生活中为她安排的地位太狭窄，这算是个报复。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本印着笺头的拍纸簿，安托万就是用这个写处方的。她从自己手提包里掏出钢笔，写道：

"亲爱的东尼①：五天没有看见你，我再也受不了啦。今天早上，我跳上了第一辆火车。现在是四点钟，我要去我们的家，等着你下班。快来看我，我的东尼，快来。

安"

"我带些吃的东西去，我们吃夜宵，省得再出门。"

她取了一个信封，按了一下铃。

雷昂来了，已经穿上了号衣。他摸摸狗，走到安娜身旁。

安娜坐在椅子扶手上，晃着一条腿，舔信封上的胶水。她的嘴很大，舌头厚厚的，但是很灵活。衣服上的香味飘了一屋子。瞥见仆人的目光一闪，她静静地微笑起来。

---

① 安托万(Antoine)这个名字，安娜把它英语化为安东尼，爱称为东尼。

"给你，"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抖响了链形的手镯，"等他一上来，你就交给他。"

安托万不在的时候，她有时对雷昂用你称呼，态度那么自然，雷昂并不感到惊奇。他们之间悄悄地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她来邀安托万一起出去吃晚饭，而安托万叫她等着的时候，她就很愿意跟雷昂谈谈。在雷昂身旁，她好象呼吸着故乡的空气。不过，雷昂并不滥用这种亲密关系。他们两人谈话的时候，他很少不用第三人称称呼她①。安娜要是给他一点酒钱，雷昂就会挤挤眼表示感谢，单纯的心里绝不含有一点阶级仇恨。

她把小腿伸直，伸手到裙子底下拉平丝袜，然后跳下地来。

"我要走了，雷昂，你把我的小阳伞放在哪儿了？"

要找出租汽车，最妥当的办法就是从圣神父街穿到环城马路去。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青年人与她擦肩而过，他们漠然对视了一下，并没有想到，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们曾经碰过面。但是，他们又怎能认得出来呢？四年的光景，雅克大有改变：这个满脸心事、粗短身材的男子，无论举止还是脸相，都不复是当初到都兰去参加安娜和西蒙·德·巴丹库尔婚礼的那个少年了。而雅克，虽然在那个奇特的婚礼上好奇地观察过新娘子，现在又怎么能从这个浓妆艳抹的巴黎女人脸上再认得出来他的朋友西蒙娶的那位令人不安的寡妇呢？——何况，阳伞还遮着半个脸。

"瓦格拉姆大街，"安娜对司机说。

瓦格拉姆大街就是"我们的家"：在底楼，是单身汉住的一

---

① 在法国，仆人对男女主人当面应尊敬地称呼为"先生""夫人"，是第三人称；用第二人称即使是"您"也是不太尊敬的。但现在已不这样讲究了。

套带家具的房间。这是安托万在他们交往之初租下的。它座落在大街和一条死胡同的拐角，有它自己的后门通到死胡同，可以避开门房的眼睛。

安托万从来不同意到森林旁边斯蓬第尼街上，安娜住的那个小公寓去。安娜在那儿自己住了好几个月，生活很自由。(按照安托万的建议，必须给于盖特上石膏，送到海边去。安娜就在贝尔克租了一座房子，并且决定在那里跟丈夫一直住到孩子痊愈。这个英勇的决定，安娜并没有坚持多久。西蒙从来不喜欢巴黎，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定居下来，和英国女教师一起守着他的养女。他照了很多像，画了几幅画，有时还弄弄音乐。在漫长的夜晚，回忆起他当神学生的生活，就阅读几本有关新教的书。安娜总找得到借口到巴黎去，每个月只不过到贝尔克住五、六天。在她身上，母亲的感情从来没有发展起来过。不久以前，这个十四岁的大女孩每天在她面前象个累赘似的使她生气；而现在，面对着玛丽小姐推到沙丘上晒太阳的残废车，她在厌恶之中又加上了一点丢脸的感觉。安娜有时想收养几个害萎黄病的女孩子，反而觉得不管自己的女儿是很自然的事。在巴黎，她至少能忘记于盖特——也忘记了西蒙。)

汽车已经开到了瓦格拉姆大街，安娜才想起来买"夜宵"。可是商店都关门了。她知道，在代尔纳有一家食品店，星期日也开门。她让车开到那儿去，然后，打发走了出租汽车。

买东西，真有意思！她夹着哈巴狗，在引人食欲的货架前走来走去。她首先挑选安托万喜欢吃的东西：一块黑面包，咸黄油，一块熏鹅脯，还有一篮草莓。她又加上一罐加奶油的干酪，是给安托万，也是给费洛吃的。

"再来一块这个！"她贪馋地说着，用戴着手套的食指，指指

一罐家常猪肝泥。"这"，这是她给自己的。她最喜欢吃猪肝泥，当然了，除了旅行的时候，偶然在车站的小吃店或者乡下的旅馆里吃点以外，别的时候从来不吃。几分钱红鲜鲜肥腻腻的猪肝泥，裹着猪油，加上丁子香花蕾和豆蔻，抹在一块非常新鲜的圆面包上，就仿佛她当店员的往日生活又回到她嘴边了……当她在歌剧院大街当店员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个人，在杜伊勒利公园的板凳上，在鸽子和麻雀中间，吃着冷食当午餐。没有什么饮料，但因为作料的口味太重，吃得口渴，就在人行道边买一把甜樱桃。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又在圣罗克大街的咖啡店里，靠着柜台，站着喝上一小杯发着白铁皮和鞋油气味的、热烘烘的加糖黑咖啡。

她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伙计包包儿，算帐。

独自一个人……当年，出于确定的本能，她预感到，如果要想爬上去，就必须与世人保持距离，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不要有任何友谊，也不要有固定的习惯，要时刻准备着适应突然而来的境遇变化。嗨！当年在杜伊勒利有个背着背篓拿着响板的算命女人，兼卖甜煎饼和可卡因①，曾对她预言过：她以后会当上古比约太太，大商场的老板娘！……果然应验了。而如今回想起来，甚至再简单不过……

"太太，好了。"伙计把捆好的包儿递给她。

安娜感觉到那卖货的溜了她胸脯一眼。她越来越喜欢男人怀着欲望的撩拨。那家伙还只不过是个孩子，毛茸茸的脸蛋儿，嘴唇开裂，大嘴巴长得不好看也不健全。安娜用一根手指勾住绳子，扬起脸儿，脖颈微微向后一仰，灰色的眼珠一瞟，对那孩子飞了个媚眼，算是表示感谢。

---

① 可卡因，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毒品。

包儿并不太重，她又有的是时间，现在才五点钟，她就把狗放到地上，徒步向瓦格拉姆街走去。

"走哇，费洛，加油……"

她大步走着，上身柔软灵活，头部保持着骄傲的姿态。每逢回想起自己的生活，她就不禁感到自豪。她感到自己的意志不断支配着命运，她获得成功全凭自己的努力。

她好象换成了别人，从远处，怀着惊奇的心情欣赏自己从小就顽强地努力从社会底层跳了上来；那仿佛是一种本能，就象被水淹没的人用一切本能的动作要浮到水面上来一样。就是为了爬得更高，才跟鳏居的老父亲和哥哥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少女时代，十分珍惜地保持着贞洁。每逢星期日，她当白铁工的爸爸到城墙①上去玩球，她就跟哥哥和几位朋友到万森树林里去。有一天晚上，散步回来的时候，她哥哥的朋友，一个青年电工想搂她。那时她已经十七岁了，心里也喜欢这个小伙子，却打了他一个耳光，独自逃回家去。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同意跟哥哥一起出去了。星期日，她就待在家里作针线，对衣料和打扮，她很有口味。附近有个卖服饰用品的女商人，认识她的母亲，雇她去照顾铺面。可是这个区上的小铺子很寒酸，来买东西的只有穷人……幸好，"二十世纪百货商场"要在万森的教堂广场开个分号，她有机会在那儿当上了店员。她手里摆弄着天鹅绒和塔夫绸的料子，感到来来去去的人都要蹭她一下，她生活在店伙们和柜台主任的垂涎之中，她只是对他们象同事似的笑一笑，没有别的，晚上乖乖回家，给家里人做晚饭。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一般说，回忆起来还很愉快。但父亲一死，她就离开郊区，到巴黎市中心的

① 这里指当时尚有遗迹的巴黎旧城墙。

歌剧院大街"二十世纪百货商场"的总店得到了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那时，老古比约还在买卖上管点事。就从那时起，可得谨慎行事了，一直到结婚……"谨慎行事！"这也许就是她的座右铭……一直用到现在……从她第一次遇见安托万起，不正是她选中了他，克服他的抗拒，耐心地把他征服了吗？而他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因为她十分机灵，善于驾御自命不凡的男人，让他仿佛觉得是自己采取主动的。她玩牌的手腕太高，绝不会张扬自己支配对方的能力，获得片刻的虚荣，宁愿使用种种貌似软弱的武器，暗中支配，得到真正的满足……

她就这样在遐想之中，走到那套单身汉的寓所。她走热了，房间锁着，里面那样静谧清凉，她觉得舒适极了。她站在房间中间，急急忙忙把身上的穿戴统统褪下，跑进盥洗室，拧开澡盆的龙头。

在那么多镜子中间发觉自己一丝不挂，她觉得有趣。毛玻璃透过来的落日的光线照得她的肉体更加光艳。龙头的水哗哗流下，她俯下身子，漫不经心地用手抚摸着自己棕色的、仍然瘦削的腰部，又摸摸成了累赘的胸脯。然后，不等澡盆的水放满，她就跨进去。水刚刚有些温，她滑了进去，快意地打着哆嗦。

一块白色带蓝条纹的大浴巾，挂在她面前的墙上。看见这浴巾，她微笑起来。前几天晚上，安托万曾怪模怪样地裹着这条浴巾吃晚饭。突然她想起就在那天晚上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个小小插曲：她对安托万年轻时的生活以及跟拉歇尔交往的事，提了一个问题，他半真半假地对她说："我都告诉你，我过去的事都不瞒你！"

而她却极少对他谈到自己。在他们交往的初期，一天晚上，安托万俯身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你的眼睛，真迷死人！"

这真叫她再高兴不过了，她以后再也忘不了。为了更好地保持这种魅力；她极力使以往的生活笼罩在神秘之中。说不定这样反倒太笨了？要是安托万发现这个会迷死人的女人过去原来是个小店员，有谁知道他会不会高兴呢？她要好好考虑考虑。弥补的办法很容易找：她过去的生活内容丰富，尽可以不用胡诌，不用说谎，就找得出这样的话题：回忆当年那个多情善感的小店员生活的片断啦，少女时代的某些日子啦……

安托万……一想起他来，就按捺不住心里的欲念。她就爱他那个样子，爱他那种自信，那样有力量——虽然他意识到了这种力量，……她爱他在爱情上那种狂热，稍稍有点粗鲁，不那么温情……也许不用一个钟头，他就来了……

她伸直两腿，扬起头，闭上眼睛，倦意就象尘垢一样，都在水里溶化了。她象动物似的感到浑身舒适、酥软。在她头顶上，偌大一座房屋，杳无人影，静悄悄的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小狗卧在白净的瓷砖上打呼噜。远处，邻家院子里有旱冰鞋在柏油路上滚动的声音，还有一个水龙头，水珠从上面一滴又一滴地落下，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一 四

雅克在大学街的拐角站住，观看自己诞生的这个家宅。房顶上搭着脚手架，认不出来了。“真的，”他想，“安托万筹划了各种各样的工程……”

父亲死后，他在巴黎逗留过两次，但是都没有来他从前生活的地区，甚至没有告诉哥哥他的行踪。安托万冬天曾给他写过许多热情的信，雅克却只回他几张简练诚挚的明信片。有一次安

托万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详谈关于继承财产的事务，雅克甚至这一次也不例外，回信只写了五行，断然拒绝承受他的那份财产，理由并未说清，并要求他哥哥再也不要跟他再谈“这类问题”。

他是上星期二回法国的。（跟博姆聚会的第二天，梅奈斯泰勒就吩咐他：“到巴黎去吧。很可能最近几天我需要你在那边。目前，还不能说得具体。你可以用这时间观察形势，就近看看动静。要看看法国左派人士有什么反应。特别要了解一下饶勒斯派，就是《人道报》的那些先生们的情况……如果星期日或者星期一你还没有接到我的消息，你就可以回来，除非你觉得在那儿还有用。”）这几天来，他抽不出时间——或者说没有勇气去看安托万。但是，局势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决定在离去之前一定要见到哥哥。

抬眼看着三楼，那里安着一排新遮帘。他想找他的那扇窗，他少年时代房间的窗户……还有时间转身回去。他犹豫了一下，终于穿过马路，走进了大门。

他什么都认不出来了。在楼梯上，人造大理石的墙壁、锻铁的栏杆、宽敞的彩画大玻璃窗代替了昔日那深色的、百合花图案的糊壁纸，曲折的栏杆，老式的彩色玻璃窗。只有电梯没有换，还象原来一样，开动之前，先响一下，然后，有铁链的磨擦声，管子里油的咕噜声。雅克每次回家，一听到心头就猛然抽紧，仿佛又回到受屈辱的少年时代那最残酷的一刻：逃跑后又回到父亲的家来……就是在这儿，只有在这儿，安托万把他推进来的狭小房间里，逃跑的孩子才真正感到自己被抓住了，束手就擒了……他的父亲，教养院……而现在，日内瓦，“国际”……说不定会有战争……

“你好，雷昂。变化真大呀！……我哥哥在吗？”

雷昂没有回答，露出惊讶的神色，打量着这个久不回家的人。终于他眨巴着眼说：

“大夫？不在……可是，对于雅克先生来说，当然在！……他在下面，在书房……雅克先生再下一层楼……门开着，先生走进去就是。”

在二层的楼梯口，雅克看到一块铜牌上写着：

“实验室　安·奥斯卡-蒂博”

“把整个房子都占了？”他心里想。“连姓上也加了奥斯卡字样！……”

雅克扭开镀镍的门把手，从外面打开门，到了一间前厅里，这儿有三个同样的门。他从一个门里听到谈话声。星期日下午安托万还接待病人吗？雅克感到为难，又朝前走了几步。

“……生物统计的证据……在学校小组的调查……”

这不是安托万在说话。但是，突然，他听到哥哥的声音：

“第一点：应该汇集测试结果……加以分类……不出几个月，任何神经科医生，任何儿科病理学专家，任何教育家，都可以从我们这里，从我们的统计中找到……”

是的，这正是安托万，是他那斩钉截铁好象是得意的语调，在结尾处，又有些玩笑的口气……

“不久以后，他就跟他的父亲声调一模一样了，”雅克心里想着。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分钟，没有听里面说话，低下头看看覆盖地面的新亚麻地毯，又想一走了事。但是，雷昂已经看到他了……况且，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他又挺起肩膀，就好象一个大人，毫不迟疑地打断孩子们的游戏，他走到门前，决断地敲

了一下。

安托万被打断话头，站起了身，满脸怒气，把门推开了一条缝。

“什么事？……怎么？是你！”他喊着，顿时脸上笑开了花。

雅克也微笑着，心里突然洋溢着一种手足之情的浪潮。无论如何，每次看到安托万本人，看到他那精力旺盛的面孔，方正的前额和嘴，雅克心里总是涌起这种感情……

“进来呀，”安托万说着。他眼睛一直看着弟弟。雅克来了，雅克来了！他就在那儿站着，那垂下来的一束棕红色的头发，灵活的眼睛，微微的笑容，使人想起他小时候的模样……

三个男人，穿着白大褂，没有系扣子，脸上流着汗，没有戴领子，在一张大桌子前坐着。桌子上摆着玻璃杯，柠檬，一桶冰块，旁边摊着打开的材料和图表。

“这是我弟弟，”安托万高兴地笑着宣布。那三个人站了起来，他指着他们向雅克介绍：

“伊萨克·斯图德勒……雷纳·儒斯兰……马尼埃尔·鲁瓦……”

“我打搅你们了？”雅克结结巴巴地问。

“对！”安托万说着，高兴地看着他的同事们：“可不是吗？不能否认他是打搅了我们，这小子……但是，来得正好！这是出人意料的大好事……坐下吧。”

雅克不再说什么，只是端详着这个宽大的房间，摆满了书架，上面排列着编了号码的崭新的卡片匣。

“你在想这是什么地方，是吗？”安托万说，看到弟弟的惊奇神色，觉得有趣。“你是在档案室，这很简单……你要喝点清凉饮料吗？威士忌？不要？……鲁瓦给你压点柠檬汁吧，”他向三个

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象发命令地说。那是一张巴黎大学生的聪明的面孔，象一个好学生一样，眼光灵活。

当鲁瓦在碎冰上压柠檬的时候，安托万转身对斯图德勒说：

“我们下星期再谈吧，老朋友……”

斯图德勒显然比其余的人都大，好象比安托万还年长。他的名字伊萨克，一下子就跟他的相貌吻合了①，他长着穆斯林王子式的小胡子，东方占星术士似的火辣辣的眼睛。雅克觉得从前他们兄弟俩住在一起时，好象曾经见过他。

“儒斯兰整理整理文件吧……”安托万继续说。“不管怎样，在八月一日以前，医院放我们的假以前，我们任何持续的工作都不能开始……”

雅克听着。八月……假期……也许眉宇之间露出了惊奇的神色吧，因为安托万看看他，觉得要解释一下：

“对了，我们四个人说好了，今年不过假期……鉴于目前的情况……”

“我明白，”雅克神态严肃地表示同意。

“你想想，家里的工程结束还不到三个星期，我们新的事业一点进展也没有。况且，还有医院和病人，再早些要抽出时间来把这些都安排就绪是不可能的。但是，等我们开始工作以前，有了这两个月安静的时间……”

雅克看着他，非常惊奇。说这种话的人显然完全没有发现世界的脉搏将要撼动他安宁的工作，动摇他对于明天的信心。

“你奇怪吗？”安托万又说。“那是因为你完全不了解我们的

---

① 伊萨克（旧译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扫和雅各的父亲，他们是以色列人的远祖（见《圣经·创世记》）。中东的人常取伊萨克作为名字。

事业。我们有雄心……宏伟的雄心！对不对，斯图德勒？……我以后再跟你详谈……你跟我一起吃晚饭，好吗？……安安静静地把柠檬汁喝掉，喝完之后，我让你作为主人在这宅子里转转，看看我们的新居……以后，我们上楼去，好好聊聊。”

“他还是老样子，”雅克想。“他总是要组织，要领导一些活动……”他顺从地喝了柠檬汁，站起来。安托万已经站着了。

“先到楼下实验室去，”他说。

一直到蒂博先生去世，安托万过的始终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医生的正常生活。他一一通过了考试，已经进入主任办公室，就等着在院部得到正式职称了。同时，他还继续给私人看病。

突然，父亲的遗产出乎意料地给予他雄厚的力量：金钱。他这个人决不会忽视这样非同小可的好机会。

他没有任何负担，也没有任何花钱的嗜好，唯一的热情就是工作，唯一的雄心就是成为一个大师。在他看来，医院、病人只不过是练习的机会而已。最要紧的是进行小儿病理学的个人研究。于是，从他发现自己十分富有的那天开始，他那本来就强大的活力突然增大了十倍，他只有一个想法：用他的财富来促进事业上的进展。

他的计划很快就订好了。首先完善组织，保证获得便利的物质条件：实验室，图书馆，精选几名助手。有了钱，什么都能办，什么都容易办，甚至可以买来缺乏财力的青年医生的智慧和忠心，保证他们有充裕的生活条件，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促进自己的研究，同时展开新的研究项目……他马上想到埃凯大夫的朋友，他的老同学，绰号叫做哈里发的斯图德勒。他早就了解这个人的思想有条理，正直，理智，积极肯干。接着，他又选中了两个

年轻人：马尼埃尔·鲁瓦，是在他那个医院里实习了多年的一个见习大夫；还有雷纳·儒斯兰，是个化学家，他的关于血清的重要研究已经很为人注目。

几个月工夫，在一个敢作敢为的建筑师的领导下，父亲的老屋子整个变了样。以前的底楼，现在与二楼之间修了一个室内小楼梯，改成了一个实验室，里面有各类现代化装备。任何一件小事都没有忽略。每逢计划执行上遇到困难，安托万就不假思索地把手伸到装着支票簿的衣兜里："给我开个估价单。"花多少钱他都不在乎。他不心疼钱，可是他的计划非成功不可。他的公证人和他的经纪人看到他以这么大的胃口开始动用两代富裕人家苦心经营慢慢积攒起来的家当，都吓坏了。他却统统不管，继续卖掉了一大堆证券，嘲笑他的经办人对他的提醒太胆小。另外，他也有他自己的财务计划。除掉这一大笔花费，剩下的家财，他打算按照他的朋友，外交家吕梅尔的建议，到国外去投资，主要是经营俄国的矿产。他想，本金即使已经耗费不少，还可以谋求收益，按照他的计算，不会明显地低于蒂博先生的进项。当年蒂博先生的家财完整无损，但是只求稳妥，收益不大。

仔细参观底楼，几乎用了半个钟头，安托万没有让弟弟漏过任何东西……甚至把他拖到过去的几间地窖去，现在那儿已经打通，合并成一间宽大的地下室，新近刚粉刷过。最近几天，儒斯兰在这里安置了一个有气味的养殖场：一个大鱼缸里养着青蛙，旁边有老鼠，小耗子，天竺鼠。安托万大为得意，放开喉咙发出年轻的、洪亮的笑声。这笑声他压抑了很久，以前拉歇尔使他发出来过。雅克心里想："象个富家的孩子，在炫耀他的玩具。"

二层楼有一间小手术室，三位合作人各自的工作间。还有一个大厅，是放档案和图书的。

"这么一安排，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当他们上第二个楼梯时，安托万用庄严和满意的声调解释道："三十三岁……正是我严肃工作的时候，如果我要在身后留下什么经久的东西的话！……"他停下脚步，转身向着雅克，用他那种特别喜欢对他弟弟用的、有点强装出的突然口气说："你知道，人的能力总是远远超过自己的设想！当一个人要作点什么事——一种可以实现的事，当然……——何况，我要作的都是可以实现的……是呀，当一个人真正要下决心的时候！……"他没有把话说完，得意扬扬地一笑，继续往前走。

"你现在考试的情况怎么样？"雅克找个话题来问。

"去年冬天，我通过了医院的考试，还要取得高等学校的教学资格——因为将来总有一天，要能够当教授！……只不过，你看吧，"他又说，"当一个好的儿科医生，就象菲利普那样，当然不坏，不过，我还觉得不够。能使我大显身手的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医学，只能在精神的领域内才能跨出决定性的一步……是的，我要作这个工作，你明白吗？我不愿意这一步迈出去了，却没有我的一份！我准备考试的时候，那么注意语言发育迟缓症，这不是偶然的……儿童心理学，在我看来，还处在初级阶段。正是大好时机……所以，我打算明年把我那几份关于儿童呼吸规律与大脑活动关系的材料再充实充实……"他转过身来，脸上突然流露出与无知的庸人绝不相同的博学的大人物的模样。他用深沉的目光凝视着弟弟，说道："在这方面，有多少事情要做呀……"他又慢慢地说。"有多少事情有待弄清……"然后，他把钥匙放进锁孔。

雅克没有答腔，安托万向来有的这种在生活中抓住机会不放的态度很少象今天这样让雅克恼火。这个三十多岁的人，一向

条件优越，似乎十分自信，必定能够出人头地，在这样一个人面前，他怀着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感觉到，他自己的平衡很不稳定。——并且，更进一步感到暴风雨在沉重地威胁着世界。

怀着这样的敌对情绪参观住宅，雅克感到特别难堪。安托万在这豪华的住所走来走去，膝弯绷得笔直，象家禽饲养场的一只公鸡。他叫人把大部分隔墙都拆掉了，改变了整个的布局。改建虽然缺乏简朴的风格，却相当成功。高大的漆屏风把原来两个候诊室拦成几个小间，把病人隔离开来。安托万颇为得意的这个建筑师的革新，使整个的布置象装饰性的展览室了。然而，安托万说他本人并不注意表面上的排场。“只不过，”他解释说，“这样就能把病人精选到少量的程度，明白吗？减少数量，就可以节约出时间来干自己的工作了。”

盥洗室设计得精巧舒适，安托万兴冲冲地脱掉白罩衫，开开大橱柜上光滑的隔扇：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手头，可以节约时间，”他重复着说。

他换上一件家常上衣。雅克发现哥哥的衣着比以前讲究得多。倒不是有什么特别招眼，但是黑色的上衣是绸的，软软的衬衫是细麻布作的。雅致讲究却不引人注目，这对他很合适。他显得年轻了，也更柔软灵活了，同时一点也没有失去健壮的样子。

“在这种奢华的生活中，他显得多么自在，”雅克想着。“父亲的虚荣……资产阶级贵族的虚荣！……什么种族啊！……说真的，他们简直是不仅把他们的财产，还把他们享受生活的习惯，追求舒适和精致的口味当作优势了！对他们说来，这变成了他们个人的价值！给他们创造出社会权利的价值！他们觉得自己受人‘尊重’完全合理！他们的权势，对别人的奴役完全合理！对，他们觉得‘占有’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所占有的是无可非议

的，受着法律保护，不许一无所有的人染指，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慷慨吗？唉，自然了！因为这种慷慨又加了一种奢侈，这慷慨是额外花费的一部分……”雅克想起在瑞士的朋友们那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没有额外的东西，连生活的必需品都由大家分享。对于他们来说，帮助别人就得分出自己最低限度的一点东西。

然而，在那个象小游泳池一般大的、发着亮光的澡盆前面，他却禁不住有些羡慕了。他那三法郎一个月的房间，设备实在太简陋……这样的大热天，洗个澡确实舒服。

“这是我的工作室，”安托万说着，打开了一扇门。

雅克进了屋，走近窗户。

“这是以前的客厅，对吗？”

果然是从前的客厅。一连三十五年，在昏暗的光线里保持着庄严气氛，张着带华盖的幔子，厚重的门帘，蒂博先生就在这里主持家庭的聚会。建筑师用高明的技巧，居然把它变成了一间现代化的房间，光亮宽敞，一无虚饰，庄重而不刻板；有三个大窗户，把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都去掉了，现在光线极为充足。

安托万没有说话。他瞥见了桌子上安娜那封信，很是奇怪，他以为安娜还在贝尔克哩。他赶紧拆开，刚一看完，就蹙起眉头，仿佛看见安娜在他们那套单身住房的家庭的环境里，穿着白绸子梳妆衣，半敞着胸……他下意识地瞧一眼挂钟，把信揣进口袋。真不凑巧……管它的！正好他能跟弟弟过一个晚上……

他没有听清弟弟的话，只说：“什么？我从来不在这儿工作……这儿只是看病用的……我总是在我原来的那个房间里……来吧。”

雷昂从走廊尽头向他们走来。

"先生看到信了?"

"看见了……给我们拿点喝的,好吗? 送到我的书房。"

整个宅子,只有这间书房里有些生活气息。老实说,并不太感觉得出安托万是在这里工作,只觉得他在这里进行着各式各样而又杂乱无章的活动。尽管零乱,雅克却觉得亲切。一大堆纸张材料、卡片、小册子、剪下的文章,把桌子堆得满满的,只留下刚够写字的地方。一层层书架上堆满了翻旧了的书,夹着书签的杂志,散乱的照片,小瓶子,药物样品。

"来吧,现在咱们坐下吧,"安托万说着,把雅克推到一个舒服的皮靠椅上,自己在长沙发上一躺,垫上好几个垫子。(他喜欢躺着聊天,他说过:"要么站着,要么躺着,坐着是办事员的姿势。")看到雅克的眼光在房间里巡视,然后停在壁炉上摆着的一尊菩萨像上,安托万说:

"很好看,是吧? 是十一世纪的一件古物,拉姆西博物馆的收藏品。"

他满怀温情地看着弟弟,目光忽而又转成探询,他问道:

"现在谈谈你的情况吧。抽烟吗? 你回巴黎来有什么事?我打赌是要写一篇有关卡约案件的报道吧①?"

雅克没有答话,继续盯着菩萨像。菩萨的脸后衬着一张弯成贝壳样的金质大荷叶,发着静穆安详的光芒。接着,雅克把专注的眼光转向哥哥,眼神里露着惊恐,神色那么严肃,使安托万感到不安,立刻以为又发生了什么悲剧,破坏了弟弟的生活。

雷昂端着托盘走进来,放在长沙发跟前。

---

① 约瑟夫·卡约(1863—1944),1913年受命与德国财界进行谈判,新闻界攻击他有叛国罪。其妻于1914年3月用手枪击毙《费加罗报》主编,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你还没有回答我，”安托万又说。“你怎么到巴黎来的？要待很久吗？……你要喝点什么？我一直还是喜欢凉茶……”

雅克气恼地一挥手，表示不想喝什么。

“安托万，”静默了一会儿，他轻轻说道，“你在这儿难道一点也没有发觉正在酝酿着什么事？”

安托万坐在沙发边上，俯着身，两手捧着他斟满了茶的大玻璃杯，先贪馋地闻闻那微微加了柠檬和朗姆酒的茶香，再呷了一口。雅克只能看到他脸的上部和露着漫不经心的冷漠神情的眼光。（安托万正想着在那边等他的安娜。无论如何，不要拖得太晚，要打个电话通知她……）

雅克真想什么都不说，起身就走。

“正在酝酿什么呢？”安托万轻声嘀咕，姿势毫无改变，接着，好象非常勉强似的，转眼看着弟弟。

他们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

“战争，”雅克用嘎哑的嗓子说。

远远的，在前厅，电话铃在响。

“是吗？”安托万问道，抽着烟，眼睛被熏得眯起来。“还是因为那些可恶的巴尔干人吗？”

他每天早晨浏览一下报纸，模模糊糊地知道，目前，有一种不易了解的“外交紧张局势”，周期性地控制着中欧各国的使馆。

他微笑了：

“应该围绕着巴尔干各国百姓建立一个防疫线，由巴尔干人自己来一次最后的厮杀，直到全部完蛋！”

雷昂把门稍稍推开，用诡谲的声调报告：

“有人找先生接电话。”

“有人，就是安娜，”安托万心里想。虽然这个房间里有一架

电话，就在他手边，但他还是站起来，走到诊疗室去。

整整一分钟，雅克盯着哥哥走出去的那扇门，突然，仿佛作出最后的判决似的，想道："他和我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发现这条鸿沟"不可逾越"，有些时候，他怀着愤怒的心情感到某种快意。）

在诊疗室，安托万慌忙拿起听筒。

"喂，是你吗？"一个次女低音在说话，又温柔又热情，话筒的回声更加重了那颤音。

穿过这么远的距离，安托万向她微笑了。

"你的电话来得正好，亲爱的……我正要打电话呢……很抱歉……雅克刚到……雅克，我弟弟……他是从日内瓦来的……是呀，出乎意料……今天晚上，等一会儿……那么，自然了……你在哪儿打电话的？"

那边，娇滴滴的声音说：

"从我们的家，东尼……我等着你呢！"

"你得原谅我，亲爱的……你明白，对不对？……我得陪他……"

那边没有声音了，他叫道：

"安娜……"

那边还不说话。

"安娜！"他又叫了一声。

他站在华丽的大写字台前，头向听筒俯着，眼睛看着浅棕色的地毯、书橱下部和家具的腿儿，露出不安而又心不在焉的神色。

"好吧，"那个声音终于小声说。又有一阵静默。"他是不

是……是不是要待到很晚？……”

声调那么痛苦，安托万心慌了。

“我想不会太晚，”他说。“怎么了？”

“东尼，你觉得今晚我还有勇气，不跟你……见见面，就自己回去吗？……你知道我多么盼望你呀！……一切都准备好了……连夜宵都准备好了……”

他笑了。她也忍不住笑：

“你想象得到吗，夜宵？小圆桌摆在窗户旁边……绿色的大生菜盘子里，盛满了小草莓……是给你吃的……”停了一会儿，她很快地用喉音说：“听着，我的东尼，真的，你不能马上来，只来一个钟头吗？……”

“不行，亲爱的，不行……十一点或者十二点以前不能去……你要明白……”

“只来一会儿？……”

“你怎么不明白？……”

“不，我明白，”她忧愁地很快打断他的话。“没有法子了……真倒霉！……”又静了一会儿，轻轻咳嗽一声。“那么，你听着，好吧……我等你，”她委屈地叹息一声。安托万感觉到她在勉强自己接受这个事实。

“晚上见，亲爱的……”

“好……你听着！”

“什么？”

“哦，没有什么……”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东尼！”

安托万又站着听了一会儿，安娜在那边也把耳朵贴在听筒

上，下不了决心把电话挂断。这时，安托万很快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把嘴唇贴在送话器上，很响地吻了一下，然后微笑着挂上电话。

一 五

当安托万回来的时候，雅克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他惊异地看到哥哥脸上散发着异样的光辉，是一种激动的余迹。他从中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亲密的、爱情方面的性质。安托万确实是变了。

"请你原谅……有了这电话，永远没有法子安宁……"

他走到放着玻璃杯的小桌子跟前，喝了几口茶，然后又躺到沙发上。

"我们刚才说什么了？啊，对！你对我说战争……"

他从来没有时间关心政治，也没有那份心思。科学的训练使他习惯于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也象在有机生命里一样，一切都是问题，并且是困难的问题。无论是哪一个领域，如果要追求真理，就要专心致志，学习，掌握学识。因此，他觉得政治是一个与他的活动完全不同的领域。他不仅对政治合情合理地持保留态度，而且加上点自然的厌恶。每个国家的历史中，从头到尾充满了丑闻，这使他认为，在行使政权的活动中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不道德；至少，他作为一个医生已经习惯的，认为头等重要的、严格的忠诚老实，并不是政治领域里的准则，甚至或许根本不必要。所以，他抱着淡漠、狐疑的态度看待公众事务的发展，并不比对待邮政部或是桥梁公路工程部的工作有更多的兴趣。如果在吸烟室聊天的时候——例如在吕梅尔的家里，他有

时也可以象别人一样，试探着批评批评某位身居高位的部长的行为，他的观点也总很明确，很实际，而且故意地过于简单化，就好象一个坐公共汽车的乘客，无论对司机赞美还是批评，唯一关心的无非是他怎么开车而已。

不过，既然雅克好象坚持要谈，他觉得概括谈谈欧洲局势也再好不过。于是，他怀着真诚的善意，打破雅克的沉默，说道：

“你当真以为在酝酿着新的巴尔干战争？”

雅克凝目注视哥哥。

“难道在巴黎，你们一点也不了解三个星期以来事态发展的情况？各种征兆越来越多！……这次不是巴尔干范围的小战争了，这次，整个的欧洲都要卷入一场战争！而你们还照常过日子，什么都没有察觉？”

“啧……啧……”安托万表示怀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到去年冬天一天早上，他正要到医院上班，忽然有个警察，来改填他军籍簿上的动员日期。他记得当时一点好奇心都没有，甚至不想看一看他服役的新日期。警察走后，他就把军籍簿扔到某个抽屉里——现在甚至不知道在哪儿……

“你好象还不明白，安托万……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如果大家都听任事态发展，灾祸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只要为了一件小事，只要在奥塞边境愚蠢地放一枪，灾祸就可以立刻发生……”

安托万什么也没有说，好象是受到轻微的一击，一阵热潮涌上他的脸。这些话，突然触到他心上某个隐秘的所在，而直到目前，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说不清楚这隐秘之处在什么地方。他也象很多别的人一样，在这一九一四年的夏天，模模糊糊感觉

到有一种普遍的、传染性的狂热弥漫在天空，支配着每个人——也许是某种宇宙现象吧？这时候，由于一种预感，觉得苦恼，无法抗拒。他几乎马上克制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象往常一样，起了极端的反应，把反驳弟弟的话当作乐趣，不过语调却是和解的：

"自然了，在这方面，我不如你了解得多……不过，你也该和我一样承认，以西欧这样的文明，几乎不可能想象会发生全面冲突！无论如何，要发展到这种地步，舆论上一定要来个大转变！……而这就需要时间，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在这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别的问题，会消除目前问题的有害性质……"

他微微笑着，自己的这番推理，使他完全放下心来。

"你知道，这些威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十二年前，我在鲁昂服兵役的时候，就曾有过……预言战争或者预言革命，不祥事件的预言家一向不乏其人……最奇怪的是，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据以发出预言的那些迹象总是确实存在的，也理所当然地使人不安。只是，总有这么一点，总有某一种原因，谁都没有发现，或者没有足够估计，于是，事态发展全非预料所及，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顺利了……生活凑凑合合地照常过下去……于是，和平也继续下去！"

雅克缩着脖子，一绺头发遮住了前额，不耐烦地听着。

"这一次，安托万，是极其严重……"

"什么？就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那些争执吗？"

"这只不过是导火线，事变还在后面，也许已经挑起了……但是，若干年来，欧洲超武装的幕后，一切引起骚乱的因素都在积极活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你好象以为它的和平基础根深

蒂固，其实它早已失去了控制，被隐蔽的和尖锐的对抗矛盾弄得四分五裂……”

“难道不是一向如此吗？”

“不是！……或者，也许可以说是……然而……”

“我很明白，”安托万打断他的话，“那个可恶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促使整个欧洲扩充军备，一直武装到了牙齿……”

“军国主义并不只是普鲁士！”雅克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军国主义，在行动中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说自己是正确的！……”

安托万摇摇头：

“利益，当然了，”他说。“但是，追逐利益的斗争不管多么激烈，可以无限地酝酿而不必诉诸战争！我坚信和平，然而我也相信，斗争是生活的条件。今天对于人民来说，除了武装屠杀之外，幸好还有别的斗争方式！这些方式对于巴尔干人来说也完全合用！……各国政府，我的意思是说列强的政府，甚至那些拥有庞大军备预算的国家在内，都公开地同意，在一切不测事件中战争是最坏的事件。我这样说，只不过是重复了负责的政治家在讲演中说过的话罢了。”

“自然，在人民面前，他们口头上都宣扬和平，但是，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每隔一定时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下。如果情况需要，就要在战争中获取最大利益，也就是说取得最多的利润。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万恶之源都是一个：利润！”

安托万沉思着，正想再提一个新的异议，可是他弟弟又说了下去：

“你看吧，目前，领导着欧洲的有半打阴险的伟大爱国之徒，

他们在总参谋部的恶劣影响下，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国家引向战争。这一点必须知道！……有些人最肆无忌惮，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要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们准备战争就象坏人准备害人一样，因为他们坚信，到了那时，情况对他们有利。奥地利的贝赫托德就显然如此；彼得堡的伊斯沃尔斯基①和萨佐诺夫②也是这样……别的人，我不说他们希望打仗，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怕战争，但是，他们甘心顺从，因为他们觉得战争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这种最危险的想法可以在一个政治家脑子里生根！他们就只想一件事：不顾一切，尽快地增加他们在战争里取胜的机会，而不去动员一切力量去避免战争。一切可以用来保卫和平的活动，他们都象前人一样，用来准备战争。德皇和他的大臣们显然是这种情况……英国政府或许也如此……而法国，普恩加来③肯定是这样！”

安托万突然耸耸肩：

“你说贝赫托德和萨佐诺夫……我当然丝毫也不能反驳，我几乎连他们的名字都不太清楚……可是提到普恩加来？……你简直疯了！……在法国，除了戴鲁莱德④之流的几个疯子之外，有谁还追求赫赫武功或是报仇雪恨？法国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社会阶层，从根本上说都是爱好和平的。如果万不得已，我们被卷到欧洲的混战中去，有一件事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能指责法国干了什么，引起了纠纷，也不能让法国承担任何责任！”

雅克一下子跳了起来：

---

① 伊斯沃尔斯基(1865—1919)，1910—1917年任俄驻法大使。

② 萨佐诺夫(1861—1927)，1910—191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

③ 普恩加来(1860—1934)，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

④ 保尔·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政客，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

“难道说……你竟到了这样的地步？…… 这难道可能吗？……”

安托万用看待病人那种自信而关怀的目光看了弟弟一眼。（他这目光一向能使病人获得极大的信心，——仿佛这炯炯有神的目光就标志着诊断绝无差错。）

雅克站着，打量着哥哥。

“你真是老实得让人没有办法！……真得把共和国的历史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了！……你以为有谁会心悦诚服地认为法国四十年来的政治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政治吗？会认为法国确有权力谴责别人滥用武力吗？……你以为，我们贪婪的殖民主义，特别是对非洲的企图不能大大刺激别人的胃口吗？没有给别人以吞并领土的可耻榜样吗？”

“别着急嘛！”安托万说。“据我所知，我们进入摩洛哥并没有什么非法。我还记得阿尔赫西拉斯① 会议。这完全是欧洲列强对我们的委托，委托我们和西班牙去平定摩洛哥的骚乱。”

“我们是用武力把这个委托夺来的。而给我们这个委托的列强是想有朝一日利用这个先例。况且，他们已经就这么干了。你说，比如，如果我们不入侵摩洛哥，意大利敢攫取的黎波里塔尼亚，奥地利敢侵占波斯尼亚吗？……”

安托万怀疑地作了个鬼脸，但他对这个问题知道得不多，没办法反驳弟弟的话。

然而，雅克又说：

“我们的盟国呢？法国跟俄国签订了军事条约，难道证明它

---

① 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1906年在这里开国际会议，决定将摩洛哥的内政外交都交付法国托管。

有和平意图吗？十分清楚，沙皇俄国之所以跟革命的法国联盟，就是希望时机一到，把我们拖到反对奥地利和日耳曼人的阴谋中去！你以为英国外交的追随者，德尔卡塞①，极力包围德国是在维护和平吗？结果怎么样？激动了他们，你所说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飞跃发展，实力大大增强……结果怎么样？在整个欧洲竞相备战，修筑工事，建设海军，铺设战略铁路，等等……法国最近四年军备经费达一百亿！德国是八十亿法郎！俄国向法国借了六亿，去修筑铁路，将来把军队运到西日耳曼！”

“将来，”安托万轻声嘀咕。“有朝一日，也许……这一天还远着哩……”

“整个的大陆都疯狂地竞相扩军，给各国造成了灾难，这迫使他们拿出数十亿来用于战争预算，而本来是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疯狂的竞争，竞相奔到深渊中去！而我们，我们法国人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可是我们还在继续干！法国让那个爱国的洛林人②在爱丽舍当权，难道是为了使全世界对我们的和平意图放心吗？所有民族主义的捣乱分子都立刻把他当作狂热民族主义的象征；他的当选马上在我国燃起了复仇的狂热，引起英国倾销商品的希望，如果把德国的竞争力压下去，英国人岂不高兴，也激起了俄国帝国主义的欲望，俄国不是一向渴望吞并君士坦丁堡吗？”

雅克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把安托万逗笑了。他打定主意，不要一味纠缠，要保持自己的好脾气。他希望这种谈话只是一种思辨练习，别无其他。也象下棋一样，只不过棋子是政

① 德尔卡塞(1852—1923)，多次任法国外交部长，鼓吹法英亲善，1913—1914年出任驻俄大使。

② 指普恩加来。

治假设而已。

安托万带点讽刺意味地指一下雅克原来的座位说：

“你再坐下……”

雅克狠狠瞪他一眼，在口袋里攥紧拳头，还是坐下来了。

“在日内瓦，”静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意思是说，从我参加的那个国际性团体来看，它们的微妙差异已经消失，在某种距离之外，我们恰恰能把欧洲政治的总体轮廓看清楚。是的，从那边来看，法国向战争演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而对于这种趋势，普恩加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不管你怎么想，都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时刻！”

安托万还在微笑：

“还是普恩加来！”他用揶揄的口吻说。“显然，我只听说过，并不认识他，在波旁宫① 那样一个对人要求苛刻的地方，他却得到了一致的尊重；在凯道赛② 也是如此。吕梅尔当过他的内阁成员，说他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小心谨慎的阁员，很实际，是个正直的政治家，秩序的爱好者，讨厌冒险。我觉得，信不过这样的人真是太荒谬了……”

“等一等，等一等！……”雅克打断他的话。他从衣兜里抽出手，有好几次激动地把垂到额头的头发撩上去。显然，他在努力克制自己。低下眼过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睛抬起来：

“要说的太多，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他承认。“说到普恩加来……应该把人和他的政策区别清楚。但是，要了解其政策，必须了解其人……整个的为人！不要忘记，这个爱找岔寻衅

---

① 波旁宫，1722 年建于巴黎，是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

② 凯道赛，街名，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因此用来指法国外交部。

的家伙骨子里仍然是轻步兵里的小军官①，又神经质又有精力，对于军事行动总有特别的爱好……你说他是‘秩序的爱好者，善良的人’，我想这都对。坚贞，又忠诚，顽固派的忠诚。甚至可以说为人很好。这很可能。他大部分的信件落款都写‘你忠实的朋友’，这并不单单是个客套。他真的愿意为您效劳。他随时准备为铲除不公和打抱不平而斗争。”

“嘿，这些就够可爱的了！”安托万说。

“等一等！”雅克不耐烦了，又说。“普恩加来的情况我仔细研究过，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明灯报》上……首先，他是个傲气十足的人，从来不肯认输，从来不肯让步……当然很聪明！……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聪明，但是眼界不开阔，也毫无才干……固执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脑子很快，但有些鼠目寸光，记性好得出奇，可是只记得琐碎小事……这些特点能使他当一个出色的律师，而且他也的确就是这样：玩弄词藻比进行思维熟练得多……”

安托万反驳：

“如果他不过尔尔，那怎么解释他在政治上青云直上呢？”

“由于他工作的能力，惊人的能力。另外，由于他理财的本领，这在议会里是不多见的。”

“无疑，还因为他廉正无私。在他们那种环境里，这总很惊人，也使人不得不尊重……”

“但是，他的青云直上，”雅克又说，“我们可以猜想，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这也逐渐刺激了他的野心。因为他终于变成了一个野心家。从许多迹象来看，人们很清楚，如果要他在历史上

---

① 普恩加来曾当过轻步兵的下级军官。

扮演一个角色，他是不会不乐意的。或者说，他很乐意当一个让法国在历史中起点作用的人，他很乐意使法国重新获得威信，而他自己的名字也得以附骥……最使人不安的，是他关于民族荣誉的看法，那种对爱国主义的宗教情感……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原籍是洛林，青年时代生活在刚被人割让出去的土地上……这个地区，整个一代的人，多年以来就渴望报仇雪耻，光复失去的地区……”

“我同意，”安托万让步了。“但是，难道由此就可以说他谋求当政是为了发动战争吗？”

“你等一等！”雅克又说。“让我说下去……显然，两年半以前，他当政府总理的时候——或者说十八个月以前，他被捧入爱丽舍宫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对他说：‘你想把法国引向战争，’他一定会暴跳如雷，而且还不是装假！然而，你记得吗？一九一二年一月，他是在什么条件下变成政府首脑的？是代替了谁？是卡约……而这个卡约，那时刚刚使法国避免了与德国的战争，甚至给法德持久亲善打下了基础。正是因为他执行了和平的让步政策，才被民族主义分子推翻了。普恩加来之所以取而代之，我并不说就是因为他要发动战争，但至少，是因为，人们期望他对德国采取一种民族的态度，也就是说与卡约的和解政策针锋相对的态度。证据就是：他马上起用了被称为‘包围专家’的老德尔卡塞为驻俄大使！……而且，当普恩加来成为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是依靠什么多数票当选的？是资产阶级中这样一些人：他们就象约瑟夫·德·麦斯特①一样，认为战争是生物的需要，完

---

① 约瑟夫·德·麦斯特（1753—1821），法国哲学家，作家，反对法国革命，鼓吹国王和教会的权力。

全是自然的，虽然值得遗憾，但每隔一定时期就不可避免……这些人，也许不会举起一根小指头，去挑起一场复仇的战争，然而，这是一个使他们兴奋的假说。时机一到，他们就乐意担当战争的风险。以前，就在这儿，在爸爸的晚宴桌上，我们曾经就在近旁见过这些人：这些反动资产阶级的化石！……还不算那些法国右翼老党派，它们或多或少已经归顺共和①，但是，他们还有这种暗中打算，打赢一场战争就可以使战胜的政府得到独裁的权力，能够遏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甚至从我国清除蛊惑人心的共和宣传。他们念念不忘要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化的、确有纪律的法兰西，一个战无不胜、极度武装、以辽阔的殖民帝国为根基的法兰西，而整个世界在它面前俯首贴耳……对于爱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美妙的梦想啊！”

“普恩加来掌权以后，”安托万鼓起勇气试探一句，“总算是不断宣布和平意愿的……”

“啊！”雅克说，“我倒是很愿意认为他的确具有诚意，虽然某些和平扩张的目的，如果外交不能促其实现的话，很快就会变成战争的目的。不过，以下一点也应该考虑到，它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多年以来，人人都知道，普恩加来盲目地尊奉两个信念。第一个就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是注定了……”

“你自己好象刚才这样说过……”

“没有，我没有说过‘是注定了’，我只说过有这样的威胁……第二个，就是德国，特别是在阿加迪尔事件之后，打算进攻法国，德国正在努力不懈地准备。这是他的两个固定不移的想法，永远不会放弃的。另外，他还坚信，只有实力，使人畏惧，

---

① 这里指当时仍然存在的若干帝制党和王政党。

才能够保证和平，既然如此，你当然明白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法国要避免德国的进攻，一个可能就是越来越使人畏惧自己，因此就必须拚命加紧武装。因此就必须表现出难以对付、咄咄逼人……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一切就都清楚了。普恩加来从一九一二年以来对内对外一切行动，就完全合乎逻辑了！”

安托万在垫子中间伸直身子，静静地吸着他的烟。弟弟那样激动，他真觉得奇怪，不过，他倒是听得很专心。雅克的声调逐渐平静了，就象河水一度汹涌，现在又回到河床上。这样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话题，使他觉得暂时比哥哥处于优势，因此他感到自己非常沉着。

“我好象给你上课一样，真可笑，”雅克说着，强自微笑。

安托万友爱地瞥他一眼：

“哪里，你往下说……”

“我刚才说，国内和国外的政策。好吧，我们先说外交政策。外交方面，采取先声夺人的进攻态度，故意的！例如，我们跟俄国的关系。德国对法俄协约不满意吗？活该！在普恩加来所担心的战争中，对于抵抗德国入侵，俄国的援助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不去照顾德国的敏感，公开加强法俄联盟！这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因为这正合泛斯拉夫主义的心意，而泛斯拉夫主义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奥地利和德国，这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普恩加来却在所不顾！他仍然宁愿冒险卷入意外事件，也不想使法国和它唯一的盟国关系松弛。为了执行这个政策，他找到了现成的搭档：萨佐诺夫，俄国的外交大臣；伊斯沃尔斯基，沙皇驻巴黎的大使。他把他的朋友德尔卡塞派到彼得堡去当大使。这个人很久以来就有同样的想法。他得到的指令是：使俄国一直保持紧张的备战状态，要密切同俄国的联系，以加强

实力政策。任何细节都没有忽略。我们在日内瓦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早在两年前，普恩加来作为总理，第一次到彼得堡去的时候，就极力怂恿俄国的侵略野心。而他这次前往，事态的发展会证明具有可怕的意义，无疑，他要利用这次机会到俄国高级负责人那里实地查核是不是万事俱已就绪，是不是一有信号协约的各项条款就能立即生效！”

安托万用一只胳臂支起上身，说道：

“这些，嗯，不是事实，只不过是假设。”

“不对！我们已经核实的证据太多了……普恩加来是上了俄国的当，还是跟俄国串通一气去骗人，这无关紧要，因为，事实是，普恩加来的对俄政策是使人惊愕的，其实，也合乎逻辑。一个十拿九稳地相信在洛林会发生战争，需要俄国入侵东普鲁士的人，肯定要制定这样的政策的……必须了解，伊斯沃尔斯基在巴黎起什么作用，普恩加来即使没有同情他、怂恿他，起码对他的活动是允许的。你想到过俄国从秘密基金中，给我国新闻界拨了多少款，让他们在法国进行战争宣传吗？你想到过，花掉数百万卢布收买法国的舆论，不仅得到法国政府的无耻赞同，而且法国政府还确实天天跟它狼狈为奸吗？”

“哦？”安托万有些不信。

“你听着，你知道不知道，俄国的津贴是由什么人向法国的各大报纸分配的？就是我们的财政部！……关于这，我们在日内瓦有证据。有个人，叫做翟斯梅尔，是个奥地利人，对欧洲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总说，从上几次巴尔干战争以来，几乎所有西欧的报纸都接受了跟战争利害相关的列强的津贴！唯其如此，这些国家的舆论才装聋作哑，只字不提中欧和巴尔干近两年来进行的罪恶对抗，而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这种活动已经使得战争迫在

眉睫了！……但是，且不说新闻界……事情还不止于此……等一等……说起普恩加来来，话是说不完的……我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不能对你把事情都说清楚……我们再说国内政策吧。对内政策是与对外政策类似的，这是合乎逻辑的。首先，扩军备战——这能给冶金企业高额利润，而冶金业在幕后的权力非常大……把兵役延至三年……你知道议会里辩论的情况吗？听过饶勒斯的演说吗？……其次，对于精神意识施加影响。你刚才说：'在法国，没有一个人还追求赫赫武功……'你难道没有看到，爱国的、好战的情绪在沸腾，几个月来，泛滥到整个法国社会，特别席卷着青年一代？在这个问题上，我无需夸大其辞……这也是普恩加来一手造成的！他有他的计划：他知道，到总动员的那一天，政府需要白热化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自己，要舆论界不仅赞同他，跟随他，而且推动、拥戴他前进……一九〇〇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的法国是过于平静了。军队威信下降，大家对军队不感兴趣，人人都习惯于安全的气氛。必须唤醒民族的不安全感。青年人，尤其是资产阶级青年，就是这种沙文主义宣传的最宜于播种的土壤。结果不是很快见效了吗！"

"民族主义的青年是有的，我不否认。"安托万打断了他的话，想到了他的合作者，马尼埃尔·鲁瓦。"但这是极少数。"

"这个少数每天都在增加！这是个非常不安分的少数。他们巴不得编成队伍，戴上帽徽，挥舞旗帜，跟着退伍军人去打仗。今天，只要有一点借口，人们就到贞德塑像或斯特拉斯堡的塑像①前去游行！再也没有比这更有传染性的了。群众——小职员，

---

① 矗立在巴黎协和广场上象征斯特拉斯堡的一座塑像。斯特拉斯堡于 1870 年划归德国，1919 年才由法国收复。

商人，对于这种景象，对于这种狂热的煽动不能完全无动于衷。由于舆论受政府指引，直往人们头脑里灌输这种思想……逐渐使法国人民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自己的安全就依仗着自己的拳头，应该显示自己的力量，同意加紧备战。这样，就在我国，故意地造成了你们医生所说的精神病：战争精神病……只要在一个民族当中，激起了这种集体的不安全感，这种狂热和这种恐惧，那么促使整个民族作出最疯狂的行动就轻而易举了！……

"这些就是结论。当然，我并不是说两三天内，普恩加来就要对德宣战……不，普恩加来跟贝赫托德不一样。但是，要维护和平，必须首先相信和平是可能的……而普恩加来的出发点是战争不可避免，制定并执行一种不是避免战争、而只是加速战争爆发的政策！我们和俄国同时备战，理所当然引起了柏林的恐惧。德国的军事集团利用这个机会加速他们的军备。法俄加强联盟，德国当然害怕受到'包围'。所以，德国的将军们公开宣称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有的甚至说有必要先发制人，先动起手来！……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普恩加来一手造成的。伊斯沃尔斯基—普恩加来的政策最明显、最坏的结果就是促使德国变成普恩加来所设想的那样子：侵略成性，贪婪凶狠……我们就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中。如果三个月之后，法国卷入欧洲战争——就是俄国耐心酝酿的战争，德国为了能够利用有利时机也许听任爆发的战争，普恩加来就会得意扬扬地大喊大叫：'你们看，我们不是受了极大的威胁！你们看，我要求有一个更强大的军队，更牢固的联盟，是多么有道理！'——他当然不会想到，由于这些错误心理，由于跟俄国的友谊和他那种以悲观的预言为依据的政策，不管表面如何，他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安托万决定随他弟弟自己说下去，但他心里觉得这些攻击之词有欠严密，他听着听着，已经发现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凭他的聪敏、讲求逻辑和现实态度，他反对接受这总的来说软弱而杂乱无章的论证。他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弟弟没有能力谈这些，象往常一样，觉得雅克的看法肤浅，甚至幼稚。雅克高尚慷慨，但是缺少能力……如果说目前在地平线上当真隐隐约约出现了战争阴云，只要普恩加来在爱丽舍宫保持优势的地位，他就能够及时廓清阴霾。人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他已经作出了大政治家的保证。吕梅尔对他十分钦佩。象普恩加来那样头脑冷静的人会希望发动一场报复性的战争，这种说法简直愚蠢；即使认为他不希望打仗，只是觉得战争可能发生或者注定要发生，于是他就有意地使战争不可避免，谁要是这样想也同样愚蠢。真是孩子气！稍有起码常识就足以明白；相反，普恩加来以及法国政府的所有要人，一定会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使国家避免一场这样的冒险。可以举出来上百个原因。首先，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目前都没有能力玩赢这一局牌。吕梅尔不久以前还这样说过。另外，雅克自己也含蓄地承认俄国的战略铁路和运输能力不足。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俄国才借款六亿。至于法国，为了赶上德国的兵额，人们认为规定服役三年是必不可少的，这条法律虽然已经勉强通过，还没有产生任何实效……然而，安托万并没有足够的确实证据，就象他希望作的那样，把弟弟的论断统统驳倒。所以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吧。事态的发展自会证明，雅克本人和影响雅克的那些瑞士的外国佬、假先知们都是错误的。

雅克不作声，忽然显出筋疲力尽的样子，掏出手绢，擦擦脸，又擦擦脖子。

他明显地觉得这番狂怒的即席演说没有说服哥哥。他也知道为什么。他意识到刚才笨拙不堪，他杂乱无章、毫无条理地把政治的、和平主义的、革命的这类性质不同的论据说了出来——这些东西大多根据了日内瓦那个总部里同志们闲谈的乱七八糟的零碎记忆。这时，他自己也痛切地感到缺乏能力，这也就是安托万在心里对他的不满的看法。

他到巴黎已经一个星期。他的时间主要用来了解法国社会党人的思想状况，尤其注意他们在战争威胁面前的反应，并不太注意谁对欧洲局势负责的问题。

他不安的目光在屋里扫来扫去，没有注视任何固定的地方。最后，他看着哥哥。安托万两手垫在脑后，眼睛望着天花板，始终没有挪动。

"不过，"雅克断断续续地又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显然有另外一些话好说，会比我说得更透彻……就算我对普恩加来评断得不公正，就算我夸大了法国应负的责任……要紧的不在这儿！要紧的是战争要爆发了！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消除危险！"

安托万怀疑地笑一笑，雅克不禁火冒三丈，喊了起来：

"唉，你们这些人！你们对于自己的安全还这样放心，这是一种罪恶的信任！等到资产阶级决定如实看待事物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晚了！……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你翻开七月十九日，也就是今天的《晨报》吧。上面谈到卡约的官司，假期，海水浴，时令物价。不过，你也可以在第一版读到一篇文章，刊登出来不是偶然的，文章开头就是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句子：'如果爆发战争……'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西方就好象一个火药舱，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点火星……而象你这样的人，却用你刚才的声调

说：‘会打仗吗？’……在你们的思想里，好象打仗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你们说‘战争’的时候，你们中间并没有一个人心里想到‘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千百万无辜的牺牲者’……唉，只要你们的想象力有一秒钟摆脱麻木状态，你们就会站起来，你会第一个挺身而出，趁来得及的时候，采取行动，去斗争！”

“不会，”安托万从容不迫地说了一声。

他不动声色地沉默了一会儿。

“不会！”他又重复一句，连头都没有掉转过来。“我不干。”

无论如何，尽管弟弟提出的问题搅得他心绪纷乱，他却不愿让惶惑不安盘据在他心里，扰乱他给自己经营好的安稳生活，他内心的平衡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他微微一挺身，盘起了手臂。

“不干，不干，还是不干！……”他固执地微笑着，又说。“我，我不是那种挺身而出，过问世界大事的人！……我，我有我的固定工作。我，我这个人，明天早上八点钟要到医院去上班，四号病人是蜂窝组织炎，九号病人是腹膜炎……每天，在我面前有二十个不幸的孩子，得让他们脱险！那么，对于其余的事，我就都说：‘不干！’……一个有自己职业的人，不应该分心到完全外行的事情里面去瞎忙……我，我有我自己的职业。我要去解决我职权范围内很具体很有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时常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命运。那么，你明白吧，我有别的事做，不用去按欧洲的脉搏！”

其实，他还想，那些负责公众事务的人，从定义上讲，都应该是善于解决国际困难问题的行家。象他这样无能为力的人，对于这些专家就应该盲目地信赖。对法国政府的信赖同样也可以及于别国的领导人。他对于专家，总有一种天生的尊重。

雅克以新的眼光注意观察着哥哥。他忽然想到：安托万这有名的内心平衡，他以前总以为是由于哥哥保持了理智，是心灵战胜了人世矛盾的表现，因而他十分钦佩，同时也常常又恼怒又羡慕；但现在看来，懒于行动的人所采取的防护手段，从某个方面来说，仅仅是他们体力上的行动，为的只是更好地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安托万这种平衡，就是因为他给自己活动所划的范围非常有限，局限性很大的幸运结果。

“你刚才说：‘战争精神病’……”安托万又说：“啧，啧，啧！我并不象你一样，把这些心理因素看得那么重……政治，从其本质来说，是具体事物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敏感的心发出的慷慨激昂的冲动比在其他领域内要小……那么，即使真有你所说的那种危险，我们也无可奈何，完全无可奈何。无论是你，是我，还是任何人，都没有法子！”

雅克激动万分地站了起来：

“这话不对！”他喊道，这次，他控制不住他的愤慨了。“怎么！在这样的威胁面前，还没有什么可干！还埋头于自己的小营生，静等着火祸临头！太可怕了！对于人民来说，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还有一些人在警觉着，如果需要的话，将来他们会毫不犹豫，奋不顾身，拚死保护欧洲……”

安托万弯过身来：

“有一些人？”他很惊讶地问。“是些什么人？你？”

雅克走到长沙发跟前，怒气平息了。他向下俯视着哥哥，眼里闪着自豪和自信的光辉：

“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千二百万有组织的劳动者？”他慢慢地说着，额头上覆着一层汗，“你知道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不断努力，越来越巩固，不断取得进展？今

天，全欧各国议会都有人数众多的社会党党团？这一千二百万信徒分布在二十多个国家当中，有二十多个社会党在世界各地结成了广大战线，形成了亲如兄弟的一支队伍？……他们的主导思想，使他们结合起来的原因，就是憎恨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无论是来自何方的——因为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而人民对它……”

“先生，晚饭准备好了，”雷昂推开门报告。

雅克停住嘴，擦擦额头，又坐到椅子上。仆人走了之后，他才象作结论似的小声说：

“现在，安托万，也许你更明白我回到法国是来干什么的……”

几秒钟的时候，安托万端详着弟弟，没有说话。两道弯眉，在深陷的眼窝上，拉成一道直线，表明他的思想十分集中。

“完全明白，”他终于用谜一般的声音说。

静默了一会儿，安托万双腿挪动了一下，仍然坐在沙发上，用双手支着身子，眼睛看着地。接着，他微微动一下肩膀，站了起来：

“不管怎样，来吃饭吧，”他微笑着说。

雅克一声不响，跟在哥哥后面。

他满身大汗。在走廊里，他又回忆起了那澡盆。诱惑力太大，他就不再犹豫了：

“你听着，”他象小孩似的红了脸，突然说道。“真是可笑，我非常想在吃饭前洗个澡……立刻就洗……可以吗？”

“老天！”安托万觉得有趣，叫道。（他很荒谬地感觉到这是个小小的报复。）“盆浴，淋浴，你爱怎么洗就怎么洗！……去吧。”

雅克洗澡的时候，安托万就回到书房里去，从衣袋里掏出安娜的便条，又读了一遍，然后撕掉了。女人来的任何信他从来不留。他心里暗笑着，但脸上却丝毫没有反映出笑意。他又舒展开身体，点起一支烟，躺在几个垫子中一动不动。

他在想，不是想战争，不是想雅克，甚至也不是想安娜。他在想自己。

“我确实是我职业的奴隶，事实就是如此，”他想。“我已经没有时间思考……思考，并不是想我的病人，也不是想医学。思考，大概应该是：考虑一下这个世界……我没有闲工夫……我觉得那就占了我的工作时间……我对吗？我的职业活动就是全部生活的内容吗？甚至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吗？……不一定……在蒂博大夫的外表底下，我清楚地感觉到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那就是自我……而这个自我，很久以来，被窒息了……也许就是从我通过第一次考试起……那一天，啪一声，耗子笼就又闭上了……我的本来面目，成为医生以前的那个人——毕竟还保持着原样的那个人，好象嫩芽被湮没了，长久得不到发展……对，是从第一次考试之后开始的……而我所有的同事都跟我一样……也许，所有那些忙忙碌碌的人都跟我一样……恰恰是那些优秀人物……因为只有优秀人物才能自我牺牲，接受在职业活动中的严格要求，……我们多少有点象可以出卖自身的自由民……”

他的手伸在口袋里，摸着经常带在身边的小记事本，不知不觉掏出来，漫不经心地看着，七月二十日，明天那一页，上面写满了名字，划着许多记号。

“别开玩笑了，”他忽然想道：“我答应泰里韦明天到索市去看他的孩子……我两点还有门诊……”

他把香烟在烟灰碟里按灭，伸了个懒腰。

"现在，蒂博大夫又出现了，"他微笑着想："好吧！无论如何，生活，就是行动，不是高谈阔论……考虑人生问题？有什么用？生活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好时光加上麻烦讨厌的事的奇特杂烩！事业一旦确定，就是永远如此了。生活，并不是要对一切重新讨论……"

他使劲一挺腰，抬起身子，一跃而起，走了几步，到窗子旁边。

"生活，就是行动……"他重复着，一面用漫不经意的眼睛看着杳无人迹的街道。店铺的正面都死气沉沉，落日在一个个房顶的斜坡上投下烟囱的影子。他还在衣袋里摸着记事本。"明天，是星期一，我们要牺牲十三号的小天竺鼠……接种有阳性反应完全可能……这活儿差劲。十五岁就失去一个肾……还有泰里韦的那个鬼孩子……今年我的运气不好，总遇上链球菌的胸膜炎……还有两天，如果弄得不好，就得摘掉肋骨……怎么搞的！"他把纱窗帘放下来，忽然说。"自己正正经经作工作，这不是已经不错了吗？……让这样的生活过下去吧！……"

他又走到屋子中间，再点上一支烟。和谐的感觉使他心情极好，他轻声哼起来，就象是一个迭句一样：

"让这样的生活过下去……让雅克去高谈阔论……让这样的生活过下去……"

一六

第一道菜是碗凉的清炖肉汤，兄弟两人默默地喝着。雷昂穿着侍者的白号衣，庄重地在餐具桌的大理石桌面上切开一个

甜瓜。

“应该来一条鱼，加一点凉肉和生菜，”安托万说。“你看行吗?”

在他们周围，新的餐室，装着光溜溜的护墙板，镶着镜子，对窗子的整个墙下摆着长条的食具桌。整个的景象华贵，然而阴郁、空旷。

安托万好象已经适应这庄严肃穆的环境。这时，他的脸显出最诚挚的好意。接待弟弟他由衷地高兴。他耐心地等待着继续谈下去。

但是雅克不开口。房间里没有亲密之感，他很拘束，还因为大长餐桌可以坐十二个人，两副餐具，隔得很远，显得很可笑。仆人在场更加重了他窘迫的感觉。每次雷昂来换盘子，从餐桌到碗柜，一个来回就要两次穿过半个饭厅。雅克不由自主地斜眼看看这在地毯上溜来溜去的白色幽灵。他希望雷昂上了甜瓜之后就走开，而那仆人却继续待着给他们斟酒。雅克想：“这又是个新习惯。”(从前哥哥喜欢自己随意拿菜倒酒，很难习惯由别人伺候。)

“这是一九〇四年酿的茅尔索酒，”安托万说着，举起杯子，端详透明的琥珀色酒液。“吃鱼的时候喝非常好……我在地窖里找到了五十来瓶……爸爸差不多没有窖藏的酒了……”

他偷眼打量弟弟，更加注意地观察他，想问他一个问题，但是克制住了。

雅克心不在焉地看看窗外。窗户开着，房顶上面，天空反射着螺钿似的玫瑰色光辉，他小的时候，曾有多少次，就在这样的傍晚，看着外面那些铺面、房顶、关着的百叶窗、发黑的遮帘和那些在阳台上排列成行的栽着绿色植物的花盆!

“告诉我，雅克……”安托万忽然脱口问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雅克不禁一惊，奇怪地看看哥哥。

“是呀！”安托万满怀柔情地说。“至少，你觉得愉快吧？”

雅克嘴上闪过一丝强笑。他小声说：

“哦，你知道，幸福不是强求可得的……它首先是一种天分，我觉得。也许我没有……”

他遇到了哥哥的眼光：职业大夫的眼光。他低下眼睛看着盘子，不作声了。

他不愿再继续那打断的争论，但这争论还在脑子里盘旋。

父亲的银制餐具——雷昂给他上鱼时用的椭圆银盘，带弯柄的好象古时的灯的调味汁杯……所有这些都使他回想起以往阖家吃饭的情景。

“吉丝呢？”他突然问道，好象把她忘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才想到似的。

安托万赶紧接过话头：

“吉丝吗？还在那边……她好象很幸福，有时给我来信……复活节甚至还来过，待了三天，爸爸给她的遗赠使她现在大体上可以独立生活了。”

既然谈到了蒂博先生的遗赠，他模模糊糊地希望谈谈父亲的遗产。他从来没有把弟弟拒绝承受遗产看得当真过。已经跟公证人说妥，已经把财产平均分为两份；委托他的经纪人代为经营雅克的那一份，以待雅克收回荒谬的决定。

但是雅克想的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还在她那个女子学校吗？”他问道。

“不，她不在伦敦了。她现在住在郊区，在金斯伯里，学校的

分校，如果我了解得正确的话，那是一种寄宿学校，有很多象她那样的女孩子。”

雅克几乎有些后悔，不该这样莽撞地谈起这事。说起吉丝，并不是不能引起他的某些不安。他完全知道，只有他自己该为那姑娘的远居他乡负责。她要远远地离开这能使她想起过去、想起幻灭的希望的地方。

安托万宽厚地一笑，继续说：

“你知道她是多么……这完全是她所需要的生活……某种形式的共同生活，纪律又不太严，一部分时间用于从事宗教活动，另一部分时间用于运动……”他用几乎觉察不到的犹豫口气又说：“看来，她很幸福。”

雅克赶快引开哥哥的话题：

“韦兹小姐呢？”

（冬天，安托万给他的一封信里，曾说到韦兹小姐入养老院了。）

“关于老小姐，我承认，只从阿德里安娜和克洛蒂尔德那里间接得到一点消息。”

“她们两个还在这里吗？”

“是的……我把她们留下了，因为她们跟雷昂相处得挺融洽……她们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去看老小姐。”

“在什么地方？”

“在潘杜汝。你还记得高年养老院吗？夏斯勒先生就是为了把他那专制的妈妈送到那儿去，才把钱花光的。你不知道这个故事？这是夏斯勒先生最好笑的一件事……”

“那么，夏斯勒怎么样了？”雅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夏斯勒吗？他现在过得不错，在金字塔街开了一个新发明

商店。他自称这是他从摇篮时期就要完成的一份天职……说老实话，他混得不坏。如果你经过那里，值得进去看看。跟他搭档的是个活宝，这一对连狄更斯都会感兴趣的。"

这时兄弟两人一起笑了起来，只在这时候，他们才重新找到了不可代替的、手足之情的共同基础。

"至于老小姐，"停了一会儿，安托万忽然显得很为难，又特别想把事情的原委向雅克说清楚，他用雅克听起来很觉新奇的慈祥声调说道，"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韦兹小姐要离开这里终其天年……喂，雷昂，你把色拉盆子放在桌子上好了，我们过一会儿再吃……这是水田芥色拉，"他向雅克说着，等着仆人开门走出去。"你跟凉肉一起吃，还是吃完了凉肉再吃？"

"吃完凉肉吧。"

"我要跟你坦率地说一说，"安托万知道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了，马上又说。"我决不会动一动小指头，来把她从这里撵出去，可怜的老小姐。但是我承认，她自己一定要走，倒帮了我极大的忙。她要是还在这儿，我安排新生活就大大复杂化了……她一知道吉丝决定在英国生活，就动了念头，要进养老院。吉丝建议把她姑姑带到英国，跟她生活在一起……可是不行，她的想法固定不变：进养老院……每天，中午饭刚吃完，她就交叉起瘦骨嶙峋的两手，放在餐桌上，摇晃着小小的脑袋，念叨起来，'我早就对你说过，安托万……象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不愿意靠人家养活……我六十八岁了，象我现在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得到她坐在这儿的样子吗？背弯得简直折成了两截，下巴紧贴着桌子，用她那皱巴巴的手扫桌上的面包屑，还有她那发颤的声音：'象我这种情况……'我总回答她：'好啦，好啦，以后再看吧……我们以后再谈……'况且，确实——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这样会简单得多……最后，我让步了……你不觉得我作错了吧，嗯？况且，我早就坚持把一切安排得尽量妥帖……首先，我付的钱不少，最高的价钱，让她的日子过得要多舒服就多舒服。我亲自去给她选了两间相连的房子，还重新翻新过，把她房里的家具也都搬到那里去了，尽量不让她有不习惯的感觉。在这种条件下，她就不是一个被送进养老院的穷途潦倒的人了。你觉得对吗？她好象住在家庭公寓里，有充足的年金收入……”

他用寻根问底的目光凝视着弟弟。雅克赞同的眼色显然使他放心了，因为，他马上笑起来。

“可是，”他愉快地又说，“用不着欺骗自己……我也不愿意向你隐瞒，从她走后，我真觉得如释重负！”

他停住不说了，又拿起叉子，他叙述了几分钟，一直没有吃东西。

现在，他低下头去，灵巧地拆开一条鸭腿。他显得很专心，但是显然，他注意的不是手指头的动作，而是另外的什么。

一七

“我想到你刚才说的那一千二百万劳动者，”安托万忽然说道。“怎么，那么你现在加入了社会党？”

他的头还是低着，甚至抬起眼打量弟弟时，头也没有扬起来。

雅克只把头动了动，算是肯定答复，避开了这个明确的问题。（其实，他是在几天前才领到党证的。只是因为欧洲受到威胁，他才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觉得需要加入社会党国际，认为要有效地反战，只有它才是积极活动而又人数众多的组织。）

安托万把色拉盆递过来，漫不经意地试探道：

“亲爱的，你目前在这种……政治圈子里的生活，确实十分适合你的理智需要，你的文学素养，适合你真正的天性？”

雅克猛地把色拉盆往桌子上一放，心里想道：

“讨厌的，他的语调越来越象爸爸那样平庸而又自负了……”

安托万显然竭力保持着公正而淡漠的声调，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明确地问道：

“说到底，你当真以为你天生就是要当革命家的？”

雅克看看哥哥，苦笑一下，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脸渐渐阴沉下来。

“使我成为一个革命家的原因，”他终于说，他的嘴唇在颤抖，“正是我生在这儿，生在这所房子里，是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就是因为，在我的幼年，每天都看到这个特权世界赖以生存的种种不公正……因为我从小，仿佛就有一种同谋犯罪的感觉！是的，我痛切地感到，尽管憎恨这个社会秩序，我还是利用了它！”

安托万要辩解，雅克把手一挥，拦住了哥哥的话头：

“远在还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之前，甚至在十二、三岁，还不认识这个词的时候，你记得吗？我就反抗这个世界，我自己、我的同学和老师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爸爸的世界和他的那些慈善机关的世界！”

安托万思索着，把色拉拌了又拌。

“我的上帝，这个世界有其结构上的缺点，这我第一个承认，”他迁就地微微冷笑着说；“但是，由于习惯的力量，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大致上还是围绕着十分光滑的轴心在转动……不能这样苛刻……这个世界还有它的美德，它的义务，它的伟大……

以及它的方便！"他加上这一句，脸上那副老好人的样子，比那话本身更使他弟弟不痛快。

"不对，不对，"雅克嗓子直抖，说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是—无—可—辩—护—的！它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荒谬的、不人道的关系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道德标准都歪曲了，对于人的尊重已经不复存在，利益成了唯一的动力，人人都梦想着发财！在这个世界中，金钱势力掌握着可怕的权力，收买新闻机构，以欺骗舆论，也奴役着国家本身！在这个世界中，个人，劳动者一钱不值！这个世界……"

"那么，"安托万打断他的话，也禁不住生气了，"照你看来，劳动者从现代世界的生产中，一点好处都不能得到？"

"他们得到的好处占多么可怜的比例！不对！唯一得利的人，是那些老板和他们的股东，大银行家和工业巨头……"

"照你想来，他们当然是无所事事，专门享受的人，喝人民的血汗养肥自己，由妓女陪着喝香槟酒的了？"

雅克甚至都不屑于耸肩。

"不！他们是什么样，我就认为他们什么样，安托万……至少，他们中间出类拔萃的是怎样就是怎样！他们并不无所事事，正相反！但是说起享受，那倒确实！他们所过的生活，既勤劳，又富足！——他们乐于苦干，同时又富足得使人吃惊！那是一种填得满满的生活，因为它把一切享受都集中在一起了：脑力劳动以及与竞争对手所进行的体力拼搏加上机谋、赌博和成功所带来的一切愉快和消遣；从胜利，从优越的社会地位，从对人对物的支配权力中所能得到的一切满足……总而言之，是一种特权生活！……你能否认吗？"

安托万沉默着。"真是口若悬河！"他暗地里抱怨道。"这样高

谈阔论，这傻瓜！……说些陈词滥调还自鸣得意！……”然而他也觉得自已由于恼火而不能保持公正，弟弟的话虽然语无伦次，但提出的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他想：“问题比雅克和象他这样看事过于简单化的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无比复杂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并不需要人道主义的空想家，需要的是学者，是没有偏见而又熟悉科学方法的有才智的人……”

雅克狠狠瞪他一眼，下结论说：

“资本主义？当然它一度曾是进步的工具……但是，在我们现在，经过必然的发展过程，它已经成为对于良知的挑战，对于正义的挑战，对于人类尊严的挑战！”

“哦！”安托万说。“就这些吗？”

静默半晌。雷昂进来换盘子。

“给我们上干酪和水果，”安托万说，“我们一会儿吃……你吃瑞士干酪还是荷兰干酪？”他问道，一面向弟弟转过身来，故意显出并不介意的声调。

“两样都不要，谢谢。”

“那就来个桃子？”

“一个桃子。”

安托万着意用诚挚的语气说：

“等等，我来给你挑一个……”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说正经的吧，”声调是和解的，词句中伤人的成分也就缓和了。“资本主义是什么呢？我得告诉你，对于到处都适用的名词儿，我是不相信的，特别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类……”

他以为一定难倒了弟弟，但是雅克竟然颇为平静地抬起头来，怒气仿佛平息了，嘴角上甚至还浮起了一点笑意。他把目光

转向开着的窗子，注视了一会儿。天色渐暗，一幢幢临街房屋灰色的门脸上面，天空一分钟一分钟丧失了原来的光辉。

“对我来说，”他解释道，“我所谓的资本主义，意义非常明确，就是地球上财富的某种分配和这些财富的利用方式。”

安托万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们两个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谈话不那么紧张了。

“桃子熟了吗？要不要加一点糖？”

“你知道吗？”雅克没有管理，接下去说，“你知道资本主义最使我痛恨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它剥夺了使工人成为人的一切可能。工业集中化，强使工人背井离乡，撇下家人，舍弃使自己生活具有人的特点的一切，他被连根拔掉了。职业所能给予手艺人的一切崇高的乐事，他都被剥夺了。把他降低为只是白蚁冢似的工场里的某种有生产能力的牲畜！在那种地狱里劳动组织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得到，真正非人道的分工，硬把劳动划分一部分是体力的，机械的，另一部分是——怎么说呢？是脑力的？工厂工人的日常劳动成了什么情况，你能想象吗？是怎样使人愚钝的奴役？……同样的工人，从前可以是高明的手工艺者，热爱自己的小作坊，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而现在，他却注定了自身毫无价值，其价值仅仅在于成为那些神秘机器的一个齿轮，千万部件中的一个，而他自己对于整个机器运转的奥秘无需知晓，只要重复自己那一部分活计！掌握机器的奥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永远是那些人——厂主，工程师……”

“那是因为受过教育、力能胜任的人总是少数，当然了。”

“人被剥夺了人的资格，安托万……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它把工人变成了一架机器！甚至连机器都不如：是机器的仆役！”

"平静点，平静点，"安托万打断了他的话。"首先，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机器的广泛应用，我们不要弄混了……其次，让我对你说，我觉得，你把事情夸大到了离奇的程度！其实，我根本不相信在工人和工程师之间有这样绝对的隔阂。相反，他们之间通常倒是有一种联系，配合，协作。觉得自己的机器是一个秘密的工人是极少的。工人可能不会发明机器，也许也不能制造机器，但是他很明白它是怎样运转的，也经常能对自己的机器作些技术改进。不管怎么说，工人爱机器，以机器为骄傲，照料它，竭力使它运转正常……斯图德勒去过美国，曾经好奇地说过，有一种'工业热'，控制了那里的工人阶级……我也想到医院。总的来说，医院与工厂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医院里也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区别，也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个部分。我呢，我是领导人一类的！但是我敢说，我手下的人，哪怕是最下面的杂工，都不是仆役，就象你说这个词时带有的那个含义。我们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劳动，就是把病人治好。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当我们共同的努力战胜了危急病情，你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多么高兴！"

"凡事他总是都有道理，"雅克愤愤地想道。

然而，雅克也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的抨击仿佛是只着眼于劳动组织和劳动分工，由此开展争论是自己愚蠢。

他努力保持镇静，又说：

"资本主义使人痛恨的，还不仅仅是劳动的性质，更使人痛恨的是强加给劳动的条件。当然，我抱怨的并不是广泛使用机器这问题本身，而是指责特权阶级利用广泛使用机器谋取自己的私利。如果简略说明社会的结构，就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有一小撮精选的资产阶级富豪，其中的一部分有能力，并且勤劳

肯干，另一部分游手好闲，寄生成性。这些高等人物占有一切，拥有一切，占据着一切支使别人的职位，独占利润而丝毫也不用于造福群众；而另一方面，这些人民群众，真正从事生产的人，受剥削者，只是人数众多的一群奴隶……”

安托万愉快地耸着肩，问道：

“是奴隶吗？”

“是的。”

“不对，不是奴隶……”安托万天真地说。“他们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他们跟厂主和工程师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他们也象厂主和工程师那样去投票，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们干任何事情。他们可以按照使他们满意的愿望去工作或者不工作，可以选择职业，选择工厂，也可以随意改变职业或工作地点……即使他们受合同的约束，合同也是经过讨论而自由签订的……那么，这能叫做奴隶吗？是谁的奴隶？是什么的奴隶？”

“是他们贫困的奴隶！你说这话好象是在蛊惑人心，老兄……这一切自由都是表面上的。其实，现在的工人一点独立都享受不到。因为他们摆脱不开一无所有的境况，要免遭饥饿，只有劳动去挣得工资。于是，他们就只好手脚都被束缚着，把自己交给占有劳动、规定工资的少数资产者去支配！……你说受过教育的人，技术人员，总是少数……这我知道。我所指责的并不是工作能力……不过，你看一看实际情况吧：厂主只要愿意，就赏给饥饿的工人一份工作，为了这工作，他付给那工人一份工资。但是，这个工资从来只是工人劳动创造的所得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都被厂主和他的股东诈骗去了……”

“完全正当地取走了！这个其余部分，就是他们的协作所应得的！”

"对，从理论来讲，确实，其余部分按说是厂主领导生产应取的报酬，还有股东，报酬他们出钱的好意。这一点我下面再谈！……但是，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数字吧！比较一下工资占多少，红利占多少……实际上，那个其余部分是提取的最大宗，与他们的协作显然不成比例。并且，这个其余部分给资本家用来巩固和加强他们的权力！其中，他们不用于自身舒适、豪华生活的，就组成为资本，投入其他事业，就象滚雪球一样。就是这样依靠剥削工人而占有的资本化的财富，经历若干世代，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无比强大的权势，建立在骇人听闻的不公正上的无比强大的权势……因为——我刚才说要再谈的就是这一点——最大的不公正还不在于资本家由于股金而得的报酬与受苦受累的工人所领的工资不成比例，最显著的不公正还在于这一事实：金钱为金钱的占有者自动效力，钱自会挣来钱，而占有金钱的人却连小指头都无须动一动！……金钱自己无穷无尽地繁殖！你想过这些吗，安托万？牟利者的社会因为发明了可恶的银行，就找到了购买奴隶、叫他们卖命的绝妙的托辞！这些奴隶保险可靠，无名无姓，距离他们很远，不为他们所知，所以，只要求得良心上平安，尽可以对奴隶们饥寒交迫的生活佯做不知……这正是最大的不公正：用最虚伪、最不道德的诡计对工人敲骨吸髓，抽取利润！"

安托万把椅子从桌旁拉开，燃上一支烟，盘起了胳臂。夜幕突然降临，那么急速，雅克都看不清哥哥脸上的表情了。

"那么，"安托万问道，"你们的革命，只要一挥魔杖，就可以把这些都改变吗？"

他的声调是揶揄的。雅克推开面前的盘子，舒舒服服地把臂肘支在桌子上，在薄暮中挑战似的盯着哥哥。

"对，因为，从目前来看，只要劳动者处于孤立无援、为衣食所迫的地位，就毫无自卫的力量。但是，革命的第一个社会成果，将是把政治权力给予劳动者。那时，他们就能改变社会基础。那时，他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机构和新的法律。万恶之源，你看到了吗？就是这种人对人的剥削。必须建立一个不可能再进行剥削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你们的大企业、大银行之类寄生机构靠着不正当的手段霸占的财富，将会为了整个人类共同体从中取得利益而重新流通。今天，从事生产的穷骨头既然连保证最低生活必需尚且困难，哪有时间、勇气、以至兴趣去学习思索，学习在人类的一切可能性中求得自身的发展？我们说革命将废除无产阶级的状况，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真正的革命者看来，革命并不是要仅仅保证生产者获得较为广阔、有保障的、较为幸福的生活，革命，首先要改变人在劳动中的状况，使劳动本身更为文明，使劳动不再成为使人愚钝的奴役。他们应该有闲暇。劳动者应该不再仅仅是工具，从早到晚劳动不停。他们应该有时间考虑自己，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发展自身作为人的品质，在可能范围内——而且这个范围并不象人们所设想的那么狭窄——成为真正的人……"

当他说"而且这个范围并不象人们所设想的那么狭窄"的时候，他的声音象确信的人一样有说服人的力量，然而却稍带喑哑，比他哥哥更了解情况的人注意观察，或许能够听出些疑虑的反响。

安托万却全未留意，他在思考，终于让步地说道：

"我还是很愿意……姑且认为这些都可以实现……但是，用什么方法实现呢？"

"除了革命，别无他途。"

"也就是说一种无产阶级专政?"

"一种专政，对了……必须从这里着手，"雅克梦幻似地说。"说得更恰当些，是生产者的专政……无产阶级这个词用得太滥了。甚至在革命者中间，大家现在也在力求摆脱一八四八年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陈旧用语。"

他心里却想："并不是这样，"他想到的是自己的词汇以及总部里那些扯淡。"但是，应该做到这一点……"

安托万不说话，他并没有认真听弟弟最后讲些什么，心里在想："专政……"乍一看，他觉得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不那么难以设想，甚至无需很大困难就可以想象这种专政在某些国家，例如在德国可能是什么样子。但是他觉得在法国完全实现不了。他想："只改变航向，根本不能巩固地建立这样的专政。要想确保这个专政的胜利，必须有时间巩固自己，获得经济成就，真正生根于子孙后代中。这至少需要八年到十年，也许要十五年坚持专制暴政，不断斗争、镇压、剥夺、以至贫困。而法国这个国家，其公民是由投石党人组成的，是由珍惜自由权利的个人主义者构成的，是小食利者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一般的革命者不知不觉仍然保留着小业主的习惯和爱好。法国能够连续十年忍受这种铁的纪律吗？希望有这样的事真是不折不扣的发疯！"

然而，雅克还在断断续续地控诉：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一切活动中，奴役和剥削只能随资本主义制度一同铲除。剥削者的占有欲望是不会有止境的。近五十年来，工业的进步，只是被用来增加剥削者的权威。他们垂涎全世界的一切财富！他们需要攫取和扩张，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各个部分绝不会考虑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治，而只会发展到违反他们最明显的利益，互相撕裂，就象一家的几个儿子

争夺遗产似的!……迫在眉睫的战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深刻原因……”(他说来说去，总是要说到战争这个不断纠缠着他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们可要遇到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力量了!无产阶级现在，谢天谢地，已经不象以前那样消极被动了,无产阶级决不允许有产者由于他们的贪婪和分裂而把他们拖进灾难中去，再一次沦为灾难的牺牲品……目前，革命暂时退居次要地位。首先,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然后再……”

“然后再怎样?”

“啊,然后,有的是明确的目标!……最急迫的显然就是充分利用各个人民党派的胜利,充分利用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来实现伟大的冲击,夺取政权……那时,就有可能强使世界接受一个合理的生产组织……在全世界,你明白吗?……”

安托万注意地听着。他点点头表示他十分明白，但是他微微的笑容也说明他并不表示赞同。

“但是，革命不能自动发生，我很明白，”雅克又说。“为了达到目的，革命者必须突然采取主动：发动起义，”他借用了梅奈斯泰勒的语汇，甚至他那斩钉截铁的声调。“这一局牌是很难打的，但是，打这局牌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否则,劳动的人类也许注定了还要再等半个世纪才能得到解放……”

静默了一会儿。

安托万问道:“那么……你们有执行这个宏伟计划所需要的人吧?”

他尽量不使争论激化,保持着思索讨论的风度,天真地想向弟弟证明他的诚意,豁达的精神,不偏不倚。但是雅克却一点不因此感谢他,相反,这不关痛痒的声调把他惹恼了。他并不是傻瓜。安托万声调里的某种挖苦味道，他跟弟弟辩论时一直不抛

弃的那种自信语调，使雅克总觉得安托万还在以兄长的身分居高临下地看待他，自以为比他有经验，比他明智。

“人吗？对，我们有，”他高傲地回答。“但是，大活动家，天才领导人并不经常是我们所指望的人。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会造就出新的……”

静默了一会儿，他好象继续在想心事。接着他又慢慢说下去：

“这一切，丝毫也不是想入非非，安托万……向社会主义演变是一个总的现实。这是显而易见的。取得最后胜利很艰难，说不定，唉！不经过流血的动乱就得不到最后胜利。但是，那些愿意看清事实的人，从现在起就已经看出，这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到最后，可以预见到，终将建立一个全球制度……”

“是没有阶级的世界，”安托万说着，讥讽地搔着头。

雅克好象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说：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当然，它也会引起无数我们预料不到的问题，但是，起码解决了扼杀目前这可怜的人类的那些问题：经济问题……这一切都不是想入非非……”他重复地说：“面对这样的前景，我们可以怀有一切希望！……”

雅克的热情，他的坚定信念，在苍茫的暮色中更为感人，但是相反地，却加重了安托万的怀疑。

“起义，”他想道。“谢谢吧！……历史俱在！目的在于使生活更加和谐的这种高贵努力，花的代价的确太大了！……这种努力绝对不可能达到持久的改善！出花招，急于破坏，急于以新代旧，但实行起来就会发现，新制度又造成了新的流弊，而且，总而言之……正好象在医学上一样，总是过于仓促地采取新的疗法……”

尽管他不象弟弟那样，对于现今世界那么严厉，尽管出于天生的机会主义也好，出于漠不关心也好，总的来说他对目前这个世界适应得很好(也是因为他倾向于对领导世界的那些专家们坚信不移)，但是，他决不认为这个世界尽善尽美。他想道："我当然愿意……当然愿意……一切都能够，也应该完善起来。这是文明的规律，也是生活的规律……但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来！"

"那么，为了达到这一步，"他说，"你认为，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来说，是的……现在，我相信这一点，"雅克肯定地回答，他用的是承认真情的声调。"你想什么我完全知道，我也象你一样考虑了很久。曾经有很长时间，我也希望说服自己：只进行一些改革，在现存的制度内部作些改革就够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但是，你那个社会主义难道不是正在一年又一年逐渐自行实现吗？到处如此，甚至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例如德国不也是这样？"

"不，你提到的这些试验正能说明问题！这些改良，对于病痛能够缓解某些现象，却永远不能消灭其起因！这是很自然的：那些改良者，不管人们设想他们的愿望多么善良，实际上是拥护恰恰应该打倒并且取代的那种政治，那种经济。不能要求资本主义自己毁灭自己，自己铲除自己的根基！当它感觉到被它自己造成的混乱逼得走投无路时，它是会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借用某些已经必不可免的改良的……但是，仅此而已。"

安托万仍然坚持：

"明智正在于接受有限的改良！这些局部改良还是符合你

所捍卫的那个社会理想的利益的。”

“这些利益是虚幻的，是微不足道的让步，是不情愿而同意的让步，对于事情的本质丝毫也不能改变。在你所说的那些国家，改良之后有什么重要的改变呢？金钱统治一切的权势丝毫无损，金钱的势力继续支配着劳动，继续把人民群众掌握在金钱的利爪中，还在操纵新闻界，腐蚀或者恫吓政权机构。因为，要触及事情的本质，就要挖掘这个制度的基础，全面地实行社会主义方案。要消灭贫民窟，城市规划者就得把一切都推倒，重新建造……”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对，我现在深深地相信，只有革命，只有从最底层迸发出来并将一切重新加以讨论的总动乱，才能消除这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病毒……歌德曾经认为，如果要在不公正和混乱二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他宁愿要不公正。我不然！我觉得如果没有公正，就没有真正的秩序。我觉得一切都比不公正强……一切！……甚至……”他突然放低声音，说，“甚至包括可怕的革命动乱……”

“如果米托尔格听见我说这话，”他心里想，“他可要高兴了……”

他又思索了一会儿。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也许并非到处、所有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流血的革命……为了使一七八九年的共和原则传播到各地，改变一切，并没有必要在欧洲各国首都树立起一八九三年的断头台，法国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各国人民就都可以从这个缺口走过去……那么，也许只需有一个民族，大概就是德国吧，付出自己的血肉作为代价，使新秩序建立起来，使全世界受到榜样的触动，平静地向前演变……”

“如果是在德国，那就由它去动乱吧！”安托万嘲笑地说，接

着，又换了严肃的口气，"但是，我对于你们大家寄予期望，恰恰就是在要建设你们那个新世界的时候。因为，不管你们怎么搞，你们总要从同样的基础上重建。而这个最基本的因素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人的天性！"

雅克的脸忽然发白了，为了掩饰他的慌乱，他赶紧扭过脸去。

安托万自己并不知道，他刚刚正好猛烈地触到弟弟的痛处，他心里的、无法治愈的创伤……对于未来的人的信心是革命存在的原因，是激发一切革命热情的真正的跳板，可是不幸，雅克只是有时在短暂的瞬间，受到暂时的感染，才具有这个信念，它却从来没有成为他的真正信仰。他对人类有无限的悲悯，他对人类奉献出了全部的热爱，但是，他枉自努力，白费了力气。他以狂热的信心不断地复诵那学说公式，却始终对人类的道德上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悲痛地拒绝相信，他不相信，也不能真正相信关于人类精神进步的教条是正确无误的。彻底改变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借以矫正、重新组织人的处境，并使之完善，是的，不错！但是，企望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会更新人类，自动创造出本质上较好的一种新人，这一点，他还不能相信。每逢他意识到自己身上这种根本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他就感到刺心的遗憾、羞愧、绝望。

"我并不过分地幻想人的本性可以达到尽善尽美，"他用稍有改变的声调承认。"不过，我认为，现今的人是一种被他所承受的社会制度毁坏了、损害了的生灵。这个社会制度压迫着劳动者，也就降低了整个人类的价值，使他们陷入道德上的贫困状态，使他们任凭最卑下的本能的支配，扼杀了他们可能具有的提高自己的禀性。我并不否认在人心中天生就有这种卑下的本

能。我只是认为——我也愿意认为，并不仅仅有这种本能。我认为，我们的经济文明阻碍着人的善良本能的发展，阻碍着善良的本能压倒其他的本能。而且，我认为，只要人心中最优秀的因素得以自由发扬，我们就有权利希望人类将会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雷昂把门略略推开，等着雅克把话说完，然后用并不响亮的声音报告。

"先生们的咖啡放在书房里了。"

安托万转过身来。

"不要放在书房，给我们端到这里来……还请您开开电灯……只开墙头灯……"

天花板亮起来了，它那一片雪白足以把十分柔和的光辉洒遍整个的房间。

"注意，"安托万心想，他根本没有察觉在这个方面，他几乎可以跟弟弟取得一致的见解。"在这里，我们触及到核心问题……在所有这类天真汉看来，人的不完善只是社会的缺陷造成的，于是十分自然，他们就把疯狂的希望寄托于革命。如果他们能按其本来面目去看待事物，如果他们一旦能明白，人本来就是下贱的畜生，而且无可奈何……任何社会制度都必不可免地反映人性中不可救药的恶劣因素……那么，冒险掀起动乱有什么好处呢？"

"现代世界上，难以名状的纷争，并不只在物质方面……"雅克又用暗哑的嗓音说。

雷昂端着放咖啡杯的托盘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放两块糖？"安托万问。

"只要一块，谢谢。"

静默了一会儿。

“这些……这些……”安托万微笑着低声说。“你要我对你直说吗，亲爱的？这些都是乌—托—邦！”

雅克打量着他，心想：“他说‘亲爱的’，那声调跟爸爸一模一样。”他觉得怒火上冲，索性发作起来，因为发脾气就可以解除他的苦恼。

“乌托邦？”他喊道。“你好象完全想象不到，世上有千千万万认真思考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你所谓的‘乌托邦’，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制定的行动纲领，只待时机一到就可以付诸实现！……”（他想到日内瓦、梅奈斯泰勒、俄国的理论家们和饶勒斯。）“我们两个人也许都能活到那一天，看见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无可变更地实现这个乌托邦，看见它产生出一个新社会！”

“那时人也还是人，”安托万低声说。“永远有强者，也有弱者……人总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强者将在另一个制度上，用与我们不同的另一种法规建立起他们的权力……他们将形成一个新的强者阶级，形成新型的唯利是图的人……这就是规律……而在这以前，在我们的文明中仍然含有的优秀因素，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是呀，”雅克好象是自言自语地说着，声调很悲伤，这使他哥哥十分感动。“对于你们这样的人提出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广博的、卓越的历史经验来回答……在那一天以前，你们的地位是舒适的！所有在当今世界上自感舒适的人，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世界现有的状况的人都处于这种地位！”

安托万突然放下他的杯子。

“但是我完全乐意接受另外一种！”他说得情绪热烈，雅克不禁高兴地记在心里。

“一个人的信念，”雅克想，“并不从属于他所过的生活，这就算不错了。”

“你没有想到，”安托万继续说，“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独立于任何社会形态之外！我勉勉强强可以算得是一个公民！……我有自己的职业，这是我唯一关心的事。至于其他，你们在我的诊疗室周围随便组织一个什么世界都可以！只要你们认为可以使这个社会巩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贫穷，没有浪费，没有愚昧和卑鄙的欲望，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不公正，没有堕落和特权，在那里没有弱肉强食这个人吃人的普遍规律！——你们就去干吧！……赶快去干吧！……我根本不为资本主义辩护，资本主义存在着，我生下来的时候，它早已经建立；我浮沉其中已经三十年，已经习惯了，接受了它，甚至，只要可能，我还利用它……但是，我也乐意适应其他情况！如果你们真觉得好的话，哈利路亚①！……就我自己来说，我除了能够干我天生适宜的事情之外，别无所求。你们愿意怎样我都接受，只是不能剥夺我作为人的职能……”他又兴致勃勃地补充，“但是，不管你们那个新制度多么完善，即使你能让博爱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也不相信你们能使健康也成为普遍规律……还会有病人，所以还得要医生；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跟别人的根本关系也就一点也不会改变……然而，”他挤了一下眼睛，“但愿在你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你能让我有某种……”

前厅的门铃猛烈地响起来。

安托万一惊，竖起了耳朵。

但他还接着说下去：

---

① 意为“赞美上帝”，基督教和犹太教祈祷的呼语。

“让我有某种自由……啊，对了，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某种职业自由……我的意思是说：思想自由和工作自由……也带上其中所包含的各种风险，当然了，和一切责任……”

他停住嘴听着。

只听得雷昂开了楼梯口的门，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安托万把手按着桌子，准备站起来，脸上已经显出职业大夫的神情。

雷昂出现在门口。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从他身后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姑娘。

雅克一个寒战，脸突然变白了。他认出了，那是珍妮·德·丰塔南。

一八

珍妮没有认出雅克。也许她没有朝他看，甚至根本没有看见他。她向安托万走去，神色紧张。

“快……我爸爸受伤了……”

“受伤了？”安托万问。“严重吗？在什么地方？”

她抬手朝太阳穴指了指。

她那惊慌的神情，她的手势和安托万知道有关热罗姆·德·丰塔南生活的不多的几件事，都使他立刻想到发生了什么悲剧。是他杀还是自杀？

“他在哪儿？”

“在一家旅馆里……我有地址……妈妈已经在那儿，她在等您……快走吧……”

“雷昂，”安托万喊道，“去通知维克多……准备汽车，快！”

他向姑娘转过身来：

“在旅馆里，怎么回事？……受伤多久了？”

她没有回答。她刚转眼看到了那同桌吃饭的人……雅克！

雅克低着眼睛，脸上感觉到珍妮那灼热的目光。

自从拉非特庄那年夏天之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四年了！

“稍等一等，我去拿诊疗箱，”安托万说了一句，朝门外跑去。

珍妮发现只有她一人跟雅克在一起，就哆嗦起来。她直瞪瞪地盯着地毯，嘴角微微地发抖。雅克屏住呼吸，心里觉得十分慌乱，再早一分钟，他还会觉得这样慌乱是不可能的。他们同时抬起眼睛，目光相遇了，同样的骇异，同样的烦恼，使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珍妮的眼睛里，还发出恐怖的光，但眼皮一低，又马上遮住了。

雅克机械地迈上一步：

“您，请坐……”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把一把椅子挪向前去。

她一动也不动，直挺挺地站在从天花板上射下来的光线里。睫毛的阴影在脸上跳动。她穿着单色的套装，身材显得颀长，苗条。

安托万突然走进来，穿着出门的衣服，帽子也戴好了。雷昂跟在身后，拎着两个急救箱。安托万推开餐具，在桌子上把急救箱打开。

“好吧，你对我说一下情况……汽车一会儿就好……怎么，受伤了？是怎么弄伤的？雷昂，快去给我拿一盒敷布来……”

他说着，从一只急救箱里拿出一把镊子和两个小瓶，放在另一只箱里。他动作迅速，又利落又准确。

"我们也不清楚……"珍妮低声说，安托万一回来，她已经马上走到了他的身旁。"他中的是手枪子弹……"

"啊！……"安托万喊了一声，并没有转过眼睛去看她。

"我们原来甚至还不知道他在巴黎……妈妈以为他还在维也纳……"

她声音不太清楚，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不过，语调是坚定的。即使这样慌乱，她仍给人刚毅勇敢的印象。

"半个钟头以前……有人从他住的那家旅馆来通知我们……我们就跳上了一辆车……妈妈顺路把我送到这里。她不愿等了……怕的是……"

她还没有说完，雷昂就进来了，拿着个镀镍的盒子。

"好啦，现在走吧！"安托万说。"旅馆远吗？"

"弗里德兰路，二十七号乙。"

"你跟我们一起去！"安托万对雅克说。口气不是询问，而是命令。他又说："你在那儿也许对我们有用。"

雅克看着珍妮，没有回答。珍妮不动声色，但他感觉到她是同意他去的。

"走吧，"安托万说。

汽车还没有开出车库，车灯那炫目的光芒就照亮了院子。维克多匆忙关上车盖，安托万已经让珍妮上了车。

"我坐在前边，"雅克说着，坐上了司机旁的位子。

直到协和广场，车行急速，但是，到了爱丽舍田园大街，车辆来往频繁，司机放慢了速度。

安托万坐在后座上珍妮的身旁，没有打破姑娘的沉默。他正

尽情地享受着他熟悉的这个微妙时刻的乐趣，这是等待的时刻，精力还没有使用的时刻，准备着过一会儿就要发挥出创造性，负起责任。他漫不经心地向车外望着。

珍妮缩在车角里，尽量什么也不碰，使劲挺着身子想不发抖，可是从头到脚还是颤个不停，就好象一块被敲了一下的水晶。

旅馆的那个茶房，素不相识，好象心怀戒备地走进他们家，用高傲的声音通知她们："九号房的先生刚才向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从那时候起，一直到坐着出租汽车来到大学街，她一句话也不说，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她和母亲两人抽搐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她的思想始终集中在受伤的人身上。然而，自从雅克晴天霹雳般地出现，她一下子就把父亲丢在脑后了……现在，就在她面前，那厚实的、活生生的脊背，她尽量避开不看，可是，这无可辩驳的存在却吸引了她整个生命的活力！……她咬紧牙关，左臂使劲压在胸前，想克制住剧烈的心跳。她固执地垂着脑袋。暂时，她还没有能力分析为什么内心这样慌乱。有时候，她任凭她生活中的惨剧又重新残酷地把她控制住。为了这个惨剧，她差一点死掉，后来她又以为自己永远从这惨剧中摆脱出来了。

突然煞车，使她抬起了眼睛。汽车在圆形广场不得不猛然停住，让一队应役后备军走过去。

"他们多么忙啊！……"安托万嘟哝着说，一面向珍妮转过脸来。

一队年轻人排着密集的队形，挥动着灯笼，跟着军乐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扯开嗓子唱着威武的进行曲。马路两旁站着大量的纠察队员，密密麻麻的人群向这支高唱军歌的队伍大声欢呼，军旗过去时，还脱帽致敬。

司机看到雅克没有举帽，放了心，也没有摘下他的鸭舌帽。

"当然了……"他大着胆子说。"在这些地区，是这些人的天下……"雅克微微耸耸肩，他因此胆子更大了，接着说："在我们那里，在贝尔维尔，他们就闹不成！要闹，每次都得打起来……"

幸亏，游行的人是向协和广场走的，这时向左拐弯，安丹大街就空出来了。

几分钟之后，汽车快速爬上郊外大街的斜坡，开进了弗里德兰路。

安托万早已打开车门，车一停就跳了下来。珍妮强打精神，从座椅上挣扎起来，避开安托万伸出的手，自己下来，站在人行道上。刹那间，旅馆门上的一片灯光直照到马路上，她一动不动，只觉得头昏眼花，几乎倒下。

"跟我来，"安托万说着，轻轻碰碰她的肩膀。"我在头里走。"

她鼓起勇气，使劲跟上去。"他在哪儿呢？"她心里想着，不敢掉回头去。（甚至在这儿，甚至在这个时候，她想的也不是父亲。）

威斯敏斯特旅馆是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的膳宿公寓，星形广场附近这样的旅馆很多。小小的门厅灯火辉煌。最里面有一道玻璃隔门，可以看到一间过厅，里面有人三五成群坐着，叼着纸烟玩牌，从绿色植物遮掩的一架钢琴上，传出乐曲声。

安托万一开口，门房就指了指一个穿黑缎子衣服的胖女人。这女人马上在柜台后面站起来，一句话不说，满脸不高兴，急忙把他们领到电梯上。栅栏门关上了。珍妮发现雅克没有跟他们一起上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还没有来得及镇静下来，她就在楼梯口遇见了母亲。

丰塔南夫人形容憔悴，但是也很镇静。珍妮首先发现母亲的帽子戴歪了，这反常的现象比母亲那苦恼的眼神更使她感动。

丰塔南夫人手里拿着一封已经拆开的信。她抓住安托万的胳臂说：

“他在那儿……来吧……”

她慌忙把他领到走廊。

“警察局的人刚走……他们看过了……得把他救活……旅馆里的医生说他不能搬动……”

她向珍妮转过身来，设法避免让女儿看到受伤的父亲。

“你在这儿等我们吧，亲爱的。”

她把手里拿着的信递给她。这是人家在地板上手枪旁边捡到的。旅馆的人看见地址，立刻跑到天文台大街去通知。

珍妮独自站在楼梯口，想借着吊灯的昏暗光线，辨识父亲写的纸条。最后几行有她的名字，“珍妮”这两个字首先映入她的眼帘：

“希望我的珍妮原谅我。我从来未能对她表示我的慈爱……”

她的手在抖动。为了克制住这一直到指尖都震颤的抖动，她强挺着四肢，但是没有用，她尽量努力，把信看完，从头看起：

“泰雷兹！不要严厉地看待我。如果您知道我受了多大的痛苦才走到这一步！我对您是多么怜悯。朋友，我给您招来了那么多苦恼，而您是这样忠诚，这样善良！我无比羞愧，我对您完全是以怨报德。然而，我一直爱您，朋友。但愿您能知道！我爱您，我从来爱的只有您。”

字迹在她眼前跳动。她的眼睛却没有眼泪，只是火辣辣地发烧。她的眼光又不时离开信纸，焦虑地向楼梯间瞥上一眼。她想的只是雅克就在近旁，特别害怕又看见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几行悲伤激动的字句上。这是她父亲在那最后一刻之前，在完成那个动作之前，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草率写就的，却也留下了最后曾想到她的痕迹：

"希望我的珍妮原谅我……"

她四处张望，想找个角落躲起来，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没有……那边角落里有条长椅……她踉踉跄跄地走过去，坐下来。她并不想弄清楚此时心中的感觉，只觉得太累了。这时，她简直宁愿立即死在这里，了却一切，求得解脱。

然而，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旧事又涌上心头，一幕幕象电影似的，象梦那样飞快地从眼前闪过……在她看来，不可解的事早在一九一〇年夏末，在拉菲特庄就开始了。那时，她就看出来雅克对她一天比一天更爱恋，顽强地想征服她，而她自己也惊恐地发现自己越来越慌乱，越来越同意。突然之间，雅克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写一个字，没有任何表示来缓和这种转变态度对人的冒犯，忽然就不再来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安托万打电话告诉但以理：雅克失踪了！……对于她，就开始了痛苦。为什么要逃走呢？或者更坏，为什么要自杀？这野性十足的男孩子带走了什么秘密？……在那一九一〇年十月，日复一日，在她周围，没有人发现她是多么伤心，甚至她母亲也没有看出，她怀着焦虑的心情密切关注着安托万和但以理寻觅逃亡者的线索，但毫无结果……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在沉默和焦虑中，甚至没有真正的宗教生活给予支持，她独自在这谜一般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挣扎。她不仅要坚持掩饰自己的绝望，连肉体的痛苦，在这样

的打击下身体迅速衰弱也要隐瞒……独自苦撑了一年多，情况时好时坏，精神才逐渐平静下来。就是身体还需要调养。医生叫她整个夏天到山区去，天一转凉，就去南方……去年秋天在普罗旺斯，从但以理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她才知道雅克又找到了，在瑞士生活，已经回到巴黎参加蒂博先生的葬礼。当时，有几个星期，她感到她的心被深深地搅乱了，但是，这紊乱的心情，很快就自然平静下来，不管怎样，平息得这样快，使她真正意识到她的病好了。不，她和雅克之间已经完了，什么都不存在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她就是这么想的！然而，今天晚上，在她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他却又出现了，还是带着他那双灵活的眼睛，那样阴沉的脸色！

她坐在那里，身子俯向前去，惶恐的眼光看着楼梯，思想在奔驰……她会怎么样呢？难道邂逅相逢，双目对视，就足以搅起往昔的沉渣，一个钟头之内就把几年时间好不容易得来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平衡一扫而光吗？

雅克遵照哥哥的示意，留在大厅。

穿黑缎子的那个女人重新回到柜台里坐下，不时从夹鼻眼镜上面向他投来敌意的眼光。远处，一架钢琴和一把声音尖利的小提琴组成的乐队，正声嘶力竭地为唯一的一对舞伴奏着一支探戈舞曲。雅克有时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那对跳舞的男女。餐厅里，迟到的客人正忙着把晚饭吃完。可以听到食器间里餐具在叮当作响。几个跑堂的端着托盘，跑来跑去，走到柜台前，悄悄地说："三号桌一瓶埃维昂矿泉水"，"十号桌算帐"，"二十七号桌两杯咖啡"。

一个女仆从楼上跑下来。穿黑缎子的女人用钢笔杆指指雅

克。

女仆送来安托万的一张便条。

“打电话给埃凯大夫，叫他马上来。帕西〇九一三号。”

雅克问了问电话间在哪儿。他听出是尼科尔接的电话，但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

埃凯正在家，来接电话了。

“我马上去。十分钟以后就到。”

帐房太太在电话间的门口等着。跟“九号房间的混蛋”有关的任何事她都觉得可疑。即使只是生病，在旅馆就已经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了，何况到这儿来自杀！

“这样的事，你要明白，象我们这样的旅馆……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必须立刻……”

安托万刚从楼梯上下来，他没有戴帽子，也没人陪着。雅克赶紧迎上去。

“怎么样？”

“还在昏迷……你打电话了？”

“埃凯就来。”

穿黑缎子的女人坚决地走到他们身边。

“您也许是他家的医生？”

“是的。”

“我们这里不能留他，您明白……象我们这样的旅馆……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

安托万不再理她，领着弟弟走到大厅的另一头去。

“是怎么回事？”雅克问道。“他为什么自杀呢？”

“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我想是的。”

“你马上还上去？”

“不，我等着埃凯，要跟他商量……我们坐一会儿吧。”

但他刚坐下去，又站了起来。

“电话在哪儿？”他忽然想起了安娜。“你注意大门口，我一会儿就来。”

安娜躺在长沙发上，没有开灯，窗子开着，窗帘垂着。电话铃一响，她就直觉地感到安托万不来了。她听见他在解释，其实并没有听，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您明白了吗？”安托万问，很奇怪她怎么总不答话。

她没有办法回答。喉头哽咽了，堵得难受。她挣扎了一下，小声说道：

“……不是真的吧！东尼？”

声音那么低，完全变了，安托万强忍了一会儿，到底还是发了脾气：

“什么？不是真的？不是对您讲了……他还昏迷着呢！我在等外科医生！”

她恼恨地使劲抓着听筒，不敢再说话，怕的是哭出来。

他在等着。

“那你现在在哪儿？”她终于问。

“在一家旅馆里……星形广场附近……”

她象微弱的回声似的重复道：

“星形广场？……”犹豫了好长一会儿，她又说：“那么，那就

在附近……你就在我旁边，东尼！……”

他笑了：

“对，不太远……”

从他的声音，安娜猜到他在笑，忽然燃起了希望。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托万说着，仍在微笑。“但是，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一整夜都走不开……你最好是乖乖地回家去吧。”

“我不，”她很快地轻声叫了一声。“不，我不走！”犹豫了一会儿，又吃吃地说：“我要等你……”

她把上身仰倒，放开话筒，深深地喘口气。远远地，她听到话筒里嗡嗡的声音：

“……如果我能脱身的话，当然了……但是你不要太指望……晚安，亲爱的……”

她又赶紧把话筒贴近耳朵，安托万已经挂上了。

于是，她重新躺倒在沙发上，眼睛呆呆的，蜷起双腿，绷紧身子，紧紧把耳机贴在脸上。

安托万回来，静静地坐在雅克身旁，说道：“丰塔南夫人真是一位可敬的女人。”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从那以后……你还没有见过珍妮吧？”他忽然想起了弟弟的出走，“索莱丽娜”，还有他以前隐约觉察到的这段错综复杂的故事。

雅克的脸板了起来，摇摇头。

一辆汽车在旅馆门口停下来，埃凯出现在台阶下面，他的妻子跟在身后。尼科尔永远不能原谅热罗姆姨父，觉得他应当对母亲的不规矩行动负责，她觉得这丑恶的下场好象是上帝给他的惩罚。但是在这悲戚的时刻，她还是不愿意撇下泰雷兹姨妈

和珍妮。

埃凯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夹鼻眼镜后面，清澈的目光在大厅里扫视一周，他看见安托万朝他们走来。雅克情愿站在一旁，他没有认出来。

自从小女孩死前的那天晚上以后，安托万没有再遇见过尼科尔。（他后来知道尼科尔不久又生了一个死胎，是很严重的难产，这在她精神和肉体上都留下了永久的挫伤。）她消瘦了，以往面容上那种青春洋溢和充满信心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她向他伸出手，他们的眼光遇到一起，尼科尔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一下：安托万的回忆总跟她最大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今晚，她又正好在这新的悲剧的凄惨气氛中遇到他……

安托万一面在外科大夫的耳朵旁说些什么，一面把他们领到电梯那里去。他们在那玻璃笼子里消失之前，雅克远远看见哥哥朝太阳穴一指，正好在头发根那地方。

黑缎子女人又从柜台后面跳了出来：

“是亲戚？”

“是外科大夫。”

“总不会在这里动手术吧，我想！”

雅克转过身来，不去理她。

音乐早已停止，餐厅熄了灯。车站的大旅行车载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大概是英国人，沉默寡言，带着漂亮的新行李。

十来分钟过去了，女仆又送来安托万的一张条子：

“以埃凯的名义给贝特朗诊疗所打电话，纳伊五四〇三号，叫他们马上派来救护车，带病床的，叫他们准备手术室。”

他马上去打电话。

从电话间出来，又碰上了帐房太太，她站在门口，朝他微笑，满脸和气。她放心了。

他看见安托万和埃凯穿过大厅，外科大夫一人上了汽车。

安托万又朝雅克走来。

“埃凯想在今晚把子弹取出来，这是唯一的机会……”

雅克用目光询问他，安托万撅起了嘴：

“脑颅陷进去很深，要是取得出来倒是奇迹……现在，听我说……”他向放在走廊入口专门用来写信的小桌子走去，说道：“丰塔南夫人想通知在吕内维尔的但以理。你得找一家晚上开门的邮电局去打个电报，比方说到交易所广场邮电局。”

“人家会准他假吗？”雅克反问。

他心想：“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又是边防军……”

“当然会准……为什么不准假呢？”安托万说，并没有明白雅克的意思。

他已经坐下来，起草电报。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把纸揉碎。

“不……最保险的办法是直接打给上校。”他又拿了一张纸，一面低声说着，一面写：“……请您……立即……准予……中士丰塔南……事假……其父……”写完，他站起来。

雅克顺从地拿起了电报。

“然后，我是不是到诊疗所去找你，诊疗所在哪儿？”

“……如果你愿去就去，比诺街十四号……但是，有什么用呢？”他考虑了一会儿，又说。“我的老弟，你最好还是去睡觉吧……”（他差一点儿问出来：“你住在哪儿？你愿意住到大学街

来吗?"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八点以前给我打个电话，打到家里来，我告诉你经过的情形。"

雅克正要走开，他又叫弟弟回来：

"不管怎样，你也得打电报给但以理，把诊疗所的地址告诉他。"

一九

雅克从交易所广场邮电局出来，已经快打半夜十二点了。

他想到但以理，想象着他的朋友拆开他刚发出的、署名为"蒂博大夫"的电报的情景。他在人行道边上站了一会儿，不知要干什么，盯着灯火通明、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广场，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觉得四肢发痛，好象要发烧了，头也有些晕，心里想道："我怎么了?"

他一挺腰，伸直身子，穿过了马路。微风拂拂，夜里还是很热。他漫无目的信步前行。"我怎么了?"他心里又想。"珍妮?"姑娘那苍白、苗条的倩影，穿着蓝色的衣裙，就象刚才那样，过了这么些年之后，又出现在他眼前。但是，只在一瞬间，他差不多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驱散了。

他穿过维韦安路，走到鱼市大街，停住了脚步。在这夏天星期日的夜里，环城马路在此刻以前差不多都是空荡荡的，到这时才热闹个一小时：戏院正散场，咖啡店的露天座开始坐上了人，敞篷的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向歌剧院开去，人行道上的人群也向西走；几个妓女头戴缀着鲜花的阔边草帽，体态轻盈，逆着人群向圣马丁门走，一面打量着单身的男人。

雅克站在街角，靠在一家小铺子的门前，注视着这懵懵懂懂

熙来攘往的人群。安托万那样的盲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这欢笑的行人当中，有谁能知道欧洲已经落入了陷阱呢？……雅克从来没有这样痛心地感觉到，千千万万无忧无虑的百姓的命运，就捏在少数几个偶然选择出来的人手里，而人民荒谬绝伦地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这几个人。

一个卖报的趿着双旧鞋，没精打采地喊叫：

"第二版的①……《自由报》……《新闻报》……"

雅克买了报纸，在路灯底下浏览："卡约案件……普恩加来出访……游泳穿过巴黎……美国和墨西哥……醋海生波……环绕法兰西自行车赛……杜伊勒利公园球赛大奖……财务公报……"还没有任何消息。

雅克忽地又想到珍妮，突然下了决心把起程日期提前两天。

"明天，我就回日内瓦。"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出乎意料地觉得好受一些。

"是不是到《人道报》社去看看？"他想着，于是，几乎是轻松愉快地走上了新月街。

大部分明天的报纸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带赶印，此时，这里已开始热闹起来。雅克走进了这个蚂蚁窝。酒吧间、咖啡馆灯火通明，有如白昼，挤满了人。里面的嘈杂声从开着的门窗一直传到大街上。

《人道报》社门前，一小群人堵住了大门。雅克跟几个人握手。人们正在议论拉尔盖斯特刚送给"头头"②的一则消息：据

---

① 法国有些大报一天出几次，称"第×版"。

② 指《人道报》的主编饶勒斯。

说前几天已经在法兰西银行存入了数字惊人的一笔款项，价值四十亿的黄金。人们称之谓“战争储备金”。

不一会儿，人群散开了。有几个人提议到进步咖啡馆去消磨晚上的时光。这个咖啡馆在幽径街，离这儿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那里，打听消息的社会党人一定能够遇到好几个《人道报》的编辑。（那些不常去进步咖啡馆的人，就去蒙马尔特街的新月咖啡馆，或者费多街的巨觥咖啡馆。）

有人请雅克到“进步”去喝杯啤酒。这些聚会的地方他都已经去过，也经常在那儿会见朋友。他们都知道他是从瑞士来的，负有使命，大家对他相当敬重，告诉他消息，为他完成任务提供方便。然而，纵然他们信任雅克，把他当同志，这些活动分子中许多工人出身的，还是把雅克看作“知识分子”，“同情者”，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的自己人。

在进步咖啡馆，他们占了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天花板不高，是在一楼到二楼之间的夹层里。经理已经入了党，不是熟客不让上去。这天晚上，二十来个年龄不等的人聚集在几张发粘的石板桌子周围，在香烟的雾气和啤酒酸溜溜的味道中间，他们在讨论饶勒斯今天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述战争爆发后“国际”的地位。

这中间有卡迪约，马克·勒瓦尔，斯特发尼，贝尔特和拉贝。他们围着一个留胡子的大高个儿，红扑扑的脸，黄头发。这是个德国社会党人，塔茨雷。雅克在柏林早就认识的。塔茨雷断言，全日耳曼的报纸都要转载这篇文章，并且加以评论。据他说，饶勒斯最近在议会发表的演说，说明法国社会党反对为总统访问俄国拨款，是正确的，在这里，饶勒斯还宣布法国无意卷入冒险，这些话在莱茵河彼岸引起了深刻的反响。

“在法国也是这样，”拉贝说，他从前是个印刷工人，大胡子，脑袋长得异样的凹凸不平。“就因为这个，塞纳省工会通过了如果有战争威胁就举行总罢工的决议。”

“你们德国劳动者准备好了吗？”卡迪约问道，“一旦你们的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个原则，在动员令的威胁面前发出命令的话，他们会很有纪律、毫无争议地举行罢工吗？”

“我倒要反过来问你哩，”塔茨雷一面说，一面很自信地开心笑着。“总动员的那一天，你们法国的工人阶级能不能很有纪律地去……”

“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德国的无产者采取什么态度，”雅克指出。

“我说能行，一点问题都没有，”卡迪约接嘴。

“不一定吧！”拉贝说。“我倒要说不行。”

卡迪约耸耸肩。

（他又高又瘦，走路晃晃荡荡。到处都能遇到他：在各支部，各委员会，劳工联合会，总工会，编辑室，在政府各部的楼梯上。他永远忙忙碌碌，永远在活动，谁也抓不住他。人们总在两个门之间遇到他，但是一找他，他又不见了。他就是这种人，只是在他走掉之后，你才能认识他。）

“行，还是不行……”塔茨雷说着，笑得露出了满口的牙。“反正，对我们德国来说，完全都一样①！……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说道，一面转动着大眼珠：“在德国，人们对普恩加来去拜访沙皇很不放心！”

“见鬼！”拉贝嘟囔着。“真不是时候！在全世界看来，我们好

① 原文为德文 gerade so。

象是要给泛斯拉夫主义一个正式的鼓励了！”

雅克又指出：

“特别是当人家看我们的报纸的时候：法国新闻界关于这次访问所有的评论都带着挑衅语气，实在令人不能忍受。”

“你们知道为什么？”塔茨雷又说。“外交部长维维亚尼[1]也在场，这就使人想到，在彼得堡，他们将通过外交途径，正式讨论反日耳曼化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是俄国逼迫法国把兵役法延至三年的，这是什么目的？泛斯拉夫主义威胁德国，而奥地利人受的威胁更大！”

“不过，俄国也并不顺利，”米拉诺夫说，他刚进来，坐在雅克身旁。“此地的报纸在这方面几乎绝口不谈。但是，布拉诺夫斯基刚从我们俄国来，带来了消息，罢工从普梯洛夫工厂开始，发展得很快。前天，星期五，单单在彼得堡一处，就已经有六万五千工人罢工。发生了巷战，警察开了枪，打死了很多人，甚至有妇女，年轻的姑娘！”

珍妮穿着蓝衣服的身影出现在雅克眼前，接着又消失了。为了驱散这使人心慌意乱的形象，为了找点话说，他就问那俄国人：

“布拉诺夫斯基在这里？”

“他是今天早上到的，他跟‘头头’关在房子里谈了一个钟头了……我在等他……你也等他吗？”

“不，”雅克说。他觉得心里烦躁，很难受。这样什么事也不做，在烟雾腾腾的房子里老谈论那么几个问题，突然他觉得真是

---

[1] 维维亚尼(1863—1925)，原来是社会党人，1906年与社会党断绝关系，加入社会共和党。

受不了。"天晚了，我得走了。"

但是，到了外面，黑夜和孤独比拥挤在一起的同志们更使他难受。他加快步伐，向他住的旅馆走去。他住在贝尔纳丹街和杜奈尔滨河街的交叉路口上，在塞纳河的对岸，离莫贝尔广场不远的一座公寓，这是范希德的老朋友，一位比利时社会党人开设的。他漫不经心地穿过在夜里仍然喧闹的中央菜市场，又走过市政厅大楼前面宽阔静寂的广场。大钟正指着两点差一刻。这正是微妙暧昧的时分，夜游迟归的男女象交春的狗一样，互相嗅着，交错来往……

他又热又渴。酒吧间都关门了。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滨河大道漫步，迫不及待地想沉睡过去，赶快遗忘。在那边，珍妮一定守候在父亲的床头，他不让自己去想这事。

他自言自语："明天，这个时候，我早就走远了！"

他摸着黑上了楼，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就着水壶喝了一大口温水，没有费时间点上蜡烛，就脱掉衣服，横倒在床上，几乎立刻睡着了。

二〇

手术是当着安托万的面作的，但并没有作完。埃凯切开了伤口，取出了打碎的骨头，碎骨片深深地嵌在脑髓里。他本想试行环钻术，但是病人的情况不允许继续寻找。两位大夫不得不放弃取出弹头的计划。

他们商定把情况如实告诉丰塔南夫人。不过，他们也满怀好意地对她说，手术之后，病人或许有几分活下去的希望——这话倒不完全不确切。如果情况见好，找到子弹，把它取出来也

还是可能的。(他们没有承认的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希望是太渺茫了。)

埃凯夫妇决定离开诊疗所的时候，已经两点了。丰塔南夫人坚持要尼科尔和她丈夫住到她家去。

热罗姆被抬到三楼的一间病房，有位女看护守着他。

为了给两个女人作伴，安托万自己提出在这里过夜。三个人坐在病房隔壁的小客厅里。房门和窗子都开着。病房夜间那种阴森可疑的寂静笼罩在他们周围；每一堵隔墙后面，都好象有一个痛苦的身体在辗转反侧，长吁短叹，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数时间，得不到安宁。

珍妮坐在远处，在屋子最里面的长沙发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裙子上，上身挺直，脖子也挺着。她闭着两眼象是睡着了。

丰塔南夫人把扶手椅挪到安托万跟前。她有一年多不见安托万了。但是，她一得知丈夫自杀的消息，第一个想法就是向蒂博大夫求助。刚一招呼，他就来了。他就在这儿，为人行事一如往常，精力充沛，忠诚可靠。

"自从您服丧之后，我就没有遇见过您，"她忽然说。"您熬过一段悲戚的时刻，我知道……我无时不在惦念您……我曾为令尊祈祷过……"她忽而不说了。她回想起两个孩子逃跑的时候，她对蒂博先生唯一的一次拜访，那时，他显得多么粗鲁，多么不公正！……她低语："愿他在永恒中安息……"

安托万没有说什么。静默了一会儿。

吊灯周围飞舞着小虫儿，发出无情的光芒，照射着不自然的豪华的家具。椅背上涡卷形镀金装饰，桌子当中放着一个蓝色大瓷护盆，里面栽着一棵病态的绿色植物，用缎带系着。不时，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微微颤动的低沉的铃声。这时，可以听见护

士的脚步声从石板地上轻轻走过，然后，一扇门开了，又悄悄合上；或者，远处有一声呻吟，什么瓷器碰响了，然后，一切又重归沉寂。

丰塔南夫人向安托万俯过身，用圆润的小手遮挡着被刺目的灯光照疲乏了的眼睛。

她低声地谈起了热罗姆，用不连贯的语句向他解释她所知道的她丈夫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她一点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在安托万面前，她总是感到信赖的。

安托万也俯着身，静听着。他不时抬起头来。他们十分郑重地交换一下会意的目光。"她是多么好啊！"他心里想。他感激她在这痛苦的时候能保持镇静和尊严，也感谢她在她的种种男性的美德中也含有自然的魅力。他心想："爸爸只不过是个资产者；她，才是位贵妇人。"

然而，她的话，他一个字都没有漏过，渐渐地，那些把丰塔南引向死亡的传奇性道路的各个阶段，他也拼凑起来了。

热罗姆大约一年半以来，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公司设在伦敦，经营在匈牙利的森林。那是一家正经买卖，所以丰塔南夫人这几个月一直以为她丈夫终于有了个稳定的职业。说真的，她从来没有弄明白热罗姆的具体职务是什么。他大部分时间是坐着火车卧铺来往于维也纳和伦敦之间，在巴黎只是停停脚。那时，他就到天文台街来过一晚上，随身带着个装满公文要件的公事包，神气十足，倒是颇有风度，又诙谐又殷勤，对家里人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这可怜的女人却绝口不提，从种种迹象来看，她确信丈夫养着两个很费钱的情妇，一个在奥地利，另一个在英国。）不管怎么说，他好象钱来得容易，日子过得宽裕。他甚至暗示说他的地位将来还会改善，不久之后就能充分供养妻女。近几

年来，丰塔南夫人和珍妮的生活费用全靠但以理负担。（说到这里的时候，丰塔南夫人显然内心在斗争，一方面，埋怨丈夫不关心，她觉得羞愧；另一方面，说儿子一心顾家她又觉得骄傲。）

幸亏但以理在路德维希森的艺术杂志社工作，领得着实可观的报酬。到了但以理不得不入伍的时候，事情差一点要糟糕。不过，路德维希森为人大方，又有远见，为了保证合作者退伍之后仍能回来，自动承当在他离职期间仍旧每月付薪，虽然打点折扣，却也定期无误。就这样，丰塔南夫人和珍妮的最低生活必需还不致匮乏。这一切热罗姆并不是毫不知情，他甚至还常常提起。可是，他已惯于毫不自觉，也就让儿子支撑全家生活。只是，他还摆出个阔大爷的派头儿，要家里人把支出各宗款项的详细帐目交给他，他总会有向但以理表示谢意的机会。他假装把这经济援助看作儿子自愿给他的借支，一有可能他就会偿还。至于还帐，他说，他宁愿等到“凑成个整数”，而且，他精明细心，逐日登录债务，还不时交给泰雷兹和但以理一式两份的清单，是用打字机打的，上面甚至以慷慨的利率算出了复利……看到丰塔南夫人详细叙说这些细节那种天真而幻灭的样子，说不清她是不是被热罗姆的坏心眼儿耍弄了。

安托万这时抬起了眼睛，遇到珍妮注视他的目光，那是充满了内心活动的眼神，含蓄而又孤独的沉重的眼神，他每次遇到这种眼神，总是感到不自在。他从来没有忘记很久以前的那天，因为他弟弟的逃跑，他去询问孩子时的珍妮，那时，他第一次遇到了这种眼光。

年轻的姑娘突然站了起来。

“我闷得慌，”她对母亲说。她用团成一团捏在手心里的小手帕擦擦额头。“我到花园里去透透气……”

丰塔南夫人点点头，看着女儿离开，一直到她不见了，才转过身来对着安托万。珍妮把他们两人丢下，她并不生气。说到现在，一点也没有说到这样突然想自杀是合情合理的，现在，该说到最艰难最痛苦的地方了。

热罗姆本来就在维也纳搭上了一些关系，去年冬天，他"一时不慎"，用他的姓名还有他的称号——因为他在奥地利自称热罗姆·德·丰塔南伯爵——虚领了奥地利某企业董事长的头衔，那是一家制造彩色糊墙纸的工厂。买卖做了几个月，接着不光彩地破了产。现在正在清帐盘底。奥地利的司法机关一定要追究责任。

另外，的里雅斯特展览会当局又告了一状，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今年春天，彩色糊墙纸厂曾在这个展览会上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展览台，却一直没有付租金。而热罗姆管的恰恰与这展览会有关。今年六月他甚至在英国那家公司获准一个月的假期，到的里雅斯特痛痛快快玩了一阵。糊墙纸厂向他支付了好几次相当数量的款项，他好象说不出这些款子的正当用途。于是，独任推事就控告德·丰塔南伯爵用糊墙纸厂的钱在的里雅斯特挥霍浪费，不付展览会的租金。总而言之，热罗姆作为已经破产的企业的董事长，给人告下来了。又说是糊墙纸厂为了让他挂名为董事长，"慨然"馈赠了他一大批股票。

丰塔南夫人是怎么知道这些详情的呢？一直到最近几个星期，她还什么都没有觉察。后来，她接到热罗姆一封来信，话说得很含胡，但要求又很急迫。热罗姆在信上恳求她以拉菲特庄的别墅为抵押，再筹措一笔借款。这个别墅是她单独所有的财产，以前也是为了他，某些部分曾经抵押出去过。她问她的公证人该怎么办，公证人赶紧派人到奥地利去调查，丰塔南夫人这才

知道她丈夫已在法院受到控诉。

最近几天他是怎么过的？又发生了什么事才逼得热罗姆采取了这绝望的行动？丰塔南夫人只能胡乱推测，不知究竟。她知道的里雅斯特有几个债主每天在一家地方小报上辱骂她的丈夫。他们揭发的事有根据吗？热罗姆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前途毁了，无可挽回，即使能从奥地利的法庭脱身，有了这个丑事之后，他也不用指望保持在英国公司的地位……才竭智穷，四面受敌，显然他觉得除了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丰塔南夫人静默下来，茫然询问的眼光直盯着前面，好象在提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我是不是为他把我该做的都作了？如果他象以往一样，感觉到我在他身旁的话，他能落到这个地步吗？……"这个问题使她刺心地痛苦，无法解决……

她竭力振作起精神。

"珍妮呢？"她说。"我怕她在外面着了凉……怕她在外面睡着了。"

安托万站起来：

"您别动，我去看看。"

二一

珍妮不敢下楼到花园去。她只想逃出那间客厅，避开安托万。

一只手扶着护墙上的瓷砖，她沿着走廊随意踱了几步。虽然各处的窗子都开着，空气还是闷人。从楼下的手术室，使人恶心的乙醚气味沿着楼梯蒸腾上来，混合在从上到下满屋子流动的热气流中。

她爸爸的房门半掩着。屋子里很黑，只有屏风后面点着一盏很小的灯。看护坐在椅子上织毛衣。可以隐约看出毯子下盖着的一动不动的身体。他双臂顺着放在床上，头平放在枕头上，绷带遮住了额头，嘴微微张着，象个黑窟窿，从里面发出均匀的、沉重的喘息。

珍妮从半掩着的门里看着那嘴，听着那喘气的声音，心里又清醒又镇定，几乎有些冷漠，这使她自己都觉得害怕。父亲要死了，她知道，心里也总在重复地告诉自己，她无法从混乱的思想里摆脱这样一种可怕的想法，觉得父亲的死是一件确定的、真实的事，而且与她自己有关。她觉得紧张焦躁，心肠也变硬了。纵然父亲有缺陷，她还是爱父亲的。她想起小时候，有一次站在病重的父亲床头，看到他的脸痛苦委顿，感到心里很难受；而今天，她怎么会这么漠然呢？……她强迫自己在那儿站着，垂下双手，眼睛盯着床上那无知无觉、犯过罪的人。自己这样冷酷无情，她也觉得气愤。她想把目光转向别处，想忘掉这出悲剧，但是又使劲克制着这愿望……仿佛正是今天晚上这不合时宜的死亡使她失去了得到幸福的最后机会……

终于，她的肩膀离开了门框，走近过廊的窗户，想稍稍凉快一下。那儿有把椅子，她坐了下来，盘着手臂放在扶手栏杆上，两手合起，托住沉甸甸的前额。

她恨雅克！他多么下贱，真是反复无常，毫不负责任，说不定……是个疯子！

在她下面，在那闷热的黑暗中，花园好象睡着了，一丝声息也没有。她辨认着一团团的树影，环绕着草坪，一条条曲曲弯弯的发白的小径。一种日本油漆，发出东方药剂特有的那持久不散的怪气味，搅乱了清新的空气。树丛过去，星星点点有几盏街

灯，大街上，菜农的大推车慢慢走过，长长的车队在石板路上摇摇晃晃，发出磨咖啡的声音。不时，一辆汽车驶过，压过了大车的声音，一束亮光象旋风似的穿过树叶，又消失在夜色中。

“别在这儿睡着了，”安托万轻轻地在她耳边说。

她吓了一跳，差一点喊出声来，仿佛他碰了她一下似的。

“至少，让我给你搬一把扶手椅来吧？”

她摇摇头，直挺挺地站起来，跟着他回到小客厅。

“情况没有恶化，”安托万一边走一边小声告诉她。“脉搏可以说是好了些，也有征兆说明昏迷有所减轻。”

丰塔南夫人在客厅里站着，迎上前来。

她激动地向安托万说：“我只是想……本来应该通知杰姆斯……格雷戈里牧师，是位朋友。”

她一面说着，一面搂住珍妮的肩膀，把姑娘拉到她身边，显出神情恍惚的慈爱模样。两张脸贴在一起，上面印着不同的悲伤。

安托万点点头，表示他记得很清楚那位牧师，忽然非常想抓住这个盼望不到的机会脱身……从这诊疗所跑出去，哪怕一个钟头也好……也许还可以跑一趟瓦格拉姆路？……他不禁想起安娜的样子：安娜，在长椅子上睡着了，穿着白色的睡衣……

“这好办！”安托万提议说，可是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意外的活跃。“给我地址……我去一趟！”

丰塔南夫人推辞说，“太远了……在奥斯特里茨车站！……”

“我的汽车就在下面，晚上车开得快……”他又补充一句，口气再自然也不过了，“我还可以趁此机会回家转一趟，看看昨天晚上到现在有没有病人打电话来……一个钟头以后，我就回

来。"

他已经快走到门口了，才模模糊糊听到丰塔南夫人的嘱咐和感动地向他道谢的话。

安托万走了之后，她脱口夸道："他多么热心啊！我们有他帮忙真是运气！"

静默了一会儿，珍妮低声说："我讨厌他。"

丰塔南夫人看看女儿，并不显得惊奇，也没有说什么。

她让女儿待在小客厅里，自己走进热罗姆的房间。

嘶哑的喘息声停止了，呼吸从微微张开的嘴里透出来，不带响声，可是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微弱。

丰塔南夫人摆摆手叫看护不要动，悄悄过去坐在床脚。

她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扎上绷带的可怜的脑袋。泪水淌下脸颊，她自己却不觉得。

"他多么漂亮啊，"她想着，眼光还没有移开。

裹着棉花和纱布，蒙住了夹有银丝的头发，但仍能露出那东方式的、精致的轮廓，那凝滞不动的面容，既有男性的气魄，又优美雅致，仿佛是哪位年轻的法老死后塑出的脸型①。因为肉皮微微有些发肿，憔悴的模样和纹路都消失了，在房间微明的灯光下，面容奇迹般地显得年轻。光溜溜的脸颊微微凹下，在突出的颧骨下面，直到下颔划出有力的曲线。绷带把额上的皮肤稍稍向上提起，闭合的眼皮的线条就向太阳穴拉长了。嘴唇被麻药灼伤了一点，略略发肿，显得肉感。他就象他们俩年轻时那么漂亮，那时，早晨，她常常先醒，向他俯过身来，瞧着他睡觉……

---

① 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称号，死后往往以石膏塑个脸型，作为纪念。

没办法抑止自己的绝望和柔情，她透过眼泪，端详着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热罗姆：这是从她毕生唯一的、伟大的爱情中所留下的。

三十岁的热罗姆……站在她面前，颀长柔媚，挺直的腰身，浅棕色的皮肤，还有他那笑容，那温存的目光……"我的印度王子"，当时，她常这样说，觉得被他所爱是自己的骄傲！……她仿佛又听到他的笑声，一仰脖，一下下吐出三个声音："哈，哈，哈……"他那种愉快，始终不变的好脾气……他那么喜欢说谎！因为他就是在谎话里过日子的，就好象在一种自然元素里生活一样。那是一种逗趣似的、满不在乎的、改不了的谎话……

热罗姆……在她女人生活中所经历的全部爱情都在这儿，在这张床上……多年以前她就想过，她的爱情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可是现在她才突然明白，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而现在，只是在今天晚上，一切都要结束了，永远结束了。

她两手捂着脸，向圣灵祈求，但是毫无助益。她心里充满了人世间的悲哀，她觉得被上帝遗弃了，任凭她抱着不纯的遗恨……她满心羞愧，不由自主地想起最后的爱情……在拉菲特庄……诺埃米死后，她从阿姆斯特丹把热罗姆带回拉菲特庄的别墅……一天夜里，他卑屈地溜进她的房间，请求饶恕。他需要怜悯和爱抚。在黑暗中，热罗姆蜷缩在她身旁，她双臂搂住他，就象紧紧搂着一个孩子。那也是个夏天的晚上，就象今晚一样……窗子对着树林打开……以后，一直到早上，她都睁着眼看着他，没有一点睡意。她把他拥在身旁，热罗姆可睡着了，就象个孩子一样，就象个孩子一样……也是个夏天的夜晚，温和宜人，就象今晚一样……

丰塔南夫人忽然抬起头来，目光里流露出一些狂乱的表

情……忽然燃起了强烈的、疯狂的欲望，要把这个护士赶走，也在那里，在他身旁睡下来，最后一次拥抱他，让他蜷缩在她的温暖里。既然他要长眠了，她亲自来最后一次引他入睡吧……"就象孩子一样……就象我的孩子一样……"

在她眼前，一只筋脉凸起的手放在被单上，仿佛模型似的，线条那么美，戒指上的大玛瑙，象一块暗色的斑。右手，是那只敢于举起凶器的手……"为什么当时我不在你身边呢？"她绝望地想着。也许，他把这只手举向太阳穴之前，曾从心底召唤过她？如果在那软弱的时刻，她在他身旁，在上帝为她整个尘世一生所指定的、任何怨尤也无权使她背弃的地方，他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

她闭上眼睛，几分钟过去了，心情不知不觉恢复了平静。她驱走了回忆，内疚使她重新得到宗教的安宁。她重新感到她与普遍的力量又沟通了，而这对她已经成为永恒的、缺少不得的慰藉。她现在可以跟以前不同地对待上帝要给予她的这一考验。越过这向她猛扑过来、打得她还抬不起头的不幸之外，她现在竭力去了解那至高无上的、神秘莫测的必然，那天命的法则。她感觉到她终于渐渐接近了那肃穆宁静的境界……接近了在弃绝尘缘听天由命中的安详和平，而这就是上帝的选民们一切痛苦的终结。

"愿你的意志实现，"她低声说道，合起了手掌。

二二

汽车放下了所有的玻璃，飞速驶过人迹稀少但声音渐起的城市。短促的夏夜渐渐消逝，白昼来临了。

安托万坐在坐位中间，手脚摊开，嘴上叼着香烟，正在思考。就象往常一样，熬夜的疲劳不但没有把他累垮，反倒激起他愉快的活力。

“三点半，”从贝莱尔广场的大钟前经过时，他想道。“四点以前，就可以叫醒那个宗教狂的牧师，把他送到诊疗所，我就自由了……显然，那位很可能当我不在的时候断气……但也很可能再拖二十四小时……”他感到心安理得，回忆起手术的各个阶段，想道：“一切可能都试过了。”这样一回顾，就想起了珍妮的到来，跟雅克一起过的晚上。经过了几小时的职业活动，他觉得跟弟弟的辩论更是毫无意义。

“我是个医生，我有工作要做，我就干我自己的，他们还要我怎么样呢？”

他们，指的就是雅克，他什么也不干，没有任何工作，只是争论，说空话；也是指雅克身后那一大帮革命煽动家。昨天晚上，他好象就听见这些人发动暴乱的喧嚷声。

“不平等，不公正吗？……当然！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又能怎么样呢？……目前的文明，是一个前提，见鬼！前提！得啦，就得从这里出发！何必重新怀疑一切呢？”他又小声说道，“他们的革命，好象给我们准备的一个妙不可言的揉面缸！把什么都打翻在地，一切都从头开始，就象小孩玩积木似的！真蠢！干脆，干你们自己的去吧！……与其抱怨社会的缺陷，不跟它合作，你们还不如改弦易辙，抓紧现存的东西，利用现在这样的环境，利用现在这样的时间，象我们这样满怀勇气地去工作！与其闹得天翻地覆，有什么好处还很难说，倒不如利用你们短暂的一生，在各自有限的范围之内，尽量作些相对有用的事！”

他对这么一大段独白十分满意，然后，好象延长最后的和弦

似的，加上一句："就是这话，诸位先生！"

"例如遗产问题吧，"他又想，愤慨忽而增大了。"现在，有财产就叫'以剥削别人为生'！……简直是愚蠢！……我并不为继承制度辩护……不，当然，我不为它辩护……在这方面可以说些什么，我跟你一样清楚……但是，老天！既然现在就是这样的！既然我们的既定生活条件就是如此，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把长矛碰碎是向什么挑战呢①？"他想着，自嘲地笑起来。"我几乎是象在攻击我本想保卫的东西……"

但是，他立即重新抖擞精神，好象必须说服想象中的辩论对手似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继承遗产的结果往往是好的……我无数次发现，只有依靠继承的遗产，十之八九才可能实现很好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有用的、有利于全人类的生活……"

"现在，难道不穷就会成为罪恶？"他想着，突然盘起双臂。

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自己有点弄虚作假，他的良心这时提出的问题确实地说是这样的："难道富有，不是用劳动挣得了钱财就是罪恶？……"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微妙的区别上多加纠缠，只是猛然一耸肩，好象抖落一个东西似的，抖掉了这个害人的小小的想法。

"去年冬天，他给我写信说：'我不愿利用这宗遗产……'愚不可及！'利用'！现在，他也要责备我'利用'遗产了。说到底，我重新组织我的职业生活，重新组织我的工作，将是由谁来'利用'呢？是我自己吗？……对，就是我自己，"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但是，我的意思是，难道只是我一个人'利用'？……况且，全面来

① 这里暗用唐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典故。

看，处在我这种情况下，难道不正是由于有利于个人，人们工作起来才对整体更为有利吗？”

这时，汽车正驶过塞纳河。河水，滨河大街，远处一座座桥，都沐浴在一片粉红色的水汽中。他把烟蒂扔出窗外，又点着一支烟。

“你跟我一样，只是你没有想到罢了，你这傻瓜，”他得意地微笑了。“你生来就是个资产者，小东西，正如你生来头发就是红棕色的一样！现在，你头发的颜色虽然暗了些，反出的亮光还是发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那种种革命家的本能，我只能相信一半……你的返祖性，你的教育，甚至你最内心的志趣，都把你拴在别处了……你等着吧，到了四十岁，也许你的资产阶级味道比我更足！……”

汽车减慢了速度，维克多探出头来，看门牌号数。最后，汽车停在一个栅栏门前。

“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是非常爱他，”安托万一边想一边打开车门。

他现在又责备自己了，觉得接待弟弟时，没有更热烈地表示出弟弟这次来看他使他多么高兴。

二三

一年来，格雷戈里牧师住在贞德区一所穷酸的公寓里，在差不多都是干粗活的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带尽头，牧师就在这些人中间传道。

安托万好不容易才把守夜的人叫醒。这是个邋遢的地中海东岸人，每夜就和衣睡在门洞走廊的长凳上。

"系(是),香生(先生)[①]……格雷戈里牧师。系,跟我上楼吧,香生……"

那位圣人住的屋顶楼在第五层。七月的炎热使这人口过密的陋室发出一股垃圾箱和油腻的臭味,使人想起阿拉伯人居住的小巷里那刺鼻的臊气。

刚听到门上守夜人怯生生的一敲,格雷戈里就跳下床来。

"这人睡觉很警醒,"安托万心中暗想。

插销从锁横头里拉出,牧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

格雷戈里那副模样真是出乎意料。他穿着一件体面的衬衫,长得一直拖到脚面。因为他只有把肝区使劲压着才能睡觉,所以就在腰里紧紧束上一条棕色法兰绒的带子,这样一来,衬衫的下半截就鼓了起来,象裙子似的。他光着脚,脸色象个幽灵,瘦得出奇,头发蓬乱,目光异乎常人,象个《一千零一夜》里的魔法师。

他一下子没有能认出安托万,但是安托万刚一开口,他就全明白了。他不答话,一秒钟也不耽误,安托万还在门口站着,把原委向他说清楚,这时候他就已经把腰带的一头系在床的铁架子上,象个陀螺似的旋转着身子,把那四米长的法兰绒带子展开来,而且愈转愈快。

安托万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保持着严肃态度,继续说到外科大夫的手术,说起子弹很难取出来。

"吓!……吓!……"跳着旋舞礼拜的伊斯兰托钵僧气喘吁吁地说:"忘掉那把手枪!……让那粒子弹留在那儿!……应该重新使它复活的……是活下去的意志!"

---

① 这个人法语说不清楚,故如此译。

他一边打手势，一边转动着不高兴的目光。腰带终于解下来了，他把瘦骨嶙嶙、歪斜的脸凑近安托万，由于神经质的抽动，眉毛不停地抖着。接着，他从内心里静静地笑出来：

“可怜的好大夫，你从前是留胡子的！”他用温柔和充满同情的声调说。“你以为你在治疗疾病，其实疾病就是你们这些亵渎神明的人造出来的，因为你们预言疾病存在！……不①……我告诉你：应该让光明进来！基督是唯一的医生！是谁治好了拉撒路的？② 你能治好拉撒路吗，你这个可怜的、愚昧的大夫？”

安托万觉得怪有意思，不过，始终不动声色。但是，牧师也许看出了他眼里不知不觉流露出的调皮的神色，就皱起了眉，突然转过身去。他把上身脱光，衬衫象环形的软垫子似的缠在腰际，在屋顶楼里走来走去，寻找他白天穿的内衣和外衣。

安托万站着，静静地等候。

“人是神圣的！”格雷戈里靠墙站着，弯下腰去穿袜子，低声咕哝。“基督心里知道，人是神圣的！我也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是神圣的！”他把双脚伸进一双肥大的黑皮鞋里，鞋带子还是系着的。“但是，‘法律致人死命’，这话是谁说的，法律就把谁杀死。基督是法律杀死的③，人只是记住了法律的条文。没有一座教堂真正建立在基督的真正原则上。所有的教堂只不过建在基督的比喻上④！”

他一边不住口地独白，一边到处乱窜，动作过于急速，然而

---

① 原文为英文No。

② 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使他复活。

③ 见«四福音书»，指耶稣被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定罪处死。

④ 这个思想出自«路加福音»，耶稣用比喻讲道，门徒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见«路加福音»第八章。

又笨拙，正象那种极为神经质的人。

“上帝是一切的一切！……上帝！至高无上的光之源，热之源！”他象报复似的，一把揪下挂在窗户插销上的长裤。每个动作都象放电似的迅猛异常。“上帝就是一切！”他又重复一遍，声音提高了，因为他转身向墙，扣上裤子上的扣子。

扣完以后，他马上就地转过身来，阴沉的目光挑战似的看着安托万。

“上帝就是一切，上帝没有恶！”他严厉地说。“我告诉你，可怜的亲爱的大夫[①]！在那万物的主宰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和狡诈！”

他披上黑色羊驼毛的牧师上衣，戴一顶可笑的卷檐小毡帽，好象因为觉得自己穿好了衣服而高兴似的，彬彬有礼地用手触一下帽檐，用出人意料，几乎是轻松愉快的声音仰面朝着天花板说：

“光荣归于上帝[②]！”

然后，低下头来，用漫不经意的眼光看看安托万，忽然轻声说道：

“可怜的、可怜的亲爱的泰雷兹夫人……”眼泪在他眼中闪亮，好象这时他才意识到使安托万来到他这儿的那出家庭悲剧。“可怜的亲爱的热罗姆，”他叹息道。“可怜的懒惰的心灵，你失败了？……你屈服了？你未能驱走‘否定’？……啊，基督，给他消除黑暗的力量，用光明武装自己吧！……我要来到你身旁，你这罪人，我要向你走去！……”他走到安托万跟前，说道：“走吧，带我到他身旁去！”

---

① 原文为英文 poor dear Doctor。

② 原文为英文 glory to God。

他从上衣衣襟下面掏出了一段线蜡烛，在灯上点着了，才吹灭了灯。然后，他打开楼梯的门：

"走吧！"

安托万顺从地跟着。格雷戈里高高举起蜡烛，照亮梯级。

"基督说过：'把蜡烛高举到房梁上，让它照亮一切！'基督点亮了我们心中的蜡烛！……可怜的蜡烛，时常在低矮的地方点着，火焰抖动，黑烟熏人……可怜呀，可怜的物质！我们多么可怜！……祈求基督吧，让火焰伸长，光亮起来，让它从最黑的黑暗中驱走物质！"

安托万扶着栏杆走下狭窄的楼梯，牧师还在低声咕哝，好象念驱魔的咒语一般，越来越听不清楚，只听得愤愤地说"物质"和"黑暗"这两个词。

他们走进院子，安托万解释说："我有车，送您到诊疗所。"他又添上一句："我自己……一个钟头以后……再去。"

格雷戈里没有异议，但在上车之前，他用那么确定的眼光瞧了这位同伴一眼，仿佛能洞察一切，安托万不禁脸红了。

"可是，他不会知道我到哪儿去，"他想道。

他看着汽车在黎明的微光中渐渐远去，感到说不出的轻松。

从街角那边飘来一阵微风，大概是什么地方下过雨。安托万象被罚留校刚被放回家的中学生那么高兴，几乎一直跑到瓦吕贝尔广场，才跳上一辆出租汽车。

"瓦格拉姆路！"

在车上，他突然发现自己很累了，但是，这刺激神经的倦意更激起了他的欲望。

他让司机把车停在离房子五十米远的地方，轻快地跳下车，

走进那条死胡同，悄悄地开了门。

刚走到房门口，他就笑逐颜开了：安娜的香气……这是一种撩人的香气，与其说象花香，不如说象树脂，滞重而又浓烈，一直钻到喉咙里。甚至不是香气，而是一种芳香的滋养品——正是他所爱的。

"我注定了要享受醉人的香味，"他想着，猛地一惊，想起了拉歇尔戴的琥珀项链。

他象小偷一样小心谨慎地走到浴室，乳白色的晨光已照满一屋子。他在那儿慌忙脱掉衣服，站在澡盆里，用一块大海绵擦脖子，周身凉爽起来。水在他汗气蒸腾的身上化成了汽，好象浇在烧热的金属上一样。疲劳都从身上冲走了，觉得极舒服。他俯下身去，就着龙头喝了一口凉水，然后蹑手蹑脚走进屋。

从地板上传来十分轻微悦耳的哈欠声，他想起是费洛在这里。他感到有个清凉的狗鼻子和丝绒般的耳朵在擦他的脚髁。

窗帘都拉下来，床头灯晨曦似的光芒照着整个房间，恰似安托万一个钟头以前过桥的时候很欣赏的那粉红色的水汽。在大床上，安娜面向墙睡着，头枕在赤裸的臂弯里。地毯上到处是时装杂志。小桌子上，放着个烟灰碟，装满了吸了一半的烟头。

安托万静立在床边，端详着那浓密的头发，脖子，肩膀，还有那被单底下伸展开的两腿的曲线。"这一次毫无防备了，"他想着。安娜在他身上引起这样强烈的温存怜悯的感情，是不多见的。以往，他时常只是怀着运动的热情去接受安娜对他那永远不会平息的狂热的激情。他伫立了好长一会儿，故意延长这心荡神移的等待时间，推迟他已经感觉到的、就在近旁的欢快，现在无论是雅克，是热罗姆还是格雷戈里，世上的任何人都不能把这欢快从他这里夺去了。他是那样渴望把脸埋在她那头发里，把这

弹性的、温热的脊背拥在胸前，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包住另一个身体，欲望是那样的强烈，连脸上的微笑也凝住了。他小心翼翼屏住了呼吸，掀开被单边，矫捷地一弓身，缓缓地顺着她的身体钻进去。她压制下一声短促、喑哑的叫喊，一下翻过身，摆脱了睡眠，在他的怀抱中醒来。

二 四

雅克一大早醒来，觉得精神饱满。

"如果要赶晚上五点钟的火车，那就没有时间好浪费了，"他想着，跳下床来。但是他刚一站起，就觉得心情并不舒畅，昨天晚上的事还萦绕在脑际。

他急忙穿好衣服，下楼去给安托万打电话。

丰塔南还没有死，昏迷可能再拖二十四小时，或许还不止。任何侥幸的希望都没有。

雅克告诉哥哥，他们这次不再见面了，因为他当天就要回瑞士。然后，他回来付了房钱，又把旅行包送到里昂车站① 的行李寄存处。

一整天，他都忙着办起程前该办的事：要看六七个人，都是"必须见见"的，里查德利已经把地址开给他了。

左翼各团体，正在酝酿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要堵塞战争威胁继续发展。各派之间的联合似乎已成定局。在这方面，消息非常使人放心。

① 是巴黎的一个火车站，位于十二区，里昂街的南端。

然而，等到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焦躁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把他控制住，无法去除。他感觉到一种难以解释的衰竭。浑身发热，大汗淋漓。他跑遍了整个巴黎，不断改变主意，变换方向，缩短谈话的时间，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某次拜访，哪怕为了这次拜访，他已经走了半个钟头的路了。他觉得，街道、房屋、路人，甚至他的同志们，一切都变了外形，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困兽，到处都碰到障碍。有好几次，他甚至突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头晕目眩，手心发潮，胸部好象被紧紧钳住，他不得不强自挣扎，抵御这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使他呼吸不得的恐惧感觉……

"我这是怎么了？"他心里纳闷。

不过，到了四点钟，最紧迫的事都已经办妥，他可以走了。他急不可待，一心想回日内瓦去，同时，说来奇怪，他觉得又害怕离开巴黎。

"我等晚上的车怎么样？"他忽然这样想，"那样，就会有时间到《人道报》社，到新月咖啡馆，到进步咖啡馆，到克里西大街去，收集一些有关兵工厂的情报……"

（果然，六点钟，海员工会联合会正在克里西大街一家酒吧间举行会议。雅克知道，在会上会遇到一些头头，他们第二天就要到西海岸各港口，那些地区正酝酿着罢工。雅克当然很乐意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详细消息。）

另外一个想法从早上就搅得他心里难受：但以理来了。显然，他完全可以不握他的手就走，可是但以理一定会知道雅克就在巴黎。"如果我不去诊疗所，又能遇到他，就好了……"忽然下了决心："我等晚上的特快，晚饭以后，到纳伊去，就可以看到但以理，而且，那个时候不太可能遇到她，她……"

八点半，按照他的计划，走出了进步咖啡馆。他是在克里西大街开完会之后，信步走到这里来的。在这里，他十分幸运地遇到了比罗，是《人道报》的编辑，负责集中所有关于西海岸兵工厂的材料。

只剩下到纳伊的诊疗所去一趟了。"明天，我就在日内瓦了，"他这样想，坚定自己的决心。

他正从半楼通咖啡厅的螺旋形小楼梯往下走，忽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你在巴黎呀，小家伙？"

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从他那低沉的嗓子和郊区口音上，雅克也认出了这是穆尔朗。他象个穿黑衣的年老的基督，头发很长，无冬无夏，都穿着一件印刷工人的工作服。

在德雷福斯事件前后那些英勇的日子里，穆尔朗办了一份战斗小报，油印出版，每星期出一次，手手相传。从那以后，《旗帜报》成了革命的小小机关报，穆尔朗继续领导，还有几个同志义务帮忙。雅克不时给他寄一篇报道，或是一篇翻译的外国文章。这家杂志的精神是合乎逻辑的不妥协，很对雅克的口味。穆尔朗标榜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学说，攻击党的上层人物，特别是饶勒斯集团，他把他们叫做"社会机会主义者"。

他对雅克颇有好感。他喜欢年轻人，那些"小家伙"，因为他们热情，不屈不挠。他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出奇的智慧，又爱说话。他那巴黎老工人的口音使话中的幽默更加强了。若干年来，他独自一人，或者说几乎是独自一人，为维持他的杂志生存而斗争。大家都怕他，因为他坚守着他的正统观念，而且有着穷苦的革命者的丰富生活经验，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事业，毫不容

情地跟党内那些政客作对，他们哪怕有一点点失误，与坏事有牵连，他都揭发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且总能击中要害。被他敲打过的人，散布最吓人的谣言来报复。有一个时期，他在圣安托万关厢开了个小书铺，专卖社会主义书籍，他的仇人就说他卖的大部分都是淫书。这倒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的私生活一向招人非议。纯洁的《旗帜报》设在罗盖特街的一座小公寓里，那里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妓女走动，好象是作为邻居从拉普街附近那些声名狼藉的小酒馆来的。她们给他带来他爱吃的糖果。她们在那儿大声嚷嚷，吵架，有时甚至打起来。这时候，那位基督就站起身，把烟斗放下，抓着泼娘儿们的手臂，把她们一个个推到楼梯上去，然后再回来继续进行中断了的谈话。

今天，他显得忧心忡忡，陪雅克走到人行道上。

"手头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他一面解释着，一下子把黑罩衣的两个口袋都翻转来，"星期四以前，如果我还找不到我需要的几张钞票，下一期刊物就得搁在抽屉里了。"

"可是，"雅克说，"我知道你增加了份数呢。"

"订户大批增加，小家伙，不过，都是不付钱的。不给他们寄报吗？如果我领导的是商业性的企业，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可是我的目的是什么？搞宣传。怎么办呢？压缩开支吗？我什么事都亲自动手！最初，我每月从经费里支一百法郎，可是我只拿了一次，再也不敢领这一百法郎了。我靠着面包皮过日子，就象个吉卜赛人一样。债台高筑，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十八年……可是说正经的，"他又接着说，"关于这些坏消息，瑞士的人们怎么看？……我是个老狐狸了，对什么事都不觉得奇怪……我见得多啦……这使我想起一八八三年……那时我才二十岁，就每天晚上去《反叛报》的编辑部了……你不知道《反叛报》吧？……你大

概也不知道，一八八三年，英国、德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这四个讨厌鬼，想利用法国的孤立状态，针对俄国发动一场欧洲大战……就差一根头发丝儿了……什么都没有变！……还是老一套的花招……已经在大谈特谈祖国啦，民族荣誉啦……但是，骨子里是什么呢？工业的竞争，出口的权利，大金融家集团的各种阴谋……什么都没有变，只有一点：我们没有克鲁泡特金了……八三年，克鲁泡特金活跃得不得了……猛烈攻击大军火工厂——安赞①，克虏伯，阿姆斯特朗②和整个的集团，它们为实现它们的图谋，把全欧的大报全收买了，克鲁泡特金是怎么攻击他们的！……我研究了他的文章……什么都没有变！在我下一期的报上我要发表三篇……克鲁泡特金！……你要读一下，小家伙，你们大家都可以学习他的榜样！……”

他眼睛闪光，发出那种老斗士的笑声。他已经忘了，要印这下一期，他需要三百八十法郎，而现在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着落呢。

雅克走开了。

“应该把《旗帜报》纳入反战的总计划，”他心里想，他打算到日内瓦去提一下，如果可能的话，给穆尔朗寄些津贴来。

他还没有吃晚饭。到交易所广场去乘开往珊贝莱的地铁之前，先到新月咖啡馆吃了一块三明治。《人道报》的很多编辑，也跟他们的头头一样，常来蒙马特尔街角上，光顾这个兼卖咖啡和饭食的小店。

---

① 安赞，法国北部的大军火垄断集团。

② 阿姆斯特朗，英国钢铁世家，开设阿姆斯特朗—微沃思有限公司，经营军火。

饶勒斯坐在靠窗他常坐的角落里，跟三个朋友一起吃晚饭。雅克经过的时候，稍稍跟他打了个招呼，但是头头正低头吃饭，没有看见。他面色阴沉，脖子缩在浑圆的肩膀里，连胡子都挨着胸口。他让邻座高谈阔论，自己漫不经心却又贪馋地吃他那份小莱豆烧羊腿。他的公文包，他随身携带的、装满文件的公文包，就放在桌子边上他的手边。在公文包上，还堆着报纸、小册子，一本八开本的刊物。雅克知道，饶勒斯是一读起书就不知疲倦的。他想起斯特发尼前天对他说了这么件轶事，是马里奥·蒙代告诉他的。马里奥·蒙代最近曾跟饶勒斯一起旅行，看到饶勒斯聚精会神在看书……居然是一本俄语语法，他觉得太奇怪。饶勒斯却觉得再自然不过，对他说："是呀，应该赶快学会俄语。俄国也许不久以后就要在欧洲起相当重大的作用！"

雅克背光坐着，远远观察着他。"他只是在听别人说话吗？"他思忖，每逢看到饶勒斯，他有好多次都这样寻思。饶勒斯如果偶尔不说话，就静静地思考，好象只在注意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和谐的旋律。忽然，雅克看到他抬起头，挺起胸，赶快用餐巾擦擦嘴唇，说起话来。深陷在低矮额头下面的眼睛，很灵活地扫来扫去。嘴在胡须里面张着，搭拉着嘴角，象传声筒的喇叭口，又象古典悲剧的面具上的一个黑窟窿。看来，他并不是专对哪一个同席的人说话，而是把自己内心的思想说出来，那是一个论战与思想密不可分、只有争论才能使思想活跃起来的人在与某个对手争辩。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因为饶勒斯的声音很轻，至少就象他那演说家鼓一般共鸣的胸腔所能发出的最轻的声音。不过，大厅里尽管人声嘈杂，雅克还是分辨得出他那特殊的音色。大厅中嗡嗡的人声，宛如加了弱音器的颤动的乐音，就象乐池中发出的回响，象伴奏一般，越发衬托出饶勒斯那歌唱般奔放的话

语。这熟悉的回响，在他心里唤起了千百种回忆：狂热的群众大会、讲坛上的论战、激荡人心的结束语、听众发了狂似的欢呼……这即席演说使饶勒斯越来越兴奋，他终于推开了面前只吃了一半的饭菜，俯身向前，就象水牛准备顶人似的。好象是要强调每句话的节奏，他那放在桌沿上捏紧拳头的手，举起来又落下，虽然动作并不激烈，但那节奏却象打铁的铁锤似的。时间很紧，雅克不得不离开大厅，饶勒斯还在那里说话，拳头一下下锤着大理石的桌面。

这使人振奋的场景激起了他的勇气，一直走到比诺街的栅栏门前，仍感觉到受了鼓舞。

贝特朗诊疗所到了……

天色渐黑。雅克穿过花园，没有放慢脚步，也不敢抬眼向大门上看一下。

看门的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那位可怜的先生还没有死，他的儿子今天傍晚到了。雅克请她去找但以理，但是这时门房里只有老太太一人，不能走开。

"楼上的看护会去告诉他，"老太婆说。"您自己上三楼去吧。"

他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决定照办。

二楼的楼梯口，一个人也没有。白色的长廊，照着柔和的灯光，静悄悄的。在三楼，同样的安静，同样是灯光照耀的长廊，没有尽头，不见人影。必须找到看护，他等了几分钟，然后走到长廊里。这时，他不感到焦躁了，相反，一种好奇的感觉推动着他大胆地去碰碰运气。

他起先没有看见，在墙角的窗口坐着个黑影。他走过去，那

黑影转过身，迅速站起来，原来是珍妮。

莫非雅克在等待着这次会见？“我们又碰上了，”他想着，并不感到惊奇。但是，他马上发现：“她今天也没有戴帽子……就象从前一样……”

姑娘的第一个反应，是抬起手来，摸摸头发，她知道已经散乱了。她那毫无遮掩的额头，完全袒露着，使人觉得很纯洁，如果不说是温柔可爱的话。

两人面面相觑，待了一刹那，心里怦怦直跳。他终于说出话来：“对……不起……门房刚才对我说……”声调激动，显得有些唐突。

珍妮面色苍白，嘴唇也白了，鼻孔抽搐起来，他见了很感动。她紧盯着他，目光紧张，而又没有表情。只是表现出她下了决心，决不显得软弱，决不掉过脸去。

“我是来打听消息的……”

珍妮含含胡胡地摆了摆手，好象是说：“毫无希望。”

“……还要看看但以理，”他补上一句。

她挣扎了一下，样子很不自然，嘟囔了几句，听不清楚，接着，急急忙忙向这层楼的客厅走去。雅克迈了几步，本想跟上去，又在走廊中间停住脚步。她推开客厅的门，他以为她要叫但以理出来，可是，她让门开着，向他略略转过身来，垂着眼睛，板着脸，动也不动。

“我……本来不想……打搅……”雅克讷讷地说着，向前迈了一步。

她不答话，眼睛也不抬一抬，好象是克制着不耐烦的情绪，等待着他走进去。雅克刚刚跨过门槛，她就把房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丰塔南夫人坐在屋子最里面的长沙发上，身旁有个年轻军人，地上放着一顶军帽、一条武装带、一把军刀。

“你！”

但以理站了起来，脸上又惊又喜。他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膀阔腰圆、下巴突出、与他往日的同伴并不相似的雅克，一时竟认不出来。雅克也一动不动，打量着这个身材高大、紫铜脸膛、剃平头发的士官。但以理终于笨拙地向他走来，发出了出人意料的马刺和靴子的声音。

但以理拉着朋友的胳臂，把他拖到母亲的面前。丰塔南夫人并不惊讶，也不觉得唐突，只是向雅克抬起疲乏的眼睛，并且伸出了手。她就好象昨天晚上跟他遇见过似的，安静地用跟她的眼光一样冷漠的声音说道：

“你好，雅克。”

但以理向丰塔南夫人弯下腰，用很象他父亲的那种亲昵而又有点过于拘礼的姿态说道：

“对不起，妈妈……我要跟雅克下楼去一会儿……可以吗？”

雅克一惊。现在，他才认出了整个的但以理：他的声音，他翘起左嘴角的那略略窘困的微笑，一字字喊出“妈—妈”时，那又温柔又尊敬的样子……

丰塔南夫人用慈爱的目光看了看两个年轻人，轻轻点点头：

“可以，孩子，去吧……我这里不需要什么……”

“到花园里去，”但以理提议，他的手一直扶着雅克的肩膀。

他不知不觉地又显出了他少年时代的那种姿势，他们身材的差异跟以前还一样，这个姿势正合式。以前，他一直就比雅克高，穿着军服更显得魁伟了。上身紧绷着带白领子的深色军服，身段仍然灵活，与腿部的臃肿正成对比；两腿套着褶子很多的红

裤子，还累累赘赘地打着皮绑腿。鞋底上有钉子，在走廊的石板地上直打滑。这军人的步伐亵渎了已经沉睡的房子的宁静。但以理意识到了，一声不吭，显得很尴尬。他倚靠着朋友，免得滑倒。

“珍妮呢？”雅克想，他又一次感到胸口一阵抽紧，就象恐惧把他压住一样。他往前走，脖颈挺直，眼睛盯着地面。走到楼梯口，他又不禁回过头，用眼睛搜索着空荡荡的走廊，暗暗感到失望，也夹杂着一丝怨恨。

但以理还没有下楼梯就停住了脚步：

“你住在巴黎了？”

他兴高采烈的声调更突出了脸上忧伤的神色。

“珍妮没有对他谈起过我，”雅克想。

“我本来早该走了，”他赶紧解释。“一会儿我就上火车。”但以理明显地露出失望的样子，他马上又说：“为了来看你，我甚至把动身的时间都推迟了……我一定要在明天到日内瓦。”

但以理沉思着打量他，怯生生的目光里充满疑问。到日内瓦？……雅克的生活对他来说仍然是神秘的，使人恼火的。他又不敢盘问，他朋友的谨慎使他胆怯了。他不再追问，把手缩了回来，扶着栏杆开始下楼……愉快的心情一下子消散了。如果雅克还要走，如果他还要再一次失去他，那么这次不期而至的拜访刚刚引起了他想畅谈一番的渴望，又有什么好处呢？

花园里刚浇过水，阒无一人，空气清新，电灯星星散散隐蔽在树丛中。

“你吸烟吗？”但以理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贪婪地点上。刹那间，火苗照亮了他的脸。他最大的变化，是在孚日山区的风吹日晒中失去了

苍白无光的面色，这一点不久以前正与他那黑色的眼珠和头发，以及嘴唇上淡淡的一条胡髭形成强烈的对比。

他俩肩并肩，默不作声地走在一条弯过去的小径上，小径的尽头，有几张白色的椅子排成一圈。

"去那边，你愿意吗？"但以理提议。没等雅克回答，他就沉重地坐下来。"我累坏了，这次旅行太难受……"这时候，他被这一天的回忆纠缠着，他一整天坐在热气蒸人的车厢里颠簸，他在那里，没有挪动位置，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眼睛看着闪过的景物，三四个假设占据了他的想象，每一个都同样令人不安，而不可预见的事正在远处发展。他又说了一句："太难受……"然后，用燃着的香烟指一指他父亲正在弥留的房间窗户，阴沉地说："早就该有一天象这样完结……"

圆花坛里湿润的沃土在黑夜里蒸发出一股清爽的香气，一阵阵微风象呼吸般轻柔，送过来一股苦涩而又略有甜昧的气息，一种成药糖浆的味道，不是从诊疗所的药房里飘出来，而是来自远处树丛中的一株日本漆树。

雅克在那身军服旁边，更强烈地感到战争的威胁，问道：

"你请假容易吗？"

"非常容易，怎么了？"看见雅克没有答腔，他就很确信地又说："他们给了我四天假，还可以延长。不过，也许不需要了……我到的时候你哥哥在这儿，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已经没有任何指望。"

他停了一会儿，忽然又说，

"这样更好。"他又用手指了一下房子："很可怕，但是，事已至此，谁也不能希望他再活下去。我很明白，他死了也于事无补，"他硬起心肠接着说。"但是不管怎样，他死了就干脆结束了

一场官司……这官司的后果……对于妈妈……对于他……对于我们……可能都是可怕的……”他把脸微微转向雅克。“我爸爸本来第二天就要被逮捕，”他说着，发出生硬的、咄咄逼人的啜泣声。他闭上两眼，把头微微向后仰着。一盏电灯的光芒透过树叶，刹那间照亮了他美丽的前额。额头上面的线条形成两个四分之一圆弧，被正中的头发尖分开。

雅克想说点什么，但是他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与政治人物交往，已经不习惯吐露情感了。他只向但以理伸出手去，摸摸他的手臂。他在手掌下感到粗糙的制服呢。从但以理身上，发出一种由羊毛、烤热的油腻皮子、烟草和马匹混在一起的奇怪气味。他一动，这怪味就跟花园里黑夜的香气混在一起。

雅克已经有四年没有看见他的朋友了。虽然蒂博先生死后他们通过信，但以理还几次三番邀请过他，但他从来没有下决心到吕内维尔走一趟。他害怕当面对质。他觉得热情但是拉长间距的通信对他们友谊的目前状况最为合适。这个友谊根深蒂固，在根子上仍有生命力。但以理正跟安托万一样，是雅克唯一眷恋的人。但是，这一切只是过去的残片，而雅克已经坚决摆脱这个过去，再也不愿与过去有纠葛。

为了打破沉寂，他问道：“你们在吕内维尔没有谈到战争吗？”

但以理并不感到特别吃惊。

“谈了，当然谈了！军官们每天都在谈论战争……这些人，活着就是为的这个……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他微笑了：“至于我，我每天数日子，还有七十三天……甚至可以说七十二天……明天就只剩七十一天了……其余的事我都无所谓，到九月底，我就自由了。”

这时，有一束光线又在爱抚着他的脸庞。不，但以理变化并不太大。他那十分纯洁的椭圆形脸蛋上，匀称的线条显出一种庄严的气派（特别是今天晚上，疲劳和悲戚使他面色特别阴沉的时候），他的微笑仍然保留着昔日的光辉：这徐缓的、来自远方的微笑，使上唇斜着翘起来，露出光洁的牙齿……这是胆怯的然而又毫不忌讳的笑容。从前，孩子时期的雅克，曾经不由自主地、怜爱地期待着朋友嘴唇上这种惹人生气却又使人无法抗拒的微笑；现在还是这样，他觉得心里涌上一股热烘烘的柔情。

"军营的生活一定使人很感痛苦吧！"他含含胡胡地说。

"不……不太苦……"

他们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时而落入沉寂，很象水手们从这条船往那条船扔缆绳，十次中倒有九次掉到水里，难得在空中一把抓住……

静默了好大一会儿，但以理重复说：

"不太苦……刚开始，有些苦，值勤去清扫厩肥、扫尿池、倒痰盂……现在，我是士官了，还过得去……我在那里甚至有了好朋友，有马，有同伴……总而言之，我经历经历，还是很高兴的。"

雅克定睛注视他，目光奇特，又那么蔑视，但以理几乎要发脾气了。雅克那种倨傲的模样，他的沉默，甚至他提出的问题，都说明他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这深深伤了但以理的自尊心。但是，还是友情占了上风。使他与他的朋友有了隔膜的，不，并不是表面上的不理解，这一点，长时期的友谊中断就足以解释了，而是他对雅克原来就没有认识，即使在两人逃亡期间，他也始终不理解雅克……必须重新获得他的信任……他忽然俯过身来，换了个声调，用温情恳切的、仿佛真能求得原来感情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

“雅克……”

显然，他希望有个回答，有一股热情，从心底发出一句话，哪怕只是个鼓励的手势……可是雅克却本能地把上身向后一退，象要避开他似的。

但以理不顾一切了：

“你一定得告诉我，到底，四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你当然知道。”

“不！我从来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走？怎么连我也不通知一声？哪怕叫我给你保守秘密！……怎么这么多年连一个信儿都不给我？”

雅克低低地垂着头，一脸固执的样子，看着但以理。他疲乏地摆摆手：

“再说这些有什么好处呢？……”

但以理把手放在他的手腕上：

“雅克！”

“别说了。”

“怎么？你真的不说？我难道真的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使你……做出了这样的事？”

“啊！算了，”雅克说着，挣开胳臂。

但以理不吭气了，慢慢挺直了身子。

“以后吧，以后再说吧……”雅克低声咕哝，显出不可克制的冷漠。他忽然提高了声音，愤愤地又说起来，这就更使人吃惊了，“‘这样的事’！真的，还会说我犯了什么罪呢！……”他一口气说下去：“首先，难道那么有必要解释吗？一个人，有一天，忽然要跟一切斩断联系，远走高飞，除了自己以外不要任何人知情，难道你当真不理解？……你，你不明白这些？一个人，不愿意让人

无止无休地钳住嘴巴，砍掉手脚，他要在一生中有那么一次，有勇气显示出他原来的样子，有勇气深入地剖析自己，发现以前最不为人所知的最可卑的东西，能够终于说：'这就是最本质的我！'他有勇气对所有的人说：'我不要你们！'……不是吗？这些，你难道当真都不明白？"

"不，不，我非常明白……"但以理低声说。

起初，他禁不住怀着突然而来的喜悦倾听着这加强了口气的、痛苦的、夸张的呼声，仿佛又看到了昔日的雅克。然而，他立刻就确实看清楚了，在这阵爆发中隐藏着某种做作的成分。这样突然发作，首先，是个脱身之计……于是，他明白雅克永远也不会再象以往那样坦率地向他解释原委，使他们两人都得到解脱了。他只好不再追问。而同时，他们的友谊，他那样引以为荣的唯一的友谊也必须放弃。他凭清醒的直觉感到了这一点，心痛如绞。可是，今晚他已经有那么多别的事要伤心的了……

两人面面相对，待了半晌，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甚至没有互相看一眼。终于，但以理把原来伸出去的两腿缩了回来，抬手摸摸额头：

"我还是得上楼去了……"他低声说着，声音不象原来那样清脆。

"对，"雅克马上站了起来。"我也该走了。"

但以理也站起身：

"谢谢你来看我。"

"替我向你母亲道歉，我耽搁你这么久……"

他们每个人都等着对方先迈第一步。

"你的火车几点开？"

"二十三点五十分。"

"巴黎—里昂—地中海线吗?"

"是的。"

"要去叫辆车吗?"

"不用……坐有轨电车……"

他们又沉默了,只能说这些话,两人都觉得难为情。

"我送你到门口吧,"但以理说着,走上了小径。

他们穿过花园,都没有交谈一句。

他们走到大街,正好有一辆汽车在栅栏门停下。一个年轻女人,没有戴帽子,还有一位老先生从车上跳下来。他们神色慌张,从两个年轻人面前急忙走过。雅克和但以理看了他们一会儿,与其说因为好奇,不如说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的窘态。

雅克想决断地离去,伸出了手。但以理沉默地握住。手攥在一起,他们对视了一会儿。但以理甚至怯生生地笑了笑,雅克却没有力量回报以微笑。他急急忙忙穿过栅栏门,走过灯光照耀下的宽阔的人行道。但是,走到马路中间以前,他转过身来看了看。但以理还在原来的地方。雅克看见他举了举手,转过身去,消失在树木的昏暗之中。

远处,穿过树叶,可以看得见房子上灯光明亮的窗户……珍妮……

于是,他不再等有轨电车了,径向巴黎市区,向火车,向日内瓦冲去——差不多是跑了起来,好象逃命一般。

二 五

巴丹库尔夫人坐在漆屏风遮挡的大客厅里打哈欠。(安托万那次已经吩咐过雷昂,以后永远不许让任何人到他的小书房

去。）

窗户敞开着。天色渐晚，没有一丝风。安娜微微抖动上身，让薄薄的晚大衣脱落下来，滑到椅背上去。

“他要咱们等哩，可怜的费洛，”她低声说着。

哈巴狗的耳朵懒洋洋地耷在地板上，轻轻地哆嗦了一下。安娜是在一九〇〇年的博览会上把这个金黄的丝球儿买来的。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尽管这个衰老的玩意儿牙齿都烂掉了，而且性情乖戾。

忽然，费洛抬起了头，安娜也挺起了身子：他们两个都听出了安托万那急促的脚步，那突然把门开开又关上的声音。

果然是他，带着医生满腹心事的神情。

安托万轻轻吻安娜的头发，又顺着滑下去吻她的脖子，她不禁哆嗦起来。她抬起胳臂，手指慢慢顺着那美丽的方形额头、坚强的眉棱、太阳穴和脸颊滑下去。然后，她又用手掌捧了一会儿他的下巴，那蒂博家特有的、她又爱又怕的坚强有力的下巴。最后，她抬起头，站起来，微笑了：

“您看看我，东尼！……不对，您的眼睛对着我，可是眼神却在别处……我就不喜欢您这副大人物的模样！”

他两手搂着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面前，两手摸着她肩胛骨突起的地方，又稍退一步，手还在抚摸着，一面用占有者的身份从上到下打量她。使他对安娜深深眷恋的，并不是因为她仍有姿色，而是因为她天造地设显然就是为了爱欲的。

安娜任凭他这样端详，用充满活力和欢乐的眼睛看着他。

“我去换换衣服就来，”他说着，轻轻推开她，按着她坐下。

现在，晚上他时常穿常礼服。最多只要用五分钟就冲了一

个澡，刮了脸，换上上了光的衬衫，穿上白背心，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雷昂垂着眼皮，象举行什么仪式似的，呆头呆脑地一件一件递给他。

“草帽和开车的手套，”他小声说道。

离开房间以前，他对着镜子浑身上下看了一眼，并且把袖口拉下来。他不久前才养成了习惯，不忽视这富裕生活和快活心情的小点缀：精致的内衣、平整的领子、剪裁入时的衣服所给予的一切。每天工作完毕，多花点钱过个闲散的晚上，现在他觉得是合理的，甚至是有益于身心的。他很乐意跟安娜一起享受这种轻快的休息，虽然他完全可以自私地独自消受——有时他也确实这样。

“您带我到哪儿去吃晚饭，东尼？”安娜问道。这时，安托万帮她穿好外套，急速地吻了一下那光裸的脖子。

“不在巴黎……天气这样热……我们到马尔里去，到布拉特饭店，怎么样？或者到银鸡饭店吧，那就更有趣。”

“太远……”

“有什么关系呢？过了凡尔赛，公路新翻修好了。”

她有一种独特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我们做这个好吗？”“我们做那个好吗？”声音是那样澈悟，眼波又是那样娇媚，并且带着点儿慵倦。她往往娇憨地提出极其荒诞不经的主意，出外消遣，从来不考虑地点远近，时间早晚，安托万是不是累，是不是有兴趣，也不考虑这些奇想要花多少钱。

“好，到银鸡饭店吧！”安托万高高兴兴地说。“起来，费洛！”他俯下身去，抱起小狗，开开门，闪身让安娜先走。

她停住脚步。暗蓝色的外套，奶油色的衫裙，衬托着屏风上

的黑漆，使她的棕色皮肤发出暗色的光泽。她转身向着他，用毫不克制的目光凝视着他，低语："我的东尼……"声音那么低，好象不是对他说的。

"走啊！"安托万说。

"走吧……"她叹息道。好象是选中距离巴黎有四十五公里的这个饭店，只不过是又一次向一个专制君主的任性作了让步似的。她昂着头，塔夫绸的衣服边饰窸窣作响，她用弹性的步子轻快地迈过门槛。

安托万在她耳边说："你走路就象最精锐的驱逐舰出海一样……"

虽然汽车马力很大，开起来很惬意，安托万的兴趣已经不在开车上，但是他知道，这样不带司机跟他兜风，安娜最喜欢不过。

夕阳西沉，傍晚仍然很热。安托万穿过布隆涅树林，选择了那些人迹罕至、大树成荫的小路。透过开着的车窗，飘着灌木气味的暖风吹进车来。

安娜话很多。谈到她最近一次去贝尔克的事，她提到了她的丈夫，这倒是她不常有的。

"你想吧，他不愿意让我走！他求我，威胁我，那样子真讨厌！可是，他还是把我送到了车站，但是满脸委屈的样子。在站台上，车要开的时候，他居然还有脸对我说：'您就永远不会变了？'这时，我从车厢里对他喊道：'就是不会！'这话里面包含着很多可怕的意思！……真的，我就是不会变：我恨透了他，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安托万微笑着，看到安娜生气，他并不心烦。他对安娜说过："我喜欢你象海盗似的瞪眼睛！"他想起了她的丈夫，但以理和雅克的朋友，西蒙·德·巴丹库尔，他那山羊鼻子，亚麻色的头发，

神气温顺，又有些伪善，总而言之，相当讨厌。

"对他这个蠢货，我居然一度还很倾心呢！"安娜继续说，"也许，正是因为……"

"因为什么？"

"嗳，就是因为他蠢……因为在他生活中没有一点传奇味儿……我觉得很新鲜，会使我也变一变，好象是让我重新生活的一个机会……嗯，人该多么可笑哇！"

她想起来她曾下过決心要多谈谈她自己、她的过去。现在是个机会，错过就再也没有了。她舒舒服服地坐好，把头靠在安托万的肩膀上，眼睛盯着公路，浸沉在回忆之中：

"我是在都兰打猎的时候有时遇到他的。我注意到他看着我，但并不对我说话。一天晚上，我回家，在树林里碰上了他。不知怎么回事，他没有坐车。当时我就一个人，我把车停下，建议送他回图尔。他一下子脸红了，上了车，一声不吭。天黑下来了。突然，就在关卡前面不远的地方……"

安托万漫不经心地听着，注意力全在公路和马达的声音上。

安娜……跟他分手以后，她还会去爱别人的；她将顺从命运的安排。他们的私情还能延续多久，他并不抱幻想。他想道："真奇怪，对于这类感情丰富、放荡不羁的女人，我一向都有吸引力……"他有时也在思忖：他所满足的跟他的情妇们这种爱情的同伴关系，也许还不是很不完满的恋爱方式，或许有些贫乏单调。有一天，斯图德勒对他说："你把爱情和肉欲混为一谈了。"管它完满不完满，这就是他的方式，他自己觉得满不错。这种方式对于他这样一个勤奋努力的男子的精力丝毫无损，使他可以无拘无束，献身于自己的志向，而没有任何犹豫。他又想起最近与斯图德勒的谈话。这位哈里发引述他认识的一个名叫贝

巩的青年作家的话："爱情，就是袒护犯了过错的被爱者。"这个定义使安托万受到强烈的刺激。在他那种填不满的、狂乱的和使人愚钝的方式下，爱情总使他产生一种麻木、恐惧、甚至是厌恶的感觉。

汽车驶到桥上，穿过塞纳河，欢快地爬上絮伦[①]的山坡。

安娜忽然伸出手臂说："那边有一家小馆子，可以吃到炸鱼。"

（前不久，德罗尔姆经常带她到这里来——德罗尔姆以前是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在布隆涅当药剂师，多年来供给安娜吗啡，报答这位意外到手的情妇对他的垂青，一直到去年冬天，安娜戒除了这种麻醉剂为止。）

安娜怕安托万问她，强笑着说：

"那位老板娘值得跑远路来瞧瞧！是个戴着卷发夹子的胖太太，袜子卷下来，在髁骨上卷成一团……我宁愿赤着脚走路，也不愿袜子缩在一起！你呢？"

"我们找个星期日到这儿来，"安托万建议。

"不，不要星期日。你知道，我最讨厌星期日，总是有些人，借口要休息，把街道都挤得满满的。"

"不管怎么说，别人七天都干活，在七天中只干六天，这总是个运气，"安托万微带讥刺地说。

安娜却没有听出话中责备的语气，倒笑了起来：

"卷发夹子！我喜欢这个字！说在嘴里就跟打响板似的[②]。如果我再有一条狗的话，我就叫它'卷发夹子'……但是，我永远不

---

① 絮伦，在巴黎以西。

② 卷发夹子法语读作比古第（bigoudi）。

会再弄一条狗了，”她很郑重地说。“等费洛老了，我就把它毒死，也不把它换掉。”

年轻的男人笑笑，头也没有扭过来：

“你有勇气把费洛毒死吗？”

“当然有，”她清清楚楚地说。“只不过，要等到它完全老了，不中用了的时候。”

他瞥她一眼。他想起，关于古比约的死有过奇怪的传言。他时常想到这件事，经常觉得这传言好笑。不过，有时候，安娜使他觉得害怕。“她是什么都干得出的，”他想：“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甚至毒死一个完全老了，不中用了的丈夫……”

他问道：

“那么，可以问问用什么药吗？用士的宁，还是氰化物？”

“都不用，只要一点巴比妥酸剂……最好的办法，是乙二醛。但这是列入B类的药①，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我们到时候只用一点二醛就行了，对不对，费洛？”

安托万强笑了一下：

“这没有那么容易，要有正确的剂量……多用一两克或少用一两克，事情就吹了……”

“一只还不到三公斤重的狗，就要用一两克？你什么也不懂，大大！……”她迅速计算了一下，从容不迫地说：“不对，给费洛二十五厘克，顶多二十八厘克的二醛就够了……”

她不说话了。安托万也不说话。他们想的是同样的事吗？不是，因为她又嘟哝着说：

“我永远不把费洛换掉……永远不……你觉得奇怪吗？”她

① B类药是有毒或使用上有危险的药品，不能随便购买。

又靠在他的身上："那是因为我能够非常忠实……东尼，你知道……非常忠实……"

汽车放慢速度，拐了一个弯，又穿过一条平交道口。

安娜眼睛看着公路，漫不经心地微笑着。

"说实在的，东尼，我生来就是一个只有一次伟大爱情的女人……我的生活过成这样，不是我的错……"她又费劲地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吧，有一件事我可以夸口：我从来没有降低过身份……"（她说这话是诚心诚意的，因为她早把德罗尔姆忘了。）"我没有什么遗憾，"她下了结论。

她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又把额角靠在安托万的肩头，看着漆黑的灌木丛和汽车冲开的飞舞的小飞虫。

"真奇怪，"她又说。"我呀，我越是幸福，就越觉得自己高尚……有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全部奉献给某种事业、某一个人！"

这缅怀的声调使安托万很受感动。他知道，安娜这话是真诚的：她的豪华生活，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她十五年来经营盘算的目标，但既没有给她带来慰藉，也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她叹了一口气：

"我已经下了决心，你知道，要从今年冬天开始，过另一种生活……一种严肃的、有益于人的生活……你得帮助我。东尼，你答应吗？"

这计划在她的言谈中经常出现。安托万也认为她完全能够改变生活。她的天资很高，虽然有些怪脾气。她有非常实际、相当灵活的智力，经得住任何考验的毅力。但是，要想成功，要想坚持下去，身旁必须有个人来给她领路，使她的缺点不致伤害别人：需要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去年冬天，他完全了解到他对安娜

有多么大的影响，所以，他使她同意戒除吗啡。安娜就在圣日耳曼一家诊疗所忍受了八个星期痛苦的戒毒治疗，出院的时候精疲力尽，毒瘾却根除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打过吗啡针。如果他愿意费心的话，毫无疑问，他完全能够把她那没有使用过的精力引导到正经事业上去。只要他一个招呼，安娜的前途就会变样……然而，他早已决定不打这个招呼。他完全想象得到，这样"拯救"别人，会给自己加上多么沉重的新的负担，使他不能脱身。只要做一件事就会使他负起责任，尤其是豪爽的举动……而他还要过自己的生活，保持自己的自由哩。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让步。不过，每一次他想起这个，就都很激动，很伤心，仿佛有个要淹死的人，把手在水面上向他伸了过来，而他却转过了脸不去看似的。

出乎意料，这天晚上银鸡饭店里几乎没有顾客。

汽车一停，领班、跑堂的伙计和饮料总管都慌忙来迎接这两位这么晚时间来的客人，礼数周到地从一个树丛到另一个树丛给他们带路。隐蔽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小弦乐队开始轻轻奏乐。所有的人都好象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规矩行事。安托万走在安娜后面，按照他确信的天性迈步向前，正如一个演员走上场来，扮演轰动一时的拿手角色。

桌子与桌子之间小心谨慎地用盆栽的女贞树和其他花卉隔开。安娜终于选中了一个位子；她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狗放在一个垫子上，这是殷勤的经理特地为她放在沙砾地上的。(是一个玫瑰红色的提花布做的垫子。银鸡饭店里的一切家什，从种着小朵秋海棠的花坛，到桌布、大的遮阳伞、挂在树枝上的灯笼都是玫瑰红的。)

安娜站着，一项项细看菜单。她很乐意表现出讲究美食的模样。领班周围还有一群侍者，静静地、专心地等着，把铅笔支在嘴唇边。安托万等着安娜坐下。她终于向他转过身来用摘掉手套的手在菜单上指了几道菜。她以为安托万唯恐失去特权，也不喜欢让她直接跟下人说话——她这样想倒不是完全不对。

安托万用他在这种场合惯用的那种坚定而又随便的声调传达了安娜的话。领班写着，一面表示尊敬和赞同。饭店人员这样奉承，他颇为高兴，只要这样还自然，他就天真地以为别人当真爱他了。

“噢，可爱的猫咪①！”安娜喊道，伸手指着一个小黑家伙，它刚跳到餐具桌上，侍者非常生气，一挥餐巾，把它赶走了。小猫刚生不过一个半月，浑身漆黑，饿成了一把骨头，肚子鼓鼓的，一对奇怪的绿眼睛嵌在大头上。

安娜两手捧起那猫，笑着举到脸旁。

安托万有些恼了，但还是微笑着：

“丢开这个虱子窝吧，安娜……你要招它抓你啦。”

“不，你不是虱子窝……不，你是可爱的小猫咪，”安娜反驳说，一面把那肮脏的小畜牲抱在胸前，用下巴颏儿蹭它的头。“瞧它的肚子，简直跟路易十五式的柜子似的，它这大头，真象一棵发芽的洋葱……你没有注意到吧，东尼，发芽的洋葱样子有多么可笑？”

安托万决心要笑，但笑得很勉强。这是不常有的事，他自己听了也大吃一惊。他突然听出了这笑声里有一种特别的音调，心里奇怪地抽紧了，想道：“嗳，我刚才笑得跟爸爸一模一样……”

---

① 原文为英文 pussy。

安托万从来没有注意过蒂博先生是怎么笑的，而今天晚上，忽然发现了这笑声，而且是从他自己的嘴里发出来的。

安娜想强迫那可怕的动物卧在她膝头，不怕糟践她那奶油色塔夫绸的衣服。

“嗨，淘气鬼！”她开心地说。“你打呼噜吧，别西卜[①]先生！……你看……它什么都明白……我敢肯定它也有灵魂，”她郑重地说。“你得给我把它买下来，东尼……它来作我们的护符！只要它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就不会倒霉！”

“抓住你了吧，”安托万讥讽地说。“你还坚持说你不迷信！”

在这方面，他逗过她。她对他说过，晚上，她一个人回到房里，经常预感到什么不幸事件要发生，没有法子安心睡觉，就从放着她过去的纪念品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破旧的纸牌算命的书，自己抽着牌算命，一直到困极了为止。

“您说的对，”她忽然说道。“我是很傻。”

她放开了那猫，小猫蹒跚着跳了几下，轻轻叫着，消失在树丛中了。她看这里确实只有他们两人，就直视着安托万的眼睛，低低地说：

“教训我吧，我喜欢听……我要听你的话，你瞧着吧，我会改的……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安托万想到她对他的爱也许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强烈，微笑了，招呼着叫她喝汤，她就喝起来，低着眼睛，象个孩子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又谈起别的事情来；说她已决定在巴黎过假期，可以不离开安托万，接着又谈到那桩半政治、半桃色的事

---

① 别西卜，传说中的魔鬼之王。见《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件①，几天以来，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有关这场官司的详情。

“胆子多么大！我多么愿意也干出这样的事，为了你，去杀死想要伤害你的人！”远处，乐队的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和一把中提琴开始演奏一支小步舞曲。安娜这一会儿，仿佛浸沉在梦幻之中，又用亲切和郑重的声调说：“为了爱情去杀人……”

“您有足够的体质来干这种事，”安托万微笑着向她指出。

她正要回答，这时，领班用银菜盘端着雏鸽来给她过目，然后切开，那菜盘象香炉一样，散发出红烧野味的香气。

安托万瞧见她睫毛上闪着泪花，就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她。莫非是他不经意地伤了她的心？

这时，她没有看安托万，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也许比您想象的更真哩！”声调是那样的奇特，他又一次禁不住想到了古比约。

“什么更真？”他好奇地问道。

安娜一听他的那腔调，大吃一惊，抬起眼睛，正好看见安托万眼里有局促不安的神气，起初她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忽然一下子想到他们曾谈到过毒品，又想到安托万所提的问题。她丈夫死后别人传布的对她的指责，她并非毫无所闻，瓦兹省有一家报纸甚至公然作了明显的影射，终于使那一地带有了关于那位老百万富翁的传言，说是老头儿被他晚年娶的一个年轻的女冒险家软禁在他的府邸里，有一天晚上死了，情况至今不明不白。

安托万竭力控制住他的嗓音，又问一句：

“什么更真？”

“就是我有情节剧中女主角的那种体质，”她冷冷地回答，不

---

① 参见本书第1078页注，指卡约事件，卡约夫人行刺实质上是政治性谋杀，但当时的右翼报纸大肆渲染说有桃色性质。

愿意让他知道她已经猜中了他的心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漫不经心地照着："您看，我这副模样象是能够简简单单地寿终正寝吗？不，我会死得很离奇，你就瞧着吧！有天早上，会发现我横躺在卧室的地毯上，被人用刀捅死了……赤身露体……刀子仍插在身上！……另外，我还发现，书里面，凡是名叫安娜的女人，最终一个个都是身上插着刀子的……"她的眼睛没有离开镜子，又继续说："你知道，我非常害怕死了以后变得很丑。死人的苍白嘴唇，多么可怕……我一定要死后给我化妆。这个，我已经在遗嘱上写明了。"

她说得很快，比平常说话快得多，还象她害怕时那样，有点咬舌儿。她用手绢角小心翼翼地揩干了睫毛上残留着的眼泪，扑了一点粉，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进皮包，咔的一声关上扣子。

"其实，"她又说道，"我对长得象情节剧里的女主角，倒不觉得太讨厌……"(说这样坦率的话，她那美丽的次女低音的嗓子忽然发出了庸俗的音调……)

她终于转过脸来，看到安托万仍在窥视她，就缓缓一笑，好象打定了主意。

"我的体质曾经捉弄过我几次，"她叹着气说。"我一度被人认为是个下毒的人，你知道吗？"

安托万犹豫了一小会儿，眼皮在跳动。他说道：

"我知道。"

她把手肘放在桌子上，直视着她情人的眼睛，拉着长声问道：

"你相信我能作出这种事？"

声调装得很傲慢，目光却在躲闪，终于又象在出神。

"为什么不能呢？"他半认真半玩笑地说。

她静默了一会儿，眼睛看着桌布，忽然念头一闪：这样的怀疑也许能在安托万对她的感情中加些刺激味道，于是，她想任凭他这样怀疑去。但是，她抬头又看了看安托万，这种想法就消散了。

“不对，”她这时忽然说。“实际情况并不那么……浪漫。古比约死的那天夜里，偶然只有我跟他在一起，这是事实。但是他是终其天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安托万的静默，他听着的那神气，都象是等着她说得更详细些。她把面前没有动过的盘子推开，从皮包里拿出一支香烟，安托万没有动，由她自已点上。她时常吸这种加茶叶的香烟，是她从纽约买来的。这烟发出一种烧糊了的草味，辛辣，使人头昏。她喷出几口烟，长时间地吸着面前的烟气，然后，厌倦地小声说：

“这些过去的事，您感兴趣？”

“是的，”他说，显出了一些他本不愿显出的急切。

她微微一笑，好象对待毫无意义的任性一般，耸了耸肩。

安托万在胡思乱想。有一天，安娜不是对他说过吗：“在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我养成了撒谎的习惯，以后，你要是看出我在对你撒谎，你就马上指出来——并且不要埋怨我……”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忽而又回忆起，他从前就发现在安娜和小于盖特的家庭女教师玛丽小姐之间，有一种奇怪的亲昵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什么性质，他肯定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然而，后来，当他微笑着向他的情妇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时，安娜不仅不承认，还带着恼意，表面上很真诚地反对他这样怀疑。

“不行！不要骨头，您看您！您要把它噎死了！”

堂倌在费洛的垫子面前放了一盆狗食；为了引起它的食欲，想把鸽子骨头也放进盆里去。

领班赶紧跑来：

“太太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安托万带着恼意说。

哈巴狗站了起来，闻一闻那盆子，打了个欠伸，摇摇耳朵，又微微打了几个响鼻儿，转过身来，绝望地把扁平的小鼻子伸向它的女主人。

“怎么啦，我的小费洛？”安娜说。

“怎么啦，小弗鲁？”领班象回声似的重复。

安娜对侍者说：“把这个给我看看。”她用手背碰碰盆子：“老天爷，你拿来的狗食完全是凉的！我早就对你说过：要热的，不要油腻。”她用手指点着一小块肥肉，严肃地说：“只要一点米饭、胡萝卜和剁碎的精肉。没有什么难办的！”

“拿走！”领班命令道。

侍者捡起了盆子，端详了一下狗食，然后顺从地向厨房走去。但是他在走开以前，又抬眼向桌子望了一下，安托万看到了他那闪过来的目光。

领班和伙计走后，安托万用责备的语调说：“亲爱的，您不觉得费洛先生有点难伺候……”

“这个伙计真蠢！”安娜怒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您瞧见了吗？他刚才在这儿，木头木脑地站在盆子前头！”

安托万静静说道：

“他也许是在想，这个时候，在郊区的一间阁楼里，他的老婆孩子正在吃饭，而桌子上摆的是……”

安娜急忙把温热颤抖的手按在安托万的手上：

“我的东尼，真的，您说的真是可怕……不过，您说，您不是也不愿意费洛生病吗？”她仿佛真的不知所措了。“现在您为什么

笑？听着，东尼：您得给这可怜的伙计一点小费……专门给他……多给一些……以费洛的名义……"

她思索了一会儿，忽然又说：

"我哥哥也是这样，您想想，他开始的时候也在饭馆里当伙计……对，伙计，在万森的一个小饭铺里。"

"我还不知道您有个哥哥呐，"安托万说。(他的表情和声调都露出言外之意："另外，关于你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

"啊，他在很远的地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到印度支那去了，当了殖民军的兵……大概在那边成家立业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她渐渐地放低了声音。以往，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动人过，只不过声调郑重而已。她又说："真蠢，我满可以帮他一把的……"然后，她不响了。

"那么，"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安托万又追问，"他是您不在的时候死的？"

"谁呀？"安娜眨着眼睛问道。这样寻根问底使她很奇怪；但是，安托万对她的事这样注意，她又觉得满意。

她忽然笑了起来，是出其不意的、有感染力的笑：

"你想想吧，最愚蠢的是，人们指责我干的偏偏是我没有干的，也许永远不会有胆量干的事，可是任何人也没有想到我的真正罪过。告诉你吧，我当时怀疑古比约也许写了遗嘱，在他老糊涂的那两年，博韦的一个公证人帮着我，强迫他给了我一张委托书，这样我就不动声色地占有了他的大部分家产。不过，这并没有意义，因为遗嘱本来对我就全盘有利，给于盖特的只是法定的那一份……可是我觉得，过了七年的地狱生活，我有权利为自己做点事！"

她不笑了，柔情蜜意地又说，

"我的东尼，你是第一个听到我说这事的。"

她忽然打了一个寒战。

"冷？"安托万问她，一面用眼睛寻找她的外套。夜气凉了些，很晚了。

"不冷，渴，"她说着，把酒杯举到镇着香槟酒的冰桶旁边。

安托万给她倒的酒，她一饮而尽，又燃着一支她那发着辣味的香烟，站起身来，披上外套，然后又坐下，她把椅子挪近，好坐到安托万身边。

"你明白了吗？"她问道。

几只夜蛾绕着灯笼飞舞，一下下撞着太阳伞的帆布。乐队已经歇息。"旅馆"① 的窗户里，灯火大多已经熄灭了。

"这儿挺舒服，可我还知道有个地方，比这儿更好……"她说着，眼光里全是许诺。

他没有回答，她就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翻过来放在桌布上。他以为她要给他看手纹算命，就想把手抽回来。

"不要！"（再也没有比算命更使他憎恶的了，与他为自己安排的前途相比，别人说的最好的命运也总显得毫不足道！）

"你真傻！"她仍然握住他的手腕，笑道。"瞧，我不过是要这样……"她忽然俯过身来，把嘴贴在他的手心里，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待了好一会儿。

他呢，他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她俯下去的脖颈，心里比较着安娜对他的深沉的热情和自己对她的有分寸的感情。

这时，仿佛受到本能的启示，安娜轻轻抬起头来，说道：

"我不要求你象我爱你那样爱我，我只要求你让我爱你……"

---

① 指郊区的高级饭店附设的田舍风味的旅馆。

二 六

范希德正要出门，跟每天早晨一样，在煤油炉子上给自己煮一杯咖啡。这时，雅克还没有抽空把自己的行李放回房间去，就来敲门了。

“日内瓦有什么新情况吗？”他愉快地问，说着，把旅行包放到地板上。

这个患白化病的人坐在屋子最里面，朝着来客眯起了眼睛，他听出了是谁：

“博蒂！您已经回来啦？”

他向雅克走过来，伸出了小孩似的手，又凑过去，打量旅行回来的人，说道：

“脸色很好。”

“是呀，”雅克也承认，“不错！”

这是真的，出乎意料，一夜的旅行非常好，舒服极了：这一夜简直救了他。车厢隔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可以躺下去，几乎立刻就睡着了，直到居罗兹他才醒来，休息够了，精神百倍，觉得异常地愉快，仿佛从一种他也说不清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一样。他在车门口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这时，朝阳升起，把黑夜遗留在山谷里的雾气驱除净尽。他思索着，想弄清楚为什么今天早晨觉得内心这样洋溢着欢欣。他想道：“纠缠于思想意识、主义学说中的争论终于结束，终于有了个明确的目标：直接行动，进行反战！”确实，当前的时刻是严重的，无疑是决定性的。但是，当他总结从巴黎得到的印象时，他觉得法国社会党人的立场坚定，首脑人物之间，以饶勒斯为核心，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种

一致的意见得到饶勒斯满怀乐观的斗争精神的鼓舞；工会的活动与党的活动也好象已经密切配合，这一切都使他信心倍增，认为“国际”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您这儿坐！”范希德说着，把弄乱了的床上的被单拉平。（他从来不下决心对雅克称“你”。）“咱们俩分着喝咖啡吧……一切顺利？告诉我，那边的人都说什么？”

“巴黎的人吗？这要看……在老百姓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内情，没有一个人不安。报纸故意避而不谈，只说卡约的案件，说普恩加来的访俄大获成功——还谈到快放暑假了！……据说，已经给法国报界下达了指示，不许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巴尔干事件上，免得外交事务复杂化……但是在党内，积极展开了活动！老实说，大家都好象干得不坏！总罢工的问题已经断然提到第一位。这将成为法国党在维也纳大会上的纲领。显然，疑问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采取什么立场：他们原则上同意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可是……”

“奥地利方面的消息呢？”范希德问，把一个刷牙用的杯子盛满了咖啡，放在堆满了书的床头桌上。

“是呀，如果消息可靠的话，消息倒是很好。昨天晚上，在《人道报》社，大家好象肯定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照会不会有咄咄逼人的口气。”

“博蒂，”范希德忽然说，“我很高兴，看到您，我太高兴了！”

他微笑一下，为打断了雅克的话而表示歉意，立刻又说：

“布尔曼到这里来了，他说从维也纳政府办公室传出一个消息，证明相反，奥地利的意图十分狠毒……盘算得也很周密……一切都搞糟了！”他阴郁地下着结论。

"你说详细些，我的小范希德，"雅克对他说。

雅克的声调并不表示好奇，倒流露出对范希德的友情和他自己的好心情。范希德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他微笑着走过来，挨着雅克也坐在床上。

"据说，去年冬天，有几个医生被召去给弗朗索瓦-约瑟夫诊断一种呼吸道的疾病……是不治之症……非常严重，奥皇年底以前非死不可。"

"好哇……让他安息吧①！"雅克轻轻说道。此刻，他对任何事都不准备认真对待。他用手帕裹着杯子，免得烫手，小口喝着范希德煮的满是咖啡渣子的饮料。从杯子上面，他那怀疑而又友善的眼光盯着范希德苍白的脸和蓬乱的头发。

"等一等……"范希德又说，"事情现在复杂化了……诊断的结果立刻送到首相那里，贝赫托德于是把政府的各个首脑邀集到他的府邸开了一个秘密会，就是某种王位继承的会议。"

"哦，哦！"雅克感到很有趣。

"与会的先生们有蒂萨、福尔卡赫和参谋总长霍岑道夫，他们大概是这样推论的：鉴于目前情况，奥皇的死会在奥地利国内引起巨大的内政困难。即使是双重君主制继续存在，奥地利也会长期削弱，在长期内只好不去打倒塞尔维亚。但是为了帝国的前途，又必须打倒塞尔维亚。那么怎么办呢？"

"在老家伙死前，立即对塞尔维亚提前征伐？"雅克接口说，他听得越来越注意了。

"正是……可是有些人走得更远……"

雅克看着范希德说话，在这小爱神似的娃娃脸面前，他又一

① 原文为拉丁文 requiescat。

次觉得十分感动，因为范希德那脆弱的外表和他身上不时表现出的那坚韧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好象在他那没有血色的、绵软的身体里，有一个坚硬的核心一样。他微笑着想："这个小范希德。"他回忆起，每星期日，在日内瓦湖边，在小酒馆里，有很多次看到，正在激烈争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患白化病的人突然离开桌子："这些都没有价值，一切都弄糟了！"他自己走了，就象一个孩子，在玩打秋千。

"……有些人走得更远，"范希德用尖锐的高音接着说。"他们说，在萨拉热窝的暗杀，是由贝赫托德雇用的破坏分子策划的，为的是制造一个久已盼望的机会。他们还说贝赫托德这是一箭双雕：首先，他摆脱了一个过于倾向和平、使人不能放心的王位继承者；同时又可以赶在奥皇驾崩之前挑起一场对塞尔维亚的战争。"

雅克笑着说：

"你说的这简直就是一篇出色的强盗故事……"

"博蒂，您不相信吗？"

"哎，"雅克严肃地说，"我相信，一个由于政治生活而坏了心术的野心家，一旦觉得手中有了绝对的权力的时候，是什么都干得出的，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整个的历史上，这样的例证真是不胜枚举……但是，我的小范希德，我还相信，哪怕是最不择手段的狡诈意图，必然会在人民的和平意志面前很快地碰得粉碎！"

"您觉得飞行家也是这种看法吗？"范希德摇着头问他。

雅克询问地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说……"比利时人又犹犹疑疑地说。"飞行家并不表示反对……但好象总是并不当真相信这种人民的抵抗，这种人民的意志……"

雅克的脸色阴暗下来。他很清楚梅奈斯泰勒的态度跟他在哪些方面并不相同。但一想起这个就很别扭，他一向本能地回避这个问题。

“我的小范希德，这种意志是存在的！”他又着重说。“我刚从巴黎回来，我有信心。目前，不仅在法国，全欧各国都包括在内，在可被动员的壮丁中间，一百个人里可以说没有十个或者没有五个是愿意打仗的！”

“但另外的九十五个人是消极的，博蒂，他们对战争会逆来顺受！”

“我知道。假如这九十五个人里，只有十二个人，甚至只有六个人明白危险临头，要起来反抗，这就是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支很难对付的队伍！……我们就是要触及这百分之六的人，组织他们进行反抗。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此时此刻，全欧各国的革命者就是在为此而努力！”

他站了起来。

“几点了？”雅克小声问，又向手腕上瞥了一眼。“现在，我要去看梅奈斯泰勒。”

“今天上午不要去了，”范希德说。“飞行家和里查德利坐汽车到洛桑去了。”

“倒霉……你说得准？”

“九点钟他们在那边有约会，是为大会的事。不到中午他们回不来。”

雅克显得不高兴。

“那就算了。我等到中午吧……你今天上午做什么呢？”

“我本来要去图书馆，可是……”

“跟我一起到萨夫里奥家去吧，我们在路上谈谈。我有一封

信要转交给他。我在巴黎看见了涅格来托……"他拿起旅行包，向门口走去。"你等我十分钟，我去刮刮胡子……下楼的时候来叫我。"

萨夫里奥独自住在主教堂区贝里斯黎街上一座三层的简陋楼房里，他的铺子就在底层。

萨夫里奥的来历大家并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性子好，出名的热心周到。他到瑞士以前，早就参加了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在日内瓦经营药品杂货生意有七年了。他是因为夫妻间的不幸离开意大利的。这家庭纠纷他时常提起，但不肯详谈。有人说他差一点因为这件事去杀人。

雅克和范希德进去，铺子里却没有人。听到门铃响，萨夫里奥从后房门口出来。他美丽的黑眼睛闪烁着热情的光辉。

"你们好①！"

他微笑着点头，拱着一高一低的肩膀，两手摊开，那样子就象一个忙忙碌碌的意大利旅店老板。

"我这里有两位同胞，"他在雅克耳边说。"来吧。"

他随时给那些在意大利不受法律保护、瑞士政府又下令驱逐出境的人提供一个藏身之地。(瑞士警方平时非常随和，但是每到一定时间，就兴致大发，要清除一番，这种兴致不合时宜，一会儿工夫就会过去，把瑞士警方看不顺眼的一定数量的外国革命者驱逐出境。这种清除一般为时约有一周。这个时期，不肯听话的人往往离开他们住的公寓，到同志家去躲一阵，以后，就会风平浪静一如既往。萨夫里奥是干这类招待客人工作的专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Buon giorno。

家。)

雅克和范希德跟着他进去。

门面的后头有一间房子，以前是贮藏室，与店堂之间只隔着很窄的厨房。这间房很象个囚室，房顶是拱形的，有个小通风口，安着铁条，窗外是阒无一人的院子，光线从上面照下来，很是昏暗。但是，这个地点安排得使这房间成了一个隐蔽的藏身之所，又能容下许多人，梅奈斯泰勒就有时使用这里召开小型的秘密会议。整个一面墙摆着几层木板架，上面堆放着卖药用的各种旧家什，小玻璃瓶，空的短颈大口瓶，不能用的研钵。木架的最高一层，有一幅卡尔·马克思的石印肖像，镜框上的玻璃裂了纹，又盖满了灰尘。

果然，屋里有两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个很年轻，衣衫褴褛，象个流浪汉。他独自个儿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盘番茄拌凉通心粉，他用刀尖挑起来抹在面包上。他向来客抬起眼，目光象受伤的牲口一样温柔，接着，又吃了起来。

另外那人年纪稍大，衣着也整齐一些。他站着，手里拿着一叠纸。原来是雅克在柏林就认识的雷莫·杜蒂，几家意大利报纸的通讯员。这人身材不高，有点女人气，目光又活跃又聪慧。

萨夫里奥用手指着杜蒂说：

“雷莫是昨天从里窝那来的。”

“我从巴黎来，”雅克对萨夫里奥说，一面从皮夹里拿出一封信。“我还遇到了一个人，你猜，是谁叫我把这封信带给你的？”

“涅格莱托！”这个意大利人喊着，高兴地把信抓过去。

雅克坐下来，转身向杜蒂说：

“涅格莱托对我说，半个月来，意大利以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借口，征召了八万后备兵入伍，并且又给他们配备了武装，是真

的吗？"

"不管怎样，总有五万五或者六万人吧……对……但是，涅格莱托也许不知道，军队里有严重的骚乱，特别是在北方各驻地，发生了一些违犯纪律的行为，次数很多！司令部穷于应付，几乎不再惩办了。"

范希德那唱歌般的声音在静寂中响了起来：

"对啦！用拒绝战争，用软工夫抵制！屠杀在地球上就再也没有发生的余地了……"

大家都笑了，只有范希德没有笑，他脸红了，盘起了两只小小的手，不再作声。

"那么，"雅克说道，"你们的国家要是总动员的话，这样的事还会有的吧？"

"你就放心吧！"杜蒂有力地说。

萨夫里奥从信纸上抬起了脸：

"在我们国家，只要有人搞军国主义，全体人民，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者，都会反对！"

"我们比你们都有经验，"杜蒂进一步解释，他说一口地道的法语。"对于我们来说，征伐的黎波里的冒险记忆犹新。人民有了教训，他们知道，把政权交给军人，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我说的还不仅仅是去打仗的那些不幸的人所受的痛苦，还会有一种瘟疫，使整个国家窒息：捏造假消息，民族主义的宣传，压制自由权利，生活费用上涨，唯利是图的人① 贪得无厌，等等……意大利刚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她没有忘记。在我们国家，一旦总动员，党组织起一个新的'血红的星期'，会是十分容易的！"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profittori。

萨夫里奥仔仔细细把信折了起来，放到衬衣里面贴胸的地方，眨眨眼睛，把美丽的、浅棕色的脸向雅克凑过来：

“谢谢[①]！”

屋子另一端那个少年站了起来，抓过桌上放的一个装凉水的陶罐，两手捧起来，大口喝着，喝了好大一会儿。

“够了[②]！”萨夫里奥笑着说。他走到那年轻人身旁，友爱地按住他的脖颈：“现在，到楼上去睡觉吧，同志。”

那个意大利人顺从地跟着他向厨房走去，顺便向其他的人亲切地点头致意。

萨夫里奥走到门口，转过身来对雅克说：

“你可以放心，我们的墨索里尼在《先锋报》上提出的警告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国王和整个的政府现在都已明白：人民再也不会追随他们的好战政策了！”

可以听到他们登上了通往楼上的小楼梯。

雅克在考虑，他掠起头发，看着杜蒂。

“就是这一点应该让大家明白——我指的不是那些领导人，他们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知道得更清楚，我指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某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三国同盟仍然存有指望，就是这些人把他们的政府推向冒险……你还是在柏林工作吗？”他问。

“没有，”杜蒂回答得很干脆，但他那声调和眼光中透出的神秘微笑都表达出明确的意思：“你问也没有用……我干的是秘密工作……”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Grazie。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Basta。

萨夫里奥刚进来，他笑着摇头说：

“这些小家伙，见鬼！……”他对范希德说。“他们都是那么轻信！这又是一个被破坏分子盯梢的……幸亏他有一双飞毛腿，还知道萨夫里奥老爹的地址！”

他又乐呵呵地向雅克转过身：

“那么，蒂博，你从巴黎回来，你对那里的信心有很好的印象？”

雅克微笑着热情地回答：

“再好不过了。”

范希德换了把椅子，在雅克身旁背着光坐下。他象只夜鸟儿一样，一对着光就受不了。

“我不只见到了法国人，”雅克接着说。“我还见到了比利时人、德国人和俄国人。革命者的各个圈子都已警惕起来，到处都一样。他们都明白了，战争的威胁很严重。到处都已经组织起来，探索一个共同的纲领。反战运动在酝酿，在形成，正在趋于一致，并且不断扩大——还不到一个星期哩，——这真令人鼓舞！人们看清楚了，‘国际’一旦下决心，就能够动员起多么大的力量。最近几天在各国首都各自进行的局部行动，比起计划要作的，简直算不了什么！下一周，国际局要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是的，是的①……”杜蒂和萨夫里奥同时说，他们热情的目光一直盯着雅克那兴奋的脸。

那个患白化病的人眨巴着眼睛，也弯过身看着坐在旁边的雅克。他把手臂伸到雅克的椅背上，手掌搭着他的朋友的肩膀。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si,si。

他的手那么轻，雅克一点也感觉不出份量。

“饶勒斯和他那一伙人非常重视这个大会。”雅克继续说道，“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他们不仅代表着一千二百万入党的劳动者，事实上，还代表着千千万万其他的人：一切同情者，一切犹豫不定的人，甚至还代表了在我们敌对营垒中，所有那些在战争危险面前感到只有‘国际’才能体现和实现人民群众和平意志的人……我们在布鲁塞尔将要经历会有历史意义的一星期。历史上，人民的声音，真正大多数人的声音，将第一次发出来，并且迫使人听从！”

萨夫里奥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太好了！太好了！”

“而且还应该看得更远，”雅克又说。他很高兴把自己的信心说出来，使自己的信心更为坚定。“如果我们胜利了，那就不仅是反战斗争的伟大胜利，远不止此，这个胜利可以使‘国际’……”这时候，雅克发觉范希德在按他的肩膀，因为他那小手忽然抖动了起来。雅克转身看看这个患白化病的人，拍拍他的膝盖说：“对，我的小范希德！酝酿中的事件，也许，干脆，不用无益的暴力，就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他一扭腰站了起来，又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飞行家回来没有！”

时间还早了一些，梅奈斯泰勒也许还没有回家。

“跟我一起到葡萄架咖啡馆去坐一会儿吧……”雅克向那个患白化病的人建议，一面挽住他的手。

但是范希德摇摇头。他逛够了。

自从他跟着雅克住到日内瓦来以后，就不再给人打字，而专门钻研历史了。这个工作报酬并不丰厚，但是能够自己做主。两

个月以来，他给莱比锡一家出版商要出的《新教文件汇集》核对稿子，把眼睛弄坏了。

雅克陪他走到了图书馆。分手以后，只剩他一个人，正好从朗多尔咖啡馆门口走过（这家咖啡馆跟克吕特里咖啡馆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青年爱光顾的地方），他走了进去。

出乎意料，他发现帕特逊在这里。这个英国人穿着一条打网球的裤子，正忙着把一幅幅的画儿挂起来。咖啡馆的老板同意他在自己的店里开一个画展。

帕特逊显得兴致很高。他刚刚拒绝了一桩极好的买卖。一个死去妻子的美国人萨克逊·克莱格先生受到帕特逊的静物画的吸引，愿出五十美元，请他照着名片大小的褪了色的照片画一张真人一般大的已故萨克逊·克莱格夫人的站着的肖像。她是在贝雷火山①爆发的惨祸中丧生的。这位鳏夫伤心已极，特别要求一点：要把萨克逊·克莱格夫人的装束打扮都画成巴黎最时新的样式。帕特逊幽默地添枝加叶大谈此事。

"在我们这群人中，只有帕特逊保持着发自内心的真正愉快，"雅克看到那年轻的英国人笑得合不拢嘴，心里想道。

帕特逊知道雅克要到梅奈斯泰勒家去，就说："我陪你走一段，亲爱的。近来，我从英国收到了几封很有意思的信。伦敦有人说赫尔顿②不动声色地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队。他要作好一切准备……舰队正处于动员状态……关于这支舰队，你读报纸了吗？你看斯皮特黑德的杂志了吗？全欧各国海陆军武官都被隆重请来观礼。整整六个小时，悬挂英国国旗的战舰一艘

① 贝雷火山，加勒比海中马提尼克岛上的火山，1902 年曾爆发过。

② 赫尔顿(1856—1928)，英国 1905—1912 年的国防部长，1912—1914年任首相。

艘从他们眼前开过，相距很近，你知道，就象一队队春天的毛虫一样……真是有吸引力的炫耀，你说对吗？……虚张声势！虚张声势！①"他耸耸肩膀。

不过，透过他的讽刺语气，还是流露出了些自豪。雅克暗自觉得好笑，心里想："一个英国人，即使是社会主义者，面对着显示海军威力的场面，也不能无动于衷。"

"我们的肖像怎么办？"帕特逊要离开雅克的时候，问道。"亲爱的，这幅画真没有交好运！只要再画两个上午就可以了，最多两个上午，以名誉担保！只要两个上午……但是，什么时候呢？"

雅克很了解这英国人的固执，最好还是让步，尽早了却这桩事。

"明天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十一点？"

"好的②！你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雅克！"

房间里只有阿尔弗利达一个人。她穿着大花的宽袖睡衣。她黑漆似的头发和她睫毛的样子，使她很象一个远东玩偶，尽管她并不愿意这样。在她周围，苍蝇在从百叶窗透过的光线中嗡嗡飞舞。厨房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个菜花，不好闻的气味充满了整个一套房子。

看到雅克，她好象很高兴。

"对，飞行家已经回来了。但是他让莫尼埃来告诉我说有新情况，他跟里查德利两个躲在总部，要我带着打字机去找他……你跟我一起吃饭吧，"她这样建议，脸色忽而严肃起来。"我们一

---

① 原文为英文 Boast! Boast!

② 原文为英文 All right。

起走……”

她用美丽的、带野气的眼睛望着他。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这样大胆提出邀请，并不单是出于殷勤待客。莫非她要问他什么问题，向他说什么知己话？……他一点也不想跟这个少妇单独相对，况且，他还急于见到梅奈斯泰勒。

他拒绝了。

飞行家和里查德利一起在总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工作。

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里查德利坐在桌子旁，梅奈斯泰勒站在他身后，两个人都俯身看着摊开在他们面前的文件。

看到了雅克，梅奈斯泰勒眼睛深处燃起一道友爱而惊奇的目光。接着，他那锐利的眼睛忽然定住不动了：心里有了个主意。他带着询问的神色向里查德利俯下身去，对着雅克努努嘴说：

“其实，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为什么不让他去呢？”

“对呀，”里查德利同意。

“你坐下，”梅奈斯泰勒说。“我们快完了。”他又对里查德利说：“写吧……这是给瑞士党的。”

他用干巴巴、不响亮的声音口授：

“问题提得不对。症结不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可以支持这个或那个民族，而我们不能。对于欧洲各国，我们，一九一四年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有任何区别。即将来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只是追逐金融资本主义的利润。在这方面，各个民族是休戚与共的。无产阶级的唯一目标必须是不予区别地要一切帝国主义政府都失败。我们的意见是：严守中立……——加着重号……——资本主义列

强两个集团将在这场战争中自相吞噬。我们的策略是让他们去自相吞噬，帮助他们去自相吞噬………——不，把最后这句话涂掉………——……是利用事态的发展。动力在左翼。少数的革命者，要在危机时期努力增长这个动力，以求一旦时机到来，能打开缺口，革命将通过这个缺口进行。”

他停住口，过了一会儿。

“怎么弗利达还不来？”他很快地说道。

他从桌上拿起了一个拍纸簿，在纸头上草草写了一些简单的说明，递给里查德利。

“这是给中央委员会的……这个，给伯尔尼和巴塞尔……这个，给苏黎世……”

终于，他站起来，走近雅克：

“那么，你回来了？”

“你对我说过：‘如果星期日或星期一你还接不到我的信……’”

“是这样的。我当时所观察的迹象还没有出现任何结果。不过，我正要给你写信，叫你留在巴黎。”

巴黎……雅克忽然感觉到一种出乎预料的、他还来不及分析的混乱。他有些松懈了，决定听其自然，他仿佛不愿意再挣扎，仿佛把什么责任都推卸给了别人似的。他忽然想到：“他们原来老早就要我留在巴黎。”

梅奈斯泰勒接着说：

“这个时候，有个人在那里也许是方便的。你寄回来的材料很有用，会让我了解我不熟悉的那个圈子里的人的情绪。你要特别观察《人道报》的动向，比对于总工会还要注意。关于总工会，我们有另外的消息来源……例如，你可以了解了解饶勒斯与社

会民主党人的关系，与英国人的关系，他对法国外交部的影响，对于法俄关系的影响……总之，我已经对你全说过了……你是今天早晨到的？不累吗？"

"不累。"

"你能再走一趟？"

"马上出发吗？"

"今天晚上。"

"如果必要的话，当然可以！去巴黎吗？"

梅奈斯泰勒微笑了。

"不，要绕个小弯子：先到布鲁塞尔，安特卫普……里查德利会对你说清楚……"他又小声说一句："她吃过饭会马上来的！"

里查德利把刚查完的火车时刻表合上，向雅克抬起了他的尖脸：

"今天晚上十九点十五分有一次车，你乘这次列车，早晨两点到巴塞尔，明天中午到布鲁塞尔。再从布鲁塞尔到安特卫普。要在明天星期三下午三点以前赶到……这个任务必须小心谨慎才能完成，因为要找克尼亚勃劳夫斯基，他正在被严密监视着……你认识他吗？"

"克尼亚勃劳夫斯基？对，我认识他。"

雅克早在跟这个人见面之前，就在各国革命者的各个圈子里听人说起过他。符拉迪米尔·克尼亚勃劳夫斯基在俄国的监狱服完刑期，刚一恢复自由，他就又积极进行鼓动工作。去年冬天，雅克在日内瓦见到了他，并且，靠着兹拉夫斯基的帮助，他从克尼亚勃劳夫斯基在狱中写的书里摘译了几个片段给瑞士的报纸发表。

“你得小心，”里查德利说，“他把胡子全都刮了，现在好象面貌变了很多。”

他站着，弯着腰，薄嘴唇上挂着他那永不消逝的微笑，用聪慧的、过于自信的目光看着雅克。

梅奈斯泰勒两手背在身后，满面愁容，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让僵硬的腿恢复血液循环。他突然向雅克转过身来说：

“在巴黎，他们都发疯似的相信奥地利方面态度有所缓和，对吗？”

“对，昨天，在《人道报》社，有人说奥地利的照会甚至连期限都没有规定……”

梅奈斯泰勒朝窗户迈了一步，看看院子，又回过身对雅克说：

“这要再研究！……”

“哦？……”雅克轻轻喊了一下，手脚微微有些发抖，额上沁出了一层汗。

里查德利冷冷地说：

“霍斯梅尔早已料到。事态发展很快。”

静默了一小会儿。飞行家又走来走去。显然，他神经紧张。雅克想：“是因为奥地利的事，还是因为阿尔弗利达没有来？”

“瓦扬和饶勒斯说得对，”雅克说，“必须让各国政府不再期望群众接受它们的战争政策。必须用总罢工来威胁，逼迫它们接受仲裁！你们已经看到，一个星期以前，法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议案已经以绝大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并且，所有的人在原则上都同意。可是，在巴黎，他们还在设法说服德国的党，要他们和我们一样，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

里查德利摇摇头：

“白费气力……他们反正要拒绝的。德国党的论据很有力量，那就是普列哈诺夫和李卜克内西的老一套的论据：在两个社会化程度不等的民族之间，罢工只能让社会化程度高的民族受制于社会化程度低的民族。这是不言而喻的。”

“德国人被来自俄国的威胁吓傻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唉！一旦俄国的社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使两国能够同时罢工，那就好了！……”

雅克仍不让步：

“首先，现在已经不能那么肯定说，俄国不可能举行罢工，至少已经有了普梯洛夫工厂① 那样的局部罢工。如果扩及到其他工业中心，就会相当严重地阻碍军事集团的行动……但是，让我们不要说俄国了。还有个确定不移的论据，可以用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反感，那就是对他们说：‘就算总动员的那天自发地宣布总罢工对于德国来说是危险的，那么举行预防性罢工呢？就是说，在总动员之前，在外交危机初期阶段，社会民主党就宣布罢工？那么，国民生活就会遭到这种扰乱的威胁，如果威胁确实严重，就足以迫使你们的政府要求仲裁……在这个论证面前，德国党的反对意见就会不攻自破了。我相信，这就是法国党在国际局布鲁塞尔会议上要采取的纲领。’”

梅奈斯泰勒站在桌子前，低头看文件，一点也没有显出对辩论感兴趣的样子。接着，他挺直身子，走到雅克和里查德利的中间，脸上掠过一丝调皮的微笑。

“现在，孩子们，你们走吧！我还有工作，我们以后再谈……

---

① 在彼得格勒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1917 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及以后的十月革命中，这个工厂的工人都起过很大的作用。

你们两个四点钟再来。"他又用几乎是焦虑的眼光向窗外望了一眼："我不明白为什么弗利达……"接着，又对里查德利说："第一，详细告诉雅克遇见克尼亚勃劳夫斯基时所有必须作的事。第二，跟他把钱算清楚，因为他也许要走两三个星期……"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他们推向门口，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

二七

晴朗的午后，阳光炽烈。安特卫普城灼热干燥，好象一座西班牙市镇。

雅克在烫人的热气里眨着眼，然后走到马路上。他向车站的大钟看了一眼：三点十分，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火车三点二十三分才到站，最好尽量少在车站里面露面。

他一面穿过马路，一面迅速地瞥一下对面啤酒店门前露天座上坐着的顾客。他显然放了心，看到旁边有张空桌子，就去坐下，要了啤酒。虽然正是热闹的时候，但是广场上却差不多没有什么人。行人们不愿离开唯一有荫凉的那条人行道，都象蚂蚁一样，绕着同样的弯子。从城市四处开来的有轨电车，车下带着黑色的影子，在十字路口交叉驶过，灼热的车轮在轨道拐弯处轧轧作响。

三点二十分，雅克站起来，往左走，从侧门走进车站。大厅里人不多。一个衣冠不整的比利时老头儿，戴着一顶直统军帽，拿一把喷壶在积满灰尘的石板地上弯弯曲曲地走着喷水。

在那上面，列车进站了。

雅克一面看报，一面走到旅客出口的大楼梯底下站住，似乎并不特意打量任何人，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着从他面前走过的旅

客。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他面前走过去，戴着一顶鸭舌帽，身穿灰布衣服，胳膊下挟着一卷报纸。人流很快地涌过，一会儿，就只剩了走在后面的人：是几个老太婆，费力地走下楼梯。

这时候，因为等的人没有来，雅克转过身去，迈着懒散的步伐走出车站。只有机敏异常并且事先知情的侦探才会发现他在离开人行道之前，回过头来递了个眼色。

他取道凯塞尔路，走到法兰西路，似乎犹豫了一下，好象一位游客在辨别方向，然后转身向右，走到歌剧院门前，看了一会儿海报，又不慌不忙地走进法院门前的一个小街心花园。他看到这里有条空板凳，就坐下去，擦擦额上的汗。

小路上有一群孩子在玩球，完全没有把炎热放在心上。雅克从衣袋里拿出几份折叠着的报纸，放在身旁凳子上，点起了一支烟。这时，球正好滚到了他的脚边，他笑着把球拾起来，孩子们叫嚷着把他围住。他把球扔给孩子们，跟他们一起玩起来。

几分钟之后，另外一个散步的人坐到板凳的另一头。他手里拿着几张胡乱折在一起的报纸。这一定是个外国人，大概是斯拉夫人吧。鸭舌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额头，太阳在颧骨上照出两块亮斑。虽然没有留胡子，脸上仍然看得出上了岁数，满布皱纹，饱经风霜，精力旺盛。皮肤晒得黑黑的，象是烤好的面包的颜色，与眼睛形成奇特的和谐。阴影使人看不清他眼睛的色调，只觉得是浅色的，浅蓝或是浅灰，出奇地明亮。

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小雪茄，向雅克转过身去，彬彬有礼地用手触触帽沿。他俯过身去，拿着报纸的那只手撑着凳子，就着雅克的香烟点上了他的雪茄。他们的眼睛对视了一下。那个人抬起了身子，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他十分灵巧地拿过来了雅克的报纸，把自己的留在凳子上，正好在雅克的旁边。雅克好象

漫不经心似的，马上用手按住了它。

那人眼睛看着远处，嘴唇一动不动，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起话来——这种低沉的声音，好象腹语似的，在监狱中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声音得知秘密的。

“信在报纸里……还有最近几期的《真理报》……”

雅克不动声色，他继续跟孩子们逗笑，态度非常的自然。他把球扔得远远的，孩子们冲过去，你追我赶，争夺得正高兴，得到球的孩子得意洋洋地把球抱回来，于是游戏又开始了。

那人笑起来，好象他也对这种娱乐很感兴趣。不一会儿，孩子们就把球扔给他了，因为他比雅克扔得更远。孩子们一跑开，只剩他们两人，克尼亚勃劳夫斯基就赶紧说话，他并不张嘴，句子短促，时断时续，却十分流利，声音低沉：

“在彼得堡……星期一，有十四万人罢工……十四万……在若干地区，实行了戒严……电话线已切断，电车不开了……叫来近卫骑兵……整整四团人，带着机关枪……是哥萨克兵团，属于……”

孩子们突然一窝蜂似地飞跑回来，围住了凳子。他忽然咳嗽起来，把下面的话咽了下去。

“可是警察，将军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把球又一直扔到了草坪中间，又接着说下去。“骚乱接二连三……为了欢迎普恩加来，政府分发了法国国旗，妇女用来做成了红旗。骑兵冲杀，枪击……我在维堡区目睹了一场巷战……十分激烈……还有一次，是在华沙车站……另外一次在斯塔卡拉一代尔夫尼亚郊区……还有一次在深夜，发生在……”

孩子们又回来了，他停住了嘴。忽然，他带着急切的慈爱神情抱起了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头发金黄、面色苍白的四五岁的

小男孩，一面笑，一面放在膝头上摇着，又对准他的嘴唇，重重地吻了一下，然后，把不知所措的小家伙放下，捡起球来，扔了出去。

“罢工的人没有武器……只有人行道上的石板、瓶子、汽油桶……为了挡住敌人的冲杀，他们把房子点着了……我看到塞姆索涅夫斯基桥着了火……一整夜，到处都在燃烧……成百的人死亡……成百成百的人被逮捕……人人都成了嫌疑犯……我们所有的报纸从星期日起就被查封了……编辑都入了狱……这是革命……来得正好；不革命，就会有战争……你的普恩加来在我们的国家作了坏事，很多坏事……”

他把脸转向草坪，在那里，孩子们正在乱跑。他想作出个笑容，但是，从他的嘴唇上只显出了孤寂的苦笑。

“现在，我要走了！”他阴郁地说。“再见。”

“好吧，”雅克叹了口气，说道。虽然这个地方人迹稀少，但是会面再延长下去也毫无益处。他心情沉重，低声问道：“你还回到……那边去吗？”

克尼亚勃劳夫斯基没有马上回答。他弯下身来，用臂肘拄着大腿，垂着肩膀，盯着脚下小道上的沙土。情绪消沉，他的身体也松弛下来了。雅克发现，天长日久，生活在他嘴角两旁刻下了忍受逆境，或者说坚韧耐心的皱纹。

他抬起头来说道：“是呀，回到那边去。”他的眼光越过了空地、花园、远处的房屋和蔚蓝的天空，飘忽不定，神情又怅惘又坚定，正象一个随时可以作出任何狂热的事情的人。“从海路走……经过汉堡……我有个可靠的办法可以回去……但是，在那边，你知道，我们的处境很艰难……”

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道：

"非常艰难……"

终于，他把目光转向雅克，彬彬有礼地碰碰帽沿，就象邂逅相遇的人告辞一样。他们彼此对视的目光在苦恼而又友爱地互相道别。

"祝你运气好①！"他低声说一句，然后走开去。

孩子们的喊声和笑声陪伴着他，一直到他走出了栅栏。雅克目送着他，直到那个俄国人看不见的时候，才把放在凳子上的报纸卷揣到衣袋里。他也站起身来，平静地继续散步。

当天晚上，雅克把克尼亚勃劳夫斯基给他的信缝进上衣的衬里，由布鲁塞尔登车去巴黎。

第二天星期四凌晨，秘密文件就交给了谢纳冯，这个人定于当天晚上到日内瓦。

二八

这天是二十三日，星期四。一大早，雅克就躲进了进步咖啡店，想在里面看看报纸。他坐在楼下的大厅里，免得卷进中二楼的那些"扯淡"。

关于审判卡约夫人的报道全文刊登在各家日报的第一版。

在第二版或第三版，有几家报纸倒是登出了彼得堡工厂罢工的简讯，但是，又说警察进行了断然的干涉，工人骚动立即就被平定了。另一方面，大量篇幅用来报道沙皇欢迎普恩加来总统的消息。

---

① 原文为拉丁化的俄文 Vdobryi tchass。

至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纠纷"，报上始终闪烁其词，有一则简讯，显然出自官方，各报纷纷刊载，说俄国的政界人士普遍认为通过外交途径，局势可以很快缓和。大部分报纸很有礼貌地对德国表示信赖，说德国在整个巴尔干危机过程中，一向劝告它的盟国奥地利克制。

只有《法兰西行动报》① 公开表示不安。这正是它的一个好机会，可以比以往更为激烈地攻击共和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有的软弱无力，抨击左翼党派的反爱国主义，尤其猛烈地斥责了社会党。夏尔·莫拉斯已经不满足近几年来每天都干的事：在报纸上漫骂饶勒斯是德国豢养的卖国贼，由于《人道报》多次热情号召国际和平，莫拉斯怒不可遏，今天甚至想挑起某个夏尔洛特·高代② 用解救他们的匕首去暗杀饶勒斯。他以含蓄的口气厚颜无耻地写道："我们并不愿意促使任何人去进行政治暗杀。但是，让饶勒斯先生发抖吧！他的那篇文章足以使某个狂热分子想用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饶勒斯先生也遭到卡尔麦特先生③ 的命运，看一看那不可更改的命令是否会有所变更。"

卡迪约下了楼，一阵风似地走了过来。

"你不上楼去吗？上面讨论得正热闹……很有意思：有个奥地利人，负有使命，是博姆同志，从维也纳来的……他说奥地利的照会定于今天晚上发至贝尔格莱德……等普恩加来离开彼得堡，马上就发。"

"博姆到巴黎来了？"雅克马上站了起来。想到能再见到这

① 《法兰西行动报》是主张君主制的反动报纸。主编为夏尔·莫拉斯。

② 夏尔洛特·高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暗杀马拉的女刺客。

③ 卡尔麦特，《费加罗报》主编，在卡约案件中被卡约夫人击毙。

个奥地利人，他高兴极了。

他走上螺旋形小楼梯，推开门，果然看到博姆同志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大杯啤酒，黄色的雨衣折着放在膝盖上。十五、六个活动分子围着他，不断向他提问题，他有条不紊地回答，一直叼着他那不离嘴的半截雪茄。

他友爱地眨眨眼睛，表示迎接雅克，好象他们昨天晚上才分手一样。

他带来的关于维也纳方面好战的安排和奥匈帝国的舆论界已经掀起风波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和不安。目前情况下，如果奥地利给塞尔维亚发出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就必然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因为塞尔维亚首相巴希茨刚刚向欧洲各国使馆发出了预防性的照会，提醒列强，叫它们不要指望塞尔维亚抱完全消极的态度，说塞尔维亚已下决心拒绝任何有损它的尊严的要求。

博姆丝毫也不想为自己国家的冒险政策辩解，他只是试图解释清楚，为什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还有俄国）那么愤懑，说这是因为这个爱惹是生非的小小邻国，受到庞大的俄国的支持和怂恿，接二连三给奥地利难堪，损伤了奥地利人的民族自尊心。

他说："霍斯梅尔给我看了一份机密外交文件的摘录，是几年前彼得堡外交部长萨佐诺夫写给俄国驻塞尔维亚大使的。萨佐诺夫明确地提到俄国已经应允把奥地利的一块领土割让给塞尔维亚。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他又补充说，"因为它证明了塞尔维亚——还有背后的俄国，对于奥地利[1]的安全来说，永远是个真正的威胁。"

---

[1] 原文为德文 Œsterreich。

"资产阶级的政治总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在桌子的一头，有个老工人高声叫道。他穿着一条蓝色工装裤。"欧洲各国政府，不管是不是民主制的，不受公众的监督，进行秘密外交，就是国际金融集团的工具……四十年来，欧洲得以幸免大战，只不过是因为金融资本家宁愿延长这种武装的和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可以欠更多的债……但是，一旦爆发战争，能使大银行家有利可得的话……"

大家都大吵大嚷地表示同意。他们一点也不管这个插话跟博姆所说的那些具体问题并无太大的关系。

有个青年雅克以前见过。他目光专注，神情兴奋，显出患结核病的脸色，忽然不再保持沉默，用空洞的嗓音引述一段饶勒斯说的有关秘密外交的危险的话。

雅克趁着一阵嘈杂的当儿，走到博姆身旁，跟他约定一起吃午饭，然后走开了，丢下奥地利人用他叼雪茄烟头的那份耐心继续去向人陈述。

跟博姆一起吃午饭，在《人道报》编辑部跟几个人谈话，然后，他办了几件里查德利要他一到巴黎就办的急事，晚上，又在勒瓦鲁瓦参加了一个为博姆召开的社会党人集会，在会上发了言，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彼得堡骚动的情况。这些活动在他回到巴黎的第一天占去了全部的精力，没有闲工夫想到丰塔南一家人。可是有两三次，他想打个电话到比诺大街的诊疗所，问一问热罗姆是不是还活着。但是，如果他不说出自己的名字，人家能告诉他吗？不如算了。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在巴黎。可是到了晚上，回到杜奈尔沿河街他那间小屋子里，在睡着以前，他不得不承认，不知道消息并不能使他心境平静，倒比知道确实

的情况更使他难受。

星期五早上，刚一醒来，他想给安托万打个电话。"有什么用呢？跟我什么相干？"他想着，看看表："七点二十了……如果我想在他去医院上班之前叫到他，现在刚刚来得及！"他不再犹豫，跳下床来。

听到弟弟的声音，安托万感到意外。他告诉雅克，丰塔南先生经过三天的弥留期之后，终于在昨天夜里死了，死前一直没有恢复知觉。"葬礼在明天，星期六举行，那时候你还在巴黎吗？……"他又加上一句："但以理一直没有离开诊疗所，你随时来都准能见着他……"安托万好象一点也不怀疑弟弟想再看看但以理。

他又提出："你来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雅克不耐烦地一甩手，离开了电话机，把听筒挂上了。

二十四日的报纸简短地宣布了奥地利人照会塞尔维亚的消息。不过，大部分报纸只是含胡其词地评论一下——显然是奉命照办的。

饶勒斯今天的社论谈的是俄国的罢工，语气特别严重：

"给了欧洲列强多么有力的警告啊！"他写道。"革命处处冒出地面，沙皇如果发动一场欧洲战争，或者听任发动欧洲战争，那将是十分莽撞的！奥匈帝国的君主如果顺从他的教权黩武集团的疯狂盲目的行动，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制造不可弥补的祸端，那也是极为莽撞的！……普恩加来先生出访的回忆录已经增添了混乱的一页，在这一页上，有俄国工人的鲜血，这是个悲惨的警告！"

在《人道报》编辑部里，对于照会的口气已经没有任何怀疑。

这照会完完全全具有勒令的性质，而且恐怕还会有更坏的事。大家神经紧张地等待着饶勒斯回来。今天早上，头头忽然决定以个人的身份到外交部去找比安弗尼-马尔丁先生。在维维亚尼先生出国期间他代理职务。

报纸编辑们显得有些慌乱。他们焦急地推测着欧洲各国会有什么反应。加洛天生是悲观主义者，他说昨夜从德国和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人担心这两个国家里一般的舆论，新闻界，甚至左翼政党中的一部分人都赞同奥地利这次行动。斯特发尼附合饶勒斯的意见，以为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愤慨会以激烈的行动表现出来，将不仅在德国，甚至在德国境外造成重大的反响。

午间，编辑部走空了。该斯特发尼值班，雅克自愿陪伴着他，好看一看预定下星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局会议的材料。大家对这个非常会议都抱有极大的希望。斯特发尼知道瓦扬、凯尔—哈迪和法国党的若干其他领袖，都打算把战争一旦爆发后，总罢工的时机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外国的社会党人，特别是英国和德国社会党人会怎样看待这个根本问题呢？

到了一点，饶勒斯还没有露面。雅克下楼去，要到新月咖啡馆去吃点东西。也许头头也在那里吃午饭吧？

他不在那里。

雅克正想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坐下，有个德国青年叫他。原来是他在柏林认识的吉申布拉特，在日内瓦也曾多次见面。吉申布拉特正跟一个同志一起吃饭。他坚持要雅克跟他坐在一起。那位同志也是德国人，名叫瓦克斯，雅克以前不认识。

那两个人很不相同。雅克想："他们代表着东部德国人的两个类型，领导，和……非领导！"

瓦克斯以前是个冶金工人。他约摸四十岁：粗壮的脸相，略带斯拉夫特征，宽宽的颧骨，厚道老实的嘴型，眼睛灼灼有神，坚韧而又庄重。他摊开两只大手，象正要使用的工具。他听别人讲话，不时点点头，自己却很少开口。整个的外貌表现了他那毫不慌乱的心灵，镇静勇敢，有毅力，酷爱纪律，天性忠诚不渝。

吉申布拉特却年轻得多，小而圆的脑袋骨瘦嶙峋，长在细细的脖子上，有点象是小鸟的头。他的颧骨跟瓦克斯相反，不宽，而是紧挨着眼睛底下凸了出来，形成两个尖角。他平常的神态总是严肃认真的，有时也露出令人不安的笑容：这微笑突然扩展到嘴角上，眼皮上有蒙古褶，太阳穴上也出现了纹缕，嘴唇张开，露出牙齿；这时，眼睛里就燃起稍显残忍、耽于声色的火焰。有些狼狗在闹着玩的时候就是这样露出獠牙的。他是东普鲁士人，教授的儿子，是个有教养的德国人，尼采的信徒，是雅克在德国激进的政治圈子里接近过很多的一个典型。对于他们来说，法律是不存在的。一种对于荣誉的特殊观念，一种骑士风的浪漫情调，对于无拘无束、危险生活的爱好，把他们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气质的某种阶层。吉申布拉特厌弃给予他精神熏陶的那个社会制度，生活在国际革命政党的边缘上，因为他的气质非常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不能毫无保留地参加社会党，但又本能地讨厌那些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理论，正象厌恶在德意志帝国仍然残存的封建特权一样。

他们谈话用德语，因为瓦克斯听法语很困难，一下子就谈到柏林对待奥地利政治的立场。吉申布拉特好象很了解帝国高级官员的思想动态。他刚刚获悉，德皇的弟弟亨利亲王负有特别使命，被派到伦敦去见英国国王：这是半官方性质的磋商，在目前情况下，似乎意味着威廉二世个人想使乔治五世同意他对奥

塞纠纷的看法。

"什么看法？"雅克说。"问题就在这里……在帝国政府的态度中有多少讹诈成分？我在日内瓦见到的特劳吞巴赫自称从可靠方面获悉德皇个人不愿考虑战争的可能。然而，要不是确有德国的支持，维也纳方面决不可能这样大胆行动。"

"对呀，"吉申布拉特说。"照我看，德皇很可能已经接受并且赞同奥地利提的要求的原则，甚至他还怂恿维也纳尽快采取行动，尽早迫使欧洲面对既成事实……总而言之，这倒是妙极了的和平主义……"他调皮地笑一笑："正是，因为要避免俄国反应，这是最妙的办法！立即促成奥塞战争，以此拯救欧洲和平！……"他忽然严肃起来："可是，同样十分明显，象德皇这样深谋熟虑的人，已经掂量过所担风险的严重性：很可能引起俄国的反对，很可能引起一场大战。只不过，有一点，他一定认为这个风险不算什么。他的看法对吗？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脸上的纹路又皱了起来，恶魔似的微笑一下："这时候我想象中的德皇，就象是手里有好牌的赌徒，而他面前的赌友都胆小如鼠。当然，他已经想到，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全输。输是常事……可是，真的，手里的牌这么好，怎么能怕运气不好就不敢赌这美妙的一局呢？"

从他辛辣的语调、大胆的微笑，可以感觉到吉申布拉特有经验，充分知道手里有好牌，要不顾一切地碰碰运气意味着什么。

二九

按照诊疗所的规矩，热罗姆·德·丰塔南的遗体定于大清早入殓，然后，立即把棺材运到花园尽头的一幢小楼去，那是医院当局准许停放死去的病人尸体的地方，可以放置到举行葬礼，

尽量离活着的病人远一些。

在她丈夫长时间的弥留期间，丰塔南夫人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病房。她现在待在停放尸体的小地下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珍妮刚出去，母亲让她到天文台大街去拿第二天母女两个在葬礼上要穿的黑衣服。但以理把妹妹送到栅栏门前，留在院子里吸烟。

丰塔南夫人背着光坐在一张藤椅上，正在把地窖照亮的一个小气窗下面。她准备就在这儿过这最后一天。她的眼睛盯着棺材，棺材放在房子中间，两条黑色搁凳上，上面什么也没有。亡者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外在的遗迹，只有一个铜牌，上面刻着：

热罗姆—艾里·德·丰塔南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她觉得又平静又自信，仿佛处在上帝警觉的保护下。头一天晚上，由于事变来得太突然，她一时觉得体力衰竭，现在已经过去了。她心里只剩下一种反射性的、并不激动的悲伤。她一生中，已经习惯于同主宰万物的那个力量满怀信心地交往，与宇宙万物在一起，在这永恒之中，人人终将有一天，会失去短暂的躯体；所以，在死亡面前，她一点也不觉得恐惧。甚至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面对父亲的尸首，她也不觉得恐惧。她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她所敬重的这位导师在形体消灭之后精神仍然存在。的确，这个支持未曾片刻离开过她——就是在这一星期还可以证明这一点：老牧师仍然不断参预她的生活，她的斗争，不断指导着她内心的冲突，启发她作出决定……

同样，在今天，她也不能认为热罗姆的死就是一个终结。任

何东西都不会死，万物只是在变化，在更新。四季更迭，循环不已。在这把易朽的物质永远封固起来的棺材前面，她却感到一种神秘的赞美之情，就跟她在拉非特庄的花园里所有的那种感情一样，在那里，每年秋天，到了一定的时候，她看到在春天她眼看着滋生出的树叶一片一片凋零，却丝毫不能损害饱含汁液的树干里生生不已的那神秘的力量。她始终觉得死亡只不过是一种生命现象，而毫无恐惧地正视万物不可避免地复归于永恒的萌生，这正是无限谦卑地进入上帝的威力。

在地下室阴森森的凉气中，渗进了一股有些刺鼻的香味，那是珍妮刚才放在棺材上的玫瑰花。丰塔南夫人下意识地在左手手掌里磨擦着右手指甲。（她有个习惯，每天早晨梳洗完了以后，就在窗前坐几分钟，一面磨指甲，一面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分沉思默想一小会儿，她把这叫做早晨的祈祷。这种习惯使她在磨指甲和祈求上帝之间，建立了一种反射似的联系。）

在热罗姆还活着的时候，即使远在他乡，她心里也总是暗自希望：这历经考验的爱情终有一日得到人间的报偿，终有一日热罗姆会回到她的身边，翻然悔悟，改过自新；上天也许将应允他俩忘却既往，白首偕老。就在她不得不永远放弃等待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种等待是枉然的。尽管如此，回忆起过去，她还感到剧烈的痛苦，现在从这种折磨中解脱出来也就不免觉得如释重负了。热罗姆的死使长年累月毒化她的生活的苦味的源泉干涸了。就象是长期的奴役之后不知不觉地舒展一下身体。这种合情合理的感觉，她丝毫没有预料到，但是她尝到了其中的甜味。她本来会为此感到惶惑的，然而，她对宗教的盲目信仰使她不能以真正明晰的目光来探究自己灵魂深处。她把维护自己的本能归之于神明的恩赐；她感谢上帝使她知命安分，给她心灵的

安宁；因此她就能够毫无悔恨地任凭自己这样轻松。

特别是因为对于她来说，守灵只不过是在疲劳和奋斗的日子之前暂时得到些喘息，所以她今天更要任凭自己轻松一下了。明天，星期六，举行葬礼，回家，但以理启程。一到星期日，她就要开始执行紧急、艰巨的任务：使孩子们的名字免受玷辱，到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去，就地把丈夫的事弄清楚。她既没有告诉珍妮也没有告诉但以理。预料儿子会反对，她宁愿把无谓的争执推迟到最后一刻，反正她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她的行动计划是上帝启示给她的。她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因为她一想到这个轻率的计划，就感到自己所熟知的内心激动，感到某种超自然的强烈冲动，证明了上天的意志……如果可能，就在星期日，最迟星期一，她就到奥地利去，在那里待半个月，三个星期，必要的话，整个八月份都在那里。她要会见独任推事，跟那家破产的公司的董事们一步步地争论……她对成功毫不怀疑，只要是到那里去，亲自出面，直接施加影响就行。（在这种事情上，她的本能没有骗过她：已经有很多次，在困难的情况下，她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自然，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因为她个人具有吸引力，只觉得这是上帝的奇妙作用，是上天的意图通过她发出的光辉。）

在维也纳，还有一件微妙的事要办：她想认识一下那个威廉敏娜。她从热罗姆的手提箱里找到了几封这个女人的来信，写得又天真又温情，使她很受感动……

只是把热罗姆的眼睛合上之后，她才愿意清理他的行李。头一天晚上她就决定了，选择肯定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来清理，好让父亲的秘密永远躲过孩子们的检查。把信件单据收集到一起花的时间最长，它们在杂物中随便乱放着。整整一小时，她双手触摸着这些奢侈而又毫无价值的贴身用品，就象遭了难的船的

破片一样，是热罗姆留下来的：穿破了的绸衬衣，磨得露线的剪裁入时的外衣，从这些衣物上，仍然散发着微带酸味的新鲜香气，熏衣草、香茅和柠檬的味道，热罗姆三十年来一直用这种香水。对她来说，这气味还象爱抚一样，乱人心曲……连鞋盒子和装洗漱用具的口袋里都塞着没有付款的帐单：有银行的、糖果店的、鞋店的、花店的、珠宝店的和大夫的老欠单。还有几笔预料不到的帐：纽邦街一个中国修脚工的帐；和平街一个皮件商的帐，买的是一个镀金的银匣子，一直没有付钱。有一张的里雅斯特当铺的当票，说明他曾拿了一个夹领带的珍珠别针和一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去当了一笔数目可笑的款子。一个标着伯爵纹章的文件夹里，装着丰塔南夫人、但以理和珍妮的照片，跟几张一个维也纳歌女签名赠送的照片放在一起。最后，在几本带有猥亵插图的德文小册子中间，丰塔南夫人很惊奇地发现了一本薄纸的袖珍《圣经》，已经用得很旧了……她只愿记起这本小《圣经》……曾有多少次，热罗姆向她进行使她心痛欲裂的"解释"，那时候，他总是那样善于辩解自己的放荡行为，他说过："您对我的评断太苛刻了，朋友……我并不象您想象的那样坏！……"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每个人的秘密，只有上帝才知道每个生灵是经过怎样的曲折，向着怎样的必然结果，走向自己的完美……

丰塔南夫人眼泪汪汪，凝视着灵柩，在那上面，玫瑰花瓣已经脱落了。

"不，"她在心底说道，"不，你还没有彻底听任邪恶支配……"

但以理陪着尼科尔·埃凯走进来，打断了她的沉思。

尼科尔光彩照人。她的服丧的衣衫使她的肤色更加鲜艳。明亮的眼睛，高高扬起的眉毛，很自然地向前面伸着的脸，仍然显得象跑来帮忙，和愿意献出青春的样子。她俯身吻吻姨妈。丰塔南夫人很感激她没有说些客套话来搅乱寂静。接着，尼科尔走到棺材旁，垂下双臂，手指贴紧，挺着身子站了几分钟。丰塔南夫人观察着她。她是在祈祷吗？她是在回忆往事吗？在那充满屈辱的童年，热罗姆姨父占据那么多的位置……谜一般地一动不动站了一会儿之后，这个少妇终于向姨妈转过身来，又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走出屋去，但以理跟在后面。在她致哀的时候，但以理一直站在母亲身后。

他们走到过廊时，尼科尔停下脚步问道：

“明天几点？”

“我们十一点从这里出发，车队直接到墓地去。”

只有他们两人站在小楼的入口，前厅的阴影中。阳光灿烂的花园在他们面前伸展着，很多穿着浅色睡衣的病人躺在草地边上。下午很热，阳光充足，在这凝滞的空气中，炎夏好象常驻永存似的。

但以理解释说：

“格雷戈里牧师将在墓前作一个短短的祈祷。妈妈不愿意有任何宗教仪式。”

尼科尔听着，显出思索的模样。

“泰雷兹姨妈多么好啊，”她低声说。“那么有勇气，那么沉静……跟往常一样，十全十美……”

但以理友好地笑笑表示感谢。她的眼睛已经不是孩子的了，但是她的蓝色的眸子却还保持着出奇的清澄和昔日里使他迷惑的无精打采的、温柔的表情。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他说。“小尼科尔，你至少还幸福吧？”

少妇的眼睛盯着远处的树丛，好象神游良久才转到但以理身上，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他以为她要泪如雨下了。

“我知道……”他讷讷地说。“可怜的小尼科尔，你也一样，你也有你的悲伤……”

只在这时候他才看出尼科尔已经变了很多，下巴长得肥厚了，面颊上不引人注目的脂粉和人工的红润下面，已经透出微显迟暮、衰老的脸相。

“可是，小尼科尔，你年轻，你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应该幸福！”

“幸福？”她迟迟疑疑地耸耸肩，重复一句。

他惊奇地看着她。

“对呀，幸福！为什么不呢？”

少妇的目光又茫然消失在花园的光辉中。静默了一会儿以后，她没有转过眼来，只说：

“生活，是多么奇怪……你不觉得吗？才二十五岁，我已经觉得那么衰老……”她犹豫了一下：“那么孤独……”

“孤独？”

“对，”她说，眼睛还看着远处。“我的母亲，过去的事，我的青年时代，这些事都已经很远，很远了……没有孩子……永远也不会有了，完了：我永远不会有孩子了……”

声调很平和，并没有绝望的意味。

“你还有丈夫……”但以理冒昧地说道。

“我的丈夫，对……我们之间感情很深，很牢固……他聪明，善良……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的日子过得好。”

但以理不作声。

尼科尔走到墙旁，依墙站着，微微抬起头来，却没有提高声音，继续说下去，仿佛决心不顾一切，径直说出来一样：

“可是又怎么样呢？你知道，费利克斯和我之间，毕竟没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比我大十三岁，他从来不以平等待我……另外，他对所有的女人都抱着这样父辈似的感情，就象他对病人一样，有点屈尊迁就的样子……”

但以理面前出现了埃凯的模样：埃凯，鬓发灰白，额角上遍布细碎的皱纹，近视眼的机智的眼光，审慎精确的举止。他为什么要娶尼科尔呢？是象顺手摘下一个美味的果子？还是要在他勤劳的生活中添加一些他显然缺少的青春朝气和自然风韵？

“另外，”尼科尔继续说，“他有他的生活，外科大夫的生活。你完全知道，从早到晚，他是属于别人的……大部分时间，他不跟我在一起吃饭……不过，这倒更好。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很多可说的，没有共同分享的，没有共同的兴趣，没有过去的回忆，什么都没有……唉！从来没有争执，从来没有丝毫不协调……”她笑了：“首先，在我这方面，他一表示一个愿望，不管是什么，我都立刻同意……他想作什么，我事先早就也这样想了……”她不笑了，用奇特的缓慢声调说：“反正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

她缓慢地离开了墙，走动起来，漫不经心地下小台阶。但以理一言不发地跟在她后面。她本能地转过身来，对他微笑着说：

“让我告诉你吧！去年冬天，他要给小客厅再打几个新书橱，就决定卖掉一张桃花心木的写字台，因为没地方放了。写字台是我母亲留下的一件家具，可是我无所谓，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不要。只是，这张写字台里的东西都得拿出来，那里面装满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纸张文件等等：有我父母互相之间的一大堆通信，老帐本，祖母的旧信，通知，朋友的信……整个的过去，莱纳斯街，罗亚街，比亚利茨街……一大堆旧东西，已经忘掉的历史，已经死了的故旧……我一行一行地看，全都看了，然后才把它们烧掉……因为这个，我整整哭了半个月……”她又笑了：“半个月……真有趣……费利克斯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他看出来也不会理解的，关于我的事，我的童年，我的回忆，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不慌不忙地穿过花园。从病人面前走过，她放低了声音：

“现在倒还过得去……有时候，我怕的是将来……你知道，现在，我们俩各有各的事；他有医院、预约、病人；我呢，总要买东西，看朋友，另外，我又拉起了小提琴，有时候跟女朋友们一起拉琴奏乐。晚上，我们都在外面吃饭，每星期总有好几回。在费利克斯现在的情况下，社交生活总要维持……但是以后呢？等到他不行医了呢？我们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呢？我怕的就是这个……我们两个都老了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就得整晚整晚地面对面在火炉边坐着？”

“你说的这些真可怕，可怜的小尼科，”但以理轻声说道。

她放声笑了起来，好象是她的青春出其不意地苏醒了。

“你真蠢！”她说。“我并不是抱怨，生活就是这样，不过如此。对于别人来说，生活也并不更好。恰恰相反。我是最幸福中的一个……只是，人在小时候，总是有些幻想……以为将来要过一个童话般的生活……”

他们走近了栅栏门。

“这次见到你我很高兴，”她说道。“你穿着军装，显得很神

气！……你什么时候服役完毕？”

“十月份。”

“这么快？”

他笑了：

“你觉得时间很短，你呀！”

她停住脚步，阳光的斑点在她皮肤上颤动，照得她牙齿发亮，照得她的头发不时象半透明的金黄色鳞片一样。

“再见吧，”她说着，友爱地向他伸出了手。“请你告诉珍妮，我没有看到她，很难受……以后，到了今年冬天，你又回到巴黎的时候，你要经常来看我……就象做好事一样来看我……我们聊天，我们象老朋友一样一起玩，一起回忆……我越老就越眷恋过去了，真奇怪……你来吗？说定了？”

他深沉地直视那双美丽的眼睛，那眼睛稍嫌太大，稍嫌太圆，然而却象一汪清水，无比纯净。

“说定了，”他几乎是庄重地说。

三〇

自从星期日以来，珍妮这是第一次走到诊疗所外面。前几天，她每天只跟但以理一起到花园里略略走一小会儿。在这对她来说那么新奇的死亡近旁，在那漫长的四天中，她在活人中间就只象个影子：她觉得周围发生的事都没有联系，跟她毫不相干。所以，一旦哥哥把她送上汽车，一旦一个人来到阳光灿烂的街道上，她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汽车还没有开到香贝瑞门，她就觉得四天来不断折磨她的那种深刻而又迷惘的混乱情绪又出现了。她甚至觉得，前几天在

诊疗所，由于有别人在场，她的混乱情绪受到压抑，而现在突然只有她一个人，这迷惘心情就可怕地强烈了。

出租汽车把她送到家门口，已经是一点钟了。

她强打起精神，听着门房女人的问题和慰问的话，然后，急忙上楼，回到住宅。

家里全都乱七八糟。各道门都敞开着，好象人是仓皇逃走的。丰塔南夫人的卧室里，衣服在床上扔着，鞋放在地上，抽屉开着，就象遭了抢劫似的。两年来，她们就没有请佣人，母女俩总在小圆桌上草草吃饭，现在这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饭菜。得好好收拾干净，不要让她母亲第二天从墓地回来后，看到这悲惨的景象，清楚地回忆起星期日晚上那可怕的时刻，再感到伤心。

她觉得心情沉重，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清理；只好回到她自己的卧室。那天走的时候，显然忘了关窗户，昨天晚上，一阵骤雨打进来，淋湿了地板，风又吹散了小书桌上的信件，打翻了一个花瓶，花瓣也吹落了。

她站在那里，呆呆看着这一片混乱，慢慢地摘下手套。她试图振作起来。母亲曾详细地嘱咐过她，要在一个书桌里拿一把钥匙，到这套房间最里面，打开杂物间的门，到壁橱去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绿色的纸盒子，里面装着服丧用的两条黑披肩和黑纱。她机械地取下每天早上整理家务时穿的罩衣，穿戴停当。但是力气不济，她不得不坐在床边。整个宅子里的寂静沉重地压在她的肩膀上。

“我怎么这样疲乏呢？”她假装不明白似的自问。

上个星期，也是在这儿间房里走来走去，很轻易地被生活支撑着。就只一个星期——甚至还不到，只有四天——难道就足以破坏她花了那么大的代价重新获得的平静？

她懒懒地坐着，脖颈感到沉重的压力。哭一场也许能松快一些。但是，这种弱者的药剂，她一向不愿意使用。即使她还是小孩的时候，她的悲伤就没有眼泪，藏在里面，显得冷漠……眼睛是干的。她那没有泪的目光掠过了散乱的纸张、家具和壁炉上的小摆设，停在镜子上，被那户外天光炫目的反射吸引住，融在一起了。忽然，在反光中，刹那之间闪出了雅克的形象。她急忙站起来，关上百叶窗和玻璃窗扇，收拾起信件和花束，出了门，来到走廊上。

杂物间的空气闷人。天气炎热，呢绒、尘埃、樟脑和太阳晒黄了的旧报纸气味更加浓烈。她用力爬上短梯，打开了窗户。外面的气息和刺目的光线一齐涌进小屋，更显得堆在那里的东西丑陋凄惨：空空的箱笼，不能再用的被褥，煤油灯，旧课本，盖着一层灰色尘絮和死苍蝇的几个纸盒子。为了把堆放箱子的角落清理好，她拦腰抱起一个用棉絮楦起的人体模型，它的头上顶着一个旧灯罩，它衣服上缀着闪光玻璃片的皱边被几束绢制紫罗兰撑得卷起来。面对着这个她整个幼年时期高高放在客厅钢琴上的做作的装饰品，她不禁一阵感伤。接着，她又鼓起勇气干了起来：开箱子，翻架子，把装樟脑的小袋重新放好，刺鼻的气味钻入鼻孔，熏得她直恶心。她浑身大汗，酥软无力，但还继续挣扎，抵御着使她深感屈辱的衰弱感。她用顽强的毅力投入这项工作，这样至少可以不用想什么了。

但是，忽而，仿佛一束光线穿透薄雾，在她混乱的思绪中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触及她心灵中最敏感的地方，使她蓦然停下手来：“什么都没有丧失……还存在一切可能……”对，她毕竟还年轻，在她面前，还有漫长的、未曾经历的生活，整个的生活！这就是一切可能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这话虽然平淡无奇，她所发现的奥秘却是那样新鲜，那样危险，她不由得不知所措了。她突然明白，在雅克离她而去之后，她之所以能够治愈创伤，重新支撑起来，就是因为当时她幸而做到了摒弃一切哪怕是瞬息即逝的希望。

"难道我又重新开始希望了吗？"

回答极其肯定。她发起抖来，不得不把肩膀靠在衣柜的板壁上，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低垂着眼皮，迟钝麻木，好象失去了知觉。一个个幻象在脑海中闪过，雅克，在拉菲特庄打网球回来之后，坐在她身旁的板凳上；她仿佛又清清楚楚地看到细小的汗珠浸湿了他的额角……雅克，单独和她走在森林里的大路上，在车场附近，他们看到一只老狗被压死了；仿佛又听到他那焦虑不安的声音："您是不是经常想到死？……"雅克，在花园的小门旁，用嘴唇轻轻触着月光映在墙上的珍妮的影子；她好象听到他在黑夜中踏着草地逃走的脚步声……

她背靠着板壁呆立着，虽然天热，却浑身打战。心里是一片难以置信的寂静。城市的喧闹通过高高的窗户，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向她传来。现在，怎样才能熄灭与雅克重逢的四天以来在她心中重新燃起的对于幸福的渴望呢？又是一场新的病痛开始了，它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她感觉得很清楚……这一次，这病再也不会痊愈，因为她根本就不希望治愈……

最痛苦的就是孤独，永远孤独。但以理？但以理倒是对她十分关心。就在今天早上，她和哥哥一起在纳伊诊疗所吃客饭，也许是看到妹妹神不守舍的样子，吃了一惊。他拉住她的手，没有笑容，低声问道："你怎么了，小妹妹？"她回避地摇摇头，把手抽了回来……唉！这也是一种痛苦：这么爱哥哥，却找不出话来对他说，找不出任何东西来一下子打破生活、各自的天性、或许

就是手足之情在他们之间造成的隔阂！不，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倾吐心曲；从来没有任何人谛听她的话，理解她的心思……也永远不会有人了解她……没有人吗？也许只有他……也许有一天？……在她心灵深处，有个神秘的、温情的声音低语："我的雅克……"她的脸红了。

她觉得软弱无力，四肢酸懒，用凉水冲一冲也许会好一些……

她象瞎子似的小心翼翼地，一手扶着墙，走到厨房里。水槽里的水冰凉，她把手浸了进去，又浸湿了额头、眼睛。气力恢复了。再耐心些吧……她打开窗子，肘臂支在窗台上。在阳光照耀下，象是颤动着的分子组成的水汽，在房顶上跳动。卢森堡车站①上，有辆机车发出一声狂叫。最近几个星期，就在这样的下午，她烧茶的时候，有多少次倚在窗前，心里几乎可以说很愉快，嘴里哼着歌曲！……这时，对于今年春天的那个珍妮，那个康复之中心情平静下来的姊妹，她不禁有些怀念了。"到哪里去汲取勇气，去应付明天、后天以至将来的生活呢？"她轻声自问。然而她想的这些词句只不过表达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思想，并没有说出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意。自从重新有了希望以来，她又甘心忍受痛苦了……然而，忽然之间，本来不微笑的她，仿佛觉得，象照镜子那样明明白白地看到，一丝犹犹豫豫的微笑显现在她嘴角上。

三一

整个一上午，甚至跟两个德国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雅克一再

① 巴黎的一个火车站。

思量："我去不去看但以理呢？"但每次他都回答自己："不去，为什么要去呢？"

然而，快到三点钟，他跟吉申布拉特从饭馆出来，穿过交易所广场，经过地下铁道的入口，他忽然想道："沃纪拉尔的会五点才开……如果我想去纳伊的诊疗所，这正是时候……"一时，他不知所措，停住了脚步："至少，办了这件事之后，我就不再去想它了……"于是，他不再犹豫，离开了那个德国人，走上通往地下的楼梯。

过了比诺大道，在诊疗所门前，他认出了维克多，他哥哥的司机，正在人行道边上汽车前面抽烟。他想到见但以理时安托万也在场，就在心里说："这样更好。"

但是，他走进了花园，却见哥哥朝他走来。

"如果你早来一会儿，我就把你带回城去了。可是现在我很忙……你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吗？行吗？什么时候？"

雅克避开了问题：

"我怎样才能见到但以理？只见他一个人？"

"太容易了……丰堵南夫人不离开地下室，珍妮又不在。"

"不在？"

"你看见树丛后面那个灰屋顶房子了？那就是停放死者的小楼，但以理就在那里，看守可以去通知他。"

"珍妮不在诊疗所？"

"不在，她母亲打发她上天文台大街去拿东西了……你在巴黎要待很久吗？……那么，你以后给我打电话？……"

他走过栅栏门，钻进了汽车。

雅克向那小楼走去。忽然，他的脚步放慢了，脑子里出现一个荒诞的打算……他转过身，回到栅栏门，叫住了一辆出租汽

车：

“快，”他用嘎哑的嗓子说，“到天文台大街！”

他死盯住汽车外面闪过的树木、行人和车辆，不让自己去想。他知道，哪怕是仅仅斟酌一分钟，这个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他刻不容缓去干的荒唐行动他就绝对不会去干了。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他一点也不明白。给自己剖白！不再做一个把一切错误都背在身上的人！必须了却这一桩事，解释清楚，一劳永逸地把一切了却！

他叫司机把车子停在卢森堡公园的栅栏前，自已步行，几乎是跑一样，走完了剩下的那段路程，强迫自己不抬起眼睛去看那阳台，那几扇窗户；而从前，他曾经特地到这里来，远远地张望过那么多次。他一下冲进楼里，象箭一般跑过门房前面，生怕珍妮预先留了话不让人来。

什么都没有改变。楼梯，他跟但以理很多次一面说着话，一面爬过的楼梯……但以理那时穿着短裤，胳肢窝下夹着课本……从马赛回来的那天晚上，第一次看到丰塔南夫人的那个楼梯口，那时，她从楼梯上面向两个逃跑回来的孩子弯下身子，没有任何责难，只是严肃地微笑着……什么都没有改变，都没有改变，甚至这套房间的铃声，还在他记忆深处引起反响……

她要出来了，对她说什么呢？

紧紧抓住栏杆，上身俯向前去，他倾听着……房门后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脚步……她在干什么呢？

他耐心地等了几分钟，然后，更为胆怯地又按了一下门铃。

仍然是一片寂静。

于是，他飞快地下楼去，走到门房：

“珍妮小姐在家，是吗？”

“不在……先生知道可怜的丰塔南先生……”

“我知道。我也知道珍妮小姐在楼上。我有急事要告诉她……”

“小姐午饭以后确实回来了，可是又走了，走了还不到一刻钟。”

“哦，”雅克说。“她又走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老太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感觉：是大大松了口气，还是剧烈的失望？

沃纪拉尔的会五点才开，还去吗？他一点也不想去了。这是第一次有一件事情——一件私事不知不觉插入了他和他的斗争生活中间。

忽然他打定了主意，回到纳伊去。只要是珍妮还有点事要办，他就能赶在她前面，在栅栏门前等着她……这荒谬的打算，满是风险……但是，不管怎样，总比一事无成强！

他的盘算中并没有把偶然事件估计在内。他在诊疗所门前刚下电车，犹豫着不知干什么好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叫他：

“雅克！”

但以理在对面人行道上等电车，看见了雅克，满脸惊愕地穿过马路。

“是你？怎么你还在巴黎？”

“是昨天回来的，”雅克结结巴巴地说。“安托万告诉我了……”

“他死了，一直没有恢复知觉，”但以理简单地说。

他好象比雅克还拘束，甚至有些不痛快。

“我有个约会，绝对不能改期，”他低声说。“我要卖给路德维

希森几张油画，因为我们需要钱。他今天要到我的画室去……如果我能知道你今天来看我的话……现在怎么办呢？你能陪我去吗？在我的画室等路德维希森的时候，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一谈……”

“你如果愿意，就这样办吧，”雅克说着，一下子把他原来的计划都放弃了。

但以理感激地微笑一下。

“我们步行一段，到旧城墙那边再坐出租汽车。”

环城马路在他们眼前展开广阔的远景，阳光闪耀。荫凉的人行道正宜于漫步。但以理戴着闪闪发光的军帽，露出飘动的浓发，显得又威武又可笑，军刀不断打他的腿，还碰着他的马刺，合着他步伐的节奏，发出好战的叮当声。战争的念头还纠缠在雅克的脑际，他心不在焉地听着朋友说话。他差点儿想打断但以理，拉住他的胳臂，对他喊："不幸的人，你难道不知道人们正在给你准备什么吗？……"一个残酷的设想忽然出现在他心头，使他猛然停住脚：万一“国际”的抵抗不能拯救和平，这个驻扎在洛林边境前哨的俊美的龙骑兵，就有可能在第一天被打死……他心中一阵难受，把要说的话咽到喉咙里。

但以理继续说下去：

“路德维希森告诉我的是将近五点。不过，在他到达以前，我得挑选挑选……你明白，我必须设法应付，我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债务。”

他异样地笑了。这笑，还有他那滔滔不绝的话，颤抖而又激动的嗓音，都表明他心情紧张，这却不是他的习惯。今天下午他这样激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再次碰见雅克他很惊奇，回忆第一次的见面他又有些辛酸，他需要恢复往日他们谈话的那种声调，

需要以自己自由的推心置腹重新博得这沉默的同伴的信任；还有，他一连四天关在房里等他父亲死，现在终于出来，在这美好的天气里，两人散步，他觉得高兴，陶醉。

雅克几乎没有想到在他名下还有一笔没有用场的财产，存放在某地，所以也从来没有想到他可以帮助朋友。而但以理也没有想到，否则，关于他的困境他就会绝口不提了。

“只留下了债务……和蒙受牵连的姓氏，”但以理阴郁地接着说。“直到他死，他还要破坏我们的生活！……今天早晨，我拆开了一封信，是从英国给他寄来的，是一个女人写的，他答应给这个女人钱……他来往于伦敦和维也纳之间，在这路线两头各安一个家，就象火车卧铺车厢上的茶房一样……唉！”他急忙又接着说，“他那些荒唐事，我不在乎！可恶的是其他。”

雅克含含胡胡地摇摇头。

“我说这些，你奇怪吗？”但以理又说。“我非常恨我的父亲。不过，根本不是因为他跟女人的那些风流事。不是！我甚至可以说正相反……这很古怪，是不是？他死了，而我们之间却从来没有过一点信赖，一点交流。如果说我们之间还可能有过什么亲密关系的话，那就是在这唯一的基础上：女人，爱情……这也许是因为我很象他吧，”他又低沉地说：“简直一样，没有能力抵御冲动，甚至没有能力后悔。”他犹豫了一下，又说：“你不是这样的吧，你？”

四年以来，雅克也曾这样或多或少地向他自己心里的冲动让步，但总有些后悔。在他心灵深处最隐秘的角落里，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是还残存着一点对于“纯洁”和“不纯洁”的幼稚区别，就是往日他和但以理经常争论的时候要区别开的。

“不，”他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勇气……没有勇气去迁就人

们的现状。"

"这难道叫勇气？也许只是弱点……或者是自命不凡……或者，你愿意叫什么都可以……我觉得，对于某些人的性格，比方说我，追逐着一个一个的欲望，真是正常的必然规律，是他们特有的一个生活节奏。对于不求而来的机会决不放过！"他用热烈的声调说出这话，好象是在重复内心的誓词。

"他有幸长得漂亮，"雅克一面想，一面爱抚地瞄一眼军帽底下勾划出的刚毅坚强的侧影。"必须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有自动唤醒欲望的习惯，才能这样自信地谈论欲望……也许他还必须有跟我不一样的经历……"他想到，他是在弗吕林妈妈的侄女，多情的阿尔萨斯小姑娘，金发的利斯拜茨怀里上了爱情的第一课；而但以理比他还小的时候，在马赛留他住宿的那个精于此道的姑娘的床上，发现了欢乐的滋味。两人的起始如此不同，这也许给他们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人们莫非当真为第一次的艳遇所'引导'？"他自问。"或者相反，第一次艳遇受着某些秘密的规律支配，而以后的一生就为它们左右？"

但以理好象猜中了雅克的心思，说道：

"我们有个可叹的倾向，就是把这类问题复杂化了。爱情是什么？我的老弟，无非是个健康问题：生理上和道德上健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伊阿哥的定义①，你还记得吗？It is merely a lust of the blood and a permission of the will……对，爱情就是这个，不应该把它看成别的东西，它就是精力的冲动，伊阿哥说得好：'那不过是情欲冲动，意志薄

① 伊阿哥是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人物，这段英文是伊阿哥说的话，也即是下面的那句话。

弱……'"

"你总有独特的引述英文的方式，"雅克微笑着说。他一点也不想争论爱情问题……他看看表。在《人道报》社，各通讯社的电讯在四点半或五点钟以前是不会到的。

但以理看到他看表。

"嗳，时间有的是，"他说，"不过，到我画室去谈更好。"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坐在车里，但以理为了使谈话不致中断，就继续谈他自己，谈他在吕内维尔和南锡大交好运，吹嘘那些萍水相逢的奇遇多么美妙：

"你怎么瞧着我？……"他忽然觉得难堪，问道。"你让我一个人讲个没停……你在想什么？"

雅克吃了一惊。他再次禁不住想向但以理提出那萦绕在脑际的问题，可是又一次避开了：

"我想什么？……就是想你说的这些呀！"

随后一阵静默，两人都心情沉重，都在考虑自己保留的对方的形象是不是还符合现实。

但以理对司机说："从塞纳街走，"然后，向雅克转过身："我想起来了，你还不知道我安置的画室吧！"

但以理在入伍的前一年租来这间画室。（路德维希森出房租，有个很堂皇的理由，就是但以理把他们艺术杂志的材料画稿之类存放在这儿。）它在一个石板院子顶里面一幢有高窗户的古老房屋的最上一层。

石头楼梯很黑，有几处低陷，发出臭味，显得陈旧，但是很宽敞，装着精工制造的铁栏杆。但以理从门房拿来一个很重的钥

匙，把画室的门打开。门上还挖了一个牢房式的小窗口。

雅克跟在他朋友的后面，走进这间宽敞的屋顶楼。房间里有一个大玻璃窗，直接开向露天，上面尽是灰尘。但以理忙着的时候，雅克就好奇地打量着房间的布局。整个画室的内壁是清一色的灰黄色，没有色调的变化。屋子最里面的墙上，凹进去两个小隔间，掩在拉开一半的幔子后面：一处漆成白色，改成了盥洗室，另一处挂着火红的壁毯，一张低矮的大床占据了整个的空间，是个放床的角落。在屋角里，几个架子支起了一张建筑师用的桌子，上面放着书、画册、成堆的杂志，上头吊着一盏绿色的反光灯。但以理赶忙拉开了几块罩布，底下堆着很多带小轱辘的画架和几张各不相同的椅子。靠墙有几口白色的木头大箱子，里面是一些画框和硬纸板，只能看到排列整齐的边。

但以理把一张磨旧了的皮靠椅推到雅克面前：

“你坐下吧……我去洗洗手。”

雅克坐下去，弹簧吱吱作响。他抬眼看看窗洞，眺望着沐浴在灼热阳光里的屋顶组成的景致。他认出了法兰西研究院大楼的圆屋顶，圣日耳曼德普里教堂上的尖顶和圣絮尔皮斯教堂的钟楼。

雅克扭头向盥洗室望去，在半遮半掩的帷幕里看到了但以理。那年轻人已经脱掉军服，换了一件淡蓝色的睡衣上身。他正坐在镜子前，凝神微笑着，用手掌抚弄着头发。雅克很感意外，仿佛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但以理长得俊秀，他好象自己并不知道。他的侧面线条清楚，保持着男性的单纯，所以雅克从来想象不到他的朋友会留连在镜子前自我欣赏。正当但以理向他转过身来，他忽然满心激动地想起珍妮。兄妹俩并不相象，然而，他们俩都继承了父亲那样优美的体型，颀长而又柔软，举止仪态上显出不

容否认的血缘关系。

他急忙站起来，向装着画框的木箱走过去。

“不，”但以理一边走过来一边说。“这个角落放的都是些老画……一九一一年的……那一年我作的画都是根据模糊的回忆……你知道这句可怕的话吗？我想，大概是威斯勒[1]谈到本恩—琼斯[2]的时候说的：‘画的与某些可能是挺好的东西相似？……’不如看看这个，”说着，拉过来好几张油画，画的都是同一个裸体的细部。“这些都是我服兵役以前画的……这些习作非常有助于我去理解……”

雅克相信但以理这句话没有说完。

“理解什么？”

“嗨，这……就是这脊背，这肩膀……我觉得，选择结实有力的东西来画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这肩膀，这脊背，并且要不断地画，一直画到开始窥见真实……从坚实而又永恒的东西里流露出来的朴素的真实……我觉得，只要通过一定的努力，深入挖掘，最终一定会揭示秘密……能够解决一切……找到解决普遍问题的诀窍……就是这样，这肩膀，这脊背……”

这肩膀，这脊背……雅克想的是欧洲，是战争。

“我学到的东西，”但以理继续说，“都是从坚持不懈地研究同一个模特儿得来的……为什么要换模特儿呢？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再回到同一个出发点，自然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只要每一次重新开始，同时深入下去，朝着同一个方向……我如果是小说家，我想我决不会每写一本新书就换新的人物，我要抓住几

---

① 威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雕刻家，长于风俗画。

② 本恩—琼斯(1833—1898)，英国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个人物不放，为了深入发掘……”

雅克故意地保持着沉默。这些美学问题对他来说多么造作，无用，不现实！……他再也不能了解象但以理这样的人有什么生活目的。他心里想道：“日内瓦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他呢？”他为他的朋友感到羞愧。

但以理把画布一幅又一幅举起来，对着光，眯起眼，匆匆地瞧一眼，然后放回原处。他又不时拿出一幅，放在一旁，放在最近的一个画架下面：“给路德维希森。”

他耸耸肩，咬着牙咕噜着说：

“归根结底，天资不起什么作用——虽然都不可缺！……工作最为重要。如果不努力，才能只象烟火一样，一时光彩夺目，过后什么都不剩。”他好象很舍不得似的，一幅又一幅把三个画框放在旁边，叹了口气：“如果能够什么都不卖给他们就好了。永远不卖，一辈子就是工作，工作。”

雅克继续观察他，说道：

“你还是那么深深地爱着你的艺术？”

声调里带着些惊奇和鄙夷，但以理听出来了。

“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用随和的口吻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才能去行动。”

出于慎重，他掩饰了他的真实思想。他认为，世界上行动家已经够多的了，足以使整个的人类受益；而也就是在这集体的利益之中，有些人，象他这样，象雅克这样，由于幸运，可以培养自己的天资，成为艺术家。他们应该把行动的领域留给那些没有其他天赋的人。在他看来，毫无疑问，雅克是背弃了自已的天然使命。他幼年的同伴那欲说又止、暴躁易怒的态度更证实了他这个判断。这正是一种迹象，说明雅克内心并不满意，就象那些模

模糊糊意识到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的人那样，感到遗憾，但又高傲地在勇敢和鄙弃的外表底下掩盖着有口难言的背叛的感觉。

雅克的面容严峻起来。

"你看，但以理，"他把头低下，几乎说不出话了，"你把自己关在创作中生活，仿佛对于人一无所知……"

但以理把手里拿着的画放下：

"人？"

"人是可怜的牲口，"雅克接着说。"是遭受折磨的牲口……只有转过眼去不看这些痛苦，也许才能继续象你这样地生活。但是，一旦接触了那普遍的不幸，那么，再去过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就不能，绝对不可能了……你明白吗？"

"明白，"但以理缓缓说着，走到大玻璃窗前，久久眺望着伸展到天边的一片屋顶。

"对，"他心里想，"他说的有道理，当然……不幸……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一切都使人灰心丧气……一切，恰恰只有艺术除外！"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觉到不能舍弃这个绝妙的避难所，因为他有特权能够在里面安稳度日。"我为什么把世上的罪孽和不幸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呢？那样，我就会使我的创造力陷于瘫痪，抑制我的才能，而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生来就不是一个传道的人……何况，就算我是个怪物，可是，我总有坚强的意志，一定要幸福！"的确，从他童年时代起，他就竭力维护自己的幸福，不顾一切。他这样的想法也许有点天真，却是合理的，他觉得这样就是对自己尽了最大的责任。然而，尽这样的责任很不容易，需要坚持不懈的注意，稍一放任自流，马上就会造成不幸……那么，他要幸福的话，前提条件就是独立，而且他十分明白，要想参加一个集体的事业，不首先牺牲自己的自由是不行

的……但是，他不能向雅克承认这些，他只好保持沉默，承受他从朋友眼色里看出来的轻蔑的谴责。

他转过身来，走到雅克跟前，用询问的、注意的眼光凝视他一会儿。

“你说你很幸福，其实是白说，”他说（雅克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相反，你的样子很……悲伤……烦恼！……”

雅克挺起身来。这一次，他要说话了！他好象是延迟了很久之后，忽然打定了主意，眼神那么严峻。但以理呆呆地看着他。

猛烈的门铃声响了，他们跳了起来。

“是路德维希森，”但以理小声说。

“好极了，”雅克想。“我何必？……”

“时间不会很长；你待着吧！”但以理小声说。“然后，我再送你……”

雅克摇摇头。

但以理恳求道：

“你不是要走吧？”

“是，我要走。”

他的脸木然没有表情。

但以理失望地看了看他，觉得坚持也没有用，就丧气地一摊手，跑去开门。

路德维希森穿着一身奶油色蓝色海岸[①]柞绸的西装，非常合身，衣服上别着玫瑰花形徽章，很是显眼。他那大脑袋象是灰白色粘乎乎的面团塑出来的，架在脖子的双层皱折上，在低矮的领口里显得从容安适。顶门很尖，眼睛眯起，颧骨很平。嘴很

---

① 蓝色海岸是法国东南部濒临地中海的地区。

长，下唇突出来，象是个陷阱。

显然他以为要跟但以理两人面对面讨价还价，现在看到有个第三者在场，有点诧异，不过没有显露出来。虽然跟雅克只见过一次面，却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彬彬有礼地走到雅克面前。

“很高兴，”他说着，r 音发得很重。“四年前，俄国芭蕾舞剧团演出幕间休息的时候，我曾经有幸跟您谈过话。您当时正准备考高等师范学校，对吗？”

“的确，”雅克说。“您的记性真好。”

“我承认，”路德维希森说道，低下他那青蛙眼睛。接着，他似乎很高兴当场证实一下雅克的夸奖，转身对但以理说：“您的朋友蒂博先生那次告诉我，在古希腊——如果我记得不错，是在底比斯地方，如果想当官，必须至少十年之内没有作过任何生意……真奇怪，对不对？我总也忘不了……”他又转身对着雅克说：“那天晚上，您还对我说，法国旧制度下①，要有权保持贵族头衔，必须至少在二十年内——怎么说的？——拥有贵族的领地，对不对？……”他颇有风度地鞠了一躬，下了结论：“能跟有学问的人谈话，我真是无比高兴……”

雅克微笑了，为了赶紧动身，他向路德维希森告辞。

“那么，”但以理把他送到门口，结结巴巴地说，“真的，你不再等一会儿了？”

“不行，我已经晚了。”

他避开朋友的眼光。可怕的幻象又使他心里难过极了：但以理是在第一线……

路德维希森在场使他们很拘束，他们只是机械地握了握手。

---

① 指 1789 年以前的法国王朝。

雅克自己打开沉重的房门，小声说："再见！"然后，向黑暗的楼梯走去。

在人行道上，他停住脚，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看表，沃纪拉尔的会早就开完了。

他觉得饿了，走进面包店，吃了两个羊角面包和一块巧克力，然后，徒步向交易所广场走去。

三二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五的晚上，在《人道报》社加洛和斯特发尼的办公室里，谈话是悲观的。所有接近头头的人都相当不安。交易所里，忽然发生的恐慌，使三厘公债下跌到八十法郎，有个时候甚至跌到了七十八法郎。从一八七一年以来，公债行情从来没有这样低过。从德国来的电报说柏林交易所也同样发生了恐慌。

饶勒斯下午又到凯道赛去了，回来的时候忧心忡忡。他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不见任何人。他第二天要发表的社论已经写好。人们只知道题目，但是这题目已经意味深长：《维持和平的最后机会》。他曾经对斯特发尼说："奥地利的照会强硬得可怕，现在的问题只看维也纳是不是加快进攻，使列强根本不可能预防……"

的确，一切都好象怀着恶意似的凑在一起，在欧洲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直到三十一日，法国的政府负责人员还不在国内，他们大概是在从俄国往瑞典的海面上得知消息的，不能与法国的其他部长以及各同盟国政府进行磋商。（经过贝赫托德的安排，沙皇在普恩加来出发之后，才得悉奥地利发出了照会：他显然

是害怕普恩加来提出调解意见。)德皇也在海上，距离太远，太不方便，即使他愿意，也不能立刻把促使缓和局势的意见告诉弗朗索瓦-约瑟夫。另一方面，俄国的罢工如火如荼，使俄国政府领导人不能自由行动；在爱尔兰境内的内战也束缚住了英国的手脚。还有，塞尔维亚政府这几天正忙着选举，大部分部长都到外省竞选去了，甚至奥地利递交照会的时候，塞尔维亚总理巴希契都不在贝尔格莱德。

关于这个照会，开始有了些确实消息。昨天晚上向塞尔维亚政府送交了全文，今天通知了列强政府。尽管奥地利方面几次三番提出和解保证（贝赫托德曾向俄国和法国的大使肯定奥方的通牒将是非常容易接受的），照会显然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因为维也纳政府要求全盘接受它的条件，而且限定了回答的期限——短得出奇，只有四十八小时！——显然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进行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干预。从奥地利外交部方面获得一项秘密情报，霍斯梅尔派了一个维也纳的社会党人送给饶勒斯，证明一切不安确有道理，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纪斯尔男爵，在奉命递交照会的同时，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指令，如果第二天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塞尔维亚政府还没有毫无争议地接受奥地利的全部条件，那就断绝外交关系，并且立即离开塞尔维亚。这个指令使人想到那最后通牒一定是故意写得侮慢逼人，使人难以接受，这样就便于维也纳迅速宣战。还有一些情报证实了这些悲观的假设。参谋总长霍岑道夫接到电报，立即中断了在蒂罗尔①的休假，赶回奥地利首都。德国驻法大使索恩先生正在贝希特斯加登②度假，也突然回到巴黎。贝赫托德伯爵与驻跸于伊斯

① 蒂罗尔，瑞士、意大利及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区。

② 城市名，现在联邦德国。

克的德皇商量之后，绕道萨尔茨堡，去会见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

一切情况汇总，使人感到其中有个巨大的，精心炮制的阴谋。德国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亲德派归咎于俄国人，并且说德国突然了解到泛斯拉夫主义的令人不安的意图，并且得知俄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备战的重要性，以此来为德国的态度辩解。在柏林，政府范围内一致宣称，直到当天，德国首脑人物对奥地利的要求还全不知情，只是通过给其他强国的通知才知道了消息。据说，亚哥夫，威廉街①的国务秘书曾经对英国大使肯定过这一点。但是，人们明明知道，照会的原文至少两天以前就已经送交柏林了。

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正式表示支持奥地利，并且希望打仗呢？雅克当天晚上在斯特发尼办公室里碰见了从柏林来的特劳吞巴赫。他反对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推断。据他说，德国的态度可以这样解释：柏林军界人士估计俄国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他们的估计对了的话，如果由于俄国不得不采取消极态度，那么欧洲大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日耳曼帝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么，它们就必胜无疑。一切在于行动迅速而又有力。奥地利的军队必须在三国协约还来不及干涉，甚至还来不及磋商考虑之前就进驻贝尔格莱德。到了那时，德国就可以登场了：德国既然没有勾结预谋之嫌，显得一身清白，大可出面调停，把冲突局部化，并且倡议经由谈判解决争端。欧洲为了拯救和平，将迫不及待地接受德国的仲裁，不必经过什么争论就会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由于德国的出力，一切将重新安排妥当，这局牌

① 柏林的街道，当时德国外交部所在地。

打下来，结果对日耳曼两个帝国有利：既可使双重君主制①长期巩固，又可使三国同盟获得史无前例的外交胜利。从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周围人士得来的某些机密消息也证实了这些有关德国秘密计划的假设。

斯特发尼被头头叫去了，雅克带着特劳吞巴赫到进步咖啡馆去。

小小的厅堂里人声嘈杂。各晚报的消息，《人道报》编辑部发布的消息，都引起了互相矛盾然而却是热烈的评论。

将近九点，有了一阵乐观的气氛。帕熱斯到头头那里待了一会儿，发现饶勒斯并不很忧虑。饶勒斯对他说："从某些事来看，不幸也是好事……奥地利的行动会使欧洲人民从麻木中振作起来。"另一方面，最近的电讯一再证明"国际"正在积极活动。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英国、俄国的党同法国党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总示威。正好这时候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鼓舞人心的保证，这个党在某些程度上担保本国政府确具和平意愿，不论是贝特曼，还是亚哥夫以及德皇本人，据社会民主党人说，都不同意卷入一场战争。因此，完全可以指望德国进行果断而有效的干预。

从俄国方面也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收到奥地利的照会之后，由沙皇主持，立即召开各部大臣会议，决定立刻向奥地利政府紧急交涉，要求延长给予塞尔维亚的期限。这个要求提得巧妙：把争端的实质问题姑且不提，只谈期限这个次要问题，看来理应不致遭到维也纳的拒绝。那么，即使延期两三天，也能够使欧洲的外交官们有时间商定一个共同行动路线。何况，俄国外交部

① 这里指的是奥匈帝国。

已经毫不延误，开始与各国驻彼得堡大使进行具体磋商，必将获得成效。大致同时，伦敦来的一则电讯也证实了这第一批使人抱有希望的消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也倡议以他全部的威望来支持俄国关于延长期限的斡旋。另外，他正赶忙写出计划，想请德国、意大利、法国会同英国一起进行调停：这四大强国与冲突并无直接利害关系。这个计划经过周密考虑，当不致于遭到拒绝，因为在仲裁的会议桌上，双方势均力敌，各有其代表：德国、意大利一方可以维护奥地利的利益；法国、英国一方可以代表塞尔维亚和斯拉夫的利益。

但是，从十一点开始，恼人的征兆使地平线重新阴暗下来。首先有传言说，即使德国接受了爱德华·格雷先生的方案，但措词并不痛快，好象是表明它并不想干脆爽快地与别的强国一起进行调停。接着，人们十分惊愕地从刚从凯道赛回来的马克·勒瓦尔那里得知，奥地利不顾各方面的期待，已经断然拒绝俄国关于延长期限的要求，突然显得是自己招认了有侵略意图。

到了早晨一点左右，大多数的活动分子都已经走了，雅克又回到《人道报》社。

在入口的大厅里，加洛正从饶勒斯的办公室送两个社会党议员出来。他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内幕消息：就在今天，正当各国外交机构指望着柏林方面息事宁人的调解时，德国大使索恩先生刚刚回到巴黎，就到了凯道赛，向代部长比安弗尼·马丁先生宣读了德国政府的声明，出乎意料，文件的口气十分生硬，简直就是警告，甚至是个威胁。德国在这篇声明中无耻地宣称，它“从内容到形式都赞同”奥地利的照会，表示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门无需过问，并说冲突将只局限在奥塞双方之间，“任何第三国”都不应该介入争端，否则，“极其严重的后果实堪忧虑”。这

就是明确表示："我们确有决心支持奥地利；如果俄国干预，偏袒塞尔维亚，我们将被迫动员，那么，双方各自的联盟自行生效，法国和俄国就面临与三国同盟作战的危险。"索恩这个行动似乎一下子揭示了德国帝国主义这方面袒护一方、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恫吓意图，这确实是不祥的预兆。对于这种近乎挑衅的行动，法国会有什么反应呢？

加洛和雅克在入口的大厅里，雅克正要走，一扇门忽然打开，饶勒斯出现了。他额头上汗珠闪光，草帽戴在脑后，垂着肩膀，眼睛深陷在眉毛底下，短小的胳臂在腋下夹着一个装满稿件的公事包。他心不在焉地朝他们两人看了一眼，机械地回答了他们的招呼，用沉重的步伐穿过大厅，走掉了。

三 三

丰塔南夫人和但以理坐在棺材旁边两把椅子上，相守着过了一夜。珍妮听从哥哥的请求，去休息了几个小时。

快到早晨七点，姑娘来找他们，但以理走到母亲身边，轻轻碰碰她的肩膀：

"妈妈你来……珍妮待在这儿守着，我们去喝点茶吧。"

声调很温柔，但是坚决。丰塔南夫人把疲倦的面容转向但以理。她觉得坚持也没有用，心里想道："就利用这个时间告诉他我要到奥地利去的事吧。"她对棺材看了最后一眼，站起身来，顺从地跟在儿子身后走了出去。

早餐给他们摆在侧楼的那个房间里，珍妮就是在那里过夜的。窗户向花园大开着。看到亮晶晶的茶壶、黄油和蜂蜜都放在玻璃杯子里，丰塔南夫人的脸上不自觉地闪出天真的笑容。不

论什么时候，一天的开始，由孩子们陪着吃早饭，对于她来说，都是受祝福的休息和愉快的时刻。每逢这时候，她天生的乐观精神就恢复了。

“我真饿了，”她承认，一面走到餐桌旁。“你呢，我的儿子？”

她坐下去，机械地往面包片上抹黄油。但以理微笑着看她，在明亮的光线下，又看到母亲那双白净圆润的小手，从容地作这每天必作的动作，他心里充满了柔情。对于这动作的回忆一向跟他儿时的每天早上联系在一起。

在这丰盛的托盘前，丰塔南夫人纷乱的思绪有了联想，轻轻说道：

“在最近演习的时候，我时常想起你，我的儿子，你们吃得饱吗？……晚上，一想到你也许穿着雨水打湿的衣服，睡在稻草上，而我却在床上睡着，就觉得羞愧，再也睡不着觉了。”

他俯过身来用手按着母亲的手臂：

“你想的都是什么，妈妈！正相反，在军营里待了那么多月，打打仗玩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开开心……”一面说着，一面俯身摸摸戴在她手腕上的金镯子。“另外，你知道，”他又接着说，“当士官的，在演习的时候总是可以在老百姓家里找到床铺的。”

这话说得有些冒失，他回忆起宿营期间偶然遇到的几次好运气，心里暗暗有些发窘。丰塔南夫人凭锐敏的感觉，模模糊糊发觉了，她故意不去看儿子。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她怯生生地问道：

“你得在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八点钟……我的假半夜十二点到期，可是我只要明天早晨点名的时候在场就可以了。”

她想，葬礼至少一点半才能完，他们在两点以前回不了家，

跟但以理一起的这最后一天真是太短了……

好象他也想到了，说道：

“今天下午，我得出去，有件事非办不可……”

从声调里，丰塔南夫人感觉到他瞒着点什么。但是，她却误会了这秘密的性质，因为他的声调正象以往那样躲躲闪闪，有一点过于满不在乎。以往，晚上，跟母亲一起在壁炉前待了一个钟头，他就站起身来说：“对不起，妈妈，我跟同伴们有约会。”

他隐隐约约感到了母亲的猜疑，想马上消除误会。

“是去兑换一张支票……路德维希森给的一张支票。”

这是实话。他不愿意不把这笔钱留给母亲就离开巴黎。

她却好象没有听见，还照往常的习惯静静地小口呷着滚烫的茶，不把杯子放下，眼睛里迷迷蒙蒙有一层轻微的水汽。她想到但以理就要走了，心情沉重。这一瞬间，她忘了马上就要举行的葬礼。然而，她没有理由抱怨。儿子最近几个月不在家，她那么难过，现在，他离家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到十月，他就会回到她身边。从十月起，他们又要开始三个人一起的生活了。一想到这个，宁静的前景就展现在她面前。她虽然不承认，热罗姆的死的确使他们的天地开阔明朗了。从今以后，她一个人守着两个孩子，更加自由了……

但以理带着关切担心的表情看着她：

“夏天这几个月，你们两人在巴黎打算干些什么呢？”他问着。

（因为需要钱，丰塔南夫人整个夏天把拉非特庄的别墅租给了外国人。）

“该在这个时候向他说我要出门的事了，”她想。

“不要担心，我的儿子……首先，为了清理那些事务，就够我

忙的……”

他打断母亲的话：

“我担心的是珍妮，妈妈……”

尽管他早已习惯了妹妹深藏不露的态度，但是珍妮这几天面容消瘦，目光狂热，使他吃惊。

“她的情况真是不太好，”他说。“她需要新鲜空气。”

丰塔南夫人把茶杯放回托盘上，没有回答。她也早已发现女儿的外貌有些异常的地方：有一种迷惘恍惚的神情，这是她父亲的死不足以解释的。但是，对于珍妮，她的看法跟但以理不同。

“这是个痛苦的性格，”她叹息道，又以感人的坦率口气说：“她不知道应该有信心……”

接着，她用谈到某些问题时那种稍显过于隆重的尊敬的口吻又说：

“你看，每个人都有他那一份内心的考验和斗争……”

“对，”但以理表示同意，但没有让她再说下去。“但是，无论如何，如果珍妮能在这个夏天到山里或者海边去住一些日子……”

“山也好，海也好，对她都没有用处，”丰塔南夫人显出性格温柔的人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时的那种执拗神气，摇着头，肯定地说：“珍妮并不是在健康上受到损害。对于她，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你相信我的话吧……每个人都得独自进行斗争，就象在注定的那天，每个人都得独自去死一样……”她想到热罗姆孤独的死亡，眼睛里又噙满了泪水。停了一会儿，她好象自言自语一样，低声说道：“独自一人，跟上帝在一起。”

“正是由于这些原则！……”但以理开始说，微微的怒意使他

的嗓音有些发抖。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又停住了嘴。

“由于这些原则？……”丰塔南夫人吃惊地问。

她看着儿子砰地一下关上烟盒，把香烟先在手背上轻轻敲敲，再放到嘴里。“完全是他父亲的动作，”她想。“完全是同样的手……”丰塔南夫人曾亲自从热罗姆的手指上把戒指摘下来，然后把他的手指永远交叉在一起。现在，但以理的无名指上戴着这个戒指，父子二人的手就更显得一模一样。这宽大的玉石使她痛苦地回想起那男性的、精致的手，如今只是活在她的回忆之中了。稍一想起热罗姆的音容笑貌，她就禁不住象二十岁那样心跳……然而，父子之间的酷似，一向一方面引起她温存的感情，同时也使她十分焦虑。

“由于这些原则？……”她又问一句。

“我只是想说……”他犹豫着说，同时皱起眉头，斟酌字句：“正是由于这些原则，你总是让……别人……听从命运安排，任其自然，而你不加干涉……甚至，当他们走的路显然错误的时候，甚至，当这种命运只能给他们的生活……以及你的生活，带来痛苦的时候！”

她受到痛苦的一击。但她不愿意理解，装出笑容说：

“你现在这是责备我不该让你太自由了？”

但以理也微笑了，俯下身，把手放在母亲的手上。

“我不责备你，也永远不会责备你任何事，妈妈，这个你知道，”他说着，眼里露出温存的神色。接着，他又带着不由自主的固执说：“而且你也很清楚我指的不是我自己。”

“哎，我的儿子，”她忽然反抗起来，“这样不好！……”儿子的话深深把她刺痛了。“你总是找机会指责你父亲！”

今天早晨，离葬礼只有几个钟头，这种争论特别不合时宜。

但以理感觉到了，他悔不该说了这些话。但是，因为说了而对自己不满意，这却又使他愚蠢地说出了更加严重的话：

“你说，可怜的妈妈，你只想为他辩护，你别的都忘了，甚至忘了他使我们陷入无可摆脱的困境！”

显然，她更有理由象但以理这样想，不过，她现在只想保护对于父亲的记忆，反对儿子的严厉态度。

“唉，但以理，你多么不公平！”她大声叫道，声音已有些哽咽了。“你从来不了解你父亲真正的天性！”人们越是为无法辩护的事申辩，就越是褊狭固执，她也正是这样，接着说道：“别人不能指责你父亲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他太豪侠仗义，太宽宏大量，也太轻信了，这样在生意里就不能成功！他的过错就在这里！他被坏人愚弄了，对他们，他没有关上门不理睬！他的过错就在这里，唯一的错处！我要证明这一点！他也许太不慎重，犯了‘令人遗憾的轻浮’的毛病，就象斯代林先生在我面前说的，不过如此！令人遗憾的轻浮！”

但以理不去看他的母亲，嘴唇颤抖一下，又微微地耸耸肩。但是，他克制住了，什么也没有说。就这样，尽管母子之间情意温存，也很想敞开胸怀谈一谈，却没有作到。刚一接触，各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就互相抵触，原来就有怨恨，甚至连静默都难以忍受了……他低下头去，一动不动，眼睛看着地面。

丰塔南夫人也不做声，一开始她就感到这是一次错误的谈话，再说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她本来想告诉儿子，对她丈夫的诉讼，会连累别人，好让但以理明白她是多么急于到维也纳去。但是，看到但以理态度这样生硬，令人生气，她就只有一个念头：为热罗姆开脱，这就使她本可以提出的到维也纳去的理由的效力更加减弱了。“算了吧，”她想。“我以后给他写信。”

难堪的静默持续了好儿分钟。

但以理转身看着窗户，眺望早晨的天空和树梢头，同时，装出轻快自在的模样抽着烟。但是，他母亲跟他自己一样，并没有被这假装的自然瞒过。

"八点了，"听到诊疗所的钟响，丰塔南夫人轻轻说。她捡起落在裙子上的面包屑，撒在窗台上喂鸟儿，然后，用平静的声音说："我要回那边去了。"

但以理站起身来。他为自己羞愧，感到内疚。就象每次一样，看到母亲那种盲目的母性的温情，他对父亲的怨恨就会增长起来。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总是促使他去刺伤那过于宽容的爱情……他扔掉纸烟，忸怩地微笑着走到母亲身边，静静地弯下身去，就象往常一样，吻着她的额角上头发根的地方，那头发已过早地变白了。他的嘴唇吻惯了那个部位，鼻子嗅惯了她皮肤温热的气息。母亲微微仰着脖子，用两只手掌捧着他的脸。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向他微笑，直视着他的眼睛。她那目光和微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好象在说："一切都已经忘掉了。原谅我刚才神经质，你自己对你给我的痛苦也不要介意。"他非常了解这沉默的语言，有两次垂下目光，表示同意。她挺起身子，他搀着她站了起来。

她什么也没有说，扶着他的手臂，下楼去到地下室。

他给她打开门，让她自己进去。

迎面扑来混合着地窖凉气的玫瑰花香，那花在棺材上已经枯萎了。

珍妮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手放在膝盖上。

丰塔南夫人坐在女儿旁边原来的座位上。从挂在椅背上的手提包里拿出《圣经》，随意打开。（至少，她把这叫做随意，实际

上，这本书脊已经破裂的旧书总是向她呈现她经常从中汲取营养的那些语句。)她读道：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直到他象雇工完毕他的日子①……

她抬起眼，出了一会儿神，然后把书放在膝间的裙子上。她小心翼翼拿起《圣经》，打开又合上，那姿势是她独有的，既虔诚而又表现出感激。

她完全恢复了平静。

三四

昨天晚上，雅克看到饶勒斯登上一辆出租汽车，在夜色中消失之后，就去找那帮喜欢夜间活动的活动分子，他们时常在巨觥咖啡馆留连到深更半夜。费多街的这间咖啡馆专为社会党人保留的一间厅堂，有一个门可以从院子里出入，卖零座的地方关了门之后，这间厅堂还开着。争论非常激烈，一直吵到很晚。到了早晨三点钟他才出来。时间这么晚，他没有勇气再回莫伯尔广场，就在交易所广场附近一个下等旅馆找了一个落脚处。刚一上床，他就沉沉睡去。这人口稠密的地区早晨的喧闹都没有能把他吵醒。

① 见《圣经·约伯记》第十四章。

他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

匆匆梳洗过后，他走到街上，买了几份报纸，跑到大道上一家咖啡馆门前的露天座位上读了起来。

这一回，报界下决心告警了。卡约的审讯已经退居第二版。各报都在头版用大标题宣告局势的严重，称奥地利的照会为“最后通牒”，奥地利的行动为“无耻挑衅”。《费加罗报》一星期以来每一期都全文登载卡约案件审讯的记录，今天却在头版用大字宣布：《奥地利的威胁》，整整一版都用来报道外交紧张局势，上面的标题令人不安：“要打仗了吗？”半官方的《晨报》以好战的口吻说：“法国总统访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奥塞冲突的可能性。双重联盟①绝不是出其不意而订立的……”克列孟梭在他的《自由人》报上写道：“自从一八七〇年以来，在欧洲战争的冲击还从来没有这样迫在眉睫，波及的范围将是不可估量的。”《巴黎回声报》报道了索恩先生前往凯道赛访问的经过，说：“奥地利敦促投降之后，德国又来威胁了……”在《最后消息》一栏用这样的警告来作为结束：“如果塞尔维亚不退让，战争可能在今晚就爆发。”当然，这只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但是，有谁可以保证限制住战火的蔓延呢？……饶勒斯在他的社论里，并不掩饰他所谓的“维持和平的最后机会”就是指塞尔维亚蒙受耻辱，屈辱地接受奥地利的要求。从《报刊摘要》来看，外国的报纸也同样悲观。这天是七月二十五日，规定给塞尔维亚的限期还不到十二小时了，整个的欧洲（根据两周以前雅克从维也纳收集来的奥地利将军的预言），突然在惊慌之中惊醒了。

雅克推开堆在桌子上的报纸，喝掉凉了的咖啡。看了报纸只

① 指法俄、法英的联盟。

不过知道了一些他已经知道的事，但是，普遍一致表示不安使报上有了新的悲剧性的调子。他待在那里，神情沮丧，看着一群群的工人职员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还象每天一样，跑到上班的地方去，只是脸色比平时严肃，手里拿着一份打开来的报纸。他觉得一阵昏眩，孤独感压得他不能忍受。他忽而又想到珍妮，但以理，想到今天上午要举行的葬礼。

他赶快站起来，朝蒙马尔特的方向走去。他想走到当古广场，到《绝对自由报》报社去。他急于置身在战斗的气氛中。

有十来个打听消息的人已经到凯道赛。人们激烈地评论左派各报的态度。《红帽报》用第一版刊登俄国罢工的消息。对于大多数的革命者来说，彼得堡工人大规模的骚动其重要性是俄国保持中立的最可靠保证之一，也就是说，保证把冲突局限在巴尔干范围内。《绝对自由报》所有同人都同意批评"国际"的软弱，指责"国际"的领导人与本国政府妥协。现在不正是猛烈出击的时候吗？不是应该千方百计，在其他国家也掀起罢工，在同一时刻束缚住欧洲各国政府的时候吗？这是掀起大规模起义的唯一机会，不仅可以排除当前的威胁，还能把革命提前数十年！

雅克听着他们的争论，迟疑着不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俄国工人罢工虽是武器，却能得到两方面的结果：罢工固然能够打击参谋部的好战意图，但也能使处于困境的政府突然得到机会转移目标，借口有战争危险，宣布戒严，用无情的镇压来扑灭人民的起义。

当他走到皮加尔广场时，大钟上时针正指着十一点整。"十一点了，上午我要干什么来着？"他自问，他已经忘了。星期六，十一点……他忽然觉得不安，竭力回想。丰塔南家的葬礼？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去参加……他低着头，走着，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个样子，不好见人……没有刮胡子……确实，混在人群里还罢了……这儿离蒙马特尔墓地这样近……只要我决心去，找个理发店，只要五分钟……跟但以理握握手，也是尽了礼……也是尽了礼，反正，碍不着我什么事……”

他已经在用眼睛找理发店的招牌了。

当他到达墓地的时候，门口的看守对他说灵车已经过去，并且告诉他该去的方向。

穿过一座座坟墓，不一会儿，就看见一小群人站在一个狭小的祭台前面：

丰塔南家

他从背影上认出了但以理和格雷戈里。

寂静中响起牧师嘶哑的嗓音。

“上帝对摩西说：‘我与你同在！’所以，罪人啊！甚至当你走入黑暗之谷时，也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雅克绕了一圈，想从正面看看参加葬礼的人。但以理裸露的额头正被太阳照着，高出别人以上。在他身旁，有三个女人，都戴着黑面纱，显得一样。第一个是丰塔南夫人。那两个里面，哪一个是珍妮呢？

牧师站着，头发蓬乱，眼神恍惚，手臂威胁似地举着，斥责那在刺眼的光线下放在墓穴边上的黄木棺材。

“可怜的，可怜的罪人啊！你的太阳在日暮之前就沉落了！但是，我们并不把你当作毫无希望的人而哭泣！你离开了人们可见的领域，但是，我们物质的眼睛看不见的，只是你可憎的物

质的虚幻形式！如今，你遍体光辉，被召唤到基督身旁，去作光荣伟大的侍奉！你在我们之前，达到了圣灵降临的欢喜！……在这里的兄弟们，都来到我身旁祈祷吧，以耐心来坚定你们的心灵！因为基督的降临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亲近！……我们的父，我把我们的灵魂交付在你手中！阿门。”

现在，几个人抬起棺材，摇摇晃晃，吊在绳子上不磕不碰地放下去。丰塔南夫人由但以理扶着，俯身向着张开大口的墓穴。她身后也许是珍妮？在尼科尔·埃凯旁边？……然后，三个女人由殡仪馆的一个职员领着，小心地走向等候在路上的一辆挂丧纱的车。她们登上车后，这车慢慢地走远了。

但以理独自一人在小径的尽头站着，闪闪发亮的军帽夹在胳臂底下。他的样子很有气派，颀长瘦削，风姿翩翩，从容自如，虽然一直保持着肃穆的神态，他接受着缓缓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们的吊唁。

雅克观察着他。只要这样远远地对他望着，就会象以前一样，感到一阵温暖而又沁人肺腑的热情。

但以理认出了雅克，一面跟别人握手，一面不时转眼看他，又惊奇又感动。

“谢谢你来，”他说，又犹豫了一下：“我今天晚上动身……如果能再看到你一次，我会多么高兴！”

在朋友面前，雅克想到战争，想到突击部队和第一批牺牲者……

“你看报纸了吗？”他问。

但以理看看他，不太明白。

“报纸？没有看，怎么了？”接着，他尽量用不显得太坚持的声调问道：“你今天晚上不到东站去送我吗？”

"几点钟？"

"九点三十的火车……我九点在车站小吃部等你，好吗？"

"我一定去。"

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握握手。

"谢谢，"但以理轻声说。

雅克走远了，头也没有回。

三 五

整个上午，雅克有很多次暗自琢磨，安托万对于政治局势恶化会有什么反应。他曾经模模糊糊地希望在丰塔南的葬礼上遇到哥哥。

他决定快些吃午饭，然后到大学街去。

"先生还在吃饭，"雷昂一边说，一边领雅克向饭厅走去。"不过，我刚送去了水果。"

雅克一进门，就看到伊萨克·斯图德勒、儒斯兰和年轻的鲁瓦正跟哥哥一起在桌上吃饭，不禁气恼。他不知道他们每天在这儿用午餐。（是安托万坚持要这样，因为对于他来说，在上午到医院上班，下午给病人看病之间，用这个方法可以保证每天跟他的这几位合作人联系；而对于他们——这三个单身汉来说，这样能节约时间，经济上也颇得便宜。）

"你来吃饭吧！"安托万说。

"谢谢，我吃过了。"

他围着大餐桌走了一圈，握了握每人伸出来的手。坐下之前，他问大家：

"你们看报了吗？"

安托万没有回答，先打量了一会儿弟弟。他的目光仿佛是承认："也许是你说的有道理。"

"看了，"他思索着回答。"我们都看报了。"

"从开始吃饭起，我们就没有谈过别的事，"斯图德勒一边摸着黑胡须，一面说。

安托万警惕着，不想过于表现出心中的不安。整个一上午，他感到一种暗中的烦恼。他需要在周围有个安排妥帖的社会，正象他需要家里面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切物质方面的问题都有一批勤勤恳恳的人圆满解决了，不要他操心。制度上的某些毛病他愿意容忍，议会的某些丑闻也可以勾销不提，正如他对雷昂的浪费和克洛蒂尔德占小便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命运不应该比配膳室或是厨房的日常安排使他费更多的心。一想到政治动乱会妨碍他的生活，威胁他的工作计划，他就受不了。

"我不觉得应该过分害怕，"他说。"我们见过的多啦！……然而，显然，报纸今天早上发出了出人意料的军刀的声音……使人相当不愉快……"

马尼埃尔·鲁瓦听到最后一句话，向安托万抬起他那长着一双黑眼睛的年轻的脸：

"军刀的声音，主任，国境线以外也会听到的，必定会吓坏那些贪得无厌的邻国！"

低着头吃的儒斯兰，抬起脸来看看鲁瓦，然后，继续做他的事：他小心翼翼地用叉尖和刀子剥开一个桃子。

"说不准呀，"斯图德勒说。

"不管怎样，有可能，"安托万说。"也许曾经有这种必要。"

"什么！"斯图德勒说。"威慑政策总是危险的。更多的时候是

把对手惹恼，而不是使对手瘫痪。我特别觉得政府让你说的那种……军刀的声音四处传播，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很难作到为负责人士设身处地着想，”安托万沉着地说。

“我要求负责人士首先是谨慎持重的人，”斯图德勒继续说下去。“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是第一个不慎重，使人相信这种态度已经变为必要的，这是第二个不慎重。让公共舆论深信我们受到战争威胁，甚至深信……可能爆发战争，对于和平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雅克不说话。

“照我来看，”安托万又说，并没有看弟弟，“我完全了解，一个部长，他即使作为一个人谴责战争，但是作为部长，就不得不采取某些咄咄逼人的措施。这就是因为他在台上。一个人置身于国家领导地位，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如果他有现实感，如果他觉得邻国确实奉行威胁政策……”

“姑且不用说，”鲁瓦打断他的话，“人们不能设想一个政治家会只凭个人感情用事，就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战争！领导着一个在棋盘上占有一定位置、据有领土的一个国家，一个殖民帝国，就非有现实的眼光不可。即使是最有和平意向的总理，一旦行使职权，就必须立刻看到，如果没有一支使人敬畏的强大军队，不时可以发出军刀的声音，国家就不能保存它的财富，就不能免除邻国对它领土的觊觎，哪怕只是为了提醒世界上其余的人们这个国家确实存在也好；”

“保存它的财富，”雅克想道。“说到点子上了！保存自己所有的，一有机会就把邻人的也霸占过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部政治——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个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国家为了争夺市场、领土和港口；仿佛人类的活动除了

竞争之外，就没有别的规律了……”

“不幸的是，”斯图德勒说，“不管明天局势会怎样演变，您的那个军刀的声音总会对法国的内外政策发生极其可悲的后果……”

说这话时，他向雅克俯过身来，好象要询问他的意见。他的眼珠射出一种颓丧而又使人惶惑的目光，几乎使人不得不转过眼睛。

儒斯兰又抬起头来，看着斯图德勒，然后，依次看看每个人的脸。他长着金黄头发的人那种脸，又细致又温柔。长长的鹰钩鼻子显着苦相，嘴巴又薄又长，很容易显出微笑，眼睛也是长长的，有些古怪，浅灰颜色。

“不论怎样，”他心不在焉地轻声说，“你们似乎全忘了，战争，没有一个人喜欢！没有一个人！”

“你敢保证吗？”斯图德勒问。

“只有几个老家伙，”安托万让步说。

“几个充好汉爱吹牛的危险的老家伙，”斯图德勒又说，“他们知道，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胡说，在后方不冒任何危险……”

雅克插嘴了，安托万注意到了他那谨慎的态度。“危险的在于，差不多全欧各国的统治机构都操在这些老家伙手里……”

鲁瓦看着斯图德勒笑道：

“哈里发，你是不怕新思想的，你可以先发制人宣布这样的想法：一旦总动员，所有各级超龄兵先去打仗，所有的老头儿都上前线！”

“已经不会这么蠢了，”斯图德勒小声说。

静默了一会儿，这时，雷昂端上了咖啡。

"然而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几乎准能避免战争，"斯图德勒阴郁地说。"一个彻底的办法，在欧洲完全可以实现。"

"这是……"

"要求公民投票！"

只有雅克点头表示赞同。

斯图德勒受到鼓励，继续说下去：

"我们这些普选制的民主国家，宣战权却交由政府施行，岂不是不合逻辑、荒谬已极吗？……儒斯兰说：'没有一个人喜欢战争。'的确，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再有权力违反大多数公民正式表达的意志，决定或者接受战争！当事关人民生死的时候，我们要说的至少是，只有征求人民自己的意见才合理，并且人民的意见非征求不可。"

他只要一激动，鹰钩鼻子的鼻翅就抖动起来，红斑使颧骨变暗了，在马一样的大眼睛里，连眼白也微微充血。

"这一点也不是想入非非，"他接着说。"只要各国人民迫使政府在宪法里加上几句修正条款就是了：非经全民表决，并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多数通过，不得发布动员令，不得宣战。为了永远阻止新的战争爆发，这是唯一合法，并且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在和平时期，必要的时候，我们以多数把一个奉行黩武政策的人选进政府——法国就是这种情况。喜欢玩火的冒失鬼总会有的，但是，如果在动员的前夕这个人不得不征求授予他权力的那些人的意见，他决找不到任何人同意他有权宣战！"

鲁瓦静静地笑着。

安托万站起来，碰碰他的肩膀。

"给我一根火柴，我的小马尼埃尔……关于这一切，你有什么想法？你的报纸会说些什么呢？"

鲁瓦向安托万抬起他那明亮的、好学生似的眼睛。他继续笑着，脸上有点挑战的神气。

安托万转身向他弟弟解释道："马尼埃尔是《法兰西行动报》的忠实读者。"

"我也每天读《法兰西行动报》。"雅克一面说一面打量那年轻医生，鲁瓦也同时打量着雅克。"那里有一批出色的辩论家，编制一些时常无可指摘的推论。不幸的是，至少照我看，所依据的材料总是虚假的。"

"您这样想吗？"鲁瓦用鼻音说。

他还在微笑，带着大胆和自负的神气，好象不愿降低身份来与外行谈论他一向记在心里的问题。他那神情好象是孩子要保守什么秘密似的。从他的目光里，时而闪过傲慢的神色。然而，好象雅克的评论使他决心摆脱慎重的态度，他向安托万迈了一步，突然说：

"主任，我承认，关于法德关系的问题，我早腻味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背着这个包袱背了四十年了！够了。如果需要打一仗才能解决，好吧，管他，干吧！既然非走这一步不可，还等什么呢？已经不可避免，拖下去有什么好处？"

"还是拖下去吧，"安托万微笑着说。"把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这就很象和平啦！"

"我宁愿一劳永逸给予解决。因为，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这就是战争之后，无论我们战胜还是战败——我们战胜还是很可能的，反正问题总是解决了，不是这样解决就是那样解决了，法德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又变得庄重地接着说，"何况，在目前情况下，一次大流血对我们大有好处。四十年腐败的和平无助于振作国家的士气！如果必要以战争为代价来振作起

法兰西的精神的话，谢天谢地，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毫不计较地牺牲自己的！”

他说话的声调里，丝毫没有吹牛虚夸的痕迹。鲁瓦的真诚十分明显，大家都感觉到了。他们面前的这个人，坚持自己的信念，随时可以为了他所认为的真理而献出生命。

安托万站在那里听着，嘴上叼着烟卷，眯起眼睛，什么也不说，只是用温情、严肃、略带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这年轻人。勇敢总是使他高兴的。然后，他又盯住燃着的香烟头，看了一会儿。

儒斯兰走到了斯图德勒身边，用指甲被酸烧黄了的食指碰了好几下哈里发的胸膛：

“您看，说来说去总是回到明科夫斯基①的这个区别上来：精神调谐的和精神分裂的，接受生活的人和拒绝生活的人……”

鲁瓦高兴了，大笑起来：

“那么，我就是精神调谐的了？”

“对，而哈里发，他是精神分裂的，你们两个人都永远不会变。”

安托万向雅克转过身来，微笑着看看表说：

“精神分裂患者，你不忙吧？……到我的工作间来一会儿吧……”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鲁瓦，”他打开小书房的门，闪开身让弟弟先进去。“他的性格健全，为人豪爽……是个正直的人……当然也有些狭隘，我同意，”看见雅克表示保留的沉默，他接着说。“你坐下吧，抽支烟吗？……我想他有点让你生气吧？你得认识他，了解他。他的气质基本上是公正光明的，喜欢肯定。他总是

① 明科夫斯基（1864—1909），立陶宛数学家。

果断愉快地去接受现实和既成事实，不愿接受分析思考的好处，虽然他并不缺乏批判精神——至少在他的工作中，他是有批评精神的。但是，他出于本能，不愿意怀疑，而怀疑是束缚人手脚的。也许，他这种态度并没有错……在他看来，生活不应该是知识性的辩论。他从来不说：'应该怎么想？'他总是说：'应该怎么干？怎样有效地行动？'他的乖戾，我看得很清楚，但这只不过是年轻人的缺点，将来会消失的。你注意到他的声音了吗？有时候，还象个大孩子似的，正在换嗓子，于是，他就加强音量，想显出成年人那样浊重的音调……"

雅克坐下来。他听着，但没有表示同意。

"我更喜欢另外那两个人，"他承认说。"我觉得你那个儒斯兰尤其叫我喜欢。"

"嗳！"安托万笑着说，"这个人呀，他永远生活在童话里。真是个发明家的气质。他把整个的生活用来梦想一些介乎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事物。有他这种思想的人，在这种半真实的领域中，象他那样的有智慧的人有时候就能够发现一些什么。这家伙已经有了些发现了，其中有的甚至还很重要。等我们有工夫，我可以对你讲一讲……鲁瓦谈起他来，常常说得很有趣。他说：'儒斯兰只希望看到长着三条腿的小牛，如果有一天，他乐意看到一头正常的小牛，他还以为发现了奇迹，到处喊叫：你们知道，也有四条腿的小牛！'"

他把两条腿翘在长沙发上，交叉起双手，枕在后颈窝底下。

"你看，我给自己组织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班子……三个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在精神上能够取长补短……你以前就认识哈里发了？他对我的用处可大了，他的工作能力不同寻常。他是个特殊的天才，这家伙！甚至可以说他的特点就是有天分。同时

他还有力量，又有分寸。他不费什么劲，就什么都理解；新得来的知识马上在他脑子里，简直可以说是预先准备好的框子里占上了位置。所以，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混乱。不过，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无法确定的东西，也许是从他那个种族来的……我说不大清……他的思想好象不完全象是出自他本人，与他真正合为一体。真是奇怪极了。他使用脑子仿佛不是使用属于他自己的器官，倒象是使用一件工具，从别处来的、别人借给他的工具……”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面看表，接着，懒洋洋地把腿从沙发上放下来。

“他还算看过了报纸呢！”雅克想。“他难道不明白战争威胁的严重性？或者，他这样说，是为了避免对话？”

“你往哪个方向走？”安托万起身问道，“要不要我用汽车送你一程？……我要到凯道赛……到外交部去。”

“哦？”雅克很奇怪，并不想掩饰他的惊奇。

“我得去看吕梅尔，”安托万不等他问，就解释道。“嗳，不是去谈政治……我每隔一天都得在这个时候给他打针。通常是他到这里来，可是今天，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忙不过来，没法离开办公室。”

“他对时局怎么看法？”雅克忽然问。

“我不知道，我想问问他……晚上你再来，我转告你好了……或者，你愿意陪我去吗？我跟他只待十分钟，你在汽车里等我。”

雅克心动了，考虑了一会儿，点点头。

安托万出门之前，锁上了写字台的抽屉。

“你知道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干什么了吗？”他轻声说。“我找

到了我的军籍簿，看看我的动员证……"他不笑了，用平静的声调说："到贡比涅……并且是动员的第一天！……"

兄弟俩沉默着交换一下目光。犹豫了一会儿之后，雅克郑重地说：

"我敢肯定，从今天早上起，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象你这样做了……"

"可怜的吕梅尔，"他们下楼的时候，安托万说。"干了一冬天，他太累了，近几天本来应该去休假，但接着——也许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贝特罗要求他放弃假期。他来找我，要我帮他坚持下去。我就开始为他治疗，希望能见效。"

雅克并没有听他说话。他发现，今天，不知为什么，他对安托万重新产生了充满热情的兄弟情谊，但也夹杂着些苛求和不满。

"唉，安托万，"他发自本心地说，"只要你更好地了解一下那些苦难的人，群众和人民，你就会……大不一样了！"（他的声调仿佛是说："你就会更好……跟我更亲近……我就会更爱你……能够爱你该多么好……"）

安托万在前面走，忽然生气地转过身来：

"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吗？在医院里工作了十五年！你忘了，十五年来，每天早晨三个小时，我除了看人之外不干别的……看各个阶层的人：工厂的工人，郊区的居民……我作为一个医生，我看见的都是赤裸裸的人，痛苦把所有的虚伪外表统统剥去了的人！你以为这种经验不如你吗？"

"不！"雅克怀着固执的恼怒想道。"不，这不是一回事。"

二十分钟以后，当安托万从部里出来，向雅克坐着等他的汽

车走去时，满脸忧虑的神情。

“里面可热闹，”他咕哝着。“各个部门人来人往，疯了似的……驻各国的大使馆纷纷打电报回来，……他们焦急万分地等着塞尔维亚将于今晚提出回复的文本……”他没有回答弟弟无言的询问，只问道：“你现在到哪儿去？”

雅克差一点说出：“去《人道报》。”但是他只说：“去交易所广场。”

“我不能送你了，我要晚了。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送你到歌剧院广场。”

刚一坐下，安托万又说：

“吕梅尔看上去很烦恼……今天上午，他们在部长办公室，对德国大使馆送来的半官方备忘录进行汇总，备忘录上说，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照会并不是最后通牒，只是一个‘必须短期答复的要求’。这在外交术语中，好象有许许多多含义：一方面，德国力图减轻奥地利这个行动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奥地利不会拒绝与塞尔维亚谈判……”

“居然到了如此程度？”雅克说。“居然相信这样的诡辩？”

“此外，由于塞尔维亚好象准备几乎是毫无争议地投降，总的来说，今天上午人们还抱着一些希望。”

“可是？……”雅克不耐烦地问。

“可是，刚才，人们得知塞尔维亚动员了三十万人，塞尔维亚政府怕贝尔格莱德离边境太近，不愿待在那里，准备今晚迁都到国家中部去避难。从这些迹象来看，人们倾向于断定塞尔维亚的答复不会照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是投降，认为塞尔维亚有理由预防突然袭击……”

“那么法国呢？是不是想采取行动，是不是想首先采取什么

措施？”

“当然，吕梅尔不便全说。但是按我所得的印象来看，今天在政府成员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表现得非常坚决，如有必要，就公开加紧准备战争。”

“又是恫吓政策！”

“吕梅尔还说——人们也感觉得很清楚，今天的口号就是这样：‘在现在的局势下，法国和俄国只有表现出不顾一切，才有可能遏制中欧两个帝国。’他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国后退，那就会爆发战争。’”

“当然，他们每人私下都这样想：‘只要我们表现出威胁态度，万一战争仍然爆发，我们作好了战备，仍然有优势！”

“也许是吧，我倒觉得这很正确。”

“可是，”雅克大声说，“中欧帝国方面大概也是这样推论的！那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斯图德勒说得对：好战政策是最最危险的了！”

“应该把责任交托给那些专职人员，”安托万神经质地下了结论。“他们当然比我们更明白怎么办最合适。”

雅克耸耸肩，不作声。

汽车驶近了歌剧院。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安托万问。“你留在巴黎吗？”

雅克做了一个含含胡胡的手势：

“我还不知道……”

他已经打开了车门，安托万又拉住他的胳臂：

“你听着……”他迟疑着，斟酌词句：“你知道——或者你还不知道——现在，每隔一星期的星期日下午，我招待几个朋友……明天，三点钟，吕梅尔要来打针，他答应在我这里留一会

儿，哪怕只一会儿时间，跟大家聚会。如果你愿意见他，欢迎你来。在目前局势下，他的谈话可能很有用。”

“明天，三点钟？”雅克模棱两可地说。“也许，可以……我尽量来……谢谢。”

三 六

在《人道报》社，人们知道的并不比雅克从安托万和吕梅尔那里得到的消息更多。

饶勒斯到罗纳省出差了二十四小时，去支持他的朋友马里于斯·穆泰竞选。在这严重的时刻头头不在家，在编辑中间引起了些混乱，但整个的气氛还算乐观。人们等待着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倒也不太焦躁不安。估计塞尔维亚在列强的压力下，会表示出相当和解的样子，使奥地利没有任何借口说自己受到了冒犯。人们认为德国社会党对法国社会党一再重复的保证有很高的价值；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好象是取得了真正一致的谅解。另外，还不断传来国际和平运动继续发展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各地反对战争威胁的行动日益增强。欧洲各国社会党积极交换意见，要采取坚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进行预防性总罢工的设想好象越来越有眉目了。

雅克正从斯特发尼的办公室出来，就遇见了来打听消息的穆尔朗。就时局谈了几句之后，这位老革命家把雅克拉到一个角落里：

“你住在哪儿，小家伙？你知道，这时候，保安警察把鼻子到处伸……热尔韦刚遇到麻烦，克拉博尔也一样。”

雅克不是不知道他在杜尔纳沿河大街的那个房东很可疑。

虽然他自己的证件都符合规定，他还是不怎么乐意跟警察局打交道。

“听我的话，”穆尔朗劝他，“不要再等，今天晚上就搬家。”

“今天晚上?”

完全可以办到。现在刚敲七点半，跟但以理约会在九点。但是搬到哪儿去呢?

穆尔朗有个主意。《旗帜报》有个同志，是管跑外发行的，刚巧要走，一个星期不在家，他的房间租了一年，在汝尔街一座公寓的最上一层，离中央菜市场不远，在圣厄斯塔什门前面，是一所安静的老房子，没有理由列入警察局的名单。

“我们上那儿去，”穆尔朗说。“只有几步路。”

那个同志正在那儿，问题当场解决了。不到一个钟头以后，雅克拿着他的轻便行李来到这里。

当他来到东站时，时钟指着九点过几分。

但以理在小吃部门外等着他。一看到雅克，就向他走来，他显得有些为难。

“珍妮在这里，”他立刻说。

雅克的脸涨红了，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模模糊糊说了一声：“啊……”刹那间，脑中闪过好几个互相矛盾的计划。他扭过头去，掩饰他的慌乱。

但以理以为他在找珍妮。

“她在站台上，”他解释道。接着，他好象道歉似的说：“她要送我上车……把我们的约会告诉她不太好，她就不敢来了。我刚刚告诉她。”

雅克镇定了下来。

“那我走了，”他赶忙说道，“我只是想跟你握手道别……”他

微笑着说："现在握过手了，我就走了。"

"啊，不！"但以理说。"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他立刻又说："我看报纸了。"

雅克抬起了眼，但是没有说什么。

但以理问道："如果打起来的话，你怎么办呢？"

"我吗？"（他摇摇头，仿佛是说："说起来话就长了。"）

静默了一会儿，他终于鼓起最大的希望，肯定地说：

"不会有战争的。"

但以理仔细地端详着他。

"我不能把正在酝酿的事全告诉你，"雅克又说，"但是，相信我说的话。我说的话是算数的。在全欧人民各阶层中，舆论已经沸腾，各国社会党力量已经联合起来，所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肯定它的权威可以把人民投入战争。"

"是吗？"但以理低声问，显然不太信服。

雅克把眼睛低下一会儿，整个局势突然展现在他面前，仿佛图画一般明晰。他极为清楚地看到各国社会党分成两股势力：左派激烈反对政府，加紧影响群众，试图达到起义的目的；而右派，那些改良主义者，相信使馆的效力，极力与政府合作……他突然觉得害怕，产生了怀疑。但是，他又抬起了眼睛，接着说下去，他那确信的声调毕竟使得但以理十分感动：

"对！……我想，你还不了解'工人国际'目前的实力！一切都已预计到了，完全准备好进行顽强的抵制。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到处……只要有一点打仗的意图，马上就会掀起总起义！"

"也许，这比战争还可怕，"但以理怯生生地说。

雅克的脸色阴暗下来。

"我从来不主张暴力，"停了一会儿，他承认。"然而，在欧洲大战的可能性和预防性起义的可能性之间，怎么能够犹豫呢？……如果为了阻止荒谬地屠杀几百万人，必须有几千人死在街垒上的话，在欧洲，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会跟我一样，毫不犹豫……"

他心里在想："珍妮在干什么呢？如果她哥哥迟迟不去，她会来找的……"

"雅克，"但以理忽然叫道，"你答应我……"他不敢想下去，停了一下。"我为你害怕，"他结结巴巴地说。

"他比我危险一百倍，但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雅克想着，心里很感动。他强作笑容地说：

"我再说一遍，不会有战争的！……只不过时局也许会很紧张，我希望这一回，人民终于理解这警告……如果你愿意，我们找一天再谈谈……现在，我走了……再见。"

"不！不要走。为什么这样急？"

"有人……等着你，"雅克勉强小声说，同时，用手胡乱朝车站里面一指。

"你至少得送我上车，"但以理忧伤地说。"你要跟珍妮打个招呼。"

雅克浑身一抖，感到措手不及，呆呆地注视着他的朋友。

"来吧，"但以理说着，友爱地拉住他的胳臂，从袖口边饰里面掏出一张票。"我已经替你买好了站台票……"

"我不该让他拖着走，"雅克想。"这真可笑……应该拒绝，应该走开……"但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殷勤，促使他跟着他的朋友走。

大厅里挤满了军人、旅客、推行李的小车。这是星期六下

午，对很多人是假期的开始。一大群喧嚷欢快的人拥挤在进口的门前。他们两人走到站台的栅栏门那儿。在宽大的玻璃棚架底下，烟雾腾腾，吵吵嚷嚷。在一片喧闹声中，人们匆匆忙忙向四面八方走去。

"在珍妮面前，不要提一句战争的事，"但以理对着雅克的耳朵说。

少女远远地就望见了他们，但很快地转过身去装作没有看见。她觉得嗓子发干，脖子发硬，感觉到他们走近了。终于，她的哥哥碰了碰她的肩膀。她还有气力转过身来，装出吃惊的样子。但以理看到她面色苍白，很惊奇。也许是因为疲劳，要与哥哥分别，心里难过的缘故吧？也可能是因为穿着黑衣服，衬托得面色苍白了？

她眼睛不看雅克，只是微微点头打个招呼。可是，当着哥哥的面，她不敢不伸出手来。她断断续续地说：

"我走了，让你们俩在这儿。"

"不要，不要这样！"雅克赶快说。"应该我……况且，我也不能留在这里……十点以前，我得到……很远……河左岸……"

在他们旁边，车厢底下，火车在尖声地放汽，说话声都听不到了，一团没有颜色的水汽包围住他们。

"好吧，再见，老朋友，"雅克说着，碰了碰朋友的胳臂。

但以理的嘴唇动了一下，他是在说话吗？一丝勉强的微笑掀起他嘴唇的一角；帽檐遮着的眼睛闪闪发光，眼神却显得伤心失望。他紧紧握着雅克的手。接着，他忽然弯下身子，笨拙地搂住他的朋友，吻了他一下。这是他们平生的第一次。

"再见，"雅克又说了一遍。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脱开身，向珍妮看了一眼表示道别，点点头，向但以理忧郁地笑

一笑，然后走开了。

但是，当他穿出车站的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使他在人行道旁停住脚步。

在苍茫的暮色中，电灯照耀下的广场展现在他眼前，广场上不断有车辆驶过。这是两个世界的分界。在那边，斗争的生活等待着他，已准备好再次控制他，同时，还有他的孤独；而只要他留在这边，留在车站上，就可能有另外的前途。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也不愿意弄清楚。他只是觉得，穿过这个广场，就象是拒绝命运提供的好机会，永远放弃了某个美妙的机缘。

他觉得两腿发软，身体倦怠，迟疑着不作出决定。很多运行李的空货车，靠墙摆成一排。他找了一辆坐下来。为了考虑吗？不是，他又麻木又焦躁，已经不能思考了。他弯着背，两手垂在膝间，帽子扣在后脖颈上，眼睛看着地面，粗声呼吸着，什么也不想。

也许——如果没有偶然性的话，他会一直待在那儿，一直不动，然后，等他休息好了，振作起精神，再去适应那狂热的生活节奏。他也许会到《人道报》社去，了解塞尔维亚答复的原文……这样，一个可能出现的世界就会永远在他面前关闭了……但是，偶然性来干预了；有个搬运队的人来要车，雅克站起来，看看那个人，又看看表，然后，异样地微笑起来。

仿佛是不情愿地屈服于偶然的冲动，他不慌不忙重新进了车站，买了一张票，穿过大厅，回到发车的站台上。

三七

到斯特拉斯堡的快车还没有开，列车尾上行李车的三盏灯

一动不动地放着光。但以理和珍妮已消失在人群中，看不见了。

九点二十八。九点三十。站台上，乱哄哄的人群象旋涡一样动荡起来。最后几扇车门砰砰地关上。机车鸣笛。在弧光灯苍白的光线下，一团团浓密的水汽升上玻璃天棚。灯火辉煌的车厢前后相接，抖动一阵，嘎嘎吱吱响了起来，又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雅克停住脚步，眼睛盯住车尾的行李车；它还没有动，忽然，摇晃起来。那三盏红灯远去了，显露出了铁轨。慢慢地，载着但以理的火车在黑暗中消失了。

“现在怎么办？”雅克想，真诚地以为自己对下一步要干什么还有些犹豫。

他已经走到站台的尽头，眼看着快车开走以后，人群向他涌来，朝出口走去。一张张面孔从电灯底下走过，刹那间显出生气，接着又消隐在黑暗中。

珍妮……

雅克远远认出来她了，他第一个动作是想逃走，躲起来。但羞愧并不是他心中最强烈的感情，他反而迎了上去，想挡住她的去路。

她径直向他走来，脸上还带着离别的忧伤。她走得很快，什么都没有看见。

突然，在两米远的前面，她发现他了。雅克看到受到这个打击她的脸皱紧了，睁大眼睛，露出惊骇的光，就好象那天晚上在安托万家一样。

最初，她没有想到他有那么大的胆子在那儿等她，以为是偶然耽搁了留在那儿的。她唯一的想法就是转过眼睛去，避开他。但是，她被人流裹住了，不得不从他面前走过。她感觉到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于是明白了他是专为了她而站在那儿的。她走到

跟前来，他机械地摘下帽子。她没有回答他的敬礼，低下头去，踉跄了一下，赶紧从前面的旅客中穿过，直向门口走去。她克制住自己不跑，心里只有一个目标：用最快的速度逃开，混到人群里，钻到地铁，藏到里面去。

雅克转过身来一直盯着她看，身子却站在原地不动。“现在怎么办？”他又一次想。必须打定主意，这一分钟是决定性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她丢了！”

他赶快跟过去。

旅客、搬运夫、运行李的小车堵在路上，他不得不绕过蹲在行李上的一家人，然后，又撞到一辆自行车的轮子上。等他再用眼睛寻找珍妮，她却已经不见了。他绕来绕去地跑了一阵，又踮起脚来，用惊慌的眼睛在那一片活动的背影中搜寻。终于，仿佛奇迹一样，在向出口挤去的一群人中，他认出了黑纱和瘦削的肩膀……不要再把她丢了……紧紧盯住她！

但是，她还在前面，有段距离。当他被人群困在原地前进不得的时候，看到珍妮穿过栅栏门，走过大厅，向右拐弯，朝地铁走去。他急不可耐，用肘弯推开人群，到了栅栏门，走下通往地下的阶梯。她在哪儿呢？忽然在台阶下面看到她。他几个箭步，赶上了。

“现在，怎么办？”他再一次问自己。

他已经在她身边了，前去跟她交谈吗？他又迈上一步，正好到了她的身后。这时，他气喘吁吁地叫她的名字：

“珍妮……”

她本来以为已经逃开了，这叫声却象一棒突然打在两肩当中，使她摇晃了一下。

雅克又叫了一声：

"珍妮!"

她好象没有听见,还是走得飞快。恐怖催着她快走,但是她的心非常沉重,好象在梦里背着背不动的重负,逃也逃不掉……

走廊尽头,她前面往下又是一个楼梯,几乎没有人。她奔上去,也不管是什么方向。正中间有一道栏杆,把楼梯拦成两半。在下面,她看到通往站台的门,检票员正在检票。她用激动的手在手提包里掏。雅克看见了这个动作。她有票,但是他没有!没有票,人家就不让他过转门;如果她走到进站台的门,就再也追不上她了!他不再迟疑,冲上去,赶上了她,超到她前面,转过身来,突然拦住了去路。

她明白自己被逮住了,两腿发软,但是她对抗着,打量着他。

他在那里站着,挡在路当中,头上戴着帽子,脸涨得通红,肆无忌惮的眼睛直瞪瞪的,模样象个歹人,不然就是疯子……

"我想跟您谈谈!"

"不要说了!"

"不,要说!"

她看着他,一点没有露出恐惧的神情,她的浅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流露出来的只是愤怒和鄙视。

"您走开!"她用压低的、气喘而又嗄哑的声音叫道。

他们面对面站着不动,待了一会儿,激动得昏眩了,互相仇恨地对视着。

然而,他们堵住了狭窄的通道,几个匆忙的旅客低声抱怨着,从他们中间挤过去,又惊讶地回过头来。珍妮察觉了,顿时任何办法都没有了。与其继续出丑,不如让了步吧!……他是最强的。雅克如果要向她解释什么,她是不会逃避的。但是,至少不

要在这儿，被好奇的人的眼光注视着！

她忽然一转身，从原路返回去，急急忙忙上了楼梯。

雅克跟着她上去。

他们很快出了车站。

“即使她叫住一辆出租汽车，或是跳上电车去，我都跟着她，”雅克想。

广场上灯火通明，珍妮勇敢地走进几辆汽车中间里去，他还是跟着，几乎撞上一辆公共汽车，听得见司机的咒骂声。他眼睛只盯着那逃开的身影，连危险都不顾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样自信。

她终于走上人行道，转过身来。他还在后面，就在几米开外，她逃不掉了，她打定了主意。现在，她甚至希望能当面说出对他的蔑视，好了却这桩事。但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在这么多人中间……

这个地带她不熟。有一条林荫大道通到左面，行人熙熙攘攘。她不加选择地走向那边。

“这是上哪儿呢？”雅克想。“真可笑……”

他的感情起了变化；惶惑和怜悯代替了刚才那种恶意的激动。

忽然她犹疑了一下。左面又有一条狭小的背街，很僻静，一座大楼的阴影盖满了整个街面，她毅然走了进去。

他要干什么？她感觉到他追上来了。他要说话了……她竖起耳朵，绷紧神经，准备着只要他说出第一个字，她就要转过身，尽情发泄她的怒气。

“珍妮……我请您原谅……”

她就是没有预料到这句话！……那谦卑的、悲怆的声音……

她以为自己要昏过去了。

她停住脚，一只手扶着墙，好大一会儿，她没有动，气也不喘，眼睛闭着。

雅克也不往前走了，摘下了帽子。

“如果您需要我离开您……我马上就走，一句话也不再说。我保证……”

她听见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您要我走吗？”他又小声问。

她心里想：“不要。”但是，突然，面对着她自己，她又不知所措了。

没有等她回答，他又低声重复了几次：“珍妮……”声调是那样温柔，那样充满同情而又胆怯，不啻是最温存的爱情倾诉了。

她没有弄错。在阴影中，她偷眼瞧瞧那焦急而又坚决的面孔，一阵幸福的感觉哽住了她的喉咙。

雅克再次问道：

“您要我离开吗？”

但是声调跟刚才不一样了；他现在肯定她不会不听他说话就把他赶走。

她微微耸耸肩，出于本能，脸上又现出轻蔑冷淡的神色。只有这样的表情才能把她的高傲再维持一会儿。

“珍妮，您让我说……我得说明白……我请求您……说完了，我就走……我们到教堂前面的街心花园去吧……在那里，您至少能坐下……可以吗？”

她感觉到雅克坚持的目光盯在她身上，比他的声音更使她慌乱。因为他好象已经决心把他的秘密都说出来！

她没有力气回答。可是，好象是迫不得已才顺从似的，她用

僵硬的姿态离开墙，挺着身子，眼睛直视前方，迈着梦游似的步子向前走去。

他在她旁边，沉默着，微微靠后一些，在少女的身后，时而飘散着一股几乎觉察不到的清香，他在夜晚的暖气中吸着，又激动又悔恨，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只是在这天晚上，他才终于愿意对自己承认，自从珍妮再度出现在他面前，后悔和卑屈的感觉，要求得到宽恕和爱情的渴望，在暗中是多么使他痛苦。把这些都对她说吗？她不会相信的。他以往只知道对珍妮表现狂暴和粗鲁……任何东西也永远不能抹掉这不合时宜的追逐对珍妮的冒犯了！

三 八

他们走上在圣樊尚·德·保罗教堂门廊前面的那个平台式的街心小花园里。下面，在拉斐特广场上，只有不多几辆车驶过。这里完全没有人，却沐浴着宁静安详的灯光，这样，这个地方一点也没有秘密的气氛了。

雅克领头向最亮的凳子走去，她由他带着。她自己坐了下去，显出下了决心的样子——但这从容是装出来的，因为她两腿发软，已经支持不住了。虽然在他们周围有城市的喧闹，她却觉得被包围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雷声隐隐的昏暗死寂之中，有什么严重的、可怕的东西在盘旋，某种不取决于她、甚至或许也不取决于他的东西，要突然爆发了……

“珍妮……”

这人声对她来说是个解脱。它是安静的，这个声音：那么温柔，几乎是善良的。

他早把帽子扔在板凳上了，他挺身站着，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在说话，在说什么呢？

“……我从来也没有能够把您忘掉！”

一句话涌到珍妮嘴上：“撒谎！”但是，她没有说，眼睛看着地面。

他又用力重复一句：

“从来没有。”然后，停了一会儿，这段时间显得很长，接着，他用更低的声音说：“您也是这样！”

这一次，她不禁摇摇手，表示不同意。

他悲伤地继续说：

“不！……您以前恨我，对，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也恨我自己那时的行为！……但忘却，没有，我们在暗中不停地彼此维护着。”

她发不出一点声音，然而至少不要让他误会她的沉默，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否定地摇摇头。

他忽然走近她跟前：

“您显然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也不存这个希望。我只要求您了解我，相信我说的这句话。我直视着你的眼睛，对您说：四年前我离家出走，是非这样不可！我扪心自问，那时确实没有别的选择！”

说到最后几个字，他不由自主感到痛快、自由，嗓音震颤起来了。

她还是不动，坚定的目光盯着沙地。

“我这几年有了多么大的变化……”他做了一个含含胡胡的手势，又说。“唉！我不是想向您隐瞒，想什么事都瞒您。正相反，我最深切的愿望，是能把一切都告诉您，一切……”

“我什么都不问您!”她叫道。她说这句话,又用了那种斩钉截铁的声调,使她显得难以接近。

静默。

“这一刻,我觉得您离我多么远,”雅克叹息着说。过了一会儿,他又用使人生不得气的单纯态度倾诉:“可是,我觉得我离您这么近,这么近……”

他的声调又显得热情、感人……珍妮忽然又觉得害怕了。她发现自己一个人晚上跟雅克待在这么荒僻的地方。她一挺身想站起来逃走。

“不,”雅克说着,专断地用手一拦。“不要走,您听我说。做了那些事情以后,我本不敢走到您的身旁。但是现在,您在这儿,您就在这儿。七八天以来,由于偶然,我们又相逢了……唉!但愿您能看得出今晚我内心深处的思想就好啦!在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这四年的出走已经不算什么,甚至……——我要说的话太奇怪,甚至我给您引起的那些痛苦!对,这一切,跟我现在的感觉比起来,都不算一回事……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再也算不上什么,珍妮,再也无关紧要,因为,您在这儿,并且我终于能够和您说话了!您不可能想到那一天,在我哥哥家里,当我又见到您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想法……”

“还有我心里!”她不由自主地想。但是此刻,她只是为了谴责自己的软弱,同时又否认自己的软弱,才想到这几天的混乱心情。

“您看,”他又说,“我不愿意向您撒谎,我对您说话象对我自己一样:一个星期以前,我显然不敢明说:在这四年当中,我不停地想着您。也许我以前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现在我明白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我总是那么痛苦,那么深刻

地怀念着，就象一个伤痕一样。这就是……就是因为没有您，我思念您。我自己切下了我的肢体，任何药物都不能使它结疤。现在我才看清楚了，自从您在我生活中有了一个位置以来，我内心突然有了光明，所以，现在我看清楚了！”

她听不清。她完全陷入昏乱，血管跳得脑子里嗡嗡作响。她周围的一切：树木，房屋，都变得模糊了，都在摇晃。但是，当她把头抬起来一会儿，目光碰到雅克的视线时，她还能够直视他的眼睛，毫不示弱。她的沉默，她的表情，她头部的姿势都仿佛在说：“您什么时候才不这样折磨我呢？”

在这胜似有声的静寂中，他又说下去：

“您不说话，我猜不透您想什么。但是，这反正一样。对，真的，您怎么看待我，对我几乎都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您肯听我说，我就一定能说服您！明显不过的事难道还能否认吗？不论是早还是晚，不论是早还是晚，您終会明白的。我觉得自己有力量，有耐心，能重新征服您……在我整个的童年，我的世界是围绕着您转动的，我对自己前途的设想只能是跟您的前途在一起——尽管您不情愿，尽管您象今天晚上一样，不情愿。因为，您一向对我有一点儿……严厉，珍妮！我的性格，我的教养，我的粗率，我身上的一切您都不喜欢。多年以来，我向您接近，您对我却只有一种反感，这就使我更加笨拙、更加讨厌了，是不是？”

“真是这样，”她想。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几乎不在乎，您的反感……就象今天晚上一样……比起我心中的感情来，那能算什么呢？比起这样强烈，这样执着……这样自然，这样专一的感情来，多年以来，我不能、也不敢给这种感情一个真实的称呼……”他的嗓

音颤抖了，喘着气："您记得吗……那个美丽的夏天……我们在拉非特庄过的最后一个夏天！……难道您还不知道那个夏天对我们有命中注定的作用，而且我们逃脱不开这个命运？"

提起每个回忆，都引起其他的回忆，珍妮心乱如麻，禁不住又想逃走，不再听他讲下去。然而，她继续听着，一个字也没有漏掉。她也象他一样，喘着粗气，集中力气控制住呼吸，为了不露出真实的思想。

"当两个人之间，珍妮，有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这种互相的吸引，这种默许，这种无限的希望，那么，哪怕是过去四年，十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不会消逝……不会，这一切不会消逝，"他又急迫地说下去，声音更低，好象倾诉内心的机密："只能使我心中的感情增长，使它牢固地生了根，而我自己却不知不觉！"

她觉得内心的最深处受到了触动，好象他剥开了一个痛处，一个他自己都几乎没有觉察的遮盖着的伤口。她微微仰起头，手扶住长凳，挺直手臂，好支撑起上身。

"您永远是那个夏天的珍妮，我感觉到我不会弄错。是原来那个珍妮！象往日一样地孤独。"他犹豫了一下，又说："象往日一样地不幸！……我也一样，孤独，象往日一样孤独……唉，珍妮，双方的孤独，四年来，各自都绝望地隐藏在黑暗之中的两个人的孤独！突然之间，遇到一起，现在，完全可以……"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十分激动地说：

"您记得九月的最后一天吗？我象今天晚上一样，鼓足全部勇气向您说：'我得对您说说。'您还记得吗？快到中午的时候，在塞纳河的河岸上，我们的自行车在面前的草地上放着……正好象今天晚上一样，只有我在说话……正好象今天晚上一样，您什

么都不回答……但是您来了，您听我讲，也象今天晚上一样……我那时猜想，您同意我的话……我们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我一住嘴，我们就马上分手了，甚至没有互相看一眼……啊！这静默多么严肃，多么悲伤！但那是闪耀着光辉的悲伤——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这一次，她忽地一挺身：

"是这样……"她叫道。"可是三个星期之后！……"

她哽咽一下，这句话又憋回去了。但是，她不自觉地也是在自己的眼前用愤怒掩饰她的眩晕。

听到这一声责难，承认爱情的责难，雅克直到现在心里残存的畏惧或者疑虑都一扫而光了。强烈的喜悦使他十分兴奋。

"唉，珍妮，"他用颤抖的嗓音又说，"还有一件事，我突然出走，我也要对你说清楚……嗳，我不愿意寻找什么借口。我是忽然发了疯。可是当时，我非常不幸！我的学习，我的家庭生活，我的父亲……还有别的……"

他想到吉丝。今天晚上，就可以谈到吗？……他仿佛是沿着一座悬崖，摸索着前进。

他用很轻的声音又说：

"还有别的……我要把什么事都告诉您。我愿意对您真诚，完全真诚。这是多么困难呀！说到自己的时候，不管怎样努力，总也说不出完全的真实情况……两次离家出走，需要打破一切，获得自由，这多么可怕，就象疾病似的……我一生中，都向往着安定，宁静！我总觉得受着别人的制约。我如果能逃出他们的掌握，就可以在别处，远离他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会终于得到这种宁静！但是，听我说，珍妮，今天，我敢肯定，在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治好我的病，使我安定下来，这就是您！"

她又一次转过身来，用同样激烈的声调说：

“四年前，难道我拦住您了？”

他觉得他碰上了永远在她身上存留着的什么僵硬的东西。就在以前，当这两个不同的天性好象暂时调协了的那种不多的时刻，他也总是碰到这种神秘的生硬态度。

“真的……但是……”他犹疑了一下：“让我大胆地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一直到那个时候，您又做了什么来拦住我呢？”

“啊！”她一下子想道，“当时，我如果知道他要走，我一定会试着做点什么的！”

“您要明白，我不是想减轻我的过错！不，我只是要说……”（他微微的笑容，温柔的声调，好象预先为他所说的话请求原谅了。）“我从您那儿得到了什么？那么少！……只不过有时候不那么严厉地看我一眼，对我的态度不那么不可捉摸，不那么保留。有时候，流露出一点儿表示信任的一句话。仅此而已……但是，却有那么多次，吞吞吐吐，反反复复或干脆拒绝！是不是这样的？您曾经给过我哪怕是一点儿鼓励，足以抵消促使我奔向未知前途的那种病态的冲动吗？”

她天性正直，不能否认他责备得有道理。于是，这时她反倒轻松起来，因为她也能够责备自己了。但是，他过来坐在她身旁，她又突然挺直了身子。

“我还没有把全部的真实情况都告诉您……”

他用异样的、焦虑的声调小声说出这句话。语气那么郑重，同时又那么坚决，她不禁发起抖来。

“我怎样才能向您说明白一件这样的……但是我今天，一点儿，一点儿秘密都不想保留……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中，有另外一个人。一个高雅的、可爱的人……吉丝……”

她觉得一把尖刀刺到心里。可是，他自发地承认了这件他本来不必承认的事，她又万分感动，连痛苦也几乎忘掉了。他什么都不瞒她，她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信任他！她感到一阵喜悦，直觉地觉得快到解脱的时刻，终于可以放弃这不近人情的、使她感到窒息的抵御态度了。

而他，吉丝的名字来到嘴边的那一瞬间，他不得不压抑下一声异样的呼唤，一种他以为早已在他心里熄灭的混乱的温情，但这只持续了一刹那，灰烬底下最后的火焰，也许就是等着在今天晚上可以终于熄灭了。

他继续说下去：

“我对吉丝的感情，怎么说呢？语言会使它走了样儿……是一种不自觉的、表面上的吸引，主要是从儿时的回忆产生的……不，这么说还不够，我什么都不愿否认，对于过去的事，我不应该不公正……她是我在家里仅有的愉快，她是天性优美的人，您知道……她那幼小的心灵，热情，充满了献身精神……她本来就应当象我妹妹一样……可是，”他接着说下去，每句话的结尾，嗓子都象堵住一样，“我必须告诉你真实情况，珍妮：我当时对她的感情，已经完全不是……兄妹之情。已经根本不……纯洁了！”他停住嘴，然后，用非常轻的声音说：“对您，我那时是用一种兄妹之情、一种纯洁的感情来爱的。我爱您，就象爱一个妹妹一样……象爱一个妹妹一样！”

回忆起这些事，是这样的伤心，今晚他的神经突然支持不住了。一阵无法预见、也无法抑止的啜泣涌上他的喉咙。他低下头，两手捂住脸。

珍妮突然站起来，走开一步。雅克这样出乎意料地表现出软弱，使她震惊，也使她慌乱。她第一次自思自忖，一直到现在，

在她对雅克的不满之中，是不是有所误会。

他本来没有看见她站起来。当他发觉她离开了凳子，以为她要把他丢下，自己走开。然而，他却没有动，弯着身子继续哭泣。这一瞬间，莫非他直觉地感到在一种半自觉半狡黠的双重性中，可以利用一下这些眼泪？

她没有走远。她还在那里，不知所措，又害羞又骄傲地僵立着，但是，怜爱的心情使她发抖。她绝望地跟自己斗争着，终于迈出一步离开雅克。她在她膝盖那么高的地方看到雅克垂下的头，双手捂着。于是，她笨拙地伸出胳臂，手指轻轻碰碰那颤抖的肩膀。她还没有来得及后退，他就抓住她的手，把姑娘拉到他面前。然后，他把额头轻轻地靠在她裙子上。这接触好象把她烫了一下。一个内在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最后一次警告她：她正沉向一个可怖的深渊，她不该爱，不该正巧爱上这个人……她浑身抽搐，强自支撑，却没有后退。她怀着恐怖和快意，接受那不可避免的事实，接受她的命运。现在，任何东西也不能再把她拉出来了。

他伸出双臂，好象要拥抱她，但只是用两手攥住她那两只戴着黑手套的手。就着她现在让他抓着的手，他把她拉向凳子，强使她再坐下来。

“只有您……只有您能够给我内心的平静，这种心境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今晚我在您这里找到了……”

“我也是这样，”她心里想。“我也是这样……”

“也许已经有人向您说过他爱您，”他又说。嗓音很低沉，但是珍妮觉得那音量刚好够她听到，一直沉入她心底，扰动了她的心，使她觉得又快意又慌乱。“但是，我敢肯定，任何人不能带给您象我这样的感情：这样深刻而又久远，永远新鲜，经得起一切

考验！”

她还是不说话，激动万分，以至精疲力竭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越来越强地征服了她，而同时随着她接受他的爱情，他也越来越属于她了。

雅克又说：

“也许您爱过什么别的人？关于您的生活，我一点也不知道。”

于是，她向他抬起浅色的眼睛，显得惊异，非常明亮，使得雅克宁愿在这一刹那拿出一切代价抹掉他提出的问题，连记忆都不留。

他象发现什么无可争议的物理现象似的，用坚定而又天真的口气，干脆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象您这样被我爱过……”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道：“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都在等着今天这晚上！”

她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终于用雅克从来未曾听到过的，发自喉头的颤音轻声说：

“我也是的，雅克。”

她靠着长椅的靠背，一动不动，微微仰着头，睁大眼睛看着黑夜。在这一个钟头里，她比十年的变化都要大：确信为人所爱，这使她有了一个全新的灵魂。

彼此的肩膀和手臂都感觉到对方灼热的体温。他们都感到透不过气来，睫毛跳动着，心绪纷乱。他们沉默不语，为远离人群、为这寂静和黑夜吓住了，也被他们的幸福吓住了，仿佛这幸福不是争取得到的，而是向什么黑暗的力量投降了。

突然，在他们头顶上，在已经停顿的时间中，教堂的大钟发出执着的、一下下的钟声，充塞了整个空间。

珍妮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

“十一点了！”

“您不要离开我，珍妮！”

“妈妈要不放心了，”她难过地说。

他没有试图拦住她，他甚至感到一种奇特而又新鲜的快活，要为了她而放弃自己最热切希望的事，把她留在身边。

他们没有说话，肩并肩地走下台阶，一直走到拉斐特广场。走到人行道，一辆兜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在他们面前停下来。

“至少，让我送送你？”雅克说。

“不要……”

声调里带着忧伤，但同时也坚定而温柔。突然，好象是道歉似的，她向他笑了笑。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看到她笑。

“我在看到妈妈之前，需要自己待一会儿……”

雅克想：“没有关系。”他自己也很惊奇，竟然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同意这样分手。

她不再微笑了。她那秀美的面容上甚至显出烦恼的样子，好象在过于新鲜的幸福中，仍然保留着往日痛苦的印痕。

她怯生生地提出：

“明天？”

“什么地方？”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家里，我不出门，我等着您。”

他还是觉得有些惊奇，但马上又骄傲地想到，他们用不着瞒人。

“在您家，好……明天……”

她轻轻抽出由雅克紧紧握着的手指，点点头，钻进汽车里，

车马上开动了。

这时，雅克突然想道：

“战争……”

刹那之间，整个宇宙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温暖。他垂着双手，眼睛盯着那已经消失的汽车，心里与激烈的恐惧感在斗争。今晚笼罩着全欧的焦虑情绪仿佛就是等着在这时刻侵入他心中，因为他现在又没事可干，又只有一人了。

“不，不要战争！”他低声说着，握紧拳头。“要革命！”

为了这个占据了他整个生命的爱情，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崭新的、公正的、纯洁的世界。

三 九

雅克惊醒了。这个简陋的房间……他觉得脑子迟钝，在光线照射下眨着眼睛，等着恢复记忆。

珍妮……教堂前的街心花园……杜伊勒利公园……天快亮的时候，在奥塞车站后面，他暂时来落脚的小客店……

他打了个哈欠，看看表：“已经九点了！……”他感到疲倦，但还是跳下了床，喝了一杯水。在镜子里照了一下疲乏的脸，发着光的眼睛，他笑了。

昨晚大半夜都是在外面过的，快到午夜，不知怎的，来到《人道报》社前。他甚至走了进去，还上了几级楼梯。但是上了一半又转身下来了。珍妮走后，他在路灯下面把晚报上的电讯看了看，知道了最近的消息。他没有勇气再去听同志们的政治评论。要他中断早就想得到的休息，让时局的悲剧发展破坏今晚如此美丽的生活所给予他的愉快的信心……那不行！……于是，他在

暖和的夜里信步而行，脑子里嗡嗡作响，心里充满了欢悦。想到在这广大的夜巴黎，除了珍妮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幸福的秘密，他更觉得兴奋了。也许是生平第一次，他感到终于卸脱了他一向到处负荷着的孤独的重担。他向前走去，步伐迅速轻松，象在跳舞，仿佛只有跑的节奏才能表现他的快意。心里一直思念着珍妮，暗暗复述自己说过的话，这话的回声响彻他的全身，连自己声音最微小的起伏也在耳际回荡。珍妮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去，这样说还不够：她就活在他心中，占据了他整个的生命，使他超脱了他自己，使事物的面貌，甚至宇宙的意义都改变了，更加超俗了……很迟以后，他走到马尔桑楼附近，来到晚上也开门的杜伊勒利公园的这一个角落。这时候，花园里完全没有人，是个幽静的歇息的场所。他躺在一张长凳上。从草坪和池塘上，升起一股爽气，夹着牵牛花和天竺葵的香味。他生怕睡过去，他只愿永不中止地品尝这欣喜的滋味。他在那里停留了很久，一直到黎明升起了第一线光辉，这时，脑子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思想，眼睛一直看着繁星逐渐淡去的天空，一种博大、平和的情感涌入心里，那样纯洁，那样广阔，他记不起来以前曾达到过类似的境界。

刚从客店出来，他就去找报亭。七月二十六日星期日的各报，都在愤慨的标题下登载了哈瓦斯通讯社关于塞尔维亚答复的电讯，并且一致谴责索恩先生在凯道赛所做的威胁行动，口气的一致表明它们是奉了政府的命令。

印出不久的报纸，还是潮的，散发着油墨气味，只要看看这头版大字标题，就激起他心中的战斗意志。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为了更快地赶到《人道报》社去。

虽然时间还早，各个办公室却不同寻常地忙碌。加洛、帕热斯、斯特发尼都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了。

他们刚刚接到关于巴尔干时局发展的把人难住的确讯。昨天晚上，在最后通牒所规定的时间，塞尔维亚总理巴希契把塞尔维亚的答复交给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纪斯尔男爵。这个答复不仅是妥协的，简直就是一纸投降书。塞尔维亚接受了一切条件：同意公开谴责塞尔维亚方面反对奥匈帝国的宣传，并且把这种谴责刊登在塞尔维亚《政府公报》上，同意解散民族主义的团体“人民防线”，甚至从军队中裁去被认为有反奥嫌疑的军官，这照会只要求对于《政府公报》上文章的措词以及负责指控涉嫌军官的法庭人员组成给予一个补充说明。这个保留微不足道，不致使对方不满。但是，仿佛奥地利使团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断绝外交关系，使武力裁决不可避免。所以，还没有等到巴希契回到外交部，就接到纪斯尔的令人惊愕的通知，声称“塞尔维亚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奥方使馆全体人员随即于当晚撤离塞尔维亚领土。早在下午，为求谨慎起见，塞尔维亚政府已经在进行总动员的准备工作，同时也仓促撤出贝尔格莱德，将政府机关迁至克拉古耶伐茨。

这些事实的严重程度已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奥地利要打仗。

危险的局势完全没有动摇聚集在《人道报》社里的社会党人的信心，甚至反倒加强了他们对和平终将胜利的信念。加洛搜集的，有关“国际”活动的大量确实情报，更使这种希望有了根据。无产阶级的抵制运动在不断发展。连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斗争，他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预定将讨论欧洲局势，在议程中已置于首位。在巴黎，法国总工会近期将在

瓦格拉姆街各个集会场所举行一次大规模示威。总工会机关报《工会战斗》刚刚用大字刊登出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一旦战争爆发工人阶级应采取怎样态度的正式决议："无论何方宣战，劳动者定将毫不延缓，以革命的总罢工来回答。"还有，"国际"的欧洲领袖人物，经过不断的交换意见，这一周在布鲁塞尔的人民宫紧急集会，积极地为国际局的会议作准备——这个会议的确定目标就是把欧洲各国的抵制战争活动统一起来，采取集体的有效措施，立即使受到威胁的各国人民得到办法，以彻底的否决来反对政府的危险政策。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好兆头。

在日耳曼国家，反战的和平运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人们争相传阅今天早晨刚到的奥地利和德国反对派的最近几期报纸，加洛翻译了出来，并加了鼓舞人心的评论。维也纳《工人报》全文登载奥地利社会党刚刚发表的一篇庄严声明，毫无保留地谴责政府的最后通牒，并以全体劳动者的名义呼吁和平谈判："和平系于一发……我们全力反对战争，不能接受战争的责任！……"

德国也是这样，各左翼政党都行动起来。《莱比锡人民报》和《前进报》发表了激烈的文章，敦促政府公开指责奥地利的行为。社会民主党二十八日星期二在柏林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一份措词强硬的告全国公民书直截了当地说，即使巴尔干地区爆发了冲突，德国也应该严守中立。加洛认为昨天晚上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声明非常重要，他大声翻译了几段："奥地利帝国主义所挑起的战争狂热正准备把死亡和毁灭散布到整个欧洲。如果我们谴责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阴谋的话，那么，奥匈政府的挑衅更应该受到激烈的抗议。奥地利的要求粗暴已极，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从来未有的。这样的谋划只能

说明意在直接挑起战争。有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以人类和文明的名义坚决抗议战争贩子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德国政府向奥地利施加影响，以维护和平。"宣读的这一段话，在这一小堆人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雅克并不同意朋友们这样毫无保留的赞许。他觉得这个声明的口气还是经过斟酌的。他觉得遗憾的是德国社会党人甚至不敢公开提及两个日耳曼政府之间已经沆瀣一气。他觉得贝赫托德和贝特曼—霍尔维格这两个政府是商定了配合行动的。如果把这个推测公之于众，社会民主党就能激起德国各阶层的舆论来反对政府。他对于自己的观点十分确信，就相当尖锐地批评了他觉得的德国社会党所采取的过于持重的立场。(虽未明说，通过批评德国社会党，他也说到了法国社会党，特别是议员党团和《人道报》的社会主义者。近几天，他觉得这些人的态度往往畏首畏尾，太偏向政府，玩弄外交词令，太民族主义了。)加洛根据饶勒斯的看法，反对雅克的意见。饶勒斯的看法并不让人怀疑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定性以及他们反战活动的效率。然而，对于雅克提出的问题，加洛也不得不承认，按照由柏林得来的情报，社会民主党大多数上层领导人都认为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几乎已经不可避免，几乎准备支持威廉街的这种主张：必须把战争局限在奥塞边境地区。

"鉴于目前奥地利的态度，"加洛说，"以及它采取行动的方式——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考虑到的——把战火限于局部地区的主张既合乎情理，也切实可行：救不出来的由它烧掉，注意保护其余的东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防止冲突的蔓延。"

雅克不同意这个意见：

"只限于把冲突局部化，姑且不说其他，至少就暗含着同意

奥塞之间的战争，因而也就暗含着无形之中拒绝参加列强的调解行动。这就已经够严重的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只要打仗，即使是局部战争，都使俄国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让步，同意奥地利打垮塞尔维亚；或者为了塞尔维亚去打奥地利。很有可能，俄国帝国主义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显示自己的威望，觉得自己有权动员起来反对奥地利。你们当然明白，这样的话，事态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由于各个联盟的自动作用，俄国总动员，就是全面战争……那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德国只要坚持冲突局部化，就必然把俄国推向战争！和平的唯一希望也许正是相反，正是英国所要求的那样，不把冲突局部化，而是把它作为全欧的一个外交问题，让列强都直接参预，各国大使馆都致力解决……"

人们听他说，没有打断他，但他刚一住嘴，四处就提出反驳，每个人都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肯定说："德国要……""俄国决心……"好象他们都参预了各国御前会议的机密似的。

正当辩论越来越混乱的时候，卡迪约出现了。他从罗纳省来，他曾经陪同饶勒斯和穆泰到维兹去，刚下火车。

加洛站了起来：

"头头回来了吗？"

"没有，他下午回来，他在里昂待一下，他在那里跟一个丝绸厂厂主有一个约会……"卡迪约微笑着说，"嘿，我想这不是泄露机密……这个丝绸厂厂主是个社会主义工业家——是有这样的人——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好象是个大富豪……他愿意立即拿出他的一部分家产，捐给国际局，作为宣传费用！这很值得重视……"

"如果有钱的社会党人都能这样作，那就好了！……"朱姆兰低声说。

雅克浑身一抖。他盯着朱姆兰，眼光凝住了。

在屋子中间，卡迪约继续讲话，生动地叙述他旅行的见闻，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肯定地说："头头可真不同寻常！"他说饶勒斯在开会之前的一个钟头，接连知悉塞尔维亚如何投降，奥地利如何拒降，接着，断绝外交关系，双方动员了军队。饶勒斯慌忙登上讲坛。卡迪约说："这是他所作的最悲观的演说。"饶勒斯突然来了灵感，即席生动地描述了当代历史。他用报复的口吻，一一怒斥欧洲各国政府各自应负的责任。奥地利的责任在于，几次三番冒险，已经多次险些在欧洲燃起战火。今天，它的预谋已经非常明显，挑起与塞尔维亚的争执，目的不是别的，正在于以新的武力行动，巩固它的摇摇欲坠的君主制。德国的责任在于，开始几个星期内，没有限制和阻遏奥地利，反倒显出支持奥地利好战野心的样子！俄国的责任是顽固地执行向南方扩张的政策，多年来，希望发生一场巴尔干战争，巴尔干一打仗，它就可以借口维护俄国声望，进行干预而不冒过大的风险，向君士坦丁堡进逼，从而强占几个海峡①！最后，谈到法国，法国的责任是，由于它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由于它征服摩洛哥，就不可能反对别国进行吞并，也不可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和平事业。欧洲各国政界要人，各国外交人士都有责任，他们三十年来，一直在暗中致力于缔结人民生命所系的秘密条约，致力于缔结仅仅有助于各国政府进行战争阴谋和帝国主义征伐的危险联盟！"在我们面前，在和平面前，只有可怕的命运……"饶勒斯大声疾呼。"维持和平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无产阶级团结起一切力量……我是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说这些话的……"

---

① 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雅克漫不经心地听着，卡迪约刚一说完，他就站了起来。

进来了一个又高又瘦，看来体质孱弱的人，胡须和头发都是灰的，系着大花领结，戴一顶宽边呢帽。这是儒勒·盖德。

众人的谈话静了下来。盖德一到场，他那看透一切、带点尖刻的表情，还有那苦行者的面貌，总会引起一阵窘迫。

雅克又待了几分钟，背靠着墙。忽然，他象打定一个什么主意，看了一下表，点头向加洛告别，然后向门口走去。

在楼梯上，活动分子三五成群，走上走下，各管各的继续大声争论。楼底下，一个穿蓝色工装裤的老工人，手插在衣袋里，独自靠在大门的门框上，梦幻的眼睛看着街上过往的行人，用空洞的嗓音哼唱着一支古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歌曲（就是拉瓦肖尔① 在断头台底下唱的那支歌）：

> 如果你要幸福，
> 凭上帝的名义，
> 吊起你的所有主……

雅克经过那里，看了看站着不动的这个人。这张棕褐色的、皱纹纵横的脸，高高的秃顶，显得又高贵又平庸，又精明又衰竭，雅克觉得并不陌生。走到街上他才想了起来：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罗盖特街《旗帜报》社，他曾经遇见过这个人。当时穆尔朗对他说，这个老头儿是从监狱出来的，他因为在军营门口散发反对军国主义的传单而坐了牢。

---

① 拉瓦肖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于1892年5月11日被处决。

十一点了，模糊的太阳压在城市上空，热得就象要来一场暴风雨。从他醒来，对珍妮的形象的思念就象他的影子一样，一直忠实地陪伴着他，现在这个形象更加明晰了：苗条的倩影，肩膀上娇弱的曲线，在纱巾下面白皙的脖子……雅克嘴唇上显出幸福的笑容。肯定地，她会同意他刚才打定的主意。

交易所广场上，一群欢乐的年轻人骑车从他面前驶过。他们带着干粮，大概是到树林里去野餐的。他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向塞纳河走去。他一点也不忙。他要见安托万，但他知道哥哥在十二点以前不会回家。街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柏油路上洒过水，发出浓烈的气味。他低头走着，心不在焉地哼起来：

> 如果你要幸福，
>
> 凭上帝的名义……

当他走到大学街的时候，门房对他说：

“大夫还没有回来。”

他决定在门外散步，等着哥哥。他远远地认出了那辆汽车，开车的是安托万。他只是一个人，显得心事重重。还没有停车，他就看见了弟弟，把头点了几下。

“关于今天早上的消息，你有什么想法？”雅克刚走近车门，他就问，一面用手指指着车座上的五六份报纸。

雅克作了个鬼脸，没有回答。

“你上楼去吃午饭？”安托万建议。

“不，我只是对你说一句话。”

“就在人行道上？”

“对。”

“至少到车里来吧。”

雅克坐在哥哥的旁边。

“我来跟你说钱的事，”他马上用稍稍压低的声音说。

“钱？”安托万愣了一会儿，显得很惊奇。他马上接着说：“没问题，你要多少？”

雅克带着怒气，摆手拦住了他：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跟你说那封信，你知道的，父亲死了之后……关于……”

“遗产？”

“对。”

用不着说出这个字，他天真地松了一口气。

“你……你改变主意了？”安托万谨慎地问。

“也许。”

“好。”

安托万微笑了。他的模样让雅克很生气：那是一副以为看透了别人内心思想的预言家的神气。

“我倒不是责备你，”他又说，“那个时候你那样回答我……”

雅克打断了他的话：

“我只是想知道……”

“你的那份财产现在怎么样了？”

“对。”

“它在等着你。”

“如果我想……动用这笔钱，麻烦不麻烦？需要很长时间吗？”

“再简单不过了。你只要跑一趟公证人贝诺的事务所，要他向你报告一下他管理财产的情形，然后到我们的经纪人戎古瓦的

办事处去一趟，证券都存在那里，你把你的意图吩咐他就是了。”

“这事……明天能办妥吗？”

“如果必要的话……你那么急？”

“对。”

“好吧，”安托万说。他决不冒险提出别的问题。“只要通知一下公证人说你要去找他……今天下午你不是到我家来看吕梅尔吗？”

“也许……是的……”

“那么，这太好办了；我给你一封信，你明天亲自交给贝诺。”

“说定了，”雅克说着，打开了车门。“我走了，谢谢，一会儿我来拿信。”

安托万一面摘手套，一面看着弟弟走远：“多奇怪！他甚至没有问问我他的这一份数目有多大！”

他捡起那卷报纸，把车留在人行道边上，沉思着回到家里。

“有人来过电话，”雷昂对他说，眼皮也不抬。雷昂每次总用这含胡其辞的称呼来避免提到巴丹库尔夫人的名字，安托万也从来没有决定在这方面给他什么指示。“有人一再关照先生一回来就回个电话。”

安托万皱皱眉头。安娜总是这样不停地要他回电话，真是个怪毛病！……不过，他还是径直地走向小书房，到了电话机旁，把草帽推到脑后，垂着手在电话机前站了一小会儿，没有摘下耳机。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他刚刚扔在桌上的报纸，突然转身走了出去。

“去它的！”他小声说。

真的，他今天脑子里有别的事。

雅克跟安托万谈话之后，恢复了平静，只想去看珍妮了。但是，因为有丰塔南夫人，他不敢在一点半或两点以前到天文台大街去。

“她对她母亲说了些什么呢？”他想。“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接待呢？”

他在奥德翁戏院附近，进了一个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小饭铺，不慌不忙地吃了午饭。然后，为了消磨时间，他走进了卢森堡公园。

浓厚的云从西边涌上来，不时把太阳遮住。

“首先，英国不会行动，”他思索着，想到了在《法兰西行动报》上读到的一篇鼓吹武力的文章。“英国将恪守中立，观战，专等仲裁的时刻……俄国要准备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投入战斗……法国很快就会被击败……那么，即使是对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和平也是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样的文章简直是犯罪；不管斯特发尼说什么，这类文章的暗示力量是不容否认的……幸亏，在群众中间，也有非常强的保守本能，不管怎样，有惊人的现实感……”

广大的花园里，到处是阳光，阴影，树木，花草。孩子们在游戏。花坛的拐角处，有一条空凳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坐了下来。心焦意乱，不能集中思想，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欧洲，珍妮，梅奈斯泰勒，饶勒斯，安托万，还想到父亲的钱。听到宫堡的大钟敲了一刻，又敲了半点。他强制自己又等了十分钟，终于耐不住了，站起来，大步走去。

珍妮不在家。

这是雅克唯一没有料到的事。她不是说过吗？“我一整天都

不出门！”

他完全慌乱了，要门房对他解释了好几遍："夫人出门了，要有几天不在家……小姐送她上火车，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最后，他只得离开门房，茫然地走到街上。他的脑子乱得厉害，甚至有一会儿想到：在丰塔南夫人突然出走和珍妮昨晚回家之后可能对母亲承认了点什么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荒谬的假设……不对，只好等看到珍妮以后再弄明白了。他回想起门房说的那句话："夫人出门了，要有几天不在家。"那么，几天之中，只有珍妮一人在巴黎？这个有利的前景稍稍减轻了他的失望。

但现在怎么办呢？他早就把整个下午留了出来，一直到八点一刻——那时候，斯特发尼要把他介绍给在某个制冰厂支部中特别积极的两个革命者。一直到那时以前，他都没有事。

又想起了安托万的邀请，他决定到他哥哥那里去等，过一会儿再来珍妮家。

四〇

已经有六七个人聚集在安托万的大客厅里。

雅克走进来的时候，用眼睛寻找哥哥。马尼埃尔·鲁瓦走上前来告诉他：安托万马上就回来，现在他正跟菲利普大夫一起在诊疗室里。

雅克跟斯图德勒、勒内·儒斯兰和泰里韦大夫握了手。泰里韦身材不高，留着胡子，心胸开朗。从前，蒂博先生生病时，雅克曾经见过他。

一个大个子，还很年轻，精力充沛的脸相很象年轻时的波拿

巴，正站在壁炉前高声谈论。

"不过，"他说，"各国政府都用同样的声势，同样真诚的外表宣称自己不要战争。它们怎么不表现得不那么顽固，从而证明这一点呢？他们只大谈民族的荣誉呀，国家的威望呀，永不失效的义务呀，正当合理的要求呀……他们都好象在说：'对，我要和平，但是要一个对我有利的和平。'这种语言竟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气愤！因为每个人都跟他们的政府一样，首先热中于做一笔好买卖！……这就严重了。买卖是不能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没有互相让步，就不能维持和平……"

"他是谁？"雅克问鲁瓦。

"菲纳吉，眼科大夫，是科西嘉人……要我给您介绍吗？"

"不要，不要……"雅克赶紧说。

鲁瓦微笑着，把雅克拉到一旁，亲近地挨着他坐下。

鲁瓦熟悉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因为他曾一连好几个夏天在那里参加过划船比赛。他问雅克在干什么，雅克就谈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在从事新闻业。他决定谨慎一些，在这样的场合，不要毫无必要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他赶紧把话题转到战争上。这年轻医生的思想情况，从前些时听他说的看起来，引起了雅克很大的兴趣。

鲁瓦用指尖梳理着纤细的棕色胡子，一面说："我从一九〇五年秋天，就想到战争了！那时我才十六岁，刚参加了第一次中学会考，在斯塔尼① 学哲学……可是，就在这年秋天，我清楚地感到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有德国人的威胁。我的很多同学也都象我一样，感觉到了这个威胁。我们不希望有战争，但是从那

① 指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院。

时候起，我们都在准备着，仿佛战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

雅克扬起了眉毛：

“自然的？”

“确实，真是这样：有一笔帐要算。如果我们要法国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必须下定决心干。”

雅克这时看到斯图德勒很快地转过身，向他们走来，心里很是不快。他更喜欢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进行这小小的调查。他觉得对于鲁瓦，他有对立情绪，但一点也没有反感。

“如果我们要法国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斯图德勒用高傲的口吻重复一句，然后对雅克说：“还有比民族主义者的这种怪诞态度更叫人生气的吗？他们自称独占着爱国主义，总是试图用爱国主义的情感来掩盖他们好战的意图，仿佛战争的诱惑力归根到底就等于爱国的专利权似的！”

“我佩服您，哈里发，”鲁瓦挖苦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您那份耐心，我们更为敏感，不能再对德国的挑衅忍气吞声。”

“直到现在，不管怎么说，只是奥地利人在挑衅……并且，不是针对我们的。”雅克特别指明。

“那么，在轮到我们之前，您就甘心袖手旁观，听任塞尔维亚被日耳曼分子打垮？”

雅克没有回答。

斯图德勒冷笑道：

“这是维护弱者吗？……可是，英国人恬不知耻地掠夺南非金矿的时候，法国为什么不奋起支援布尔人呢①？布尔人难道不

---

① 这里指的是1899年至1902年进行的英布战争，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

是跟塞尔维亚一样弱小，一样值得同情的民族？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帮助可怜的爱尔兰？……您以为，为了得到完成这种美妙事业的荣誉，值得把全欧各国军队调动起来互相攻击吗？”

鲁瓦只是笑了笑，故意转身对雅克说：

“哈里发属于那种老实人，他们由于神经过敏，对于战争只是想些蠢事……绝对认识不到战争的实际。”

“实际？”斯图德勒打断了他的话。“是什么？”

“是许许多多的事情……首先，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种深深扎根在人心中的一种本能，要除去这种本能就非不顾损失地伤害机体不可。健康的人应该按照力量的大小去生活，这是人的规律……其次，对于人来说，是发展许多品质的机会，这些品质非同寻常，非常美好……而且，有益于健康！”

“是些什么品质呢？”雅克问道，尽量保持纯粹疑问的口气。

“嘿，”鲁瓦扬起了他小小的圆形的头，说道，“正是我最为重视的：男性的气魄，冒险的嗜好，对于义务的自觉，还有更为重要的，自我牺牲，为集体的、英雄主义的伟大行动，牺牲自己的个人意志……您难道不明白，对于一个年轻而锻炼有素的人来说，英雄主义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是的，”雅克干脆表示同意了。

“英勇无畏，那是一种美德，”鲁瓦继续说，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微笑，眼睛也发起亮来。“战争，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种宏伟的运动，尤其是高贵的运动。”

斯图德勒恼火了，低声说：“运动，它是要人的生命来作代价的！”

“那又怎么样？”鲁瓦说。“人类繁殖得不是太多了吗？只要必需，不妨每隔一段时间就这样来减少一下。”

“必需？”

“对于各国人民的健康来说，每隔一定的时候放一次血是必需的。和平时期过于长久，世界上会产生许多毒素，毒化人类的生活，需要把停滞不前的个体，清除出去。我觉得目前时刻，对于法兰西的国魂来说，甚至对于欧洲的精神来说，一次放血尤其必需；确实必需，如果我们不愿意西方文明沦入衰退和卑劣的地步的话。”

“所谓卑劣，照我来看，正是屈从于残酷和仇恨！”斯图德勒说。

“谁对您说到残酷了？谁对您说到仇恨了？”鲁瓦耸着肩反驳。“总是这些老生常谈，这些可笑的陈词滥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向您担保，战争决不意味着要求残酷，更不要求仇恨！战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它是超乎人的，它是民族间的冒险……一种美妙的冒险！纯洁状态下的竞赛！战场上正象运动场上一样，相打的人就是对立两队的对手。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对手！”

斯图德勒哈哈大笑，就象马嘶一般。他静立不动，端详着这年轻的角斗士，暗色的眸子胀大了，但没有什么表情，游动在乳汁似的眼白里。

“我有个哥哥在摩洛哥当上尉，”鲁瓦又温柔地说。“您完全不了解军队，哈里发！您想象不出青年军官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他们克己的生活，他们高尚的情操是怎样的！他们是勇敢无私，能为伟大理想而献身的活生生的榜样……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真应该到这所学校去学习！你们就会看到一个有纪律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那里的成员，都真正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集体，过着几乎是苦修的生活，在那里，不容许存在任何卑鄙的野

心！”

他向雅克俯过身来，象是叫雅克来作证。他用坦率的眼光盯着他。雅克觉得再保持沉默就太不应该了。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正确，”他开始说，斟酌着每个字的分量。“至少，殖民军中的青年军官是如此……另外，看到一些人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想，能够泰然自若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这种理想，这是最感人不过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些英勇的青年做了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他们诚心诚意地以为自己是献身给高贵的事业，其实，只不过是为资本效劳……您刚才提到摩洛哥的殖民地化……这个……”

“就是征服摩洛哥，”斯图德勒说得干脆，“这不是别的，就是一笔‘生意’，一个大规模要弄的‘手段’！……那些到那里去送死的人都是上当的傻瓜！他们一分钟也没有想到他们是为了掠夺而去当炮灰的！”

鲁瓦用满是火星的眼睛看了看斯图德勒，脸色发白，叫道：

“在我们这个腐朽的时代，只有军队还是一个圣洁的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里，保存着伟大和……”

“啊，您哥哥来了，”斯图德勒说着，碰了碰雅克的手臂。

菲利普大夫走进来，后面跟着安托万。

雅克不认识菲利普，但是经常听到哥哥谈他，就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长着一部山羊胡须的老大夫。他一跳一蹦地走上前来。过于宽大的细呢常礼服挂在他瘦削的肩膀上，好象稻草人身上的破衣。小眼睛闪闪发光，好象长毛猎犬的眼睛，藏在草丛似的眉毛下面，左右转动，从不盯在一个人身上。

分别进行的谈话都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依次走上前来，向

这位大师致意。大师淡漠地让他们握着他软软的手。

安托万把弟弟介绍给他，雅克觉得他那探究的目光在打量着自己，那目光的唐突无礼也许还隐藏着很大的胆怯。

“啊，您的弟弟……好……很好……”菲利普用鼻音一边说，一边咬咬下嘴唇，很感兴趣似的，好象他完全懂得雅克的性格和生活中最微细的部分都遵循着什么。

他的眼睛仍然看着这年轻人，马上说：

“听说您时常到德国去……我也是的。这很有意思。”

他一边说话，一边慢慢向前走，还推着雅克，终于，他们两个人走到一扇窗子旁边。

“不论什么时候，”他又说，“我都觉得德国是个谜……是不是？这是个极端的国家……无法预料的国家……在欧洲还有比德国人更倾向和平的人吗？没有……可是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血液里，就有军国主义……”

“但是，德国的国际主义也是欧洲最积极的，”雅克壮起胆子说。

“您是这样想的？行……这很有意思，这些……然而，跟我在这以前的看法相反，按最近几天的时局来看，好象是……在凯道赛，人们好象以为可以指望德国起调解作用，这梦还没有醒呐……您说德国的国际主义……”

“那当然……在德国，一旦置身于军界人士之外，就会发现一般人对军队和民族主义都相当不信任……德国的国际调解协会是一个极有生命力的团体，很多有名的德国资产阶级人物都参加了，比我们法国的各和平协会影响大得多……不应该忘记，德国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象李卜克内西这样激进的战士，曾经因为散发反对军国主义的传单入过狱，但后来，还能被送进普

鲁士的邦议会，接着又被送进了国会！在我们的国家，一个知名的反军国主义者，能够进议院，并且在里面发言吗？”

菲利普用鼻子吸着气，很注意。

“好……很好……这很有意思，这些……”接着，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曾经有很长时间以为资本、信贷、大企业的国际化可以使整个世界在有一点儿局部混乱时采取一致行动，成为一个新的因素，对于举世和平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微笑着捋捋胡须。“这是一种思想观点，”他谜也似的下了断语。

“饶勒斯也曾这样认为。饶勒斯现在仍然这样想。”

菲利普做了个鬼脸：

“饶勒斯……饶勒斯也指望用群众的影响来制止战争……思想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可能是好战的、好斗的群众运动……但是，怎么能够想象群众运动表现出维护和平不可缺少的特点，例如深思熟虑，意志坚强，讲求分寸？……”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也许，那些象我一样憎恶战争的人，从根本上说，其动机只是一己的、个人的、生理机构上的原因……单纯是体质上不能容忍……科学的明智也许恰恰在于把破坏的本能看作是一种天然的本能。这大概是已被生物学家证实了的……”他又扭转了话题，说道，“你们看，滑稽的是，在欧洲目前面临的真正的、急迫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耐心研究的问题中，我看不出来有一个，只有一个，人们会指望非用快刀斩乱麻，发动一场战争的办法来解决不可……怎么样？”

他微笑着，他的话总好象前后不连贯，跟他听到的话也不衔接。混乱狡黠的目光使他总好象是自语着什么辛辣的话，那刺人的警句的妙处只须在内心里欣赏。

“我父亲是军官，”他继续说。“参加过第二帝国所有的战役。我听了许多战斗故事。是的，任何一次冲突，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它的根源，它的确实原因，总会吃惊地发现，它的性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很有意思……事过之后来看，没有一场现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看来要避免也很容易，只要两三个政治家具有良知，有和平的意愿就够了……还不止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的好战分子都毫无根据地不信任和恐惧，因为误解了对方的真正意图……十之八九，就是因为恐惧，各民族才互相厮杀的……”他干咳一声，呵呵一笑，立刻又收住了。“正好象胆小如鼠的夜行者，遇到了人就起疑心，终于你扑向我我扑向你，打了起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要被对方攻击……因为与其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每个人都宁可冒着危险抢先下手……这真是太滑稽了……看一看现在的欧洲吧，正是鬼影幢幢，每一个国家都心存畏惧。奥地利害怕斯拉夫，怕影响国家威信。俄国害怕日耳曼人，怕别人以为它消极被动是软弱可欺。德国害怕哥萨克人入侵，怕被别人包围。法国害怕德国扩充军备，而德国正是由于害怕，正是要预防，才武装自己的……大家都不肯为了和平稍作让步，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何况，”雅克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十分明白，畏惧对于它有利，就处心积虑地加以培育；几个月以来，普恩加来的政策，法国的对内政策，我们可以给它下个定义，就是有步骤地利用民族恐惧心理……”

菲利普没有听他讲，仍旧说下去，

“最可恨的是……”他冷笑了一下。“不，最滑稽的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费尽心机，炫示高尚情操，勇敢精神，借以掩盖这种恐惧……”

他打断了话头，因为他看到安托万向他们走过来，陪着雷昂刚刚引进来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这人是吕梅尔。

他的举止仪容好象天生就适于出入官方仪式。脑袋很大，向后仰着，好象是被羊毛般浓密的金发压的，但那头发已开始发白了。又密又短的上髭，两端高高翘起，使他肥厚而平板的脸有了些起伏。眼睛很小，陷在肉里，但是蓝釉一样的瞳仁很活动，好象在这罗马式庄严的脸上点起了两朵闪闪发光的火苗儿。整个的人不缺乏特点，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做专区区长的胸像的话，可以从他身上借个样子。

安托万把吕梅尔介绍给菲利普，把雅克介绍给吕梅尔。外交家在老大夫面前就象在一位当代名人面前一样，深深鞠躬，然后热情有礼地跟雅克握手。好象他一向认定："对于一个上流人，平易近人是多加了一张王牌。"

"亲爱的，用不着告诉您我们刚才正在谈什么，"安托万一面说，一面用手按按吕梅尔的胳臂，吕梅尔和悦地微笑着。

"先生，您既然掌握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材料……"菲利普说。他用惯于嘲弄的眼光打量着吕梅尔。"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应该承认，只看报纸……"

外交家谨慎地摆摆手：

"教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知道得比您多……"他看到他的俏皮话引起了对方的微笑，就接着说，"话虽这么说，我倒不认为应该抱悲观看法，我们有权利断定，保持信心的理由比悲观失望的理由要多。"

"那可太好了，"安托万说。

他安排着，使菲利普和吕梅尔走到其他客人跟前，并且让他

们两人坐到房间中央。

"信心？"哈里发用怀疑的口吻问。

吕梅尔用蓝色的眼睛巡视一下围绕他坐着的各位客人，然后，停在斯图德勒身上。

"局势是很严重，但是，不应该夸大，"他微微仰起头，用以激励衰落的士气为任务的官方人士的口气，着重说道。"您不如说，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因素还是最多的！"

"例子？"斯图德勒问道。

吕梅尔微微皱眉。这犹太人的固执使他不快，他感到对方暗藏着一种敌意。

"例子？"他重复一句，仿佛例子不胜枚举，他只是难于选择似的。"那么，首先，看一看英国的因素，中欧帝国从一开始就在英国外交部遇到坚决有力的反抗……"

"英国吗？"斯图德勒打断了他的话。"贝尔法斯特的叛乱[①]！都柏林的血腥骚动！白京汉郡爱尔兰会议的可悲失败！在爱尔兰开始的是一场真正的内战……这支箭直插英国后背，使它动弹不得！"

"只不过象脚跟上扎了一根刺，我向您保证！"

"有人给先生打电话，"雷昂在门口报告。

"去说我正在忙着，"安托万含着怒意说。

"英国见过的事多啦！"吕梅尔接着说，"如果您象我一样，知道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多么冷静……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外交家，"他避开斯图德勒的眼光，转身向菲利普和安托万继续说。"是个乡村的老贵族，对于国际关系应该如何有特别的见解。他

---

① 贝尔法斯特是北爱尔兰的港口，1905年曾发生过政治性罢工。

与欧洲各国外交家保持的关系并不是官方的关系，而是一位绅士与同等上流社会人士的关系。我知道，他本人对最后通牒的口气很愤慨。你们也看到他马上极其坚决地采取了行动，一方面向奥地利提出劝戒，一方面劝塞尔维亚克制。欧洲的命运同样掌握在他手里，比他那双手更灵巧、更可靠的是再也找不到了"。

"可是德国对他的拒绝……"斯图德勒再次打断他的话。

吕梅尔抢着说道：

"德国的审慎的、可以理解的中立态度，使英国的调停迟迟未见初步成效。但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并不服输。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因为明天，甚至今天晚上报纸上就会发表，英国外交部在凯道赛的协助下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对于和平解决纠纷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爱德华·格雷爵士建议立即在伦敦召开德、意、法三国大使会议，讨论所有有争议的问题。"

"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的时候，"斯图德勒说，"奥地利的军队早就占领贝尔格莱德了！"

吕梅尔一挺身，好象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但是，先生，在这件事上，恐怕您未必完全了解情况！尽管表面上气势汹汹象要动武，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除了装模作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您是否对这个主要事实予以应有的重视：一直到今天，并没有通过外交途径向欧洲任何政府宣布战争！更何况，直到今天中午，塞尔维亚驻奥地利的公使还没有离开维也纳！为什么呢？因为两国政府积极交换意见的时候，他还要充作中间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朕兆，只要还在谈判，就好办……况且，即使断绝外交关系已成事实，即使奥地利决心宣战，我相信，塞尔维亚顺应明

智的压力，也决不会加入三十万人对一百五十万人这种强弱悬殊的斗争，一定会不经战斗就撤回军队……”他微笑着又补充一句，“不要忘记这一点：只要还没有用大炮来说话，就由外交官来说话……”

安托万遇到了弟弟的眼光，发觉弟弟眼睛里有不敬的神情；显然，吕梅尔不能使雅克信服。

菲纳吉微笑着试探说：“您也许更难认为有理由信任德国的态度吧？”

“为什么呢，先生？”吕梅尔用探询的眼光注视眼科大夫，反驳道。“我固然不否认在德国存在着好战势力，但是还有更为强大的其他势力足以抵消。德皇今晚匆匆忙忙赶回基尔，此行好象能够改变最近几天的政治方向。大家知道，德皇会把欧洲大战的危险反对到底。他所有的亲密的顾问都坚决维护和平。在他言听计从的朋友中间，我看有驻伦敦大使里克诺夫斯基亲王，我以前在柏林曾经有幸交往过的。这个人深思熟虑，老成持重，这个时候，在德国宫廷里有相当大的影响……你们知道，战争冒险对于德国是严重的！边境一被封锁，德意志帝国就会不折不扣地被饿死。德国人一旦不能从俄国得到粮食和肉类，他们是不能用他们的钢、煤和机床去养活四百万被动员入伍的军队和六千三百万居民的！”

“有谁不让他们到别处去买呢？”斯图德勒反驳。

“那样的话，先生，他们将不得不用黄金来支付，因为很快外国就不接受德国钞票了。这个帐很好算：德国的黄金储备量是很清楚的。不出几个星期，德国就再也不能把他们日益急需的黄金输出国外，这就意味着饥馑！”

菲利普大夫用鼻音发出轻轻的笑声。

“您不赞成这个看法，教授先生?”吕梅尔用有礼貌的惊奇声音问。

“哪里，哪里……”菲利普厚道地轻声说。“但是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思想观点?”

安托万不禁微笑起来。很久以来，他就了解教授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是思想观点”在他来说意思就是：“这太可笑了”。

“我阐述的这些，”吕梅尔充满自信地接着说，“所有的专家都已证实。甚至德国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他们国家战时的粮食供应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鲁瓦很快地插嘴说：

“那么，德国的参谋部是不是承认，德国唯一的机会是以迅雷之势，立即取得胜利。哪怕这胜利只是推迟几星期，德国，很明显，就不得不投降。”

“只要德国觉得它的那些盟国可靠！”泰里韦大夫用重浊的声音说着，同时狡黠地暗笑。“可是意大利……”

“其实，意大利好象坚决保持中立，”吕梅尔肯定地说。

“至于奥地利的军队……”鲁瓦说着，鄙视地撇起嘴，又举起手来，在肩膀上做了一个讽刺的手势。

“不对，不对，先生们，”吕梅尔又说，对这些不同的插话很满意，“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我们不要把危险夸大了……注意，我不是泄露国家机密，但是我觉得可以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刻，在彼得堡，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阁下和奥地利大使正在进行会谈，大家对这场会谈抱着很大的希望。嘿，彼此同意进行直接对话，这本身不就证实了双方都有避免显示武力的共同愿望吗?……另外，我们还知道，马上还会有其他方面出面进行和平调

解：……例如美国……还有教皇……”

“教皇？”菲利普问道，口气极其严肃。

“对呀，教皇！”年轻的鲁瓦证实，他骑在椅子上，交叉起双臂，支着下巴，注意地听吕梅尔的话，不漏过一个字。

菲利普还没有决定笑出来，但是他那潜伏在暗处的眼睛却早已发出幽默的光。

“教皇进行干预？”他重复一句，然后平心静气地说：“这个，我怕也是思想观点吧！”

“您错了，教授先生。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只要教皇断然否决，就足以使老皇帝弗朗索瓦-约瑟夫住手，使奥地利军队立刻退入边境。这是各国大使馆都知道的。就在目前，在梵蒂冈，正在进行着一场真正有影响的攻势。谁战胜谁呢？是少数战争鼓吹者最终使教皇放弃告戒？还是多数和平维护者能使教皇决心干涉？”

斯图德勒冷笑着说：

“可惜我们在梵蒂冈不再有大使，否则就可以劝法座陛下打开《福音书》……”

这一次，菲利普微笑了。

“教授先生对教皇的影响仍然怀疑，”吕梅尔用不高兴的讥讽声调说。

“教授总是抱怀疑的，”安托万打趣地说，他用有点儿串通一气又充满了尊敬的眼光看了看他的老师。

菲利普向他转过身去，眯起眼睛：

“我的朋友，”他说，“我承认，我现在越来越难形成固定的意见，这也许是衰老的一个严重的征兆……我觉得，我所听到的任何论断，其相反的结论都能以另外一些同样明显的论据得到

证明。也许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我的怀疑态度吧?……不过，在目前这个事例上，你们却完全错了。我对吕梅尔先生的才干心悦诚服，他的雄辩力量使我跟任何人一样深有感受……"

"但是……"安托万笑着提示道。

菲利普也笑了。

"但是，"菲利普起劲地搓着双手，接下去说，"在我这个年纪，我很难完全指望理性战胜……如果和平不再依靠其他，仅仅依赖人们的良知，那无异于承认和平患了重病了!……"他立即又说下去，"不过，这也不能成为袖手旁观的理由。我完全拥护外交家们奔走，奔走总是必要的，就仿佛仍然大有可为似的。在医学上，这正是我们的原则，不是吗?蒂博?"

马尼埃尔·鲁瓦愤怒地用手指捋着上髭。再也没有比这位大师的过时的反复无常更使他恼火的了。

这种学院式的怀疑态度也使吕梅尔不快。他固执地注视着安托万这边，一遇到安托万的目光，他就向他示意，提醒他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打针。

可是，就在这时候，马尼埃尔·鲁瓦直截了当地对吕梅尔说:

"严重的是，万一局势恶化，而法国没有作好准备。唉!如果我们现在就拥有一支无可抵御的……占压倒优势的军队……"

"没有作好准备?谁说的?"外交家挺起身来反驳。

"嘿，我觉得三个星期前安贝尔在参议院所作的揭发就相当确实!"

"得了，得了，"吕梅尔微微耸耸肩，大声说。"参议员安贝尔先生所'揭发'的那些事，就象您说的，其实是众所周知的，并不具有在某家报纸上有人愿意给它加上的那样的重要性。不要那么

天真，竟会相信法国的士卒不得不光着脚去打仗，象共和二年①的士兵那样……"

"我要说的不只是军鞋……还有，比如说重炮……"

"您知道吗？很多极有权威的专家，对于德国军队所迷恋的这种远射程武器的效用持绝对怀疑态度。正好象他们的机关枪一样，使他们的步兵行动缓慢……"

"机关枪是怎么一回事？"安托万打断了他的话。

吕梅尔笑了起来。

"这是一种介乎火枪和菲埃斯希②制造的恐怖机之间的东西，您知道，菲埃斯希就是那个差一点把路易·菲利普打死的人……在打靶场上，从理论上说，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可是，在实践上，好象只要有一点砂子，就会卡壳……"

他转身对着鲁瓦，更加严肃地说：

"据专家们说，重要的是野战炮。嗳，我们在这方面比德国强多了。我们拥有的七十五毫米大炮比他们的七十七毫米的数量多。我们的七十五毫米的是他们七十七毫米的不能相比的……您放心，年轻人……事实上，三年来，法国做了相当可观的努力。凡是集中兵力、利用铁路和供应补给的问题如今都解决了。假如一定要打仗，相信我的话吧，法国将处于优越地位。我们的各盟国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危险就在这里！"斯图德勒低声咕哝。

吕梅尔傲慢无礼地扬起眉毛，好象在他看来，哈里发的想法是不可理解的。雅克坚持地说：

---

① 指1794年。

② 菲埃斯希(1790—1836)，科西嘉人，曾将很多步枪连在一起，制出所谓恐怖机，以谋杀路易·菲利普。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许最好还是不要让俄国这时候对法国的军队有那么强的信心。”

雅克本来一直忠实地遵守着自己的决定，只是静静地听着。可是他按捺不住了。在他看来最重要的问题：群众的反战，甚至还完全没有提到。他迅速地考虑了一下，自信有足够的自持能力，可以用不动火气纯属思辨的声调说话，而这仿佛已成了这场辩论的规矩。他向外交家转过身来，用慎重的语调开始说道：

“您刚才逐一说明了怀有信心的理由。您是不是觉得，在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中，还应该算上各和平派别的反战运动？”他瞥一眼安托万，觉得哥哥神色之间有点不安。他又转过眼来看着吕梅尔。“无论如何，目前在欧洲还是有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坚决的国际主义者，他们有决心，万一威胁严重，一定要阻止他们的政府屈从于战争的图谋……”

吕梅尔一动不动地听着，很注意地打量着雅克。

“我也许不完全象您那样，把下民们的这类示威活动看得那么重要，”他终于开口说。神气安详，然而言外的讽刺意味却只掩住一半，“况且，请注意，欧洲各国首都，爱国热情的运动要比某些顽民的抗议示威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昨天晚上，在柏林，有一百万人在全城游行，对着俄国使馆发嘘声，在皇宫窗下大唱《守卫莱茵河》这支歌，在俾斯麦的雕像上撒满了鲜花……我并不想否认有一些反对派活动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活动纯粹是微不足道的。”

“微不足道？”斯图德勒喊了起来。“战争威胁还从来没有在群众中激起过这么大的反感！”

“您说微不足道是什么意思？”雅克从容不迫地问。

“我的上帝，”吕梅尔装出斟酌词句的神气，反驳道：“我的意

思就是说，您所说的那些反对任何战争前景的派别，人数并不那么多，也不那么有纪律，在国际上也不够团结，在欧洲还没有形成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力量……"

"一千二百万！"雅克又说一遍。

"也许有一千二百万，但是，其中大部分人只是普通的参加者，'只不过是交一份会费'。您不要弄错了！有多少真正积极的成员？而在这些积极成员中，还有很大一批人对于爱国主义的反应很为敏感……在某些国家，这些革命派别也许能够给他们的政府的权威设置障碍，但这只是理论上的障碍，任何情况下都是暂时的。这类反对派只能在政府容许的条件下进行点活动。一旦时局紧张，各国政府只要对自由主义稍稍拧紧螺丝，甚至用不着运用戒严令，就可以马上把这些捣乱分子清除掉……不……在任何地方，'国际'都还没有成为一种能够有效阻挡政府行动的力量。正当危机时代，极端主义分子决没有可能仓促组成一个严肃的反对党……"他微笑了，"这一次……太晚了……"

雅克反驳道："在和平时期已经减弱的这些反对力量，受到危险的逼迫，会愤然而起，一下子变得不可战胜！……目前，您不觉得俄国激烈的罢工运动束缚了沙皇政府的手脚吗？"

"您错了，"吕梅尔冷冷地说。"请允许我告诉您，您至少落后了二十四个钟头……十分幸运，最新的电讯说得很明确：彼得堡的革命骚动已经平定了，残酷地，然而是确一定一不一移地平定了。"

他还在微笑，好象因为占足了理而感到抱歉，接着，转眼看看安托万，故意地举起腕上的手表。

"亲爱的朋友……不幸的是，我的时间很紧……"

"为您效劳，"安托万说着，站了起来。

他很怕雅克有什么反应，巴不得尽早结束这场争论。

正当吕梅尔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安托万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走到弟弟跟前。

“这是给公证人的信，你把它封上……你觉得吕梅尔怎么样？”他又漫不经心地问一句。

雅克只是微笑着回答：

“他的长相跟他这个人物很相称……”

安托万象在想别的事情，犹豫着没有说出来。他扫了一眼，确实知道不会有人听见他们的话，就压低声音，用强作从容的声调突然问道：

“你说……如果打起仗来……你的兵役延期了，是吗？……但是，如果动员呢？”

雅克在回答之前，先看了他一会儿。（他心里想道：“珍妮肯定也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愤然说：

“我永远不会让他们动员我。”

为了装得神态自若，安托万看着吕梅尔那边。他好象没有听见。

兄弟俩分了手，没有再说一句话。

四一

“您打的针真顶事，”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吕梅尔立刻说。“我明显地觉得好多了。起床不太费劲，胃口也开了……”

“晚上不发烧吗？不头晕吗？”

“不。”

“那就可以加大些剂量。”

他们进去的那间房连着诊疗室，镶上了白瓷砖。房间中央，有一张手术床。吕梅尔把衣服褪下一半，乖乖地在床上躺下来。

安托万背着身，站在消毒蒸锅旁边，准备药剂。

“您说的话，相当令人宽慰，”安托万思索着说。

吕梅尔向他转过眼睛，不知道他指的是治病还是政治。

“那么，”安托万又接下去，“为什么人们听任新闻界坚持用带有偏见的态度宣传德国的两面行为和背后的挑衅意图？”

“不是听任，而是鼓励！必须准备舆论，以防万一……”

他的声调很严肃。安托万转过身来。吕梅尔的脸上，失去了方才那种怡然自得的自信。他轻轻摇着头，眼光呆滞，茫然。

“准备舆论？”安托万说。“舆论绝不会答应为了塞尔维亚的利益把我们卷入严重的纷争中去！”

“舆论？”吕梅尔象熟悉内情的人那样撇撇嘴。“亲爱的，只要稍加控制，再把消息恰当地过滤一下，只要三天功夫，就可以使舆论转变到任何方向！……况且，大多数法国人一向为法俄联盟洋洋自得，再拨一次这根弦那是很容易的。”

“怎么！”安托万一边走拢去，一边反问。

他用一块棉团浸上乙醚，擦了擦打针的地方，敏捷地把针头深深扎进肌肉里。他不说话了，看着注射器，液面很快落下去，然后他抽出针头。

“法国人曾经很热情地欢迎法俄联盟，”他说，“不过，现在他们才第一次有机会想一想，这使他们承担了什么义务……再躺一会儿……跟俄国的那些条约是些什么内容？谁都不知道。”

问题是间接提出的，吕梅尔还是乐意地答复。

“我并不知道神仙们的秘密，”他用一只臂肘支起身子。“我只知道……大家从政府的幕后知道的消息。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二年有两个预备性协议，然后才定了一个正式同盟条约，随后由卡西米·贝里埃一八九四年签署的。我并不知道全文，但是——这已经不是国家机密了——法国和俄国互相约定，其中一方受到德国威胁时，给予对方军事援助……从那以后，有德尔卡塞先生当政，普恩加来先生当政，和他的访俄。显然，这一切只是确定了并加强了我们承担的义务。”

“那好！”安托万说，“今天，如果俄国干涉了日耳曼人的政策，那就是俄国威胁了德国！那么，按照条约规定，我们可以不受约束……”

吕梅尔做着鬼脸微微笑了一下，又立刻收敛起笑容。

“事情比这复杂得多，亲爱的……假定南方斯拉夫人的坚决保护者俄国，明天跟奥地利断交，并且宣布动员以保卫塞尔维亚，德国为一八七九年德奥条约所约束，就必然要动员起来反对俄国……德国一动员，也就迫使法国实践它对俄国的义务，立刻动员起来反对德国威胁法国的盟邦……这是自动进行的……”

安托万不禁愤愤地一摆手：

“这样的话，我们的外交家所吹嘘的，花费那么大代价的法俄友谊换来的安全保证，到今天却是相反！不是和平的保证，而是战争的危险！”

“外交家们才不在乎……您想一想一八九〇年法国在欧洲的处境吧。与其让我国解除武装，我们的那些外交家宁可让我国有一把双刃的武器，这难道错了？”

安托万觉得这种论证似是而非，不过他找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因为他不太了解当代历史，何况，这些事只是在追溯时才有

意义。

“不管怎么样，”他又说，“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目前，难道说我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国？”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一切难道就取决我们是否信守法俄协约？”

吕梅尔又苦笑了一下：

“这个，亲爱的，您不要指望我们能够规避我们承担的义务。现时，是贝特洛先生掌握着我们的对外政策。只要他还在位，只要他背后还有普恩加来的支持，您就放心，我们信守联盟就决不会成问题。”他犹豫了一下说：“这好象从部长会议对索恩那无以名状的卑劣建议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安托万烦恼地说，“如果说我们不能从俄国的监护下解脱出来，那就应该迫使俄国保持中立！”

“用什么办法？”吕梅尔的蓝眼睛盯着安托万，他低声地说：“而且有谁说得准现在还不算太晚？……”

静默了一会儿，他又说：

“在俄国，军事集团的力量很强。日俄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参谋本部急于寻求报复，他们永远不会忍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给他们带来的侮辱。象伊兹沃尔斯基这样的人——顺便说一下，此人今天晚上到巴黎——几乎从来不掩饰希望爆发一场欧洲战争，把俄国的边境一直推到君士坦丁堡。他们本来想把战争推迟到弗朗索瓦-约瑟夫死后，如果可能的话，推迟到一九一七年。但是，说老实话，如果在这以前就有机会的话……”

他说得很快，呼吸急促，神色突然颓唐起来，眉间皱起一道忧虑的纹路。他好象让假面具落下来了。

“对，亲爱的，坦白地说，我开始灰心丧气了……刚才，在您的

朋友们面前，我不得不强打精神。其实，情况不妙。很不妙，所以外交部长不陪总统到丹麦去，从最快的路回法国来……中午的电讯消息很不好。德国并不热心赞助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建议，反倒支吾其辞，吹毛求疵，似乎在千方百计破坏仲裁会议。德国是不是当真希望使局势恶化？更确切地说，它是不是反对举行四国会议的主张？因为它事先就知道，由于奥意之间关系紧张，在这样的法庭上，奥地利必定以三票对一票，遭到谴责……这样的假设倒是最客气、最站得住脚的。但是，就在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局势也在急速发展……到处都已经在采取军事措施了……"

"军事措施？"

"这是必然的：各国政府理所当然要考虑可能下动员令；而且，为了防备不测，他们要预备好动员……在比利时，就在今天，由普洛克维尔先生主持，举行了政府非常会议，从一切迹象来看，正是一次备战会议；他们打算征召三批适龄人员入伍，以求再增加十万人到第一线去……在我们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今天上午在凯道赛举行了内阁会议，会上，为求有备无患，大概已经研讨备战问题。土伦和布勒斯特① 舰队都在港内待命。已经电令摩洛哥，把五十个黑人营立即装船开航，前来法国。如此等等……所有各国政府一起走上了这条路。这样，局势就逐渐自行恶化了。因为参谋部里没有一个技术人员不知道，一旦全民动员，这部可怕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从物质上讲，就再也不能降低备战速度，或是迟疑等待。于是，连最富于和平倾向的政府也就处在这样的窘境：或者宣布战争，唯一的原因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或者……"

---

① 土伦是法国濒临地中海的港口；布勒斯特是法国面对大西洋的港口。

"或者收回成命，开倒车，停止备战！"

"的确如此。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绝对有把握，肯定在相当时间内，不再需要动员。"

"为什么？"

"因为——这又是一个技术人员认为无庸置疑的公理——猝然刹车，会使这部复杂机器的所有齿轮变得粉碎，以至长期不能再用。然而，目前情况下，有哪国政府能够确信不需要立即动员呢？"

安托万不说话了。他激动地注视着吕梅尔，终于小声说：

"真使人吃惊……"

"亲爱的，使人吃惊的在于，在这一切表面现象底下，说不定只是一场赌博！就在此刻，欧洲发生的事，也许不是别的，就是一局规模极为巨大的扑克牌赌博，人人都想用恫吓取胜……奥地利想慢慢扼死背信弃义的塞尔维亚的时候，他的搭档德国，也摆出吓人的模样，没有别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使俄国不得行动，使列强也无法调解。就象打扑克一样，最会吓唬人的，吓唬的时间最长的，就能打赢……只是，也象打扑克一样，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手里的牌。谁也不知道在德国的态度和俄国的态度里，有多少成分是诡计诈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侵略意图。一直到现在，俄国始终对日耳曼人的胆大妄为一味退让。所以德国和奥地利显然觉得有理由以为'只要是我们吓唬得巧妙，只要是我们显出决心不顾一切的样子，俄国就还要让步的。'但是也很可能，而且正是因为俄国一直不得不让步，所以，这一次，它要拔出剑来，参加赌博……"

"真使人吃惊……"安托万又重复说。

他丧气地把手里一直拿着的注射器放在消毒蒸锅的托盘

上，踱了几步走到窗前。听着吕梅尔这样描绘欧洲的政治图景，他感到一阵惶恐，就象乘船的人正在暴风雨中忽然发现驾船的人都失去了理智。

静默了一会儿。

吕梅尔已经站起来，系着背带。他下意识地两旁看了看，好象要弄清楚别人不会听到他的话，然后，走近安托万说：

“你听着，蒂博，”他压低了声音说：“我本来不该泄露这些消息。但是您是医生，您能保守秘密，对不对？”

他直视着安托万的脸，安托万默然把头低下去。

“您看……在俄国发生的事真使人不能相信！萨佐诺夫阁下曾多少向我们预先透露过，俄国政府要拒绝任何缓和局势的行动！……果然，刚才，我们从彼得堡获得了极为严重的消息，俄国的意图似乎已经不容怀疑，他们已经在动员了！每年例行的演习都已停止，军队都急速集中到驻地。俄国的四大军区：莫斯科，基辅，喀山，敖德萨，正在动员之中！……昨天，二十五日，也许是前天，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参谋本部从沙皇那里得到了敕令，命令火速‘作为预防’准备对奥地利采取武力行动……德国显然知道了这事，也就是这一点足以解释德国的态度。它也动员起来了，是秘密进行的。唉！德国更有理由要加紧进行……另外，它在今天还采取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公开通知彼得堡：如果俄国不停止备战，反而加速备战，那么德国更有理由也被迫下令动员，德国明确表示，这就意味着大战……俄国将怎样回答呢？如果俄国不让步，那么，它原已很重的责任就会更加沉重……然而，俄国让步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怎么办？揭发俄国吗？在

说不定马上需要我们的全部力量，需要全民斗志昂扬的时候，使我国的舆论泄气？揭发俄国吗？让我们完全孤立起来？跟我们仅有的几个盟国吵翻？惹恼英国舆论，使它抛开法俄阵营，迫使英国政府采取偏袒日耳曼人的态度？……”

有人谨慎地敲了两下门，打断了他们的话，走廊里响起雷昂的声音：

“有人又给先生打电话……”

安托万不耐烦地一摆手：

“您说我……不用了！”他喊道，“我就去！”他对吕梅尔说，“可以吗？”

“请便吧，亲爱的。况且，时间也太晚了，我要走了……再见……”

安托万很快地走进小书房，拿起听筒：

“什么事？”

电话的那一头，安娜猛然听到这无情的嗓音，吓了一跳。

“真的，”她低声下气地说，“星期日！……您家里有客人，也许……”

“什么事？”他又重复一句。

“我只是想……可是，我是不是打搅你了？……”

安托万不回答。

“我……”

她猜测安托万正没好气，所以不知道该说什么，编个什么谎才好。

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小心翼翼地嗫嚅道：

“今天晚上？……”

"不行，"他回答得很干脆，接着，又把声音放缓和些，说：

"今天晚上不行，我亲爱的……"

他忽然产生了怜悯心。安娜也感觉到了，这使他又快意又难堪。

"理智一些，"他说。(她听到他叹了口气。)"首先，今天，我没有时间……即使有时间，在这种时候，晚上还出门……"

"什么时候？"

"安娜，您好好看报了吗？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惊得一跳。报纸？政治？就是为了这些废话安托万才疏远她的？"他一定是撒谎。"她想。

"那么……今天夜里……在我们家，行吗？"

"不行……我回来一定很晚，很累了……我告诉你，亲爱的……不要坚持了……"他又温存地加上一句："明天吧，也许……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如果可能的话……再见，亲爱的！"

他没有等，就挂上了电话。

四 二

雅克没有等哥哥回来，就走了。

天文台街看门的女人告诉他，珍妮小姐已经回来一个多钟头，他甚至很后悔在哥哥家耽搁得太久。

他大步登上楼梯，按了门铃，心跳着，侧耳细听珍妮在门后的脚步声，但听到的却是她的问话：

"谁呀？"

"雅克！"

听到插销和铁链的响声，门终于开了。

“妈妈出门了，”她解释大门紧锁的原因。“我刚送她上火车。”

她就在门框里站着，好象让他进来的时候，她感到有些窘困。但是，他用忠诚和愉快的表情看着她的脸，刹那间扫清了她心中的混乱。他来了！昨天的梦又在继续！……

他温情地突然一下子向她伸出了两只手。她也同样坚决而坦率地把两只手伸给他，然后退后两步，没有抽回手来，把他拉过了门槛。

刚才她一边等着雅克，一边曾经想：“我在哪儿招待他呢？”客厅里的家具都蒙着布套，还没有收拾。她自己的房间吗？那是她的房间，只适合于她自己，无论领进什么人去她都害臊，甚至连但以理都不常进去。还有但以理的房间和丰塔南夫人的卧室，母女两人平常总在这两个地方。最后，珍妮选定了她哥哥的房间。

“到但以理房里去吧！”她说。“这是家里唯一凉快的房间。”

因为质地薄的黑色连衣裙还没有做好，她在家里穿着一件夏天穿的白色布料旧衣，敞着衣领，这使她象个穿着春装的运动员。虽然她胯骨狭窄，两腿很长，却不能说她身段十分柔软，因为她出于本能过分注意自己的动作，故意显得举止生硬。然而，即使她这样拘谨，她细长的肢体仍透露出青春的弹性。

雅克跟在她后面，注意力却没有集中，因为他禁不住激动地四处张望。这里的一切，他都认出来了：那个前厅，那里的荷兰式衣柜，门上钉着德尔夫特[1]出产的陶盘装饰；走廊的灰墙，丰塔南夫人以前在墙上挂着她儿子最初的几幅木炭画；拐角的

---

① 荷兰城市，盛产陶器。

凹处，装着红色玻璃，孩子们曾经用作照相的冲洗室；还有但以理的房间，那里有他的书架，白玉石的老挂钟，两把石榴红天鹅绒的小扶手椅，往日里，两个朋友曾在上头面对面坐过多少次……

"妈妈出门了，"珍妮解释说，一面拉开窗帘，来掩饰心中的胆怯。"她到维也纳去了。"

"到哪儿去了？"

"到维也纳，奥地利……您坐下吧，"她说着，转过身来，没有发现雅克目瞪口呆的样子。

（昨天晚上，跟她的预料相反，回家那么晚母亲却一句话都没有问她。丰塔南夫人忙着准备第二天出门，在但以理面前她是不能着手准备的，女儿不在时，她甚至都没有看看钟点。所以要作解释的不是珍妮，反倒是母亲慌忙说要有十来天不在家，还有点瞒着什么事的惶乱心情，她说要在这个时候到当地去"清理事务"。）

"到维也纳去？"雅克又重复一句，没有坐下来。"您就放她走了？"

珍妮简要地向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她刚提出来一些异议，母亲就打断她的话，硬说只有亲自到维也纳去，才能结束他们的困境。

珍妮说话的时候，雅克温情地注视着她。她坐在但以理书桌前的一张椅子上，挺着上身，脸色严肃，毫不松弛。嘴边的纹路和有点儿抿紧的嘴唇显示出思虑和坚毅——他想："太习惯于沉默。"姿态有些拘谨，目光象在探究，并不从容。不信任？骄傲？胆怯？都不是，雅克对她了解得太清楚，知道这生硬的态度是天生的，只是性格的某些特征，故意显出含蓄态度，只是一种精神状

态。

他想到这个时候到奥地利去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犹豫着没有说出来，只是审慎地问道：

"您哥哥知道这次旅行吗？"

"不知道。"

"啊，"他忽然下决心说出来，"我可以肯定，但以理一定会明确反对的。丰塔南夫人不知道奥地利已经宣布了动员令，边境都由军队驻守了？维也纳说不定明天就戒严了！"

这一下子，该珍妮目瞪口呆了，一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没有时间看报。雅克三言两语就把时局发展择要地告诉了她。

他说话很慎重，努力说出真象，同时不使她过于不安。她提了几个问题，显出有些不相信，使雅克觉得对政治的关心在她生活中不占什么位置。可能爆发一场战争，就象历史课本上所说的那种战争，一点也没有使她觉得恐怖。她甚至完全没有想到如果发生冲突，但以理就立刻处在危险的境地。她只想到会给母亲造成物质上的一些麻烦。

雅克连忙说："很可能丰塔南夫人在半路上就会放弃原定计划。您等着看她回来吧！"

"您以为会吗？"她连忙反问，并且脸红了。

她向他承认，不管怎样，母亲离去，她曾感到高兴过，因为这可以推迟解释的时间。她又赶紧补充说，并不是她怕母亲不同意，她最怕的是说到自己，把感情毫无遮掩地摆出来。

"您一定记得，雅克，"她严肃地看着他，说道。"我需要别人猜到我的意思……"

"我也是这样，"雅克笑了。

谈话更加亲密了。他向珍妮提出些关于她的问题，促使她

说得具体些，帮助她剖析自己。她顺从了，并不觉得怎么勉强，对于他的问题，她不再抵拒，甚至渐渐地，她多少有些感激雅克提出了这许多问题。为了他而摆脱了习惯的审慎态度，她首先惊异地感到一种欣喜。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用这样热情关切的眼光俯身凝视过她，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一心一意不加冒犯地跟她说过话，明显地表现出要了解她的愿望。她全身感到一种未曾经验过的温暖，她似乎觉得，一直到这时以前，她的生活是封闭狭窄的，只是现在，幽禁她的围墙才突然消退，让她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天地。

雅克不时毫无理由地露出笑容。与其说是对珍妮笑，倒不如说是对着自己的幸福微笑。他甚至因此而神志恍惚了。他忘掉了欧洲，世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只剩了他和她。她所说的一切，即使毫无意义，他都觉得充满了信赖和亲昵，都在他身上激起了使他昏乱的感激的冲动。一种新的信念树立在他心头，使他满心充满了骄傲，那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仅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一个空前绝后、唯一无二的奇遇。他们嘴里时常说“灵魂”这两个字，每次，这个模糊而又神秘的词儿，以一种特别的颤音，在他们心中回响，好象这词儿里含着什么魔法仙术，其中的奥秘只有他们两个才能知晓。

“您知道我感到惊奇的是什么吗？”他忽然叫道。“那就是，并不非常惊奇！在我心里深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前途！”

“我也是这样！”

其实，对于她也正如对于他一样，这话并不真实。但是，他们越想，就越感到他们两人都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希望。

“我觉得，发展到这一步极为自然……”他又说。“在您身旁我才终于感到了适合于我的气氛！”

“我也是这样！”

（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发现两人完全一致，并且声称在一切问题上，彼此相同，就是一种欢悦的吸引，他们随时感到这种吸引。）

她换了一个座位，过来坐在他的对面，姿态可以说是随便的。爱情好象使她的体质发生了变化，使她在各种姿态中表现出内心生活，给了她前所未有的风韵和柔润。雅克满心欢欣地观察着这个改变。他以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她活动着的上身上阴影的明暗变化，衣服下面露出的肌肉波动，呼吸的节奏。他永不满足地看着那双灵活的手。它们彼此寻觅，互相搓弄，分开了，然后又凑在一起，就象一对恩恩爱爱的鸽子。指甲很小，圆圆的，鼓鼓的，白白的——“就象半粒榛子”，他心里想。

这时候，他俯过身来：

“您知道，我发现了许许多多非常美好的东西……”

“是什么？”

为了听雅克说话，她把一只臂肘搁在椅子的扶手上，手掌托着下巴，手指的弯度正合着脸颊的曲线。食指翘起来，有时轻轻地拨弄嘴唇，有时一直伸到太阳穴。

他凑近去凝视她，一面说：

“在白天的光线下，您的眼珠发出蓝宝石的光泽，象两块明亮的蓝玉……”

她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低下头去，接着，又抬起了头，好象好玩似的，也象他那样，注意地看着他：

“我觉得您从昨天起开始变了，雅克。”

“变了？”

“对，变化很大。”

她的神情谜也似的，雅克不断追问她。犹豫迟疑，模棱两可，说了又改，他才终于明白了她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自从雅克来到之后，她凭直觉感到他有什么秘密的心事，是跟他们的爱情无关的。

他用手把搭在额头的头发掠上去，直截了当地说，

“听我说，我从昨天以来的生活是这样的。”

他向她详细叙述了在杜伊勒利公园度过的一夜，早晨到《人道报》社去的情况，还有，去安托万那里的经过。他说得很详细，用小说家那种热情描述地点和人物，转述斯特发尼、加洛、菲利普和吕梅尔说的话，说明他自己的反应，又把自己的焦虑和希望都告诉了珍妮，竭力让她了解他进行的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

她听着，没有漏掉一个字，喘着气，感到迷乱，仿佛一下子不仅投入了雅克的生活中心，也被卷进了欧洲的政治危机漩涡里，面对着她前所未知的可怕问题。整个的社会结构突然动摇起来。她感到恐慌，就好象地震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墙和屋顶在崩塌，那些本来能够保证庇护的、似乎不可摧毁的东西都塌陷了。

至于雅克在昨天她还不了解的这个世界中的个人活动，她还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不过，为了完全证实自己的爱情正确有理，她需要把雅克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她决不怀疑他的目的是高尚的，他所提到的那些人——梅奈斯泰勒、斯特发尼、饶勒斯都值得特别尊重。这些人的希望一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雅克的希望跟他们一样。

雅克十分兴奋。珍妮全神贯注的态度支持着他，使他感到陶醉。

“……我们革命者……”他说着。

她抬起眼睛，他觉察出她惊奇的神色。

她是第一次听见以同情赞许的声调、怀着宗教的尊重说出“革命者”这个词，而“革命者”在她心目中原本是面目可憎的人物，干得出焚烧、掠夺富裕人家以满足下流欲望的勾当，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在衣襟底下掖着炸弹。社会对于他们，除了放逐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雅克开始谈到社会主义，谈到他加入“国际”的事。

“您不要以为我是由于豪爽的天真的冲动才投入革命一方的。我经过了长期的彷徨，在巨大的苦闷中，在心灵异常孤寂的时候，才走上了这一步。在您认识我的时候，我愿意相信人间的博爱，相信真理、正义会得到胜利，可是我以为这个胜利来得轻易，而且近在眼前。不久，我就发现这只是幻想，于是，我心中一切都混乱了，这个时候，我经过了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我让自己沉沦下去，直到底层，……最底层……这时，是革命的理想把我救了出来，”他继续说着，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梅奈斯泰勒。“是革命的理想突然扩大了我的眼界，照亮了我的前程，使我这个从小以来就倔强而又无益的人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我懂得了，以为正义的胜利能够轻易获得，就近在眼前，那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如果灰心丧气，那就更为荒谬，甚至是罪恶！我尤其懂得了，要坚信这个胜利，有一个积极有效的办法。我个人发自本能的反抗，要想获得实效，只有跟其他象我这样的反抗者一起，把推动社会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

她静听着，没有打断他的话。另外，祖传的新教意识，也使她容易接受这样的思想：社会不应该受刻板的正统观念所束缚，人应当发扬个性，把良心所指引的行为进行到底，获得最大效果。雅克感觉到珍妮了解他。在珍妮的沉默中，他感觉到有一种潜伏的、平衡而又健康的智慧在颤动。她当然还不习惯抽象

的思辨，然而却适合于自由地超脱一切偏见。在她仍然没有放弃的保留态度下面，他感到有一种锐敏的感情在压力下面跳动，准备为一个真正值得完全牺牲的伟大事业去献身，去服务。

但是，听到雅克说，她生活在其中、并不觉其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容忍的不公正的存在，她不禁撅起嘴唇，露出怀疑的、甚至不赞同的神色。她虽然未曾多加考虑，但是一向认为生活境况的不平等是个人天性素质不平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啊！”他叫道，“这个受难者的世界，珍妮！我敢说您肯定想象不到它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否则，您就不会这样摇头了……您不知道，就在您身旁，有无数不幸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受苦，累断了脊梁，得不到合适的报酬，前途渺茫，毫无可能抱有希望！有人采煤，建造工厂，您是知道的，但是，您可曾想到千百万的人一辈子窒息在黑暗的矿坑里？还有千百万的人在工厂机器的轰隆声中磨损着他们的神经？还有农村的半有产者，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掘地，按照季节的变化，有时每天十个钟头，有时十二个或者十四个钟头，把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卖给欺骗他们的中间商？人类的痛苦就是这样的！我夸大了吗？一点也没有！我说的都是亲眼看见的……为了不至于饿死，在汉堡，我曾经跟千百个象我这样被饥饿所追的可怜的人一样，去当小工，挣面包。整整三个星期，从早到晚，我听命于工头，他们象狱卒一样吆喝着，‘扛起这堆大梁！’‘背起这些袋子！’‘拉走这车砂子！’夜晚，我们才离开港口，拿着菲薄的工资，扑着奔着去吃饭，喝酒，精疲力尽，满身污垢，四肢无力，头脑空空，累得昏头昏脑，也就想不到反抗了！因为也许最可怕的就在于，在这些不幸的人中，大多数都毫不觉察社会的不公正，而他们自己正是这种不公正的牺牲品！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力量，把

这种苦役犯的可怕的生活，当作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来忍受！我能够逃出这个地狱，因为我还算运气，会几种语言，能给报纸写点文章……但是别人呢？他们照旧在那里干着苦役犯的活！这些事，珍妮，我们难道有理由听任它继续存在，让它持续下去，让它成为地球上人们正常生活的条件吗？

"还有工厂，我也干过一个时期，在阜姆①一个钮扣工厂里当搬运工。我是一架机器的奴隶，每十秒钟我得给它装一次料，从不间断。脑子和手几乎没有一刻可以停歇……总是重复同一个动作，一连好几个小时。说实话，并不是真的累，但我向您发誓，干完之后，这种劳动的愚蠢使我更加木头木脑，比在汉堡一连扛两个钟头水泥袋，灰尘眯了眼睛，呛得嗓子发干还要厉害！……在意大利的一家肥皂厂，我看见过有一些女工，她们的任务是每隔十分钟搬一次重四十公斤的肥皂粉箱，其余的时间她们就站在那儿，摇一个曲柄，那曲柄很重，只有用脚蹬着墙才能摇得动。这种工作，她们每天要干八小时……我一点也没有瞎说！我还亲眼看见过，普鲁士的一家皮货厂，雇佣一些十七岁的小姑娘从早到晚刷皮子，她们吸进了那么多的毛，要继续干下去，就不得不一天跑到外面去呕吐好几次……可是工资少得可怜！因为到处都有这样的规定：女人干的工作一样累，挣的钱却比男人少……"

"为什么呢？"珍妮问。

"因为人们以为她们有父亲或者丈夫供养她们……"

"这倒是常情，"她说。

"唉，不对！如果这些可怜的女人不得不去干活，不正说明

① 阜姆，又称里耶卡，现属南斯拉夫，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港口。

了在我们的社会，男人挣不到足够的钱，不能体面地养活他们所负担的人吗？

"我再说说外国劳动者的情况。不过，您只要随便哪天早晨到伊夫里、普托、比扬古[①]去看看……在七点钟以前，您会看到妇女们络绎不绝，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腾出手来到工厂去干活。老板建立起托儿所（费用由工厂负担），大概是诚心诚意地以为他们是工人的恩人……您能想象一个母亲的生活是怎样的吗？每天做工八个钟头，早晨要五点钟起床，煮咖啡，给小孩洗脸穿衣，收拾一下屋子，七点钟赶去上班。还不够可怕吗？然而，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依靠这些被牺牲的性命繁荣起来的！……真的，珍妮，我们能容忍这些吗？我们能够继续容忍资本主义社会依靠牺牲千百万人的性命而繁荣吗？不能！……但是，要改变诸如此类的情况，就必须使权力易手；必须让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您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似乎使您那么恐惧的那个字眼的意义：革命……必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新组织，使人不再是苟延性命，而是真正生活！不仅还给个人他那份劳动所得的物质利益，还要给个人以应得的自由，闲暇，福利，没有这些，他就不能在保持人的尊严的情况下充分发展……"

"人的尊严……"她思索着重复一句。

她突然明白了——并且因此而感到惶惑——她活了二十年，却还不了解世上的辛劳和痛苦。在劳苦大众和她这样一个一九一四年的资产阶级青年之间，阶级的隔阂仍然与古代种姓制度一样森严……"然而，我所认识的富人并不都象恶魔一

① 这三个地方都是巴黎附近的工人居住点。

样……"她天真地想。她想到她母亲也参加新教慈善事业，向穷苦人家施舍……她惶恐地红了脸。施舍！她现在明白了，那些哀求施舍的穷人与要求生活权利，要求独立和"尊严"的被剥削的劳动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那些穷人并不象她以前所愚蠢地认为的那样，属于人民。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寄生虫！他们可以说跟去看望他们的做善事的太太一样，同雅克所说的工人世界毫不相干。雅克向她揭示了什么叫做无产者。

"人的尊严，"她又重复一句，她的声调说明她给予这几个字它们本身具有的含义。

"啊！"他说，"革命的最初结果，必然是微不足道的……革命所解放的劳动者将首先争先恐后地去满足最自私的欲望，不妨说最卑下的欲望……我们对这个必须容忍，因为这些低级的欲望必须首先得到满足，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内在的进步……"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实现精神的文明……"

他的声调有些含胡。他所熟悉的苦恼哽塞了他的喉咙。然而，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必然性：制度上的革命以后要过很久，才能发生道德风尚的革命。但是，我们不应该……不……我们没有权利怀疑人……人的弱点，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认为，或者说我愿意认为，这些弱点很大部分是现存社会的必然产物……应该向悲观主义的引诱作斗争，应该做到相信人类！……在人身上有，应该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摧毁的向往崇高的渴求……我们要耐心地吹燃掩埋在灰烬里的这一小点火炭，使它燃烧……使它终有一天会燃起火焰！"

她突然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面容从来没有这样刚毅；她的目光无比严肃。

他高兴地微笑：

“但是改造社会，这是以后的事……今天，最紧急的，是首先阻止战争！”

忽然想起跟斯特发尼的约会，他瞥了一眼大理石镶的挂钟。钟停了，他看看手表，一下子跳了起来：

“已经八点了？”他说，好象刚从梦里惊醒。“我要在一刻钟之内赶到交易所广场去！”

他突然意识到，在他们的谈话中带来了出乎意料而又严重的变化。他怕使珍妮失望，想道个歉。

“不，不，”她马上打断他的话。“我愿意知道您对一切事物的想法……我要认识您的生活……了解它……”她那热烈的声调好象在说：“您这样推心置腹，这样向我显示出您真实的心灵，就是您给予我的爱情的最好凭据，这是我最珍贵的！”

“明天，”他向门口走去，说道，“我早点来，可以吗？吃过午饭就来。”

她微笑一下，微笑直照亮了眸子的深处。她本来想说：“来吧，尽量常来……只有您在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在生活！”

然而她脸红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跟着他穿过屋子。

到达客厅门口，他停住脚步。客厅的门半开着。

“可以进去吗？这儿引起了我那么多的回忆……”

百叶窗关着。她先走进去，打开了窗子。她走起路来，一向有自己独特的步伐，穿过房间，径直走向她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并不显得急躁，坚定不移，却又温顺柔和。

布料的气味和地板蜡的气味从堆着的窗帘、卷成捆的地毯和地板上蒸腾起来。雅克微笑着四处张望。他回忆起他跟安托万第一次来访……那次珍妮一赌气，跑到阳台上凭栏站着，而他

留在这个角落里，傻呵呵地呆站在玻璃门前。今天，他仿佛无需揭开蒙着的布，就重新看得见糖果盒、扇子、小塑像，就是那次他故作从容地端详着的那些小摆设，以后他又看见它们多年来一直忠实地放在原来的地方。这些年，珍妮不同的形象重叠出现在眼前，就象照着一个底本摹出来的影象一般。他回忆起她小姑娘时的姿态，少女时的姿态，她发脾气时的样子，压制下去的冲动，突然的脸红，以及半露真情的话……

他向她转过身来，微笑着。她猜得到他在想什么吗？也许吧。她却什么也不说。他又静静地端详了她一会儿。今天，又在这个客厅里看见了她，她仍象以前那样自制，并不胆怯，但也不放纵自己，目光坦率，稍许有些严厉，脸色舒展，但神秘莫测……

"珍妮，给我看看您母亲的房间，可以吗？"

"来吧，"她说，没有显出惊奇的样子。

房间里，墙上挂满了肖像和照片，摆着一张绿缎子大床，蒙着挑花的床单，雅克连最小的地方都很熟悉。以前，但以理敲敲门以后，就把雅克领到这里来。壁炉两旁摆着两把圈椅，丰塔南夫人时常坐在其中的一把上，就着灯罩下玫瑰色的灯光，靠着火，读伦理方面的书或是英国小说。那时，她就把摊开的书放在膝盖上，脸上焕发出笑容，欢迎两个年轻人，仿佛再也没有比他们的来临更使她高兴的了。她让雅克坐在她对面，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方面的情况。如果但以理想把塌下去的木柴堆好，他母亲就用一种爱玩的孩子的动作从他手中急忙夺去了火钳，笑着说道："不行，不行，给我吧，你不知道火的脾气！"

他得挣扎一下，才摆脱掉这些回忆。

"走吧，"他说，同时走到了门口。

珍妮送他到前厅。

他忽然严肃地注视着她，使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她低下头去。

“您在这里曾经幸福过吗？真正幸福过吗？”

在回答之前，她认真地回顾一下过去，几秒钟之内，追溯一遍流逝的岁月，她那不安的、顾虑重重的童年，深知甘苦的、内向的、沉默的童年。当然，在这单调的生活中也有光明，母亲的慈爱，但以理的情谊……然而，不……幸福？真正的幸福？没有，从来没有。

她抬起眼睛，摇摇头。

她看到雅克深深地呼吸，用坚决的动作掠起了头发，突然微笑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不敢许诺给她幸福，只是继续微笑，直视着她，一直看到她眼睛的深处。他又象刚才来的时候那样，握住了她的两只手，把嘴唇贴了上去。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感到心在跳动，跳动……

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她才知道，雅克此时此刻的形象，是那样鲜明准确地铭刻在她的记忆里——就象现在这样，站着，向她弯下身子；她才知道，她将以怎样梦幻似的痛楚感觉，在她整个的一生中，永远看得见这额头，这暗色的发绺，这桀骜不驯而又锐利的目光，这闪耀着许诺之光的，信任的微笑……

四三

圣厄斯塔什教堂外省风味的钟声在公寓的院子里震荡，大清早就把雅克惊醒了。他第一个想法就是珍妮。昨天晚上一直到睡着之前，有二十来次，他又回想起他对天文台大街的拜访。他时

时找到新的细节，从记忆中再勾起来。他躺在床上待了一会儿，眼睛漠然地看着他这新的住处的陈设。墙壁渗出了硝，天花板上象鳞片似的剥落了，不相识的旧衣挂在衣钩上，衣柜顶上堆放着一捆捆小册子和传单，白铁皮的洗脸池上面，有一个沾满了泥点的廉价镜子在闪光。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位同志，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一整夜窗子都开着。纵然天还早，从院子里蒸腾上来的恶臭气息已使人气闷。

"二十七日，星期一，"他想着，一面查看放在床头柜上的记事本。"今天早上，十点钟，要见总工会的人……然后，要处理这笔钱的事，去找公证人和经纪人……那么，一点钟，我就到她家里了，跟她在一起了！……接着，到四点半，去参加在沃纪拉尔为克尼伯尔丁克组织的会议……六点钟，到《绝对自由报》去……晚上，参加游行……昨天晚上，已经有发生斗殴的迹象，今天很可能出点什么事情……大马路不能永远属于那些年轻的爱国主义者！看来今晚将进行的游行会进行得很好。到处贴了海报……建筑工会已经向会员发出号召……这件事很重要，工会的运动与党的运动有了密切的联系……"

他跑到走廊的水龙头那儿，把水壶灌满，赤裸着上身，往身上浇凉水。

他突然想起马尼埃尔·鲁瓦，开始反驳这位年轻医生的话："其实，你们指责为不爱国的，都是起来反对你们那资本主义的人！难道只要是攻击你们的制度，就被认为不是法国的好公民？"他把头浸在水里，咕哝着："你们嘴上说的是'祖国'，心里指的是'社会'！'阶级'！你们的保卫祖国只不过是伪装起来保卫你们的社会制度！"他双手抓着毛巾的两头，使劲擦背，想象着未来的世

界，那时，各个国家将作为一个自治地区的组合而存在，并且，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下，联成一体。

接着，他又想到工会运动：

"要做好工作，必须深入到工会内部去……"他的脸色阴暗下来。他是为什么到法国来的？搜集情况的任务，对，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昨天他还给日内瓦寄去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梅奈斯泰勒也许用得着。但是他并不幻想这种调查员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要做有用的人……真正有用的人……要行动……"到巴黎来的时候，就是抱着这种希望的，然而，来了以后，他只是个旁观者，专门记录言论和新闻，总而言之，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无法做，这使他很生气！由于他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有限，在他周围的国际范围中不能有所作为；对于没有参加队伍，长期以来游离于组织以外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影响。"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就在这里，"他忽然灰心丧气地想着。"由于逃跑的本能，我从资产阶级中逃了出来……是由于个人的反抗精神，而不是阶级的……我的时间完全用来照顾自己，寻求自己……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我的同志……"他想起了米托尔格对他的斥责，想起了这个奥地利人，想起了梅奈斯泰勒，以及一切从坚定的现实主义出发，一下子就承认流血革命是必要的那些人。他又感到暴力这个恼人的问题堵塞在他心头……"唉！但愿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解脱……献身……通过完全的献身而得到解脱……"

他在他一向熟知的混乱情绪和颓唐状态中洗漱完毕。但是幸亏这种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让位给生气勃勃的外界生活了。

他抖抖身子，想道："去打听消息吧！"

只要一想到这个，他就又来了勇气。他锁上房门，迅速下楼，来到街上。

报纸并没有告诉他什么重要消息。右派报纸大肆宣扬爱国联盟在斯特拉斯堡塑像前举行的游行。在大多数的报纸上，废话连篇和矛盾百出的评论中掩盖着官方的电讯，官方的指示似乎是慎重地交替使用两方面的材料：使人惊慌，而又给人以希望。左派的喉舌号召所有的和平主义者晚上到共和国广场去游行示威。《工会战斗》在第一版刊登着：所有的人，今晚上街去！

十点钟才在邦迪街有约会，到那儿去以前，雅克先在《人道报》社停住了脚。

在加洛的办公室门口，一个年老的女活动分子扯住他攀谈起来，是他在进步咖啡馆的聚会中经常遇到而认识的。她入党已经十五年，是《自由妇女》的编辑。大家把她叫做于莉大妈，都很喜欢她，虽然大家都小心地躲开她，怕被她拉住说个没完。她热心过分，对一切崇高事业都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亲身出马。她时常热心地给人们互相推荐介绍；尽管上了年纪，又害着静脉曲张病，只要是给失业的工人找工作，或是在困厄之中解救某个同志，她仍然不知疲倦四处奔走。当佩尔内被警察局纠缠的时候，她曾勇敢地把他收留在家。这是一个奇人。她那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使她在群众大会上象个公社时期专门放火的女人①。面貌仍很漂亮。"她还摆得出去，"佩尔内用他那郊区口音说过，"但是，货架子上淋了雨……"她是坚决的素食主义者，刚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宗旨是给巴黎各区都开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素餐馆。不

① 反动报纸称参加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女社员为专门放火的女人。

管时局如何，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征集信徒。这时，她抓住雅克的胳臂，宣传起来：

“你要知道，我的孩子！你去问问卫生学家……如果你坚持给你的身体一种腐烂的食物，惯于吃动物的尸体，那你的机体就不会有和谐的机能，大脑就不会发挥最大的效用……”

雅克好不容易才得脱身，撇下她，钻进了加洛的办公室。

房里不止加洛一个人，还有他的秘书帕热斯，他正把一份名单给加洛看。加洛一面看一面用红铅笔做记号。他从堆在桌子上的文件中抬起头来，打招呼叫雅克坐下，同时继续在文件上做记号。

雅克看得见他的侧面。他的侧影不象是人，倒象一只啮齿动物：额头的线条斜着抹向后面，加上鼻子，差不多就构成了脸的全部。这线条在上面消失在乱蓬蓬刷子一样的花白头发里，下面是笔尖擦似的胡子，嘴藏在里面，下巴很小。雅克每次瞧着加洛，总是又惊异又好奇，就好象十分碰巧逮住了一只刺猬，在它没有蜷成一团之前，仔细观察一番。

门猛地打开，斯特发尼出现了。他没有穿上衣，青筋暴露的手臂上，衬衣袖子直卷到肘弯。鸟儿似的鼻子上结结实实地架着眼镜。他拿来了工会代表大会昨天在布鲁塞尔通过的议事日程。

加洛站起来，随手拿过帕热斯给他的那份名单，仔细地放进一个文件夹里。三个人讨论了一会儿比利时来的文件，没有管雅克。然后，他们又交谈了对今天新闻的看法。

毋庸争议，今天早上的气氛缓和了些。欧洲中部传来的消息使人有了一些希望。奥地利的军队始终没有越过多瑙河。按照饶勒斯的看法，在奥地利加紧行动跟塞尔维亚断交以后的这

个间歇时刻是大有深意的。塞尔维亚的复照明显地表示了善意，列强又普遍地表示愤慨，在这些反应面前，维也纳显然还不敢开战。另一方面，昨天德国威胁俄国，扬言要总动员，曾经使各国大使馆惶惶不安，但是现在，归根到底，似乎不该被看作不利。按照某些人的看法，这个行动只是故作强硬姿态，动机都是拯救和平的真诚愿望。果然，立即产生的效果还算不错，俄国已经得到塞尔维亚在奥地利的进攻面前不经战斗就后撤的诺言。这样就可以争取时间，大概可以找到调解的途径。

关于国际反战运动，饶勒斯得到了种种令人鼓舞的消息。在意大利，社会党议员预定在米兰开会，讨论局势，并且确定意大利党的和平主义态度。在德国，政府的断然控制并没有压制住反对派的力量，正在酝酿明天在柏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在法国全境，社会党各分部和工会分支机构都警觉起来，正在研究区域性罢工计划。

有人来通知斯特发尼，说儒勒·盖德在等着他。雅克急着去赴约会，跟他一起走出了房间，陪着他走到他的办公室。

"区域性计划？"他问道。"是准备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参加总罢工吗？"

"总罢工，显然是的，"斯特发尼回答。

但是，按照雅克的心愿，斯特发尼的声调里有点缺乏信心。

里亚托咖啡馆在邦迪大街，离总工会不远，所以这地方成了一个特别活跃的工会小组聚会的地方。雅克要在这里会见总工会的两个活动分子。里查德利要他跟这两个人联系。一个曾经当过教师，另外一个以前是冶金厂的工长。

谈话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钟头。雅克搜集到有关总工会正

与社会党研究以某种方式更紧密地统一行动共同反战的情报。他对于这个消息很感兴趣，没有想到要结束谈话。正在这时，咖啡馆老板娘出现在留作开会用的后厅门口，对着众人大声喊道：

"蒂博的电话！"

雅克迟疑着没有站起来。不会有人想到在这里来找他。也许厅堂里另有一个姓蒂博的人吧？……可是并没有人动弹，他就决定去看看。

是帕热斯的电话。雅克想起来了，因为离开加洛的办公室时，他曾提到过在邦迪街有约会。

"找到你真是运气！"帕热斯说。"我刚见到一个瑞士人，要跟你说话……他从昨天起就到处找你。"

"哪一个瑞士人？"

"一个滑稽的小矮子，白头发，一个患白化病的人。"

"啊，我知道……他不是瑞士人，是比利时人。他到巴黎来了？……"

"我不愿意告诉他你在什么地方，只是随口要他一点钟到新月咖啡馆去。"

"我还要去看珍妮哩！"雅克心里想。

"不行，"他马上说。"一点钟我有约会，决不能……"

"随你的便，"帕热斯干脆说。"不过好象事情很急。他从梅奈斯泰勒那里给你带来一封信……反正我通知你了。再见。"

"谢谢。"

梅奈斯泰勒？一封急信？

雅克离开了里亚托咖啡馆，不知如何是好。他下不了决心把到天文台大街的时间推迟。然而，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去找公证人之前，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一家邮局，给珍妮写了一封气压传

送快信①，告诉她他三点以前不能到。

贝诺的事务所在特隆歇大街一所漂亮房子的二楼。

如果是在另外一个时候，贝诺先生那严肃郑重的模样，整个的地方、家具、文书的外貌，阴森而尘封的、埋着证件文书的墓穴气氛，都会使雅克觉得滑稽可笑。雅克受到另眼相看。他是已故蒂博先生的儿子，继承人，显然会是未来的主顾。从跑腿的伙计到掌柜，对他所得的这份财产都有一种虔诚的尊敬。人家让他在文件上签了字。因为雅克好象急于使用这么一大笔财产，公证人就小心翼翼地探听他想用这笔钱干什么。

“显然，”贝诺先生大声说着，两手抓住椅子扶手两端刻着的狮子头，“对于精通市场行情的人来说，在这类危机时刻，交易所里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机会……但另一方面，风险嘛……”

雅克打断他的话，立即告辞。

在证券兑换处，坐在柜台栏杆后面的办事员异常忙碌。电话铃在响。有人大声发命令。交易所开门的时间快到了。由于整个局势严重，恐怕这场开盘要发生风潮。雅克要求见戎古瓦先生本人，职员提出了种种困难。他只好会见一个代理人。他刚一提出要把全部证券立即脱手，对方就告诉他，时机选得不好，全盘结算之后，他会遭受极为可观的损失。

“没关系，”雅克说。

他的态度异常坚决，使交易所的那个人很是敬服。干出这种疯狂的蠢事而又如此镇定，这位奇怪的顾客必定有秘不告人的

---

① 发寄局收到信后，通过压缩空气管道将信送到寄达局，寄达局收到信，马上派专人投交收件人。

内部消息，策划着什么妙计。然而，要完成他那些抛售的吩咐，得两天的时间。雅克站起身来，说他星期三再来，那时，要在交易所出纳柜上取得他全部财产的现款。

代理人一直把他送到楼梯口。

范希德独自坐在靠门口的板凳上，肘弯拄着桌子，手掌托住下巴，眨着眼睛辨识进来的人。他穿着一套式样奇怪的殖民地常穿的卡其布西装，颜色褪得跟他的头发一样。虽然在新月咖啡馆，人们看惯了服装奇特的人，他还是相当引人注目。

看到雅克，他站了起来，苍白的脸忽然涨红了，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到底来了！”他叹了口气。

“你也到巴黎来了，小范希德？”

“到底来了！”患白化病的人又重说一遍，声音发颤。“我都害怕得要命了，蒂博，您知道！”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范希德把手放在帽檐上，护住眼睛，谨慎地向附近的桌子张望一下。

雅克觉得很有意思，在他身旁坐下，侧过耳朵。

“需要您干一件事，”患白化病的人轻声说。

雅克眼前闪过珍妮的形象。他神经质地掠一下头发，用不确定的声音问道：

“到日内瓦去？”

范希德摇摇头发蓬乱的头。他在口袋里掏着，从钱夹里拿出一封粘好的信，上面没有写姓名地址。雅克急切地拆信，范希德对他轻声说：

“我还有东西给您，身份证，名字是埃贝尔雷。”

信封里装着两张纸。第一页正面写着几行字，是里查德利的笔迹。另外一张好象是空白的。

雅克读道：

“飞行家指望你。随后有信。我们星期三在布鲁塞尔相会。

致友好祝愿

里”

“随后有信……”雅克知道这个暗语。那张白纸上用显影药水写着指示。

“我得回家把这个洗出来……”他焦急地翻弄着信纸。“你要是找不到我，怎么办？”他问。

范希德天使般地笑一笑：

“米托尔格跟我在一起。如果找不到您，他就打开信，代您执行任务……我们星期三要在布鲁塞尔跟别的同志会面……您不住在贝尔纳丁街里耶巴埃家里了？”

“米托尔格在哪儿？”

“他也在找您。我要在三点钟在巴尔贝街奥尔丁家跟他会面，这是他的一个同胞，我们就住在这个人家里。”

“你听着，”雅克一面说，一面把信揣到口袋里，“我最好是不把你领到我的房间，不必引起门房的注意……四点一刻，你和米托尔格在蒙巴尔纳斯电车站前的报亭那里等我，我带你们到志愿军街去，参加一个很有意思的会……今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一起去共和国广场，参加示威。”

半个钟头以后，雅克关在房里，洗出了来信的全文：

“二十八日星期二，你到柏林去。

“十八点，你走进波茨坦梅广场的阿斯汉吉饭馆，在那里找到 Tr，他给你详细的指示。

“拿到东西后，火速乘火车到布鲁塞尔。

“万分小心。除了范给你的证件之外，不要带任何证件。

“如果不幸被捕并被控为间谍，找柏林的马克斯·凯尔芬作辩护律师。

“东西是 Tr 和他的朋友准备的，Tr 特别要求和你一起工作。”

“好哇，来了，”雅克小声说着。他立刻想道：“做有用的人……行动起来！”

从洗脸池升起显影液的硷味，他擦擦手指，到床边坐了下来。

“瞧吧，”他想着，尽量保持镇静。“柏林……明天晚上……早晨的车到那儿不会太早，不能让我六点钟按时赴约。我得今天就坐晚上二十点的车动身……无论如何，我还有时间去看珍妮……好……但是，示威参加不成了……”

他考虑着，呼吸有些急促。放在地板上敞着口的衣箱里，有一份火车时刻表。他拿起来，走到窗前，觉得热得透不出气。

“必要的话，为什么不坐晚上十二点一刻的慢车呢？……坐车的时间长一些，但这样，我今天晚上就可以上大街游行……”

从隔壁一套房里，传来一个女人尖锐的颤音，她大概正在熨衣服，熨斗碰得炉子响，有时打断了她的歌声。

"Tr，一定是特劳吞巴赫……毫无疑问……他策划了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我去？"

他擦擦脸上的汗。由于行动的前景，这次任务的神秘性质，以及他要冒的危险，他异常兴奋，可是又因为要离开珍妮而感到难受。

"既然他们要我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跟他们会面，"他心里想，"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那么，任何事也不能阻止我星期四回到巴黎来……"

想到这里，他心情平静了，归根到底，只不过才离开三天。

"应该马上通知珍妮……如果我想在四点一刻到蒙巴尔纳斯车站去的话，现在刚来得及……"

因为他不能肯定动身之前是不是还回到这里来，就把文件夹掏空，把个人的证件包成一包，写上梅奈斯泰勒的地址，以防意外，身上只带着范希德交给他的埃贝尔雷的证件。

然后，他到天文台大街去。